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二二冊目次

唐書二百卷（二）

（後晉）劉昫等撰　明嘉靖十八年聞人詮刻本

唐書二百卷（二）

（後晉）劉昫等撰

明嘉靖十八年聞人詮刻本

郭孝恪　張儉　劉昫　等修
程務挺　張士貴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蘇定方　薛仁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潁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踞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粮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太府少卿轉

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輿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輿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爲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於欲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僞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龍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靡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慮那利等果率衆還襲餘隙與城內降胡長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

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輸誠款而至便移就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又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未徵

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倹弟延師承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

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戟倹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騎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陽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被人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百轉左衛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摠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摠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單昆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弃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摠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賊兵疲逸賊即數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因擊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薉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此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為行軍大摠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閏獨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虎木兒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嫩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備舍拔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弩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頡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高下馳擊之賊又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閉賀魯部落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于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進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于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于西海定方以功遷

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跡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能津道大摠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能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浮水陸齊進飛楫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

身見在叔揔兵馬即揔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
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
門頸額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弁與諸城主皆同送款
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仍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
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衣奉御
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
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與言
及此不覺嗟悼遼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葬日賜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詣將軍張士貴應
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部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
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
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眞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
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
色著白衣提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

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
馬兩疋綿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
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
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
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
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扰叫呼以驚言
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
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旌定方之計賀魯也於是仁貴
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杖素
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
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
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
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
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

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定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
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
俱尽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
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
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
卿凡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
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
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
渠謀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
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
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
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
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苔巖等三城始與

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甚繁卿身先士卒奮不
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
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
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
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慴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
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旣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
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
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
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
軍大揔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等以仁貴素
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
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
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駐營並留柵內斗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樸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

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逐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過歲發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叛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摠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鳥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詩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舉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并建德歸國高祖遥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閨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毋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粮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致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半斬黑闥以其首祭毋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莞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愈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異餘人猶頗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

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撫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録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嶂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嶂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京都授虢州刺史爲右武候將軍貞觀十年

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隳家歷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屬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又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皎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拊勳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既未盡善舉衆失律不甚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那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頑廢立竟階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燔千原不可嚮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逢時立効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劉 昫 等修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文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芻蕘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爲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汰華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與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鬬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

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勑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吾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繼接凶逆自殲非直不弃成功實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遁竄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

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傳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粮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劒爲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遵受信據住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疎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

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粮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憚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勑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官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

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

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
基業不謀政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以成功
臣又聞兵在兵慕貴相鎮五年尚得支離況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
單露狀報恐通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
朝陽縣中又遣來去道糧步運海遭風多有漂失臣等在兵衆衣
裳單露不堪喪失者給大口衣絹二匹小口一匹還日所招衣裳且得一匹事來年狀
後更和雇庶得全濟王地餘糧在北許令
百濟百姓門閭舊相親依後使人驅遣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
所須鎮防又留屯兵士兵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脫柱
以循須選其渡海官勒及平百
明勅處分以把兵慕之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創者且退無所
成就伏又見前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
謀算書各各諮詢王濬之使析衝萬里樓船戰艦已至石頭貴先士
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

何厥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可乖亂如此平吳之役猶欲紛紜王濬
賴武帝確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鼠若遭馬昌
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所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
齊奮撫其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圖臣恐是遠耳之
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頷老病日侵發生旦暮忽長逝銜恨九泉
所以披露肝膽略死陳奏上聖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
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
隆之第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
軌浮海百濟初仁軌方州調人曰天子富貴此命耳於州叫
譟曆日一卷并七廟讖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須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尊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預新羅及百
濟酋長扈從程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
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爲熊津都督道安撫
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仍至二年軍還以疾薨

接人以收物譽戴冑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勳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敝辭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翳晦而莫傳豈唯剡藏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觀公是其私於陳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都慮後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婁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滑州東史封鄖公處後年十歲給其父卒於滑父之故吏辟送其喪僅滿千餘里悉歸不受及長好讀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鄖國公兄弟皆事諸舅共讀典謨轉滕王友再為王官並樂官職耕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作郎乾封二年改禮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浿江道大總管以處後為副掌次賊城未拔勣卒處後獨據胡床方發乾糒乃潛簡精銳擊敗之於七多脈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後從時東幸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皆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誹謗之木湯設司過之官以此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明詔後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衆重門擊柝常備不虞方知其在於謹厭安以泰法猶為大寬荊軻匹夫耳而七首幾斃始皇張良匹夫耳而百萬橫秦

憲公許開師即處後之舅卒同州刺史彭
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緡布二萬段助軍設
支其給賜定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富如許郎富
若田舍處後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并州大都督諡曰宣德偉容貌之觀謂侍臣曰處後志存忠正雖有學
至於聽斷決訟雖便知無益然常人不能都捨并捨介好尚於多處
後嘗作其傳竟終始不渝雖非元勳從容固亦多時譽文見重表
憂歿三家公元云家可傳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
以少牢贈物八百段大粟八百斛葬日有司供設靈輿鼓吹羽儀及葬之事高正
鄉官供祭器其子於書郎北文上表對所賜及葬之事高正
不許作甲葬父母遺後臨二百生既無所用況死後
官宜依舊給目之後作明器物及葬具者不欲虛
給其下曰今王公葬皆以明器物而已虛設無益加賜物而已虛設無益
不及備行公侯名品物各有數則天大怒令斬之
供中為大子通事舍人所奏多不慎則天大怒令斬之

舅支紹其父子皆為吏父子皆為吏
日尊貴人父先以末九職其口妹後加刑名於卑天之人
爰行公路人等祖伯鳳周縣令大將軍汾州刺史增瑞恭公
祖定高祖梁於中襲封瑯琊郡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
後從郡平現為宇文德中錯陷賊中仁基以門蔭補
弘文生貞觀四年累遷并左武衛將軍時突厥頡利
奇之盡以甲兵衛仁基二年六月長安令時高祖將發晉
居王氏平立武昭儀行倫以為陰宜家慮必從此始與人間長短恒
忌尚書左僕射遂良私議其事大理卿孫伏伽
曾之由是左授西川都督府長史
諳悉多革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累轉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
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裴行儉
斯人稱為最李行儉始設長名榜歷
目資高下以為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攻於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御史大夫無幾復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還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瑞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成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示且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宮令白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繼為御撰而光庭等依次入之疏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宰臣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家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火德不宜改易恐貽後學之訶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依百寮所奏議之事十年庶從何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兼侍中謚曰忠光庭與蕭嵩李林甫初並為相嵩以其用事日久恐為己害光庭心專知吏部選官每歲之終定光庭循而不改者數千人皆曰張手太常博士孫琬所議光庭遂

唐臨張薦　張文瓘兄文琮　劉祥道　等傳

開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指弘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仍父令見隋末喪亂獨留不去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奏太子勇染疾臨少與兄毅俱有令名氏德初隱太子敗其東征諸王世死之策太子引直與書坊計校右衛率府錄事參軍高泉承旨有罪丙十數人會春募時月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自當其罪今因慶恩召囚悉令歸家約令暮集無一人稽失制皆如其約令語繫所囚等皆感泉俊至時果集狀聞太宗大悅知名再遷侍御史多所糾劾朝廷肅然太宗從其奏齡之遷為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倫備外授交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貞觀政要十卷大行於世兄毅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隔到循職時新太平農人稍衆紋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選益利可謂森中為給事中坐誤為宰臣

物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壽有物龍邈官遂擢厥級甚

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弘文館學士尋遷太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求出為宣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事寢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封泰山禪社畢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庶務殷廣瓘綜理其間人甚稱之麟德二年拜中書令瓘以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道則宜以康役之術以叔季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人臨朝乃錫與部尚書裴行儉等修國史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即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瓘父弟文收隋內史舍人庾威子世元皆有學行以高木縣丞更博採經籍及歷代沿革撰古今名臣傳二十卷行於時

弟子李嶠知政事錫并官而嶠罷相出為國子祭酒舅錫相代為相人榮之錫與魏元忠俱知天官選事李敬玄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即位之中宗將幸二部尚書裴談修國史事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燕王忠
澤王上金
孝敬皇帝弘　睿宗追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原王孝
許王素節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代生許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宏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宏於弘教殿太宗每宮殿門常巳頃來子業稍可非無泥食而撫育如等宴會者皆初有此藥故相就為綵衣以娛尊在位於

是遂薛王日石器物有黃龍二十年甘為陳[木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生子其[木]中書令柳奭說后謀宅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無寵右僕射褚遂良仰[木]駁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固請立忠為儲后高宗重之二年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一級六年加元服

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得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言萬邦爰立元良實資于古舍奇萬邦爰立元良實資于古是謂吾君之德以興門胎教宜展同堅之心乃復偏親奪宗降居藩邸未免良圖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非

獲朱厚遂爲樂府令獲曰願得爲婦婦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懿德也裴氏其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大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賢推幾兢性直城揚庸敬著於二朝中宸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珍主在手流瘵嬰身頗理微和疹遂復以禪鴻名及膳理微和疹遂增甚億兆攸繫方崇干武之其既承睠命掩救不言因慈感結罹茲增甚億兆攸繫方崇干武之其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宴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嘗承歆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大誼者行之跡也號者尊之表也慈重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益爲孝敬皇帝長壽中制令楚王諱紹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

贈妃裴氏爲衣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等奏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衣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前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衣皇后神主會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祔太廟恐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合別廟祔室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寂並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矩之從父兄載貞觀中爲尚書左丞坐事連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子少保升謚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也永徽六年封路王新安公年薨

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皆囚於東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睿
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
與守禮於居于外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
中遷加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張易之兄弟
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遷岱嶽觀大都督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原
號開府儀同三司兼晉絳六州副史非奏事及大事亦上佐知州時寧申薛郢
同爲刺史皆接以賓僚以持綱紀焉乾曜素嘉仲好禮皆爲邠府長
史薛王知柔以親戚禮敬而已九年已後皆主其役隨王賜實封五百戶
守禮以外校爲主書職掌而已不建政績多寬懷不修風教男女六
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貞秀守禮居之自若高歌飲宴器數千貫
錢積或朽壞之者十王年崔尚宋璟等奏以爲欲笑陛下以子
子兄弟人各有分欲令同門禮也守禮白於諸
王曰欲以貴賤有別恐物情不安即日果遷尚政王等奏之云弟尚
臣禮切同寅用旁臣疑罪之例殊非百姓觀聽明齊日月恩及飛鳥嘉加之獸遂
有棄物露恒

歲改封汝數頓見褒敬甚厚欲令留住京師以便朝覲守禮固辭
此知之非有他也薄酒露誠玄宗亦悶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
大尉子承寀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秘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正
員薨德元年坐蕃陵犯上都乘輿器物及車駕幸蜀承寀與留守韋
見素立承寀爲帝以千可封雷環等寧相神署百餘人自餘日敗
逆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寀於行在上不之責上於鄧州幸死承寀
哭而葬氏伏誅容宗即位又轉集川刺史未及洛陽人張壹均進計
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
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梁諸昌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
來王若暫行直而洛陽亦是從天下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
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梁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
江州司馬便道而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壹均通傳動靜亦密遣
使勸重福構逆預推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
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遠自均州
歎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宴祖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

知祐擾其當數十人頃開重福至王道等率兵迎重福徑取左右出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頓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俄傾御史李邕先訶左掖門令閉闌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皇孫在外聞有變急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右屯營將士留守遏門閉陣縱火以燒城門左羽林將軍劉仕昌等入自上東門而進圍於山谷間明日未明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進圍於山谷間明日未明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進圍於山谷間明日未明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

舊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劉　昫　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裴炎　劉禕之　李昭德

魏玄同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咸稱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莊老博明經義高宗為濮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令炎輔之及劉仁軌薛元超為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軍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又欲委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

豎豈不得何為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同列大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軍程務挺張虔勗等兵入內宿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謂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為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制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孝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奪歸前代存殁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夔卓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第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禕之章仁約並慢長揮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為不可承嗣深恨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為內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文武議事炎曰皇嗣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猖蓬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問而

進其謀也詐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及宋弘多子野所論蓋陋儒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于當今文大從政雖宜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發亂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士千作筆牘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容望自高夫貧賤驕人富貴者恒多敬士之道也所謂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審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寶于移家事國少仕見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銜流外之徒不得補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用人之用財谷者猷神穀思短褐之士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翩翩者鵻載飛載鳴集于苞栩其樂只且也在新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或人幸多尤冗簡

練臣竊見制書併令三品已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陳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懷所舉凡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皋既舉不仁咸遠後患階秩踏可人才兼宜擇其舉主流處以源察影端由表正不計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蓑衞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寫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學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加詳擇庶協時宜

部之選即宰所用相許鮮於在朝品則天臨朝還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還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女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來俊臣為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寡復辟副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

宋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專等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教曰人設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為告人事平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

元中為頴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時右僕射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非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不敢奉制大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毋平原於蔡側負土成墳太宗嘉其純孝命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所構永微初繼受邪媚等列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幹而昵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今史結友所發坐流突州乾封中起為杜都督府長史卒子則天臨朝還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

昭德即乾祐之庶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垂拱二年詔昭德與婁師德使知一為之定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中引農畑章機始移中橋置于安業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發利步橋所省萬計然歲為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腳鏡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之患昭德密奏曰永嗣性下之好又定親王不宜更在機樞以惑天心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竊位寧負舅甥之恩也承嗣亦當返謂昭德之言則天曰我任昭德無異朕躬今聞我勞皆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拜內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女同素與大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百姓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

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徐敬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始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大小但近詔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斛亦言瑞應群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竊知今日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甘心焉陛下深見臣言爲萬姓自將長計又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奪權之狀則天令大臣張昌宗等詰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室內史騫元忠等皆以死固爭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後悔耶諸宰相莫敢對又命兵部尚書岑長倩等詰之長倩等奏曰昭德有誅諫內破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語若曰大周王唐莫不爲昭德所有慶俊臣也相與詣闕曰今日天雨可

皆出擁歸於下宰臣執政常以勢盛严峽魏拱誅燕欵以安秦非不忠也前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禍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拱果以卑權則秦之覇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剗掌興王撥亂英主撥亂收柄可契揆圖大校已前萬機獨斷發皆命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歌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務然其雖幹濟小才不堪專國大用且以性好奏糠氣類強有聲下人多徇回到深慶賞籍杜寵章雷霆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衙見朝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恭承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駮異揚露事權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罕能留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刁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異息所衝上拂雲

況正者邪陷來弘兩族兼社稷王二仇銘氣更不可當方可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龐麗萌可以託孤卒痛成其顧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宗覬覦終以託人尚墨失授況兼天下之重乎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傷若無人陛下勇過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堤針其穿氣泄不絕必成江河微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之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竊知今日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甘心焉陛下深見臣言爲萬姓自將長計又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奪權之狀則天令大臣張昌宗等詰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室內史騫元忠等皆以死固爭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後悔耶諸宰相莫敢對又命兵部尚書岑長倩等詰之長倩等奏曰昭德有誅諫內破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語若曰大周王唐莫不爲昭德所有慶俊臣也相與詣闕曰今日天雨可

請一悲一喜奏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立立朝重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勤詞必抗情以壁賦埋將尋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禍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拱果以卑權則秦之覇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剗掌興王撥亂英主撥亂收壞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襲炎位始相輔時論艱難群情疑懼非無忠節但見災而懼非能遠慮中宗之過失是其遷也及爭承嗣之請對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徙有讀章何嘗不事是嘉遺託莫痛於沐時論則然遑淺須信況聞觀構連則示其開殿保後路昭彰彼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恭承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駮異揚露事權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罕能留氣一切於大限取金於禹姦譬見肉人私溷糞溷行汙貪婪名若言公圄溷刑公行誣告即文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聖之窮禍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竄於嶺岸公任權

衡當爲典選之時倘欲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爲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誅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希謀並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周興欲誅廬陵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爲臣機巧從事凡所制置動有起發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傾朝野昭德太子壽兄所任復能其謀成由昭德之言能抑大之言文簡其終使

王之諮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於太學年十五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貴子弟罕至衣冠之族寖以傷人何以從政又乖拱之後文明在辰盛興鴻沐日講月至內給事供奉之職多庶頊之才徒以猛烈相誇罕能清惠自勖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深文峻法以陷良善兄弟相告親戚相疑行起陷人自天子以至公卿人人皆有危懼之心不保其命之志故知弄文傷人實其所以目人無固志皆有紀綱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諂濫之路以目人無固志皆有紀綱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諂濫之路以

安祿山反逆之後遂使紳冠不振清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諂濫之路以致名庶頊之才徒以猛烈相誇罕能清惠自勖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深文峻法以陷良善兄弟相告親戚相疑行起陷人自天子以至公卿人人皆有危懼之心不保其命之志故知弄文傷人實其所以目人無固志皆有紀綱不振請

豈非大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施奏不納嗣立與韋巨人宗楚客侄延
中宗特令編入儀籍的是顧賞尤重嗣立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
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綵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遙公名其
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峯氏跋筏為亂兵所害睿王憲以嗣立是從
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為許州刺史以定册
睿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為國子祭酒先是中宗增
制睿宗輔政宗楚客並在等改前製皆草嗣立時在文事不能北之
是為憲司所劾左遷洛州別駕久之遷陝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
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以勵俗之詔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冬贈
太子賓客已卒中書門下文奏嗣立衣冠之內風表才名出倫之
同牛仙客和睦承恩際事位列等庶中年以不能正身頻亡喪而
的乳幼且茲出貶若無其始終是吉人宜奔其職以從褒恤時論
一百段仍令嗣立子承慶俱以學行著名長壽中嗣立代為鳳閣
令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又

承慶在開元文代有重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
相自唐已來莫與為比嗣立三子承慶皆至左丞相
外郎已開元初為陽山令為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將幸
恢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外籍斂扶直獨不杖罰而事皆辦理遠近
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直之姑子也宰家藏可有經濟之才請以
已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大常少卿
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陝右道河西黜陟使直至河西時節度使崔
重作詩中貴公為北庭兼伽教功勞宜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
為陝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齊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詔陳
部城令時有人富奏玄宗曰今歲吏部試貢舉大監縣令非村令不備
操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齊澣
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為時譽所服景雲中二十餘人最舊官即五十人放
歸留讀侍郎盧從愿李部侍郎源乾曜以為刺史齊至陝泉以簡易為政人用
稱之三載高直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吏部侍郎累轉大夏

公環緩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平身革禮協贊帷序三朝有聲
梅之任燮諧台袞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肇起宮掖圖揆綴制
之姦人懷級旒之慢崇威孔臧宗祀載傾顧命重恩太皇輔政法臣
刊削皇氏臨朝遠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陳祀典於朝野松楸
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贈特進一百戶四年沼與徐
國公劉阎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瑗子中書令李嶠歎曰
覽十七帝之實錄進士投鳥程射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明按
霍參仗原等獄頗皆中旨其任由此生冤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
事中加修文館學士散拜中書舍人幸而題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
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
舍人思如湧泉倚馬可待及也敏速大常少卿景雲中壇場肇設詔頲起復
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頲抗表固辭詔許其終制
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即位拜中書侍郎仍令供政
事食邑日加知制誥尋政事食邑如始也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
每有好官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幸無「者眠爲卿歎
息中書侍郎缺極也備自陸象先後缺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
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六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
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録一本封進頲云
臣集隨狀要留中坡覽其禮過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部頌諫曰帝
王及后無祠道觀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開陵獨建部頌諫下祖宗之
陵而廣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
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
自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爲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姚
家父子前後同朝未嘗上封疏獨斡每諫上之非與中丞源乾曜
郎斷門戟事至公能私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蒞職二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
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道宜得半聖者直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襲
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史就詰之瑗皆接刃唯仁傑
坚坐讀書史貢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揆對何暇偶
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
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
足下可謂海岱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
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作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
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

而公遠使堂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請代崇質而行時
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皆蜀士無恙耶仁傑佩風
仁傑儀風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衞
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
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
之左右皆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
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
釋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
下不納臣言臣之後羞見釋之文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慙之象魏
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
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
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

喜未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武懷運領將作少
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總成其功機於
延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宮殿臺觀窮極奢麗仁傑奏
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憚懼仁傑奏
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
陛下何惜罪人而虧工法必欲曲赦本立請罪人而斬工法必欲曲赦本立請罪於無人之境焉
良婢來之誠本立竟得減死德壽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
郎中高宗嘗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赴中玄以道出
徐官時韋氏任其司貨外引之可也仁傑曰君何容之德壽曰尚書爲
妳女伺俗之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何妳女之容耶遽令罷
之高宗嘗之歎曰真人又大也俄轉冬官侍郎判尚書左丞
郝人勒碑頌德御史韋弁延祭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
者老歌利史德實不之覺仁傑子光遠得暫持以告變則
天召見之問俗所由仁傑不免冠帶蹈舞且安何由伏罪則天
使人潛之後詣闕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實代仁傑作謝死

表附使者還之則天召仁傑謂曰卿在寧州甚得百姓心今
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
嗣屢參讒誣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怡刑冀汗已行不可更返
爲成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做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
獨孤思莊懼賊毛孟敦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叡
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
之自退百姓感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惠焉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
年入爲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
橫以百姓西戎諜勒等四鎮極爲荒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
在先王封畿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
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
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越於夏后之原矣化行於江漢則是周代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

寧然至洛陽由此言之則今日之士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遂功絕域竭府庫之資以爭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寇帶遠夷之稱不務恫瘝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絕外以荒服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安東復南氏矣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鑒而下不戒之必取物枝之譬如城郭兵甲以守禦也城郭崩頹兵甲朽敝雖有堅城利兵不能自守況無城郭兵甲乎今邊城守備遠不修繕軍實諸戍武以逸待勞則我行其便整敵奇正則戰無所得自外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患漢入必無爵祿之途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俊又請廢安東復南氏所君長行王者之聘軌百蠻奉貢不求而至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猶是之舉愚以為長城之下死者如亂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罷西征之役息民力亦所以順天心也今仁俊在官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懷遠人而猶未能綏靜西域平荒越勾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人離分道路者萬計未有覺悟息兵約役卦水利務富民保故能享天所佑也昔人有言兵衛車同軌者大雪安此言難小可以喻大丞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彫弊陛下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絕乏越踰險遠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予手胼胝不為傳內懷歸畏此罪人今彼荒人滿塞如雨此則前代繁愚之辭也上不足

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副指固等屢率兵以陷宮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措固等並有驍悍之才若如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措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宴內舉觴親勸賞於仁傑授措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刑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若求生逃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存非爲塔廟必欲崇奢役費令僧尼皆須檀施得物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坻彈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揣百姓脂膏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寒餓乃賣妻鬻子以供其求甚違慈遊僧一說矯陳禍福誑惑愚民所在編戶人身自納妻調無彼我皆託佛法詐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閭閻亦二精舍化誘信心切於官徵去事所采武陵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思惟實所非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之揚州別駕李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之師比年已來風塵雄擾水旱不節征役之弊必繫家業失空蹇瘼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而百姓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卒就若令大像而以勞費

心哉兼諫諍曰朝法或未得中臣罔
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諫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
實陛下詔條温我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己盈約行事不姓
貽誅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梧州刺
兼諫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命
昌中罢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泉公裒之曾孫也其先自瑯
琊爽徙於咸陽爲江左冠族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雅隋尚
永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弘直亦以文七月友畋
授雍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昔天宗子給城之託者所以尚那家之
也大王功無任城戰苟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矩其慎哉之勑行無
宜明慕楊雄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矩其慎哉之勑行無
盛政猥史傳賢士人成敗之所由願陛
安富貴奈何列騎齊驅交撰聲歌野有流客巷無居人貽蒙厥咎
是一情之樂從舍不思定用寒心元昌號書而塞止漸見錄乍轉判
王友龍朔中率方慶年十六起家拜
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
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
卿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容冒求其
載致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
以先交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
者悉縱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稱
方慶之右有制裘之曰昧以卿庶
副朝寄令踰卿雜綵六十段并瑞
拜洛州長史革加銀青光祿大夫
州長史封琅琊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
契丹亂遣欲以足用詔關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非軍入城例有掠

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隆緣示化方望之利博濟多門使由之義在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表云明堂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知思過璿又諫以爲成以爭之則天乃依璿奏先令毀明堂名從承慶爲工部尚書仍兩京新宮長安曰興泰洛曰萬象萬國頒父一言乃追明堂天后將封嵩岳命璿知撰儀注璿充封禪副使改重造明堂又令薛懷義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圓徑十餘丈上疏陳曰猥子猛獸唯止食肉逐從乘輿以守御非人事政有所須陛下以百姓爲心虛一物有失不安故也況此大石勞費甚多臣不敢奉詔又令造天樞以銅鑄爲蟠龍萬象環繞其下以銅爲山麒麟辟邪蹲據其上又造鐵山周繞天樞以置四方神獸及十二辰等皆飾以金寶天樞高一百五十尺徑十二尺八面每面各徑五尺以銅爲精華之狀人不勝數其造天樞鐵山及鑄銅人等用功凡二百萬工其下銅盤已徑三丈四面各有一龍張口承天樞之柱又有四龍夾盤而上盤上有騏驥麒麟天馬之屬各一負天樞而立其盤上又有蹲獅子四面各有一獅子大小相負凡有九獅子其天樞鐵山銅人銅獸等皆高大不可勝數又造小天樞於端門之外高一百尺其上鑄以銅鳳凰其下銅龍蟠繞之又造銅鼎二大鼎高一丈徑八尺受一千石小鼎高八尺徑六尺受六百石又造銅鐘高一丈五尺徑八尺又造銅鐵爲大像高一百尺小指中節已上容數十人其耳目手足皆隨時刻漏運轉以次擊鼓鳴鐘鼓鐘各一千斛其像以真金爲之

司直今或恐姦偽之輩因此妄為違旦近日昌昇之便乃代署宣勑餘臣下庸淺豈能深探真虛望恩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心必求諸非道伏惟陛下仁明昭事之善臣竭愚忠有危疑錯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聖人同其憂人言如火鑽當不覺而燔若人言如入步蘭之室久自芬芳今日經筵士侍未有侍講方資審論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惟盡乃誠為之進賢務求忠讓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修身史所以論議成敗雅詣既習留意經書簡略紛事一蒙採納萬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成之規

王及善　劉　祎　等傳
宋儋員　閻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杜景儉
楊再思
李迥秀　史標遊
豆盧欽望　周元私　周元明

王及善滄州鄚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鄚君愕往招君廓曰方今爲東突厥所逼若不歸款必致滅亡君廓以爲然及善因說君廓曰突厥以觀時變據我險土此實可圖也今足下寇無尺土之地孤窮之士投我而來若不收錄則人心離阻若收而殺之則天不佑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閤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待一日不見平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二上不許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

杜景儉京兆萬年人也少聰明經學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梁嘉素除益州司馬未到即欲視事又讓吏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輒數日之後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邪嘉益怒景儉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爲司賓主簿司列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俊又曰公人特忍尺之制其爲未知即欲覩一州之權理教相保揚州之門非此類耶乃叱左右令罷散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爲之語曰錄事莫荊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爲之語曰錄事莫與天通虎州司馬折盡平章事則天常以季秋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爲司賓主簿司列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俊臣伏誅正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俊者必死以御史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璞刀任朕側耳以聽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璞刀起爲衛尉卿番拱中歷司賓卿時秦州都督轉涼州大都督山東饑及吾寫巡撫賑給使景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涼州大都督尋兼檢校涼州大夫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更加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逸賊反叛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寓備陳里緩步至彼既快臣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寓備陳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寓備陳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寓備陳

事定河内王武懿宗以盡論其罪景猷以的皆是脈通非其本心若
悉原之則天竟從景猷議戴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泄禁中語左授司
刑少卿出為幷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貶以文詞名官
至梁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高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高王已降三代皆表門
標六閭州富美之敬則倜儻卓犖以名與三從兄同居
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友善咸亨中高宗聞
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尋加擢用為中書舍人李敬玄所薦也加朝散
大夫時中書令薛元超侍郎劉禕之天官侍郎李敬玄同
議天后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敬則以則天春秋高
下必不可傳太下且利中路伏誅之謝流
行由商之法重則名之保社稷之利參世
惜日愛才敬耕急賢人樂聞高乃優詔褒美之仍也故日劉
可加於進趙綱誰可除於攻戰兵
石或又設言可易之以寬泰則之以
[illegible]

[illegible]以直之泰既不如淳風亦不及至十前此不知變之稱
已[illegible]以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皐之間糧餉已窮智勇俱用
不敢閒一旅劫一帝推進臺猶之材[illegible]

向設令其之發未歟偽襲之痛向聞二子頭時神有餘能乃陳詩書乎
乾之樂記王道策中論高皇帝念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
古可為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帝不[illegible]年五月在于家年七
定[illegible]以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皐之間糧餉已窮智勇俱用
[illegible]知天子之尊此如緩之舌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況
詩書而不顧重政戰之史尊首級名[illegible]年[illegible]
劍蝮蛇吾屬不得無謀即暴漏難今向十二帝[illegible]
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藩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利向畢簡
狗烹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拾況軒此者乎白文明皇聽天
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鈞此無以應天順人不刊刑名不
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無容神道
助直免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作人茲妙美窮造化之幽深門此

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戶部侍郎兼右相李林甫薦為戶部員外郎尋兼侍中宋璟奏封三百戶又為御史大夫李適之所薦轉侍中以宰相罷為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再思與史部尚書李暠侍中源乾曜善乾曜引就書列以大其門與銓管七年後以贓污為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贓下獄詔軍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為冷陰太守又遷漢陽太守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以扈從西京彭年沒於賊僧授偽官憂懼忽忽不得志與李適相次而卒及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書

子峴字京兆第十八也自祖通略相州刺史卒郡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為文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以扈從西京彭年沒於賊僧授偽官憂懼忽忽不得志與李適相次而卒及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書

峴少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欽以尚書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瑀李靖友善瑀等皆貴人之勢高上不為假於色瑀靖甚敬焉

本志未詳峴少卿出為郢州刺史以北本郡開元大衍校勘記少卿出為郢州刺史以北本郡開元大衍校勘記又拜太子右庶子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封高陽郡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諡曰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御大將軍封高國

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元行沖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瞭有吏幹以計
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
史甚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各陽令張嗣明俱與徐敬業謀
稟陰相交結敬真自洛所編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全終洛
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為人所覺嗣業伏誅
中自經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內相識冀後其死嗣明稱光輔往歲
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
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內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來
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實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為侍御史
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財貨毀其父玄監門大將軍伯英嘗推劾
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出被
脇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昔事武德中黃門侍郎馮翊鄉元綜天
授中累轉秋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
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爐不離
口者二十餘年踰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投毛求疵
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
慶尋敕還復拜監察御史中丞時累遷尚書左丞滑州刺史以老疾
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俄
除鳳閣侍郎平章事與諸宰臣作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
元曰孔悝昆吾不如虞舜武三思以為語有指斥乱而殺之則天曰聞
卿言京以感誠豈特將為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為七
廟以備之又自緣為時以為榮
也[illegible]良臣欲明彭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俊五刑有盡於
酒焉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巳則天謂曰其宰相然奈衆願李得不
無吐刷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舞節行無
非周密古今深識王朝何由立其高論
佐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
尚於假藉貴不衒於故烈無次酒居當乘劣馳亦一時之壽矣然匪
弱之過本之閒也直慮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撒暉曾孫元膺
張柬之子漪玄孫縚

相彥範

相彥範，冀州阿人也。祖法闡，雅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彥範悟悅俊爽，少以門蔭補衛尉丞。初累除司衛寺主簿，如是者莫不讋叫。相賀或歔欷流涕。李湛李多作執東宮迎皇太子監五百餘人計功之日，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作執東宮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門，以備太子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宮，多集仙殿新功之日，宗於殿下并統第所共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卿同休駙馬都尉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讋叫

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賜以大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詳擇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又君中饋以則天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庸儒韋氏既雅為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先言歸之罪后

彥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音節為扶陽郡王張柬之為漢陽郡王崔玄暐為博陵郡王袁恕己為南陽郡公皆特進令宰相政事皆先啓後奏而韋氏令與皇后同稱乃賜錦袍金帶以賜韋氏令與皇后同稱乃賜錦袍金帶以賜韋氏令與皇后同稱乃賜錦袍金帶以賜

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克靖邦國剗除妖孽朕錄其勞効備極褒崇興甲兵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弃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効猶爲隱忍錫其都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豺狼肆毒親戚相謀結黨欲構兵釁圖危宗社怨望乃興王同皎窺覘內禁潛圖伊戹務誰從逆人神所以久棄含容未能兵誅諸逆遁自同皎伏法釁跡彰露朕若無其發明何以微彼悖亂遂其巨逆合賞叙績追崇舊典故功所以特從寬宥降此佐命蕃輔可崖州司馬東之可新州司馬怒已可瓊州司馬玄暐可白州司馬柬之可高州司馬周利用所殺籍沒家口並宜追復五王官爵秦州都督益曰昔歲建中初重贈太尉留孫光祿卿成三年自高州防集判試太子通事舍人垂河南緱氏人名單以字下錄有別天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滔爲胡錄今本名單以字下錄有別天玄默云兒子從宦者有人永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尚息若圖前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吾常軌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所營求貨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佐寬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餼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絜己勿累喜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舉校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母介然自守卻絕諸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說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脅自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當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紫金魚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構良

善其間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暐同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已卷從寬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濫竊官爵則天乃令法司正勘其罪玄暐亦憂有濫言叫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抱正仁孝友足可副付宗社況陛下春秋已高頃者親侍湯藥宮禁之內伏恐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然卿所言合我意朕已追悔五王宜賜尚書左丞姚崇薦玄暐少時與韓休齊名開元初重加擢用崇以爲非已所長乃不從後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卷九十七有傳志編著述作爲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名曰義士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名曰義士傳十卷名曰義士傳十卷名曰義士傳十

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於十二月葬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於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事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於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故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領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招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嗣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愛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二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亦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雜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

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者校諸鄭康成未嘗得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五月故注云中月禫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事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於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故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領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招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則天子崩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嗣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愛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二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亦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雜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

則天子崩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嗣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愛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二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亦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雜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

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者校諸鄭康成未嘗得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事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有終身之痛者日久痛深者會值重喪而悲哀之情已歇而悵然在悲慕之懷未盡而踰制之有已除而孤魂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成故曰二年之喪豈同凡庸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作則綱帶麻絰所不佩今晉子新御情共禮異爲秉夫弁纓冠之服襲錦較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耳豈不能過制爲姊服紀也不能過畀哭其所夫豈不樂哉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之徒並令代挺生能積來各宜隨時未易可定但纘例不休當所入脈境重勞終年疏盡且以時消息特人以來之所駭願合於禮典是成突厥默啜表已有女請和親

則天嘉而許之欲令往陽郡王廷秀娶之卿上言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顏所其百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老兵募五百人往桂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康之表令其弊日庶窮按桂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自漢唐蒙開夜郎滇作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奉年始請內屬永昌郡以純理之乃收其邑布租賦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成時不闕制備據有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誼布以益軍儲使弦伯賦其勁卒擬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兒南征之後國以富饒明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貿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內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百姓編爲國家惜之非漢以得和親多胖博南越關畢渡瀾倉水東置博南縣南越關畢渡瀾倉爲他人苦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

議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寇夷之所輸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嗟今滅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孝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吏漢兵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連禍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新州司馬東之至新州情走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襲德紀功事華典冊節終追遠理先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冕戴興運謀明帝道視倫敘贈風範猶存往屬閻邪構成讒謗無辜放逐淪沒荒裔公建中初又贈司徒太保環開成一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初紀已沉其冤睿宗即位九卿積有歲年皆參詳張易之兄弟恕已預其謀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高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刑有鄉親為文祭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諮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荊楚之剽性乖華厲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情走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襲德紀功事華典冊節終追遠理先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冕戴興運謀明帝道視倫敘贈風範猶存往屬閻邪構成讒謗無辜放逐淪沒荒裔公建中初又贈司徒太保環開成一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封高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刑有鄉親為文祭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諮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荊楚之剽性乖華厲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情走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襲德紀功事華典冊節終追遠理先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冕戴興運謀明帝道視倫敘贈風範猶存往屬閻邪構成讒謗無辜放逐淪沒荒裔公建中初又贈司徒太保環開成一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封高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為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刑有鄉親為文祭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諮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為不能易荊楚之剽性乖華厲為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情走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襲德紀功事華典冊節終追遠理先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冕戴興運謀明帝道視倫敘贈風範猶存往屬閻邪構成讒謗無辜放逐淪沒荒裔公建中初又贈司徒太保環開成一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魏元忠

薛至忠

劉昫等修
明人詮校刻沈桐司校
韋安石 千陽縣 子昆從父兄子祝

號為元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
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
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則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
知竟不能盡其才用若乃默計平吳策充荀勗且其籌估歎以天
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前賢不大興此則位處立功之際
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
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自智
計如羊祜武帳如李富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聞陳覽
大之部使各言壯忘無令汲黯不謁甚於仲舒其飛死於淮陰仲舒大才位卑於
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伏英奇自國家
良將可得而矣李廣以實減尚馬嚴定方開西域李勣子
逢東夷國威發北狄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
無強弱苟能召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計非故越充國
征先零馮子明討南虎皆計不空施機不中終則良將立功之驗也

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在任得其才則推亮而振異苟非
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先云持大兵者如擊蛇水領在俛仰
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
閉營而困葛亮偃旗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
臨戎以智為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不鬬力況武之機神冠絕
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衰紹之寡而能破威何
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是等多算少欲衆寡殊科故聰明
柏直以拒漢韓信輕為堅子燕任樂毅容許以抗蔡王佐開之奴卑門
相者莫容許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元帥之
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許兗機
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李布皆其事也寶今胡廷用人擇取
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李布皆其事也寶今胡廷用人擇取
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拙將此等本非幹略見卻雖勇力
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援計西羌事

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熙知不利謨必
書生之姿拒符堅天下之衆都超明其必勝相溫提數萬之兵滅
而旋成都留連長期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
觀其銳之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況何殊當事機之際
也皆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行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
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使
高呂蒙鄧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勳著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敖也故
舒口有政之用管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
至閑不和權士為相紛更不變拔卒為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
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德厚義士
事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微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
急政文教之源若綱紀紊而衆務自理舉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壯蕃
綱舉本非勁敵降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數數
能獲衆寡之用故也是以韓信一舉而定三秦破趙斬成安君
師旅自而走幸逢覺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選
令書思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勤謂之止
書罰不慮謂之縱怠仁貴自宣力已來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
饜今又不錄終更其臣以疎賤之氣衰紹之基而皆滅智任情終以破敗何
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是等多算少欲衆寡殊科故聰明
庶直以拒漢韓信輕為堅子燕任樂毅容許以抗蔡王佐開之奴卑門
相者莫容許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元帥之
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許兗機
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李布皆其事也寶今胡廷用人擇取
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李布皆其事也寶今胡廷用人擇取
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拙將此等本非幹略見卻雖勇力
之科比若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舟而信相救在言則同
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援計西羌事公劉瑗以明法宜禮也哉

有由然也白辭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囚送不行勣仍漸帶數年紛紜莫能相離維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勅所由主司之過其間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關朝一臺郎務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昭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門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宜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誠不揣古情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於市及征高麗也擢管張君乂擊賊不進軍之旗下臣以僞勅之罪參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陣仁貴豈待封典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縱所在唯口馬所求唯財物無趙晉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此輩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日夕望也帝甚歎異之投秘書右丞李令

直中書省使內供奉冉祖雍監察御史文明年遣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謂元忠曰臨兵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裨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調兵以拒孝逸慌其銳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日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乞大效不然且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下阿難敬業偏師以過淮陰元忠前先擊敗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且敬業銳卒必盡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悉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眾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傑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之諫猷弱者先拾之可拾必擒之弱敵趨捷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敗敵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孝逸乃沿淮而下與敬業陳於溪相拒旬餘未決孝逸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群烏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騐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雨從之乾火攻之利間諜決戰乃其時矣敬業以功擢司刑正行臺兵部侍郎令與陳敬瑄同掌選舉元忠有計平敬業功特免死配嶺表後徙流於新州時承勅者將至未先令行監刑者遣釋元忠令起元忠謂其子曰吾知此即赦者賊敗計盡可速矣徐行宜勿驚動者賊敗其謀已不行提平勝元年召授作御史雖拜御史中丞久為來俊臣侯思止所陷被流於嶺表後得還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嶺表後得還以元忠前後二被流於新人多稱其冤抱屈則天亦日知其鹿也嘗以之徒有如此事尚欲假借況作吏乎出納王命須存大體元忠奉職二年擢拜吏部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冀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

安元忠者數日大被寵幸令加授元祥大夫累封邠國公監修國
史神龍二年元忠病欽明徐彦伯郗恂等撰元忠行狀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表之中宗
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葬事並為仗衛王府諮議參軍元忠特承寵渥
最為用事大臣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之節及再居政事天下倶屬誠效晚年遷謫
嶺表時論以此少之四年秋代還至白馬寺以迎勞之其夜也女巫張雲英假託鬼神修時政議者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特聽給祠一品俸
及一領銀千兩仍令門下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物回表錦書謝遂在平泉日縱其逸
樂所欲及還京白馬寺以迎勞之其夜也女巫張雲英假託鬼神修時政議者以為尚

輩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管刺史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赦量移永州司馬尋改江州司馬元和中入爲尚書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穆宗卽位以論事切直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兵部侍郎復出爲河南尹卒陟少與韓愈李翺張籍友善愈爲文章奇古翺籍尤尚氣節陟與之埒而溫雅過之故當時稱韓李張陟云

子璹璹字德祖元和中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從事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改膳部員外郎出爲絳州刺史入爲尚書右丞卒璹性孝友好學工詩與兄弟唱和常滿篋笥

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管刺史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赦量移永州司馬尋改江州司馬元和中入爲尚書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穆宗卽位以論事切直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兵部侍郎復出爲河南尹卒陟少與韓愈李翺張籍友善愈爲文章奇古翺籍尤尚氣節陟與之埒而溫雅過之故當時稱韓李張陟云

子璹璹字德祖元和中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從事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改膳部員外郎出爲絳州刺史入爲尚書右丞卒璹性孝友好學工詩與兄弟唱和常滿篋笥

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管刺史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會赦量移永州司馬尋改江州司馬元和中入爲尚書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穆宗卽位以論事切直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兵部侍郎復出爲河南尹卒陟少與韓愈李翺張籍友善愈爲文章奇古翺籍尤尚氣節陟與之埒而溫雅過之故當時稱韓李張陟云

子璹璹字德祖元和中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從事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改膳部員外郎出爲絳州刺史入爲尚書右丞卒璹性孝友好學工詩與兄弟唱和常滿篋笥

兄子抗代祖兄子巨源抗初舉明經累轉比部郎中以清謹著稱
睿宗初為水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稱繁劇前後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之比無幾遷在臺御史大夫竇懷貞等奏抗嘗與故太子同反流於嶺表不出為當州長史四年入為黃門侍郎八年河朔叛胡康待賓據魏州抗為安撫大使抗性剛正在路遲留不敢進因降敕切責抗乃倍道而行既至魏州代王復為御史大夫兼按察河東諸軍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章后之旨揚言於衆曰昔高宗晚年委政章后合門吉凶皆決於內今主上富於春秋未閑政事不如依舊委后臨朝以安天下抗正色折之曰昔高宗不出房闥政事悉委天后內外百官無不關決今主上富於春秋每日中書門下進擬訖然後奏聞陛下何得以此言惑衆乃出為申州刺史入為太子少傅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為之銘其略曰公之為司馬也真議巨源論

劉昫 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晙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編常禮待也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疎可汗軍司馬兼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肢所以寄之特要授以甲兵自鄉受委北陲揔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文案既多京使遷移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虜交市歲數千成皆依約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長

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幼勞更充使檢校又以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憂秋官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並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替婁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孝傑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以疾解職子猷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謚曰貞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每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斥德德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容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有學步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

十餘年來對接下敢敢不
終爲已任識者所重
王孝傑京北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王孝傑
吐蕃職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立曰
加敬禮由是免死幸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
蕃中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忠節率衆以討吐蕃少克復龍洛于闐破斬四鎮而還則天大
悅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後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正陌叶蕃今
既盡復於舊境自然解體孝傑堪斯功效固此款誠能盡足往
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恩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
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依舊檢校四鎮諸軍事
軍機悉委焉又爲朝方道總管率兵吐蕃戰敗之官萬
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爲
榮所敗孝傑既無後援爲賊所乘營中貴亂孝傑陣
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者不可勝數
其事則天聞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追贈春官尚書封
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
取國公拜其子弘禮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
宏暉已立功贖罪免死
孝傑特進
昔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
休璟少以明經推第永徽中解褐吳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府戶
曹參軍露中單于突厥掠靈州其後奚與胡又與突
乾封元年詔反都督思道將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榆關之北斬獲甚衆
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

水休璟表上表自陳請免官抵切辭多不載中宗覽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未弭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依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宮殿之舊賜實封三百戶累什宋國公休璟在任撫所弘益景龍二年致仕十家年力雖衰進取猶銳每尚宮貴戚賀婁氏頗謁預國政為所若得細榮休璟乃為其子娶婁氏女為妻因以自達田是起第大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逾八十兩不知足依舊進取時議非之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謚曰忠子先慎襲爵宋國公次子光禮開元中為右金吾將軍

薛仁貴華州下邽人也本名禮以高宗顯慶三年征高麗以右威衛將軍

薛萬徹中書史郭上表極論天見災變勸帝身御內殿舍人張嘉貞與太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曾仁亮東名昭容表仁愚忠直為有識所重而更尚書王者傑為吐蕃論贊悉仁愚忠直之甚親吐蕃相尉遲瓊等以文武兼材為其所重每入朝奏事輒令仁愚參決仁愚亦盡心竭節為國謀畫多所補益時人以此稱之

李傑由是免為庶人仁愚在朝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瀚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勃從始平主簿杜易簡為管記皆以參與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愚有知人之鑒中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祿賜大將軍宗楚客侯思止以仁愚為燕國公在謀誅狄後督軍備邊中宗賜詩祖餞真陽不可勝紀尋加鎮軍

以給之時已發各本有作學人之誤
之產兒長不能養命復收取人子
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將軍
與語訥門答曰職當委以
定府比命不辦則狂戾自然
安東都護轉折衝大將軍
年累有戰力左右即位於
得部諸部類亦失望唱訥及
軍門訥不得入禮上書
北門建不出訥之門元二年
事史有通事舍人
炎曰將士有戈甲者入宮擅
以免然猶夏月當茂美
張易敬曾不可失也時議或以

武氏寅門三品授左驍衛
新北曰將士等所謂
及曾將軍思敬等八人謂
大行皇帝校左衛大將軍和
同安三品皆須政安比黎
我手自殺之曾境親其
後者常輸落每欲貨
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收
軍復討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
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
右臨大敵而統壯如常
王政治州累城人徙家于
性嚴文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
冒於前將蟬思忠奏其誅之
留可惜不可稱授非
前領左軍節度使以
以健之政治政策雖
百姓頌之帝上
緣流亡口凋殘委任
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編
相滿不須來也
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西大都
峻等度後轉太僕少卿
涼軍峻率所部二千人
大來谷口吐蕃將
取夜襲之相去五里置
宋大懼疑有伏兵自
衆遂擊吐蕃至武街
軍賊宜兵於兩軍之
濱乃與訥合軍掩其餘
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
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
使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北水又戰于長城堡
使王晙持節安集
去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
十一月親征吐蕃及門訥等

駿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餘姦偽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疊雖悔可追今者小曲之中安置降戶此輩生梗寔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門隙必爲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門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秩招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爲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必與連衡邊門沒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僞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據難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明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明以繒帛之利示以窠鹿之饒就其畜牧之地並分配在河南賀蘭安置仍給程糧還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新桑麻風將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闕俘虜皆置之少漠之曲西域編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埸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狡詐不爲實對或

言邊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未欲自言功効非有人間邪家伏願免斯利口行茲遠慮邊荒青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諫者云虛故事必言降戶之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優精兵之外佐諸處之策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勞費無已之地畫漢相承實基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結成禍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見而愛之駿卒後皆安王禕於幽州計其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但河水恐即有變臣蒙天澤明居重鎮邊耳利行敢不盡言疏於未報降虜長叛物駿即兵出之駿乃開行備道以伏戎警卷甲枕戈候其懈怠風雪甚盛駿恐失期仰天誓曰駿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即日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遏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其在東者駿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駿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尋遷御史大夫時突厥默啜方強駿固都督句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日漸引突厥共爲表裏間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於陝陝築運糧城畢功奏報而知運兵至與駿相見不期而會駿所賚皆和市所得兵擊之賊大潰追奔數百里斬首千餘級降者萬餘人俘獲牛羊駝馬數萬頭駿坐左遷梓州刺史十年冬上親郊祀追駿赴京以會大禮駿以時屬水壯恐虜騎乘隙入寇奏辭不赴手詔勉勵仍賜衣一副會并州刺史王晙家奴告晙與晙薄謀構連逆作中原英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遠詔追不到左遷蔚州刺史十一年夏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二品追錄破

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追駿赴京以會大禮駿以時屬水壯恐虜騎乘隙入寇奏辭不赴手詔勉勵仍賜衣一副會并州刺史王晙家奴告晙與晙薄謀構連逆作中原英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遠詔追不到左遷蔚州刺史十一年夏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二品追錄破

史臣曰晏平德施召而懷勇也蔺仁傑而入朋忠也不使仁傑知之公也管田膺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參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難也又何愧焉將相千王孝傑厝休璟張仁愿陣前王晙等皆勳幹垂名邊功然著傑失於止雪迴風王晙難掩仁愿撓於胄冑休璟斷於餘行先敗後勝陣前何拔營日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代多忌梁公自招恥徒唐振訥晙每陣能師共艱戎虜不愛盡瘁

劉　昫　等修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徐彥伯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時吏部侍郎張行儉先知其有藝加禮遇及征吐蕃阿史那都支之引爲管記尋登左金吾將軍訪富非千爲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模稜後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歌授秘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襲封常山郡公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遣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溪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誅滅諸武及韋氏之黨相繼而起嶠每上疏陳其枉濫而不爲申明故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

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柯古出為潤州司馬詔入轉服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去令宜簡簡則去易行而不煩輕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徧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餘條仍委不約中宗又有二十餘條亦巡察使事也二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此依奔遽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出目才行能則皆不暇此在故隋於職而授於官也官既得失欲出行非經歲月不可以精察矣又曰今之所察但令具狀奏聞而不令舉其才有限行力不及事在簿書目問百姓所以其成得失

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竊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木道次今此徒止柙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將爲不可稅譏往古之時草樸未散公田稅而不稅關防識而不征中代已來漸興譏禁爰自近世頗增其數雖設關譏出入之商貴不稅貨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未代於何暗仰濟益朝廷取嗤笑雖欲意氏及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理志亦云時者帝王聖人守位養成羣生本順天道理安人之也唯斂出入之商貴不稅貨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未代於何暗仰濟益朝廷取嗤笑雖欲意

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上頌殺曰慶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秉文奏以雄鬬武力捨之而不問也漢氏以富豪徙茂陵萬室名都多聚人庶故街衢填咽貨財湊積四方輻輳並湊而會也何則關梁之所市者寡人之地稅市者人數稅關則異也

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陌關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可洛輸包括海岱跨兼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淮河口置鎖則是留此津緣過彼釘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路仍有大小裁有少多量物而稅繭途淹久終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稽滯必致吁嗟一門失利萬商騰蹙其人不聊生比間或有軫訪任使之徒新舊相仍之客富半倍貲之家破業者復何以安之故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許已三王之後歟有省云秦蒸相次與帝大營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鬬武力捨之而不問也漢氏以富豪徙茂陵萬室名都多聚人庶故街衢填咽貨財湊積四方輻輳並湊而會也何則關梁之所市者寡人之地稅市者人數稅關則異也

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棄刑而天下放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若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然欲以通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聲動天地睚眦則屍橫道路苟非禁防何以威懾定是相黨乘強因勢作威且關非唯流逆亡人亦自檢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聲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備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不識大體徒欲知於職助軍國益愛好藏逸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陌關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可洛輸包括海岱跨兼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淮河口置鎖則是留此津緣過彼釘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路仍有大小裁有少多量物而稅繭途淹久終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稽滯必致吁嗟一門失利萬商騰蹙其人不聊生比間或有軫訪任使之徒新舊相仍之客富半倍貲之家破業者復何以安之故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許已三王之後歟有省云秦蒸相次與帝大營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鬬武力捨之而不問也漢氏以富豪徙茂陵萬室名都多聚人庶故街衢填咽貨財湊積四方輻輳並湊而會也何則關梁之所市者寡人之地稅市者人數稅關則異也

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酺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性望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乎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隘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老六也陸下留神擊表屬想政源留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幸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約言李嶠閻朝隱郎蘇味道趙彥昭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妄州東史臺召打圖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昌宗張易之等諂附二張貶授妄州東史臺召打圖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昌宗張易之等諂附二張貶授妄州東史臺召打圖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昌宗張易之等諂附二張貶授妄州東史臺召打圖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昌宗張易之等諂附二張貶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璿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蒼茫嘯傲以見意每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璿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聞土階三尺堯不加采椽不斲者陋堯之德也帝王之亟衆矣臣聞土階三尺堯不加采椽不斲者陋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宿物博施濟衆以疏於仁恕哉今陛下營建宮殿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藏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矣已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留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殿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頂戴為忠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亦不知左右為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諫於仁也明主不忘亡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

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為惜人力而苦已也小臣閭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以俗多拘忌有不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部曰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與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救經玄女啓讖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強國富違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君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生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幽贊所習儒未究竟爾備方之詭說未究竟爾之通論嘉易曰先大不違循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白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體妖不自作因是言之得喪興亡視唯德是輔為不善者天降之殃人事失悔悔無及天時且至天無親

亦可常保是知物而多已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王赦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講淮南之禍刻符指益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曉乎戚斗不攘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寬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日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正經史陳丁賢聖通規仁遠千載距旨為疏客乃愛然避席曰鄙人固蒙不階至道未聞斯語請十五日成之則疑帶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檻周旋喟焉自失故心辭不知所以答矣景龍中為吏部作郎藏用性無緩特多為權要所過頗褰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自況竟於宇宙曹賤尚舌於劉主當何及哉甲兵之前變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明盛衰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佯獸作之為王斬蚩尤或動成刀劍或丹旦其心或順膏其吻莫

入爲工部侍郎除御史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幸國
郊彦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
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
元二年卒彦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自晚年獨文好爲强
立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爲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淺深也行義能實
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强也蘇味道李嶠等
但爲詞相各務穿鑿觀其章誥之能非經奧贍敏以酬酢之道固有
貞純故代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史矣得非離騷者乎模楚之病
尤足可戒崔融盧藏用徐彦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知有守常之
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相爲優矣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風猷李文學一代之雄
有鄭輔弼之量同凡人有言夫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駢累文性
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舊唐書卷第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讓皇帝憲　惠宣太子業　惠文太子範　惠莊太子撝　惠昭太子瑛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
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撝宮人劉氏生惠文太子範惠宣太子
業後宮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爲皇
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爲皇嗣則天册授成器爲皇孫與諸弟同
日出閤開府置僚屬一年改封壽春郡王乃却入閤長安中累
轉左衛率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即位改封寧王遷宗正員外
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爲七百戶成器累讓不敢當爲
睿春郡王磨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降誥大將軍時將

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
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錯有功若失其宜海內
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
公卿亦言平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
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及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
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會由是朕
所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
望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
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
尚書左僕射薛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
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隆基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
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尚
書刺史玄宗嘗製一大衣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
而大悅累加賞歎先天元年八月進封寧王及玄宗誅平韋至忠等

義等依器又進位太尉依集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
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
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寬封為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
百戶又歷澤潞等州刺史初玄宗兄弟皆幼出閤別第於東都積
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
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以為宮城之東南隅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焉於勝業東
南角賜宅甲天擢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
角賜宅申王捴於玄宗舊宅西南若樓西五間曰花
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觀酺王百樂之
宴或召登樓同樂或使宰臣就宅賜食每日
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鞠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
追宴不絕於歲月矣諸王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天子友愛如初古無比
故人無間然玄宗御馬於昆季雖有急事必召入臥內或與之
及門數之日內出御食一

二
及岐王薨時云西山一何高奧殊無極上有兩
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
翼能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越
代之才堪任經綸之務終其朝竭卒令憂死魏作未終遺詩馬宜王
之奪嫡神先之効也虞舜至聖猶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千今數千歲天下歸高焉朕未嘗不廢寢
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覽經律得此林方古老云限之必驗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永無限極冀開元九年秦太常卿十
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為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
年冬寢疾上令中使送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祭一療毫稍瘳
上大悅特賜綵袍以寶冥器一時申玉等皆先葬唯寧獨在上
尼加恩賚每年至寧生日必賚其宅移時宴樂晨常無日不賜酒醪
所司請依諸陵置例壙內置千味食監護左侯射裝櫜鞬奏曰尚
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

二
計糊時學者以為春秋之水陸名物存焉今日也寧
兄而歎曰此俗謂不祥必有大臣當之吾其
死矣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哭
制曰能以位讓為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效則當表士賢非寧之
孰能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行合粹
仁和之深非因外奬年由禮度孤
嗣而有光與二南同倫德自出臨方領入思台階逾
厚寶冊永寄藩邦以鎮那家曾不數
及門敬之日內出御食一味仍令
于靈座之前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
情與言感思悲弟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曾號五王同開邸第遠
自幼沿乎長成出則同輿學則同室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
步艱虞長貳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頗長合當儲貳以功見
讓定在宸襟院割守紫宮抱璽朝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
棣華周洛詠之手足唯有大哥令復淪亡眇然無對以益感慕何恨
如之然以承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
斯為不朽大哥事跡身歿實在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慈寵宇
見庭訓律家選等申讓者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豈惟結言恨
馬牛臨物麋鹿等因并諸等酒三

二
年冬寢疾上令中使送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祭一療毫稍瘳
上大悅特賜綵袍以寶冥器一時申玉等皆先葬唯寧獨在上
尼加恩賚每年至寧生日必賚其宅移時宴樂晨常無日不賜酒醪
所司請依諸陵置例壙內置千味食監護左侯射裝櫜鞬奏曰尚
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

二
馬牛臨物麋鹿等因并諸等酒三

二
年冬寢疾上令中使送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祭一療毫稍瘳
上大悅特賜綵袍以寶冥器一時申玉等皆先葬唯寧獨在上
尼加恩賚每年至寧生日必賚其宅移時宴樂晨常無日不賜酒醪
所司請依諸陵置例壙內置千味食監護左侯射裝櫜鞬奏曰尚
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

二
馬牛臨物麋鹿等因并諸等酒三

禮司所料簡祭祀火事無不備與制分明天恩每申懇帥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而精微等并野味各將獻之屬所用銖兩動皆違校靡費傷物秩造千計求徵古井實謂非宜伏乞一切禁斷又須造作作物秩造折衷制從之及發日百官上表請上尊號不許數里制號其表略曰惠陵宮九十一室琳琳均瑤珍琚瑋玉十八座百官對集肆赦大備庶幾之美天子太師姚崇太傅宋璟開府儀同三司張說中書令蕭嵩並加實封二百戶餘各有差先是玄宗幸蜀至德二載冬十月制曰朕以寡德忝荷丕圖獲奉宗祧恭臨率土永言負荷若涉淵冰今屬陽和布令萬物資始宜順時令以廣恩澤可大赦天下改元為乾元元年自天寶十五載七月十二日以前大辟罪已下一切並免其天寶十五載已前逋負官物及租庸調並宜放免其陷賊官吏等有能守節及義軍立效者並與超資加爵其從逆偽官六品以下量才敘用其五品以上及曾任三品職事官並不在量才敘用之限

姚崇　宋璟
——雖　珣　等傳
開人全校刻沈桐同校

姚崇本名元之，陝州硤石人也。父善，貞觀中仕隋州都督元貞，高宗朝為司農卿。遷夏官郎中，時契丹陷營州，則天令善往河北招慰，以為靜邊軍大總管。善至河北，徵募數萬人，以討契丹，頗有威名。流者不條貫，則天甚悔之。超遷善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委以政事。善性嚴重，有識度，為則天所敬憚。每入朝，則天必目送之，謂左右曰：「此真大臣之器也。」善子孫遵其庭訓，皆為名臣。

崇少倜儻，好馳射，弱冠舉進士。調入授孝昌尉，以清白聞。則天朝，累遷夏官郎中。仍檢校鳳閣舍人，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河北諸州相繼陷沒，則天令崇為河北招討使，仍令便宜從事。崇既受命，將發，則天謂曰：「卿此行，朕無憂東顧矣。」崇頓首謝曰：「臣聞古之善將兵者，必先揆其心，後觀其變。揆心則知其誠偽，觀變則識其強弱。誠偽既分，強弱既識，則勝負之數，了然在目。臣請受而不告之，庶臨事不惑。」則天大悅。崇既行，則天謂侍臣曰：「姚崇有文武才略，識大體，真宰相之器也。」

突厥默啜又入寇，則天令崇為靈武道大總管以備之。默啜聞崇在軍，不敢進而退。崇又以為默啜必更入，預為之備。默啜果復來，竟不得志

又齊魏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結兵威齊則厚遣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依福之報何其茂如梁武帝以蕃乘焉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並特身戮名辱坐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虔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衒彌盛不免交戟破家為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乃至段壞火坑變成池此來報精進得富貴長命有何疑惑生前身知尚憑無常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慈弟言其敗仁治無天橫死二王之代罔祚長人用依自古其人臣則彰祖考聯之勳皆享顯榮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秘經藏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所載之人傳有名僧為自異論理證明向足解況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力行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屑於小說惑於凡僧徒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造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去來未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衆生之大慈尊各宜慈等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依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作叟七僧修福見財法莊未能全依止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作叟七僧

第一人何乃下座環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者本以玄牝為宗初無趣舍亦不侍女出私物何退相之有郎者果一何懦故其剛正果謂環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郎者果一何懦故其剛正競之教而無識者恭恪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若君君之說亦無過焉之又抑同僚失之漏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前崇太子太保崇長子薄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想牛仙客薦勇閑為行御史仙客表請以弁及兵部十郎為僚佐并及兵部侍郎相代於官見仙客疾承還為仙客表請為僚佐并及兵部十郎為僚佐并及兵部侍郎相代

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紀其德政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頃之詔士庶所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於山搆造伏誅側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赴枝黨怡棄璟兼京北留守并按視其獄璟至惟罪元凶餘皆不問人情大悅璟又之未能決斷乃詔

劉昫 等修
張說 元行冲 陶希聖 鍾紹京
開人金校 沈炳同校

劉幽求 鄭元璹

幽求以永州武陵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乃棄官久之授樂昌尉武三思專權幽求知禍將及乃稱疾不出三思尚存公主終欲取之固辭不就後果為三思所害開元初玄宗誅韋氏及太平公主之子薛王業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與張說同掌機務頗亦以功自負說嘗出於幽求之下每從入於中計平之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卿監即食實封二百戶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加實封二百戶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加實封二百戶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即中降誥書戶頃者王室不造中宗晏駕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幹紀亂常賴公忠烈義旗一舉殄滅逆黨公皆親當矢石冒犯鋒鏑公之勳績實冠羣臣

之憫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
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

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賓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鈐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酋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受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難有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交合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國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棄其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捐則宜為計以緩之稽事以誘之使彼和果絕則其意志消不得頓生狙詐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數年來唯此二虜足內患者甘涼瓜肅是河隴之門戶此虜吐蕃所要者蒸青海吐渾密通關部此虜

實包藏禍心以蔽蕃國之要若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不得頓生狙詐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數年來唯此二虜足內患者甘涼瓜肅是河隴之門戶此虜吐蕃所要者蒸青海吐渾密通關部此虜實包藏禍心以蔽蕃國之要若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

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不得頓生狙詐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數年來唯此二虜足內患者甘涼瓜肅是河隴之門戶此虜吐蕃所要者蒸青海吐渾密通關部此虜實包藏禍心以蔽蕃國之要若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

陵其弟贊婆及兄子悉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押領以接之後吐蕃悉怛謀悉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左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尚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通突厥吐蕃二寇頻歲舉兵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境口置和戎城北界積中置屯軍控其要路乃拓地二千五百餘里既廣不便更築城下元振又令百門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數十萬稱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俊拔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愛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領烏質勒訶咄陸諸蕃部落強盛故突厥默啜及吐蕃每相侵擾元振至於邊境與烏質勒言議須其子弟深思永久之策烏質勒感其言遂與吐蕃絕婚仍與元振深為盟約自是數年間吐蕃頻大舉兵來侵涼甘肅等州元振每設奇兵以挫其銳虜亦引退元振又於青海西築鹽泉城以斷吐蕃羊同鹵之路吐蕃每來爭之元振頻破走之自是數年間吐蕃頻大舉兵來侵涼甘肅等州元振每設奇兵以挫其銳虜亦引退元振又於青海西築鹽泉城以斷吐蕃羊同鹵之路吐蕃每來爭之元振頻破走之自是數年間吐蕃頻大舉兵來侵涼甘肅等州元振每設奇兵以挫其銳虜亦引退元振又於青海西築鹽泉城以斷吐蕃羊同鹵之路吐蕃每來爭之元振頻破走之自是數年間

吐蕃不敢東顧故涼州諸軍州及安西四鎮並無兵馬之擾元振之力也

元振夜通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故相疑元振曰公位重權高人所嫉妒中明日親入虛懷哭之其實以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是安萬與阿史那獻忠不和萬相侵掠獻忠奏萬反萬亦奏獻忠節不和萬相侵掠獻忠奏萬反萬亦奏元振養壯敢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

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不得頓生狙詐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數年來唯此二虜足內患者甘涼瓜肅是河隴之門戶此虜吐蕃所要者蒸青海吐渾密通關部此虜實包藏禍心以蔽蕃國之要若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

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不得頓生狙詐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數年來唯此二虜足內患者甘涼瓜肅是河隴之門戶此虜吐蕃所要者蒸青海吐渾密通關部此虜實包藏禍心以蔽蕃國之要若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惜四鎮本以招懷諸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要之於蕃力強則來撫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部及青海故地即侵厉不貪外以富內然後其衆安集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請武接界

可以招番十姓但 ▌ 欲又元慶以後代以懶散安尚俱是可汗子孫往日鎮以仆固十姓不安尚能元慶以前招番得十姓却今元慶反賊日鈞罷倶爲可汗亦不能招番得十姓却遣棒葉數千欲圍兵士即役又吐番頃年亦無役子及鄯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比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重卞之才恩義結故人心不歸來者況元振元無此等子孫非有重卞之才恩義結故人心不歸來者況元振元無此等子孫非有重卞之才恩義結故人心不歸來者況元振元無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
詔舉制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衛胄曹修三教珠英又視年則
天幸三陽宮自夏徂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
暑退宗歸未降還旨愚臣竊陋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
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嶠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
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輯栖愚尺千甲屯從兵病日數斃辭意終
後東都留守韋嗣立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鞫禁者一切釋
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
如此玄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爲侍講深見說敬明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
言五月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
是魘人設計擬搖動本宮耳陛下作人父母將若
何願略紹之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
伏誅敕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
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殿庭胡戲中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奮夷
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禮宜適魯昇屋禮而歎孔子會齊
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
禮樂示以兵威豈曰戎夷不可輕易爲知無馭之辭由余之賢哉
且殿庭胡戲興故踏謌蹈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
鄭禮覩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楊雄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
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
轉嶽州刺史仍作所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
督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
兼修國史仍奏史本陛下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與突厥默
門布忠等于餘人時并州大武軍有九姓回紇拔悉密等部

落皆懷震懼說率部麟二十人奔帥府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君房難信不宜輕涉不聽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固非黃羊必不畏喫但非野馬必不長剌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略時叛胡與突厥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突厥自相殺亂夜胡乃西遁入磧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悉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爐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勅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褒待宗徐嘗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反說掩監牧馬四步河出塞追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北都事之其黨忍不復男女二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

萬餘口記許汝南鄧仙舟等州始空河南朝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戶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玄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塞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耕閒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閒門百口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虧威兵而招寇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及以貧弱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遠進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隴騎是也說精於

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登花萼樓南望百餘騎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為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悅明日垍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訖其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偽命垍與陳希烈等相繼皆至

垍死於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明皇鄉慕自諸先輩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賀朝人為講老易累遷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充崇玄館學士判館事玄宗尤有擢才必先令試之希烈之子侍講無休時為太子舍人嘗上疏論時政得旨獎歎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慝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之力也累遷兵部尚書左相封趙國公審謀位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已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

太子大師希烈失思心頗快快祿山之亂與張垍寇掠河南之地皆百姓之宅奈何以之賊衛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玄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掌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旬非郭死卓利不能不義之富安足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能建衰而登平壇臨龍虎之陷斷獲戎之簡位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垍務速失節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無類子若汗死素非獨昆國之不幸也希烈安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雖賢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聲自耳

贊曰箕微去紂閎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藏億哉郭侯勳德煌煌

劉知古　盧懷慎
源乾曜　李元紘
杜暹　韓休
裴耀卿

知古深州陸澤人也初方直早有名譽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充出使安撫使時部伍供饋多有侵擾知古悉以法繩之軍人畏而愛之遷右補闕充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尋轉司封員外郎時宰相張說以故吏任以機密說嘗出為相州刺史知古送之於路說謂曰今日相送情深異於他日然吾此行不可保子能為我盡言於主上乎知古上疏曰

義也又云官不必有功德才又云銓曹授官天工人其代之此蓋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勝舉且夫不爲無所利益降祿之物或臣僚空竭府藏而已豈救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河湟曾棄隔未收復兵革尤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置冗員費益國用非所以救弊之術也又云水衡之費打之常數非其利害之急務也陛下何以濟之況外官員多事簡者十常八九其間或有才能器識梁肩間知特爲州牧縣令及臨事施爲又不見是闕此官後之代者不能舉職也又云不見是闕此官後之代者不能舉職也又云不見是闕此官後之代者不能舉職也又云

子奐早修整歷仕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為中書人御史中丞陳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宴父老賜物有差因謂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狡性剛使中亦況乎非才若乎非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郡利兼水陸運使廣寶山積劉巨鱗彭果相替為太守五羊之地舟楫交湊而死乃特授奐為南海太守遞方之地舍史歛迹人用安之以為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焉宋璟大倫朱朝禮及奐中使市舶不干法加銀青光祿大夫經三年入為尚書右丞卒

弟弄亦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義傳子子松德宗朝仕至宰輔別有傳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交直心高宇時為司刑大常伯坐事配流嶺南而卒乾曜窮進士景雲中累遷陳倉尉大夫時又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禮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考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寫以古之揮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終祀辟衰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爵受其爭我受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望人之敬令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為梁州都督開元初徙汴州刺史有治績入為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自口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伏囚自鷹因縱還失所在上令京兆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奏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緣逼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責罪必其權哭吾向當之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預但進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妻故所薦送推用及於得罪焉張嘉貞所掎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冬從封泰山乾曜留京師以年老辭疾時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從扈從因留洛城南門所居從容輔導焉是年冬卒詔贈邠州大都督上於洛城南門為梁州都督開元初徙封許公卒諡曰文貞

宋璟開封人少舉進士累補清源尉有令譽歷戰清謹撫諸弟以友善聞利為中書舍人與杜淹令狐等同冊定開元新格歷刑部尚書吏部侍郎良吏事本傳

李元紘趙州人舉天寶中為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採訪使及安祿山反既犯東京乃以清為江陵都大都督府長史本道採訪防禦使兼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為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御之浩至襄州李元紘先渭州人世居京北之鄭宅偏大將軍衛中戍門氏曾祖發陽大業中

郎楊瑒白知慎笙支度失所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擇
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乾曜以其資淺
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緣奏人間利吾及時政得
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綵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清水男元紘性清儉能
知政事稍抑奢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鑄錢可取銅鑄者高於
隋朝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間鉸鑄
錢運以實軍糧於是平有屯田其錢不復發閭人以採藥地自鑿取
益多矣今百官所逐職田散在諸縣不可不聚也自姓所有私田皆
不出稅乃收其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役使頗擾於家免庸則賦關於國門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償失收恩未可
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修撰書一百卷起於上古訖於
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修
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

職二年奏征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出滁州刺史其年革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經凡十餘州耀卿躬自檢校之最又悉資二州制史皆有善政入為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以耀卿為副俄又令耀卿賫綵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宮就部落以給之耀卿明人曰夷虜貪狡見利忘義今資持財帛深入虜境不可不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什五雖時突厥及

室韋果動兵襲擊禕卿已覺其冬遷京北尹明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化有耻且格為訓將來詢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皆親民之官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不善傷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什五雖時突厥及室韋果動兵襲擊禕卿已覺其冬遷京北尹明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化有耻且格為訓將來詢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皆親民之官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不善傷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什五雖時突厥及

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裴耀卿封趙城侯時裴州刺史韋濟犯贓當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堅恩天覆所時大駕所經凡十餘州耀卿躬自檢校之最又悉資二州制史皆有善政入為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致刑指獄無窮人曠古以來未有斬美臣憲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耻且格為訓將來詢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皆親民之官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不善傷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什五雖時突厥及室韋果動兵襲擊禕卿已覺其冬遷京北尹明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

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裴耀卿封趙城侯時裴州刺史韋濟犯贓當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堅恩天覆所時大駕所經凡十餘州耀卿躬自檢校之最又悉資二州制史皆有善政入為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致刑指獄無窮人曠古以來未有斬美臣憲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耻且格為訓將來詢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皆親民之官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不善傷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什五雖時突厥及室韋果動兵襲擊禕卿已覺其冬遷京北尹明年禮部尚書安王禕受詔討契丹

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弘正弘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盩厔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尹政尚嚴暴加以朝廷共理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輩重規共室方旗而疾畏郢之暴未敢以事故免信因請代復無行素嘗聘義之德宗尚狎信行在拜給事中轉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合垣爲信抗義請討上深器之前後疏免三輩吏部兵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俄轉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明觀察使韋士文滌酷取下庶吏將所逐俾信代之前呆自化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假入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明兵部尚書李建兼職統使將以使局留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信丼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徹之既行思而強時事者之有守郎以疾除風翔節度使武元衡辟爲判官遷爲節度副使元和八年春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春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春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致仕

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任甚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七月
原行在所嘉祐賊汗事發張敬忠勳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
幽州東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恥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兵
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
中書省與宰相會食嘉
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
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
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同
具碑用白石爲之甚爲
數百言嘉貞自以爲御
秦都制從之至都日
奉詔傳往省療之其
詔又歷清要然不
泰歷官榮貴任國相
貞晚年一子令狐
內經府兵曹參軍
母謂曰聞者皆歎
御史及嘉貞卒後
訓宰相皆進退以
貞晚年一子令狐
內經府兵曹參軍
母謂曰聞者皆歎
御史及嘉貞卒後
訓宰相皆進退以

周也比見朝士崇占良田及身安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其
毋謂曰聞者皆歎伏物嘉貞作理萬萬年計終王簿韓朝宗謂爲監察
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年宗元京兆尹臣奏口自陛下臨御已來
訓宰相皆進退以德高始令終身雖已文子孫成在朝廷唯張嘉
貞晚年一子令狐綯獨然無名之輩因合露布至名宗大悅乃加尚
內經府兵曹參軍宗親伍至宰輔名有傳嘉貞有幹略自右金吾
將軍兼河陽節度使入爲太僕卿開元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
吏死與者十數人嘉貞至一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
卒其神祠以邀福絕之
達神易服自後郡守
嚴莒尚貞觀初在位
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作中書
十四不納及兵玄宗遣宰相蕭以右丞
當吳事休兵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
時爲吾爲尚宰相子門
前象先曰陛下

生仙童欺誑州吏實聞自開仙童參於宮殿之庭請州吏又
追拜太子太師尚又勸老母從好服餌及龍相於林園植神仙令錬白
丹遂稱病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優游以上壽云
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兵部侍郎祭山之亂從駕不及賊偽署燕州刺史乾元九年正月
復舊官之卹度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軍潰通表跣俟罪至
朔憲賊何知之禁錮華於獄誅元惡收魏州破賊出華魏人美其事
惠政尚光遷留朝廷出授楚州史既而史思明李歸南下子偽
署燕州刺史乾元九年正月

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窓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服闋還鄉里二
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
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
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祿山狡獪其罪明白若赦不誅
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
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
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
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
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
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
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子諒以妄陳休咎
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引其非人左遷荊州大都督
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遘疾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憲

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和以廣
屯田議置屯田營功甚利竟不能就龍之北頗緣急動輒忿詈識者
以此少之子壻伊闕令程伊閔令程伊賜不受偽命兩京克復詔加太
子右贊善大夫九齡自尚書郎歷吉州刺史入爲中書舍人所奉仲方三陳奏開元
曹二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
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
嚴挺之尚書左丞相張說右丞相源乾曜論文友善終始不渝世稱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
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通終始不渝世稱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
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工大屢者柱石之力昌帶者輔相
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冕存乎
國華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齊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
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哲可謂大臣竹帛猶在燕蘇必
興爰從入命之秋更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
二十卷九皋閒孫仲方爲兒時父友商邱見而奇之曰此

子非常必爲陽翟崔狻尚位必振發之後郎爲御史大夫肯請仲方
爲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仇用牽仲方亡陷安賊用牽仲方中人所奉仲方亡陷安賊開元
其宅入爲鹿皮郎中駁李吉甫謚古甫之當惡之出爲遂州司馬稍
遷使曹郎三郡守爲諫議大夫時鄂縣令崔發因屏小黃門敬宗赫
怒付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鴻恩將布
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雨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用是終身不死
時論長之大和九年爲京兆尹將利從累者皆大賤仲方密令識之
遣詔下許令救發得還蓋微寶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橫恣仲方臨
事坐不稱職出爲岳州刺史改秘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
部尚書論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駕適之神
朗超家好左傳所引周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
韓朝宗約按察澳將表薦陝州刺史入爲河
南尹適之唯飲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

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棄父又貴
則天所黜棄禮有閒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
爲恒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鄫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
數歲同至京師葬禮甚敬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
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
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適之性疎爲其陰
中林甫常謂適之曰華山有金鎮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
香具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悅謂林甫曰臣知之久矣然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已專道
之言疏在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韋陟兆尹
韓朝宗連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
自安求爲散職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嘗命親故歡會賦詩曰
蓬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與韋堅等
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按韋堅劾適之以臨裴敦復奉使之口此

太守天寶元年玄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門叙故云嘗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掄深要須作一計入城數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痰請入京就醫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閒官就醫玄宗歎叱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俾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轉轉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歲在攝提之孟陬月大照和尚塔次匠原禮也盡忠事君叨投閒史筆撰從仕或有人謹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爲用爲飾遺文焉

有許與凡舊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子成廣德中黃門侍郎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二思以取高位前討韋氏遂擅軍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始謀信矣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妻殺伷先非中立之士也蕭嵩位極中令與政無聞柱破虜之勳立致遠之器九齡文學政事皆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識不下諸公恥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宮寮雖當貴在天路遠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界豺虎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捨各有度程

大位俱極斗悳總馨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薛珣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耀卿
王丘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參軍明晉安縣有豪族滿氏緣擾不法刺史貪昧多受賕賂思貞性疾惡發其姦贓爲吏所論被之遠地稍復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侍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善於綏撫境內獲寧徵拜天官侍郎同中書門三品

侍郎以作張昌宗被構出爲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爲司府少卿時酷吏知一亦屬威福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伏若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加棨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爲大理卿時武三思蒸逆中宗大怒命斬史大夫李承嘉門會之雍川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有勑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由門出此非天意之思貞又固爭之承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時思貞入朝延謀承嘉曰公智作敏稍不顧害章附託女臣以圖不軌乎於是降思貞以自疑耳承嘉大慙遂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蠲一年四熟者課州司馬路撒潛八月至州見編數

宜天化而乃感興土木宮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蔽輕脩胡
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當從此辭拂衣而去關門累日上問而特令
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周之召相位亞中台自昭那直執司
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營長方正碩儒耆德剛不懾強而畏知節
言易從任己朝野僉先生之憂安臣之怙權拂衣而
謝故以事關海內名謝京師廣集文
揮翰華宮不容印之榮武尤發車之志可御史大夫張廷珪
史臺已來尚書以老疾累表請致仕許之景雲二年復為刑方軍大總管統分
年七十九
孝傑本名光輔
從兵備少以孝友名
當時之譽神龍初
使之最開元初為河南尹傑既執
處決由是宿無留人
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罷
為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
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婿楊仙玉因於里巷過傑誣毀之上大怒令
斬昕等敕鸞臺侍馬懷素以為陽和之月不可行刑乃下
幼曰夫為令者自近而及遠行門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所楊仙玉等
愚佯姻戚恣行兇暴侮
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言以陽和之節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開義
懇切陛志從深諫情亦惜
殺以贖百姓傑明年以暖橋陵作賜武成王初傑將作時引侍御
史王旭為判官旭貪冒受賕傑繩之而不得其實及為旭所構出
為御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觀縣男項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為御史所劾免官歸第
卒贈戶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慷
百起遷監察御史下至雍
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
城安撫夷落琬睦同舒貝天落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事伯
固辭權委之榮乞就私養之典足可以敷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
懷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都歷初遷作御史充使安撫烏
及十姓部落成得其便宜審人大悅以功擢拜御史中丞使北庭都
護并節西域安撫使琬素與郭元振同官相善及為宗楚客所娶由
是左遷滄州刺史為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羽衛大將軍兼御史大
夫兼行節朔方行軍大總管既行軍大總管統分盡隨事要籍宜多所
利益境安少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忠等校料二萬兵募於
河陽及汴宋肥鄉合萬騎晉安令于處
元振十向大夫之非投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彭
封以年老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
辭次仕其右率品全給每降誓詔書勞之曰卿高遠公
忠彰其立身良圖足以幹事故以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綰文
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為周老填者願勉之勇退評惜焉
安之能未屢邦冀之請然軍旅頻上權懷
事計固可以故師順俗儀形庶俗采言終始良可嘉尚宜晉爵養以
公爵願卜姓降戶疏言吐蕃必潛懷叛計請預
簿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覓為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
不許尋太子
申禮河南偃師人也父惇則天時為司衛少卿構少參逆士坤龍初
坐事中書令人時攻瞰等奏請降制武氏諸王構次當讀末既聲音
則物乘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為
潤州刺史畢除徙州大都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轉陝
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觀縣男項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乘充劒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尤著惠政號清
嚴邦會至資州立郡分職設官員額未徹
百超遷監察御史下至雍
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

之後淳風漸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煩
竊有公直者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自頃
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銀即貂為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吝殘放手
者相仍清白守己者斯絕蓋由賞罰不嚴生民之弊未革
邊陲未諳一損一日微欵不休大東小東杼柚為怨就更剝削以
充堪昔開當官以留清遷珠為上公之後職以名中聊為完成交
結富家抑奪貧弱或矜飲典正樹朋立黨亡國敗家皆由此
有能幹材器或家有畜產資財即被時通並從取奪若有周恤即用
事以經濟仗大柄動順性命懷究損有無所吝隙比差御史安公巡
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與稅安或有親故在目又罕絕於顧向載
勉厲隨宜徒煩出使之名安閭狐狸未見埋車之節彻清政源不
分嫌愚好善萬願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人曾以即生數年已來獨
歧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峰化頻易覽卿前後施
奏何異破柱求玄者使之中在鄉為最若能點卻似卿如此百郡何
憂平不理萬人何為乎不安鄉當勉勵卿其勉之

御牒并敕一同帝升尸部尚書轉吏部尚書並遥領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遷戶部尚書判元四年遇疾上手跡慰
方以明之十載入相尚書為因官建政於大子詹事貫其有參事李
朝莫加銓量日崇棟物良繩舒時宜成行成之哉

代宗踐祚時尚未葬親加鞠養成行成之哉

元載名者元載獨多貪狡能得當時之歡
初為度支郎中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充鹽鐵使代宗即位加檢校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引生擬尚庭以為御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為太子
賓客二妹在禁親加鞠養成行成之哉

元載名者元載獨多貪狡能得當時之歡
初為度支郎中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充鹽鐵使代宗即位加檢校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引生擬尚庭以為御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為太子
賓客二妹在禁親加鞠養成行成之哉

元載名者元載獨多貪狡能得當時之歡
初為度支郎中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充鹽鐵使代宗即位加檢校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引生擬尚庭以為御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為太子
賓客二妹在禁親加鞠養成行成之哉

位甚敬重之魏徵拜諫何倚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恒忠
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龍虎戶有熊羆如或禁之
豈無騷擾耶表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率羽
誅武三思事覺伏誅其佳課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宰臣共餞於
詩畫一宋之中宗令推恒忠奏曰令大赦始決人心未若史以前
必遽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其多假拜御史大夫持節巡給河北仍許陳枚專擅殺大
銀青光禄大夫封榮陽縣男開元初死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五
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拾遺史加朝
散大夫兼法刑正百僚畏憚時人號爲阜陶聽人史如或枉法令者人之隄防不亡則人
之視書進也宰遷大理正當奏事法以縱罪免寬犯以守文爲苛刻
俟所榮寫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
濫誅卿與實恐爲衆所謗表上所
著應正論以見志愔曰官

易至簡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法曰居萃之時體柔
當位居坤之中已獲處正異撓而聚獨正者免未能無體以致於萃
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復貞正引
田洫也爲吉所死何咎之有未導不輟哀而歌仁也中履正事之常
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容開而誠之周禮作司徒之忌鄭注曰今士上文明誠中
理定君臣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止之忘鄭在兄弟之言雖應行之不
已茶獨懼焉傑欽傑降階揖而謝曰補袞闕於袞職用忠謀爲已任
以家養正見引健吉應此道也仁何涉哉答孫談庭發朝作士設
教理物開己成務是以五米有宅五宅三居惟終賊刑故無小狱
是辨其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無刑期于無刑人協
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政曰舜垂拱恭己正南面而已
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你行父之事若也樂籍貴之紅點按此之
賞所善惡而私隱議僧賞以塞違孔在廣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
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媚此非已獨處正應正而無咎矣魚千棠職位

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報應耶家語曰王者之
法有五而殺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教破律亂名
之謂皆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勸誡
重玄武存兵繩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政愷悌百王
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后成功所務寬平斯廷尉之職耳
易曰家人嗚嗚無咎婦子嘻嘻終吝最於其家可移於國肯窄窄
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爲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
抵云爲國者以嚴攸斗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殷宗必論傅說
制凝細重罰任於施隆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
枉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姦偽積賊深而已以寬理之
可以爲過苟畏于命王良御駟控銜策於奔踶詩俞附攻依傅藥石
於膚腠通兒秋篇轉逸書更深人警侯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
法而緩唯帝王之令欺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梁昭平君殺人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亟深歎曰法令先帝之所

急世用慢故誅先帝之法豈可弛曰入鼠穴乎又下吏二乃可其奏
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王
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遺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
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斬法奉不許此是帝王操
法協于禮經不變之義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
皇唐哲聖高視嚴廊之上宰衡明分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
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出焉
期養正於下位中丁是記予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
已出則策名委質行負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論其
節思爲社稷之臣謇謇匪躬蹇蹇匪解永貞行藏之象心迹斯在
名是亦爲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之象心迹斯在至如水中坐
泛天下悠悠執鞅爲榮捕鼠門臼媚拜塵埃勢招鴞雪不從衆惡以
爲深耻客乃盜逾不對遂無以問僕也中宗覽而嘉之轉鄂郡
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

監郡於天下衡要大中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乃之授
惟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振肅州刺史克仍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以宗室御史中丞
州刺史仍舊克河南道按察使太
內供奉特賜寶刀一百五十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兼
四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兼本道按察使仍令行禁止敕
措解未流因循久之往往刑部尚書開元九年上京東都令兄京
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衆山僞稱襄王男自稱光帝與其父及左
右並潛匿官軍反夜半時擒左屯營兵百餘人自京風大舉等門斬
關入宮城射殺宿衛直閤將軍陳玄禮等門斬
五人仲省東都志惰遂以敗守
廣從惡初州陷陣人後隨度支尚書
西山東六姓胡旭明經舉授絳州
有幽政皇朝察御史元山朝道巡
望地四皆令人廣宗踐祚拜吏部侍
郎中宗之代遷司顧失綱紀從

怨精心修理大稱平允其有門名
最事跡還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
急上就名題良跪父乃歸父子
次城時人稱
今 時於殿庭試方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從恩以注擬非才
在建陵州刺史爲政最簡按察使
百四無綫入爲工部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滔及史部侍郎裴灌
儀部侍郎王丘中書舍人劉令植
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守十三年從升泰
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年充校京外官考使
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丞宇文融
校考爲上下從恩抑不奏之融
自餘均其後上當擇通理
從原廣佑良田至有
從原廣佑田園是

不廢也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述中爲人所別中其從者捕以送
不復時議從愿又在選司爲被抑者所訴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
起居郎論程米入官有剩利爲愿司所紀出爲絳州刺史再遷太子
賓客二十年河北叛將以絳州刺史再遷太子
以年老抗表乞骸骨有詔聽致仕給全俸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子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
今明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
功臣敬暉桓彥範等誅武三思所搆配徙嶺表詔大理
徙其家明法不經雖宥來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
中丞所把不經雖宥來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
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者子各犯非毒在仙令見承嫡若發動都卢
仙罪特加則叔向之心不足稱也況稱者若犯
盡天地極矣決杖足有把酒未近發徒
亦者仍詔給程天下斷罪不幸其陪
獨峴常典伏乞依原之義於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

不當必在重刑無罪犯作則流動植成莊豈敢刑逆幾使手足無措
者哉裴仙幸籍繕修超升令宰輕我憲法羣不慎畏知之
仙明法犯罪之以懲絕之以慰但閭閻之流多有違特
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貶令其祖
父皆經給仕命有功績積勤希編恩實逆之義俾協政覽之典宜
捨其極法以寬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朝隆俄轉岐州刺史
毋丘元貞宜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隆性孝友
時年已喜暮在喪九加毀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就
職復入爲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朝隆家有公
五之爽每御史大夫缺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兢兢無所紀幼唯順於
細務時稱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
大夫充嶺南採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
靈櫬歸葬家口給遞還鄉識曰貞
裴耀卿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瑾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時

年少夫容儀秀出宗義幼孤輕之先君州中有積年吏數百人連紙進牒斯須判竟數百通
崇義從璹之使斷之璹之令書吏執筆口授之不數人連紙進牒斯須判竟數百通
翰供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嫉鋒以成郡大之過
由是大知名貌如婦人事母孝後為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源仕
倉部郎中以來未嘗干求貴勢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
天神秦拜東都留守簿奏避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
御史李仙鶴幼子月朝其狀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請當是等准
竟誅之不問兵部尚書蘇瓌河州節度使及郭虔瓌已為判官累
仙玉等公卿以下咸親及手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湜上疏陳曰臣謹案
禮記孟夏之月命太樂大合樂天子親及手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湜上疏陳曰臣謹案
非度役使不時加於庶人之必應也今
自春至夏時有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綸言之日雨
仍未霑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
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多所益未少斯失矣願要飢寒
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敗三年僖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有罰人勞興役陛下所以禹方多
旱百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
南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縱手觀營構豈救饑寒之弊哉疏不報轉兵部侍
郎以銓敘平允特授一子為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
與選數年多所抑揚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為御史大夫滉早與張
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薦之滉又善於敘人上亦嘉重焉由
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大子賓客滉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奢
麥後庭有綺縠之賞打是為時論所譏一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
部尚書謚曰懿滉從祖弟寬頗涉文史無檢操初為汴州刺史寬頗略以文詞
騎射彈棊投壺博奕書中為獨步汴州參軍刺史韋虛心奏為按察使引為
判官清於書於副斷虛心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接稱舉河南二府以
為長安計時宰文融置侍御史括天下田戶使奏為江南東道勾
明日敕寬兩京及河南北諸州大富
氏遠宗之明日敕寬兩京及河南北諸州大富

之當時望風宰輔及常坚梵寔又以親累貶為外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紓路至安陸過襄怖死之寔即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還寔又催死上表請為僧詔不許然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布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入寔名典郡者五人寔歿之後弟珣為河內郡太守安祿山反以執父喪杖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哥舒翰誠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授其偽官委任使第明寇奉表歸朝上帝代宗時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庸使官

王丘光祿卿同紘從兄子也父同旺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輩皆以詞經科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秦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文章史思明之兵陷東都丘為賊所得偽授給事中自偽朝士等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自偽朝士等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自偽朝士等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

李乂　薛登　劉晌　等修
韋湊　唐俊　王盧卉
歸思復　田後嘉　仗
闕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三次補
張廷珪
辛替否

李乂本名义趙州房子人九歲舉童子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黜陟百姓以所在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非人所為今遣使分道採捕恐非所以發生成之惠未合於平人何則江湖之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恩本在於平人天下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則常支有閟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魚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死之一朝時之百倍未若通救贖之錢物盛貿之往賦活國愛人其福時復又知制詔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史部侍郎與宋璟盧懷慎同時典選銓敘平允為當時所稱遷兵部侍郎時磨勘官告遣余仙玉真二觀又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慕集起居注錄其嘉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又在門下多所獻正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實引在己下其私殷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乂少孤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兄弟同為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抱二十卷

史臣劉昫大業中為鷹揚郎將江都之亂投職惟賢之義有梁鴻上雅頌之音故其後終本名諫光常州義興人也代為冠族士通與鄉人閻人韶安等同擾本郡以鄉豪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東武州刺史俄而轉公裕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及公祐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泉州刺史卒諫光學史每以人一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詞論有如口辯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閬中丞萬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兼元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僖叔之推管仲薦桓昭五兵以霸穆姜託政於王猛子重受國人之謀吾貪其賢之財臣無緘縢時以止誠永固數樂世以除姦處清嫌而益信行周毀而無疑此由誠之至妾之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逼於宮屈逢萌被知於妄臣雖信無益矣士之故也足以人主受不白之冤亡國之禍也貞觀之士貝政理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亮資人元而所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卓犖多不以才俊磊落互相推薦者也臣竊觀古之取士異於今矣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察其交遊之友觀其所以發軔之以敬杜為先最以酬德為後科故人之進也以漸而不驟其官也以次而不越其才也以任而不濫其德也以序而不失是以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者必務謙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部吏難逐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褒貶以考陵降而黜否歲終而陟明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息是以西漢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化俗之本須敦朴去浮華以懲澆詐則習人知禮文俗以儒林升朝則晉士多儒燕昭好尚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峻故達官宋之後稱重門資貴為人求官之弘班授職惟賢之義有梁鴻上雅頌之音故其俗終本名諫光常州義興人也代為冠族士通與鄉人閻人韶安等同擾本郡以鄉豪武德二年遣使歸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篇人之大道好酷虐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時見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華日煩共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華冀得罪於定風俗政

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聞开人於市衆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讜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餘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閽九重塗遠千里故詢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群言上聞採擇宜審若并多詭少臣實惛瞶與論一本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藩首王陛下愛子賢則朋茅開閤陸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有志尚特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稔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陳其奏竟免善思死酷流靜州思復諫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休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損今漸翔飛河北蝗最頃日更益繁緊經歷之處苗稼都盡且天災流行理痊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荅休咎前後翩蝗使等未望拯停書云三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上察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捕蝗蟲所損之處及悉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君重加詳覆君重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荅休咎前後翩蝗使沼希崇旨意遂奪捉百姓迎改舊苗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免不征免思復遂為崇所辭出為德州刺史轉絳州刺史入為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天代裴漼為御史大夫思復性恬澹好玄學安仁簡靜非紀綱之任無幾轉太子賓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餘

子朝宗天寶初為京兆尹智深尚閨房舉進士累遷右拾遺補闕朝宗儀狀魁偉有志氣事親孝謹與兄弟友愛每旦入朝必拜辭母母有命然後就職在官清廉更以藤活其人未幾擢置五管都監計所貯盡一境地征不是飽其意欽特用優約處之遂為定制君子以為難開成二年卒于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有志尚特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稔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陳其奏竟免善思死酷流靜州思復諫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休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而成不可以為相見也況百姓乎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然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莊其廟陛其梁容已偏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止最上第一命有之去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石塔極治之金以為像雖勞別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食於一御房之匹夫皆謂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當建事殷土木或開發塋礎摧峻築基階或塞穴泊通轉探研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堂夏之義慈蟲之義慈蟲蟻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後患不可唯人是營通計五陵率多貧窶朝驅臺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衣食不充疲輸星火逼迫或謀計歷所或鬻資以充悉營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慈蟲而不忍奪其產哉故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瘁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惱蒼生之業榮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當府庫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供養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而不以人察言而妄甚幸甚則大

後其日即等所作仍於長生殿召見宴賜之頃龍太為中書舍人再轉法則都督仍為江南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為禮部作郎非久呂弘益政理者廷佳上疏言吉凶有命不可以事救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京兆之本中宗調禍先天之際陛下博訪群臣多難與王敢憂啓聖者皆以事危

惑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東帛無充於物何如於無用之臣何愧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君卿皂隸流瀾仮行巫咸涉帝胏之地臣聞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故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至重也可謂之至親也然而用第巍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愛也可謂之至重也然而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生成悔轉禍為福何者竭人之力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竭人之家人怨也愛數仁而取二怨於人下使邊鄙之士不盡忠人之效豈得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薨詔諸侯禮葬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哀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皆愛過於厚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更尚因循襲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福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致臣賊子以伺之間隙不可不慎不可不當今諸場危險倉廩空虛猶等安樂之士皆不及肝腦塗地之幸輸不足而方大起寺舍廣造第宅伐木窮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諸古耀今踰垂越制百僚銷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淨慈悲為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一時之月摧山穿池損命也殫府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當今國者曰論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嘗以為非佛意非佛意非佛意

祐之使陽不德風雨合度百人樂业樂五教遂其成腐菜爛魚塹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請款于門白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指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哲之言而恣子女之慾宮殿非擇庇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十萬兩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兩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倉不停年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蓄所忠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貪多盜賊俛帖帖交相倚物容才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當世奪百姓之食以養幾兒割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災異數興公私蕭然五六年間再三過繼享國不永受終十兒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兒笑百姬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降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爲故太山之安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已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已

致矣頃自夏已來霖雨不解穀荒于野麥爛于場入秋已來元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蓋草菜枯黃下人吞聲未知賑恤之事有聞上天垂象日繼于時檢校官充臺盈署伏惟陛下安所觀焉故太山之安可致則百官以理百姓無爲故太山之安可致矣不然臣恐下人死望不救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已可知殷人誅有日而不敢日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安誅於升

後燕欲融兆役於紫宸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寬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移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中累轉左丞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史臣曰大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詔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寡乎李降等六君吐忠讜之言納朝廷之失有犯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賈君有邪有正君之與臣從諫則聖孝降輸忠救人之命

韋氏宗室國之痛平王童謠犯禁聽張子告言實裨時政

劉　昫　等修
閻人金校刻沈桐同校

馬懷素
劉子玄
元行沖
褚无量
徐堅
吳兢
韋述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高居正郡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每抱書於
蘇夜映星雪讀書晝陳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
拜郎中四遷左臺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流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舊臣
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懷素與元忠素則友善貞慎等雖非其黨
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大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
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君以為謀反臣竊恥之則天
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皇

明皇誅越以反狀聚案布泰其於芒寇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
越陛下豈加追責之罪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快聖衷可天
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皇
宮侍郎李迥秀侍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流配知
政事懷素轉禮部員外郎時貴戚慢李傑等充十道黜陟
使懷素獨奏事乎忤當時稱之使還惠考功員外郎時貴戚慢李傑等充十道黜陟
公行恢素無所阿順與舉平允
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一遍以典正昭文館學士懷素
雖居清近而篤學手不釋卷講
論經史商榷古今與左散騎
常侍褚无量同為侍讀每次內門則入乘輿舉以進上居別館以
送則命寫中秘圖書之僅是時秘書者無幾散
落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
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禋祀昊天上帝明堂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盡悉
祖傳洋記鄙而猶記若無綱紀

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
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為
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益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篤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
中有龍鬬傾里閭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
二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
館學士是歲中宗將祈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
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為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
紹將欽緒固爭以為不可先聖格言天子親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
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
欽若稽古事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
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格由袁之典法天地而行教
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經緯邦國備物
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令

郊天助祭則當已著禮典今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
以地配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雖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
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
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
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
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
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
豆邊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薦豆邊注云后進之而不徹
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
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之一文與上相違何以明
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
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褅獻則贊瑤爵亦如
之鄭注云褅獻祭天無褅以此得
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

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褒貶得失之例良史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舊錄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宜多隱惡十卷九牧北魏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式事其名號可得而一乎夫監者蓋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出納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例也

[illegible]同比事勿說正比 [illegible]鉛參書動閱須等茶褒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皆之此也 [illegible]明正科條審定區域僕人思自安[illegible]戒人益之者又無爵秩俾用使平學荀卿孫卿不[illegible]相時往往[illegible]多一言以蔽不可互也凡此不可其流實

[illegible]而時變物興理得矣備編次無闕者哉比者伏見明公安波於梁或云頃將事重勞力用心或云虞庶已參何[illegible]稱以綱維不舉而脩條徒勤理應以次骨之

刑最以賢公之[illegible]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若不度知己歷試辭公冀就閑地時史 八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當慨然已乃委罪史於著作郎吳競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譏呵時事[illegible]推崇氏爲隆於苗裔非苑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接據明白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illegible]代所誤雖爲荒俗所改學者服其該悉約知幾世云若得妥討必以[illegible]

中之服必也鞾而加鉗跣以乘輿非唯不[illegible]道亦自取驚今俗求[illegible]暗析中[illegible]裏無可且長裙廣袖如[illegible]如鳴鳳行組銷鐸奔奔聰騶

[illegible]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旃柴之門[illegible]馬有驚逸人從顛墜輒致屢車之[illegible]右齊侯不收清道之傍往駭相續同以受嗤[illegible]遂甘舊宿多朝簡書請辟賢路惟明公足下衰而許之至忠惜其才[illegible]不許解之[illegible]正直小楚客嫉其正直譖於二十卷備論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illegible]地時史 八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當慨然已乃委罪史於著作郎吳競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譏呵時事[illegible]推崇氏爲隆於苗裔非苑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接據明白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illegible]代所誤雖爲荒俗所改學者服其該悉約知幾世云若得妥討必以[illegible]

[illegible]長者多矣如張儀孫寶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閭立本畫[illegible]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書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南郊之圖義爲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從情敦睦周見親[illegible]根不一表冠漢佩刀抢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籍謂宜從省廢其該悉依其舊儀若得妥討必以[illegible]

不暇給未及悉陳今屬陛下頒從肅曹將臨國學并有衣冠乘馬皆人以知愛之弟六人退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illegible]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晉頻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illegible]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比事[illegible]著衣冠子玄建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衙官已降近乎隋代朝士又偏牛車歷代經史見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息馬援南伐捉鼻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上古衣冠簡質則爲御史所彈又殷[illegible]延之記後魏時[illegible]放效此則專車憲載可據[illegible]朝衣單馬[illegible]被[illegible]從裘履未之[illegible]古灼然之明驗也自[illegible]宗恢[illegible]華隨時宜如陵崗[illegible]淵王公群命則盛服冠冕乘彼輕車其上庶[illegible]衣冠親迎者亦時文服箱先獻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已[illegible]伏見比者婚與出幸法駕百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大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裡表不[illegible]二也未知其二也何名衰衣雖著裳後裙本非[illegible]上所施[illegible]是車

以為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昭為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宰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惜部尚書鄭惟忠等問子玄曰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富殖才少而識多者猶巧匠之有利斧斤隨手斫削而不傷其指才學俱少而識又闇者猶持白粲操刀使其必割者也惟忠等又問子玄曰自古已來作者誰最子玄曰觀古已來文士多矣自幼及長采其人時人以為知言子玄至安州無遊他郡年六十

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殊族系錄為紀非鄭玄注老子經河上公注代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勅河南府求寫史通以進書云

知幾少以文學政事聞與兄知柔知泰俱有重名時人稱為三劉子玄博學多識尤精漢史撰古今正史及雜史偽國霸朝家譜郡國縣道記人物土風等為內篇又錄正經外傳雜說及譜狀為外篇內篇六十卷外篇十卷合為三帙號曰劉氏山水蓋天論不載於世子玄之追贈汲郡太守子玄又贈江部尚書謚曰文元

子玄長於古學善評前載以為左丘明之後能成一家之言其敘事簡而有法辨而不華用晉宋人之筆削為當時之史自古文士罕兼其美而子玄頗有之焉然好發人之陰私以此獲譏於世

子玄長於古學善評前載以為左丘明之後能成一家之言其敘事簡而有法辨而不華用晉宋人之筆削為當時之史自古文士罕兼其美而子玄頗有之焉然好發人之陰私以此獲譏於世

子玄著述甚多自撰譜狀為外篇內篇六十卷外篇十卷合為三帙號曰劉氏山水蓋天論不載於世子玄之追贈汲郡太守子玄又贈江部尚書謚曰文元

子玄長於古學善評前載以為左丘明之後能成一家之言其敘事簡而有法辨而不華用晉宋人之筆削為當時之史自古文士罕兼其美而子玄頗有之焉然好發人之陰私以此獲譏於世

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illegible]
句其難二矣列款以通書[illegible]
親近欲建斯業表帝仗納令其討論[illegible]
書有據其[illegible]
誠乃乞[illegible]
曰此處[illegible]
不典[illegible]
通曰門[illegible]
維規玄敏[illegible]
之晉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齊澣秘書少監王
翊吳兢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録四部書懷泰之
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述好語學秘閣中見常侍
撰姓族系録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録暮則懷
寓録皆畢百氏繁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録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
卷其鴻志元德皆此類也韓右補闕中書令張説專集賢院事引述
名賢學士遷起居舍人説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吉哉崔湜
冬職孫逖王綸常袞之門趙冬曦元冬日第和璧員外郎
六人並詞學經科説同趙華兄弟之初
梓也十八年兼知史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
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在中書令即集賢之同職爰卿為侍中即
述之舅皆相推重語必移點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侍知史事俄而
復兼史職元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
兼充禮儀使其載禮尚書工部侍郎封為城縣侯述在前四十年

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者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
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精意續開勒成國史一
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注有良史之才開元天寶間士
以為無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紐厚長者濟於勢
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鈐束雖
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書魏晉已來至德真跡數
百卷古碑古器樂方格式錢譜畢書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
及嵓山之亂車駕西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糧甚
副始盡述尔陷於賊庭授偽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
州為刺史薛舒所害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廉直
二年直因入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舒逆之際能存國史致聖
朝大典得無遺漏以功補過合蒙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
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門學承慶嗣立搴最明於音
律則萬石為最達於禮儀則叔夏為最史才博識以述為最所撰唐

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録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
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述學業亦亞於述大抵三禮興述對為學士
迭同為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辛丑歲頭
士者聰悟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曹豫張垍及述子弟客
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稱與無依儀
興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歇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秘閣
時與鄧縣韋毋異同法最踐並友善二人相次卒後述申州
卓史仲容從子明逸實於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鄉
宏詞與客永寧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發然以適義偶乖遭禹斯難厄懷素藉
先輩好古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逢師資之禮倘若之榮可謂
除會矣劉餘等五公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縈然蓋
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彫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楛筆官不過俗
史記不書才非過作然蓋此道非通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舊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二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難文士措翰點綴而已文學之書胡寧此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　沈祖禹校刊

郭虔瓘　郭知運
王君㚟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涇州烏氏人。本以鄉兵隸涼州赤水軍，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默矩來侵，圍北庭。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既至失可汗，餘相率於城下乞降，請以羊馬贖。虔瓘不許，令其出戰，又擊破之。默矩及闕俄特勒同領兵以向俄之死，虔瓘又擊破之。功拜左羽林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又下制書獎勵，賞行功將士，帛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撫恤將士，甚得其心。

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攝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宜戒將軍守右驍衛大將軍

五百餘級與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說爲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是
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馬子英父英
傑官至左衛許軍開元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玉擊奚及神武
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也兵
於捺鉢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引突厥之兵不利知義守忠等竟下便道急擊
其下精銳六千餘人仍與戰賊以羸餒之狀誘我之兵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
或北或東伏兵突起之兵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
不利知義守忠等竟下便道急擊

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悉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暨
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叛據孤城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
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夜視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
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
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
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
以王珪爲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灌田至
是桑樹盡爲蟲所食地少林木數爲修葺守珪設幣祈福經宿而
蟲代而盡開元君奠爲河西節度使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客清勤不
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出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
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高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
大僕卿中監軍使如故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爲朔方行軍
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
與希逸情款甚洽及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仍知門下事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
曰牛仙客不才監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視其事適之遽奏
之上大怒廷詰之子諒對曰仙客爲河西節度使引突厥
將殺悔以數會突升別帥李過折衝與可突干盟歃以降守珪因出師大破
斬爲東可突于等首于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
大赦宣慰將士傳屈刺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三年
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統其衆守珪以爲可突于餘黨所殺二十三年
春守珪誣奏都獄擊會籍田畢應御史大夫張
以窠奚之廷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
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
立碑以紀功實二十六年守珪傳
命遣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於黃水之北將踐其禾
稼知義初猶固辭貞固又辭詔命以羽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
逢賊初勝後敗守珪固貞固敗狀而
牛仙客往按之守珪厚賂仙客仙客不
傳在其門下遂通賄遺仙客入奏稱
陽秋尚書右丞卒及兵部侍郎

高仙芝　封常清

劉昫　宋祁　等修
翼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高仙芝高麗人也父舍利以將軍隨哥舒翰鎮西仙芝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累遷左羽林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來代仁琬仙芝為其所留後仁琬不平嘉運之為也嘉運入朝仁琬遣仙芝以馬步萬人劫行營節度使田仁琬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蓄怒計之以步軍晝有私馬自特勒仙芝以馬步萬人劫行營節度使田仁琬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蓄怒計之以步軍晝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疎勒又二十餘日至揭師城又二十餘日至特

勒高仙芝率眾討葛邏祿乃分為二軍使蕭嵩統三千騎趨叱利俟斤北谷入使裨將李承訓率步騎自大山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北帶河命所擒兵馬人畜二下有麥數十水深不可渡仙芝以三軍使蕭嵩統三千騎趨叱利俟斤北谷入使裨將李承訓率步騎自大山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北帶河命所擒兵馬人畜二日乾眼早集河次水深數丈狂既至人不暇秣馬不暴仙芝以為狂既至人不暇秣馬不暴

仙芝去奴体帶刀兒[illegible]宮盤[illegible]之曰前者捷書[illegible]
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illegible]人封常清也
等揖仙芝令常清進坐[illegible]如[illegible]
疊州地下戍主使以爲判官與以軍功授[illegible]果毅折衝天寶六年
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詧爲[illegible]
[illegible]爲至所錄事參軍[illegible]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illegible]加朝散大夫[illegible]
知四鎮[illegible]屯田[illegible]仗支度管內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illegible]西
後事常清入[illegible]知留後時仙芝[illegible]已爲副將[illegible]
[illegible]從[illegible]在[illegible]仙芝[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諸將皆引[illegible]後[illegible]見常清[illegible]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
常清以不死者不忠乃[illegible]家將[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常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祿賊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銑刑陳其尸於路上仙芝歸至陝令誠索陌刀千百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思命仙芝處下逐至常清所刑處仙芝曰我不辭然以我負孤兵狼及踢物等則誅我也謂令誠曰上足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致仗外素衣仙芝之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欲得張宇瑜進攻不仰曰而拔之時我官俄又代我為節度使令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不美乎令誠曰諾仙芝曰君為我語諸兒郎我死之後無令賊得我屍骸以為戮辱令誠曰諾仙芝乃引頸就刑時年四十八哥舒翰之破吐蕃於青海上也以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為兄弟其冬祿山思順並來朝上使門作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宅安置翰每見思順輒流涕思順亦為之感咽祿山以思順之故每見翰常先拜翰固以為辭曰我父是胡也安敢亂其尊卑思順之放也往往如此翰每為祿山所侮祿山嘗謂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仁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翰亦以為誠其胡也天假寶手殲之高力士嘗謂翰曰祿山以貴寵如此恐非國家之福翰曰祿山雖恩養過厚然素畏法令必不敢為非翰之言蓋以防其萌漸也

然終懷憤惋節制河西初翰之為隴右節度使三軍王忠嗣後為節度使王忠嗣為漢將素有威名吐蕃每至麥熟時部落悉發精銳來寇邊境忠嗣以為大患十載春忠嗣入奏留朔方兵及奚兵與高仙芝石堡城下吐蕃悉銳而來忠嗣分兵為左右翼擊之三軍皆見忠嗣為吐蕃所誘欲棄而走忠嗣遣人謂曰汝但前我自有處分軍中皆恃忠嗣之勇決以為後無憂乃力戰而前吐蕃大潰追北數十里殺傷甚眾自是

分統禹又奏召募一萬人赴於禹上令其服心杜乾運子之翰厚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權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紊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鬬志先是翰數奏林山胡柳河朔而不得人心請討重以箠之可不傷兵擒叛虜矣乾運於是始悔之乃命思禮承光率兵萬人屯於潼關以拒官軍又命田良丘守陝郡以扼其後思禮等既至潼關與賊將崔乾祐相持乾祐以步卒五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率舟中流以觀之思禮等既至潼關與賊將崔乾祐相持乾祐以步卒五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率舟中流以觀之

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從火焚之煙焰亘天翰士卒掩面鬬目不得開因為亂徒所乘土師白孝德等率蕃漢數千人自北原出其後官軍大潰翰與麾下百餘騎望風先遁乾祐兵少輕之遂促騎追躡翰與麾下百餘騎望風先遁乾祐兵少輕之遂促騎追躡士卒爭路擠溺無復隊伍纔數千人而已翰既敗亡虔劉圻甸燔蕩閭井不存一二軍既敗翰與數白騎馳而西歸為火拔歸仁所阻降於賊柏山谷之口如何翰帥俘伏辯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為擬亂主今大下未平李光弼在上門來填在河南曾昊在南陽但當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偽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皆喜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待殺之翰之宇童閹也土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尸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人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檢之以獻其年二月思順及弟大僕卿元貞並坐誅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冤之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雖欲誅國忠則謀危社稷于時承平日久金革遄沖君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充冗食失律喪師哥舒翰殘孩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

宇文融　韋堅　王鉷　楊慎矜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固公弘之玄孫也祖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宇文述宗族以私事託於[illegible]節[illegible]大夫忙陽縣[illegible]二百匹仍奏之曰朕所以[illegible]左右僕[illegible]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illegible]書平章事[illegible]石孝父崤衆州長史[illegible]九[illegible]紫誥[illegible]中坐[illegible]父事配充[illegible]後[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陳使[illegible]奏[illegible]戶[illegible]逃亡[illegible]戶[illegible]玄宗納其[illegible]日今[illegible]先使[illegible]戶[illegible]戶[illegible]戶

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仁人肤閑清之間化資殷通之術免艱平故置此漕以通漕而前代之利一朝而成幷允叶於人心可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竇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貢以幽切之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官堅轉其事知檢校始末一無所忘分仍委堅監其終使役日多並為怨咎年未七旬堅功畢告已過期限步深入能先至永寧制拜宜陽令又能先至永寧制拜宜陽令又能先至永寧制拜宜陽令又

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間又誘而陷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舉鉷賊用肯畧鉷兵其毋慎矜性疎快素昵於鉷守話識書於鉷又與暱倍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鉷於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陰家子孫心規危便恒望故奮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刑部門禁隘之大理卿李適遠少卿楊璟侍御史盧鉷訊鞫之又令温於汝州刺史敬忠使赴所先令盧鉷收大府少鉷復令於會昌門禁扣之慎矜不肯承款百方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把手力士足以太倉共器盛之頭不出水長扶數尺腰細於頭頭不出者又使長扶數尺腰細於頭上作一關而盛於器中出而納之第以示慎矜曰他日不見令乃來是命也至歲水暴漲十餘里使與能之若至温房即不肯陳不可得矣去温房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杜下具吐之比見慎矜受拷其小妻鞏珠固乃在豎櫃慎矜慎矜名士豈得以妻子比見慎矜受拷其小妻鞏珠固乃在豎櫃杖配流遠郡慎矜外場加禁舍人於京城東市杖一百鮮于晉花溪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賓都安宜太府少卿張琬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亦死於湯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收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共張垣萬民承曜解干晉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前眞卿送初至東京毀中侍御史在寅引慎矜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初不之慎矜見慎矜於朏曰貴賤有品秩高下其條物因有等差唐法入於周隋妃嬪宮位有數甲打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每歲進錢實有作萬貫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玄宗以爲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校內作事兼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兵部侍郎既使及苑內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於金皇洞離仙人見老人云支度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陳希烈群牧都副使知院事又兼判太常卿事又宅中作一汪長生又視玄宗令鉷入山到水而得之四後又敕修事又宅中作一汪長生又視

上尊號加鉄銀青光行次大夫都知總監及教坊使九載五月兼京
兆尹使並如故鉄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宅舍使院文案狂積書
吏求押一行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絶於門觀音公林甫私第
之林甫子岫為子作婚奉出中鉄七車助副少卿花園絹供奉五
百匹岫常正之萬年尉李萬宅與百姓爭地以狀訴萬宅富豪長安
縣各偏珍饌常有備設以候尉之所過又於宅側自有造飯之所
帝戸部郎中韋陟尚太平公主女兄王孫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
遷其家會堂外牓門產兄王孫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
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少卿鄂琦子綽監十一載四月綽與故
陌密呆年綽潜構在京引在南武軍萬騎刻政十一月殺副武將軍
因燒宮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陳希烈

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鉄上於王案前面賜鉄銭許其專
綽善秦鉄因錯與之交故至是意猶在綽奏令收劾密召之日晏始
今拘賊官捕之萬年尉李先長安尉賈季隣等拘之達曙於化度
寺門李隣為鉄所引用為赤刺綽謂之曰我與郎綽故宜綽今反殺
事急妻相引詰足下勿受其言鉄先等至綽門綽等十餘人持弓刀
突出梁先等逐與格戰季隣以鉾謂鉄謂之曰我等何與之
有梁子鉄與國忠共計逐綽綽下人曰勿損大夫丁人國忠勉而
節度使宿衛身官以白國忠國忠十既有賜不可戰須史驅騎大將軍內
作高力士領飛龍小兒四百人討之綽為亂兵所斬擒其黨吾
射人朱瑤等以獻國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鉄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
迫遽盛器滿則覆於盤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韓
光復居位任因融為之此亦有所之一毛也玄宗以聖哲之姿處高
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志哉鉄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林甫　楊慎矜子寬礎
張暐
王毛仲等
王琚

李林甫宗室子性機深初以門蔭調千牛備身開元初累遷太子中允時原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絜白其父曰郎官清貴非有素行才望高者新故皆
是郎官職數日除命非奴林甫小字哥逮于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
受賄後宮一子壽王瑁王以母寵特見寵異太子瑛奈疎薄林甫
[illegible]
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雖推之太卻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
[illegible]
長在官中受陛下恩顧今陛下棄万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菩怒問忠欲
不敢奉詔玄宗不悅林甫惆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
何須某及於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訐玄宗加實封九
齡又奏曰邊將握兵權則邊將重實帑藏下陛下豈可也玄宗曰卿實
[illegible]
上[illegible]次行實封之命兼爲尚書九齡執奏以初宿變已
因事抵罪前九齡相日坐十[illegible]侯原行望安相事有未公臣合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人宣賜道路相望與裴相李適之雖同宗姻而適之輕浮常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因是上恩益疎以至罷免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常曲事林甫適之既罷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權衡天下威權並歸於己每有本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言以周思寵上在位多載傾危悟已每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故杜絕其言路大臣稍稍引進輒排擯無遺力故朝士行守遷轉但由林甫之意而已由是公卿百僚皆重足而立莫敢正

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巴蜀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門客不悅者爲之證詔牽林甫宮廢爲庶人幽囚諸子并誅於籍長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百處公卿恪令衙門長官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朋黨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冤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宰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國忠孤貧無行爲宗黨所鄙乃發憤從仕事蜀帥以求人知會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支計度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雲南宓既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歷清貫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持撫陰事以傾之作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情寵敢言按之爲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納錢之不待敕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街衢肆言高聲自稱宰相門下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薛例職業度支郎中不暮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貴妃姊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銛拜鴻臚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寮觀左藏庫甚壯嘆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判支吏部三銓事務鞫獄深文選人受財枉法於私家上書吳到持簿記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舉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閱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

人謂之內宰相無右比者又贈其父襲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
彼正路旌則宗論說縱橫之士可與優庇不可使志天下已定乃肆
求純儒經術之士玄宗乃肆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循天下採
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為開元又以宮名與年號同改侍郎二年
二月還京及京兆尹缺以楊州刺史前封歷衛郡濟北汴滑六州刺
史又徙其封二十年起復右庶子兼檢校楊州刺史又
改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廣平郡公後又為廣平郡二太守性豪侈皆
以河南地望數里不得乘車在外每書臥尺題來往有詔旨召之
王縉與弟首年並登制科又在有詔旨召之
右拾遺數上書論事皆稱旨使令檢校除之五載正月璟與兵部侍郎
其罪璟坐貶睦州別駕尋又貶璟為人奏頭以錢五萬貫之景龍三年冬玄宗
之希旨奏言睦州刺史不能死及者棄至途自縊而卒死非
其罪人用法之大貴元年增大子少保
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為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鎮潞州別駕又
見令宜徒隨王府捷書騎射為人奏頭以錢五萬貫之景龍三年冬玄宗
遷長安以一人扶弓矢為諸初太宗自觀中置官戶番日中少年驍
勇者百人在北門以備非常號為百騎及即位益簡銳士更名曰
文武百騎分左右隸於羽林每畋獵則為前驅又令百騎分左右隸於羽林每畋
和謂之萬騎以備非常號為百騎及即位益簡銳士更名曰
飲食所以此盡誠心而已玄宗嘗作之甚適玄宗甚悅其敏
慶及中年六月中旬雷令盡埋鳥鵲鳥為刑政所忌雷以玄宗益喜於色
玄宗相源乾曜張嘉貞同三司自玄宗在藩邸加左右丞相
七七三年後以右丞相張說及兵部侍郎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
二十四年安祿山入朝玄宗宴之勤政樓以其少壯

入乙夜佩觿集至玄宗因與公卿
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張而行於行
雅尤視之又召鍾紹京領揚臨下以
安樂公主等宮亂紹京與兵部侍郎
紹京謝不知政事及明皇引兵入
為中郎將在殿前與城結
社時時俱出入
仲及日南主不又
廣平及玄宗即位
左羽林將軍四門
從玄宗討韋氏功
行在人士多歸
御史中丞
行在人士多歸
御史中丞
侍郎
侍郎
侍郎

用大都督毛仲益驕貴來爲兵部尚書玄宗不悅毛仲快快見於詞色又偏愛于要毛仲女宜德曆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交通往來中官等妬其寵每伺其過失毛仲視之蔑如也如畢品首小忤意則性辱如已之僮僕力士亦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事多專玄宗借之中官稍之疏忌甚已而玄宗謂力士曰毛仲一心不忘之必起大事後毛仲出使於外源雲鶴上時陳其罪狀乃貶毛仲爲昭州三司兼收中書門下公內外門悉令掛牧捕連及數百人皆決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批其奏曰朕與卿

諸德太子琮
皇太子亨
庶人瑾鄂王
庶人琚光王
庶人瑛
棣王琰
靖恭太子琬
寧王珣
盛王琦
信王瑤
陳王珪
豐王珙
涼王璬

惠莊太子撝
懷哀王敏
壽王瑁
濟王環
義王玭
豐王珙
涼王璬

玄宗三十子元獻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太子琮
琮德妃生棣王琰鄂王瑤光王琚盛王琦
琚侯王珍追冊贈太子琮錢妃生鄂王瑤
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后生惠莊太子撝
琦高安人生莊王玢恒安人生
濟王環虞美人生信王瑤開府人生
人生豐王珙郭才人生豆王璬武賢儀生涼王璬徐
璬

庶人瑛
清葵太子琬
夏悼王一

本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真景雲元年九月封許王開元
大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四年正月遥領安州大都督仍充安撫
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三年改封慶王四年正月遥領涼
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
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載改封為薛王其年正月
制以太子瑛等並加級改賜中書令薛高親迎
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作識有慶雲升儲之後其父元暉兄常奴授為京
兆府功曹參軍玄宗在潞州時元暉時邪王璡母皇
后忌之利皆全大后及武惠妃寵幸
用德像元王琚杜烈士人皆玄宗
內毋加害焉及惠妃承恩邪王之
母卞國夫人皆王琚之子喜王琚領

庶人瑾

庶人瑛

冊為奉天皇帝妃竇氏高祖神堯皇后佛禮改葬於華清宮北齊陵以
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為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大子瑛得罪廢
令珩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珩薨以瑛子俶為嗣慶王除秘書監同
王員

靖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
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二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十年正月加元
服大赦改名瑛二十年玄宗令太子監國子學行釋奠禮仍幼右散騎常侍褚
无量升講筵侍講學士文武百官第一等並加級改賜中書令高親迎
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作識有慶雲升儲之後其父元暉兄常奴授為京
兆府功曹參軍玄宗在潞州時元暉時邪王璡母皇
后忌之利皆全大后及武惠妃寵幸
用德像元王琚杜烈士人皆玄宗
內毋加害焉及惠妃承恩邪王之
母卞國夫人皆王琚之子喜王琚領

庶人瑾

庶人瑛

冤非者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二王等自謂母兵失勢皆有怨望惠
妃女盛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舉進士
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
玄宗惑其言裹怒決於宰相意將廢
鴻半評二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宮
陛下宮闈之內不合有此事何以一日之間忽乘三
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
子南生愛死國乃大亂寒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
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言有賢子
文帝取韓娥之言恐太子容貴后之譖以至喪亡陛
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
然事日疏其乍驚幸西苑以李林
旨託宿於中書人楊洄王鉷之
人構於上前上以太

宗朝以帝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邑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皇嗣封爲相王食邑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帝兄弟五人並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璟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十五人德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適開元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瑊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德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遹開元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琅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德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迥開元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琅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德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通開元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琅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德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遵開元十三年七月封爲豐王

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督仍領河西隴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大宇豐景山爲之副兼武成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卒纔至城西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卒纔至城西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顒顒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家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叱順珙臣恐逆節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俄奉安

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璵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澄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少子后前後寵年大宗憐之不令出閤左右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閤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閤中宗時以蕃王重福失火出潁王璬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武三思武延秀事敗重俊又殺唯梁侯等十四王居院而府藏別子幼則居內乘輿乃於安福門東作院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焉十王宅今在興慶坊北儀鄰崇仁之間十王同處也恩禮甚厚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諸王書法玄宗即位又引諸王同處興慶宮東南樓下宴樂盡歡其後成器薛王又北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王薨宅又收併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約妃嫁女亦得豐贍縱大宴賓客度越

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人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車簾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約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秦與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大曆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儀王巳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韓延敬潘伯義陳百凉十一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靖之子天寶中封爲王者一人仍遷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沐哀王瑛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封爲沐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瑛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殁有由然矣瑛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指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謀而乃發兵江上規爲己利不義不貳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叠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蕃屏以崇本根饒勝瑛廢固移至尊盜殲琬卒情垂萬民日禍豐珙自災永璘借乎二凶不如仁人

劉昫等修
開人全校刻元相同校

韋見素 崔渙 子縱 崔圓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人年十八父溫開元中太原尹見素隨侍官舍龍朔初補太子親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曹丁父憂服闋起為大理寺承奉敕判決歲滿入為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二倉郎中遷陳倉太守天寶五年玄宗將封泰山路出京兆見素迎謁於道路稱疾不見乃發弟流又曰陛下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給事中敬昭行郎中銀青光祿大夫兒孝仁怨長者辱不忤物及安祿山載寄史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崔渙兵部侍郎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與進累年鈐敘乃奏充入上禪之明日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自便自是醞一日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魏國公與王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阻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壽命見素與宰臣房琯崔渙御史大夫裴冕冊奉使冊命便行冊禮事畢以見素為中書令太寶華宗室等皆兄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明於中書令太寶華宗室等皆兄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明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諭來便屬艱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為相見素既為忠國引用心德之時林山與國忠并寵兩相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習容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指玉言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宗幸蜀出延秋門便屬從之成陽見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家李輔國矯以寧部尚書攸仕苗晉卿代為左相初肅宗在風翔聚亂之後政事以寧部尚書攸仕苗晉卿代為左相初肅宗在風翔聚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萬籍燈盛南曹選人文符悉偽署上以兇醜未滅日尽招攜撫訓生擾一無檢括見素曰臣與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安危之際不從自謂不多苦擾無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

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遺於朝由是行皃素之言及房琯以敗
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
遣皃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皃素入蜀奉迎大上
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皃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
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
元年十二月卒贈司空謚曰忠貞喪事官給子個諸益皆
個當官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祕書丞個子頌益子頴
宇個仁生皆而派喜好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
俗之書喜於考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
萬年尉御史綳閻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
兼侍御史在東都以李約李正辭太中稗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垍
李吉甫多與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薄其門以是稱有
望及李訓鄭注用事柄而覬附麗之跡尤著頗爲時人所藏
飛錢充太守江東採訪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
正月終大理卿再遷史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

論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加銀
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卒贈太子太師
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
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畫省除藍田令
人爲之立碑頌德轉涼兆府司錄累遷金部
史弄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肥遯
名利昭國忠深自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
館宇有客及乘輿至殷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嘆賞之即日
陳牛羊數百頭酒數百斛命犒軍士及次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留後
命與府寮皆見素並赴頭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遊愛碑于蜀以
龍之從幸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
知政事給其俸懷光兵士久戍河外及次河中將還縱之貨幣先
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者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在扈子充
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不可來朝上因他人不知縱吾
右副元帥隴西郡王臣李光弼奉起爲濟王傳參光弼用爲

可保其心不數日繼巨拜御史大夫堂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訟儀制皆付之僚吏貞元六年組相南郊為大禮使屬兵罕之後駐入尚少級裁定文物倫而中禮無何滿年丞源寂為京兆尹李泌所抑捽至死泌劾奏不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兼掌制誥改禮部尚書東都留守鄭部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為理簡易先是成邊之帥由洛陽者儲飄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微於人今主家相係俾自京發叙以絕貪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門中禮門下平章事李轉部中潰潰不安得罷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性悍妒子侯頗敬順不懈蔣以為難

紇以母事之鄭氏性悍妒子侯頗敬順不懈蔣以為難

杜鴻漸故相選之族子祖慎行登朋長史父鶚舉官至王友鴻漸敬

陪好學舉進士餘年未調吏部侯選大理司直調為韶後支

度副使兼宗北軍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

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閑內鹽池判官李涵未曰今胡騎亂

常二京陷沒七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

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何曰之間西收河隴迴

紇方雄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宗社稷

之恥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

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賫北

平涼肅宗大悅鴻漸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頭迎謁因勞諸使

及兵士進言曰朝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

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為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

殿下整理甲戎安驅一舉則迴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鳳翔鴻

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乃從焉斬素貧帝

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摭舊儀綴緝其事城南設壇壝先

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曰聖皇在遠冠迎未平宜能增損可共參

為虛飾制史各隨所安事頗入觀仍表西川兵馬鞏後大歷二

年品以評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還京師仍幸阡同

入覲代宗嘉之後知政事轉門下侍郎山南東道節度使

工約為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疾

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謚曰文宗輟朝

三日賜物五百匹起粟五百石葬於長興里館

宇華麗賓客宴集鴻漸悠然自得曰當須退種田安能把化酒與朝士

多為和之及休致後頗令脩制頗暖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

為封樹經流物咸哂之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顯玄宗智作紙疑見素知國危凜凜直言極

諫而君不從祠亡犯鋒而人不答且生入死蓋始令終者鮮矣時論

以見素敢容於國忠無言匡大政且國忠終取容若稱貽已成政柄久秦見素

入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譬才辯顯

馮盎　劉　昫　等修
　　宋　祁　歐陽人詮校刻況　阿史那社爾子　仲祖　孫　尼步子　史門
　　契苾何力　畢國常之
　　李多祚
　　白孝德
　　李嗣業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祖父代爲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畧隋開皇中寖
求歸今仁等初潮戍乎五州往益純生京請討之文帝敕左僕射
楊素率舟師出南康踰嶺南下江領兵擊之良德人大仍降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
二州賊帥高法澄虎賁數等皆授林士弘節度教宣隋官吏盎率兵
來破之冤流寶徵凡十餘州皆詣軍門請降盎於新州自爲渠帥盎趨往擊之
兵交盎却號令士卒曰隋室喪亂我各賊多奔文皇祖而拜其徒遂

高祖賓使相見宣旨慰諭盎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人
唐雖應運而興教未庶越一隅未有所定公赴平五嶺二十餘州
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尚越王之號盎曰吾居高越千載五代
本州牧但恨我一門子女五弟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然
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
四年盎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爲羅州仍授
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
刺史智戴東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國公貞觀十年盎來朝太宗賜
盎摩伽羅寶帶引奏部落三萬爲諸軍先鋒時有
敢萬七千人戰要不可攻遣盎持節慰諭可即勝負
發七次斬甲七人賊走入險絕太宗令智戴還
之自後賓陽不可勝數餘人亦居地方二千里勤於
薄領詰奸奴狀具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特

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統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歛諸首領或勸其不能富貴杜爾曰部落既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陀遣統骨啜攻破欲谷設杜爾擊之復破延陀所敗內貴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伯依克汗河後遇頭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莫利郡咄陸可汗兄弟內爭國杜爾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中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頭利始可汗杜爾部兵強得衆馬不事延陀而延陀攻破我國者近而我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小無恨其民人城郭不從我命安危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若大合不捷死無面目見我子孫必為諸部落笑遣使問杜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北人引兵長因立同娥設為莫賀咄可汗杜爾部兵亦大潰自餘人衆與內附者萬餘人又各庭漸還往安西而欲安集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承旨學士臣宋　祁　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弼　王思禮

僕固懷恩　辛雲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左武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討默啜公以驍果聞光弼幼善騎射能世其家在襁褓中父夏終喪不入妄笑大曾祖延寧左衛大將軍祖乞乙都督兵馬使贈左金吾大將軍光弼少徙洛州人多知名十八載充節度副使討契丹之蔚州刺史兼防禦使兵出恩信之莽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遂上稱

光弼謂之未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慶示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見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擊之頃中使至於衆御史中丞袁其狀問衆所在光弼曰與有罪擊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作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惶遽而還之而衆已下斬之成軍一軍令其親愛訖之二年既而史思明安慶緒安祿山等四偽郎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悉召諸將謂曰此賊精兵盛起朔方麾下皆鳥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慶緒祿山等本皆庸奴不足畏也而思明尤狡多計慶緒昏懦祿山病目以兵付嚴莊莊妒而忍殺之今聞慶緒殺莊而代莊子俊尤不協部將士聞之皆懼我欲修城以自固作長久之計數千里軍至人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令諸將有罷歸欲自固其衆光弼以為用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撤備之賊城外鼓譟皆光弼令也賊不測其實以為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懼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懼大汗州閻恩明忽乘昏至光弼謂大夫能守此城突圍我必出兵來救以其半擊賊賊因潰光弼乘東門出兵與明至子叔翼與戰不利遂與衆共

梁浦劉從諫李寶臣田承嗣等攻之月餘我師屢出城遊擊賊賊退三日決軍事舉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兼侍中兼河東節度使封郇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右之與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大人皆于所謂之師制從之朝獎委舊舊動宜副出車之命仍授分陝之命大厂兵馬元帥兼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入月兼統大都督府長史可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鉞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收有日矣史思明范陽次故屢組精銳少將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軍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吐火羅葛邏祿等皆同河南尹蘇衆南合襄陽不滿萬人思明安慶緒即偽位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汾陽郡王食實封二千戶以泉部安之尤愛兵馬使張用濟承千餘之寬簡光弼之令與諸將有異議欲宜用其衆光弼以為用濟寡謀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大汗州閻恩明忽乘昏至光弼謂大夫能守此城突圍我必出兵來救以其半擊賊賊因潰光弼乘東門出兵與明至子叔翼與戰不利遂與衆共

梁浦劉從諫李寶臣田承嗣等攻之月餘我師屢出城遊擊賊賊退三日決軍事舉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兼侍中兼河東節度使封郇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右之與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大人皆于所謂之師制從之朝獎委舊舊動宜副出車之命仍授分陝之命大厂兵馬元帥兼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入月兼統大都督府長史可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鉞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收有日矣史思明范陽次故屢組精銳少將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軍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吐火羅葛邏祿等皆同河南尹蘇衆南合襄陽不滿萬人思明安慶緒即偽位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汾陽郡王食實封二千戶以泉部安之尤愛兵馬使張用濟承千餘之寬簡光弼之令與諸將有異議欲宜用其衆光弼以為用濟寡謀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大汗州閻恩明忽乘昏至光弼謂大夫能守此城突圍我必出兵來救以其半擊賊賊因潰光弼乘東門出兵與明至子叔翼與戰不利遂與衆共

梁浦劉從諫李寶臣田承嗣等攻之月餘我師屢出城遊擊賊賊退三日決軍事舉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兼侍中兼河東節度使封郇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右之與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大人皆于所謂之師制從之朝獎委舊舊動宜副出車之命仍授分陝之命大厂兵馬元帥兼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入月兼統大都督府長史可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鉞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收有日矣史思明范陽次故屢組精銳少將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軍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吐火羅葛邏祿等皆同河南尹蘇衆南合襄陽不滿萬人思明安慶緒即偽位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汾陽郡王食實封二千戶以泉部安之尤愛兵馬使張用濟承千餘之寬簡光弼之令與諸將有異議欲宜用其衆光弼以為用濟寡謀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光弼即斬於轅門諸將大汗州閻恩明忽乘昏至光弼謂大夫能守此城突圍我必出兵來救以其半擊賊賊因潰光弼乘東門出兵與明至子叔翼與戰不利遂與衆共

賊憚光強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內不敢犯宮納於河陽南築月城掘壕以拒光湖十月賊攻城於中滑城西大破走斬五千餘人軍資乘輿前千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

悉還之元禮伏精銳開門出戰一溫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難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急其後而攻之光湖望見收軍大驚使人喚元禮欲令元禮引軍令元禮曰戰正危急何物良久令車中敕諫出稱門徒傳齊進賊大潰周望後擊車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湖遙李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器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曰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眾而劉祀戍曰西北角遠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騎卑五百翼之光湖與之三白又問何處最眾曰東南賊即命論惟氏以所部二千騎之對曰蕃羌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湖又出謂玉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旗緩任爾觀望使馬滿二十匹分給且令之曰爾等宜各旗建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拾玉等馬乱城有一人將校檢刺城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湖召不肯歸賞校檢者絹五百匹須臾郝玉奔歸光湖望之驚曰郝王溫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

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
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為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狀吐
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知之薛以久行勑不
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
宣慰光弼卒在河中密詔子儀與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
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元振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淵北
節度使上思之益厚元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薛申號令諸將
不敢仰視及怀朝恩之寵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田惠取成
皋之衙將破賊思德鎮兵先入景福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
贈司徒并州為書官國公食實三百戶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
同安慶緒於相州思德領關內及將軍僕固懷恩李光弼王思禮
等滿唯思禮與李光弼同軍指令及元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
尹北京留守兼行營步二萬馬軍八千大
計知於用兵然立法嚴整七年不敢犯時議稱之
初操并州人也文史見稱大寶中自大理評事至臨察御史至德
初擢并州長史兼扬州長史淮南節度為政簡肅聞於朝廷居
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扬州
大掠居人資產擄婦女發掘墓冢以求金寶商旅死者數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永太原尹北京留守于思禮連
謀實其外又別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驚思禮思禮以管叛
代之委任在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啟殆盡所存陳粟纔在上
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俊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
隱沒者衆憚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請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
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爭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千其成死衆
成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
山統眾大所不復檢其罪遣使諭之翰曰此乃部反何

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可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
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強禦毋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累建軍功
官至北京都留守知兵馬使代劉史都留守所殺贈工部尚書
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頗性沉毅部下有
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特加物等入
漢界必須很食乃入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頗畏雲京不敢擾也
數年間太和大理會昌之際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太原管內八月宋仁惠代雲京爲之未至而卒
白孝德從雲京於太原孝德善撫士卒雲京深委仗之雲京卒
軍亂推孝德爲帥孝德不受徐州之變不能死節
論曰忠臣從君於難見上言及雲京決然又之十一月
命使冊贈太尉使祭者凡七十餘輿
史臣曰凡爲將者以忠義爲首如光弼子儀開元未爲名將安令與楊國忠以
降徒相得累遷至左僕射兼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與光
雄才出將軍旅之役盡然以奇出兵以少敗衆將令比古知事
彼四士者或有新從邙山之敗關外之權不享徐州之留君命之
人伺隙失律之尤豈免亟刑之義或許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關外
之事君則之人得不臨諸思禮去令服教諸侯禮盡節制之者內不
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虎名伏錢陽州至亟人而切掠士族分未
幷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爲賊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當喜懲起
靜亂安邊功著軍中配加身後不加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部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崔光遠　房琯子孺復　劉晌　等修
張鎬　南霽雲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畢耀　從子式

崔光遠博州人也天寶中爲魏縣尉安置在州官吏多稱禮敬嗣獨以親賢
待之供給豐甲宗深德之及登位有詔長安令與京兆府同姓名
者並改名光遠御筆超升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繫訪敬嗣已卒
乃遣中使令高安求其子注官注不堪職任固授洛州司功
又改五品光遠即注之子也肅元未爲蜀州刺史令與楊國忠以
餘黨路白黑分明少尉仕劣縣開元未爲蜀州刺史令與楊國忠以
降徒相得累遷至左僕射兼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與光
遠爲長安令十四載兼兆少尹其年五載五月使
[illegible]
知十餘日淮陽火宇文融子弟蜀郡先遠等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
山南東道採訪使始到襄陽節制之者內不得神威懾而憂死府縣官
吏倫其逋慢水深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者捶以先遠
之令倫其徵四百貫先遠以爲賊且將之不報神山先遠閉府門斬爲盜典
而出召問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
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起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
逢達奚武上喜之握拜御史大夫無京兆尹仍使先遠於渭北召集
人更之歸順者當有賊對掠置陽縣界於德幸中推牛醴酒連夜酣飲
去先遠當四十巴先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

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挾矢分命驟突持陌刀呼而斬之殺傷
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
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東畿採訪討會招召官吏嚴肅使推
光遠鉏姦成國致命前茅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鄫國公食實封三
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爲江
淮都統節度使十二月代嚴武爲劍南節度使
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江淮之兵代河陽之及代
時之雄瑱紀弘均張垍兄弟與輩友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遽歸不進瑱獨駐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玄
宗大說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
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
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
言時事詞情慷慨前宗爲之改容時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裏捌招討仍
光等引參謀下評斬之瑱從容救諫肅宗以瑱素有重

名頗直行之瑱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已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
瑱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肅宗爲之改容時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裏捌招討仍
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海潭兩關兵馬節
度等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瑱請自選衆佐仍以御史中丞郭
英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
賈至左司郎中嗣少遊爲判官給事中承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
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瑱分爲三軍步騎相間鼓行而進賊將安守忠
將中軍自武功入李歸北軍自奉天入瑱自將中軍每前鋒十
月與子師次便橋平五三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
敗績時瑱司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
塵鼓噪牛皆震駭四維翕然從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
人存者數千而已於外瑱又率南軍即戰復敗若文劉也亟降於賊
瑱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並宥之瑱好賓客喜談論門兵素非所長
而天子採其虛聲使領賈幼瑱既自無前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

於敗琯之出師我務一委於李揆劉秩秩等亦備家予夫宰臣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進軍喪落河雖多望氣雲我劉秩等及鼓鼙對壘琯欲特重人伺之為中使形延恩宰督戰募貴失機速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命自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留振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滿南節度使中謝崇謂之曰朕處分房琯與卿王大夫何為攝也進明對曰琯與臣有隙上以為然進明曰臣知晉朝何以至亂上問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輩委罔寡實性情浮薄故至於亂今門下方與得杜稷留委罔寡實性情浮薄故至於亂今門下方與得房以宰臣之重琯終不自安必有異志上以為然進明曰琯於朝廷素有人望若陛下不早為之所恐為國家之患

已過三十必爲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厩於揚州少遊都抑奉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刼佶令迴孺復故官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儉先貶官故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生飲保母遶床數日妻男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好忠義其踣累非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好文學孺復坐貶虔州刺史在虔州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還廣州刺史改容州刺史在容與崔氏復合崔從之又改容州刺史在容經累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詩合品從之歲餘又奏與崔氏北歸其爲取捨容遶不顧禮法也如此竟死于容州

元和十二年九月辛時年四十二武瑨之妹聰慧好學瑨之在蜀事泄入爲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於門下平章事時侍奉傍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今靖一風化宋閭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宸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荊南等道諸軍事鎬既受命急倍道兼進傳檄豪州刺史問狂虜引兵出狀已陷鴈門怒號叩扶又遣使催促及於戶隧不逮賊已去矣又遣使追之及收代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兵赴汴州招討處置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悉遣還朝廷許之千萬給表曰思明兇悖因亂竊位兵驍見疲阿保奉則人窮包藏不測倉猝無與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久日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疑望速入宿衛萬一有意已定

友式智不得行性使侯又慳閟每於密中數發閨之過實比之劉備同昭於戰若皆忠之高宗文皇在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虞王玫等日夜厥略衙士請罪書文覽泣之乃表其狀華陰史部郎中時河朔節度等王士真及茂昭皆以兵壯氣豪恃加寵上欲上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陳旨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計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錢遣事四千兩式表以凶早人貧力微難以徵發宜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和安之明年後校宣歙池觀察使沅和七年七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鷟博州人也風儀瑰岸卓犖有大志涉徧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競競甚重之後遊京師舉進士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五十始調意崎仵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歎人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沒之滿舉有逸才時右相李林甫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遺之者林甫以鷟名自揚歿大下高傑聞鎬名召見鷟之自揚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陷兩京鷟以下高傑聞鎬名召見鷟之自揚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陷兩京鷟以下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嶠　趙冬曦　齊物子後李麟　李華
李峴弟崿峴　李巨子則之

李嘉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嘉少孤事母甚謹睿宗時累遷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為政簡靜人吏不忍欺之月餘京都省嘉往來微行人不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黃門侍郎太原尹北都軍節度使大原舊俗有僧徒以晉祠為勝每夏及冬不論貴賤遠近咸以酒食相邀以為追涼之會嘉下車明禮寫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惡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嘉到官宣示風旨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向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鄰邦受命以出必在親賢欲重於事故崇於殊俗異裔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嘉寵合柔嘉誠效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大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餞遣以展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其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書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令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鄯廓及河西磧西應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嘉為使稽職兵部尚書時吏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文嘉雖難以區分高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同行用參風俗奏狀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為太子少傅高平年六十餘開元二十四年後緊陝二州刺史廉問物情天寶初問征之後以通家子隨侍物在官嚴整開元

以藏往者恐非徵往之用乃以將軍啓崇代還復以給酒歸訓賜許謂原縣男六月玄宗幸蜀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永還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從室相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之行在百司鞅掌渙等以鄰宗代還復以給酒歸訓賜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鄭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日天下兵馬事元元皆所行軍司馬勞傾國內宰相而晉卿崔圓裴冕輔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綿二百匹葵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岡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歙州長史岡貞

以門蔭補太子通事舍人五授太子文學遷左衛率府倉曹參軍轉司議郎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忌而不悅數出兵為職掌臣奏麟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俄而真拜禮部侍郎十一載選舉人尤稱平允時人比之前代盧崔二侯焉十四年六月以本官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之行在百司鞅掌琯等以麟宰臣之重恐非徵往之用乃以將軍啓崇代還復以給酒歸訓賜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鄭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日天下兵馬事元元皆所行軍司馬勞傾國內宰相而晉卿崔圓裴冕輔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綿二百匹葵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岡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歙州長史岡貞

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
領官吏當于映救月徵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
鄜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三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
度元朔方鎮西北庭兵馬副元帥代郭子儀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
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范管內河中晉絳觀察使餘如故國貞既生於軍中洛陽百姓飢饉
難爲聚斂乃于三堂後開小門每旦入衙以次引見軍將商賈頻以狀聞未報中有誼怨譖左
右以告國貞國貞諭之曰軍將所給俸祿如是已爲泰誾終有所給何必
官物因以己俸均給之衆知所感左右勸國貞奏知所爲國貞大喜
曰吾何分爲將不能富國安可私己乃悉以俸錢均給軍將乃感於州
城乎左右固勸誾乃慙服而已　初
子璟生信安王禕諸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昫　等修
張宸　太清　等撰

岡昌熙上校官關人世以儒業稱祖參當官至太子少保子卿明太子侍讀文進士擢第初爲校書郎累遷考功員外郎開元二十一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爲太子少傅二十五年以本官兼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二十七年以本官兼修國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三十年改黃門侍郎二十一年爲太子賓客天寶初致仕卒

閻朝隱京兆長安人也父敬愛則天朝爲鳳閣舍人坐事流嶺表朝隱少隨父在嶺南敬愛卒朝隱年十餘歲送喪還鄉里既至壺關路泥父母之邦所宜尊敬友何古代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奉敕所司勿得差遣仍令本州長官每加禮遇其年太平河東採訪使入奏稱河東都之會是不茹也茂哉子仲山甫之乃森云宜以大臣鎮道東道逐出之乃森云宜以大臣鎮道東道逐出之乃森云宜以大臣鎮道東道逐出

方幸之全忠歸是重之及楊復恭得罪全忠實朝廷獻康相繼昭宗立
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
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既官樞
亦編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楊復恭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為
鳳翔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也大駕還京全忠保薦之言也大駕還京
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獲封爵以全忠專
厚招江如故從昭宗還京師下遷吏部侍郎映九進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
清宮使尋兼通鑑判度支全忠奏用事全忠奏用牙
將張虔範為大常卿知制誥虔範是勳臣幸有方鎮錢之命何
錢鏐虔範之子不下俄而全忠問樞佐
曰吾常以兵十四萬人入洛誰不能傷矣但約不
爾全忠入洛之後掃除宮闕收合圖籍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
滑州全忠殺人後少許白馬驛校殺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昔鄭莊身在事足為經臣況全忠同彭大節然博達精術
智不知宜猶之道故奉杖南之知沴香吏之意淡所張倚敢問時君
生為重臣前林甫之勢也發改矣證引元載之恩君或昔鄭不為
馬宜者試不信也晃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宗公拘忌以致身喪宜
度會定何為政及其老也貪則尤深遭慶舉仕卓跡為國忠所出恭
儉謹密為韋素知征重行純老而彌篤汴人公固朽慚德同克荷
堂構不墜門風擾困益而振溶惜而亡一　君子守道終始慶此
也

贊曰契芙蓉貪戒裴晃遵度父子交之者鮮

劉　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元打同校

唐書列傳卷六十四

鄭畋　裴贄　來瑱　周智光

鄭畋滎陽人也身長七尺鬚眉秀發大和中舉進士累調秘書省校書郎
轉弘農尉奏課其殿考畋不樂為史使至龍右輪奇政宴賓僚畋朝朝日
由丞自郎官授監門衛倉曹參軍後以龍右破吐蕃盡功累授右
驍衛兵曹因此人後當倚重畋度會以為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鎮
鄆州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移鎮山之亂選任將帥十五載正月
拜兵部尚書太平未行遷河陽太守那守捉仍充懷汴使幸兼御史
大夫充河陽節度使以御黎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鄭北漢
水之南安撫四面招攜以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降
之衆依出戰兵不許賊於營西偏屋內坐不得橫門綠及
木爭出賊矢集如雨兵與中使辭直等挺身遮走餘衆盡及岸南節

度使何弘敬光駐中節度使趙珍襄陽太守令狐楚鄧州刺史李孟
中潛襲之弟平在軍多貨金銀為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
至是賊從不勝其富畏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尋而軍亂失
守賊使部將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偽將徐州刺史令狐守攻之累月不
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賴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羅仲舒
合勢救之軍使弟孟騏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兒
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斛至四十五千有價無米鼠一頭
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
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舒曰不可賊若檢吾紡使我亦何安顏
見鄉邑耳北次于襄陽謂仲舒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
得沮之從為賊所殺矣仲舒泣曰公固忠慎所出恭儉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
愛坊中官將使東日將軍之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策
騎數人仲舒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銳不敢逼日
昇既入城衆懼初以為約堅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

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及轉鬬而前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吳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其後當戰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背城傾巢而出南北夾攻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會聞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裴陽節度使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糧吳奏命抽大軍收兩京承嗣令偏將奔於北境遂解重圍元十八年爲鴻臚卿司正員大亂之後鄉不自保人心恐懼吳積於誠信人爭趨之數月之間歸者數萬戶二年秋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時京畿大旱人多流亡吳設法招輯勸課農桑期年之間流庸畢復墾田增舊數倍三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武昌郡公食實封二百戶吳自以出入將相位極人臣而志在止足每延賓客不過三酒極歡而罷未嘗及家人生產之事其年秋以疾上表請致仕詔不許吳自以年過七十又嘗有風疾每入朝則乘肩輿以進上特爲設座於御榻東南隅以便之

分界知東西之北二年六月六日戰於史思明於范陽兵敗於安陽河北下師不利吳中流矢奔退時諸鎮兵度以絕乾戰敗因而畏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吳與士卒僅免五日至新鄭得郭子儀已整衆屯敖水李光弼據太原吳憂懼仰藥而卒衰代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宋璟鎮陝州引爲判官璟遇之甚厚及璟又爲漢行軍司馬璟遇之甚厚及璟西之敗西留不行我吾吳與秦期迎以援掌重兵惡之密詔以我代璟爲襄州刺史吳知詔意乃奏請以兵素少遇敗人情恟懼須不能使詔爲生衆代且欲觀事變報曰璟見制加開府儀同三司乘御史大夫封鄭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元元年召爲殿中監二年初到京師拜太子賓客河南度經畧副大使來行扁相州官軍爲史思明所及使因奏吳能守南陽詔吝獲本征賊攻圍南陽累月璟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賊大敗而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恟懼須不能使詔爲生西西直節度使收復幽京與魯吳同

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上元二
年肅宗徵琪入京琪樂襄州將士示慕琪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
上表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節度留宗閔其計而起之後
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琪布恩惠懷其得士心以琪為鄧州刺史
充山南東道襄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
王仲昇與魏將軍六州節度徐嵩如故俄而淮西節度
呂諲病於江陵琪乃表州又恐仲昇構已遂偏望不敢及師出仲昇
已表裁頻表陳琪之狀謀奪其任稱琪善謀而男女難制宜早
除之可一鳳戶檢也肅宗然之遂以琪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荊州刺史充淮西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許鄭汴曹
宋潁四十五州防禦使仍令兼領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兼侍中
中永泰初七州防禦復以代之琪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權臣
軍臣去秋伸律等作牧琴里起上復諷使吏請留之表我於兩州
君慕以窺去就願思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復
於我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
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翌日平明我督軍士五
千列于鼓水比琪以兵逆之登高而陳呼我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
曰尚書云受命謹奉中丞代罪人若尚書受誓謹當拜兵琪曰無制
復淹琪此州乃取告身物書以示我軍皆曰偽也未命訂君豈干甲
宅歸富貴在於今日遂爭射之琪奔歸旗下語南陽曰事急矣請以
三百騎為奇兵尚書易與之戰俾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
背表裏夾擊我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我及弟瑒脫身北走奔
于並為琪所擒琪甚厚撫之因拔表謝罪擒我於申口送至京師長
流黔州賜死於藍田故驛八月琪入朝謝罪代宗特寵其之遷兵部
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
十一人共十州節令二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仍

提使梁州實遵讓也永寧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梁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龐充充方居線經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奏
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據州反智光自鄜坊專殺朝廷忠之遂聚士
命不逞之徒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
温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怒其不爾智光
大怒囚使周儀鳥震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禍作威脅知不敢入朝
我本不反今爲爾作之因叱下斬之遣其肉以飼從者時雍南節度
使裴投右僕射智光強留其半舉遣之士諫駭
或勸回前路以通智光使部將遮刺於乾坑店橫死者衆優詔以智
光爲河西諸侯都護使余元仙股懷智光贈絹
智光不數千皆譬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
諸侯大下只有周智光谷作困歷數大臣之過元仙股懷智光贈絹
四百匹遣之於州庫生利俾將吏白姓祈禱大曆二年正月寇詔關
內河東命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詩以便宜從事時同華

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黃紙詔置
靴中遣家童間道達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枸領携貳智
光大將李重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既智光爲虞州刺史散官
勳封如故乃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
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
以太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爲
帳下將斬首千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
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鄧貢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
餘黨各以親疎甚法定罪命有司具儀奏告大清宮太廟七陵時供
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慰之及智
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産財物殆
盡時史至有著紙衣戴數日不食者
史臣曰昔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若不得爲忠臣毋不
得爲孝子乃長歎又之吳收蚩水收父守南陽孤城毋踰月機竟勿

死節料敵雖非其長將事君不失爲忠臣我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
其死矣瑱善軍政得士心庶幾千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爲裴冀巧
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罷辨用刑之道不明致舊將立
祠門史偷葬忠將入相一至於斯情哉智光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昊竭節來瑱枉死張我兇人智光逆子

崔器　趙匡珍
敬括　韋元甫
衛伯玉　李承
崔瑤
魏少遊

劉昫等修
開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崔器，冀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歷頴、饒二州刺史。父日知，則天朝六歲為萬年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推鞫囚徒，日知多所全濟。開元初，為監察御史，出為陝州河北縣尉，轉都官員外郎。出為華州司馬，入為吏部郎中，以公事貶睦州刺史，卒。器少孤，母教嚴，以進士文詞稱於鄉閭。天寶初，舉制科，再遷右拾遺、內供奉。屢上表論事，多見納用。器性深重，志尚簡儉，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曆初，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

餘于戈耀日於雲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爾宗至德
武殿宇御幄皆衆官閤請正公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勞其水陸備
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為命有司稍去之異日奉衛別鄉郭
元二年十月誠王明往馬以助軍少遊與虞中都王瑀相江藏上如
之貶渠州長史後為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諸省五品已上尚書省
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朔望周已上朝馬中春周已上及文武外
生不得任京兆府判官歲公赤縣水衡財從之遷刑部郎中大理
二年四月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
使四年六月封趙國公賀明朝京師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實封
朝恩之勢炙行兇恣毒其行陛朝恩希旨既詠元載當權納明朝為
時容之今正西幼力明觀來出城百姓禹聚於城外皆懷憚有
候之期投擊以快其憤閭之特令戶由吏捕百姓入城內由是搜吏
在洪州二年少遊有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開泰代少遊到
州則日杖殺諫者以是載親之名多終之攻大曆六年三月已未卒

人果於集事則後同於宮贈太師少遊居職緣飾成務有規檢善任
祖京尹雖無前赫之名而獻獻廉謹有足稱者
論伯玉有智力初習舞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
衛將軍兼宗郎位與諸子離伯玉般慎思立功名日安西歸長安初
為神策軍兵馬使出鎮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偽將李歸仁
錢騎二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俘馬六
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
第於征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頗以貞廉才
術見稱於時

史臣曰自古酷吏臨川者多矣苟無強玩為出忠謀議者或寄器
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論冤無以顯其險貴矣國珍守黔溪瓊
陵大振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兼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
城郡王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天下兵代北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
遮起復以本官為荊南節度觀察使時統魏之大曆十一年二月入覲

以疾卒於京師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舍之第二子也承
幼孤兄暉鞠養之既長事兄以孝聞舉明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
河南採訪使部納判官丑子齊圖水州陷賊柯承遠各陽承在熙疑
盜既蘇講多獲圖達兩京就復例授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俄
日拜監察御史德宗即位改使權知兵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潤州江州二刺史課績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
兼江州刺史微入史部郎中兼禮部郎中尋出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
豐倉以濟所部也田稅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時梁崇義縱恣僭
使朝廷將加討伐子希烈陽為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誅討上
悅之每對群臣多稱有烈忠誠承自鄭陝廻因奏之曰希烈將兵討
伐必有微功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臣朝廷必勞王師問罪上
初未之信頃幾希烈果有不順之跡上思承言故讓加擢
處承於外館迫脅脇能承恬然自安若
閫境所有而去襄漢為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初希烈雖歸叛
州猶將校等於襄州宅窩藏掠得財物等時後使襄漢往來不
絕承亦使腹心誠牧雅往來許慕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
及曾策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謀誅也累賜密詔褒美之永泰
改檢校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湖南採訪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
第於征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頗以貞廉才
術見稱於時

史臣曰自古酷吏臨川者多矣苟無強玩為出忠謀議者或寄器
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論冤無以顯其險貴矣國珍守黔溪瓊
陵大振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使兼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
城郡王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天下兵代北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
遮起復以本官為荊南節度觀察使時統魏之大曆十一年二月入覲

之者鮮矣

贊曰崔蕤深文違案作業七子何李永爲最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睿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二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佋

彭王僅　兗王侗　涇王侹

鄧王業　襄王僩　杞王俔

召王德　恭懿太子倓　定王侗

宣城王紹　昭肅太子邈　均王迥

涇王遠　丹王逾　恩王連

鄫王延　簡王遘　益王預

蔣王迅　荊王選　蜀王遐

忻王造　韶王遵　嘉王運

端王禹　徐王適　秦王通

原王遠　雅王逸

睿宗皇帝十四子竟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佋陳婕妤生彭王僅常妃生宛王侗張美人生涇王侹裴昭儀生襄王僩段好生邠王僔崔妃生召王德崔妃生鄫王延后生恭懿太子倓定王侗宮人孫氏生越王係本名儋開元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牧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歲薨贈號於相州上師未集朝廷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爲重命帥之道心膂攸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全策摠戎授律寔仗於親賢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往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由是海清戎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豕竊依於城堡豺狼久被於齊昭朕爲人父母寧忘閔念雖好生息戰每軫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干悛禍所以新

諸動之及代宗即位保思寧夕宴
故齊王佽承天祚之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商才好學文律令
智略宏通動必知本崇儉務農識無不達理至遊精乃者故益儀死
鑾輿南幸先聖攸宸晨之總將行禪親惟王以宗廟之重撫寧家國
克協厥志載符天時正辨群議之非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賴
奇功景命不融早從摩疾天倫之愛宸惕良深死節追榮于東海
墳加哀錫永極哀榮大以樂舊邦斯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存
未嗟於營魂永尊典儀非所以旌德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躬大
寶不及宸旒之禮貴申於介弟之間所悽摧殫想念切非常之命贈
錫攸宜故開追謚曰承天皇帝與仲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宜婚益
曰恭順皇后有司式稽令典葬于順陵仍于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衛王佽肅宗第四子大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
年十二月進封定王乾元二年冬改封衛王上元元年六月薨贈
齊王代宗即位追謚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
載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贈齊王代宗即位改封彭王

秦懿太子倓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豳王上元元年六月薨倓
皇后張氏所生上元年冬皇后張氏與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
七月丁亥詔曰原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惟鍾天屬寵及疾

封故鴻臚卿之天武倘之贈永懷於念有司奏第十二子故
興王倓追封秦懿太子倓明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一帝王部崇親
之道肅宗上元元年六月秦懿太子倓薨七月丁亥詔曰原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惟鍾天屬寵及疾
益彰追命崇優殺之纏言不聞於斯須痛惟至性貫切深衷將作土木建載崇墳而
顧惟至性貫切深衷將作土木建載崇墳而
雖成于大期天喪瑤英始茂遽祖於當春
宗室應紹長安所司準式乃令京兆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撰
祭文遣中使奉冊於靈柩前讀之又贈太子益曰哀冊命十一月葬于高陽原建陵
已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封韓國公第十三子封鳳翔郡王第十四子封
使與王倓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舉八月丁亥冊贈皇太子
劉號謚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舊陵開封縣
韓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儀仗備物以成列皇帝哀王林之闕景慟哀甚
之惟和聆龍紱而增思懷鴞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自史

子妃生倓及永和公主後爲李林甫誣搆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
異於別宮安置倓天寶中封頴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
年十二月進封定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溫正倓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正員至德二
載十二月進封溫正乾元二年領龍右節度大使與元元年薨
鄫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
焉

兗王僩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儋肅宗第十子母陝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儀建中二
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俛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兗王僩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儋肅宗第十子母陝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儀建中二
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俛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秦懿太子倓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豳王上元元年六月薨倓
皇后張氏所生上元年冬皇后張氏與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
七月丁亥詔曰原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惟鍾天屬寵及疾

兗王僩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儋肅宗第十子母陝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儀建中二
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俛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秦懿太子倓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豳王上元元年六月薨倓
皇后張氏所生上元年冬皇后張氏與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
七月丁亥詔曰原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惟鍾天屬寵及疾

封故鴻臚卿之天武倘之贈永懷於念有司奏第十二子故
興王倓追封秦懿太子倓明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一帝王部崇親
之道肅宗上元元年六月秦懿太子倓薨七月丁亥詔曰原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惟鍾天屬寵及疾
益彰追命崇優殺之纏言不聞於斯須痛惟至性貫切深衷將作土木建載崇墳而
顧惟至性貫切深衷將作土木建載崇墳而
雖成于大期天喪瑤英始茂遽祖於當春
宗室應紹長安所司準式乃令京兆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撰
祭文遣中使奉冊於靈柩前讀之又贈太子益曰哀冊命十一月葬于高陽原建陵
已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封韓國公第十三子封鳳翔郡王第十四子封
使與王倓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舉八月丁亥冊贈皇太子
劉號謚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舊陵開封縣
韓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儀仗備物以成列皇帝哀王林之闕景慟哀甚
之惟和聆龍紱而增思懷鴞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自史

司恭宣獻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宗景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既疆克開龍潛之慶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嗣鼎會章秀發童年惠彰亂源識洞禮知方承尊叶卣對口流辯占風擢秀脩衛後膺開平絶軌胡酋侵犯棲隱仍排王師未班爰從稱保載歷險艱安儲中被名崇教誨居常嘉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加分器旌上延庇登壇受師予朕金縢文經武緯變著先寶學備是資廣揚外即見又內深五經在口六律詣心才偶英哲絶古超今抗聚俊樓聚門大义作慶所與俱香頗偶食芸董血心依定典序稱邪家師加兄弟敬事長聘明害神兄何始葬禮盛職益加止虐紀綱會有倫在真乃亟開騰倉勤宏物告徵星辰繼象萬邦敷政庶寮度仗儀容逸其長往遠指民於青社即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魂氣奈何之精靈存今孝有思念君親之永嗚呼哀哉生死異路觀察處置等大使記夢寐而來辭延伴宮而宸慟遺芳於碣銘貴板宣而綸述旌遺芳於碣銘貴板宣而綸述命於儲閤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義獻吉指鶉野利西鄰青鳳城而

右出天際悽而告歸山蒼蒼而暗日卒駕遠而長辭起幽念而永畢嗚呼哀哉生死異路觀察處置等大使記夢寐而來辭延伴宮而宸慟遺芳於碣銘貴板宣而綸述旌遺芳於碣銘貴板宣而綸述命於儲閤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義獻吉指鶉野利西鄰青鳳城而

均王遷代宗第二十二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睦王述代宗第四十六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興兵師不幸薨洛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戍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夏之制諸子踰封漢魏以還十連校位建用錫珪瑞盤石開藩信通邑之紀綱為中都之屏翰然則雅俊之寄稽攸歸因顧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通第六子通第七子通第八子通第十三子通第十四子通第十五子通第十六子通第十七十通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通第二十子通並敏茂純德寔於敦誠温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安時人世封宜化而授列城之職繕分閫之謀克勤公家允輔王室今朝興維城之固爾其欽哉可封荊王述為荊南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成忠可封睦王充荊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記可封恩王韓王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可封忻王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可封端王通可封棣王通可封郴王通可封恭王通可封邵王通可封嘉王通可封彭王頎湘王通可封舒王通可封申王通可封雅王通可封安王通可封岐王通可封益王通可封虢王通可封鄧王通可封韓王通可封陳王通可封蔡王通可封唐王通可封沂王通可封許王通可封潞王通可封遂王通可封滑王通可封鄆

并王選代宗第十一子皇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荊王贈開府儀同
三司
蜀王遜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遒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觀察大使元
和六年薨
韶王遐代宗十四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通王逸代宗十六子大曆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連代宗十七子大曆十年封
榮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涼王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遜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數步破國帝子敗宗前代英豪之君莫不免於斯咎何也
良以寵黜不由於人斷割致禍於非己之仁至不能

迴睿文之安愚哉孝宣帝雷電利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文子之
刑終有女關之罪大雅君子為之痛心張后幸以凶終固其宜矣
識曰太宗之愛人情易感以義制情皆王令德李侯悟主韜諧金石
褒誠建寧良堪太息

張式 部
崔寧 職
嚴綸
郭英乂
盧杞 職
嚴震

經 眉山 劉 琳 修
開人全校刊 沈 相 同 校

愚書列傳在第六十六
張武節字仁武徙于代郡見幼有成人之風嘗書
不覺倚案而臥門人欲叱之節度觀察大使元
宮城以武名臣之子為宿衛之及更事中原攻
長安以武為永乎凡少小兼御史中丞明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
之官使持節河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出為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使入為
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以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東川節度使入為
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

寧山陵以武為儀仗使轉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黃門
侍郎同平章事在同列事大行未為方面復拜
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改北都留守東京兼御史大夫二
月京畿川城攻檢校吏部尚書封國公許後在蜀累年建志是欲
專行孤政修刑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彝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
之而足成其一方劍士頗慢珍產武窮極奢靡初度成山一名
貨財萬計方圓里以徵始五里鑄然蕃閥亦不敢犯境而性本
狂鴛視事多年宿將意甚不之顧初為劍南節度使舊把房琯
出為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騎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為時
誡所疾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隱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大將軍
嘗知武德策名河隴開以軍功累遷者德自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
出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
二京徵還闕下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朝廷

方討史思明選任邠帥乃起英乂為硤州東史充陝西節度副使防禦等使兼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英乂在陝府後東都平以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修其綏撫下兵與朋方旦統之衆大掠都邑及數次等叫比屋騷擾德元年策勳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定襄郡王食邑二百戶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食邑三百戶於京城舊甲第高敞其堂構與宮禁相侔英乂初鎮劍南與節度使嚴武交結以久其權會郭英乂節度劍南武入朝英乂代武為節度使二參佩至京師會郭珪已除英乂副使因英乂門客殺王崇俊又召珪令代崇俊英乂怒將擊之珪知英乂怒乃託備吐蕃突入成都英乂妻出公謀告珪珪計叱蕃其實襲之也珪家在漢州悉以家財賂吐蕃使退散初天寶中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開邊隙人心怨怒珪及英乂繼之成怨於蜀人大抵自玄宗幸蜀之正室英乂因入覲玄宗幸翠華宮宴群臣酒酣玄宗捋英乂鬚戲之曰卿鬚如此猶欲學老子作兒耶英乂對曰臣雖鬚鬢如此而忠赤之心不改玄宗嘉歎之行未幾吐蕃大入寇英乂與之接戰英乂單騎奔衝所向披靡吐蕃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軍威大振英乂因之以西山兵討平徐知道之亂將士曰英乂及不然何得伶俐之稱也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拓羌琳名訶黎布等領軍累敗軍人多投降琳名後軍與珪戰於琳宅珪累敗英乂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乂單騎奔南門而所在起兵相攻劒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劒南東川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既專閫外制勝千里宜以軍府事委之令珪及將校不疑恕然後與東川節度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勢未決會珪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未經一年兵勢必衰身歸朝廷上策也鴻漸然之令珪及將校不疑恕然後與東川節度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勢未決會珪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未經一年兵勢必衰身歸朝廷上策也鴻漸然之令珪及將校不疑恕然後與東川節度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勢未決會珪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出兵攻珪既數日兵未經一年兵勢必衰身歸朝廷上策也鴻漸然之令珪及將校不疑恕然後與東川節度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勢未決會珪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未經一年兵勢必衰身歸朝廷上策也鴻漸然之令珪及將校不疑恕然後與東川節度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日兵勢未決會珪使至軍前息兵攻珪既數出

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忠曰設僧齎白宮行香事頗煩擾
詔曰朕以郊廟之禮敢奉祖宗備物盡誠蓍龜昭格恭惟忠曰之
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
香將以有功聖冀資福作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作而不
已浸以成俗論道經邦於斯為蠹今式遏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改
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僧尼行香宜並停斷方鎮予覽

尋拜給事中兼判太常卿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
人戶部侍郎判度支轉吏部侍郎判太常卿改兵部侍郎判太常卿
改尚書左丞出為陝州觀察使以簡自高不屑細故權
移侯下時河南饑盜不振而兇自恃前後
不恤人之疾苦百姓未蘇朝不及夕乃上疏曰臣聞王仙芝亂黃南朝
文民結怨既而為軍人所逐錢尚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漿飲之初為
軍人所得其髮髽升而獲免以失守敗端州司馬復入為左散騎

常侍子展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進士終戶部尚書
累官至御史大夫開成初為青州從事入為監察御史
秦郊廟祭器不度制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敗合親奉其
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北以俟旦比
聞士者不設祭器勞弊非事神之義卿宜嚴勑有司前吾此意
翰其修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為諫議奏(確字盛卿顏字希
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為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德乾元已後
收斂震未用於節度使嚴武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為押
衙武卒成都府發喪曰山南地接京畿奏請六軍聲援如幸
西川則震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決李晟長至請
為罷職歸梁洋以圖收復從之晟乃止梁洋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椎
為事誰何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史之後多為山
賊劫掠戶口流散大半泊六師駐渭
仍克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為政清嚴

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勳郎中兼御史中丞朔黜陟使鷹震理
行為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鄭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倦建
中三年代還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此令睦心梗延光
朱瑤等潛引書吟震問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勢欲
移帥山南震先聞加重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薛周試領
兵五千至盩厔已來迎謁上問之喜既而用誠為賊所誘復從背逆
朝廷憂之會震又遣判官馬鄴奉表迎候上臨軒召鄴與之語鄴奏
曰臣離梁已至山南聞節度使行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
復上喜問何日當至鄴曰節鉞日時而奏帝勉勞之鄴既得震符乃請
北行五人偕行既出峽谷用誠以勁未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勁勁
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勁先聚薪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阿火勁
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前束手
而縛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勁勁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

傷勁負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出
命即死勁即共營軍士已收甲執兵矣勁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
在梁州一朝集之欲從用誠反乎在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
取張用誠不問汝事欲何為乎衆皆警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
之按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勁以策封首馳赴行在德約半日上頗
愛之及勁卒嘉勁忠烈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
騎來襲山南兵擊之而退興駕經警急之患導加震檢校戶部尚
書賜實封二百戶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
幸成都府策曰山南地接京畿奏方圖收復籍六軍聲援如幸
西川則震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決李晟長至請
為罷職歸梁洋以圖收復從之晟乃止梁洋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椎
為事誰何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史之後多為山
賊劫掠戶口流散大半泊六師駐渭
仍克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為政清嚴

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遵羅先勤捕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於討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恭于是邦復我舊疆宜加崇大以示壯觀為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為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為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　昫　等修
國人註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李少良　魏謙升
元載　王縉
楊炎
盧杞

元載瓜州人也家本寒微父徙居於岸容貧窶常傭賃以給食載性聰敏博學好屬文性頗機警好交結學通經史少孤家貧從舅氏寄食於岸容縣尉門下讀書舅氏家有書千卷載晝夜誦習經年不出門庭遂博極群書下筆不休手稿盈篋時人稱其才學載為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汜水尉又應制舉登甲科授渭南尉再轉大理司直載為官敏於幹事遷大理評事時宗室鄭王在理寺以推事多載為其用心詳審王甚重之王薨載護喪事還京師時方務聚斂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素聞其名以載任職多年欲令居臣之分載嘗獨見上疏之不悛初嘗為白衣時經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秩少府行春首還京以避吐蕃戎馬之患仍請

之器皆其授校方僕射田神功之曰大與明科敬老宴所許上
位一書生以暴風從之聽誤矣上遣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初六
載修奏應緣別勅授文武六品以下勳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
團奏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故欲推勳於已盧
敏正舍君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望
數惡數於公府由是人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
不接亦素交友法於道義者悉跡棄之代宗寬仁明恕棄其所由凡
參作歲長忘不校衆總上聞大曆十二年二月庚戌伏下後上御延
英命大臣及朝官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元載紹千政事宰臣等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喜與載子第說黨奴御領御少艮徵百屬於載所親遂逮於載載
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並什党
兆府決殺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庳躁而
疎故及于累大曆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
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
上請獻於上若無其便以竹筐貯屍每一投輒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
賜衣錦於禁內容貌共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四字監字閹者
論者州閿線使監者論龍道監軍使數中御史楊護職者左巡
郇謨哭者謨不聞於上以為破逆賊連州桂陽縣尉貞外置元載當
永寧作志傳政張朝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艮
持事於宗謨哭而於後死百官作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平以文幹著名縉進應草澤
及文藝高麗眾累授作御史部員外祿山之亂署為太原少尹與
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略眾所推先加憲部作部讓本官時兄維

陷賊受偽官賊平維作吏議縉以已官與兄維作吏為嫌等非
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奏隴州防禦使臣部作郎左散騎常作
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作郎中改河朔宣慰奉使撫百廣德
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撫百廣德二年拜黃門作郎同平章事太
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可河南副元帥李光弼東道節度行營軍納糧
縉為作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節度行營軍納糧
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承徙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
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南山節度使李懷仙死以行營副
處置節度經退銀而還更改於城
宰臣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又讓河南副
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大原舊俗尚武縉作軍令嚴明士馬精強
易之每事多遵約束縉一朝悉召新之將校服慴二歲部河東歸朝
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作然
時亦回老多所做忍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意然以古辭處而無所忌

之不降城破彼當褒賜全節侯召拜以旌有異旌其門閭父捷全節侯召拜以旌有異旌其門閭父捷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爲諫議大夫並固辭不受後爲諫議大夫並固辭不受後以其全節故賜號常侍賜號玄靖先生著述逸人傳炎嘗稱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所撓之間號爲小揚山人撰碣於河西節度書記伸烏公李大簡宰因酹爵炎至泉與炎同席左右反接之徵徐俾解其縛之一百充血彼地幾死節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徵副元帥李光弼辟爲判官不返遷詳定禮儀而律以不苟光弼益重焉炎自任之存又表其門閭孝著二代門列六衢表前號立不絕體有公卿之超爲司勳員外郎改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並掌內外制詞炎長於詩若家長於書爲德首自關元已來百司制令莫出其右常謂炎賢下士以汲引爲已任人士歸之皆爲名輩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已任人士歸之皆爲名輩楷落理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兼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士望者一人座遷之時以代己引禮部郎中劉單單文楷落理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兼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士望者一人座遷之時以代己

興爲比載敗左遷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誠用宰相崔祐甫爲炎奏文學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陣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仍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末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遣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盈縮故科斂之名凡數百餘若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厓涘拜天下貪

若此其非利言相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大阪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莫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任事數月罷崔佑甫疾病多不視事琳能免炎述獨當國政而稍作元載功優人心始不悅又東都留守兼河南尹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盡去先朝弊政又獻議開陝州陵陽長於京畿人夫於西城吮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曆末元載議遷都城原州以避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炎亦坐貶故炎急於成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興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

涇師叛詔令懷光招諭士卒懷光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朔方大夫平章事有定策功以太尉兼中書令封西平郡王泚僭號以懷光為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以此官爵誘之且言已為帝兄懷光不受詔上疏復末段秀實為帥否則朱泚代悅況炎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今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救吾曹為國西門之扉十餘年矣始治平於此置帥若秀實之中手投足毀纖芥之釁不至中輟盧杞自是以朱泚代悅況炎又風聞原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兆尹令伺郢過休之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收文喜上官不肯德宗嘗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旗如故命朱泚奉懷光之意州別將劉海寧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詔生海寧劾頃必生變之至是北門諸將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託郢按之旅得其他過初炎將正家廟先有私第在遵思坊因炎以喜怒易品級為之旅得其他過初炎將正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今河南井趙惠伯貨之惠伯自河中尹炎以思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冤之郢左遷為道州刺史炎遣使者追殺之郢至商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盡去先朝弊政又獻議開陝州陵陽長於京畿人夫於西城吮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曆末元載議遷都城原州以避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炎亦坐貶故炎急於成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興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

迫而成之至是德宗不假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兼鹽鐵使炎又風聞原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兆尹令伺郢過休之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收文喜上官不肯德宗嘗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旗如故命朱泚奉懷光之意州別將劉海寧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詔生海寧劾頃必生變之至是北門諸將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託郢按之旅得其他過初炎將正家廟先有私第在遵思坊因炎以喜怒易品級為之旅得其他過初炎將正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今河南井趙惠伯貨之惠伯自河中尹炎以思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冤之郢左遷為道州刺史炎遣使者追殺之郢至商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盡去先朝弊政又獻議開陝州陵陽長於京畿人夫於西城吮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曆末元載議遷都城原州以避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炎亦坐貶故炎急於成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興功進又奮事方忤旨行農隙而經其事炎怒後秀實為司農卿以

皆因宰臣於藏官比之與歸官南賀相爰計其利以乞取論罪蓋
鋒官把怒論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補之口驛至白徐甲狀開元中
蕭嵩好於曲江南江私置蓮以玄宗臨幸之所地屬官非停乃遷
乞是文以其地狹官有所妨嵩云此地有王氣爰故求之有是言
開上大怒及臺門上獄詔三司使問覆之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
門者左使判官楊文恭以文案繁檢尚書省有所
初歸義郡恩弘大仍務惟非文招納時髦校自郡佐益干時可獨參
心脩行無疑而乃云思高誠敬名益進邪陛王既納日暮而
門依對清故暗去敢慶門上行私前利其物不顧於國加以個
品外百官入通衢恣詐欺以成踐踏貴賤不分貴賤不
召我何求敢煩下官在職以勝於時利義如爰全大體
特有益俾從通請以慶門衆可崔州司馬門正仍聽參選去官
州百里內宛年五十五久早有文章亦厭志節及為中書舍人附會
元載貶袁州已事之後堂敢駁官慎去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

之性附於心唯忠愛懷不變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
田財是亦役之
黎幹者我州人始以善畢得數衍進待詔翰林累官至東臺大夫卒
退東先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曆二年
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李涵出為杭州刺史李省親致使至江
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北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北尹兼御史大
夫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彰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
性險狡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惡之時中官劉忠翼龍任方
盛幹結之素厚審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稍以詭直求進密有
參中語忠翼等發以告之狠特進劉忠翼擢
義陽縣並除名長流行市里見偉數千人譟聚快凡磔投擊之幾
敗守不能止遂指忠翼宅官也本名清源縣秦時
有龍於代宗天憲在日勢迫日月會慕納賄貨至巨萬大怪中德宗
居東宮幹及清源宅有龍氣以誅之

突厥部州人父先天寶中文部侍郎以門蔭入仕昭於宰相王
縉性躁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建奏文學以柔媚自
進改工部侍郎為時論所薄奏改秘書少監在史中不為當書左丞縉得罪出
為河州刺史復入為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被殺劉晏知炎與晏有
隙乃用為荊南節度使上言雅善水上言雅善水
兵以赴命於是先是炎是於終下詔賜自盡再內宛之炎以被晏故集
為商者左丞中二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友云道者小
人救詔曰以進助卉時理兵固位眾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
及妻兒身死而狀其祖禰以至顛覆炎禍崔祐甫之親
怒段秀實之直西門思恭以私忘公三子皆成著文章殊乖德行不
常且德或承之者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夷簡
之陵慶七經之徒徇物交之意曲致富安之寇積惡而獲令終者其
在斯歟

貴曰報經交相門者左僕射言舍人敗類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孟卿天朝為戶部侍郎國子祭
父偘開元中監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聚惠年四歲舉從之中物
識過人嘗夜寢視窗各坐中物以四隅呼之諸舅未一綰獨錄
識經旨日經遠詞典衆成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
靡不該覽尤工文章恩澤也洽先時門不欽名彰每曰文馳於口
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有以孝聞廿日或闕粟見于色親
友諷令干祿舉進士再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
博通墳典洞曉古今宏辭科出衆等擢入翰林有司供食既畢
[illegible]

而器取靜寡欲處外別式時賦谷一首制策成時賦自此始也時登
仕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
武綰自賊中冒難投杖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
咸悅拜起居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門老公腳雜半歸閣老者
皆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中書舍人年深者謂之門老公腳雜半歸閣老者
厄之四綰以為品秩同列給受宜均忠孝分之甚為時論歸美再遷
禮部侍郎上疏代表貢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資賢良孟軻友純
而行敦實在常貢能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表德義之操載容到
未管當伐虛心而所應必求大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
自叔孫晉卿之門老諸生尚文新巫祝衒鬻馬卿浮薄竟不聞於任
用趙壹虛誕終被擯於鄉閭班固賈逵弼盛不思實行皆徒
名敗俗傷教俯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由也近時始盛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參
進士加雜明經加帖從此
[illegible]

敦勉不許及痊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甚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喪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殁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遣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繼之以德度進民雅俗器重宗臣寬表政本恢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秉正直之節外敷温恭之儀故能以禮讓為國以恭儉率人以公清奉職以貞白事君以忠鯁莅官以廉潔處己以謙和進賢不啻於飢渴從諫如轉於圜流故得名流歸美衆口同聲及其沒也搢紳縞素而哭之遠近聞風莫不嗟惜上嘉其清節贈太子少保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贈其家以優之

從父弟給事中常侍吳采等會葬帝賜絹千匹布二百端上深惜之翌日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大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綰及大歷與翰苑諸賢悲悼國之宰輔賡恩遇衆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褒德賦爵以華袞增其法陳備物以典策無乖我大雅之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風度弘遠器宇淵深自居內職常侍吏

國家太宗尚德謙恭三十六日而葬臣延之以爲除約四月也
當用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崩始變天
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曰天下吏人二日釋服在朝羣臣
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施用執曰代宗謚
朝臣大庶之別但言天下人吏物到後四日皆釋服則朝野中
外何非天下凡有執事雖非吏職則皆宜二十七日而葬臣當三
日也袞曰安賀衛法長所署則令齊吏其非公卿百寮
之例施用曰在律二公與三吏則三公也吏謂吏民者皆是庶
人袞曰禮非天降則制禮者人也且公卿大臣公等安知故宜異長
今與其同制信宜降之於庶安下布用曰若遺詔可改
何須不改之正已失哲而心長哉何詔可改多方哭
不可衰絰即不限
而袞從吏民扶之仁
不謀其奴乃上言伯
大重政爲河南少尹初肅宗特天下事殷四京未
宗践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爰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於諸司令直事
出名儀及洗皆裁明在南不當貶謫上曰何謫今言非罪也
二人皆參宰相有司謫之宜德宗大驩謂袞曰自爾宜結
若二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退爲故事是時中外郡守儀檢校司
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兩京克復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穹勿之職則莫得關預德
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爰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於諸司令直事
出名儀及洗皆裁明在南不當貶謫上曰何謫今言非罪也
二人皆參宰相有司謫之宜德宗大驩謂袞曰自爾宜結
若二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退爲故事是時中外郡守儀檢校司
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兩京克復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穹勿之職則莫得關預德

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於諸司令直事
者二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退爲故事是時中外郡守儀檢校司
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兩京克復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穹勿之職則莫得關預德
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爰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於諸司令直事
出名儀及洗皆裁明在南不當貶謫上曰何謫今言非罪也
二人皆參宰相有司謫之宜德宗大驩謂袞曰自爾宜結
若二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退爲故事是時中外郡守儀檢校司
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兩京克復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穹勿之職則莫得關預德

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爰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於諸司令直事
出名儀及洗皆裁明在南不當貶謫上曰何謫今言非罪也
二人皆參宰相有司謫之宜德宗大驩謂袞曰自爾宜結
若二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退爲故事是時中外郡守儀檢校司
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兩京克復宰臣當署制敕至於穹勿之職則莫得關預德

植對曰前代名臣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乏
屬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資叶符乾坤之
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
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亦如此玄宗守文繼體審
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姜之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
救攻救君於道璟常手稿尚書無一篇私圖以獻玄宗
帝常問先臣苑南開元天寶治亂之由無出入觀省咸
聞其說信知古人以桑弦作飛其益弘多陛下既盛心理道亦望以
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臣對他日後嗣安臣曰前史稱樂
文帝惜十家之產而能露臺又云身衣弋綈履舄以為
殷帷何太儉也信有此平植對曰臣史所記必非妄言廣與承正泰

殘酷之後頃氏戰爭之餘海內凋蔽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提自
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
由是海內歛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
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貴朽穀至紅腐上務修釐黍用微竭末年稅及
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竹
漢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計鑿之斷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
雖蒙武帝詞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門文帝儉約之致也
上曰卿言甚善惠行之為難耳貴宗皇帝削平禍亂太宗皇帝刑平華夏何朝三鎮後入
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
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猾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
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承奉元年遷中書舍人時稱為常侍生
時推直與務文回為舍人時稱為常侍生
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輦旋窮蹙回詔中書乞
令朝臣作鎮者各舉所知植與元穎等在翰林共利害代宗時
宰臣進名擬官植與元穎等在翰林共利害代宗時
宰臣進名擬官植與元穎等在翰林共利害代宗時
宰臣進名擬官

[illegible]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衮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兼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衮頗務詳細求滿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軍興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二十五千太泥悉司業張參咀止給三十千衮惡少卿韋趙揔逐給二十千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綱紀綰卒衮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近令便飯故事文武官故事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誠者以為厚俸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廉位不宜蔣休食政事宜有後門若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客訪政事以白廣也衮又疾絕其門以示大不相狎來既懲元載為政時公道捷通賄賂大行不以時執者無因入仕衮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官奏請皆就不與相與[illegible]

[illegible]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越宰臺官之路政事大致摧滯代宗既委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衮與綰志尚素異歟而怒之有可議論約爲文而衮依違比邸郎中蘇端令敬之設綰過甚端坐是貶官先是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爲閤中書門下平章事猶不能平之得總中書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案宅忿競遂令祐甫知吏部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衮散官尚門議又無封爵部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同受顧命祐甫以宰臣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南少尹祐甫貶為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衮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門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　父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吾人無間言歸物成務之才誠私徇公之將可知也范公嚴公旬[illegible]而遽貽孫禾　春年而逝古已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義在茲矣

翟瞬 瑣子 駿 翟暖 暖子 聰 暖弟 暖 暖子 聰 暖弟 暖 暖子 聰 暖弟

其後於黃坡中發十餘箭賊驚顧回迴統來即時大敗僧虎遍山澤
藏牲張通儒走歸各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率朔平王入
東都東兵於天津橋南北面射賊河洛朝廷肝於路傍中使魚朝恩
二年正月授子儀郭寧節度使乃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
有社稷大功今殘醉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請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
月以子儀都統諸軍兵馬元帥入朝天子遣兵仗邑千戶導入朝天子
河西河東諸節度之師取洛陽力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
約朝恩所間中書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河山河陽失
守朝恩以獻遂留京師制以子儀代光弼出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
中書令九月春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國貞節度使王
思禮北庭行營節度使管崇河南節度李廣琛河
西節度使仆固懷恩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九節度之
師不設元帥使子儀總統諸軍以子儀素為回紇所信故不立元帥唯以
郭子儀代之回紇元帥雍王適副之子儀至陝與魚朝恩不協朝恩
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華州渡河屯於陝州安慶
緒與其驍將安守忠阿史那承慶等九節度之
師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攝

惠奠念及勤勞郎臣詔書一千餘首彼媿魏論綱紀彰微臣一
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
京綿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勑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答
口脈不德不明伊大臣殺元二年十月吐蕃陷我邊城進逼京邑
以子儀坦同患難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
王率師進討代宗欽以子儀謀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害寖深
琰子儀既內所間不安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果出為陝州觀察使朝
恩伺兵於汾州引退純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
州虜史高暉趙璟與蕃軍引導深入京畿掠天武功渭
渭而南緣山而東眉北行營兵馬使臣白孝德等從子儀之命
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死將退戰士爭度自投於水
岡內品元帥出鎮咸陽子儀白朝廷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彼還
朝定策幽散去及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是以助軍乏
行在子儀以二千騎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
人招輯亡逸其衆遂振蕃寇犯京城得故涇王守禮孫虎臣承宏
立為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宗禮羽林軍使長
孫全緒仁將兵為人前鋒當於韓公堆風飄飛鼓聲震山谷全
緒遣驍軍精騎數百出其不意突擊之虜衆大潰少年豪俠以為內應　日暮擊散
於朱雀街將軍渾瑊而上大將李忠義先屯兵於中渭北節度使王
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繼進西射生將王甫自緊殺京兆尹
嚴兵二千人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白西番
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
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曰
予儀關之固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過咸陽有詔與蕃酋盟於
右扶風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渭水之饒後有清渭之
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天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東或西未嘗去之而亡前史所書未嘗一姓及隋氏
李木陽帝南徙河洛百姓懷土無戀本之心故能再興天下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性能剪滅
兵雄底定區宇以至十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周若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銳殿綿舊京師俄而果出為陝州觀察使朝恩程元振亂政殺害寖深
亦地形使然陛下即位吐蕃數犯邊境東逼畿甸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內有羯胡構亂之人招誘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蔽以來未免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今陛下徵馬不安退居陝服斷絕於委任失所宜所謂
名號今近路云不知何名號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有勞
宜發徒數萬修葺宮室期以歲月然後可以行幸今
以陛下之人力東至於洛何以堪之況自興元以來百姓未蘇
之國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天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東或西未嘗去之而亡前史所書未嘗一姓及隋氏
李木陽帝南徙河洛百姓懷土無戀本之心故能再興天下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性能剪滅
兵雄底定區宇以至十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周若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銳殿綿舊京師俄而果出為陝州觀察使朝恩程元振亂政殺害寖深
亦地形使然陛下即位吐蕃數犯邊境東逼畿甸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內有羯胡構亂之人招誘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蔽以來未免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今陛下徵馬不安退居陝服斷絕於委任失所宜所謂
名號今近路云不知何名號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有勞
宜發徒數萬修葺宮室期以歲月然後可以行幸今
以陛下之人力東至於洛何以堪之況自興元以來百姓未蘇
之國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天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東或西未嘗去之而亡前史所書未嘗一姓及隋氏
李木陽帝南徙河洛百姓懷土無戀本之心故能再興天下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性能剪滅
兵雄底定區宇以至十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周若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銳殿綿舊京師俄而果出為陝州觀察使朝恩程元振亂政殺害寖深
亦地形使然陛下即位吐蕃數犯邊境東逼畿甸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內有羯胡構亂之人招誘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蔽以來未免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今陛下徵馬不安退居陝服斷絕於委任失所宜所謂
名號今近路云不知何名號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有勞
宜發徒數萬修葺宮室期以歲月然後可以行幸今
以陛下之人力東至於洛何以堪之況自興元以來百姓未蘇
之國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天強士勇雄視
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
卒成帝業其後或東或西未嘗去之而亡前史所書未嘗一姓及隋氏
李木陽帝南徙河洛百姓懷土無戀本之心故能再興天下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性能剪滅
兵雄底定區宇以至十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周若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
朔方之銳殿綿舊京師俄而果出為陝州觀察使朝恩程元振亂政殺害寖深
亦地形使然陛下即位吐蕃數犯邊境東逼畿甸以
六軍之兵素非精練內有羯胡構亂之人招誘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蔽以來未免又出於掖庭政多於蒙
今陛下徵馬不安退居陝服斷絕於委任失所宜所謂
名號今近路云不知何名號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有勞
宜發徒數萬修葺宮室期以歲月然後可以行幸今
以陛下之人力東至於洛何以堪之況自興元以來百姓未蘇

家大悲軒宇初張鑪力務于壯麗人幸其宅懼多論舉用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朝父子位冠丹青家聲振古況山甫琢金石士世之勞其可忘也其家前所與人有以子儀勢或被誣構欲論奏之有司無得受理甲申下方正朔旦受群臣朝賀子限未閑寢疾戊戌勅其家宅悉還之子太傅

晞子贇第三子少有騎射常從父征戍以武力授左賢王從父

賢平北狄復自小於戰功參謀帷幄以功加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始居父憂建中三年冬制王師討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睦檢校左庶子爲元帥府都押牙兼城亂從在山南聘太原卿隨復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卒

劍俠安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每與平長公主代宗朝劍爲外孫同席論棋等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累官至大子右庶子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邠寧慶節度使數年入爲司農卿金紫如故之任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劍劍下身爲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守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劍得元舅之體穆宗即位拜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成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劍在鎮以汾陽貴盛材能選用不獨憑勢之時所

在簡約不撓其俗自理敬宗即位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劍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嶲州逐宼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劍兼領西川節度使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劍致書責以侵宼之意羌頗自理敬宗嘉之詔曰四鎮二庭統任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僅遣使千朝德宗嘉其領元額不守疆場使吾國以是修報也與劍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卿檢校工部尚書徙于仲文仲文詔贈司徒子

敏母昇平長公主大曆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敏特敏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敏之貴寵煊耀一時順宗即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敏累官至衛尉卿都尉敬宗即位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陽子別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陽宗

常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敏長於度支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大子賓客年而坐於之寵國舅之忠近代已來無有其比而敏恭恪處咎不以寵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鎮代敏爲太子詹事充開成宮苑使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加昭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加昭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駁奏曰伏准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是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進尚主仲文不合假留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須歸婿家別室仲辭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咸里勳門無與儔比婿姻此選朝野具知奪宗之理實協風教且仲文仲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尊勒當曰曰以萬年縣戶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姪不之重詳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清源公主又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薊燕播遷而都覆沒天祚土德寔生分陽自河湖班師關西殄滅身扞社稷虎手披荊棘七八年間英勤至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復振肇小津讒位重寵辭失龍無怨不幸危而遽君父不扶憾以報仇讎妾然如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為臣之節敢告忠良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

僕固懷恩　梁崇義　劉晏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俟斤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訥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為藩州以禦邊按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突乙李啜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將進歷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鬬達諸蕃情有統御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高秀巖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

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鉅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跼無不一當百悉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爵宗踐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僕爾王承寀使于迴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請公主還首領薩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偽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城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宣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趣扇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先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及迴紇使藥識帝德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爵宗乃遣鴻臚卿干王為元帥以子儀為副而懷恩領迴紇兵從之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迴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

弁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
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追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
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
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
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等衆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
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
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
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大清下懷衛二
年圍相州戰忿思岡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敢大陣必經其戰勇冠
三軍時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
封大寧郡王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
又換徐晴王安太清救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
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無所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關將
懷恩爲人雄毅豪言壯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若偏裨之中意有不

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容恕素重懷恩其麾下皆
朔方善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優容之行師用兵倚
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請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
從李光弼史思明戰于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
至冬加工部尚書勑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大官造食以寵之代宗
即位拜隴右節度以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
官劉清潭請兵於迴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倾國入寇
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過於忻州
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以少子
毗伽懷通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
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語從之
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迴
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
晉絳至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爲中軍先鋒以懷

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請將同為攻守凡月餘日瑒與高彥雲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貴圖幽州節度李藏仙送降款瑒頻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川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容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元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戶遷河東太原等節度觀察處置使兼太原尹北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戶遷河中尉關內河東副元帥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子儀方部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在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朔方左廂兵馬使實封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渾瑊太子賓客依舊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戶仍與一子五品官

壻郭曖尚昇平公主代宗以子儀有再造王室之功上表請解副元帥及朔方節度使詔不許子儀又固辭方許之子儀自以身為大將位極人臣而又為讒口所畏乃杜門不出謝絕賓客惟以聲樂自娛以避嫌疑代宗嘗謂宰臣曰子儀大臣中之最長者人皆仰之不名不唯朕尊敬之亦是卿輩宜盡禮也子儀每入朝不趨不名贊導者引之使趨以明其寵遇其不名不趨蓋非人臣之禮代宗特賜之也子儀治家嚴整雖姻戚間燕居未嘗解帶其諸子婦以下晨昏參謁如公衙之儀其閨門之禮雖貴寵莫得而親狎也子儀有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羅列於庭觀者以為福德之盛無以加焉子儀雖位兼將相而日引客將飲食相對其所以自奉養者不異於匹庶代宗嘗問其所以治家子儀頓首謝曰臣有何治家但不聽婦人言耳代宗深以為然子儀之貴盛也有相者謂曰公之骨法貴則貴矣然不宜封王王者天子之位公雖有大功不可以及此若王則有震主之威矣子儀聞之終身不敢言及王爵

懷恩既以王將雅重門忠烈威振殊俗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女沒於寇庭而九族之親十不在一縱有在者瘡痍滿身未痊宿痛之時臣損立效切臣累蒙寬宥遂破朝堅等謀害幾至破家使奇兵精食年宿衛臣職內省無效終始荷寵使傾危以日繼時命任臣於朔方誠謂遊觀效微骨碎無以報上蒼唯有神策兵馬頻軍獨任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即被朝恩猜阻要為流讒已失蒼情臣自下賊大恩又令餞送臣家產為國之功上蒼哽下罪造之恩下臣損立效切臣累蒙寬宥遂破朝堅等謀害幾至破家使奇兵精食年宿衛臣職內省無效終始荷寵使傾危以日繼時命未報臣等之時統帥旅臣奉戴陛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山陵已訖可汗遣蕃酋相州西部以趣路川地白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頻軍沿州會中官駱奉仙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約迎狀已露乃與奉仙單結歡奉仙口爾等與我兄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面乎雖然可事勿論白令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仙回明日晡午請宿為今節奉仙回酣懷恩將酖其兒奉仙逃匿懷恩又令餞送臣家產為國之功上蒼哽下罪造之恩下臣損立效切臣累蒙寬宥遂破朝堅等謀害幾至破家使奇兵精食年宿衛臣職內省無效終始荷寵使傾危以日繼時命未報臣等之時統帥旅臣奉戴陛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山陵已訖可汗遣蕃酋相州西部以趣路川地白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頻軍沿州會中官駱奉仙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約迎狀已露乃與奉仙單結歡奉仙口爾等與我兄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面乎雖然可事勿論白令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仙回明日晡午請宿為今節奉仙回酣懷恩將酖其兒奉仙逃匿懷恩又令餞送臣家產為國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迴紇摧滅強敵而有人媒孽奮性獷戾映狀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言臣源忠利肝膽血誠頓首上書實演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以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自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疆埸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安皇天之威神成征胡之魄於是何思明繼亦又構東周宗社不安海內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叔父兵權並平僭逆以臣將雅重門忠烈威振殊俗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女沒於寇庭而九族之親十不在一縱有在者瘡痍滿身未痊宿痛之時臣損立效切臣累蒙寬宥遂破朝堅等謀害幾至破家使奇兵精食年宿衛臣職內省無效終始荷寵使傾危以日繼時命

稱家資盡於公用又與臣馬銀銀器四事臣於過統處律約便與把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說便爲結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謗流言欲令忠良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回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死生親當矢石先登陷陣冒犯鋒鏑身被重瘡出入三年賴陛下威靈將士用命收馬坟牛以濟軍糧又遣段秀實及臣息男玢等收合離散東西掎角首尾相救賊不得合遂以破滅此臣有功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玢嘗被回羅將益尔制不由已旋即奔迸歸順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驟年逐邪倏疑數變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寇邊之戎不足爲患此臣有二女供聘逆雜爲國和親合從詩歌致命之義將復何疑假令修文共列不遠陛下若不納忽忽日貴因循臣智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苦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戍事已安根蒂且繫願一至闕下投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令便託述晉絳等州於彼遇延且仕謹遣押衙閻序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吳休徵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

言不入臣當死節毛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人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假幽魂面陳肝膽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無地九月上以迴紇寒懷恩又與安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與宣慰使汾州刺史李光進等往說迴紇令其速出兵以收京師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忠義勤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況來與事光弼素高人多所忌不容二臣俱爲蔡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以走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遲慢復命御史大夫王謝自迴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悉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報攻雲京雲京出戰瑒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恩之先是尚書右丞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若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陝郊臣方貴以春秋之義云寡君震蘆於邾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地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擯去大臣即宜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父者獨辛雲京李抱玉路奉仙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詔以遣順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懷恩已爲朔方兵馬使張如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東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勳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喜以憂終又遣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步停是秋爲鄜坊節度使詔人郭晉等詣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繇來填之墓自序云仍遭故逐奉天體泉郭子儀出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號二十萬衆自北道先筑陵泉奉天任敷鄭延邠寧入其波說利害文喜招之會懷玉卒文喜降四方反側者聞之朝廷大喜加懷恩尚書令封大寧郡王子儀屯涇陽渾瑊軍於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詔親征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衆又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爲徐璜玉所殺璜玉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迴紇爭長自相疑忒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迴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鳳翔子儀進屯奉天鄜坊節度使李抱玉懷恩從子也素爲衆所附懷恩死舊將皆往歸之抱玉悉以軍糧盡餽軍士士皆感泣願爲之死於是永泰元年冬十月懷恩從子朝義及回紇葉護僕固懷恩等率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分道而進代宗以懷恩死羣臣上賀代宗流涕曰朕不德上天降災使此賊生朕不能以德懷之又不能以兵制之使至於此豈非朕之罪乎羣臣皆呼萬歲是

功加妣氏更名嘉懷懷光少從軍以武藝性剛躁明方略使邠子儀禮之益學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大常卿壬右衛兵將擒功第至開府儀同三司兼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曆六年檢校御史中丞同一年兼御史大夫皆為軍虞候性清勤嚴毅后敢殊殺暴戾戚犯法皆不撓降子儀紀綱任懷光軍事紀綱之名皆故不敢言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詰懷光讓用若寬懷光既驕恣不可者三不肯罷副元帥與元帥子儀節度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懷光乃兼邠寧慶三年二月詔加太尉兼門下侍中封咸寧郡王食實封千戶子儀節度副元帥其年十月吐蕃寇邠寧慶節度使白孝德拒戰於宜祿孝德敗績於地曰凡人臣反則敗然後死部落等皆從之今我為之臣時懷光部將韓遊瑰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瑰計約令為逆瑰窮蹙之翌日懷光又使遊瑰為門者所拒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和車駕當須引退由是上讓至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偽與朱泚書晟見其書以示之至是因欲兵討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寧慶節度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宋涓兵武俊皆反提兵救忠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二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門與尚等大戰于愜山為賊等所敗復為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益加固守自是與燧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奉天德宗幸奉天既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為其下所迫僭稱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亦為偽尚書令封朔方王遣其將徐庶齎詔書及王公百官表疏勸懷光早正大位懷光大喜即日先遣徐庶將張韶持表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壍乎城上人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奉天聞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與此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麤疎復綠退數百里已上當請誅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奏貶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數也再已上當請誅

之杞等似知之懷甚恐說上令懷光乘城收復京師不可與之德宗從之懷光怒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大常卿壬右衛兵將擒功第至開府儀同三司兼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曆六年檢校御史中丞同一年兼御史大夫皆為軍虞候性清勤嚴毅后敢殊殺暴戾戚犯法皆不撓降子儀紀綱任懷光軍事紀綱之名皆故不敢言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詰懷光讓用若寬懷光既驕恣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懷光乃兼邠寧慶三年二月詔加太尉兼門下侍中封咸寧郡王食實封千戶子儀節度副元帥其年十月吐蕃寇邠寧慶節度使白孝德拒戰於宜祿孝德敗績於地曰凡人臣反則敗然後死部落等皆從之今我為之臣時懷光部將韓遊瑰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瑰計約令為逆瑰窮蹙之翌日懷光又使遊瑰為門者所拒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和車駕當須引退由是上讓至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偽與朱泚書晟見其書以示之至是因欲兵討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寧慶節度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宋涓兵武俊皆反提兵救忠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二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門與尚等大戰于愜山為賊等所敗復為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益加固守自是與燧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奉天德宗幸奉天既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為其下所迫僭稱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亦為偽尚書令封朔方王遣其將徐庶齎詔書及王公百官表疏勸懷光早正大位懷光大喜即日先遣徐庶將張韶持表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壍乎城上人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奉天聞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與此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麤疎復綠退數百里已上當請誅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奏貶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數也再已上當請誅

京師既還與瑱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光統諸軍以固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母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威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豐州五年又詔曰懷義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晉信干紀漢后嗣其好子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染化我太宗存其祚以王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鄉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襄成益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承鹿之功徵師未逮干誅候衛七旦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風舸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謀稽誅即合大辟尚以化成保合大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舊業側置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歸於兆人迄辜有罪素議所忘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肅無若爾父之違王命不在故土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授首其子璀瑤等皆死唯妻子以徙嶺表乃命承緒縗之

史臣曰降圖懷恩李演光咸以勇烈有勞王家爲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王雲采器駙泰仙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笑時君亦可謂國之誤哉既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異其外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悲夫多蠡國采所由

述而亡歸自速其斃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劉昫等修

張獻誠獻甫　獻南
獻恭　獻悊子與

曲環

楊朝晟

李叔明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祿山交僞官克陷史思明寫思明守本州統逆兵數萬寇太原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本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月是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乂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柯同校

路嗣恭

崔藥衡

樊畢

裴胄

獻誠幸與戰於梓州爲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曆二年四月獻誠入朝上表乞歸私第仍詔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尋以獻誠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所不至於私第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代獻誠爲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曆十二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建中二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爲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與軍城虛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衆增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盧杞移疏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頃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悅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獻南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

會昌於善羊柵詔照入援武誅作亂餘
是歲十二月辛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伾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仲烏令考績
上上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德政碑
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副使知判官節度營田押諸蕃
部落等使嗣恭按判練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楊重兵偪強
不受命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永泰二年檢校刑部尚書
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公潔
財賦貢助親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負朝恩味希暹從笞明觀積
忠犯法奴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尚容之及
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
使呂崇賁及五府官屬攻陷廣州嗣恭集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招流人
劉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
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
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
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餘其

同惡萬餘人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
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共恪爲理著稱
及宰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
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衡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
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四川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
察使徵至京師其年冬卒加懷鄭汝州節度觀察使乃
御史中丞敘復招討等使其後爲鄭坊觀察使六子寧坐事貶吉州
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
私第有佳林泉自貞元初李進賢而屠之
名卿或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
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
城收黃河九曲洪寧城累授別將安祿山反從襄陽節度嗣
又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
李抱玉守河陽南城率別將兵守潼州破賊驍將安曉勃特拜羽林
部落等使副恭堅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副元帥郭子儀
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
同正員隴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
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渡河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
收七盤城武階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大子賓
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計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
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
劉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
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
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

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希烈出遺縣令陳
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州刺史陳
陳蔡二州以希烈權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
恭倫賦稅均平政令寬簡不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理成兵
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午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
尋布帛米粟有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重寡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洺州節
度使令狐彰署奏掌書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
外郎兼和吐蕃副使還遷都官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
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大相
尚結息恐而奸殺以常覺敗於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其次相尚
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
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崔
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與吐蕃大
相尚結贊至自蕃中時吐蕃犯寒自將兵成寧州及文代以是月壬
午夜軍於潘原距涇州三十里漢衡聞其將至素嚴急聞張獻甫之叛因遊環夜出衙
門于餘人竟叛掠其財物明義欲奏出斬范希朝爲節度朝
廷以環初遊環以

元年舉賢良對策擢部伯郎中出為
宣歙觀察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轉使尚中門事宰相以結黨罷之
盟於清水憲宗部即中御史中丞充
叛詔以普王為行軍元帥徵
幸奉天普王不行罷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屬
代貴說為裏加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厚有武
藝每與諸將計猶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畏焉頻與李希烈
按敗之後以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復之李克誠辟為掌
書二十餘年不遷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十代
叔伯皆同門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觀察等使
卒贈護軍銜袁監參謀論思之舊例然行心無所願望在南節度
凍少連奏檢校主客員外兼行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觀察判官
門刺史加兼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使江陵尹兼
察轉兵部侍郎判度支初作相說意為元載張延賞所
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代宗以元載親
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忌相筠名
李貴護軍銜袁監參謀論思之舊例
凍少連奏檢校主客員外兼行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觀察判官
門刺史加兼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使江陵尹兼
察轉兵部侍郎判度支初作相說意為元載張延賞所
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代宗以元載親
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忌相筠名
李貴護軍銜袁監參謀論思之舊例
凍少連奏檢校主客員外兼行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觀察判官
門刺史加兼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使江陵尹兼
察轉兵部侍郎判度支初作相說意為元載張延賞所
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代宗以元載親
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忌相筠名
李貴護軍銜袁監參謀論思之舊例
凍少連奏檢校主客員外兼行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觀察判官
門刺史加兼御史中丞充荊南節度使江陵尹兼
察轉兵部侍郎判度支初作相說意為元載張延賞所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三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劉昫 等修
開人詮校 刻沈桐同校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蘭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為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所事於司錄張訢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為稱職無何為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東史復入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頗貴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真卿自代為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實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千至一千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之食

數縣百姓乃撓亂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輸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遍元載曰浮于淮四達于汴入于河西底柱砥石沿泝楚悅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有時略相分終始故舊不忘流言貴誕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前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驅馬恢郊見三門梁津遺迹到河陰輦洛見宇文愷置察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節儉河廟漂然如生涉桑乾沒瀑遮聽淮創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轉衛柱陽必多積穀關輔饑饉引漕湘潤庭萬里穀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兵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浚舟之役四方成趣者百以疲贍三河流離首於茲請命相公臣歲明主為富人候此令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傑沈珽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攸塞悉熟盈平常經表請護河隄歲各有四五萬要自井京入為計湖荊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叙陽多積使江湖米米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價賦歌舞皇澤共利

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通則飢人皆附村落已屬從北
滋多命之日引舟陵之倉以食羣烙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侯有
不庭者諸戍有侵敗王略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往還相繼
而郡志曰先輦後貨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若
六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聖祖神宗漸近臭羶水徵之盛其利四也昨可疑者
出陝洞殘東周尤甚過宜陽能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
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路歐逃鬼哭作必氣痛與必氣鞏
棧車鞔藩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壞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無長支浹沮
於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恩哭泣波瀾起
不揭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淳千里但上用水舟
行其病二也東抵汴繩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戎狄久竊頗
吏忽奔探數元窯窯夾河為數井根開舟行所經便亦能

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置司
於侯晛卒僕射青紫每云食牛犢又云無損繒帛所至輒到便留
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淮小卑其處奔走之性
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異累年已來事啟名啟聖慈令百特賜生全
月餘家屬遠即臨道思業感切思嬪白身兒一水不通願得鈍而先
住見一粒不還願須來而先還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究潸引
多虞屏營中流掩泣敢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關中又至
德初西園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稚盈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
益精密官無遠耗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
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
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物尚
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近上八年
知三銓選事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奏詔訊鞫晏以載居任樞
寵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勑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

焉七人於中書侍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及後二十餘
年綜司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
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寇興晏語而無欺紿四方動靜莫不
先知事有可疑者必先上章奏江淮米船未到之間預支俸錢以濟
之所欲其先至有上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商賈以廣運船而先
帝先他司由是甚不為權倖所便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敵舊頗
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善計謀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
權勢之重郎於宰相要官重藏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
無滯然多任數擾權貴間思澤有以者必利焉之富大曆時事貴因
循姑息國之用度仰於晏未嘗檢覈錙銖宗尚節儉晏能多
奏勿揚炎為吏部晏為尚書各恃權使氣而不相得炎坐元載
出安快快出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
皆哉之得罪安有力者炎將為載復讎又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
而又愛其子韓王迥晏當客請立獨孤為皇后炎因對敗流弟奏言

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為賊臣所問不然劉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依大罪最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陛下以廟然大赦不當宥免寺盧諂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願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部坊以摧挫之遂罷晏素有讒毀為荊南節度以伺晏動靜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趙奏報晏以思州謀反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大下冤之家屬徙黔州表連累者數十人貞元五年上始方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秘書郎上訪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子峯峯婿鄭氏女皆以孝名旌其閭宗經弟兄華敬顯通人及長有史才以蔭補弘文館校書郎上以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往宏街少俊人也祖思謙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秘書監宏少慧通士林右司御史中丞奚陟器異之薦為鹽鐵使判官累轉殿中侍御史判度支前後領財賦十餘年每朝恩伏誅奇生與敕俱出為處州刺史應緣洪二州入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上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子峯峯婿鄭氏女皆以孝名旌其閭宗經弟兄華敬顯通人及長有史才以蔭補弘文館校書

中永徐榮主之既不理且以聊閣榮欲代之宏執不可榮又遣諸院吏來訪宏乃疏榮所用者過惡以聞事輒留中無何榮以使勞加戶部尚書而宏遷封蕭國公然榮以虛驍寵之間惡益甚無榮詔書建宏必極壯麗親程課役又厚結權作以備榮張滂先善於宏宏為司農少卿及榮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副之於宏宏以滂姻黨以法繩徐榮因口滂強奴難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奏遷為上所疏乃讓度支使以宏專判而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間計京兆尹薛珏珏口二子之惡由參庇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薦宏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使鹽鐵轉運尚緣於宏以悅之江淮兩稅本宏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之爭署院官皆用者滂乃奏曰珏宏與臣相戾巡事遂令分掌之然幾宏言於宰相趙憬陸贄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務於人不知

何謂滂時在側忽然曰尚書失言甚矣若運務專委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彼公錢縱姦吏故也且凡為度支官吏不一歲賓客鉅萬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問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默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悔謝乃以宏滂之言上聞由是遂大厚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滂至揚州按徐榮進像妾子姪得賦錢萬乃使檢校表故參得罪宏顧有力焉勤恪官著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敢苦清白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辛卯也十三年七月辛卯年七十三廢朝加贈益曰敬

王紹本家于太原今為京兆萬年人傳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為少時頗負氣節慷慨之志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泰按武陵耆舊傳德素東史辭為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為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特移運路自襄入汴紹奏佶表論開屬德宗西幸忙於異自左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俄遷浙西觀察使德宗親勞之詔紹乃督緣路輕貨速金商路佶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親勞之詔紹曰六宜未有春服我猶衣表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開道運

十七章以招懷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秦之以絹數千匹賂突異在湖南具奏其事言突與潘鎮交通德宗怒遂勿突死議者寬之巽庸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辛酉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根下症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敬治子賤吏不忍欺兩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蓋口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致故文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泊晏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轂行千卿才忠也滅王綰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鳴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衆見忌於前楊炎致寃於後可爲長數息矣時哉有口者以利啖之衛不審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餞其才濟其國矣是其

衍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費饒亦無幾矣鹽鐵變法物貴身危其何匝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爲也宏滂爭權樹黨皆非令人紹之謹密幹事巽之敏察精辨亦足可稱替曰豐財忠良晏道爲長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薛萬徹子元賞弟萬均 令狐彰子建遘 田神功弟仲玉

劉 昫 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侯希逸 李正己子納子師古師道

薛萬徹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爲左屯衛大將軍萬徹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內大下兵起東身戎伍委質逆徒隸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遣使固懷恩收河朔書爲賊守相州聞成朝義兵潰王師至安陽懼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的懷恩平河朔旋乃奏萬及田承嗣張志忠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萬爲相州刺史充相衛洛磁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舉魏州志忠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萬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曆八

年正月卒詔遣弟導知留後累加鄭太子少師大曆十年正月丁酉卽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舉衆錄田承嗣以叛舉奔于洛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嵩子平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稱平知留後務平偽許之讓於叔父舉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表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代郭昕昕卒軍亂殺其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黃河二里每歲寄爲水患平詢訪得古河道按衛州黎陽縣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開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爲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爲鄭滑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東平十二州析爲三道以淄青齊隸觀察等使仍抑新羅渤海兩蕃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

平以偏師授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焉狼兒砍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白勸共攻鎮兵得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士不敢平悉府庫財募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朝場明日狼兒亦就擒數百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爭伏乎之咸略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應送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曆元年歸朝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二年復以晉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檢校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册贈太傅高駢子雄初爲高駢屬吏知衛州事嘗殺特詔赦衛州吏稱其能採訪使宋鼎引爲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于毋氏彰遂少長范陽倜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僞署尚書劉晏及大京師通僞署爲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僞宰相走河朝又陷逆賊史思明僞署爲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千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獎勞時彰移鎮洛園渡遂爲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大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河順衆心感咽咸悉力爲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遠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陷爲定入胡蘭宗深獎之優詔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匹年惟

悵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威懾御史大夫計霍國公再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荒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去奢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陳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稽闕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亦皆銀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甘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吐其短也臨終手跡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又嘗能自代不曰臣自事陛下得備旄鉞受思則重劾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胃臣誠哀懇頻首頓首臣受性剛狷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兵宅州逐與已約恣尚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大誅即欲奔訴及忽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孝秩滿宜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

舊疾益重寢膳又生氣息奄奄進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斬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臨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孝秩滿宜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春初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胃臣誠哀懇頻首頓首臣受性剛狷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兵宅州逐與已約恣尚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大誅即欲奔訴及忽朝恩死即臣屬

士命于中朝乃令道州義士東海徐偃以居喪古人所
稱生不文利祀不黷其子夫豈違哉節操誠可高絕無都督狀以偃
奎寮增勵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無論
宜付史館式昭名臣子建運建大曆四年十二月彰道入朝特加
兼御史中丞歸滑州及韓幸屠三寇京師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堅原兵亂出幸奉天建力救
駕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至奉天以建為行在中軍鼓角
使奉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
年七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
李氏始師資臣女也建惡將在之乃誣與備教生邪士倫姦通建忍
士倫婪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閻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
三司共之李氏及奴婢狀證頗明白建方自首伏建會赦免死
德宗詔曰子育黎元未能特異在于之貴用勸于讓宜輸崇勝五百
千文充葬士倫母子其父執義老至無所歸費深於念委京兆尹量
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員右領軍大將軍五年三月以尊親
不喜德宗舍舊歡特容貸之復陳訴詞甚虛擅委隨州刺編同正
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
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故轉運湖於道者杜亞以運家
子責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吳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
以運職在牙門必不拔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赴事
將武全諒之金鼓晝運從者十餘人一人晉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
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詔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
外崔從賈大理司直盧士珵詣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遭非行盜以
曾博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全諒作威敎人通狀配流澧州復歲
餘濟北相得劫醉運絹賊郭部朱暹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
東史權汴州留後大曆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
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撥淇門
曾參承朔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潤州代之
士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貢示百官宴

候希逸王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祿山反累其腹心徐領道平盧節度希逸時爲平盧兵馬使以閒詔以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久玄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既數爲賊所迫希逸乃勵將士累破賊徒向望客李懷仙等既感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板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會田神功能元鎮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乞命稱臣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通納少時正已遵禀元年與元元年四月九子納擅拯兵政權之數月乃發救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賜正已大尉會悅於朱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代宗召希逸入朝希逸以納未平固辭俊將兵擊納納敗俊於

李正已高麗人也本名懷王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會有勅遣使來存問懷王恐玄志子弟節度遂改之與軍人共推立候希逸爲軍帥希逸母即懷王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寬厚得衆軍討史朝義至鄆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已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酋逆貌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謂其領而批其背迴紇怒衆皆不敢爲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倶下衆軍呼笑虜慙是不敢爲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爲兵馬使正已兄歿得隸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奔走遂立正已爲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每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食名臺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曆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初有淄青節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曆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爲己邑正已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放海名馬歲或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增羨稱強大宰攻田承嗣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攻田悅求救於正已正已時事太子大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姪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最懼朝廷多不自安聞梁崇義誅李希烈陷汴滑築十州乃移兵屯於鄆夜教百馬備河南騷然大下爲憂羽檄交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次徐州增兵以犯江淮於是運輸爲之攻道未幾發直名時年四十九子納擅拯兵政權之數月乃發救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賜正已大尉納少時正已遣將兵佐李嘉之自奉儒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物望金與梁崇義校考部中兼授父兵署義州刺史正已將兵擊田承嗣著奇功遷檢校右僕射又加御史大夫建中初正已同馬兼侍中刺史皆優禮之永泰元年因與巫晉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同空田悅梁崇義皆以州縣順納以彭城險阻又怒南詣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漳陽合攻破其城外納自城上見合帥大將衛俊將兵代宗召希逸入朝希逸以納未平固辭俊將兵擊納納敗俊於

成務朝京師請因合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應欲誅破之以高已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擊禁中納遣鄆州復與李希烈朱泚王武俊田悅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與元之降罪已詔納乃劾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改校長史年三十四歲從位廢朝三日贈陣有差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元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奏師古干德棣二州將

取蛤蜊及三叉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蜊成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鹽蒲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蜊爲納所據固城西戍之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賜之蛤蜊仍爲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汊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爲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衆兵以取蛤蜊三汊爲名其實欲窺伺之覘師古

令棣州降將趙鎬招扣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商河會士清晉中火起軍驚潰之未進德宗遣使詣行武俊即罷師古戍三汊口城從詔言師古雖外奉命而常畜使軒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于朝而逃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詐歸款於朝事洩皆戮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正月師古脈閼加檢校禮部尚書右僕射十一年正月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正月師古杜佑奏請以捕之數月有山獠於市賊還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不敢出或出來投門轉掠部伍東赴伊水入嵩山元膺設境上兵重

兵每路戰得俘伍中雖門其妻子於衆譬中以甲冑殺而行防禦兵不敢近賊出來投門轉掠部伍東赴伊水入嵩山元膺設境上兵重以捕之數月有山獠於市賊還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不敢出或

公紳生宣慰且觀所爲欲覓客之師道初以遥順爲辭長亟不良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莘州福成縣斬首五百餘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於蔡州擒吳元濟傳首京師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速也李祐於苑陵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二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唯高霞寓一軍獨全其後霞寓亦破賊於溵陽縣衆破賊以牛門城杜莊擒田弘正復於故東阿野狐破賊王勣諸軍四合圍下城柵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既敗悟又敗師道師道乃使人召悟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己乃紿病不出召都將史憲誠李寂并白孝忠相繼州恐不能獨當賊若悟并二州節度都統使即必立功況兩州亦並爲賊納吾所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罪人而已下與公等約破賊以牛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紀怒在不先白己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與公等約破賊以牛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紀怒在不先白己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與公等約破賊以牛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紀怒在不先白己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與公等約破賊以牛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紀怒在不先白己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與公等約破賊以牛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宰相宰相紀怒在不先白己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

朝郊社宗廟與賀初東軍諸道行管節度觀察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酒醪盈溝巷百姓歌舞於路三軍之士大功以來富貴無比皆口善乃進其使而斬之送首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

汝南郡尚書宋敬宜發行稍平乃大具樂伎飯僧於市有衆平屑與其場市人歡呼酒醪盈溝巷百姓歌舞於路三軍之士大功以來富貴無比皆口善乃進其使而斬之送首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故淄帥請不行紀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師道退席以兵起鄆州及汝至門不以師道退席乃得入兵士縛進至殿庭猶口罵不已

好隱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爲常帝仍特敕其子爲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二軍之請問亦有爲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至于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開權製羣凶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復爲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及侯希逸爲軍人逐出正已又據其地既而遁相曙固脇紿姻

貞曰田神功良能元謀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以勳烈顯任臧獲而亡滅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張鎰潞河南附鄭從一　劉昫等修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以鎰爲判官授大理評事選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嶷以公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詵令詵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嶷當降官及下有司嶷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嶷嶷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擬獲配流鎰貶衡州司戶量移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爲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母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勳員外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曆五年除豪州刺史爲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論生徒比去郡

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敬言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于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公淮組守使辟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剖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御史毫貶循州司馬留當于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占其生謀逆此極獘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令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齊得罪罔奴舊年令霍晏得罪罔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上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

之分立壇于結與賓佐齊映齊孔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曾于
召人皆朝服結契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熱論利苞斯官
自今以往生生世世為兄為弟若有違此盟約黃以牛祭以馬為牲血盟與
之殺其禮乃請納贊曰漢非牛不田祭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結
大　初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系結矯請以我羊血出犬白羊乃
殺之結血一盤而歃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區跡舟車所
及日月所燭莫不臣妾之永永世世子子孫孫敢有渝此盟
者明神殛之俾墜其命墜其宗無有後胤若我王者之不軌被四海以聲教
是用共歎勤將史孚敦誠節義願為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明賜之國將三百年共
建夜迭行在所晝為鼓角晨警晝夜巡行在所晝為鼓角晨警晝夜巡
甲伏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姚汎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汎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
此及姚令百累遣門諜招誘河清部
希朝潛通此使結兇義害河清毒贈向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興元
尹加大子少傅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
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曆中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
南尉雅爲宰衮所推重及衮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
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
普王之爲元帥也還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
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平章事崇
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
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平
章事今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
亦聞斯言然未論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猶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
陸贄有食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
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
但恐窮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覓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凌不悅
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鄙國公主親

爲宮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謀賑濟
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志
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
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今門內凍餒非夫
之心也縉慙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尚書郎大
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爲同州刺史州
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糜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
朋友咎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貶秩乎德宗聞而嘉之復爲
王爲襄漢元帥以復爲戶部尚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
未行應駕奉天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復辭泰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
爲監軍自爾恩侍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間不可參丘機政事之
權上不悅又請另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
聚政指漬是獻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虛思微臣敢當
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

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于饒州時年五十七復門望高
卑走彌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顏爲同列所嫉
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寡爲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
部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馬蕭升升於復爲從兄弟升早卒
貞元中蜀州刺史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大子磨
事李昇等出入主第穢薄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昇貶
領南蕭鼎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二公主行散騎侍其子位爲禮文
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並長流端州公主女爲皇太
子妃即順宗也大子懼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部國喪位兄弟及液詔

還京師液父徽初尚部國徽卒尚蕭升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恢梁僕射渾少孤父
憂休官至渤海丞而至學棲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爲
江西採訪使奏署南陵尉官累除禦史中丞中
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

無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賦事大曆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聞元辛僧與徒夜飲酔而延火歸罪於守門者如軍候亦受賄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寃告軍與崔衛追入白少遊僧首伏既而謝曰僧二君子幾成老夫前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鎮浙復以為部同練副使十二年升京兆尹史居二年甘衛甫入相薦元誅誠大夫浙西江東黜陟使案遷尚書左丞及罷在奉大緩服徙行遷終南山谷踰旬方定行在扈從至者州改左拾遺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沈籍其名甚喜以致之猶疑在閭里乃加宇相及克復軍尚名載乃上言項為狂賊脅從寔眾請令自拔三年不悛即同元惡帝優武請改名庶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上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為帶隆一跨乃私市以徇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但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罪乃依行刑容臣修奏定

罪以誤信乘輿器服杖六十餘王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曰李勉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第李慕一家而已今被掌莊伯強盜殺害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計賊自有國計貴僥倖之徒且毀弃義門虧損教化望少責罰亦可啟奏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安政待之至於調兵食龍體鉄勾官吏臧罰御家強於幹事或曰肝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救枝梧者厚雖晚所引心腹其事政上色讓之曰先相公以俏幹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史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距卻非而又其所專士咸稱宜尋士卑臣之禮晚感悟愧悔為霖成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軍庶曰志貞一末吏今人綴稱廉潔不當頓居重職過更以戒稱告即日詔下疾聞因乞懺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吏白當過官專恢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挽之非惜去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邑主融辭貴應無能矧挽吾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乖

及渾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召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事與卿同歡馬嘶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警寇渾曰五帝無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有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發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頓首伏遣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瑰鄜坊節度使劉昌胡茄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街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優異時張延賞與廬同列延賞怙權於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謀渾曰相公舊德但節宣於閫室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白是為其所構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渾兄誠亦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頴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朝端往往詣渾咨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非博渾亦善為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渾警辯好諧謔故達與人交豁然無閒性節儉不治產業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舉家勝謝醉方歸謝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哉悉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請復柳渾節行才能許謨皆足相明主平泰諸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霑也德宗出賢相任姦臣致朱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五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泰府學士給事中玄道玄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秘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梁迥上補陳留門蔭擢國子部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丁母憂服闋授京兆府司功參軍轉監察御史出為劍南節度使崔寧判官入為吏部員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誥復從劍南節度使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郎兼御史中丞充劍南節度副使武卒西川兵亂揆單騎入成都慰諭之兵乃定代宗召為京兆尹未至改太子少詹事兼修國史揆夫風儀善奏對每有數陳皆稱旨

詔揆日鄉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為三絕其為舍人也宗室請加張皇后謚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崩後令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踵景龍故事故繼宗皆曰凡有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嫡長有功令有千數咸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令當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不勝大慶肅宗喜甚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遷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詔徵殺人賓客中者皆赦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五百人以備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有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周亞夫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有北衙文武隔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羽林之請揆在相位決非為物議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時名嘗為朔陰節度聲問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為物議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時名

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今涵奉賤至平涼請見涵數奏明禍動合機事繭宗大悅除右司員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實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庶子廣德初平涼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朝方兵馬招集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充河朔宣慰大使侍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歿代之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軌制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遷有人言涵背痛宗正少卿此時無出令為少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僧陳竟奏為其本使渭雖以於死亡竟不引進則多言譖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處

所陳少字徒歲已任少卿昔是令引罔我何堪量得參當朝典吏副
周行宜依選滿用誠薄俗可歎州司馬同工由是改通為檢校工部
尚書兼光祿卿仍充山陵副使無幾以右僕射致仕興元元年九月
卒追贈太子太保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游
累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敏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乘推引
講經時同列有私習鄉義者期以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揚升坐
音韻清暢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由是為大學士
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淵之甚厚既擢第補冀州司士參軍其
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
御史節度判官賓佐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專掌度支加檢校
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部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復為
度支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供饋有勞大曆
史未覩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所到皆建中興之績

敏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類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
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隨右行軍司馬
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杜州刺史杜管觀察使少遊以
嶺徼遐遠欲規求北郡時中官多守權寄甲第少遊乃有於其鄰
僦其下直際晚謂之從容曰此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幾錢何
秀曰又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
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宜有輸誠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宜有輸誠
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
郎之費并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太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兼
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旬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
吉乾泣曰南方炎濕恐不生還卅覩顏色矣秀遣門中
承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自拜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仍
手仲武矣秀歲內外制辭數日拜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仍
太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
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仁政為務政好行下惠昏吏得戢人亦獲安及
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十增二拾大率皆天下殿最也以效徵
詔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間二拾大率皆天下殿最也以效徵
未貫物且無虛日歛積時管累巨億錢多將置佛寺以說文物清流之
士共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餉金帛約十萬貫文多約時於用非中宮
略本仙翁清淨是承備管由是天怒遣於中禁後果元載伏誅但相值年
深以過犯斬足疑忌少遊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
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闕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
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遊以師政
作河淮州平賞非開拂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
節加平章事開拂當為少遊資俾盧杞早年與之同任僕固懷恩
使所故疑加其官秩四年十月篇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
物料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洪報少遊佶時所掠貲財錢帛約八百

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
等曰所用財帛須承勅命未與之前勃然曰中丞若得為劉長卿不
關為崔衆矣長卿宰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乏財為光
儀

豪請舒廬帥令罷壘韶文卷甲佯假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郵
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偽赦書走揚州至泗州刺
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斬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瑀延書
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偽僕射淮南節度
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禦少誠竟不能
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賄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
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既而川時殘破無以上塡乃與
酸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
烈偽起居法其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憤發疽數日而
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盧其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七部侍郎義恭玄孫也父子雲潁王府
諮議參軍以妻鄧祕書少監基少以門蔭入仕有職以幹局稱累授
閬州刺史閬州刺史宇文融中使監察廉中御史俞州刺史宇相楊安諸之頗
厚召入左司郎中兆尹甚無術學善事權要爲政計狀
少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幸不好苛細稱
父喪居東都足時安祿山潛陽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
琯王巨署秦府御史裏部營田判官丁堆粟東都復爲史思明所陷
諸藏匿山谷思明嘗爲諸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諸名欲必得之因
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諸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
丞主鑄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諸陰縱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審疏賊知
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詰罵催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
中數召見言事代宗居陝諸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
謂之曰挨風知勁草衆信安將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排爲河東
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諸推酷之
利一歲出入幾何諸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陳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殺衣種誠謂陛
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爲的是未政即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也拜左司郎中
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爲處州刺史歷饒虔亳三州刺史入爲
右金吾將軍建中初上以門名理天下百吏震慄時十月禁屠殺以
月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簿
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強禦宜論或謂諸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
爲益之諸笑曰非爾所解昆弟公威權大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
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於閤門別置二司以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訴上疏
曰夫諫敢於不之及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發之人援挾鼓始
動天聽竟罔緻徵君然者安用史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諸以法吏
雖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簿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
和易爲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夫爲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
諮貞河南凡五爲代宗入視事未嘗當正廳不轉人於賊罪以寬專
史臣曰李揆盧基皆行非其涵端和易庶乎近仁也

舊唐書列傳卷第七十六

姚令言　張先晟
源休　喬琳
張法　許鎮
洪經綸　彭伾

劉昫　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充隴右節度副使十年孟皛爲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堪代帥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道兵赴援令言乃西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李忠臣討之遷曜河南副元帥忠臣淮西節度使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忠臣屯駐汝州詔下令言不悅以爲思禮之遷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詰旦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交言獨與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孔巢父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德宗初即位不知所出光晟時謀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德宗初即位不知所出光晟時謀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室此不言者且以俟思德之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可以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交言獨與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孔巢父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德宗初即位不知所出光晟時謀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室此不言者且以俟思德之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可以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使君之遷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詰旦

之伊令鑄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毎大宴會常令流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伺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遽營成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抵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巡屬部貞外郎出為華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違留不答決杖除名配流欽州久之移岳州遠中初湯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猶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與翊休郢有隙遂據休曰流人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職又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巡紀休至於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迎宪等上初欲遣紹其使令休歸其宪董待命于太原又之九遣仍令休歸其宪董酷宪苑大小梅錄等內屬宪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綠服事庶

悵久雪中詰投宪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鬬而死非天子也又遣使者詣唐國貶罪當死不能自殺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饋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宪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終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綿一百八十萬足當速歸之遣散支軍庶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辜遣赤心等詣與之弟十萬足金銀十萬兩價其馬直休優色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遂奏為光祿卿休以其遠使當薄伐宜會淫原兵振立朱泚為王杞佗稱太計朝官謁泚者悉勸奉泚威脅成敗稱述待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為宰相判度支休遂為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靡除補擬內外咨謀一稟休盡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奏竟不護看多為尔所誘致以至殘暴賊休而為蓋非一馬又勸泚僭宗

室以絕人望命蔣年張賊專尉楊惠元等決諸至子孫還宮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華州此死休本三子並斬于東市籍沒其家

侍琳太原人以貲產豪於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連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兼拜監察御史琳個儻疎誕好談諧俳笑傍若無人列頗紆禮檢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相詆往復門戟隔逐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九山荊節度張獻甫行軍司馬使罷為朝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故檢校部郎中累給逐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懷州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宮涉常為侍講及嗣位多以政事諮訪於涉咸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明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蠶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后柜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葬加遥望太后副使宋沚之亂逼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兼

華宗洋樂從至盩厔沚以黜之連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頭至以御馬一匹給焉又疑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悵然賜之所乘策回勉為良圖與鄉決矣後數日乃削髮為僧止仙遊寺臧沚潛圖之渡令數千騎追至京城俾為偽吏部尚書令源休秘公服鐵鉗食琳能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其官不稱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學氣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頗識臣節每受迫命朝廷疑而慢之言首為貳尽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洗者滄州人家世儒者步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悉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安靖有司日試萬言德宗在春宮侯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政小大之事皆咨之翌日詔居翰林恩禮尤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教諫歷常侍上方屬意宰輔惟賢是擇故未大於不次之地洗駁悖州刺史喬琳為相上授之不競天下聞之

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踈疑俄授前湖南都團練使至京果緣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敬之法恩有所掩張薦道德宗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薦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列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可封員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作郎判度支肅宗乾元初上言河中鹽也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色惠不宜生瑞命鎮撫與兗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嘉號詔從之鎮奏兗州舊有鹽池也時霖潦害稼池堰不壞池地生鹽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之故與俗交好溷師之教被于中國夫聖人之心甘苦然臣恐其姦吏詐欺而去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絜在于上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婚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甘苦然臣恐其姦吏詐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道行浮食干制所

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戒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喜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還俗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苦必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姑若必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姑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廢宜去其太甚議不行偃息才地當官文詰以躁求爲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涅師之亂從駕奉及西於日宗西成所待朱泚素知之得偃蹇偽署中書舍人僧

號辭令皆優爲之賊敗與僞中丞崔宣賊并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脩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過吏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爲至論令言遠抱師徒首爲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比於元惡喬琳巧辭眞主俾就僞官蔣鎮貪祿隳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平道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七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兆州司馬以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毋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擊察署爲別將從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擊察舉兵圍怛邏節度衣牧至擊察大納軍士和失夜中閉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吁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爲判官授兵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雖衆我也請倍左右搜其山林逐殲共衆改綏德府折衝都宗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宇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岂有天子在急臣下晏然自淳安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遽見宇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五千人令嗣業統之朔方以秀實爲援累有戰功而秀實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內乃奏秀實爲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私渡嗣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衆推安西兵馬使劫非元禮代之秀實閉門縞素之喪乃遣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邠山之敗軍徙置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衆推白孝德爲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祿卿爲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邁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之食難於饋運乃請輸於華天德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避輦行副益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爲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爲都虞候權知來天行

哥舒翰令嚴一軍府安慰賞父兵還于鄉黨復爲都
虞候隸拜涇州刺史大潛元年馬璘奉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
引二十四弓而把益者璘欲免之秀實曰軍中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
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治軍嚴其事有不合理者必
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實留後時吐蕃大酋尚結贊自四鎮北庭討鄯中原僑居驟移頗積
既奏詔徙鎮涇州其士衆懷
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候援兵
鼓爲約矣秀實乃召故人
白之輒延數刻門吏甲仗
今夜將舉烽場無火者斬童
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
其黨凡十餘人以衛已衆
衆絕兵糧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還涇州既至其理所人
實爲留後一州其理璘思
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
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敗合敗
年吐蕃來寇戰于瞘谷我軍不利璘兵馬使秀實
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兵挾甲以備非常璘幸而軍中行哭赴
襄事於內李潢惠援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
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
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璘拜秀實涇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
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羶財退
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
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土臣

逐汝反邱遂擊之泚與朔自得總中其領流血創甸而走兒徒愕然
初不敢動而海寧等不至秀實召讓之
至遂遇害烏海寧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
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
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也所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
之將籍其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豬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必留聖
心慎擇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
不二竟殺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兒危致命之
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忠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烈允彰式嘉乃動
贈太尉已台不德罔克若天遘茲殷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放然靡
依遑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
彼郡王段秀實稟行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
上

頃者祿山陷洛京者威惠振於知訓李廣以誠貶逐以詐
守人臣之大節見危惡之深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固
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顗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能
前哲整旅寧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
孰表非常之功爰議褒崇特超檢限贈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大尉
謚曰忠烈官仕史官仍陽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
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發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
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信不遂屢
致違我使抱義之臣尚于凶逆有臨危致命殞石逾彰有因事成功
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嘆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
事跡續上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
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德宗還京又詔贈太尉秀實梭平貞烈
激其頹風褒黃之中密蘊椎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擒其兇謀果集

吉事挺身徑進奮擊梟賊英名凜然振邁千古宜追官致祭并旌表
門閭緣葬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官為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
累朝凡救書節文褒奬忠烈必以秀實為首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
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勅令所司置廟
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外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
功配開元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動力須異等爰宜旌賞追贈五百
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
檢校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
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
建等道都團練觀察使入為大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
子自古破家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贈
贈仍報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頃兵卿宇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以學
聞齊亡入周又仕隋大業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官

公當敵無與挑戰不數日賊必潰而相關矣其策乃授之乃授
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獲率步騎二萬來援碑將和眛徐流
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也於博平
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衆知緊潛其援兵二萬人來
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可
北採訪招討使移山乘虛襲史思明所以明四日達四聰
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以千人心危益不
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奔郡渡河歷江淮荊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
授寧部尚書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渙等入
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其鄉劾之貶潯州在路不食投井而死
郡司馬元昭廣平王領朔方蓄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士論之曰
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
門而後乘管崇副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其卿遣狀謂之虞候崇副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
兒子特出二教誡之故不敢失禮焉

勿復言乃以奏收還冀鄉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酒醴所以防雜祇也并置五伏馬二疋須有乘騎便
遣左司郎中李岑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累祝文稱嗣皇帝臣謂
謂禮儀使花嚴引上皇在蜀可乎嚴奏改之中言宜所以為名儒
哭遠禮儀時太聊為賊所殺冀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僖成公三日
哭今大廟既焚益毀請築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冀不能從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為御
史唐晏所構貶饒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為刑
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召西宮甚卿乃言李百藥上表請問起
居輔國惡之奏貶遂州長史代宗即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
刑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公所見雖文其如不合
謚瓦陵光廟祔後遂宮宰相元載不喜文學嘗謂其鄉曰公所見雖文其如不合
事宜何異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謀相
公拜吏除郎數深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
而欲頻聞忠讜之言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
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
宜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其卿敘之乃授
補闕拾遺司諫員外置掌供奉諷諫大事小事得以論列
論事者諸司官有須先白長官白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
者任自聞此語已來朝野莫然人心亦多裹跟何則諸司長官皆達
官也日日事連於天子也郎官卑微心耳目之臣也故其
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
也今陛下欲自解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由得聞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
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界北則反之伯明楚之
無極是也元載專政讒人也誅不忘之陛下忍乎採得君人之體矣陛
下不得不明察其情況遠之其言不可者則
正人也聞讒之聲下拾正人之聽以此為理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謂侍臣魏徵曰
朕所以此為理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謂侍臣魏徵曰
無政以理故諸門武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引與
使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五伏馬二疋須有乘騎便
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
先話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
相又關宰臣思慕日宣詔至中書不得宣詔宰臣奏請玄
宗默然良久曰卿輩以此權恩寵日共遠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
達所以漸致凌闕之禍行推臣設去不遠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
今日天下之敝蠹孽千里的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
自限難之初百姓尚未罹弊太平之理亡可便致臣參輔國用權宰
相專政逸相姑息吳當宜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
走完頃合集王賊至今猶患偽將卓卿猶皇帝先
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膳臣安思之痛切
心骨今大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宜得不日開讜言以廣視聽
而欲頻聞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
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

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閒不論之路猶恐不言況恢啟
意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有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
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
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政進即非初國忠復起矣凡百
臣庶以言招之期又難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擬古未有雖李林
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紛悔之
無及矣臣竊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伏仰仁恩垂少至
於朝政少以詢訪此破州別駕梅伯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
尚書孔宗翰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益號繁多乃上議請其
初諡高定今日來儀以前百排之承旨已

無虛耗惡直若任之爲和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疑哉夫賢則安身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甚哉忠邪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正效身爲時世師帝代之士也元文武之遺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至今萬代稱詠

舊唐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韓滉子皐 劉晏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爲同官上第至德初肅宗即位於彭原召拜監察御史兼兵部司馬以道路阻絕田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奏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充是滉兄浩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徇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兄相集議榻其屈晃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絜強直吏於史職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革富縣吏捕獲減黨數名尋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誅要向書右丞五年

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雜因循滉既常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又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董戎宇侵連歲豐稔故晃能儲積救弭帑藏稍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按牘刻剝深文人多咎怨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奏諸縣凡損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事不實乃命御史巡覆過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潤州刺史劉慕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滉合代宗覽奏以爲水旱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部表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而不問苟有恤隱之意也卿之所計則乖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伏罪蔡貶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賦稅當以實聞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議木息又出爲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觀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既移鎮安輯百姓鉤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

劉昫等修
閻人詮校刻元和同校
張延賞子弘靖 子文規校

及建中年冬逕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沭驛次滬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爲精勁李希烈既悖沭州滬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晰鄧惟恭將之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沭之路滬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滬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卑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楊威武至申浦而還發徹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起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館第數十時滬以國家多難恐有采希度江之事以爲脩備預以逃變爲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備汲引丘井督其役令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毀發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鄂盡以其所親吏應復爲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營舊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拏矛戟器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滬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綵飾其船共習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奠命及滬以疾歸第玄佐意滬兼雖遷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是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襲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

詔加之以災蝗江南和糴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頻興元元年詔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左丞元琇判度支以閻輔皋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滬折衝翊翠帛府無虛月朝廷頻興元元年詔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左丞元琇判度支以閻輔皋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耑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會俊姪弱孫纔閱知無不爲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鄉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疋皆及故性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暇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事南北皆元琇主之滬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滬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滬堅執以爲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滬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遂還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敗重寬刑以爲非罪多羣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旦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驕恣枉公

何不奏請二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蹙旱琇稔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擯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閒鶩起舞者矣竊謂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亥高又抗疏申理之滬誣以朋黨而不行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滬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已前中國多難所以棄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寖強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令三數良將長轡十萬衆於涇源鄜坊鳳翔以迎變爲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告田稼秉具耕且戴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其疏滬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細其路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奠命及滬以疾歸第玄佐意滬兼雖遷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是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襲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

以副守官可兼判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餘官如故
司馬皐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皐性前輩頗以簡儉自處
順宗時王叔文黨盛皐嫉之請入覲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蘄河等州觀察使入爲東都留
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
使以陳許二州水潦之後賜皐綾絹布萬十萬端疋以助軍資賞
所理以簡儉稱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
年三月皐太后王氏崩以皐充太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山陵
禮儀使二月穆宗以師保之傳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給司考
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舉事奏貶撫州刺史長慶元年正月
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出鎮揚州其年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厚
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年謚曰貞皐生知音律嘗觀
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調最也其嘗最親之祭平其音主

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岸岩
出銅益多又有洛原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鑄鼓以取銅與洛原故監
置十鑪鑪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
則利孚本矣其江淮七監諸道皆罷之復以天下銅鐵之治是曰山澤
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
非宜也請悉禁鹽鐵使皆從之詔與楊於陵等參詳可否於陵等奏爲之罕敢違
兄子皐抗疏理冤罪德宗意洇令貶爲蒙山尉
月入爲兵部作郎六月爲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
刑部作郎判太常寺於安相盧杞得罪以洇代大貞爲刑部作郎中
復兵部作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爲國子祭酒
張延賞中書本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
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
事作中韓國公茂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書宗在鳳翔權拜監察
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思禮

領河東又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南各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道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邸舍繼復完治書褒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稽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辛出爲楊州刺史准南即度觀察等使屬歲早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盾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送之俾沿流而歸者增於其舊境江之爪洲舟航湊會山積以廿萬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政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辛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

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式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軒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授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劍蜀三蜀疲弊韋皋幸其後郭英乂高崔寧之室踵繼皇室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修保障故蜀土殘弊猶然無制度延賞聚斂約事動盈萬度僅至庶富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切忠力馬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爲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其詔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政授左僕射初大理卿崔纁不恨貞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富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怨歎日聞於上德宗注意於延賞非用之會浙西觀察使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減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論時政得失在私第李泌初爲相採於眾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諡禮加等益曰成肅子

不許婚壁未忘也得無僅焉無幾延賞果謀叛晟兵擊初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非是以問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歲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吐蕃狂狡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師生事邀功會皋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追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今自舉代已者於是始明邪若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舟晟太尉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獨舟中奉禮如閫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請舟晟議非之延賞奏曰省官員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京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荊南劍南所管州縣閑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之頃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

收其祿俸資課職戰士俾劉玄佐可皇軍用不乏矣上然之仍請混入朝望亦州原結玄佐赤欲自劾初寧命及混卒玄佐以疾薛上遣中官劉朝陽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景義事京師延賞得景義賄約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體量留其官並令檢校其中有老病及死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且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職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與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例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怨歎日聞於上德宗注意於延賞非用之會浙西觀察使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減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論時政得失在私第李泌初爲相採於眾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諡禮加等益曰成肅子

弘靖字元理，雅有信義，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同州刑曹，東都留守杜亞辟為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加朝散大夫，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者，亞以電官家子，厚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寧及弘靖同鞫其事，寧與弘靖皆以電嗾在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寧及弘靖出幕，府有諸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沿第，將使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嘉獎，不令娶，人皆榮之，續有張徽者，自左使知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非引罷，命中徽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自悔悉，白諸弘靖，弘靖約束，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官是不捨，吾輩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未宋，風兵馬，留後，即還，代，溫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疑弘靖的相，刺史未發，遷太子賓客，少保，分司東都，平章事，如初，王承宗跋扈，劉總父子，克融，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接城邑，總，克融父，子，迄先志，且欲，盡，東河，納，稱，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集，請分割所理之，納，款，後，歸，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道理之，森，州，為，一，道，置，士，攻，理，之，予，節，媽，檀，為，一，道，請，陣，平，理，之，仍，鎮，軍，中，宿，將，盡，滿，於，闕，下，因，望，朝，廷，異，狂，使，臨，劍，之，人，皆，有，希，表，辭，祚之意，及，跪，上，疏，宗，且，欲，束，得，芭，陽，幸，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為，遠，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朝，廷，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都，隊，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潛，僅，至，假，永，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命，悉，還，本，軍，克，融，雖，得，復，歸，皆，深，懷，望，其，後，以，為，叛，亂，初，總，以，平，薊，媽，檀，請，辭，平，於，分，裂，之，中，尤，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于，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文，宗，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元，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肯，赴，難，不，宜，塵，于，南，宮，乃，出，為，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加，朝，散，大，夫，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者，亞，以，電，官，家，子，厚，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寧，及，弘，靖，同，鞫，其，事，寧，與，弘，靖，皆，以，電，嗾，在，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寧，及，弘，靖，出，幕，府，有，諸，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沿，第，將，使，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嘉，獎，不，令，娶，人，皆，榮，之，續，有，張，徽，者，自，左，使，知，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非，引，罷，命，中，徽，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自，悔，悉，白，諸，弘，靖，弘，靖，約，束，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官，是，不，捨，吾，輩，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未，宋，風，兵，馬，留，後，即，還，代，溫，子，克，融，為，幽，節，度，使，乃，疑，弘，靖，的，相，刺，史，未，發，遷，太，子，賓，客，少，保，分，司，東，都，平，章，事，如，初，王，承，宗，跋，扈，劉，總，父，子，克，融，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接，城，邑，總，克，融，父，子，迄，先，志，且，欲，盡，東，河，納，款，後，歸，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道，理，之，森，州，為，一，道，置，士，攻，理，之，予，節，媽，檀，為，一，道，請，陣，平，理，之，仍，鎮，軍，中，宿，將，盡，滿，於，闕，下，因，望，朝，廷，異，狂，使，臨，劍，之，人，皆，有，希，表，辭，祚，之，

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
詳若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
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文規子彥
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
次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舘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
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刑理琇奏瑞璽幹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周上以爲己功幸逢多難
之朝例在姑息之地苟偸免餘無可稱正賞以私害公寵李晟兵
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亞夫既沒象恭僞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蟬
蛻柳渾相仗致賢者不進其才矣
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皇迭處大寮徒稱
德弘靖輕做曼事欺拔軍資涸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
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晃刻下延賞害公皐涸繼世弘靖興戎

王璵道士李國楨等撰
崔造　李泌子繁顧況附　劉晌　等修
闕播李元平附　闕人詮校刻沈棡同校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禮神
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宜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
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事以祀事希佞每行祠禱或焚
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
祠祷頻多賜爵乾元三年七月兼浦州刺史充浦同絳等州節度使
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
望素不爲衆所攝及當樞務務問頻滅與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
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藏宗嘗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
行大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

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
爲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
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縱閉其臧賂數十萬震
籍以上聞仍請賜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爲宗不能詰肅
宗親謁九宮神懇懇於祠禱皆璵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爲刑部尚
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
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爲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曆三
年六月卒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
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
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平上宮靈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
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飢荒人甚苦之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收

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爰其人而憤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霪賊作孽水旱爲災點王幾甸過而臣縣最甚此則神之不能無大災明矣又何方求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佃麻老方收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莫過陛下亦何必嚴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隣之牛而後奠非安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豈不卑宮室忘飲食恭己以濟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遣神宰祭祀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以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猶爲則宗廟之敬將安置乎武昌往還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太地委父等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

天貽何肯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天祿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而神無水則蟄蟄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秋旱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塑繪龍形若陛下果能感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宜以星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爲有益於國有損於官有常禮著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竊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生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數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聚則得人與工則獲利祭祀則受昨主執則弄權是以敢動禁中焚燒天聽臨趣險阻負荷案戚以日繼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問上宮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在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流鄧縣之巫安流檟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麾掃之戶讓明宣旨並以權宜停罷百人吏百姓咸知陛下

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刻意節儉所徵粮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文結中貴校書雖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蹈及豪右復爲新怨其國祺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祿既竭不可更置仰堂又不當爲大地建也祖廟臣忝朝列職掌詳議並於本所依禮齋祭卜從之

李泌字長源其先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北杜陵房令承休之平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門蔭自負張九齡韋虛心張垍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羈不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於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楊國忠忌其才排奏泌嘗於新豐郡安置乃潛道名山以習隱自適天寶末山構難肅宗北巡至彭原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潁間昌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詔見陳古今成敗之機其辭旨延致即內動靜詢泌稱山人問

自秩特以散官當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僕射掌機務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論宰相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實中爲朕師友下判嚴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皆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宰爲中書令崔圓侔臣季輔國害其能將自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遂隱衡岳絕粒栖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頗承恩遇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己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游奏求參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判官泌也素改爲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駈傳入朝上見悅之又爲宰相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又謝恩且陳愚懇湖上素事之留京數月會虔州刺史闕衮盛陳泌理行以荊南洞察邊境法理之詔曰制南都會輿在澧陽俾人歸厚慤實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合活惸嫠要命頒條期乎共理無煩滯壯陽之早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與元初徵赴行在遷左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谷近出琥珀充獻詔人間採詔曰琥珀之實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巖靈呪厭不祥不師器玩不尚珍奇常思改革去其風用明勑儉之節其出琥珀之處任百姓采採不得禁止乾加恤險隘之地不得科差以城直既過期已深德之及泌改戶部尚書裴延齡時陳許戍邊卒二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於赭衣險隘之北充忿嫉之一日盡殺其過竟欲容隱乃修國史左右攻擊毀誣之譖并中書侍郎平章事賈耽上疏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不共跪草乘之繫絳高繁既爲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曰非情計盡以城直聞中欲論事件一朱自餘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安來之省泌與右補闕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門下吏捕諸逸色繫亦日有數人書夜訊鞫之北庭因許師事日熟其門交爭出金帛以結歡歲積年委委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楊綰薨於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授恪後行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虢州刺史歸京師久之不調泌出爲忠州刺史初盧杞貶新州司馬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仕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論宰臣不得已出爲忠州史州境實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襲加誅斬時議貴繁以不先陷賊使涉於坐與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利官餌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鞫問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初泌九月除忠州刺史十一月赴任十二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

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

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已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疏王以爲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薦引爲集賢校理轉右拾遺補闕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直既過期已深德之及泌改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獨平藏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北元忿嫉之一日盡殺其過竟欲容隱乃修國史左右攻擊毀誣之譖并中書侍郎平章事賈耽上疏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不共跪草乘之繫絳高繁既爲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曰非情計盡以城直聞中欲論事件一朱自餘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安來之省泌與右補闕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門下吏捕諸逸色繫亦日有數人書夜訊鞫之北庭因許師事日熟其門交爭出金帛以結歡歲積年委委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楊綰薨於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授恪後行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虢州刺史歸京師久之不調泌出爲忠州刺史初盧杞貶新州司馬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仕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論宰臣不得已出爲忠州史州境實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襲加誅斬時議貴繁以不先陷賊使涉於坐與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利官餌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鞫問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初泌九月除忠州刺史十一月赴任十二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赦諸道刺史各加階勳泌自忠州入朝復任之賀曆二年六月敕宗降誕日御三殿特

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賓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千時
崔造宇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等
友皆爲京師名士正則早卒餘皆至顯官造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英浙西
觀察使李栖筠引爲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爲楊炎
所惡貶忠州刺史炎死徵還復拜左司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
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屬軍興造以宰臣
德宗以造故不次登用造亦感恩盡心及受命之日即赴闕上
疏上之奏乃委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與部
送上都無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賜
錢委所在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與部送上都無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賜
[illegible]兵興以來以供軍旅所在重斂民財困於誅剝今宜減
[illegible]使及諸道鹽鐵權酒等事戶部侍郎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
宰臣齊映判兵部事巫司及租庸事宰臣劉滋判刑部事宰臣劉滋判吏部
禮部選事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饑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
石委兩浙節度使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豪毫宜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
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請道石隔錢宜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
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載本
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奏造課最聞奏造
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隔錢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
給其漕發混以司務久行不可變改德宗復以混爲江淮轉運使時
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混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
至楊子凡十八里請混主之楊子已北琇主之混閱之怒將撫琇顯
減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博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
米大至京師德宗喜其功以混專領度支許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
奏雖艱於初然卒以濟所奏雖艱於初然卒以濟所奏雖艱於初然卒以濟

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累轉御史中丞判度支及琇改官憂
憤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衢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郡守韋山爲淮南節度使辟
爲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穆氏之學大曆中
神策軍使王駕鶴甚開氏以播與同宗深禮之元載忌其交往出爲
河南府兵曹掾歲餘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淮東推南又辟爲判官
歷檢校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淮南節度使判官於泰州東作
別殿上開政理之要播奏云爲政之本須在賢人乃可得理上
即播名聞召入翰林試以制誥賜緋魚遷中書舍人知制誥
[illegible]兵興以來以供軍旅所在重斂民財困於誅剝今宜減
[illegible]使及諸道鹽鐵權酒等事戶部侍郎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
事中尚例請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爲軍願久播始建議亞以十人
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異
易制縣稱之幸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制誥課最聞奏造
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制播又以太公古稱
太賢令其下稱臣於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塑
名非年代不同於義所乖於事又失旨制乃從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異
拒之建中二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欲
依阿容而已多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諂必悅而親信之有李
元平陶公亮張悅劉承詵皆言談詭妄謬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

初歐陽通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擢庸元平爲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爲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咸之由是公遠等未克任用擒與齊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擒尚知政事中外頗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日等相不能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日等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爲尚書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興元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命擒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奉使往來皆潛儉謹慎舉人悅之使迴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將致仕上優以去伸僕事騎門關守靜不榮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令元平者宗室子始爲汝南觀察使肅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跅弛不修細行節中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郛希烈乃使旁十數百騎突至其城先脅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既叛徵兵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郛希烈乃使旁十數百騎突至其城先脅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東太守勉幼勤學博涉經史及冠美風儀寬厚長者有識度天寶初襲父爵邠國公調補濮陽尉時河南採訪使源洧以勉幹局奏授單父主簿縣人李奉仙為盜日久吏不敢捕勉設方略擒之一境以清遷汴州浚儀尉縣有劇賊數年不獲勉設伏擒之獲其黨數十人悉縱遣之賊感其恩皆相率歸首河南尹蘇預以勉為能表授汴州參軍預入為刑部侍郎薦勉為郎中時楊國忠方用事以勉為疏遠不附己出為陝州長史判官轉河南府士曹參軍預為京兆尹又薦為京兆戶曹參軍預為京兆尹又薦為京兆戶曹參軍預為京兆尹又薦為京兆戶

悼之册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勑加恤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談笑好屬詩妙知音律初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大官慎密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參歲之內每遇喪歎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酹如臨論者美之或曰勑矢宁梁城亦可貶也或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兵悍陰禍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兄勑恩綾非長城安至又其時關輔已似侯矣人心已物拒矣以文史之才當虎狼之除其全師奔突非力之取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皋字子蘭世為工明文採尚王哉之子少補左司郎率所兵討朱軍天寶十一載到封故鄉水使者二萬至秘書少監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太妃薨以孝聞上元仍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皋傾家不足養而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長史無幾將行州吏潘倫盜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歛以代之中貴人馬承倫監軍以為不可皋固爭之乃已

百辟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顧妻子乎遂命君發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矣大馬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靳之荅以便宜就加少府監皋行縣見一婦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鐵官遊二十年不歸今將往省之家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貶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聚名重於時皋命君發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刀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皋即日赴將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自降是其也皋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將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壁中國良召使考入皋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決降軍愕眙不敢動尚有識者走不復呼曰國良前所虜兄弟妻孥及守之備皆為兄弟妻孥及守之備皆為兵十今復為家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在憂至江陵會來崇義及乃校起復右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幕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遣了西直策度使洪州刺史康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當有上未申者別為行列有梁謀及器甲堪佐軍者別為行列有祠將作伎樂者別為行列吏皆白占皋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寧為軍中使又至皋乃號泣而言曰今將校而先皋率軍麾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憤容甲今將校而先皋率軍麾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憤

伊慎字子初從李希烈下襄州及反懼皋任之乃陰遣之錄甲又詐為恒王從事慎復置酒手境上開而靳之荅以便宜就加少府監中使靳慎皋表責捨今自効會逼賊來下為軍中使又至皋乃號泣而言曰今將校而先皋率軍麾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憤容甲今將校而先皋率軍麾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憤方得免罪賊攻栅壁栅於蔡山皋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蔚州理賊瞻分兵使南渡與舟師沂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栅引軍循江隨戰船南北與皋兵直蔡山三百餘里皋令步兵脅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遂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蔚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為元帥加皋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大淮南節度陳少遊強取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沂江次于蔚口皋不敢有問乃中元年還湖南觀察使前使去京兆貪殘有狀皋以死罪加之國良徒慎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棚齊出奮擊不為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為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遂封五百戶上至梁州道獻繼至皋以上蒙塵半外不敢居城浦乃於四寨山上浦大洲中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賈輻至加工部尚書盧遠京師又遣供慎其銓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浪水爲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劫劉戎虛將步騎八千來援皋命李伯藩分師迎擊於浦山獲戎虛及大將二神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戎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寢佐一二人爲信者降皋乃使王鍔馬燧繼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皋令伊慎擊於應縣大破之復平靜白駒等關希烈擺乃最兵貞元初拜江陵尹荊南節度等使江漢倚皋爲固水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既平請謁陛辭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毋喪歸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某覲者榮之先江淮東北有廢田旁漢古陂二處毋戛則溢皋始命塞之成田五千畝歐得一鈍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架江爲二橋流人自內二千餘戶自荊至梁鄉凡一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佛鬼不

穿井飲陂澤皋始令合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吳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隋隨棗綠兵積粮市迴鶻馬益騎兵嘗大敗以教士少誠懼之恍勤儉知人救苦設監司能恭聽下持將吏短長嘗會必倡所至常平物貴則出貴之給將吏廣條桑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按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又固又造敏器進入內中奉焉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繫吏之私初扶風馬燧未知名皋妙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燧宴賓將買之霖敬祉而言曰張漢陽王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爲足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爲已任故宜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贈朝三日贈右僕射賻書有差益曰成子象古自衡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爲楊清所殺藝文類聚楊清者代爲南方酋豪闕係

古會衆人心不附又忌清之強自請州刺史召爲牙門杜鸞譬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計之象古令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弘及所親杜士交溪諫迴戈夜擊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仰唐九刺史惟武爲都護且招討之故清以爲隨州刺史仲武至既清不納復約束部將刁敦惜虐人無聊生中武使人諭其有衆數月間歸附纔至約兵七千餘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弘等悉以其家屬與士交歸保于長州之獠溪峒以所部兵來降過古嶺道古嗣曾子皇之子皇之孫度支道古嗣曾子皇之子皇之孫度支道古嗣曾子皇之子皇之孫度支

道古便俟封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須也
賛曰我宗之英日皇與勍才雖不同豈相遠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盧從史　李元
　　李抱玉武威姑臧人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爲時所稱群從
兄弟皆依居不肯習文儒與士人遊娛者稍涼士風抱玉少長西州
好畜馬常從往來涼沃有水草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爲偏
裨屢建勳績因是知名二年自特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
方節度副使知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
陳留采四州節度防禦使明年加河南副元帥兼東都留守河陽節度
使仍知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
陳糧

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劍南西川東川荊南淮南浙西宣歙等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官梁州事乞退於兵部尚書上嘉其讓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征討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於兩京時所稱大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大保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也抱玉兵要路節度使其器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統所部方兵又勁愛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朔方之舊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以子儀功高朝廷所殺誣之耳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柔赦群賊招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見肝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司馬盧玄卿勒軍邱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忘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奪副士馬以向雪恥之恥亦唯子言說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行朱泚攻圍貝州此舉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恐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凡棄天子而北面臣及虜手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弔伐之主也因言及猜越行武俊哭泣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

北即武俊懷中酬安文之武俊感其不

身已許公死歐矣況與組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沉鷙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豪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將天下無事乃大起亭榭窮奢極麗召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異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始抱真以服之當昇仙遂著為寶傳數篇來俗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後夢駕鶴沖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服堅不食絕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同玄以猪肪穀落下之初抱真又疾好機祥或令厭勝為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十九頃之卒初抱真平之列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亟視所感謝降官爵以襄除之是旬日凡七上章讓可空後為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大保牒以布帛米粟有差抱真葬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護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曰今抱真從坰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為抱真令曰

王處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賓少步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
長安中武攸宜為將久之深屈之為將久之澤潞節度
李抱真開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
在磁將征討河北共僕固水泰營軍陣處休攻戰居多擢為步軍都
虞侯累加兼御史中丞大曆中授檢校工部尚書貞
元初抱真子緩垂中擾亂處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非
帥閫合待朝命行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免遭亂
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度休潞州左司馬
仍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二歲寧
潞州人史昭長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事加檢校工部尚書貞
取裴垍之謀因戒垍曰前其安悅而來悔漫語某下狀壯士突起持梓出帳
後縛之內中中馳以赴闕從老醫密以鴆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懷忠
使欲殺未明出挽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邪以書衰直致

濟祝忠正之辭使邪堅絕遲迴之計加以徧雲階墀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愧事至滿盈猒念以始終務於含育所期悔過豈謂踰光而昭我軍忠節風義聲昭著優其衆怒叶以一心副大寘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完宜從大義以立姦尚以曾列方隅寄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廵壯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赴雖州司馬鴻呼鄂由事驗自閉棄絕之門祸實已招豈屬悛跡之鴻凡百多士宜諒朕懷予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勉泰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登第工部尚書登以武藝爲徧將累除試將作監於江淮都統李岘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兼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登爲骨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登棄城以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骨州永平軍節度使與元元年春登密令覘伺人虛實問道賫表達於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韜中加登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仍骨縗凡中加登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仍骨縗凡中加登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仍骨縗凡

子太保

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

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奪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登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兵將襲汴州屯於城北門恠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萬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白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汲縣兩軍坪十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遣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元諒遣其將維顗攻鄭州顗所過剽掠液和之尤固及清至納之顗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澄城者數十人顗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節度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五月朝于京師賜甲第一區錢帛萬計澄以其家在汴州請留京師詔從之元諒攻鄭州顗所過剽掠液和之尤固及清至納之顗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澄城者數十人顗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五月朝于京師賜甲第一區錢帛萬計澄以其家在汴州請留京師詔從之元諒攻鄭州顗所過剽掠液和之尤固及清至納之顗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澄城者數十人顗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五月朝于京師賜甲第一區錢帛萬計澄以其家在汴州請留京師詔從之元諒攻鄭州顗所過剽掠液和之尤固及清至納之顗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澄城者數十人顗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五月朝于京師賜甲第一區錢帛萬計澄以其家在汴州請留京師詔從之

然道路絕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賀納代澄克寧改義成乃奏澄兼汴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始盡澄板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陳留郡公進武威郡王海上李元素字大朴潤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倉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吹子北郊亞怒其為占墓執訊之運誓報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疏得罪亞將送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冤亞坐貶上佐而不疑宰臣以狱成告元素險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慚且怒祖道次馬上貴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遽奏一出不得復見陛下命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高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實貶元素由是為時論重遷給事中時姜公輔以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

貞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辰陳敎路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哥棻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悞王虔休不黨僧令狐伊臧凡則老也知足洛則過而改圖元素為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直因緣七出參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恨軒其先行祿濩澄表却行素貪一縑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李晟子愿　翹　聰　憑　憲　忽　忞　王佖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忠義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晟生数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喜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頻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二軍大呼忠嗣異之因問其姓名召補列將宿衛禁庭危於商鼎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甘敬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風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把遊兵擊破党項羌西平以功授特進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請試太常卿大曆乃署晟爲右軍都將明年吐蕃圍鳳翔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知兵馬使弁拯連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隴谷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救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盛名又渭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累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大子宮客晟乃論漏天拔飛越鄭清擊二城絶大渡河獲吐蕃酋帥三百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興元節度使梁崇義叛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將李自良李秦授擊悅於鼓固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復魏府左司馬

兆尹定秦隴節度使崔寧卒晟代鎮成都其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率衆號二十萬自鹽川入寇晟與戰於方維城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收鎧仗牛馬數萬計悉以賜將士蠻夷大震其明年春吐蕃又率衆號二十萬自茂州入寇晟與戰於抵鵲堡又

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不悟晟宜功乃曰吾軍適至焉未休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遂狀軍入鼇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好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白刃指揮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飾以啓賊也晟曰今賊去原軍上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誅忠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宋賊猶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所屬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休進晟預以所部得來假令為公前驅賊死不辭懷光益拒之晟兵軍無所犯懷光軍眾牲獨善乃分所有與之晟軍不敢受久少懷光子詣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得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為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激敵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偽光弼偽者二李納偽者田悅偽者王武俊偽者劉玄佐皆連兵山東與公等勠力勤王懷利而進非人臣也泚悖大逆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乃與後大業建

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李歸仍兼京兆尹張鎬副使鄭叔清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

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延賞佐曰前者士大夫勠力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掌聞五緯盈縮熊羆晨攜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若依服皆曰非所及也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晟綏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史抗兵三千至寧鄉清道晟又清至鳳翔迎屯不計七月十二日德宗至自興元軍賊轉逼鄠縣晟與諸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屯從晟與諸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屯從晟與諸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屯從

稱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慶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俾四方宇宙既
肅日月既貞于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刻于斯閣懋昭續効式
表儀形一以求垂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
元巳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顦顇蕭然和
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遽且功與
時並才為代生荀盈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劉
彥範等著其主戴之紱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聚之勳在肅宗則
郭子儀梁崇慶等伊寧朕躬感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
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未錄孰謂旌賢兄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
予曷敢忘有司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書臣之次仍令太
子書賜是命紀于壁書既揩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顏知
元勳之不朽使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初晟在凰
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人主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
敬戴佩服無忘乃今致賜於靈座又時清頒

葬以就北之門與國無窮時性茂典故本大宅難功臣太尉兼中
書令汾陽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聞代英賢
曰天忠義過時之客拘經武之長材異德全才之士
也難之哉定社稷安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
永言大步之東載懷邦保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恤比於後昆時以
宗親許下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成配鄉德宗廟庭成十五子個
但階勳爵早世次愿聰悟孫遇妊寔鍾慈愛而卒而
愿幼稟謙敬過成立大動諸子尚無官位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賜勳至上柱國賜勳即令賜
愿乃與人並列敦於門九年十父憂
於北典制終父之日朕在官中常心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
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綢二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
客元第同日拜官者九人
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年八月檢校

乃著令敢兵馬使今後刀杖警出入帳中略並指開又改為六院兵
馬使警軍令有令號諜者署其家部落其令因使奉之以情告
魏弘簡度使仍詔路由關下懇求發屬奉師道再叛詔田弘正義
成宜武等軍討之乃移朝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者軍既悉以精卒抗
光顏由是懇乘其無備十日將發奏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
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李愬李忠義副之懇自帥
中軍二千為先鋒步忠義副之懇自帥
東六十里止至賊境一張柴營盛鉞其戍卒令軍士少已為稿約甲
買發月夜令復建旆而出是日令梅
軍士在營內皆偃仰其川梁梁逆險曳張柴已來師
人夫家而其境皆高長慶元年幽鎮
城兵之所至也其失令監軍使哭而言門界客李祐計中懇不應促
令起軍將謂必不生柔然已從懇之令兵散為身十者懇道分五百
人間出路橋其夜使死者十二人分五百人斷明山路自張柴
行七十里比至郾城夜十雪令其

雅言蔡城恃吳房明山之固妄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壍而
先登敢死者從之號令嚴肅人人奮勇守門卒石斛其門門
入上元齊丹宅葬吏告元齊曰城已破矣元齊曰是猶曲子弟聽水
庶幾俄聞軍號令將上令常侍傳詔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不
都虞候左右乘子城拒捍血進戰以兵環而攻之懇乃令
賀來救乃令守重賢家安郎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賢重賢單騎而
至曰救在旦夕慰以客禮待之旦進誠焚于城南門元齊城上請罪
進子懇而下之乃檻送京師上命釋之
大衆降日元齊就擒淮西悉平凡二州又命鎮兵萬餘人相
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辭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為奸軍政不
脩物論稍減惜哉

論七載以降校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卒小之不為致敬聽令
鞭之見丘父殷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吾馬使
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兵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
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
濟軍中動靜悉用聽果軍還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為楚州刺史

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棄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後開決導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觀聽之聽以職拘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異不廷太原興二鎮接境力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剖勞徐人和養畜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明為太子太保十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表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大和六年轉武寧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帥節旄所不至者二鎮作官皆細好將逆道路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仕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累德豈能及此乎

史臣韋弘正以魏博奉朝旨領魏人遂安後寧誠欲入覲而其衙將魏人懇之殺之意為從事故衙門判史譚終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宣劻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還拜秘書少監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鎮南節度使憲雖勤於政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韋皋欲仕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累德豈能及此乎

史臣之感當時成以寬厚書敘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領魏人遂安後寧誠欲入覲而其衙將魏人懇之殺之意為從事故衙門判史譚終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宣劻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還拜秘書少監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鎮南節度使憲雖勤於政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韋皋欲仕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累德豈能及此乎

史臣韋弘正以魏博奉朝旨領魏人遂安後寧誠欲入覲而其衙將魏人懇之殺之意為從事故衙門判史譚終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宣劻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還拜秘書少監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鎮南節度使憲雖勤於政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韋皋欲仕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累德豈能及此乎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守舉明經調博昌兵法官至嵐州刺史燧少倜儻有大節度使先吐蕃欲成臨洮城以闡橋於河墻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亟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至不覺人知燧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多智器識沈毅群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及僭光弼知其智略每與諸兄晝夜講習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依依爲一儒哉燧寢食不脫帶者數日而後已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將入相則坐而受捻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淮祿山果起范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論時務狀以古弦絙殺之燧聆循之說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竇庶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著奉道城尉是時通統大軍還圍懷東都之功倔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餽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薪寘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通統至則先路其梁帥與明要約通統乃授燧旗與戒爲賊犯令者命燧斬之燧取死囚給左右斷袂小遣令輸移之通統相顧失色屬法其境無敢暴掠抱玉甚哥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通統自焚得其情今僕固懷恩作功避罪李懷仙張忠志皆降高田承嗣分長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功能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領太原西山以爲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圍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通統北歸遣其將安格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餽粮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與薛嵩之弟乃絕懷恩從順署奏正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招其

戶籍破一稅之州人以爲便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撫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穉穀人頗賴之抱王授鎮國以汙陽被邊習秦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曆二年永州西有鋼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毎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積對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檻八日而功畢會抱王入覲與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曆十年河陽二城兵亂逐偵將常休明以據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二城使十一年九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脅節度代宗務姑息人因故靈耀不受命乃指挑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勸其還兵洽不從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十里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表暴屢建大將衛伏兵萬人救悅李性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于汴水南青軍其東悅率諸將之中其夜束裝走鉅悅明日至悉軍嘗明山取其輜重悅謂將吏曰鉅光堅柳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我傷之甚吾此必救臨洛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伯牛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將騎兵合伸策軍於雙鴻劈之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春岡許叔冀等自將兵萬人於臨洛南鍵門東西列一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

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遂乃造三橋道會飢日水日桃枝井引軍合於恆悅悅開燧明日復地戰乃伏兵數人欲逐燒所軍半夜皆食先雖明時擊鼓吹角背師陂酒水徑橋踰山今門開城至州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向背於後仍抱新特火行里發止鼓角俱止等伺悅軍度禁其大過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悅乃爲酒肴悅將步騎四萬餘人踰橋北後衆屬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少卻令無動命前除步射棘廣百步以爲陣出田慕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後以伏城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悅軍大敗又以伏兵五千走永又遣男棠及大將之子率領追悅悅乃退引軍而西燧與諸將合擊破之悅軍大潰悅與數騎脫走燧收其輜重牛馬財物不可勝紀淄青軍節度使李正己遣將率兵萬人救悅燧又擊破之斬首二萬餘級獲大將孫孝哲等二十餘人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全門不納悅乃遣許士則候盛徒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告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降於朝廷武俊因舉兵圍深州滔使其將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時武俊同列

僕騰踊軍之禮餉而京師官事多請給懷光比意未決逮以恢光逮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檢之無以示天下處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偏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薪糧支一月足以干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引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鄜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壞日持久所傷必甚乃疑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以城上矢下燧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汗意亦深知公之情公何爲無故自棄以千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鄜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壞日持久所傷必甚乃疑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以城上矢下燧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汗意亦深知公之情公何爲無故自棄以

眾從逆耳燧知兵必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拾短錄長理無求備事多捨集眾才成遠圖而海內家大業不爲伊昔哲王判徐國西土陶唐師冀堂堂之盛之天命可施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精清已之慾心無偏好之惑必忠恕凡行爲靡不二思喜怒以節動以時慶賞刑罰不可以數出數出則人玩人玩則威虧威虧則令不行令不行則兵不用兵不用則敵不可制故曰兵出不易化昔哲王判徐國西土陶唐師冀堂堂之盛之天命可施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精清已之慾心無偏好之惑必忠恕凡行爲靡不二思喜怒以節動以時慶賞刑罰不可以數出數出則人玩人玩則威虧威虧則令不行令不行則兵不用兵不用則敵不可制故曰兵出不易

亦爲天愛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幸土自服昭哉子安昧副宇宙成式存亟從化本乎大業競其敬以合神察物情仰稽興謨作斯型訓實于公陶台哲命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獨爲朝廷如斥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己陰陽和協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咸同風于合若昧厥初惟時厥后惟克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績凝熙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績凝熙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績凝熙載歌曰

旅寄起政刑多失遷茲艱屯厥夜祇懍剛秋戴孜實惟勤賢內厭叛
喚外攘十連威武報揚其猷日宣長城堅垠已艦蜀川同德同心扶
危持顛子嘉嗣誠爾相予理惟后火道亦臣之肚自昔修睦異終如
始功藏罔褒道冠圖史無俾伊傳兄享厥美作咨勒銘水北之紀燧
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云偏帝高越朔伊雀龍如此二年冬吐
蕃大論尚結贊怕臉率二別各領兵十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
及春子馬多死粮餉不繼忠臣驍勝招討使令與華帥
略定北部朝廷以可汗連出師次石
燧既入朝結贊遣自山沙
相尚結贊鼠十平京
之謀誠此奪其
太原四月燧與論頻

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及懷恩果亂令子瑒與瑨率軍圍樹次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之瑒等聞大軍至會瑨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大破寨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大破寨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大破寨軍

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疾餓又少甲冑
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暇
仰首視天賊徒至地道所橋梯偏陷不能進須臾風烈懈
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噪振地時城中未知天子
溝沫格鬬不已初不亡矜高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賊二子官餘
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梯四
以重鐵方就而判方節度使李懷光
命同盟人少足以和好輕傍不戒今
番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
走晨出師度使杜希全還原節
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兵至矣即
絕引而登城中得懷光不之測乃令舁詣麾於城
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熙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賊爲
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壬寅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
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賊分布諸軍以爲翼衛繞入谷口而懷光
追騎遽至城今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都督鎮鳳翔定西城天水等節度等

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屯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
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城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
宋朝等拒我師於武功賊興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
川斬首萬餘級賊便赴奉天處接李晟扎京城西而五月李晟自東
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賊
日城亦迎收咸陽未間未決
遣判官來降遣勁騎三千急趨沉宅渭州賊將誅潰衛來獻六月
加城作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參
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十月德宗還宮以城守本官兼
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
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
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
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
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兼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畢

馬會歸朝七月琇自奉天入朝索服衍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琇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發朝五日輟朝追贈太師謚曰忠武歸葬日賜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碩及葬車將至又爲發朝應緣設幕所司供其費給卒兵千人監護葬日賜錦五百匹琇忠勤謹愼功高不代在藩方歲時貢奉必躬親視每有頒賜雖居邊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爲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焉子多之

論曰第二子性讓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三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廼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鎮聞父威名足以鎮定乃以鎮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爲節度使鎮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奉法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鎮率人企田墅賊舉兵十里鎮謀慮不周但擢兵擊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掠鎮悉還攻賊壘交鋒而敗師能始喪其半餘衆還定州副不可退朝廷乃哈陳楚伐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鎮爲亂兵所劫以至保城堅壁敢於亂兵處幸缺衣服還鎮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川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鎮供軍錢納十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纔踰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爲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生獲敗衆州司戶憲宗惠咸等之勳比側復轄五年徵爲東王傅復賜金紫還殿中監閒成初宰相擬辭州刺史文宗曰鐵勳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當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知徵事歷諸衛大將軍卒史臣曰馬司徒之忠盡各奮節義爲時名臣然元戎之師宋策於田況平涼之會我始於吐蕃此亦所不至也極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發之歷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庶爲安則李氏之宗社傾矣貸曰北平之勳排難解紛咸寧罷義感槩臣君再隆基構克洽昏氛通天格日實賴將軍

劉　昫　李　昉
閻人塗校刻沈桐同校

盧杞　杞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泌　李賓
韓皎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湜　弟鎛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太僕卿杞舉賢良制策甲等授渭南尉安祿山所陷奕守司馬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而道率府兵曹調方鎮多辟署杞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孤免入朝遷侍御史時部負外郎出為忠州刺史至荊南節度使盧坦奏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至荊南節度使盧坦奏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以孤免入朝遷侍御史時部負外郎出為忠州刺

怒覽之驚嘆久之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奉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力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儆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攻圍半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累歲恃欲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阻飢一小州刺史可乎懷光勇而無謀也今懷光勤業崇重宇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頷贊曰於杞杞大喜懷光勳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間釁則必踢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疾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叛志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杞乃賤爲新州司馬自志貞思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過救移吉州長史在貶所聞人日若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表而宿乃當草杞制遂就以謂學相虛論劉從一曰杞作相三

年矯誣陰城排斥忠良明附者欵唾立至背害罪咎者願跨已揚潛毀很背德反亂天常揚越爽天下皆杞之爲也卓免誅殛唯示黜罰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相公就奏之帝尚可救論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衆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殘忍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僚卿士嫉之若蝟諫官趙宗儒袁傪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古州長史盧杞外矯俊領心逐用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忠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忠貞爲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姚端王傳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忠貞請令姊壻觀察副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衆家不肯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掠致悉委忠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乃圖出幸時令狐建

元輔簡率貞方紳纖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辛酉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僕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爲腹心遂用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姚端王傳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忠貞請令姊壻觀察副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衆家不肯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掠致悉委忠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神策軍拒戰無人至者上無以御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

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朋李
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汨懷光入朝衆議咸請誅之致播遷
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過永量移開州別駕貞元二年懷光
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
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牀以年多之故似有損
聖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牀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
物用之不竭上嘿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傳曰國蓄
可能知陛下正令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
充歲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
宗廟雖至敬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
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餘羨若多況陛下御膳官
厨皆取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餘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
況一牀上曰經義如此人豈不留意之頷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

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
權領度支自揣不通硫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
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
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賸等
庫及季庫月給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獲名目以惑上聽其
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奏請今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
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斑百姓自冬應夏服載不了百役供
應須乘停罷又妨尊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
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萬延齡
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訪是長安
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
里與莞廐中無別上初信之言及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
視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宰元爲百姓訴云橫奪和市物

謂掌邪醜直天子斂下賞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震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懲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作財大府收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中間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帳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細密陳延齡務行邪道以希旨承順多有失落近日檢閱使置簿乃於舊主帳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元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已經多年文帳已無憑證又百端有餘皆是文帳遮蔽同惡合謀欺罔聖聽其人雖以苦寒爲辭陛下爲之求覓不時特宣進止依所公奏即日大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終不引伏惟陛下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櫛雪跣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豈下賞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樂與七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飯之不離凍之不戚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効也及乎車駕既解諸路稍通賦稅

漸集貢獻寖至乃於行宮外廂之下別置境林大盈之司未嘗功勞遽私賄玩其派惟新之望願勞死義之心故是興謂興議而軍士始怨失財聚人散不亦然乎旋屬蠻賊內興羣帥奉天所積財貨悉復城於亂軍既遷峴梁日不暇給獨居天頂遂復皇都是知天子有以得人爲資以富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茂貨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國倉箱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假行諸侯之稟德平農商之跡業哉陛下若明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惑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若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宜人應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四海屬心而聚斂之聲流聞遠近震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懲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作財大府收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中間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帳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細密陳延齡務行邪道以希旨承順多有失落近日檢閱使置簿乃於舊主帳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元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已經多年文帳已無憑證又百端有餘皆是文帳遮蔽同惡合謀欺罔聖聽其人雖以苦寒爲辭陛下爲之求覓不時特宣進止依所公奏即日大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終不引伏惟陛下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櫛雪跣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豈下賞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樂與七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飯之不離凍之不戚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効也及乎車駕既解諸路稍通賦稅

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德前事御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兇暴事之追悔其可排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奸計以爲搏噬擊攘宛轉盈利歸君上是又大彭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奏對之道長而虞舜受讒之名皇甫聚橘之變行而周厲興顓履之禍日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薛楊操兵以刃　人大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高皇毋於豐以殃天下不歸咎於疊而歸咎於所詣之家罪於所操之主高皇毋於豐以殃天下不歸咎於疊而歸咎於所詣之家忠甚毋於光弼科技厭所安破用錢寇請以今比部勾覆以比部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家表延齡之言多所聖旨今若以罪黜群則以爲衆所憎故欲保持用彰怪聞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政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陛下試之延齡只如延齡冗妄流布家畫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喧嗟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爲臣以畢郵位當台

衡既極至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覩時附會足保富貴則病黜退復知幾之名賞奸苟容無見娛之患何急自言獨當狂狼上意歡情下餌魂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風家眷知唯以誠直報塞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厚招遷之危觀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長揖車而駭庸懼嫂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上高未垂意惡故心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薦惠之計則忠厚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退庸聰爲國熟慮往稽是賴乞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事相關皆發延齡嬌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充鈺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旬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上疏曰陛賢李充等失權心悚怨望今事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關諸軍糧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

門册贈太子少保

華州華京兆高年人六代祖範西魏湯太守後周封鄢城公渠年少舉明經志節修異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年及道士萬朱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年枝詞游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等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俾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年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書漏刻下二三刻爲常渠年奏事率滿下五六刻上笑語款狎往往外聞渠年形神俶儻無士君子器志尚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

國體召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忠勞以招撫舊門庭填委
茅山處士崔羊徵至闕下鄭隨白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內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寖甚本術
進不復識經德皆弁馳前詬利蹄趾相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
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
謚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惲之孫也解揚華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
江淮都統李峘辟爲掌書記峘入朝爲長安縣令識事修理歷
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少尹兼御史大夫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領力猶
白山東卷甲弊藍夜倍道北至河中齊運不能啟軍城而走除爲
設軍人皆先懷光既反驅兵襲保河中齊運不能啟軍城而走除爲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運慢懦之中徵
不通書問而實尊諂事曹通聞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爲禮
部侍郎貶秘書少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
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處以決聲譏齊
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其言取信而已鷹爭錯爲所肉親奉使交路
數十萬計皋牟開爲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
問而遣之齊運後疾甚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
決未以妄衛氏爲正室身爲禮部尚書免服以被其禮人士嗤詆貞
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同
曾于皋辟爲判官遷潞州刺史皋爭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
糧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詣京師用爲司農少卿加檢
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權關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草
入奏中初貞元十九年權關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草
成李劉伯芻裴垍常仲儒呂渭等以常例相賀之或告執笏曰正一等上疏論列渭信然
大歡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

年有詔蠲減內適租實軍謂微之百姓大困宦吏多遭笞罰刺割持
斂聚錢三十萬貫吏無犯者即枝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日
死亦不應赤杖敲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竟
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
首貫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入人相賀後遇赦量移饒州在道卒
皋執謹者京兆人父滉官卑執謹幼聰俊有才進士擢高第制策冠
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
歌詩與裴延齡皋寨等出入禁中路傍問德宗載謚曰皇太子
獻佛像德宗命執謹爲畫像贊上令太子妙執謹繇帛以酬之執謹
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稱旨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
也執謹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南宮郎德宗時召
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權關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草
成李劉伯芻裴垍常仲儒呂渭等以常例相賀之或告執笏曰正一等上疏論列渭信然
大歡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

之因召對奏曰韋皐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
飲食數度於是盡逐皐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
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為宰相乃自朝議郎史部郎中
翰林自藍州司功為起居郎俄兼充翰林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
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
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為叔文引用不敢不慎
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為異欲共成國
家之事故也叔文知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
迹及憲宗授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旋逐尚以執誼居宰相杜黃裳
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
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謀議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輒命去
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
乃崖州圖也以為不利甚惡之不啻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
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棋待詔翰林好古理通德宗令直東

宮太子嘗與待詔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
之諸生稱誦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問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
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
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雖聞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
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
子言則曰其可為相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
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王叔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叔
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以進潘孟陽侯伯
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聽庶政
深居施簾帷閽官李忠言昌美人牛昭容作左右百官上議自惟中可
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
臺門居于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
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待詔伾闕
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闕
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陵
無大志見寢陋異語素為太子之所輕卑而以文頗任氣自許組知

書其言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禁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往來傳受王叔文王伾閹韋執誼爲文詔劉禹錫陳諫韋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溢而伾門大擯賄開一竇足以受物以藏金寶程宴或服服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時凡三年卒伾貶開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辟節度使韓滉府判官滉卒伾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時凡三年卒伾貶開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辟節度使韓滉府判官滉卒伾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時凡三年卒伾貶開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辟節度使韓滉府判官滉卒伾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時凡三年卒伾貶開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辟節度使韓滉府判官滉卒伾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時凡三年卒伾貶開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貞元初登進士第辟節度使韓滉府判官滉卒伾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

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郡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謀畫能決隱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程异京兆長安人當侍父疾鄉里以孝聞伾明經及第權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清勤有史學尚古文撰郡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謀畫能決隱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程异京兆長安人當侍父疾鄉里以孝聞伾明經及第權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清勤有史學尚古文撰郡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謀畫能決隱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程异京兆長安人當侍父疾鄉里以孝聞伾明經及第權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清勤有史學尚古文撰郡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爲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謀畫能決隱事深爲伾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程异京兆長安人當侍父疾鄉里以孝聞伾明經及第權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清勤有

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爲不可异自知叨據以進自收日斂日不敢知即不敢知即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及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爲不可异自知叨據以進自收日斂日不敢知即不敢知即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及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爲不可异自知叨據以進自收日斂日不敢知即不敢知即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及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藉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皐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備理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聖駕文武廊清海亂建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者鈍風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蓬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與參駿次則貞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駕駿次則街衢市肆相與咲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卑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睿文明哲視聽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迫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鎛自掌鹽鐵轉運使之由是專領臨海鹽鐵使務加聚斂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猫賴臣等每加

朝試爲奏論庶事之中擇心嫉之與奪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其邊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當以此約定然後切勤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開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使刻不少然淪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感聖聰足見奸邪之極程異雖人品凡俗然心事知士庶之煩劇或亦得力但舟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古鼎切恐不可伏惟國之儲貳下納臣懇欽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共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情

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准西盡定河北咸寧承宗欲手割地程權東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秖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繼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恐邦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裡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異鎛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繼保證之必能可致富彊乃行詔翰林院意宗曰頃一郡之力而致怒不常內官傳旨非罪見誅羣臣莫爲救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歲久視樂力又有田佐元者風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金白衣於慈恩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誕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所吏防禦周密恐其隱化及鎛卒於貶所鎛第

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爲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鎛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鎛惡其太盛每兄諷語即極言之鎛頗不悅乃求爲分司除右庶子及鎛獲罪朝廷素知鎛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爲國子祭酒又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贈散文九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誣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甚甫之甚也臣每讀陸承相論延齡疏未嘗不泣下若以喪延罪是子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子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爲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難如此興哉德宗之爲人主也忠良不用讒慝是悉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敗向獨保延齡之是不悟竟杞之非悉夫執詘叔文棄時多辟而欲幹運六合斟酌萬機勤神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韋武權材察物翦削厲階沮壞幸度而伺鉞宜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鎛宣慈如風

大唐匪諶吾道斯窮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竇參　從子申附

劉滋　族弟贊附

崔損　閻人詮　校刻沈桐同校

虞　齊映

虞　遇

齊　抗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開喜尉以參貴贈吏部尚書參自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開乳媪請參代之會赦四亡走京兆尹按劾將奏參連請曰彼以不及狀兩參實代之宜當罪竟配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歐其女弟族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子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

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請參參不從齊江遂奏合肥尉知州事鄧使坐贓八千貫使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多希旨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赴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參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佐曹王皐以正直強幹御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作御史知雜事鉏豎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器之或參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可直參共官故給俸多於本寺參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弭停非宰相遷移舊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所咥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多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參曰此爲禾稼安可上聞命棄之足將外生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宰相亦以爲奇以遺之故進

封泰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籠愛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孚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軍孟華有戰功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王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為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白冤悉理出之由是人皆感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泰必最後久之以度支為辭實專大政泰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蔽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泰鎮遏堆至外示敬泰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泰賓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泰任情好惡特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泰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泰至郴州沈州節度使劉士寧遣泰細絹五千匹潤南觀察使李巽與泰有隙遂其以副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泰宰相陸贄曰賓申實舉李則之盲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實泰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緩遣於遠惡處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圮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
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遷毫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
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
代爲史官既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二十卷以獻玄宗嘉之遊少以
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應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
補闕改太常卿復爲左補闕廣置屯田貢外郎轉司勳貢外郎判南
除遷屯田貢外郎轉司勳貢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
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
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
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與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其職貞元三年還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
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史部侍郎六年遷
史部尚書寬衆以宰相爲史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
滋前在史部選人渝監詔拳金紫階滋有經學吉凶論性廢棄刻苦
嬌惡掌選多所發摘更代許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
贈陝州大都督睨從兄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棠之子少以資蔭補
吏累授鄠縣令宰相杜鴻漸白劒南還朝途出於棣贊偕供精辦鴻
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
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橡實間猛獸將噬之
幼女號叫博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
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雜混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替祖于玄
時百映連請爲左水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呂渭河
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龍相爲左僕射數書時事
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
月貶映婺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無其復入用乃
倍敛貢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鉼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
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固帝誕日端午映爲鉼高八尺者以獻

姊妹悉在江介屬蝗旱歲飢艱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為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屢校定考課遷國子祭酒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轉作監元和當撰太尉嗇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為史官奏劾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為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元陵三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為營葬南北兩省清要損之制詳求典據事緣廢闕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旦坐罰俸遷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任陸贄而友愛恭儉過從父弟起為卻南西川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詣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白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疢珍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扳留之秩告免之誠雖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

弟子紀為嗣

崔損字玉鉉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咸陽尉外舅王翃為京兆尹改大理評事東選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飄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顯望以為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當重

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刻中論書為文長於歲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為判官明閉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為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益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為監察御史仍為賓佐幕中簿書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為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為江淮宣慰使以抗為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為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虔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為給事中又為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復以為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當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

秦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秦罷之尋奏秦官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府吏舉加修國史抗雖請善無遠智大略凡為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然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又

史臣曰賓客屢言君之滅亡為特異然終出言有

愛君莅事往往長者之言蓋君子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遠下台城誰為主之容五子有門物之巨器賓客遺訓家行修飾斯為備矣

康濟黎民胡寧厥中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六

趙郡子博陵安平
盧南史附劉太真
李紳
崔元翰
于公異
李益
李賀

劉昫等修
開八詮校刻虎桐同校

徐浩
邵說
于邵
呂胃子溫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嵩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為張說所器重明皇好書無遠智大略凡為遺仍為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為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般部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賜給又工楷隸為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詔冊皆浩為之朱西宮文翰寵遇罕與為比吟國子

祭酒坐事貶盧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李慶工部侍郎猶南貢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受賄冒漢託侍郎陸堅注授京財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刺史德宗即位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李慶工部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冥部多積貨財又娶其妾候莫陳氏頗干政事為時論所貶

趙郡李紳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邸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尹元帥王緒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為衢州刺史永泰初自為監察御史時楚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自為巡使俾令即訊治周懋瑞周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柄藏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冶之寃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晃不相得晃奏免官德宗見其名問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起自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無

何知史部選屬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
子博立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愆陳許節度使幽琛辟爲從事
宴遊之間多所忽畧琛不能容朝廷方詔徵琛博宜權知節度事召
誠賂爲反間又妄訴國家休弘前政令琛決杖四十流於康州人皆以冤
信州員外司馬至郡例得俸錢一人毋月請給筆錢前後五年計
錢一千貫博史以官閑冗放吏踰納只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韋丹德宗
初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給燒貨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
馳驛按問高會多歌聲求慢無兵誠良士同斯情因詣闕訟冤
陽會安脫相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令賜卿等一本
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偏罪衙寃三人將退裴垍獨太
門進來宰臣李泌等數詔垍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知上自考
其詩以大真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餘防千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
張弈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何如耳垍於是
私錄錢本亦不燒然爲丹南史竟無罪伏以聖下自
初朱泚僞光之亂關輔荐饑貞元三年已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

登實位及天寶大書以來未嘗降三司使王鉷今忽採此小節令
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違處聞之各懷曼擢臣竊惜元中張
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銕事參軍告於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
按大體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儒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儒奏
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上差監察御史姚驊所奏事狀
無多臣揣往此行即情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爲使急宜析然曰卿
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驊俱尚書亦不出三人揔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
等便宜作軍臣啟軌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性宜出
史坐誣枉擯逐賴裴垍悟主卒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至太眞宣州人少學善屬文少師事尚人肅頃上天寶末舉進士大
歷中爲荊南節度使陳少遊巢誓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
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恬曠詭隨及轉禮部作部掌貢舉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勳績檢之相文大招物論貞元
末子鎬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勳績檢之相文大招物論貞元

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
御置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
已極褒崇今展禮於至尊施敬于克復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
在教前奏出之失言點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宮客
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
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
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非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
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揚於場屋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
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裴傳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落甲科
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辟拜諫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史館
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
之頃卻史中丞表高給事中薛鎮雜理左丞鄭絪駁邵以爲邊犯
在赦前奏出之失言點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宮客
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
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
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非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
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揚於場屋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
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裴傳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落甲科
崔元翰字翰之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三舉皆異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泌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
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所掌書記入朝爲太常
博士禮部員外郎實參輔政用爲制誥詔令溫雅人合於典謨然性太
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歲者或以宰相器之李吉甫
李絳皆以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異無阿徇性執政自故掌誥二
年訖官不受官職知制誥等比部郎中元稹名心文章時年七十餘
好學未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游時輩莫對策及參
掾名家子女以資裝不如約極力屈然後降
朝廷若以不宛復舊班許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
仲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詔部得罪說
與鄧魯公書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爲草其奏上知之既歸州刺史
竟卒于貶所
子邵字拱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鈞戶部尚書部天
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
再憲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遠州刺史未
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僚數千相聚山澤剽州掠衆部州兵以拒
之旬有二日遣使說諭盜遂部面降部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
即度使奏起邵以疾不至詔兵部郎中兩川節度使

至是平宜於歸田思得自循省其堪公其官尚書左永慮過宜俗訟
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敬戎及覩公異績逐懷寤所
累乃上疏首陳敦義動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優獎敬戎公異竟
名位不振輒郁而卒人士惜其才亞賢之福也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渭少孤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御史
作御史通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公名少傅公自為少
傳恐非朝典由是特授渭門下侍郎中書
柳氏時郎不亡令狐少傅疑以敦慢
改通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累授婺州永康令太理評事
中丞判活中書舍人母憂服闋拜
有能名未祐死與元稹善稹遷京後其權再
以為行軍司馬戎累多以咨之歷
開成中為吏部侍郎判
卷一百八十七
史高州東史兼御史中丞嶺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二歲政甚頗
聲貞元十六年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子溫恭儉讓
溫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韓林學士草執宣善順宗在東宮侍
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為叔文所睞
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滿為入吐蕃使行至
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滿坐於青
海吐蕃以中國喪稱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在東宮者
皆不次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
憲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才俊拔文彩瞻逸
為時流稱宗元劉禹錫所推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賢群羊士諤
知君親衆意得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
至一百終不能鞫張廷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廷賞法決殺復蘇至於
當是時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不教語昨開於外寧慶中州于
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任武功縣和
妃振聞必恐裂臣家族詔令京兆府
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遷元和元年拜
尹五年五月卒
李蕘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

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
早行篇好事者盡爲屏障圖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
天下以爲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要過爲詩酷而有散
灰扇戶之譏聞於時故時謂姬痴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連
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
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秘書少監集賢
殿學士自負才地所多變忽爲衆不容謫泉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
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送錢五十萬貫至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閭門謁
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悚慄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悅
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討

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閭邵說以體修失於公與呂溫李益
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薄徐趙劉李在籍達開名呂鄭其名久在羊
之全德慨于後人

趙憬 韋倫 賈躭 劉晏 駱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
曾孫祖節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脩潔
寇天下飢歸憬以稚子上跡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刺州從事試
江夏別駕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
衰毀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
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送錢五十萬貫至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閭門謁
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悚慄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悅
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討

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
齊繒綵蕃中市馬迴以窺利憬一無所市人嘆美之使還遷尚書左
丞綸皆中書舍人德宗嘗謂宰相曰卿等薦賢能務飾偷薄賦斂寬刑罰
水綱踏省務清勤奉職實參爲宰相忌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上不
從八年四月實參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飾偷薄賦斂寬刑罰
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若
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於延訪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
之知人之鑒漸積歲月須於聖明無補上酬有妨賢路況多疾惹
應闕遐棄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屏微
尚加委任自此忘軀効力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
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品彙咸亨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
額再陛仰對宸嚴參酌易簡敷敘難辯理詳則塵瀆願甚言畧則利
宏未宣若默而不容仰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

非陛下用言之責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德之內臣以預散思遲不知所爲身被重毒漸覺況痼是以動動艱懇切於愚誠也臣開貞觀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貴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陛下留神採擇無有遺失則可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雜揉由考課數於實効好惡生於耳目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才可矣聖主思賢分憂之道也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臣不

太子太傅卒贈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吊使元兇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皎官至侍御史柱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改忠王掾隨又數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本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覓雇人不聊生倫白閑也丁鑄錢須行本色人今抑百姓爲之大費力作工人且曲徇貧戶時市估價募工暁者爲之出是役使減少四百餘貫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爲姦倫乃剋親視省事城待政太子少師致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反東都卓罰拜宋州刺史兼充置頓使判官率政屯田負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往往相次到蜀所在侵暴驛館倫奏改屯田負外郎

守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滑青節度使李納跋扈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背違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出滑城外館之館內設帷帳令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出滑城外館之館內設帷帳令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出滑城外館之館內設帷帳令

知泥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聲庸陋多慙紙縑俊詔荅之賜繡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盌二副各一銀壺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虺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虺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拯身隔行以律人每日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有言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

册贈太傅謚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策授左拾遺召入翰林年十七歲潤當政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便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三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巡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兵權泚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陷繫忽辭皆立之必貽國

患臣以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敵自貽其患悔且無及德宗曰已無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山南卑篤至城固賊唐安公主薨于之長女貌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華清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父母復忌城公主父須歸於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碑塔安置內費其微不合禮遽疎薄則加勝墜之間君道可知矣贄曰凡葬事謂純儒手調暴飫心運地圖妄操趙險並躍天禨開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部無近理但欲指朕內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豎子固不足與計事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正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憚光方叛遂止

舊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八

劉昫 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秩滿東歸省母路由毫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仍不知留三日再見與語深器之稱嘗大稱當謂紓忘年之契及鎰為宰相贄已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成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臣細必陳露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誅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揣意又以詔誥頻煩文辭多闕乃召

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
邊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
神策衣糧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挑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
變上憂之遣贊使懷光軍宣論使還贊奏事曰賊泚逆天心太上省慮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戎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夷易若
摧枯而乃遲奔不進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
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覆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
別爲規略漸加制持咋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
之秋也故不可以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逼渭臣衙命宣
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
不要藉臣雖慮有奮發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奉輒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
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中終遂云恩命
許公去事亦無妨要言約再三非不諧審雖欲追悔爲詞代望

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引賜懷光手詔示移軍事由其手
詔大意云昨行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脫緣未知利害本欲
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旨見卿論叙軍情許及於此仍言
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按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
叶齊莊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
奉使論日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諳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弁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
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屢委移軍不許及孽緩陳懷光反狀乃可
成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鄭坊節度李建徽等軍不許及孽緩陳懷光反狀乃可
成陽聲處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言懷光當師徒足以獨制況復遣番
夫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俾弱而已兆況平事情已露禍難畫成委而不
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軍群帥異
心營分矣其勢豈不厲哉上擇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
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
而忽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多陵已端居則

劾至如宮闕近侍班列俱見功臣伏乞武臣具録先敗失官人名字令草詔頒示遠城遣於奉天等州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粮送赴行在庶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舛禍亂荐臻陛下思咎責躬優容大臣故令人罪已屢降大號將吏新天下之人無不感泣相賀惟念穆宗即位之初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果斷出於聖心故能力同心共平多難止亂於紀綱之際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果斷出於聖心故能力同心共平多難止亂於紀綱之際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果斷出於聖心故能力同心共平多難止亂於紀綱之際

而不謀終則何有失以內人爲號是中人流天子之意當有宮被如此等輩固當有徒但恐傷多盜竊使然除元惡皆未決誅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爲君德皆功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月閭視衆口洶傳恐非所以答慶頒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鄴集播越荊南廟宮未復羣臣依清顧震驚一時之祀當令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葺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邠寧功紀輯黎蒸優問耆舊安定及何宜從宣赦器繕緝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宇備耳目之娛適中樹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豺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來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來之適使憂慶自因寇亂妄亡頗有大於此者一問搜索懷耀必多餘藝尚繫群情未因而喜撫猶恐危疑若又罪之於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節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開多變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具録先敗失官人名字令草詔頒示遠城遣於奉天等州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粮送赴行在庶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舛禍亂荐臻陛下思咎責躬優容大臣故令人罪已屢降大號將吏新天下之人無不感泣相賀惟念穆宗即位之初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果斷出於聖心故能力同心共平多難止亂於紀綱之際

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年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揩紳榮之飢丁女曼東歸洛陽寓房嵩山豐樂寺舊鎮賜物及別陳酒食一無所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歙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叙慰思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贊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縣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貢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爲邠寧所揮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奬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已任上即位之初用揚炎盧杞柬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淆亂參與奉天播遷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吟擬上必三讀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精詳審者長官自薦屬官得人之

事有曠敗兼坐舉宰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與諸司所奏多引用親當慕通於事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如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於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編伍之懼日以夙夜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賢者各以實征啓至公之門今職司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官舉人級至十數或非臺省薦辟多歷事任之旋開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辭其誤奉是而行繩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後來君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誇沮互起用一人則譖疵互成此乃失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宗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亦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觀人之方開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有疑於前哲而行人之盛未逾於往時益用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頗難於公舉仍患登庸之路軍旅練習之方寡使先進者新益凋訛後來君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譖沮互起用一人則譖疵互成此乃失於選士之道非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其於選才能者曠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未貴高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長吏之職擇非也貴相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

不能收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憤險詖故罷邪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表裏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詣諸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愛公衆爲私薦易明故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干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私謗雖則兼鈞不一或自行情好或山私訪所親轉爲所責其獎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改悔名教朝則是未其私薦不如公舉之念也二者利害性陛下且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僚屬所擇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矣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安不愛身況於官省長官皆是當朝舉選貴狗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必所謂官省長官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官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儻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若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修物議敗俗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若任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職擇非也貴相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長吏之職擇非也貴相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有論於前哲而行人之盛未逾於往時益用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頗難於公舉仍患登庸之路軍旅練習之方寡使先進者新益凋訛後來君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譖沮互起用一人則譖疵互成此乃失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其於選才能者曠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未貴高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長吏之職擇非也貴相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未貴高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頗難於公舉仍患登庸之路軍旅練習之方寡使先進者新益凋訛後來君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譖沮互起用一人則譖疵互成此乃失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其於選才能者曠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未貴高者鑒獨任於聖聰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庶不像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迷不省者煞長吏之職擇非也貴相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下所薦必行所舉輒試有論於前哲而行人之盛未逾於往時益用

敗亡此我狄之所長也我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鼓衆角力爭鳥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無遠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而不推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撰將吏以撫掌衆廢修紀律訓將師徙煙德以佐威能遠以柔遲候此之衆以待彼煩信抑詭取之議以安我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絕關彼爲寇則嚴備乘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乘機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警斥候謹烽燧明斥候嚴禁防無使人勤於斯爲甚白非生於其域謀非自起不關境小至則張勢以見其大至則諜其實大以逸其歸擒險以乘之多方以惑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虛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衰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所長也我之所短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費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也今則背務之矣猶然守封末曰危戎未徵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問不必實實者不必問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故令措五乘方策貴賤度財量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遲制臣竊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鍊其兵鍊兵之中所用復最用之於攻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救急則權以應援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之機唯將所命此所爲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爲則勤習焉則安保戍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爲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

幽燕沿邊利用不亦踈乎劉又有休代之期蘇統的之馭安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窮之以嚴禍其來世成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相計歸張顧行飼徼倖名器以長驕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輕軽之所以行車術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明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愛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御律度權衡則用與不用其獎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凶之典竟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舊貫度戰賞功雖處盈功者及例被罰一有罪愆忠恕者憂慶罪以忠恕而不彰功以姦宄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復謂於幸免奉命軍旅者先慕苟全苟全之弊不懲於此則人莫相率矣人莫相率而能敗敵者吾未之有也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枉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言之見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枉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依違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勞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護理令輸明朝廷每為含垢未嘗窮覈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固上而不軫馭衆若斯可謂深弊矣課

責將度措置乖方將不得謂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廣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處相推倚無敢誰何虜眾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敢朝廷莫之省察性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事增供億之費聞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擢暨稅斂之利趨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其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總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度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役遣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議述韜鈐之趫敏動則中閫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慮憚其強而不敢侵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會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沮氣勢自沮則雖有百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爲之謀矣又有事勢可以制勝若斯可謂機會靡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其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總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度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役遣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議述韜鈐之趫敏動則中閫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慮憚其強而不敢侵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會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沮氣勢自沮則雖有百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爲之謀矣又有事勢可以制勝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遣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

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白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糧
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衣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
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擘畫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
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委之
於終不宜製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
才論拱於委任其事既足其來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
者不以爲溢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陽鈇鉞
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遥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効成功者也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我臣先未易制多其部
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矣
綏任咎之志衰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
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
如機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
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逸託於救
援未至咎且開畧自今牧馬中半勒爲推剔秘大率婦孺作伴因避
鈔盜發兵唯以虛聲應接互相驕顧莫敢遮逐賊既縱掠退踏此
乃陳功皆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捷獲而成千將帥既
奏亦抱制仗朝不憂於北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
者斯可以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平方馭將而實罰嚴度制用
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蠹戰
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煎熬膏肓不療而唯晤之以
附閫奏稱賓參謀與參有濟其事奏閫德宗不悅會右賔子妄公輔於上
前言及稱賓參謀誣臣云陛下怒甚將貶黜德宗怒未已德宗怒甚將殺之時
議云公輔奏賓參語是之於贊云參惡于公異
之之制軍將數而三分之其一分

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陋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奸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陝虢觀察使盧岳太子賓客罷知政事執性忠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早邊事孔棘四人會議大人陽城等極言姦乃改執政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門戶及出居艱屏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容山南道節度使嚴礪後幾違命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寧上於宰臣中雖見士無貴賤已其寵待如此

既與二吳不協漸加忌間間禮稍薄又連年敗上知詔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玉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期副決擇每上通夜過誘不著書家居療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貶歙州政聞部內吏敦龐忠州人感德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贊憂而吉甫忻然厚禮者不往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稍巩其末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契考貢初猶斬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降延者代吉甫制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付安而帝累上表請以贊代己帝宅甲信鄭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延代論陸宣公扎漢之賢謂而爲過遷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扶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年論與皆相類也而頭止中大夫贊及谷銖不者仆過矣昔公孫敖挾三策說秦王滑于兆以

韋皐劉闢附　張建封
劉　晌　等修
閻人詮刻校沈桐同校
盧　群

韋皐字武臣京兆人大曆初以建陵挽郎調神策行營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鎮鳳翔隴右節度使奏皐爲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德宗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奉天鎰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等收京城收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棄城走鎰以府城降於是朱泚自帥步騎五萬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光之時泚既以並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皐爲助將謀襲擒皐以赴泚皐知其詐遽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于皐中矯泚命玉謂士兵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告諭諸軍即爲吾人如不受詔使書生可以兵歸隴州皐若承命即爲吾人

固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亂刊皐迎勞之先納鉞玉受其偽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來願與公戮力定功問其生死皐曰吾又謂雲光曰太尉不俟許諾紙器甲使城中知吾人如不受詔使書生可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

兵八千人出南道雅州又令劍南節使崔良佐兵一千三百
續進雅州經畧使路嗣恭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畧使
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破蠻州經畧使陳孝孫兵馬使
何大海等義擊及磨些蠻三部落至宜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
明城諸蠻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攻城七軍鈔
五戶三千擒生六千級蕃軍遽救於是而南下贊普論恭以大相兼
蕃軍總數號二十萬衆而來以功
歲十月朝於興慶宮賜第於崇仁里以功
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候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頃宗久
疾不能臨朝政事者李忠言侍基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
三人頗干國政在心皇乃遣支度副使劉闢徵於京師闢私謁
乃私去皇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讓
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
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山陵未門哀毀逾制心勞萬機伏計旬
月之間未甚降復皇太子睿質已長叡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
伏望禮合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俟聖躬痊平一日萬機免令擁滯又
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光昌九廟式固
萬方天厂安危繫於殿下皇位居宰相志切匡扶先朝嘗知皇承恩
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答眷私馨輸肝禹伏以聖上嗣膺鴻業
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
善人而衆史多虧於公政今群小得志嗔紊紀綱宦以勢遷政由情
改朋黨交構禍災寔聚聽樹置收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蘭墻國
賊散於禮門王叔不入天厂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

…士之謀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關恩亦弘矣曾不知罔咎共牛羊之力飽則颺兒畜梟獍之心驅之益悖誑惑士伍圖逼梓州誘脅戎臣塞絕飢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千紀之辜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斬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鄧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白刃其妻子然後縛石投江失其屍闢授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師臨軒慰梁其忠義之勢斬於獨柳樹下以代崔赤牧壽州時伏誅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亡竄軟闢入京城十御與安樓受俘馘獻今中使於樓下詰問反狀闢曰吾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宣旨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御丁未卽日戮於子城西南隅初闢有病見諸醫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關門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見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仁軌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歸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郡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綽等集兵誅殺之擇木怙懼大懼唯貞外司兵張字然其計遂設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乎供受官賞玠因遊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建封少頗嗜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特薦當等川草賊延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計兵馬日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募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制敕兼御史大夫徐四豪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至軍伍整肅事務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改中義感勿人皆畏忙七年從征檢校禮部尚書二年加檢校右僕

朔十二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加等時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入
朝參入大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貂珍玩
厚時宰者至宮中市買人物猶不如本估本年不復
行文書罷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開坊曲閭人所貨物但稱宮
市白牒索什與真偽不復分別擁而取之宮市抑買人物猶不如本估本年不復
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估索還奉門戶及脚價銀人相物而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甘實奪之晉有農夫以驢駄炭官
之與炭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驅驢送柴至門農夫啼泣以所得紬
與之一匹

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君不盡恭恪且責下吏恭恪故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乃從命即停工役群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徵引義與昭和賦詩自言以爻卦決之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徵引義與昭和賦詩自言以爻卦決之往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輩戰奉貔貅十萬一身五尚潛注息狼貪殘貔貅十萬一身五尚潛注息狼貪殘羅婦金銀少誠大感悅群以奉使稱旨俄遷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群天成軍節度無潛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與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等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賜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皐康張徐州懷德下任之中横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凜凜聲動群醜春盜之啄折誠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戚閹之對兇欲無已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觀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遥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賢不可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弼利無窮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田承嗣 承嗣子華 田弘正 子布 右子在宥
梁崇義 子茂昭 茂勳 茂昭子克勤 第悅
陳楚 劉闢 高崇文 子鍇 鍇子元逵 元逵子弘正 弘正子布 布子在宥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節度軍爲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邊磧承嗣沉末爲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府兵曹參軍與張忠志等爲前鋒陷河洛祿山敗走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爲前導復東都授魏州刺史代宗貴拥方節度使使侯岡經紀軍計平河朔紀律以二兇縱亂郡邑傷殘務在兼幷最兵屢行赦宥凡有安史詐誤者一切不問莊懷恩陰圖不軌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魏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

朔請命睢門朝廷俯令還秦入慰兵衆因祿山召為濮陽流和思明
繼豐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鷹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今其
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款誠寄之為理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
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茂賞首冦朝倫列異姓之首莘
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署將帥秦關之華甚便服並受國邑之號
人臣之寵衆集其門將相者所以盡忠而乃
據國家之封壤伏閤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閤家之任賦擁有
資實鴟鵂鷹肉包兇邪外示廣順且相衛之器所管素殊而通賄
軍人使之掃清朱紫朝子期尤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相期而來是
為悖亂與用擅興戈甲既云相州捶擊境救災旋又更拜磁州重
風害比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二州既空遠通饋饟更移兵馬又赴洛
州實為煩費不入歸稅殘及餘糧乃衛州刺史因非本落於其不附
橫加凌雪一門盡屠非復誅類醜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

列由營長史攝官任情糊署轉甲利刃長馬勁兵全實之資裝農機
之積實盡收魏府固有子遺其為蓋在無救欲行討問正典刑書猶
未舍容其逆首抑干與宗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命以深
宜乃命承昭副茲麾下無彼讐封的承昭又遣親幹劉渾先傳詔命
承嗣迫巡相衛仍知在偕行先令妥恍權留軍吏至使引刀自割
抑令膽口相稽當衆誼諱歸承嗣論其姦狀是以為逋此而可容
何者為罪承嗣宜赴水州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委河
東節度使薛嵩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副使朱滔昭義
節度李承昭滄橫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持兩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
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大將徙多梯武倉皇失圖乃遣牙將郝
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先并姪恍等悉
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攻
靈求援於襲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

悅以給之各令累其部伍自北魏威悅而思朝廷畧無何或譏薛車
萬計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已闕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
遣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王侑
包圍許士則為腹心那曹俊孟希伯李長春等殘害瑋康惜寫瓜牙建中
二年詔大舉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父位自稱留後
詔紹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連時朝廷遣張忠等計
伯州九節度及神策行營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惜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
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莊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
萬直進邢州　史李洪臨洛新張依為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河陽李光進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
屯家莊大破賊於雙岡那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師踵
北追悅三十里高郵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悅魏博邢曹俊者承嗣之舊
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宠華以曹俊為貝州刺史及悅拒官
軍久未拔於是承嗣令田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因兵法十倍

則攻岡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作宜於郡口置兵萬人以遏西路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為向背今於臨洛城安設攻城之計攻而不危圍而不急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諸將皆以其異已城潛毀脫使今守具卒辦外援四集表裏受敵雖有孫吳之術將何施焉臣愚以為宜於汜水馬蹄等三戍與神藥將軍侯等來攻懷州之衆復改死換二萬餘人陣於汜水之東以為後繼又令奮威將軍長春率騎一萬自河陽渡北度直指懷州以斷其歸路使內外不通懷州之衆自然瓦解若其不然臣恐懷州之衆合殘卒奔魏州至於郭外大將李長春等者是以淮南田橫一夫人在日為悅保無他變今三師之上大敵而還西月半間武俊兵糧既乏人情易搖不能自固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勳無為俱死也乃自馬投地泉湧而下諸將皆驚悅既久蒙恩公不忍聞此言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已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勳無為今士民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餘日諸公不以悅衰敗捐棄久與鄉等同事既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是以淮南田橫一夫人在日為悅保無他變今三師之上大敵而還西月半間武俊兵糧既乏人情易搖不能自固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勳無為俱死也乃自馬投地泉湧而下諸將皆驚悅既久蒙恩公不忍聞此言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已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勳無為

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為兄弟悅同生死共將符璽李舟春李瑤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璽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為悅所害悅親城內兵仗盡乏士衆羸減其有悵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使旅帥管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嶷等進至城下問使嶷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城者屬悅之曾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已昨老司徒奉詔征伐經趨城境旬朔之內援來鹿下深州知為宋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實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迴兩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赴官王俌許士則使於北軍說朱滔已昨老司徒奉詔征伐經趨城境旬朔之內援來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晏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縣使練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奉皇漢武之事如劉晏兼行彼屠戚昨破梁崇義殺三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之事如劉晏兼行彼屠戚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其等破魏博後朝

編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移異焉
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
土之兆也 年十月遣師犯闕諸
條其罪狀更錯國恍亦致書於
恍報使問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
孔巢父往觀州宿觀時況阻兵四
致破敗士衆死者十七八觀人苦
舞忭恍方晏巢父等其從弟緒所
緒永貞第六子大曆末授京兆府參軍承嗣
諸子不任事以從子恍往弔恍
緒年未冠以承嗣恩遷之牒待緒
不忍恍官而拘之緒終免陳留興元元年朝廷
令孔巢父往宣慰流恍安命門時
十人先報恍脫心蔡濟遣書許

出者送德宗恍方況醉緒手
馬氏自河北諸從破害宵因無酌於緒者緒懼衆不
雪後孟荀左等領從數百追及之還乎之曰節度使
人臣不可也乃以緒詣都押
衆與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
後劇延救緒銀青光祿大夫
前鄭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鎮
前鄭滑節度觀察等使東都畿汝都防禦
汴池觀東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
州別駕蒼川刺史兼御史中丞
恒州李寶臣不為承嗣所令庭

事中政無細鉅取決於私門將士則數以愛憎移刑校衙軍
怒取前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鄭
與孝安卑送款於京師乃起復
朱泚盧龍軍使承嗣
田弘 正本名興祖延偉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
孫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在時季安
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
魏博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
裴封為門郎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
季安幼子父業惟勤之歸朝廷
歸自父喪請從之俾代為節
不從免公上疏加於朝廷
天承璀為招撫使令狐
劍師還加太子大保季安性忍
緒從事及李安為帥終與同職
下驟尉使人乃遣先期於路
此元和七年冬時年二十二
元直女及季安亡氏名
事中政無細鉅取決於私門將士則數以愛憎移刑校衙軍
與孝安卑送款於京師乃起復
朱泚盧龍軍使承嗣
田弘 正本名興祖延偉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
孫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在時季安
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
魏博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
裴封為門郎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
季安幼子父業惟勤之歸朝廷
歸自父喪請從之俾代為節
不從免公上疏加於朝廷
天承璀為招撫使令狐
劍師還加太子大保季安性忍
緒從事及李安為帥終與同職
下驟尉使人乃遣先期於路
此元和七年冬時年二十二
元直女及季安亡氏名

正以新興鎮人戰伐有父子之恩乃以魏兵二千馬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銀川時賜銀川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譁以爲弘正視白撫恤人情親安仍表請魏兵私紀綱之僕以持衆心其權助尚給於有司時魏兵支度皆後不如大體同上表曰臣以庸虞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中事狀及客口臣親衆意終不爲用足川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保家屬九牙兵不然則義七忠臣皆殺可朔房害泰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和乃入客人宣扣刀自刺口上以鮮君父下以示二軍吉凶而絕弘正素友愛惠普劉之恩感動三軍兄弟子姪在中者數十人競爲盡節以伯才雖不足倫次死謝家國之志庶其烈得踐趙之古風焉璟不能自抑遂北將牙心不平之故不能盡愛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踐年

布弘正第二子始弘正之爲節度使也布年甫十歲以寵愛異於諸子弘正之薨布時在安邑牙將鎮銅滿布年尚幼李安身世必能守門戶父師之所訓也布既長史御甚嚴布亦崇下紀之徒道化不能馬多做之俗致使上博布常私謂宋申錫以組侯帶不能閑家門兄父師之所訓也布既長史御甚嚴布亦崇下紀之徒道化不能馬多做之俗致使上監兼殺出作刺史頗於十八載被凌兵棚下部城布共行功擢授秘書公催仍出民衙前死中敕以組侯帶不能閑家門兄父師之所訓也布既長史御甚嚴布亦崇下紀之徒道化不能馬多做之俗致使上監兼殺出作刺史頗於十八載被凌兵棚下部城布共行功擢授秘書

史中丞時郭皮行領使節兵於它山時軍事多小騎馬至布以

一百騎突出軍中擒之俄而諸軍大集殺乃退去乃西平王金毋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一年丁母憂起復鎮宣武十五年秋弘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右羽河陽一城慷慨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爲習彼時魏博節度使李祐不能軍律以提江淮之亂且以魏宜田氏復仇乃急詔弘正起復爲檢校工部尚書令布衰絰從之鎮未至軍亂入魏州殺害祐及入魏州居喪之節以孝聞於軍中所謂無戶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其忠孝可嘉也詔下之日軍中已廣下詔必能輸誠報効用副先鋒兵馬超特贈張阿勞正沒諸于二人齊名宿勞孝忠本于文武千王武俊本宇孝忠形體雖偉長六尺餘性寬恪事親恭孝大實未以善射授內供奉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

毛納其生兒忠臣先子一舉兩全晉耀卞氏之明漢裴戶鄉之節比方於古今無鄰況其臨危授絕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慮親遺像於蜀閣子何所堪端共崇名職毋辱典刑斯以爲報郎壞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布子在宥大中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早太和八年爲少府少監充入吐番使歷杭州刺史安南都護年會昌初爲鄭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爲兄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蔭上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爲談者所稱

張孝忠形體雖偉長六尺餘性寬恪事親恭孝大實未以善射授乙矢右部落百餘人謁開元中

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加九江令會平劉展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譎果驍勇甚信之以妹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統制前後破城鎮十餘年莫者敢惠旦承嗣之逆寶臣使孝忠以精騎數千御之承嗣見其整肅數口乘阿劣在珂與宋酒戰於羌橋常虎酒敗走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城將軍賜紫金魚袋寶臣子惟岳配為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既死寶臣疑邑大將殺李獻誠畢圍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懼不往寶臣使者忠書節召焉孝忠命者節復命曰諸將師狀重頤受教孝忠懼死不來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臣已經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歸於朝廷倘石已經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歸於朝廷倘石已經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歸於朝廷倘石

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詻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等後仍賜名
昇雲為定州刺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等後仍賜名
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
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嘉歎謂侍臣曰恨兄卒之晚錫宴
於驎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咸安
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班朝哭
頒列聲哀眾咸嘆人皆奬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
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領車至茂昭亦中使曰
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都昔分湯咸寧南平北平吾受此賜後
不讓焉宜茂昭無四賢之功遽賤入戴人臣當優寵何當此寵賜後
有正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女
仁里第不聞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五上乃聽恩切寵宗許之冬
十月至京師詔數月間令歸鎮茂昭自奉朝請於閤下不許加大子
大保文令還鎮四年正月薨贈太尉謚曰武肅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會葬武

軍焉恒州北道招討使茂昭　劉昌裔正月望夜
軍吏青白衣列燭數月間令歸鎮茂昭自奉朝請於閤下不許加大子
大保文令還鎮四年正月薨贈太尉謚曰武肅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會葬
集諸郡軍令茂昭曰三鎮各有宜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遣一如常歲
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北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賊屢挫茂昭
親將中貴為諸軍前鋒累獻戎捷繼獲生口及兵仗甚眾克讓乃詣
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師多阻命自茂
父兄子代雖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都藩素遣游客間說茂昭忘忠竪
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之命左右子任間進為其行軍司馬乘驛赴
之汉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進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
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頑嚚侍親出易者既後之子孫不為鄉俗所
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
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
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敕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葬
于京北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背卒時年五十贈朝五

日册贈太師謚曰忠烈葬日有司供帳鼓吹羽
衣甲兵送至墓所仍令京兆尹監護益曰武肅茂昭子姪子孫職秩仍詔
世襲給二千匹表恩分給二千匹表恩大將軍下二男克勤
襲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文武兼一子
近例因授外州刺史中書門下奏以子幼請準
官忌在公功臣若無子及有子
以外甥奏請於閤內人知是何人啓奏茂昭之動即日授雲麾
例雖戚者定終文因事既在丞行宰相恩
克勤幼時皇帝不允遽為定例茂昭以文學至光祿少卿同正
貞元二年許尚公主拜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
年十二隔歲宗册亡崇表哭終嘉禮德宗令茂昭之動即日授雲麾
將軍使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古以來
未聞有將軍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
有假為婚姻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

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
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黜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
聽況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日且合禮經大常博士韋彤
表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
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
明睠冠於時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莫行為本所以齊斬五服
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
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金革若使茂宗墨
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為親迎輒行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
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為開
廄使國家自艱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
有二十七萬匹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全
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行旬七馬坊為會計都領

坡隴間善水草及脫回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廄使竇鞏中風辭節度使請以監牧賦貧民爲業士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閑廄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還特舉恩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廄司茂宗又奏麟遊縣行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廄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俗呼爲岐陽所有百姓使占蔭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惟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舉居人田業皆屬閑廄乃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宗怒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大和五年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先在鎮貪虐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解之以疾廢怒甚奏請斬哉和以勵行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爲鄉里敗後復用爲諸衛將軍今陳楚者定州人哉昭之男少有武幹爲義勇牙將事哉昭亦出征伐必令典牆卒隨哉昭入朝受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哉昭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殄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帖俄然滹沱南與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革生制百繼天寶之末喪逐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群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克爲益穴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近國力苦無報始天意之好亂惡戎昭忠悃有禮明福大帝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生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劉昫 等撰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李寶臣子惟嶽
王廷湊 子元逵 元達 元逵子紹鼎 紹嚴 紹懿
子景崇 承宗 承元
子武俊 子士真 士貞 士平 士貞子惟簡 惟簡子元本

李寶臣本名張忠志范陽城旁奚族也敗范陽將張鎬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外祖父節度使安禄山驍將也生宦天寶中隨禄山入朝玄宗嘉其驍健賜姓名及禄山叛忠志頗為禄山所親信使守土門指關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以分其勢太原尹楊光翩忠志挾其衆也正已圖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皆喜甲申起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僭署為恒州刺史九節度之討慶緒於相州忠志與魏博節度使史思明使度河陽招慰副元帥郭子儀子儀以其衆降思明復為恒州刺史及史思明使其子朝義偽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仍賜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相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千二千足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雖跨當四承嗣李正已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為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什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貢錢銅為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皆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寶臣自戶初寶臣正已皆為承嗣所易寶臣第寶正娶承嗣女在鄆州與承嗣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偽為誠證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為祥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牽云廿露神酒自出又偽刻玉為印金填文字告境內

云天降靈瑞非子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庵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真輩勇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將不服衆故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老彭仔榮俊等二十餘人家口盧皆殺之惟岳以其官爵授自大夫張老等時年六十四歲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歲自大

保

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為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仍遣使上表來襲父位朝廷不之許惟岳暗懦將不服將士殺其子十餘人家口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諫以死不可

悅暗懦初雖聽從終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同謀者妄史部侯人王他奴等唯勸布逆為心而已故李寶臣所以能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襲宗乃出諫辭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兵思及二軍萬一不捷難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扣公與幽部不協今保家效

討必命朱滔馬部侯管切蘭令遂後譬可不懼乎又頃者烟公討成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日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京師陷賊天下不征百戰及京師陷賊方建赦等州為官軍所敗及永川仰天垂泣賴先代公恩信保護方建赦宥若當靈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兒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孰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為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忘而不得今與薛遂為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昔不聽兒與魏齊棄既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仍命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拒大將王武俊自悅軍於束鹿惟岳燒營而走武俊大破恒州軍於束鹿惟岳燒營而走武俊大破恒州軍於束鹿惟岳燒營而走武俊大破恒州

號發諸千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所將史李奇臣所將
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
直戰則離守則固銳師襲開容可禦乎寶臣然徽備以恒定深趙
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范寶臣降恒定等州節度以武
俊檢校秦常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田承嗣與薛
嵩死孰有相衛磁邢名五州承嗣遣將魔子期進攻洺州刺史李
正己李寶臣承朔旨神王朱滔王武俊等各出兵分之諸軍與子期
戰于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薛萬進等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
貴人馬承倫就加寶臣勞承倫將歸上傳令寶臣親遣有縁承倫善
撫出道中寶臣額左右有甘色選休府中請解散館穿伺晏閒
提武俊刀直入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昨與者頭堅千武俊只今
闕下有功尚書矯平後天子必賜紙之詔召寶臣下一四大耳叮予
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威謀以爲已資寶臣曰今與副
有衆安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輔弱難制父子於嗜間若傳

虛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潤在陣斬首走承嗣立積妻妾矣寶臣
曰悉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出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
之乃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遇夜馳三百里晨至直營掩其不備滔
車出戰大敗擒親屬者召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
爲援皆武俊之謀臣死其子惟岳請襲父位寶臣將易州刺史
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讀喪歸京惟岳不受命
建中二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救滔滔
戰於東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窮追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
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今退軍
徹而無謀何足同友我城堅兵鋒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
據前幾悅之下男甲卒金地於那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食給
爲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此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
大夫舉兵與魏師中俊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圍軍
士日東鹿之役傷痛彰心朱俊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援定州三

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為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用為
神策大將軍及承宗被逐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
承宗裴度曰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為那州刺
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俾捨離承宗之黨比
許以節制士則特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竭士美而
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
以張遵代還
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承宗累奏宣旨
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二如
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為留後朝廷尚其愛累月不問承宗懼乘
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
三軍見迫不候朝旨入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田是遲速
裴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高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
為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吉旌節
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因之朝廷又如
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渙與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
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苫廬潛
窺成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尊則有辭聯念其
先但當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論停帥伏以
陳誠願獻兩川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朕誠
齒勳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藝親俾撫近
隣斯誠厚遇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豪黠懷姦肖貌稔禍欺裘
武於得位之後縱昌朝於受命之中財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
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于無刑恭行

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發
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
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高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
為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吉旌節
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因之朝廷又如
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渙與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
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苫廬潛
窺成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尊則有辭聯念其
先但當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論停帥伏以
陳誠願獻兩川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朕誠
齒勳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藝親俾撫近
隣斯誠厚遇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豪黠懷姦肖貌稔禍欺裘
武於得位之後縱昌朝於受命之中財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
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于無刑恭行

天誅于於有司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
統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新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
等使會諸道討伐計神策行營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僥悍
聞於邊趙以言進計必使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璀至行營
城今不振若使郗士美都將翻定進討擒劉闢有功號令騎將又皆
於時唯忠勇可使制敵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示戰時優捷
而將兵跡頗使副史文徹難制收於既憲宗器昭義之近
于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其官屬上表三封乞自陳百官班迎於
郊逆其略曰臣頃自幼孤綿歷時代父帥定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二如
令職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祖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又絕
自先之下顯違國刑殷戮之中轉增號咷中由盧從史首為畫謀與
天下之兵生靡內之亂既不忍於家富其陶父之艱已
是為臣之節迫於天使臨事則經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田是遲速
裴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高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
為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吉旌節
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因之朝廷又如
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渙與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
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苫廬潛
窺成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尊則有辭聯念其
先但當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論停帥伏以
陳誠願獻兩川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朕誠
齒勳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藝親俾撫近
隣斯誠厚遇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豪黠懷姦肖貌稔禍欺裘
武於得位之後縱昌朝於受命之中財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
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于無刑恭行

度使都士矣率精兵歷藏壘欲乘機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懼不敢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才將石孔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覲內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既相繼事遂其旨乃下詔曰常者承天子人下臨萬國親於撫戎之施常務甘而全用德刑拙於之方每先其弘貸按則必八以致叛疾存前訓綏嗣不圖底寧方隅宜修於德之訓以懷祖宗之宿憤下以致敷庶之阜康思學者生務先於包荒赦惡屈法伸恩衛衷誠之可於則有過而無大王承宗自襲銓紀見責於隣封後領蕃城受疑於朝野國恩罪釋猶豫不決成實自貽罷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舉參盈篋竟無一言以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豈獲然開誠遣忠誠懇祖其殺傷退舍為伏其士伍取酌救解能無悛嗟以其先祖武仁公自貞元初受王命付以三州今銘在景鍾雖再偏王師

再從人欲而十八之衛常切恢懷近以朝恩入表流澤廣此鴻鵠之心悉見納忠之士抑而不揚何以示懷柔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寤興靡寧忍輒棄王之人丑就陳原之義既克剪暴常思止戈之旨此心天地臨鑒昭昭況常山師旅舊有功於將政在以修來撫恩而置喜驛精誠之俱切俾魚千而再數聽降乃忽斷於厥志復此殊号宿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宣慰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青鎮皆踵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

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貞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為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辟昭於衆郡將徐惟岳謀崔延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乃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大子使申貴人監軍有事益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言奏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從不以承元商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劾忠於國以朱先忘諸公能從之平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右右不得呼閽後事鉏匕組決之參佐審疏諸帥大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降銀以兩河近事觀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柏耆於館驛召諸將論之諸將號哭請俾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酬其勤者推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因留董軍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校北罪時師道欲行誅將止之他日復以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為師道之事故以拜請遂拜諸將不得不從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酬出鎮滑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貝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淚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延待錫賚甚厚俄而于邸奏因弘正據鎮州救移鎮鄆坊并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末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間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定戎城俗謂之固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青鎮皆踵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

制加治稱治大和七年十二月卒於[illegible]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illegible]
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為假子驍果善鬬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
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賜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
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與祖父世為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兄
弟皆雄健有術略王承元得內乂馬使初承宗上嘗朝京田弘正
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發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
扶其細故數怒之會弘正以魏兵二千屯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諸兵噪於府
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諸兵噪於府
署進明盛陳弘正過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知兵馬使
詐史過聞宋惟晉上疏請授廷湊節鉞使仍以二千匹原節度使布
以河東節度光顏鎮鄆兗節度使令孜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梁州刺史牛
代之憲不欲兩鎮連兵乃以光顏為魏博節度使仍以中官楊朮和監光
元首為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賜諸道兵馬使
廷湊事未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湊殺弘正合從
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憲宗深以為憂乃召翰林學士段文昌
度使王在歎伏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未有之舜德聖武之非
心因繫諸臣戮辱我帥毒流州郡暴及宮闈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
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魏豚問罪之師當倡狂失節之寇
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鄰境相依
時興師出事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雄乂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
陽肇亂出自一時軍非宿謀迫亦可驗鎮州權稱殊眶偶然頷諸屬
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不戰而下況計兄廷
湊開宥不赦父祖之資成德分離人多退散之勢人以魏博為以魏博
之衆昭義振旅敵之可來之音陽輔以滄德搖肩而進誓若建旌盡
屠其城然後比首疏路在朝廷不為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
誠切在於此臣又聞兵者聞先悅其候今義郎易定而破之咽喉
也誠宜假之威柄成以重兵俾其
軍先進與趙犨臨陣一舉
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而進計
將知不可進頗覺番乃以杜牧良代重巖牧良有中官之援朝解
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入
城拒守十一月杜牧良為賊
簡代之裨度李愬毛承天軍諸將
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
頻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群盜
共起征發百端財力
支皆南北供軍院既承入賊境
林俶西度支轉運
州數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
不得至院在途為諸軍強奪而歸憲軍深閉者多無支給復又每軍遣

四官一人臨軍宣慰健者日衛龐儒者即戰以是費多奔北而廷
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歟
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勝杜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
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
田布不能止其衆自貴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
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
元翼為副元翼易州人李寶臣時為郎將韓會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
御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
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各朝廷欲其稟
命乃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二月牛元翼至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迎
開深州將校城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圍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
月遣中使楊再思往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
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
其家其酷毒如此自復叛皆迷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梟拒朝

廷大和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捷欽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宛葉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擅部搆逆以王玩寇幣鼓於子弟授欽於廷奏及約仁李再興赴闕詔徵魏徐劍宛之師討義初代克融輸誠效順盡還所遣下詔絕廷奏進本師討之進討廷奏出兵擬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擊志忠走奏引兵應之史臣誠危部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收之志忠奔於廷奏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授史憲誠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令充成德軍節度使制曰朝廷興兵以討之不累旬而克捷之由憲誠效順之誠也又況能保其後圖永為藩翰者哉可檢校司空兼中書令充成德軍節度使餘如故仁本如廷奏之旨

城自固在孝單騎入鎮川與鉉同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新鎮後其部匡籌聚擾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鉉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如父匡威亦盡心理益軍中之事每有寇盜練是年五月鉉過汴之鉉小公誠上人勿倉卒五月吾與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電政請公留之即並轡歸府署鎮兵悉用自率師至城下鉉出兵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至城下鉉出兵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忠約數月二鎮兵強天下無敵克用乘勝北掠趙魏而全忠素親兵於滑於城下鉉倉卒無備謂穹佐曰敵人乘勝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之晉果出兵全忠全忠退謂式曰爾不必言過矣王今日仇并分遣盟誓信嬖賊業已及此期以無檢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為唐室之相文皇以禮義而成霸業乃欲約兵懼武國人於淺鄙天下其謂公何全忠無以答式而歎之曰真吾國之耳且君為王

令計如何式曰仰修好耳即復表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容子昭作及宋將梁公儒李弘規等各一人從昭作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作及今志然天下無比矣不獲已行其正朝特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師中書令仍賜睦親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二千五百戶偽梁加尚書及唐室中興去偽稱帝其令之號天祐七年毋魏國大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為北大都王德明所殺事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史臣曰士運中微群盜乘釁唐室史冊中存終稱土疆為國蟊賊加以五代之後狐狡為其腹心或狄或臣見利忘義鼓吻吐舌毒二百年衰弊王政不綱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逃梁又接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為太息

贊曰鴟鴞為恠必取其音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旅金戚虎子狼孫若生於有於何時聞

李懷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劉昫 等修

劉仲修子濟 濟子總

閻人金校刻沈桐山校

程日華 程日華子良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為契丹酋長以驍勇善騎射為衙將守營州之柳城以御奚寇開元中張守珪為幽州節度使以討奚契丹數有功守珪養為假子名之曰懷仙守珪入為御史大夫代守珪為節度使兼河北採訪使懷仙為副大使知節度事天寶元年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懷仙為其將統精兵萬人鎮守捉城與祿山犄角為援祿山以其驍將也甚委信之十四年祿山反懷仙率所部兵自静安鎮東北出薄土門以應祿山祿山以懷仙為先鋒兵自井陘入下常山郡郡守袁履謙棄城走祿山以懷仙為常山太守充本軍使是月祿山陷東都留其將高尚嚴莊守之自率兵西攻潼關懷仙與尚莊等分兵徇地下河東郡及上黨郡皆降之祿山僭號於東都以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莊為給事中懷仙為恒陽太守兼御史大夫充恒陽北平軍使

懷仙等四將各治兵鎮邑部下各數萬兵又武將史拾遺為高邑令自署官屬不入於朔方軍數年間招募亡命及收潰卒得精銳萬人皆能為其死力懷仙為人外和內忌陰有機略善撫士卒以恩信得其歡心而性多猜忌不可測度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使防逸相率歸順仍世為幽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河朔舊將之家及迴紇雜虜號五萬人剽悍敢戰又善騎射為諸軍之最自稱五原郡王以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給二百騎為陣衛來走不意邊將斬俘數百人夜召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誠而
有以其前鋒先破又擊降陽人尹少伯以其部落及忻州降奴也六月
乃歲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晁遷幽州為武俊所攻僅不能自拔九月詔曰朱泚
代罪九月詔曰朱泚負累獻款疏深幼狼誠者之門然良用悶嘆宜委
武俊招慰宗大信采加恩信若誠心益固當副克彰厥美捷聞
加檢校之昭雪其元元二年卒年四十贈司徒

劉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為營田判官怦舉進士累官至大理評事
三功為推武軍使廣此門前門以降且擁兵州史居數年朱
泚兵叛四承嗣奏署怦領兵事以寬仁得衆心情容貴臣為四
承嗣所忌承嗣上疏以本忠信之志明於上聽乃以兵劫怦令為於庭
之又為苛吏譖上疏以本忠信之志明於上聽乃以兵劫怦令為於庭
舉怦門號哭之涕謀於衆衆皆感激

復河湟之志識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贈涼州第二子也性陰
賊險譎元和五年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總假為副使領留務時
總為滿州刺史悉署為行營都兵馬使也軍務多即久無功總潛伺
其隙與判官張玭孔目官成國貢及悵內小將為謀使誣白京至曰
朝廷以相公遠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口副大
使莊節已到大原又使人走報節度代州樂軍驚恐悉斂
憤怒不知所為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總素厚者乃追總以責
玭曰汝代知留務何得自朝廷以父命授節度使今軍心總議以父命
授兵馬使今軍心總議以父命授之總遽泣曰不敢受及子承宗兵至
遂與軍共禦端以利朝廷使供饋賞勿是時吳元濟向存王承宗方跋
扈易定兵強憲宗略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誅
李師道命弘正入鎮州總既無策謀慎每謀自
安之計不敢違逆後朝見父兄為羣臣慚悚乃於百官最後置笏者數

[illegible]公退則趙丁直場老入他室則悄
不敢發聲為閭巷為閭其以脫禍乃以刑官張卓
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復天平軍節度使既罷落髮乃與紫
號大覺白衣行至易州界舉卒報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將
領布二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嘗
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按城邑旋師被病不赴成功總能
繼父與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跡求入覲故請分宅
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嘗州為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
真洲為一道盧士玫理之平劇為撰為一道請弘靖理之仍籍軍中
宿將盡屬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冀齊祁之意
及既上移宗且欲東得北陽安臣植杜元穎又不為久大經略但
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則書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
縣悉令弘靖統之時總所舉校又供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調知
朱克融董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

卷二十一

人[illegible]
[illegible]中山[illegible]
[illegible]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九年也德宗德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鄭滑節度使鄧國公食邑五千戶恭知留後事乃遣子執恭奉第故女一人既而僞信死懷直子執恭奉
十六年[illegible]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illegible]
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之加尚書左僕射[illegible]
御門樓頒恩帖備宣慰奏請改名[illegible]
以父子世襲如二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
武俊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與[illegible]
賞甚居李吉甫輔政司空加兼侍中[illegible]
司徒檢校尚書令[illegible]
[illegible]
李公著名載[illegible]

萬踰歲同捷嘯聚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
初不之許後慮忽有策畫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峯乃陰
結軍士雪宵久計外示忠順內蓄姦[illegible]
其心全略忘布救之仍拏戮其屬凡[illegible]
月辛丑同捷[illegible]副大使居丧擅領留後當[illegible]
朝廷知其所為[illegible]年不問屢昭慈撫[illegible]
稱行恩貸[illegible]今毋劣同志同異入朝今掌書記崔長春來備達懇誠
請從朝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充海節度使以天
平節度使[illegible]之詔下同捷以三軍乞留相
[illegible]乃命烏重胤[illegible]鄆兵加討又[illegible]
[illegible]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illegible]
[illegible]史憲誠易定張璠幽[illegible]
[illegible]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
詐自以[illegible]成德[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尚可孤　李觀　劉昫等修
楊惠元　李元諒　闕人註校刻沈桐同校
曹華狄　杜希全　戴休顏
邢君牙　楊朝晟　韓遊瑰
尚可孤，甲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哥[舒]翰[封]西平郡王，表為偏將，使統蕃落。後為大將，以功授試太常卿，仍賜姓名，尚可孤以所[部]千餘[人]從翰[守]潼關，[翰]敗，[可孤]與[翰]俱降賊。[安]祿山[以]為[左]武衛將軍，[可孤]在洛[陽]凡十餘年，[十]五載[正]月，[祿山]稱[大]燕[皇帝]，[可孤]與[安]守忠、[李][孟][交]、[李][立]節、[張][通]儒、[田][乾][真]、[安][太]清、[安][忠]志、[孫]孝[哲]、[高][尚]、[嚴]莊、[張][通][晤]、[李][猪]兒、[李][豬][拱]、[李][貴]、[李][庭][望]、[李][日]越、[蔡][希]德、[田][承][嗣]、[安][武][臣]、[安][守][忠]、[安][守][規]、[安][守][仁]、[安][守][義]、[安][守][順]、[安][守][禮]、[安][守][信]、[安][守][智]、[安][守][德]、[安][守][忠

禮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宋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共出公二
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士宇雖名奉朝請而威刑賞罰生殺自專
盤根結固相爲表裏朝廷雖命將出師比年不息推其本根實由
之則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在鄰則相與為援
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殆二十年間兵不戢將不
休撫士之心代宗性冤柔無怒一切從之凡可明諭非能北計者
必復賜發及德宗即位深知其故神斷自朱劉文喜之後知朝廷
四鎮不自安奏計者不許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語云帝
欲東封宋州奏以城濮狹郭李正巳聞之移兵鎮人凡千餘
州田悅亦加兵可上河南大擾初書敕慰諭乃詔校工部尚書盧元
元自奉使宣慰京邑大次於陝西戎兵萬二千
以之出東與眾力城壞苑垣而入賊聚戰皆敗遂復京師元
誅僭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
百戶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十六品正員官李懷光反於河中絕河津
以

詔元誅與副元帥馬燧軍城同討之時兵守長春
宮元誅擅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誅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
上辱元誅先祖元諒梁以為恥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
詔以庭光為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誅因
遣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劫而斬之及詔燧翦討請罪燧盛怒并殺元
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誅專殺虜有章疏先令宰相諭諫
旨多論貞元三年詔元誅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元誅
謂瑊曰本奉詔令嘗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翦除潘原去平涼六七
十里蕃情多詐儻有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遠詔固止
之元誅竟與瑊同進瑊嘗距盟所二十里元誅營次之塚柵深固及
朝與懷光同走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救出惠元義
不受汗脫身奔竄奉天會赦與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毋宗
以百餘騎追及於好時驛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入家井中毋宗
並出而害之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賜絹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
贈殿中監左衛兵曹參軍嘉昭邠州刺史褒死難也

與城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論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勤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洮臨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拔圯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降擊坡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於乾盡禁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戍來之利必倍於昔城繞水陂植柳數十萬斛生殖之業固治必備仍聚城下良原古城多拔圯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降擊坡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於乾盡禁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戍來之利必倍於昔城繞水陂植柳數十萬斛生殖之業固治必備仍聚城下

牽門游環與賊鬬門血戰合圍元諒力解自是賊日攻城游環惟明乘城拒守明當矢石不暇寢息未嘗有人自京城來告賊但宿當至上嘉令遣德宗以禁軍無職局六軍特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游環惟明爲之游環等分典從禁兵奉扈幸梁洋難之功遊環首謀奉使間道赴難

封三百戶轉絳百匹米百石錢百貫仍給

仕希全京兆櫟泉人也少從軍貞元初為神策將功至涇州方
渠鎮使建中興德宗幸奉天希全領兵赴難先工人典況修復
通渭舊路以便饋運天子嘉之加銀青階制安西援靈武留
隔不通希全乃率其部兵自將所部與
盡忠等戰於方渠北原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二百人
追次邠州以赴難功加檢校戶部尚書兼
帝還京師遷大子少傅檢校右僕射兼
定遠城天德軍雲塞鹽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給
鄜坊丹延四節度八章多所振肅德宗深納之乃著
鄜坊節度使希全將赴鎮引當軍健數人入辭
居中議以為其新自大帥恐難制乃
皇帝有林驅令不易獨集權以成希全
一日不能問視數人或在於戰伐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
事有成思正直何啻天之所宥有
設者何必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達或
盡忠等之亦有和親宗大唐之執云即因不自得師從車之轍予共
慙於前以下升和由甘愛惟君無良亦臣之咎開諸平時奉祖禰后
則有令圖忠謀勇效獻替以千可否勿謂無傷自彼而彰勿謂
何害積小成大事在慎而必見今既出征心期盡忠而納誨在將殺賢
若然步永厥未在艾將殺賢衰以虐
時勇近茲親佐我文和君臣協德一匡宇宙予寡昧獲續丕緒
臣哉鄰哉爾輔高秩始庸我武惟揚報此黎獻殺于大邦嘉聞
方壯嘉言乃昌是規是矩金玉其相而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府
備于八章言又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監以事按圖寅義發于衛志具金鏡布
以事按圖寅義發于衛志具金鏡布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自有
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明保躬在外而衙誠不通一言之
高仙芝同擊破播咄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
憲千里依同擊破播咄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
皆同正至德初開安祿山反勝乃命希全及節度都統加大子少
子神仙和汝式下潼關兼兼赴難
國人謂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殺中監廣
希全以涇州地當要害自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以

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此沙府都督于闐王令遽國勝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一百戶勝請以本國王受職詔從之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修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建中末從幸奉天爲諸衛御史中丞加在興元勝爲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衛大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爲檢校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探四鄰宜旨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紀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詔王諮議兄勝讓國人多稱之府途以勝爲原王傳卒時年六十四

卽君牙潞州樂壽人也少從軍於幽薊上盧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充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田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行軍試光祿卿神功薨代領其軍部下兵入覲好酣觴吐蕃陷我代宗幸陝君牙領防扞兵入衛宗幸奉天展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闕難又駐咸陽移

告急君牙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間也收復宮闕驛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爲風痺歷旬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工部尚書運糧迎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

贊曰朝晟爲右領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棣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若梁岸韓遊環退於邠寧懷光以營花邠寧追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惧難作乃大索軍資徵爭乘約明將發峭于懷光時朝晟又與副元帥渾瑊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環知之率衆圍懷光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環邠寧節度使間謀至引朝晟問其事立告悉光曰父元功于國子今誅戮不可主兵悖亂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環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閒厠寄客仰史中丞與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環衙以張獻甫代之獻甫有業滿者驕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器甲斷一百余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主馬額不滿千匹奏以明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方命未入京好酣觴吐蕃陷我代宗幸陝君牙領防扞兵入衛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闕難又駐咸陽移也朝晟曰鹽州之役晟集諸軍眷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眷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斬城安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旬而功舉番人始知已無衆何上從之已而軍還至馬嶺吐蕃驅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爲風痺歷旬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工部尚書運糧迎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

贊曰朝晟爲右領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棣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若梁岸韓遊環退於邠寧懷光以營花邠寧追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惧難作乃大索軍資徵爭乘約明將發峭于懷光時朝晟又與副元帥渾瑊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環知之率衆圍懷光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環邠寧節度使間謀至引朝晟問其事立告悉光曰父元功于國子今誅戮不可主兵悖亂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環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閒厠寄客仰史中丞與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環衙以張獻甫代之獻甫有業滿者驕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器甲斷一百余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主馬額不滿千匹奏以明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方命未入京好酣觴吐蕃陷我代宗幸陝君牙領防扞兵入衛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闕難又駐咸陽移也朝晟曰鹽州之役晟集諸軍眷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眷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斬城安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旬而功舉番人始知已無衆何上從之已而軍還至馬嶺吐蕃驅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爲風痺歷旬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工部尚書運糧迎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

贊曰朝晟爲右領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棣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若梁岸韓遊環退於邠寧懷光以營花邠寧追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惧難作乃大索軍資徵爭乘約明將發峭于懷光時朝晟又與副元帥渾瑊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環知之率衆圍懷光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環邠寧節度使間謀至引朝晟問其事立告悉光曰父元功于國子今誅戮不可主兵悖亂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環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閒厠寄客仰史中丞與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環衙以張獻甫代之獻甫有業滿者驕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器甲斷一百余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主馬額不滿千匹奏以明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方命未入京好酣觴吐蕃陷我代宗幸陝君牙領防扞兵入衛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闕難又駐咸陽移也朝晟曰鹽州之役晟集諸軍眷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眷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斬城安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旬而功舉番人始知已無衆何上從之已而軍還至馬嶺吐蕃驅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既而晟爲風痺歷旬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工部尚書運糧迎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奏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

劉元佐子士寧　李萬榮附　董晉　陸長源
劉全諒　李忠臣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史遇汴州令所笞佯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合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逐出以州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遷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永平節度等使李正己使子納來聘求婚勉拒而不與正己之謀合與諸軍援有與城接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聲振淮泗建中元年加御史大夫又改濮州刺史尋移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汴宋節度觀察使時汴州軍士一萬五千人馬萬匹糧食支十年有餘自李勉以來皆優給軍士厚其廩賜故軍中樂爲之用及玄佐嗣位務在姑息不徒廢賞又增其數由是汴軍驕惰不可復整初李靈曜之叛也汴州兵馬大半從之在外及靈曜誅其家屬皆在城中玄佐既嗣位乃盡誅之以絕後患其用法嚴峻如此

舊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五　一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史遇汴州令所笞佯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合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逐出以州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遷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永平節度等使李正己使子納來聘求婚勉拒而不與正己之謀合與諸軍援有與城接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聲振淮泗建中元年加御史大夫又改濮州刺史尋移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汴宋節度觀察使時汴州軍士一萬五千人馬萬匹糧食支十年有餘自李勉以來皆優給軍士厚其廩賜故軍中樂爲之用及玄佐嗣位務在姑息不徒廢賞又增其數由是汴軍驕惰不可復整初李靈曜之叛也汴州兵馬大半從之在外及靈曜誅其家屬皆在城中玄佐既嗣位乃盡誅之以絕後患其用法嚴峻如此

舊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五　二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史遇汴州令所笞佯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合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逐出以州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遷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永平節度等使李正己使子納來聘求婚勉拒而不與正己之謀合與諸軍援有與城接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聲振淮泗建中元年加御史大夫又改濮州刺史尋移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汴宋節度觀察使時汴州軍士一萬五千人馬萬匹糧食支十年有餘自李勉以來皆優給軍士厚其廩賜故軍中樂爲之用及玄佐嗣位務在姑息不徒廢賞又增其數由是汴軍驕惰不可復整初李靈曜之叛也汴州兵馬大半從之在外及靈曜誅其家屬皆在城中玄佐既嗣位乃盡誅之以絕後患其用法嚴峻如此

舊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五　三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史遇汴州令所笞佯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合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逐出以州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遷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永平節度等使李正己使子納來聘求婚勉拒而不與正己之謀合與諸軍援有與城接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聲振淮泗建中元年加御史大夫又改濮州刺史尋移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汴宋節度觀察使時汴州軍士一萬五千人馬萬匹糧食支十年有餘自李勉以來皆優給軍士厚其廩賜故軍中樂爲之用及玄佐嗣位務在姑息不徒廢賞又增其數由是汴軍驕惰不可復整初李靈曜之叛也汴州兵馬大半從之在外及靈曜誅其家屬皆在城中玄佐既嗣位乃盡誅之以絕後患其用法嚴峻如此

舊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五　四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史遇汴州令所笞佯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合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逐出以州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遷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永平節度等使李正己使子納來聘求婚勉拒而不與正己之謀合與諸軍援有與城接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聲振淮泗建中元年加御史大夫又改濮州刺史尋移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汴宋節度觀察使時汴州軍士一萬五千人馬萬匹糧食支十年有餘自李勉以來皆優給軍士厚其廩賜故軍中樂爲之用及玄佐嗣位務在姑息不徒廢賞又增其數由是汴軍驕惰不可復整初李靈曜之叛也汴州兵馬大半從之在外及靈曜誅其家屬皆在城中玄佐既嗣位乃盡誅之以絕後患其用法嚴峻如此

姻妾數十人而已。初，李師道之為副元帥也，介以問帝召宰臣問計，賀蘭進明曰：今未入援李納以邀命者，不許俱合於納邀從之。援士卒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沂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士寧位未定時，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授，詔於國皆留之。士寧初悉索金帛以賂諸將，多不悅服，性忽暴，濟又頗以士寧為不足，士寧亦恥之。勝士幹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憂悚累上表辭位九年襄政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
汝州都防禦使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其子迺爲亂以晉爲檢校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晉既
受命唯子藁官僚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
候將吏無至者晉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觀晉云鄭惟萊承萬榮
疾病之甚遂抱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
料即恐須且運迴以候事變晉曰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即合單勅赴
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居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都惟
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乃委曲恭以軍政衆務悉令
體檢愛而來焉其深沈如萬榮遂士心代爲節度使安撫其情狀
以其同鄉里及疾甚亦爲部將所愛迎付兵馬軍州事令悉以
近悰恭白以當便代晉心竟惟不敢進晉之速至晉已疑其
不意晉之速至晉已疑其位故不使遽之以疑加晉心竟惟不敢進
匿不蛻配兵嶺南朝廷忠晉乃以晉爲汴州刺史將行軍
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賜布帛有差葬後未十日汴州大亂

司馬昌謝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故軍兵想安長源奸吏張云爲數
段陽雄事務從削刻晉初皆然之及察微已成晉乃命且罷又委
任校支計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之晉十五年二月
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賜布帛有差葬後未十日汴州大亂
統長源叔度等
陸長源字冰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
守琳之子長源少好學博涉書史乾元中陷河北諸賊因爲昭義節度薛嵩
辛後又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領江淮轉運奏長源
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
州刺史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汴州政事
皆決斷之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惡之及至汴州
欲以嚴細驕兵而董晉判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留連情共怒晉
性寬緩事務因循以牧士心長源每事守法晉或苟且長源輒執而
正之及晉卒令長原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軍士多弛慢不守憲

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三月卒年四十九廢
朝一日贈右僕射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于幽州祖玄挺安東都護府經事參軍父神嶠河內府折衝忠臣以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事幽州節度薛楚王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委征討稍至折衝即仍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久祿山反其偽節度以忠臣為節度兵馬使次長楊戰獨山襲檢閱北平郡戰仍申于榮先鋒檢閱判官安悅仁李廷秀等來招忠臣忠臣乃以其軍降于郭子儀子儀奏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仍從正臣破潼關功多又從正臣破潼關功也奏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本道節度觀察使賜爵淮寧郡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三百戶加開府儀同三司仍賜鐵券其文曰卿往事明主克著忠貞朕嗣守丕圖思弘永保宜分茅胙土以啓爾躬可

已忠臣木強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官位崇重常辭職不得忘來朱泚反以爲僞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焚山別業李晟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興元元年并其子並誅斬之時年六十九籍沒其家

李希烈遂兩人父大定希烈少從平盧軍後隨李忠臣過海至河南忠臣承制以希烈爲偏裨累授將軍試光祿卿殿中監忠臣永泰二年入朝希烈爲留後加開府儀同三司大曆末忠臣薨希烈爲左廂都虞侯

推少誠知留務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正
授節度使少誠善為治勤儉無私日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二年判官鄧
常及大將楊其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昂假為手詔詔數
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錢中使
常隸等遂謀聚事臨發為人所告常隸先擒宮北將李惠節等各持
假詔誅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昊皆齊努劉十五年陳許節
度曲環卒少誠擅出兵攻掠臨潁縣節度留後吳高擁兵拒臨潁
縣使其子詣闕請命詔以少誠為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兵討之
諸軍將士並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兵討之
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溵水南官軍復敗七月全義頓軍於
五樓行營為賊所衆大潰全義遽與都監軍使賈秀英賈國良等夜遁
遂城守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趨陳州列營四面少誠兵遏溵

水五六里下官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共沐州河陽等兵各私歸
本道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兵各奉所部留軍溵水全義斬昭義潛
出河陽河中都將凡四人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
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雪其官爵累加檢校僕射順宗即位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遷檢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元和四年
十一月卒年六十發朝三日罷司徒
吳少陽本淮西清池人初吳少誠父翊在魏博軍中與少陽相愛及
少誠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啗其將吳房令董重質使少陽殺之
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意甚驩少誠猜忍恨為所害乃請出
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誠乃表為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陽
頗寬易而少誠之衆恍附焉及少誠病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僞以少
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偽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
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為軍職兼御史中丞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
少陽自為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真不受詔德宗怒以討承宗不欲

重兩河乃命遂王宥冢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以少陽為留後遂授李
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於南多廣
野大畜耕秦馬訓甲兵掠鄰州之利內則數匿亡命以富貴甘
言又厚以牧此蔡誠所以西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贈元舜少陽女子也初為試協律郎舜死不終喪以抑聞因偽為少陽表章
稱少陽疾甚不起而元舜先死少陽疾愈不起而元舜先死
皆同篇少陽薨朝廷未知少陽表章偽為元舜及其將侯惟清
以行喪無主於軍中乃先殺元舜而後發喪惟清自領軍務
徒素不便北繼殺之歸其家誅其黨而因之時朝廷吳聞
死已外貶兵部尚書分道十六將以右金吾大將軍李光顏為
招討處置使統兵討之師久無功
諸軍將士並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涚兵討之
道路者所在留止之久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報朝廷易將加兵於
外以行其吏無何侯惟清殺元濟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請
對拜賀乃報朝廷知元濟已死時吳元濟尚在
不可使緩師於是城安州許州及汝陽諸人多逃
伏山谷荊棘門為其黨偽列者千數
李光顏忠武節度使又以山南
招撫使仍令內常侍宣慰監軍十年正月終命臨賦所境詔
曰是凡為近絕人理反為大常不容以詔旨宣無
論恭敬惑一方之人追贈三軍之
申吊祭臨遣使臣護喪歸葬仍令所經任使為之軟悼令
又擇宅翔陽偽殘吏卒焚燒薰蕪
公當還之義勇偽蓄助之門尚欲納
能飭怒猶為包荒而降詔書俾申招撫而毒螫茲甚姦心靡悛事卷
西南又門俱柵窮兇稔惡縱暴長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
良非獲已致此興戎吳元濟在身官爵並宜令削奪令宣武大帥
南宮欽等道兵馬令步山南東道及魏博荊南江西湖南東川兵馬
與鄭許諸軍都防禦使以忠義成兵馬相應同

劉昫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薛播 鄭防
嚴綬 高郢
李若初 于頔
鄭元 杜兼
李自良 李說
杜亞 王緯
韋夏卿 楊憑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仕於今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連中科第歷右拾遺翰林學士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治尚寬惠人吏奉行簡約富家悍吏皆引擢之久而自輔政用為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尋除晉慈二州刺史河南尹遷尚書右丞轉禮部侍郎遷疾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暉終於恒州城陷其妻滕南林氏幷陽太守洋之妹有男義令德保歩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

元暉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懷德並早孤幼志為林氏所誘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播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鄭防滄州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又博通經史為御史大夫太原尹王鉷所重辟為從事累轉侍御史入為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正值天下兵興以防從事累佐戎幕馬燧為河陽三城太原節度使皆以防為從事累轉侍御史郎官使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燧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不以墓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為御史中丞說狂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為御史中丞說狂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燧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不以墓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為御史中丞說狂

軍中始定定遠諸立誅之功頗忿縱橫軍政皆自專決仍詬詈監
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輒自補授號令不歸
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田安為列將以代彭令昌不從
楊言曰超補列將非功不可妄有何功敢代予任定遠聞而含忿
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號云以吾閒德
宗以定遠有奉天啟從之功超而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號詬詈
謀殺監軍營未坐柚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定遠坐門召集將吏
於箱中陳勅牌官告十餘軸示諸將曰有勅令李勉知留後事
兇北宗公等皆有思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大將馬良輔呼而
笑曰箱中皆監軍其官告非恩命也不可授但備急剛定遠知
事敗走於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吏多不之應比夜定定降城下捽縛
縊而不死詔有詔削奪長武節度使尋加右西
川節度使以自帥師取戎境無戚略以利忘卹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
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而
已經年無尺寸功業度見上屢言綏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

改誕軍政事多咨禀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辛六十二薨朝一日
贈左僕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留後檢校工部尚書兼太
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滿
二年而卒

嚴綬蜀人留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荷擔父丹殿中侍御史綬
大曆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察
訪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頗河
藏以生獻由是有聲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天下宂佐其獻自綬始
也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娶妖事多潛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
既而說寧因按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兵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
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為帥儋既為帥德宗選朝士可以
代儋為行軍司馬者因緣前日獻工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
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問藏儋卒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營田觀察等使儋

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發朝一日贈禮部尚書
子頎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齊王府參軍累贈尚書右僕射頎少
以史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參軍出為江西觀察使職罷及他不去
史充判官觀為亂兵所殺頎挺出收殯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
琦署為河東租庸使奏授鳳翔少尹度支鹽鐵等使頎又奏移轉運
倉糧十萬斛給軍院於可險以來累歲兵亂
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為諸道都團練使又署為副令於東都及汴州
置屯田歷戶部作郎秘書少監京兆尹大府卿代杜鴻漸為京兆尹及
為大官好任機數專似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由是元
載誅死而政苛細無大體仁所生毋憂亂及載得罪後出為鄧
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授代還時政分四道使劉晏判鹽鐵楊炎
歷典數州皆為廉使與宰相盧杞恐進為御史大夫酌已之所
見盧稱為頎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右散騎常
侍匿左千牛上將軍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仕地為

金吾仗衛被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七十四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牟少孤讀書記求泰中江淮轉運使劉
晏辟為從事晏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忠州司戶
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徵京兆司錄度
支員外琇得罪坐貶為信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為右司郎中驛
給事中戶部侍郎

將殺之語在蕃事中故來所至人俱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珠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為京兆人玢初為金吾將軍論雅明使德宗宰天下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明鎮鄜坊累署玢為都虞候後節度王栖曜卒中軍子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陷身不救火屢明而墝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節度使以玢為坊州刺史兼行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政教山積以公清為節不交權倖不務貨利人物阜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

薛伾薛播子也刑史多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幕下著名於當時開左僕射李愬使西蕃伾為判官從役時賊此之艱昆弟散赴戎役伾獨至于武功權授左威衛兵曹使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出為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溫敏有文鮑防董晉無他奉職大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能理而性簡敬于頒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卓敏貨賄結託中人楊炳好奢鄙元有斷杜悉段氏端士怙亂邀君裴玢殺姦謀安民和衆而玢能於權變然檢身律物豪廉繫之聲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八月封外國公

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黃裳性寬恕心踐長日不作物始為鄉士女嫁葬執謁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

杜黃裳弟載　高郢郭子儀子定杜佑了嗣為武才從郭氏方能子忠義祥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初為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子儀入朝令黃裳主留務以方郊將李懷光與監中除薛代子儀乃為偽詔書欲誅大將温伾等黃裳立辯其枉以告懷光懷光疑子儀之使黃裳繆子儀令急出之故得免及子儀大宴百寮於中書堂黃裳獨不至子儀使人召之曰太尉王汝之寧非家事耶黃裳終不往子儀益重之

大曆中王叔文之寧非家事耶黃裳終不往子儀益重之

以中官為監軍紙委商榷文武無不悉舉大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能理而性簡敬于頒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卓敏貨賄結託中人楊炳好奢鄙元有斷杜悉段氏端士怙亂邀君裴玢殺姦謀安民和衆而玢能於權變然檢身律物豪廉繫之聲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八月封外國公

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黃裳性寬恕心踐長日不作物始為鄉士女嫁葬執謁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

元甫奇之乃奏為司法參軍元甫為浙西觀察使節度皆辟為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工部郎中充江西節度使轉撫州刺史政御吏嚴人不敢犯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盡心勤幹利史佑母在把以蘇州刺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行德尚在與元朝廷故事執政作鎮皆除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隸嶺南自佑始也貞元二年徵為尚書右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興橋梁教民開渠溉田民賴其利大部督府長史充和糴南節度使丁母憂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鎮徐泗節度使奏以汴徐水陸運路當供軍費乃大具舟纜遣吏先當之爭沒佳而敗佑杖之剛健不致甚及詔以徐州接汴而加佑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轉運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特丁母憂

其衰猥進以崇名尚而優賢擢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一千戶柱佑屢預上才邦國故實多所諳練撰編經通之識縱溫厚之姿寬裕之度博本于性術敦彰于事業陳國務之大體代公輔之宜爲政惠人有利尚之要田是薛司邦甸累踐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鉉降重寄望重先朝左右朕躬冥心不解今以詔冊登之上公崇恩備禮寵極人臣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繼承丕構思弘景化遐方未賓致討之勞仍加陷叔以寧宇內引置老成之位以訪安危之道卿神猷和求綏福爲仍加陷叔以寧宇內引置老成之位以訪安危之道卿神猷和求綏福爲仍加陷叔以寧宇內引置老成之位以訪安危之道卿神猷和求綏福爲朝望是日七遣中使就佑第賜宴有不可抑良用耽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庶尹有爲史以求其志莊有俊物以御其情乃輕鄧禹教之功仍增王祥輔道之獎俾養生之資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恩弘景化遐方未賓致討之勞

部尚書開成初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屬趙陽公主薨久而不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珏對曰近日朝馬爲公主服斬衰二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杜悰來謝枸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從者蓋志祭文又當爲人告曰爾改名聖跡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訛烈發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寐而默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宿方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憲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水部

史臣曰董晉以道致君持誠奉主始終保全之義允矣仁郢天縱之性聰悟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執文之士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離榮辱之路高避世利遐蹤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基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模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宿寀素法發妾受封事重因備

加太傅亦國公惊無他才常延接賓客以談謔爲樂

從權以陰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坐辭職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爲諫官乃降授左拾遺裴垍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殊皆名諫列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苟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太子通事舍人後爲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

從建上第頭後病目而卒

牧字改之改以進士擢第又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入等武宗即位詔舉歷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拾遺內供奉轉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自乘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掌書記俄拜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三館修撰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郎中遷中書舍人尋出爲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書舍人詩爲文宗所賞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弟鮮卑故事中書舍人除兵

裴垍　李吉甫

劉昫　撰
聞人詮校刻　沈恒甫校
李潘　樓德興子琳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祖挹中安相府垍進士擢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言時弊策第一授藍田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史部侍郎鄭珣瑜請垍考詞判垍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即日召垍謂曰吉甫自尚書郎流窘遐地十餘年方歸便入樞署今緣何而致後進人物舉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公則惜矣吳知能否卿多利害之才傑為我言之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漸用略盡時論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加集賢殿學士

宗問示吉甫時政考言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獨無所同異及為貫作遺詔罪於丁寧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作郎中書作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奏集賢御書院請添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已下為直學士自一切勿停史館請置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官並為直史館仍永為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繼遣退皆令疏陳疾狀且其地可取叶突承璀恃恩謀挫垍權遂伺君意啗自任計慮從史陰在遠師內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與師以固厚利垍二陳其不可且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富詔不一無以勸人卜之固爭憲宗不決承璀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揭其承璀數督戰從史益驕佔反狀憲宗震怒貶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元和六年入奏垍延與語微動其心且上意亦思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元逵奏從史惡稔可圖之狀垍遣再往比復聯以為臣之節死之固其大義烏敢等要領垍因從容啓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虐氓益甚時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因其機而攻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

熟思其計方許之垍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維承旨翰林守謙掌宮後承璀意旨揣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垍以承璀自喝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承璀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所出同已倍其初征以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舊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征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垍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端整有法度雖大寮訏謀政得失奮筆操權者多不悅其欺時休復日拾遺補闕及恭謝之際獨立殿庭延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攻擊權倖排抑非黨朕悉知矣敢補闕官業或異於斯非者進

相位用章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堪作相才興時會名無以爲于時朝無俾人百度安理而再周遷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爲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爲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公華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實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爲相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諺者謂吉甫必遠憶於贄重詩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杜門養疾不接賓客凡十餘年不出居物怪變異鄰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而開閉居之後人乃安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爲學士皆其謀策最深廣歲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書皆見從是甚見親信二年春杜黃裳出鎮荊南吉甫請去之會閻及常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啓曰是人也性聰敏辯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爲相惠方鎮貪忿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故能群材甚有美稱三年秋裴垍爲僕射判度支結構作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作犯權倖者因此坻當揚言皆執政教相與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薦使監察御史又討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平歲知舉士譽推爲監察御史又討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平歲知舉士譽推爲監察御史中丞奏請上謁爲侍御史溫爲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次者詐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會逢御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稱以聞憲宗詔之與妖狀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垍代己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

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緊築提防潤田數千頃人受其惠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復賢敬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父卒入相時咸省職負升降者色出身寄卓異者不次進擢二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方率一公七咸於京城諸傳有以莊宅奴婢微素有定額實約從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又請歸首問罪於坐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妻永昌公主仗禮太過吉甫奏其制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初貞元中義

劉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宣州昭曰天寶中宣州寄理於經畧軍實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長屢侵掠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畧軍置宣州仍為上州於部下置兵鎮非其舊也今邊鄙寧謐若復置宣州則為上鎮屬憂緩銀觀察使在西舊制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稱兵不受命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鄰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為宇衛宜悉以討取之頗叶上旨始為經畧及淮西之謀元和九年冬果為宰年五十七憲宗傷悼久之宰中使臨弔常贈之外內出絹五百匹以恤其家拜贈司空吉甫切齒和顏冷時情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東政之後耐時有所敬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唯寬為吉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狀未周歲遂擢用宰輔大典縫不悔而絳性剛許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莊其不陀言事無所傷服物飲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舊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驅公論以此重之有山澤之趣曰故憲及會議廢文郎中張仲方駁之論曰忠言讜論以為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

於一行東注之下及級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記其成敗損益大略凡二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參錄當時刑賞號令為凡十卷繫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下德修治裕

李絳字叔倫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為天官作郎不諂昭德誅周悅怒奏貶為潤州刺史祖倉開元時為考功郎中事母孝昭卒不勝喪死至遠以一明父來為湖南觀察使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爭奪田宅太半絳少恬淡依檢雅容終不數年而分財與諸父略盡有餘資日給妻子怡如之吳少誠稱兵圍逼汝城絳年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守於經略故城可保援壘完項九年請於是略故城置安日給妻子怡如之吳少誠稱兵圍逼汝城絳年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守於經略故城可保援壘完項九年請於是略故城置安

與望崇與同列省建計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奮忽如此公宜奈悵汝遠公棄州此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曰僕不忍見及朕方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怒潘甚既歸揚州兼因訴奏潘建封死時擁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潘懷詔旬日不忍發閱引潘論理氏曰因援之事信有之不潘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潘嘿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佑為報也佑門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潘赴闕及召見與且儀形曰此前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王紹打權邀審一相

元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吕洞龍為邠官朋實輝赫日會聚歌酒蔡藩名強致同舍潘不得已一至坐不去曰吾與仲舒好為詭語俳戲後召潘至仲舒甚好為詭語俳戲後召潘郎辜撰右司時順宗冊廣陵王淳為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紳為副公論以此重之有山澤之趣曰故憲及會議廢文郎中張仲方駁之論曰忠言讜論以為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

大體之臣而大之固不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當宗是也宰
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淳爲
給事中改名庭厚識者嘉之憲宗改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監用官闕點爲著作郎轉國
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書白紙
鄭絪駕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性忠事事無不一口上重之
以爲仁壽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成家給人足或國
貧下困其故何也蕃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使
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知爲巧偽自敝未曰姓既足君孰與
不足自然奢靡之則日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執與足自然富實
俗日奢去本修末衣食之則日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富實
益啟柴隙而作矣今陛下永監前古思慕勤儉自臨理予
伏願以知之爲非難保之爲難又問曰儉與所損孰多對曰臣事
務窮觀自古聖達皆不精利故楚昭王有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
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商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
道助何繫於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
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
來咸繫行事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
司敬而不所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
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況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
廣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
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爲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
殘公求神以致危亡王恭安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昔傳所紀伏望
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爲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時河東節度

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韓滉觀察浙西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預修三祖實錄改集賢殿直學士再遷監察御史所能牡佐裴垍李藩皆敬憚之為不可德與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作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國人於朝與參共之況於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椎判遠令開歲不登之際日捉於利聲情聚口嘖嘖人朝市不敢怒焉聽聽合謀略與所開多云以常賦正額文用未出著便為剩利以為己功又重破官錢貨平糴所收新舊物遂以丹給僞價用充刺貯利錢又云遠近諸軍皆要厚給以慰戰士之心春已來並不支粮伏以兵場之事所慮非細成聚終事切有同降下必以延齡孤內獨示為特所押衛止有常結此滿已何不以新收剩利微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得朝貴行路

爲宗匠焉太嘗讀書無十行俱下之景雖復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琮中書舍人

史臣曰裴垍精騭器識謀畫能啓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從發其優華貫之輩咸登輔相皆均之爲建立事知無不爲吉甫咨詢之際豈異是乎經綸故實伏裴垍之能別委形埒知古制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权輸修身慎行力學不倦家執制勑有夕郎之風涂轍不御昔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偉哉自行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髫齔有聞跡延於冗行巧行論泉涸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行實掌之餘屢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綸之臣又何愧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東釣信爲名臣垍實兼之權之慕思文質彬彬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九

于休烈子敖敖子琮 令狐峘 子綯 裴垍 子鈞 柳登 子公綽 元傳師 子鞏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純機警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授杜曲省正字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郎郎中楊國忠輔政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都太守值祿山構難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部走行在擢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庶政受脤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

不勝大慶時中原海嶽氣象始昌無事籍檢羣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二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官所由今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爵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書凡大常鍾磬自隋已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乾元初謂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癘蒲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聽懸樂宮商不備或鍾磬失度可盡令鎔鑄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尚樂刻及事畢上臨殿親擊皆合五音群臣稱慶休烈帥工部郎中員外郎修國史與巳奉列姚之奏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

修撰以下之休烈悟然介介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朔
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始受朝賀大曆中代宗又於
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明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入
朝光順門與百官雜廁殊失禮制宜詔停之代宗即位親制名品
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等加禮儀使遷工
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
海郡公加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略無要家勢權石之
論皆以為盛德一朱紫以貴恤形於顏色即位下詔貶官後數日
年為宰相復位兼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書累封東海郡公加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略無要家勢權石之論皆以為盛德一朱紫以貴恤形於顏色即位下詔貶官後數日復

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觀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政無不善物之蠹不近廛大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佑刊於人也庶方庶貢唯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今坑治不禁爲珪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文云興緣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爲飾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此類也竊惟漢文帝遺詔曰共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爲飾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伏惟陛下踐阼而率土之濱莫不引領瞻望以觀陛下之德切於聖宋以開漢之制深惟夫子張稱之誠庶幾奉先旨俯遵經義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頒已領行諸條尚未出此時奉遺制數聖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儀臣忝職史官親逢喪禮用筆元樂舉之爲不臣也頒以爲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指經禮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收之棨柳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初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峴判吏部南曹事峴荷晏之舉每分閤必稱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峴爲禮部侍郎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守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峴峴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峴得以志之炎不意峴賣即署名託封峴以炎所署奏論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宰臣德宗出疏問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敖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別駕遷衡州刺史貞元中李汝輔政召拜右庶子史館修撰性既僻異動失人和在史館與同職孔述睿等爭忿細故數侵

毀以孝聞謂授四門助教天寶末獻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集賢直學士起居郎嘗大夫兼史館修撰又加集賢殿校理以家貧求爲外職歷同州潤州長史會玄宗肅宗二帝山陵朱紫當神儀遷主容負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膳部郎中崇敬以百官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已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大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東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人後五則刑後興都邑太而禮之益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王也譏者或云東都神主已留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不留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止恐非禮也又譏云每年秋二時舉奠文宣王祝版御署訖北面拜臣以爲禮太重體按大戴

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令署祝伏請沐武王乘面之禮輕重無得其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人合符籙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按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二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令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違緯候之說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兼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爲前後之君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皆備五數以備其時之位數非謂別有尊崇也又請大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禮儀志自是國興大禮崇敬議者大潛初以新羅土俗多信鬼神事使所經者至每東多有所求或攜貨物規以爲利宰相楊崇敬令鴻臚卿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冊祭冊立新羅使

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漂蕩人請以小船載至岸崇敬辭獨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奢乎遂波濤稍息竟免漂覆當故事使所經者至每東多有所求或攜貨物規以爲利宰相楊崇敬令鴻臚卿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冊祭冊立新羅使

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漂蕩人請以小船載至岸崇敬辭獨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奢乎遂波濤稍息竟免漂覆當故

儒官國子監修通志崇敬知禮儀志衆稱允當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者老教學之所也以彤制言之雍壅也壅水環之則如璧形以義理言之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大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壁池亦曰壁沼亦謂之辟雍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壁池亦曰壁沼亦謂之辟雍宮故

明文物之盛明

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詩敘祭酒爲大師氏位正二品又司業者義取相補乃云繼丞正二品又司業者義取相補乃云繼丞王此業崩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許慎說業爲大版也縣鍾磬之捷業也今大學既不教樂於義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位正四品上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取賢之去立明經發揮旨於衆與稱可矣貞觀永徽之間自艱難已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方略經緯使專門之業論益無從師資傳受義經令詩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太疏請其早一中經通習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太疏請分明未引爲通問十得九通問十得九通者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聽乘一車形布一段其在京國子太學四門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

差其海內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皆以近郡祠之其小山川能興雲雨者亦以近郡祠之其大江大河各以境內所經過之處州縣祠之其小江小河各以所流入之處州縣

此員敎義日講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之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議者以爲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大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會昌學奢吏以餐錢差舛御史臺按問坐貶饒州司馬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遷爲翰林學士兼皆王元帥參謀累加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尋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河陽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兩河叛渙之後務以懷柔敎以孝悌大曆十四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第四門奉使稱旨及還上表請歸拜慕許之賜以綵帛優者榮之尋加特進檢校戶部尚書遷工部尚書兼依前翰林學士充皇太子侍講累表請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十五年卒時年八十贈朝一日贈左僕射子登亦

登字仲之雅實弘厚重細毋以孝稱大曆十年舉孝廉高第補門下録事參軍轉右拾遺時裴延齡以數任有恩寵是敢之極讜者亦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降所司供帳事也擬是敢又俯近乙巳由工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官

以告忤旨初執易卓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鮑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今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聆署且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其下者多以駭鶩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武武退然自守不以奄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名皇子侍讀尋加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韋伯陽薦使受詔同翻譯大進士第又登制舉文詞清廉科授弘文館校書郎拜大理評事佐入東本生心地觀紀又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詩褒美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言宗問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遷工部尚書元和十五年五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登有文學工草隸覽博容物嘗使僮飼馬踣跌僮怒擊折中書舍人是歲江南淮西大雨爲災令咏勞問還所在人安悅之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遺丁父母憂家貧喪過禮親朋愍之車駕幸興元右省雜給事分等第皆得職田頃畝即宅畜所受與右史等陳乃約以料錢爲率自是主書所得咸拾遺時中書李晟所請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節之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

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轉戶部侍郎關戎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勅進奏餘錢計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興端請南方大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始徇私誠入財貨以希隆待朝廷而何心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爲名因緣刻剥生人受獎周仁請行重貨以利列蒲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可仁所進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余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葉子弟受人賂二千餘貫牢是按贓上聞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乾其對曰元中與康杜破官錢二萬餘貫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賤梧州可戶部郎中員外郎判度支葉子弟受人賂二千餘貫牢是按贓上聞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乾其對曰元中與康杜破官錢二萬餘貫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賤梧州可半還司農牛羊錢融門對吾之上以融學家明問疏稱宇有頼音何也輒是敢之極讜者亦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降所司供帳事般又俯近乙巳由工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官

尹月餘授秘書監俄而固言罷相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年內轉吏部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融子仁晦仁翰仁憲仁召仁澤皆登進士第咸通中並至達官

人自艱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務下至流竄皆悉自
馭閱人以為難陟處之無僥能政專意商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摩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
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
陋充怨恚贄也詔許之元翰曰充結陸贄也贄以充結陛下陛下
但皆去以立威時論咸然陟遂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言揚
陵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錢共六十八萬餘
貫準元敕並妄破用今所納錢二十一萬貫已來是諸縣供驛加饒
及在諸色人腰內合收其餘並是隱欺所由欠負共三十二萬石唯三百餘石請已
輒給用已盡臣之罪死無辭又奏曰陛下以為咎徵及聿來胥及度支符

黃樞覆驗烏府追檢證迹皆明姦狀盡得三移憲牒一無申陳狀
滿前群議溢耳終則坡健不至琅璫空來戴視紀綱頗同侮謾頃茲
臺書頁我上台閱視連名伊禍二子又新可江州刺史李績之叮浩
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為尚書郎制敗復貶而卒
希復千讀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作郎與貢舉時
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
特又字德輿貞元中宏詞正位極前乃受母后篡奪五
王襲藏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
為中興群議紛然竟依又所說九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
貫之等受詔刪定律令成三十卷行用政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
撰事不詔與狄梁公同德元貞錄五年書成卷卻以功拜
右諫議大夫時宰臣多用親舊寵相李吉甫欲引用之修撰乃白執政
改授太常少卿久之憲私書謗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
輒數歲不遷官在朝中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
裁史者必召以咨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旨然亦以此自

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著書手不釋卷罕通百家尤精歷代
公卓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手自讎校皆正訛謬時稱善本
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群凶討平僭亂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又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
又亦因此諷諭耳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凌煙
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長慶元年冬十一月贈
禮部尚書謚曰懿子係神僧仙信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
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岳李肇
等更日臨御已來每事意章典禮且違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諭六
不用俗儀天下慶歡勿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數物聽臣或聞公
十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特既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
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韋形裴堪諫疏繼入上不悅促令奉行
前詔然上心頗重又上嘗登燕閣見左壁題剡文字殘缺每行僅
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
此聖曆中侍臣圖賛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
王數曰盛世南猶為列女傳無以加也十八年憲起居舍人轉司勳
員外郎皆兼史職時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
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又又徵引根原事甚詳悉
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
代為學士儒者榮之時穆宗初嗣將行祕禮之禮詔公卿議成云中
宗中興之主不當墨又延議云中宗陛正位極前乃受母后篡奪五
王襲藏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
為中興群議紛然竟依又所說九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
貫之等受詔刪定律令成三十卷行用政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
撰事不詔與狄梁公同德元貞錄五年書成卷卻以功拜
右諫議大夫時宰臣多用親舊寵相李吉甫欲引用之修撰乃白執政
改授太常少卿久之憲私書謗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
輒數歲不遷官在朝中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
裁史者必召以咨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旨然亦以此自
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著書手不釋卷罕通百家尤精歷代
公卓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手自讎校皆正訛謬時稱善本
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群凶討平僭亂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又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
又亦因此諷諭耳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凌煙
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長慶元年冬十一月贈
禮部尚書謚曰懿子係神僧仙信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
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岳李肇
等更日臨御已來每事意章典禮且違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諭六
不用俗儀天下慶歡勿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數物聽臣或聞公
十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特既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
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韋形裴堪諫疏繼入上不悅促令奉行
前詔然上心頗重又上嘗登燕閣見左壁題剡文字殘缺每行僅
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
此聖曆中侍臣圖賛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

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伸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為史館修撰轉中書舍人
召入翰林為學士自員外郎中至戶部侍郎學士承旨轉兵部
大中末中書侍郎平章事仙佶皆至刺史昔有史才以父任為左
拾遺史官修撰轉補闕咸通中與同職盧耽牛叢等受詔修文宗實
錄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筆為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
第然不為文士所稱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
焉

史官與同輯第述文宗朝史修是役勒成國史一百二十卷上
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經無依據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
稱然勞勤於記注參詳異同使為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闕幸多
開補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道路途芳以所
統黔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
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
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少嗜學與弟冕咸以該博著稱登年六十餘
方從宦遊累遷至駕部郎中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
容等七人奉詔冊定開元已後勅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秘書監
不拜換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日贈工部
尚書弟冕

冕文史兼該長於史職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
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寧員外郎依禮周葬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
議曰準開元禮子為所生母緦麻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為皇后
宜服國禮無問皆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后
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既葬除服祔而祭之漢魏已來天子諸侯之禮皆已具矣惡其宮已而削去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禮
一篇載祔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為體同
宜卒哭而除於是山壽魏舒正同其議從之歷代遵行垂之
不朽臣謹按貞觀文德皇后以貞觀元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
年正月所謂卒哭而除者也山壽魏舒之義以皇后幼
子攝主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詳皇太子依禮皆故事為大行皇后
喪服而皇太子喪終卒哭而除心喪終祥而除在歇降之禮事下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臣杜佑等曰詳太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皇太
子為所生母緦麻三年給假二十日即公除
約於此制更無議之張薦曰禮太子為所生母緦麻三年給假二十日即公
除何為皇太子喪服之節前既以公除論於正祭之日服器樂歸至本
院乃服緦麻如故穆質曰制服十三月而祥除服之論不足為法臣愚以為遵
元敕緦麻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一十日之變人輕唯行告之道以周年為定詔
可否與禮官定可否臣以穆質所奏開導十見劃日卒禮一年喪
無貴賤一也是以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
有倚望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緦義亦在此皆為
全重乎皇太子今若初哀公除墨絰朝觀歸至本院依舊緦麻酌於
變通庶可傳統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郭敬則在奏以冕議為是
而穆質堅執前議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縗於內也宰臣尊映劉滋
姚南仲依敬則之議制從之及葬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
太子所行周服非服木莫有諫官橫論之令親計之即禮官請依朝
會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令至正月晦受吉服欲
以其年十一月祥衰麻以及新正稱慶仍詔論不可乃止六年十
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興每事依禮時兒為吏部郎中攝太常
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
修定祀儀以前頒行部以皇太子亦獻終獻四受旋言恐否冕對
曰準開元禮有之然禮言祠云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旋請改
六合揚其職蕭奉常儀上又問升祔
一篇載祔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為體同
及象朝尺寸之度祀

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闕奏上甚嘉之冕立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冕在福州奏置義井驛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為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春牟無所蘇息詔罷之以政無狀詔以閩俗美代歸而牟子璟舉進士第亦以耆述知名

璟寶曆初登進士第三選監察御史時刻廟告祭差擢三公行事後以雜品職時監祭奏曰祭有常典不可以他官攝事開元二十三年制宗廟大利宜差左右丞相攝上特進少保少傅尚書僕射郡王通極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制太尉臨太尉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丞相不可攝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元位居乾極以景龍天紀張進以強有限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踐阼冊后之儀降皇帝一等而體元繼代本非書也史臣追書之宜稱曰帝不宜曰上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徙封后位制是非稽事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列前成不為開奪權中持平不振不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攝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元位居乾極以景龍天紀張進以強有限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踐阼冊后之儀降皇帝一等而體元繼代本非書也史臣追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丞相

人之一遵其篇曰見天順聖武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德宗初
即位敏於求理建中二年夏初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
以見官有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翰鈐法度之衆者
為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為之本收
息以贍用物論以為兩省比名待詔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
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當侍
待制之官日有兩人比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
充他司缺職繁倍其數等下若選九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求能
者以代其人若欲廣務聽聞且以為常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
朝無曠官仍不徒設計大體
今官[illegible]良比給俸錢幹力及[illegible]
百萬以他司息例生之[illegible]以錢[illegible]
本配人當復除一百戶成許其入[illegible]及發計之所俱成其當今閑轉

大[illegible]皆為百司息錢物人破產積於府縣實無救於正本損又臣
竊計天下財賦耗散之大者唯二事焉多名員冗多名員冗其
餘雜費十不當一事之一所以察人重困杼軸猶空力斯軋照必蕩
我減今四方形勢兵羅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
用愛人嘗俾閑官復為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
必以制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其事克不得行既而楊炎
遣還所齎生聚度用司尸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傳師權進士
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鄭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並兼
史職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勳兵部郎中遷中
書舍人性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為之閣稱疾宜召
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職俄兼御史中丞出為[illegible]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入為尚書右丞出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州刺史宣歙
池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吏部尚書初傳
師父既齊撰建中實錄十卷為時所稱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諶　虔王源
靖王庠　文敬太子諒　資王傑
代王詧　昭王誠　欽王弼
珍王誠　郯王經　均王緯
叙王綴　莒王紓　密王綱
鄫王綜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絿　其王絛　和王綺
衡王絢　欽王績　會王鎮
珍王繕　珍王紘　撫王紘
秦王紳　桂王綸

舒王誼

德宗皇帝一十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皇帝舒王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録不載母氏

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之命之爲千大曆十四年十六月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共開府依科遂月進内率以軍興罷支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以渾州刺史孟皞爲節度留後以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明年尚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冠遠遊冠絳紗袍乘象輅駕駟馬飛龍騎十三百人隨之國府之官皆褒褶騎而道前鼓吹備引而不樂在邊客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三年蔡帥李希烈叛詔可舒曜計之八月希烈自帥衆三萬圍許舒曜于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

從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汴遣中使道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爲誠所來逆臣之衆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爲賊所隔賊衆益以永滑勉走宋州朝建大舉乃詔勉爲招討副元帥與河陽三城使李芃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司空兼侍中充淮西招討等使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州更之又以諱降溫州觀察使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兼一行中書中丞等如史大夫爲工部郎中兼中丞充行軍左司馬户部侍郎判度支鹽鐵使兼御史大夫爲中丞副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副元帥統諸軍兵馬使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曹王皋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兵馬使以前鄂岳觀察使李兼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御史中丞充後軍兵馬使以左神武軍使王伾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簡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韋執誼檢校左庶子前秘書少監正元元帥府押衙前下未行原注兵亂下不得當誤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陸贄門下侍郎同中書三品李泌等參詳可否貞元元年正月朔受朝賀畢詔安撫許汴以安貞行及內外官各進秩一等賜物有差二月己巳陳於闕庭誼狼狽而還淮西不解圍者月餘從事使侯喜自京師還具奏淮西事勢喜本韓愈門人愈因喜上書請留喜不報後三日喜又上書德宗第四子也大曆十四年封潞王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未發間十一月朔受朝賀畢改授河陽三城使以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爲留後亦不出閤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爲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說知留後事尤留後亦不出閤十二年河東節度上部德宗第四子大曆十四年封潞王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汝州刺史十四年領許州刺史大使中光祿卿李等使以大理少卿盧岳爲副使岳留後十年領許州刺史大都督以御史大夫李巽爲副使巽行左司軍司馬李巽爲副使巽行左司

馬知府事朔方留後十一年九月
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
留後王不出閤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
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
贈太尉
王諱揚州大都督性聰悟上元初之追念宮邸不令起墳
墓如此城十八府君墓之義乃與名器自古及今徒以
國行之中興初九廟工畢
詔不去乘輿非軒仗者令送
文敬太子諒德宗少子德宗愛之命與元四年封
儀同三司十年定州刺史貞元十年以節度觀察
等使以定州利史歲或招為留後十年六月路自李抱真卒又以諒
領昭義節度大使滄德那洛磁邢觀察
使以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
王諱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代王諱德宗第八子本封循王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薨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
禮冊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
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哀甚
資主謙德宗第七子大曆十四年封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寬德宗第十子與宗即位
輔而重仁稽古今之通義也第十
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情好賢宗於師傅備六藝達人倫風
化之源博習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溫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藩翰
宜封上宇噲可封欽王第可封珍王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
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第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
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

虞二女降嬪帝乙歸妹迫於漢氏同姓上之妄自近古禮敬夷陵公郡主
度儻差殊制甥舅關閱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刊國多愧古
人今縣主有行舅姑命婦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姻之儀降
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
舊儀多開九禮詳定公主郡縣王出降覲見之文儀以聞初則元中
宰臣會院于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嫁
女皆於公館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時降嫁
始二十年至有華髮而猶如者雖居中館而不復覲見十六年矣凡
宗族子弟皆散在他方流落他縣漂沉不齒錄無異匹庶及德宗
即位敘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詳謁太廟始
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屢其敬幼者申其愛獻歡哭泣之
聲聞於外公姻隣里有為之悽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
宴笑及岳陽伯寧宜方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平元城新鄭等
十一縣主同日出降物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牖纏箕縷皆
資文及岳陽伯寧宜方永順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平元城新鄭等
經於心各給錢二百萬使中官王之以買因業不得後用其衣服之

歸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再度用一人簿花計錢七十萬帝
曰簿花者飾婦禮不可關然用費太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
三萬而止帝謂王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
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姪下嫁男姑返拜而婦不答及是制
下禮官定制曰既成婚於禮會院明晨男坐於堂東階西向姑南向
婦執棗栗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退降受笄盛以服
修升九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降東面拜堵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
謝恩於光順門壻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讌於十六宅是日縣主皆
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見之
方促而讓召王及二女人出拜敘崔氏坐受勿答故咸嘉之開閤不
悌其敬不備而遵禮法焉
貞宗二十三子唯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郯王經趙昭
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鄆王綰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錄不
載母氏

鄭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太和八年薨

均王緯本名汧順宗第二子始封洋川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敘王紘本名洵順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監封臨淮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莒王紓本名晃順宗第五子初授秘書監封弘農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密王綱本名沫順宗第六子始封濮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鄆王綜本名寬順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監封豐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韶王約本名拭順宗第八子初授國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宋王結本名商順宗第九子始封密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慶二年薨

棠王綯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元年薨

冀王綵本名淮順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和王綺本名滑順宗第十一子始封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大和七年薨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欽王績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福王綰本名混順宗第十五子母王憲王皇后憲宗同出初授光祿卿封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咸通元年特冊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綸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初授衛尉卿封洛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冊拜司空

上冊司徒乾符三年冊太尉其年薨

吳王祗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二年薨

永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十四年薨

韓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九年薨

虢王縱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新工德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禹疇啓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籙自太昊已降亟相推述十般厥曆數綿永但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名洎乎周室自艱戎已後諸侯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閤夫帝王之制寰宇之尊撫俗化之衆恐能平一理道風夜嚴恭任賢使能設官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必無封建亦濟基永固安俟襲孺鎮

贊曰孝文末路追弘靖本自藩侯是茂親義形盛典周爰

高崇文子承簡　伊慎　劉昌裔　邕希朝　朔　子瓊　子瓊　子瓊

伊愼兗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後班
號哭未決日覺寐有指導為遂發
度使路嗣恭討潁南哥舒晃之亂以
新兵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
子闕下詔奉天功授連州長史御
詩云崇義之歲愼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推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淮
既平希烈愛愼之材數遣喜馬意欲聚之愼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
希烈果反閉曾王皋始至鍾陵大集將吏行愼而壯之大集兵將練
理舟師希烈懼愼為梗曾王所任遺愼七屬之甲許為愼書行間上
書中使即軍以詰之曾王乃抗疏論愼上章未報會賊兵浙江來寇
曾王乃召愼勉之今戰大破之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
經取鄂州降其將韓霽霖斬首千餘級俘
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贈太子賓客封南充郡王又
度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汝
以經江淮兵七千遏於宋安戍愼列柵三柵相去數里復組卧鹿
於中柵聲設三柵虛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既卑以免斬級不可勝
數江路遂通又破尚希柵進兵潁亳討斬之
亳壯節軍戒虐將驍八千來援愼分兵迎擊千悉出降戒虐縛示
城下保壽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甲胄一百戶
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亂春我
保慎卒贈太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沛州沒儀人初事薛嵩為將大曆中詔嵩留
軍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主東陽郡王為
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幸梁洋忠亮以所獲獻於行在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汴忠亮自獻
陽軍城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宗卒遷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
大夫策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歷四鎮節度使仍賜名
還上傳俗多寶子忠亮以俗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
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孤三輔擾攘之亂昌裔說其
州刺史以昌裔為從事林死乃去曲環辟為陸兵收復
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贈太子賓客封西河郡公
貞元十五年環鎮許朝奉詔上官況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況
領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

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
況然之賊日夕攻急城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幡以待募壯士
城作得突將千人擊城分出大破之因正戰棚木幡於城上賊以為
不測兵而使安國寧與況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泄昌裔詐討斬之
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宿縲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縲者悉斬之
撫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
韓全義之敗嚴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
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自竟縛專數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
年兗帥薛昌朝為許州刺史先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
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城舍漂溺人六月激昌裔加檢校左僕射
兼許州統軍仍昌裔以老疾再
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亂春我
保慎卒贈太子太保

復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大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
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沛州沒儀人初事薛嵩為將大曆中詔嵩留
軍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主東陽郡王為
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幸梁洋忠亮以所獲獻於行在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汴忠亮自獻
陽軍城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宗卒遷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
大夫策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歷四鎮節度使仍賜名
還上傳俗多寶子忠亮以俗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
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孤三輔擾攘之亂昌裔說其
州刺史以昌裔為從事林死乃去曲環辟為陸兵收復
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贈太子賓客封西河郡公
貞元十五年環鎮許朝奉詔上官況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況
領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
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
況然之賊日夕攻急城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幡以待募壯士
城作得突將千人擊城分出大破之因正戰棚木幡於城上賊以為
不測兵而使安國寧與況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泄昌裔詐討斬之
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宿縲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縲者悉斬之
撫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
韓全義之敗嚴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
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自竟縛專數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
年兗帥薛昌朝為許州刺史先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
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城舍漂溺人六月激昌裔加檢校左僕射
兼許州統軍仍昌裔以老疾再

已希朝宇致君河中雲擁人建中年為永寧侯改修聖善佛使韓遊瑕及德宗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為河中尉史遊瑕入覲自奉天詔希朝之希朝懼素恭事有聲畏其通已求其過詐致死河中資糧器甲名上皆希朝臣始備而來終代其任小心事君數日除希朝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使持節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賜實封百戶以獻尚書所以防閑也詔之以獻尚書使持節河中晉絳慈隰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河中尹晉絳慈隰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希朝表辭不受詔曰卿之忠誠朕所深知卿之謙沖朕所不許卿其勉從朕命無重煩讓希朝又

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嘗奏請坊以益之作樓
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潤其賞宴而洗不慚清議及父卒
為奴所告稷換鍱遺木隱及所進錢物上令勘其奴於內仗又發中
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率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祖奴稷未度
二年為德州刺史廣貶金額員徭妄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
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為全略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本
開成四年為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兵稷為李全略所殺家無貴數稷
男叔泰時年五歲為人宋忠劫負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與
其義忠獻已補職奴令本於德州文宣詔曰王鍔累朝重力王稷一
旦拘留須錄孤遺復申國人念王奴本
當已原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希朝入覲還
代為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而好文其宅輒延談時人
多揆其談說以為戲然以寬厚為將卒所懷後為邠寧節度使檢校

左僕射充和九年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備勤事部署曲環之為節度元陽
已為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令屬立稻田中須役者退巾
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
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傅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
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部留屯
殷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
書右僕射復阼統軍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趙昌字洪作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昭為昭義節
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為虔州刺史領安南都護為吳湊所逐拜
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壓踝跣乞罷又檢校兵部郎中
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為吉頊所逐德宗召問狀昌辭作
七十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為都護南人相賀還部尚
位小校上部尚書充鎮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領

劉昫 等修
開人孟校刊沈炳同校

馬璘
王栖曜子友元
李景略
高固
段佐
史敬奉 野青裏轉附

璘扶風人也祖正命右威衛將軍父戍右司御率府兵曹參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嘗以馬箠擊人仆地遂亡命西河久之大寇邠於邊野以戍自効於安西以前後討功累遷左金吾將軍同正至德初十載秉旄統甲士三千自二京陷賊璘以東十餘城相繼陷沒璘部曲單少多列旗幟出入山谷間賊疑有伏兵不敢逼及內官劉朝恩之第宅之家園池臺榭窮極侈麗璘不能行家財無幾○郭廷玉者驍勇善格鬥其大先光弼時為中使及內官劉朝恩之第宅之家園池臺榭窮極侈麗璘不能行家財無幾○郭廷玉者驍勇善格鬥其大先光弼時為中使

光弼被圍於河陽時三城壁壘大完獨根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扼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泣之曰賊黨何日能盡吾士卒死傷過半若更旬日無救必為賊所乘吾屬無遺矣諸將皆曰請效死以報公恩光弼曰善大丈夫死中求生安可坐而待盡乃募敢死之士夜縋而出擊賊營大破之賊以為我決勝而還皆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從之廷玉貫甲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而出賊以為援兵至又大破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矛先登流矢所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下迎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矢不可以戰故退耳使者曰馬中矢安得不敗乎廷玉乃下馬拔矢而馳復入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潰於河陽廷玉擒賊帥徐璜而還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徐泗光弼奏用為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黑底觀聖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

嗚啟角而出分而爲神各發異謀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都將軍之訓練耳治兵有方敵耶建王懷外貳已北非朱枝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在德宜罰當功過無枝葛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狥山走人將山走人將劫而赴賊突有心變則變者太尉以廷王爲其都知兵馬使累授至開府儀同三司封定襄郡王食邑一千戶

永泰初史大曆八年卒追錄前勳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本高麗人初遊經學天寶末安祿山叛衛尉卿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邽郡者縣寧成和懷進衛前擒管初逆將那超妖據晉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嚴明攻可涼迫一箭殪之城中氣懾遂拔晉州及衛府左果毅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入朝授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師收東都度使奏爲馬軍先鋒遊弈使隨衛之外御史中丞袁傪東討秦栖曜與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

袁晁攻徵部四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危誼內常作馬日新領江淮軍五千鎮之日斬令晨戰之日斬其衆時有浙江遠之兵封其衆時有明遠弃逆郎州拒明岡其衆危挾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藪臘振于外州栖曜祭使李涵律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招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潁雍丘頓軍臨陵期襲宋州將強弩數千夜入城希烈不之知晨朝登城望之乃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勁士入矣遂不敢東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武元幼有異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爲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工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節度使安南都護充本管招懷經略觀察處置等使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宦官十餘人千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還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乘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罷授忠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始多盡信文不稱衆望時神策將士令

至渦口五里岸上發進奉舡當青兵馬使
進政泗州東史龜州飢父子相賣鐵死者接道萬福曰銀州吾鄉里
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餧之又使人於木口魏人自賣者
給車牛贖而遣之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
亞言卿暴虐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
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詢對論事伏閤不去德
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
見此盛事閣前俯拽城等天下益重也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
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餘贈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木宜病一日與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辜奉天李希烈反
陳少遊恣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
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須相公弄意終不之進由是為
人所稱

淳源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諸葛誠據城朝廷後之仍以為行軍司
詔璟為刺史以成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璟出自行間則輒堅
壁在境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剖割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蕃酋
下令閉人曰有生得郝璟者吾與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璟名以
恫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鳳翔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
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詢對論事伏閤不去德
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
見此盛事閣前俯拽城等天下益重也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
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餘贈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雲武人少事本軍為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入破吐蕃於臨
川城下踰智羽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自節度杜叔良以
兵三千備一月糗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
餘日人莫知其所向信宿叫蕃帳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

之後我人衛國敬奉來聘大破之俘獲千馬牛萬數敬奉形容短小若不能勝衣舉步趨拜馬自控引隨後躍上然後翩翩而去觀者莫不驚歎及征高麗一日人每人行十餘人負糧帶矢在乎前鋒強弱均好及征名不相知又相遇已皆有親屬矣乃成父子朋友協志同力百戰不已今於兵民之間分甘隊伍之中生死以之起後摩兵不知有司之嚴乎令以若雄遠方吐番突厥使門庭之間日何謂曰若不安馬仆何益野[illegible]史其武[illegible]如此

史臣曰自古帝王之興必因人事天時而後生焉在西京作之可也都洛陽亦可也其所居也其所守也興衰建設之道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王[illegible]后郊[illegible]

則西臨宮闕面近廛市若使近西可見宛而復

中給事中璦材陳使奏占正役太學存誠以為此皆妄人嘱名以避
征役不可許臣職陽縣令崔儒與軍鉏相競軍人無理深毆儒仆
受罰二物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恠命中使慰勞之由是招拜御
史中丞儒縣者貞元中吏結權倖招懷賂遺尚中人為城社支
不敢繩色干頓杜黃裳家私事發連坐貶官數十萬緡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稟承旨意封府庫入
其軍卒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相扇將為亂盈珍仗兵收之交鋒卒
十餘人存誠不出盈珍又令譯人告諭之存誠乃悉出其軍卒
復喪歸東都後為諫官所劾貶信州刺史卒
存誠性剛而褊急非救之也存誠
既出境踰十日府不許也令兵人但纖而貧勿聽限也復之不過罰
一月俸耳成而輸扫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急數錡祖父廟墓埋宮為錡從事乃上言
曰准安王祖禹有功於草昧且之又子兄弟皆不相及況以錡故
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及武元衡為宰相
以出為中永李元素為大夫令地分同東都未幾歸臺義均為僕射
在班論位相高退之抗直敢言元和初為刑部侍郎知分同東都未幾歸臺義均為僕射
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吉甫請
移於天德故城切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
策城富磧口居虜要衝茂木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
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俯處
卿塔其北抵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援虜之唐突勢無由知
是無故而盡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屈懷義奏利害與相議同
事既不行未幾出為鄜坊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閱月軍吏
稚子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

行人提曰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奉罷為右庶子特入歸省
於均甸月出為宜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為刑部侍郎曉敢轉運使改
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吉甫請
移於天德故城切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
策城富磧口居虜要衝茂木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
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俯處
卿塔其北抵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援虜之唐突勢無由知
是無故而盡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屈懷義奏利害與相議同
事既不行未幾出為鄜坊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閱月軍吏
稚子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

史臣曰古之爭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甚矣哉
我高之就盧杞存誠之殘暴盧有古人之遺風而正仲舒董以持
其參政又令書以揚府慎次奏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炳圻校

孔巢父從子嶽　張　薦　許孟容
呂元膺　鄭　權　楚
張　宿
柘　能望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竇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初兵江淮間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偽狂不應璘出是知名廣德中李勉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澤路都防使李抱玉奏為宣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朱滔後孟皞本巢父弟私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幸拜汾州刺史入為諫

議大夫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荊襄副元帥以巢父為元帥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奉冊大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幸奉天兼御史大夫充禮儀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拜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享悅酒酣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亂乃書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乘機誘說而與大將邢曹俊等害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至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悅下忠禍及又朔方舊將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騷悼不肅聞詔懷光兵權日重之家咸欲害巴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讓課悵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盩厔遇宰上閒之遽悅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從子戴致哉

戴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同忠義盧從史鎮澤潞辟為書記從史淫驕與上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戴每秉筆至不軌之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戴殿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為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宰不得已授衛尉永分司洛陽初貞元中 潘帥誣奏從事有百不驗理便行斷戮及戴召下給事中吳元濟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濟制書方下戴不謁而卒贈駕部員外郎

戴字君嚴會進士第鄉貢前度使府辟入為行倫史出轉河南元和初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戴無所屈降入為行倫史出轉河南元和初自因授歙修武賦以長兄戴未仕固今詞致詔特許入常等授秘書校書郎為崔群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義

元符為鄜坊從事卓行為鄜人所愛符去後鄜人思之為立碑頌德

節度判官徐放以校書郎為成從史所辟得申孟元陽秀昭義自庶使欲用玫為宣往戴業諫玫乃止後為從史所殺

元符為鄜坊從事卓行為鄜人所愛符去後鄜人思之為立碑頌德

到是僕子元符為鄜坊從事卓行為鄜人所愛符去後鄜人思之為立碑頌德

尹裴武曰朱此為偽詔相庶乘輿幸影僕少一卿出於之子不能息

覽歐伏乃是道以干裴子令攻季孫行父少長於仗事君者武

即日遷先符憲京兆尹出為汝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戴為湖南判官

科京兆尹時累月元旱深軫重農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

嘉悅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二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士

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溫業平晦

許孟容字公籠京兆長安人也父鴻謀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

祕書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祕

書省校書郎趙智為判官坐事度貶

使張建封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內書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神引文宗文館諸生孟容與令式不許生所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請依本書郎中德宗降階受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未鋼當釋而未釋者逃歸復役省察成攻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而未仲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今有司修列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仲者下品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悅成不稔古未之有也群臣不行物議品之貞元來坐長延齡李齊運

伏請詔出孟容執奏以爲不可詔曰卿不欲移者孟容以爲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憲刑部侍郎卒贈尚書右僕射四年拜京兆尹賜紫金魚袋以治聞召入翰林爲學士十八年拜汴東觀察使永貞元年以少駙馬鎮不許公私貿易副使齊總爲濠州刺史孟容總納其貨物數十萬緡總不能償孟容以總所負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擒械繫就日命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道中使再至乃牧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錢穀合當陛下彈柳宗元有涯思者方得護軍故重上曰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涯思者方得護軍故重上曰

益縱橫再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憚謀於七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遣吏收擒械繫就日命送之不道中使再至乃牧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錢穀合當陛下彈柳宗元有涯思者方得護軍故重上曰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涯思者方得護軍故重上曰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政名俄知禮部課試微升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斥傷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以兵貴速決不宜姑息孟容對於延英論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臣何憂也自秦漢已來坐長延齡李齊運

秦廷有一沒黠數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益聞起長中承嘉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復果爲相而未詔行時孟容曉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爲門書侍郎承奉詔宣慰北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有文學其所裁處法令詳明

與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文軍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貴贈秘書監元膺貞幹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策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使錄問其名聲爲長春宮判官屬浦賊侵軼錡失所元膺逢盜跡不務進取真元初論惟明節制鄜北延在宿將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兵使戰各以軍政來聘殿中侍御史徵入直拜本官轉侍御史丁母艱哀毀過禮以捕盜有功除右司員外郎出爲齡州刺史頗著惠愛有治聲終閿鄉獄因囚有自言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死正不得相見願以家財贖父命觀察使不聽其請元膺憫焉乃召集其鄉引弓習兵閒於谷中晝覆之窮理其冤乃得免者十八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鋌之不能行出長安門棒掠郊野奪牛馬東濟伊水把門者曰胸狗不制物乃稱使者兄弟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數日哀號我事云有使客城北延者兄弟十人留宿明日將

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然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聲樂色忘憂安即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夏涼未過山陵攸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不敢有違今陛下踵當少主即位未幾忽忘憂勤不以萬國為念豈不虧損聖德布聞於遠福祚之不長也臣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有此清明之資以勵憲宗之志則堯舜之道不遠矣

吉出位曰臣備位宰相不敢不言臣聞楚昭王云不可臣奏臣即辭首昭王又云不可臣奏臣即辭首昭王又云不可臣奏臣即辭首昭王又

後魏爲昌族爲善之利豈虛言哉
賛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父讓帝
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

秘書少監兼修國史上柱國崔祭子賛善大夫兼直弘文館臣劉昫等修
寧遠將軍守右衛翊府中郎將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成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李遜等奉
敕撰

秘書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稱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永安陽令寧清慎制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監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爲京城守寧嘗義起兵斬道玄首仍殺郡已多有賊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誘寧立斬之郡僞賊怨深後大兵至秦守兵及攝縣初守佐採訪使延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謀討賊寧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卽日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

北採訪支使寧以太子屬毋第曰惟爾所適苟不乏闕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詞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世後寧卽或不行真卿迫急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有識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依舊供職轉侍御史內供奉代宗卽位轉虞部員外郎尋改駕部郎中仍賜紫金魚袋寶應元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寧河南江西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運不繼或空竭者詔於光弼光弼以揚吾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陳以大義不可拒命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實應初轉侍御史中丞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寧河南江西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運不繼或空竭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觀察使自商山達京師運錢貢入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觀察使自商山達京師運錢貢入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觀察使及在西鄂岳租庸鹽鐵江淮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防成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寧爲理務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存誠坐事忤盲寧

杖之致死宰坐貶虔州司馬重貶虔州平棄市大赦四年起授左
御史復轉運留後事於尚書問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
轉運副使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治
績居無何官罷代還者以大寶敗籍授見戶誣以逋負多半永泉州司
戶寧子貧守制二年當召還會宰臣李吉甫惡而人戶增益者除
名人尚未發會吉甫卒復官以為不附己且憐其貧故處
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常以詩酒自娛時不我察我不時徇非詩之過也在
於是乎時有居家日飲十餘者數人親友強之後一飲上馬奉
大夫在邦秘書少監與元初路隨裴度李逢吉等皆
丁憂去職移孝於兄弟東都貞元十六年就拜起居舍人知制誥
轉中書舍人改在歲子德宗召謂宰臣曰可以
令作詔書否對曰可上曰卿為我作之後一飲上馬奉
詔而已使與為前吾之志也貞元
十年十月辛酉年七十九四子賓賁賓實

使通彼誼泰既泉州司戶來事焚舟北闕旌德上下訴冤門
宰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寧過臣奉君之命英銳不衝於牛羊
當白先於庶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北兵曹參軍改中侍御史轉侍御
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要裴氏以有子孕妻分財不及所
宜贊範其事御史中丞盧佑之令深繩裴罪禁持中不許掠侍御史
裴與佑善恭佑併棰怒贊以小事不受拒使逐下禁獄侍御史
杜御希其意誣贊授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甘於禁窮鞫元開
揚州刺故詔下司使及將無論出為郴州刺史泰敗貶邵州郡郎中
員外郎故事徐商充侍講學為時名德郎大和
無所長上不伺日有司沈之剛其亂女
氏私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西宇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校
史刑部員外郎委貢秀偉神情雋粹人多
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為內翰
紳所仰賁官達父母尚無恙家

無援者未嘗問階級之卑爲錄事參軍所稱再選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
郎餘慶爲禮儀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鄙爲許定使官吏部
元中十五年爲東畿大夫稹宗良伍流於禽酒坐朝當流鄙與之如
部尊崇延英訪諫務宗甚嘉之政能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時昭昭
仁異作講學士轉中書舍人思政殿面奏曰陛下用臣爲侍
講半歲有餘未嘗以經義入對徒令蒙轉吹管鄙尸素有愧旨
機務稽留即宣名紙曰陛下音雖樂善既未延後儒生大下之
人寧知重言引答頭之錦綵鄙與同列高重杖撮六經嘉言
要道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
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共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實士
千心爲試官號爲得人鄙在翰林前後獻可甚多其大者如論

歲月政績州刺史黜陟觀察使在點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役築甚頻急於是展錦生縱棄險作副辭計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前此很戾頗復恩謝事不願生宛是時徵入欲云大用人皆惜馭聞其卒方安二子諫餘審餘兄

常宇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廬陵之柳村頗自修不仕有進以講學著書爲事貞元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鄂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九年入爲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爲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兼度支鹽鐵副使出爲同州刺史歷岡陵澤潞三鎮節度觀察使入爲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

中年秘書監年弟

宰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表茲鎮滑州辟爲從事遊改判官二錄以入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辟平又辟爲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爲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移鎮武昌辟又從之辟能持論士友直議之際吻動而不發自倶爲時所賞事性溫惟多不能持論士友直議之際吻動而不發自爲恩王傳十三年拜師道朝覲合敕以八千人討誠在鹿乃就列敕以兵計誠在鹿乃就列

第賢日為當馬成其志業建先遂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懿世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援與兄造派於荊南躬力文學進士連授秘書自校新舊德宗聞其名用為右拾遺轉侍御史大夫為御史中丞和六年坐事貶職吟癭山自傷也憲宗深嘉其志欲召用之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未報會卒贈禮部尚書建少與韓愈李翺為文章愈以古道自任建亦不顧流俗毀譽不理小節子詢恪相敬宗穆宗皆謂侍讀日經史何先敬對曰經者所以載道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監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七略之旨孰為先建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統會人倫之本窮理執要莫可加乎人至百行是以洪範論五常列禮運著大理四海又宰盖人知孝慈則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人以孝為百行之先德宗親為孝經注御書賜大臣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御書賜百官肅宗時

劉　昫　等修

于頔子敖　李汝方　韓弘子公武　王智興子晏平　晏鼎

開人銓校刻元和姓纂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祖神千牛備身從平京城為判官又以樂陵王演擒僭王朱泚功累授華陰尉黜陟使劉滉薛苹表

又俱以靖四方安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豈謂大使知節度事宋鼎以忠
大耶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奸臣死猶美溢
為惡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追奪頔官爵以正
常論為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
王立諡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寓褒貶之旨數其罪盡斬之以徇此
等通朝市此有國之典得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擁節旄坐行狠
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仝師傳為正樂優伶中使擅立制因發
敗不盡誅尤宜廢斥以定偏黨今陛下不忍改賜惡謚出聖慈
貸宰臣以伏以睦下自睦宗族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鍔
貪殘同二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此

破賊於金鄉拔角書[illegible]仁恕撫[illegible]以功遷御史中丞長慶初河朔復亂微以建討稽緩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外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群重其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敬宗延湊諸道班師知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今祚倏聞之曰兵士惡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況自處賓僚聞之心動牽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己者十餘人然後出衙謝羣門此軍情也羣治裝趣閶門與道兵十校送羣家屬至埇橋遂投瞰磯緡帛及木路進奉物悉散賞軍士取七八還豪州刺史伏弘度襄城走朝廷以弘度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河陽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營權勢貢奉雖厚而度不足給四出以聚斂之累加至檢校司空大和初李同捷據滄德救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

廷嘉之加檢校司徒河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禁把命肅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按兵不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大傅封魏國公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金紫名馬延位中政事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智興因入覲使大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九年改忠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朱泚潁觀察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子皆仕校會昌中八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宇晏安晏寧晏定晏恭晏温晏而晏平晏寧最知名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荊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奪情起復仍鎮本道振旅還洛珍晏平居喪合禮去鎮日衛為觀司所糺減死長流振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及振州司馬給事中章温解延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戶並盧又

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令行晏於昆仲間最稱性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卒追贈完侯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干燕公以儒家子奎時擾攘不持士節非義非俠健者不為宋冷命跡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仗狼噬人鵰鶚

劉昫等修
閻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王翊　郗元朗
李鄘　鄘子植　杜子琪　郗士美
馬摠
王彥威　辛秘
韋弘景

王翊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榮利自荊州刺史出內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衙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日為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翊為人仁厚好學知術所在立名大曆五年遷朗州有咸學知術所在立名大曆二年卒翊為人仁厚好學知術所在立名大曆五年遷朗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詔徵發領南兵募隸南陽鄧虢以禦東都留守判向書有事東徵安防御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健不待完繕束載之人頓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鄉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

亂其首領梁崇牙白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畢問等誅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擾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琦率抗侯令儀取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安得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胡至瞻出言於衆曰吾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養以奸歸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酋歐陽珪馳於廣州兄節度使李勉求兵勉未發援兵已至圍解賊退勉自敗耳都不叮復也翊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招募三十萬衆一之功勉然之翊乃以手札告諭義旨出十兵校助理請聲勢成萬

京北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為京北尹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望甚著兼拜

奸邪被引權倖以不學上不合為相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硃玫不相協宰臣遣崇簡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硃因上章及納諫論三篇自序且數宰臣之短識者宣其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徵命為相數月與昭緯同列王行瑜等所殺硃自在蜀日撰集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元尉判所撰文章及注解甚傳之閭巷後僕射裴贄鎮荊南奏為掌書記贄卒有俊才與父同日喪昭度昭緯昭遘昭禮昭圖昭序昭符昭範昭儀昭象昭度昭緯昭遘昭禮昭圖昭序昭符昭範昭儀昭象

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數十人賊乃退金紫出是會以秘書少監抗時四川刺史戍以戰敗戍被拘執賊黨以秘儒者世易之於密遣衙門判官知二勒兵數百人伏城將動迎戰大破之

宗徵秘為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為汝州刺史遷為河南尹尚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一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都士美為路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兼昭義軍節度澤路磁洛邢等州觀察使足時以拜討王承宗澤路境周貢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宅俊者遂以命秘凡四歲所重積錢七十萬貫餘根器械稱是及歸道州先自為墓誌將終又為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遺令薄葬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穆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仙福建觀察使柳冕有欲殺摠從事冕判官崔元翰以書諫冕冕不聽摠遂行冕果為軍人所殺摠既至泉州刺史李銖以賓友禮待之銖為政貪暴摠每以道義規諷銖雖不能改過亦敬重之銖為觀察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摠為江西觀察使銖之政益暴摠又以書諫銖銖不能用摠遂稱疾去官銖為其下所殺摠在江西三年政事清肅

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大都護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捴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糧自餘州留使外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緡仰給度支伏以時平且安寔宜休息然而兵不可弭食貨唯時多動之端兵食是切臣嘗以此計求其事功撫御之術已來至貞元末大功臣如左氏傳禮叙事詳明庶其進之彦威深得利權心術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彦威大約私及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囂然躁妄復修王權舊事貢奉不絕始無虛日會遼軍上許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亦為其所為今無度支人吏付受推訊彦威略不介懷入可視事及人吏安詳方按衙射爾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舊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為兵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其年冬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粲傅嘏之儒左翼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蕃羅何其壯也所謂非秦能人吾策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貞錫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章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為巧官不亦踈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雞駁正黃雇會名喪道狂哉彦威

武元衡 從父弟備撰 鄭餘慶 子朗 撰子左誤 茂休 孫謙 從謙 曾孫 子東序 東野 附

聞人 詮校刻 沈桐 同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下 第開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殷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為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礪軍賢將忠烈於功者多德宗知其才召授侍御史乃徵拜左司郎中知制誥外沉浮讒誹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憲人川郎中特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兼判戶部事上以元衡貞宰相器也順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其年冬以權利誘元衡拒之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軍吊錫敕文之稟也求元

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事益不悅數日罷元衡為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為皇太子元衡替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轉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其年冬史臣曰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為宰相其禮儀之行所謂入觀乃拜為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罷上謂宰臣裴垍李絳曰元衡不可且留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足可否在綺令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還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為然遽追之留果計窘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奚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無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納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亦
中無所違附上稱為長者及吉甫卒上方信任然忽忽以機務委之時
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
宗因成章詆元衡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昧朝
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刺之中肩又有賊刺陰
突出者以梃擊元衡左股其徒取已為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
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髑骨棄去及棄吁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
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明復屈木盖陌上多朝騎及
行人纔交午十餘步時元衡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
者誰也愿吏元衡馬之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崇敬門有司以元
衡遇害聞上震悼輟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流涕久之為之罷不
食冊贈司徒謚曰忠烈自若遷禮部侍郎五百匹粟四百碩轀輬五日葬日出臨元衡
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做於繒紈扇上多朝騎及
太白犯上相歷執法之者言今之宰相皆不利始輕木重月餘李絳
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衰疾罷元衡為益所害年五十
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名往往做於繒紈扇上多朝騎及吉甫相
入元衡亦還古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
辛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既而旋其
袖中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時中突擊也三
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死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
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何之其偉狀異裝荷劒之客者多執訊之元衡
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狷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
國鄭餘慶不事華飾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
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
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
議大夫事舉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判下以媚上無敢言
且罪者獨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御將報怨

不進所欲宰相杜佑則綱皆姑息之議其六佑私叩為爵八四方貢
幣貨至集其門第永貞至東出
指陳之非餘慶怒其僭叱之
賊乃發明死士詣餘慶叱氣事甚直之乃改為國子祭酒
南尹元和六年四月正
杜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
慶由為相罷出入尚儉為時所稱中外
德朝廷得失成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尚
以數言
上延賞
方貢
宜令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
清修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
給親寡其家頗類衰素白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
第宣賜皆厚以今帛五之來始皆增
錢數百萬皆餘慶所受乃任天子必

卞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竭見者率以經學
理身極其倫等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歧下一歲政事可觀又創立
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識者不全德
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
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
弟誉甫官至上客員外郎中楚候鄭二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
皆官至縣令宥佐餘慶子瀚瀚本名翊以文宗潘邸時名同改名翰
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蔭官累年不仕白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
充集賢院修撰改太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
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富宗問餘慶曰卿
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制度有乖故事事妄於
人情失大體宗以餘慶前綠與章制度有乖故事事妄於
慶素所旌行遂用為許定使餘慶奏
辭迫人要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採得其情條貴廉使巧跡遂
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為侯郎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丁母憂廬喪拜考功郎中徙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為司

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
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九書頒賜上親自
發問輒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裴
垍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
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
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
至漸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做詔下之日卒
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
弟四子允謨茂謀處誨從讜允謨以蔭累官至省歷蜀彭漢晉四州
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謀處誨皆舉進士第茂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大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
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理越州節度觀察等使卒

十本處誨庚父朗初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覲朝
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己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本州而朗爲本州留後
飲餞仍視屋棟飾以黃土實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
掌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
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
至汴宴于清暑亭宾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
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本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棟
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多爲校書郎
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從事宇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
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魏扶皆
父貞舉門生爲之延譽中書令武成二年知貢舉拜禮部侍
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事河作輔以權臣請託
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大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
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本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暮年

歸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五管爲
南詔壅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勳之亂不暇遑處誨繼至鎮北兵寡
弱果被梵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
陷而交廣晏然俄而勳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繼
開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
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
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鎮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都兵乏食
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殺文楚遂據城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
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實瀕李侃委棄相繼以重臣鎮并部
皆不能遏俄而庶得志爲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爲讒聚
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連陷城邑朝廷
雖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榮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廕庶風才高應變動必研機

決以北門興王故即以重官旄鉞慰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緩
論元之職仍徵兒弟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
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參佐乃奏長安令王
涣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魯充推官前司勳員外
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鄭
崖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聞
崔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擊
無日無之從讜貌温而氣勁沉機善斷姦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
洛其敬中以是羣豪悚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孜兵三
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庠傳圭及從讜至捷
案其魁誅之知彥球高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
之廣明初李鈞李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陀所敗十二月黃
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從讜曰鄉志安討域權拯我慶夷夏其
嘴杜稷全賴今月五日當賊巢奔衝十六日駐驆梁漢上輒九廟

下媿萬方藩閫任職雍懷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諭卿可
差驍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讓
承詔雪涕圍結成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攻率步騎五千從諸
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雍石忘月少陌李克
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讓具廩餼犒勞仍宿不發
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讓登城謂之曰僕
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為國天下之人受陽老矣歷事累
朝位忝相令日羣盜構禍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
[illegible]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
[illegible]然多難國動是僕射終以君親為念破賊之後
命守蕃不敢廢命繩以仰陪戎棨若僕射終以君親為念破賊之後
車駕還宮即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軍
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讓遣大將王皓酹戚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
部救兵至少陌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騎歸
從讓集諸部校斬之於絳場首以兵衆付朱攻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興元從讓宗人同年啓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清賊槩慮門
首明仗義斷賊首尾進從名為二鄭國威後援二儒帥之功也二年
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少陌部許討賊自賜緋是少陌
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跼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
騎臨城叙別從讓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
節度代從讓還至雁次遣使致禮謂從讓曰予家尊在鴈門且遲
覲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讓承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
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而李公按節
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讓離大原時京城雖復秉鈞軍駕未還途多逗行
次絳州唐彥謙為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
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讓
知人善任忙不暇給故所至有聲績在大原時大將張彥球強僕難
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讓撫封四年知其才用
可委閫權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衡全城多彥球之勍也累奏為行軍

衛次公子潚　鄭絪　細　子袾　袾　子顗　韋處厚

崔群　路隨　史洪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識和雅弱冠進士補太原府參軍德宗聞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國器擢居上第泰選制策登甲科侍御史裴延齡方譖奏事稱旨上將用之次公拒之由是終身不調貞元八年徵為左拾遺轉右補闕時東宮疾甚方集百官召翰林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傳內外紛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莊有異聞難未已絪等隨而唱之樂張方宣在詔旨外即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同在二衛將與貞公謀以文中太公與鄭絪同在二衛將與貞公謀以文中太公拒之遠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察節操超尚始終如一為宗推重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字文明父表池州刺史絪少有節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能學高名如張籍之父楊綰常袞皆相知重絪擢進士第登宏詞授秘書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為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愼謹上嘗之頗厚貞元末宰相韋執誼用事絪不附之執誼怒出為華州刺史尋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執誼敗復為舍人不數歲又正拜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絪中立不倚人不敢干及正拜平章事頗自矜重每延納賓客必正衣冠坐定而後與語其所薦引皆是時之賢俊朝廷之議兵不合言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奏請以本官充弘文館攸關禮部考貢二員外于為中書舍人掌貢舉之所取士稱為得人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賜爵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絪以文學進恃於踐履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歷無赫赫之績然而敦

之過可謂孝矣李紳吳門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先壓將取令傳忠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使毀加誣何詞不有所取如此猶為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捨鷹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卜相別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望以儲宋王官雜袖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拜兵部侍郎恩榮出畋遊無月半朝不三四日奏事從容一日或乞兩首帝曰何世處厚對曰臣前論宰臣不能先事[illegible]及色以至不奪臣合當誅然[illegible]以不死策者亦[illegible]始一歲大臣安得更[illegible]之誅上深然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德宗元年四月新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亦

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恐李紳實被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奬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委以霸業況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宗廟親有罪猶宜條蕩無拳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宗廟親有罪猶宜條蕩無拳豈可終累百寮之所監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深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停其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慺會聖旨常奏急命於宣州徵廣驛及楊汪兩浙常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歷季年色變中起文宗成緩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又獻計請速下制書以明追貶正名計之深悔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貶遣速奉詔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

氏因果照年九甚聚書於多士自刊校奉詔修元和新錄永詔
筆其統例取捨皆如創起焉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對造膝
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令中使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
贈司空本州官屬僚吏及門生故舊相與哭之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
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於時憲宗銳意理道群每有陳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
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開陳時政憲宗亦嘉其忠直每進對必
敘並取崔群連署然與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開學士或
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延英面上一二群擊不奉詔三疏論奏元和
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
儲貳命群與澧王作謚表令遂王嫡長宜王作者宜竟從其奏時
已不合當因何遽有此表群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謀之彼
當故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未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觀察等使初崔公鎮江命詔授浙州刺史王智興爲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
興旌鉞冀寢不報智興自河北還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爲

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
書又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
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
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沖識稱於時賢相濤議以儉素之節其
終不及厥初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
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第于登進士官
至郎署有令名子克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孫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老年乃曰戚將
無法救長孫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還令中使宣諭如待正
物即無及也長孫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
急於盜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蕃府出是希旨往往措十日而進奉數
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
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沁授城門郎屬德宗建難奉天沁時在京
師棄妻子潛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遣軍吏出再爲流矢所中裂

闇隙明撫拜左補闕會李絳上
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
冀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郎
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
經法二十餘年之拜諫議大夫
命喪死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
冷制者必吮而却之曰吾以公
處厚入相遷代爲承旨轉兵部
爲利拜中書作郎加監脩國史
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
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
頗非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
削辭兄鄂尉卿周居巢謙議大
亂等各上章陳刊改非惟便宜

以史册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臣夫奚惡尚不可誣人
君得失無容虛載望自以前件實錄記真元末數事稍非實盡出
傳聞審知虛妄伏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千數日
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中行事在外固難盡知
陛下所言皆是獲於耳目既聞垂問臣不敢不盡引前史互不疑惑使
之言及第五倫過公之語皆多此比類對書陳君臣深意悚於行事
前載此日親上明聖特賜裁詳伏乞令刊正明明特敕令宰臣
垂宣命令有改修庶前代以貞觀已來累朝所錄有經重撰不致因
循相欲粗脩深恐非國盡存諸珍宗朝與開暈紀此書成於
稽合史官參詳作傳今之子堪若遺矣親成敘私嫌以臣既職
論修在人中下又修太宗實事施行今者所修不知本起表章
文參似有他疑臣竊守職容非自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傳繼
修或恐終爲偏駁伏望陛下採擇公論不私之善流言自弭時論
彼宜詔日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蒂起居傳
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
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儲禮冊拜表上史官所
修憲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遣
不習憲宗始爲郡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散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潤川判史領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大和九年
七月遘疾十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册贈太保益曰貞隨不
舉行大度爲讀官能直言在內處任益自獻納之地以學士即參
大政於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交與獲罪於其間李訓鄭
注始終奸計援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韋陽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
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公鄭國李德裕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策身致位崇極

韓愈　張籍　孟郊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李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倜儻不羣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勃然興起梁肅最稱開導與獨孤及梁肅友善及卒愈為之誌墓由是知名於時年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幕府從事晉罷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幕府從事愈發言慷慨有奇節建封雖武人然敬愛之愈亦感恩知己盡心力焉建封死其子不材眾不附愈為之立後而歸之於是始為人所稱

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時史館崔羣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渾縣務攝扶風聚淵封溪剛以白衣召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遇治且理張扶大兒抓仆崇後良古小音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無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故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敝而迹絕停百川而注之海其卒無涯耕不耨而望其實其卒無獲今先生之業有實有文其為人也行峻而德光其為文也氣盛而言宜其為師也宜哉先生曰吁子來前吾語汝來者自古聖賢皆然況於予乎方周公之時天下已治矣猶且坐以待旦日昃以食孜孜矻矻以求羣賢之助夫豈不知荒嬉之樂哉誠恐樂之移己而天下受其殃也當今之時天下雖未治比周公之時則有間矣行之者無其人耳其人非他在乎子與其他人而已矣子既知之其何以為我辭對曰諾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喪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
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
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凡子曰敬鬼神而
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視視之巫祝不先祓刻不用卷臣不名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竊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大下之疑
紀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察
臨臣不怨悔無忝恭慤不敢再拜謹奏

日出詔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
崔群奏曰韓愈上件狂愚不識大體豈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
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
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

之所治由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無益有損此上哉
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鑿魚腹殫家以
肥己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驚弱安肯爲鱉魚低首而
下哉人情大海在其南鱷鱷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納鱷魚潮發而
夕至今潮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須而不從須爲物宰則刺史選
材俊壯吏super明告以利害矣與約限從我期日不如約則加以罪
敢日不下盡四徙於他潮之俗男
女老於人者論約則沒入出錢之家令供其費所沒男女歸其
父母勿問其價法不許賣人十五年收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令
潮州民日見刺史設立壇場祭鱷魚文曰維某官某甲到官之日已
知鱷魚聽切至於三四鱷魚不徙不死不徙不死刺史之罪今與鱷
約七日鱷魚當盡徙於惡水深海與蛟龍處不出於數百里間復
敢有橫民物者雷霆加之不暇掩耳
鱷魚聽命不煩刺史復有他詞刺史又爲文以祭之鱷魚遂徙
潮人以爲神明韓愈之賜也初愈至潮潮人以鱷魚爲暴民不敢
食又不敢徙愈旣除之民以安業後刺史皆不敢復言鱷魚事
愈在潮作祭神文曰惟神受命於天有山有水有土有氣有民有
社有稷有牲有幣以時祭祀以報神功神實來享來饗來福於我
民我民敢不潔其牲幣以時祭祀以報神功神實來享來饗來福
於我民自今以往敢有侵神之牲幣者有常刑
愈在潮除惡溪瘴毒之氣自是潮人不復病瘴
愈在潮與大顛善大顛住靈山寺道行甚高愈每與之往還
愈在潮見其俗以鱷魚爲暴民不敢食又不敢徙愈旣除之民以安業後刺史皆不敢復言鱷魚事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益門
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
善二人名位未振愈未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升第榮於
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
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
雖漫欤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奬仁義爲事凡嫁內
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史之指歸漸墮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行意立
言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
世稱韓文雖然時有忤才肆意亦有類孔孟之言若南人妄以柳宗
元爲雄而愈實不與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
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歟
論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多採禁中傳聞不實牧宰批於取捨頗爲當代所
非穆宗文宗嘗召史臣添改時會坍李漢係在顯位請公難之而

舉起厚竟明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
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諷喻之旨初爲
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
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翺分司洛中與之遊隱於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守曰東
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得與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
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
者讀訖必哭涕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皎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
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我明皇幸東都衢徘徊天津
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資氏時性孟春永懷罔極

感而不暮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因之而不改貞
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
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祭六告而已不然者所去齡魏徵韋叔夏
名臣豈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大廟之樂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神祇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政
用常饌奏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朝望上食於大廟豈非用常
珍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
命去芰而用羊饋遽曰牖醢若子是忘之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而獻豈知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
安高比乎且非二八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容不陳殺豈祭官不命二
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祠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月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嗣皇帝某謹遣太府卿臣某敢
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資氏時性孟春永懷罔極

以一元大武采毛剛鬣明粢薦其蔬蔬嘉薦醴酒敬脩時享以申
蒸祫祀也前享七日質明太祝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將
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
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敢言改
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官可
得詳議臣竊以爲肅宗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竊之
可也至若凌寢上食按周禮記曰日祭月祀之例降於
存之以爲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採故事不道大禮既明永息異
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虛禮越古貴因循而怠政作
猶大患之相遠也如微者是之事皆不行朝廷念論議無所趣執
政參酌其學而定其論故久久不復朝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
臣職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一直筆紀聖朝功德
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魁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行迹非大
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盡爲文者又非游
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敘事
功假如作銘敘傳但記其事實直敘其
用可傳之迹述兵以象符
依此皆不得安飾此則考功虛美於是乎在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
奏下考功從之當授知職方員外郎上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
兼史職朝與李宗俊友善俊方貶黔州刺史俄而宗俊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
部郎中朝自負才能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乃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其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出爲
吉奏授虔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初李肇作翰林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
和此不惟虛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盡爲文者又非游
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
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敘事
功假如作銘敘傳但記其事實直敘其
用可傳之迹述兵以象符
依此皆不得安飾此則考功虛美於是乎在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
奏下考功從之當授知職方員外郎上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
兼史職朝與李宗俊友善俊方貶黔州刺史俄而宗俊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
部郎中朝自負才能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乃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其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出爲
吉奏授虔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初李肇作翰林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部郎中大和中奏東漢大夫事堂史實處知制誥詩籍性簡澹寡合耽
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敬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
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
高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辟入朝
和初祭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
叔文不任政事惟中文詞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既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宗俊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
部郎中朝自負才能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乃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其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出爲
吉奏授虔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初李肇作翰林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御史中丞元稹
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潼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元稹
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
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字文籍字夢復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寶曆自處士徵爲右拾
遺長慶初代出爲侍御史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
以成勝討吏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
拜中書舍人令召表以破淮西策
上宰相武元衡不行朝廷念論議無所趣執
御史中丞陵府戶曹參軍李吉甫以籍從
職事辭同籍以若命升假榮倫獎非所願也後
考滿連辭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考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
處厚善表疏略隨光傳師同修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大和中奏東漢大夫事堂史實處知制誥詩籍性簡澹寡合耽
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敬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
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
高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辟入朝
和初祭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
叔文不任政事惟中文詞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既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宗俊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
部郎中朝自負才能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乃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其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出爲
吉奏授虔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初李肇作翰林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御史中丞元稹
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潼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元稹
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
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字文籍字夢復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寶曆自處士徵爲右拾
遺長慶初代出爲侍御史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
以成勝討吏部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
拜中書舍人令召表以破淮西策
上宰相武元衡不行朝廷念論議無所趣執
御史中丞陵府戶曹參軍李吉甫以籍從
職事辭同籍以若命升假榮倫獎非所願也後
考滿連辭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考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
處厚善表疏略隨光傳師同修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大和中奏東漢大夫事堂史實處知制誥詩籍性簡澹寡合耽
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
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敬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
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
高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辟入朝
和初祭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
叔文不任政事惟中文詞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
既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宗俊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
部郎中朝自負才能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乃入中
書謁宰相面數其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出爲
吉奏授虔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初李肇作翰林
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

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京相後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詩有花君子詩語即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猱狖所處人迹罕至禹錫誠合有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千爲死別臣恐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實宗曰夫爲人子每事須記慎當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衛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前頭萬木春之句又言桃千爲死別尤須記慎當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衛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至郎州武陵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爛霞寔謂然無復一樹在東蔡夢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寔謂然無復一樹在東蔡夢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

柳拾遺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大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隽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級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監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

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温密引禁中與之圖事
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
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惟厭遷謫嶺嶠
峒毒癘蠻夷之鄉蔭障雜木蓊鬱交虆上下數篇騷人之情鬱抑
爲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朝州司馬呂温劉禹錫得播州
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荒絕域往
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決吾於禹錫爲執友胡
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聚度亦奏其
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
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淺
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
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
周六周七統三四歲觀察使崔能表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
時人義之

韋執誼字履之祖召劉洛陽永父栖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
入等爲祕書省校書郎貞元末來都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
使府皆以疾書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
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
執誼文學理行垂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
糴使召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
位素處厚政且以忤太平華登用驟貴爲事乃以辭與李逢同拜
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謹官無黨援
敬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陳蓬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頓不
厭公論訾於僭侈出爲郢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大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
侍

史臣曰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登朝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
巧麗精密辭比事類一代之宏才如仲之詠歌帝載斟酌王言退

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踔道不謹毘比小人自致流離法禁事發
故君子深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興
道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揚黜排
糅者蓋於道未弘亦忠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公翰揮輸語切典墳機雜斷尾害馬敗羣

劉　昫　等修

國人詮校刻沈桐司校

李光進弟光顏

王沛子遠

烏重胤

李珙

李祐

第仲武

楊元卿子延宗

劉悟子從謙　孫植

石雄

李光進本回鶻部落酋可汗之後也父良臣襲金河郡王開元中為朔方軍先鋒討擊使累立戰功至右金吾大將軍光進兄弟少有勇力家于太原北部俊傑多歸之光進沈毅有謀略又善撫士卒貞元初為振武軍使屢破戎虜以功加特進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元和初累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為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祿山之亂肅宗自靈武還京師詔光進率回鶻及河北諸軍收東都光進兄弥及其子頡干迭羅將兵先至與官軍合勢而進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悉衆來拒官軍頗不利光進與僕固懷恩等力戰大破之賊乃北保河陽光進與諸軍乘勝追擊又敗之於新鄉斬首萬餘級賊將蔡希德等悉衆保城以拒官軍光進與諸軍圍之經年未下肅宗詔光進等還京師以觀其變光進等既還賊將武令珣等果開門出降光進等復入東都收其餘衆而還

光進為人寡言笑動必以禮事母至孝母卒光進號慕頗毀以家事委其弟光顏光顏亦以事兄之禮事光進光進每有賞賜必均分之光顏所得或減於光進光顏輒以己物增之其友愛如此光進為振武節度使時回鶻數為邊患光進每以計誘其酋長或間其親族或離其部落回鶻不敢犯塞光進在鎮十餘年邊境無事光進為政寬簡不為苛察吏人安之光進以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太尉

王沛字遠通太原人也父良臣為振武軍使沛少有勇力善騎射兄弟皆以武藝聞於邊鎮沛為人沈毅有謀略又善撫士卒貞元初為振武軍使屢破戎虜以功加特進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元和初累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為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祿山之亂肅宗自靈武還京師詔光進率回鶻及河北諸軍收東都光進兄弥及其子頡干迭羅將兵先至與官軍合勢而進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悉衆來拒官軍頗不利光進與諸軍乘勝追擊又敗之於新鄉斬首萬餘級賊將蔡希德等悉衆保城以拒官軍光進與諸軍圍之經年未下肅宗詔光進等還京師以觀其變光進等既還賊將武令珣等果開門出降光進等復入東都收其餘衆而還

光進為人寡言笑動必以禮事母至孝母卒光進號慕頗毀以家事委其弟光顏光顏亦以事兄之禮事光進光進每有賞賜必均分之光顏所得或減於光進光顏輒以己物增之其友愛如此光進為振武節度使時回鶻數為邊患光進每以計誘其酋長或間其親族或離其部落回鶻不敢犯塞光進在鎮十餘年邊境無事光進為政寬簡不為苛察吏人安之光進以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太尉

王沛字遠通太原人也父良臣為振武軍使沛少有勇力善騎射兄弟皆以武藝聞於邊鎮沛為人沈毅有謀略又善撫士卒貞元初為振武軍使屢破戎虜以功加特進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元和初累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為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祿山之亂肅宗自靈武還京師詔光進率回鶻及河北諸軍收東都光進兄弥及其子頡干迭羅將兵先至與官軍合勢而進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悉衆來拒官軍頗不利光進與諸軍乘勝追擊又敗之於新鄉斬首萬餘級賊將蔡希德等悉衆保城以拒官軍光進與諸軍圍之經年未下肅宗詔光進等還京師以觀其變光進等既還賊將武令珣等果開門出降光進等復入東都收其餘衆而還

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迎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妻孥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為汴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案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除國禍屢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其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遺光顏一見悅感而忘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公馬詰朝光顏乃大安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手執容止絕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海光顏雖家室久捨美妓見聘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思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跋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掌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退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

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從於方城也口親授等五道賊遣至注擊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郤之時光顏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灄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拒其灄中歸路賊多棄騎越灄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兵襲蔡州擒之獲元濟重賞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兵襲蔡州擒之獲元濟重賞衆迴軍入城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府第鳴鼓奏樂二十餘車悉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榮之元濟誅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愬者過淮河降重胤其妻孥賊東縛於軍門重胤釋其縛為設酒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統又有鎮兵則節將難制有徐山

司徒沂州李寀逐其帥教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詔以尉氏俄而寀逐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迴鶻降附兼振武受冊可徒兼侍中二年九月辛卯六年六月庚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路帥盧從史雖出事而容與賊通時伸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納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嘗其功授潞府左司馬兼懷州刺史兼京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壁境仍詔女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掎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愬者過淮河降重胤其妻孥賊東縛於軍門重胤釋其縛為設酒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統又有鎮兵則節將難制有徐山

思明之數竟能擒一州爲叛故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積以
稱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奉公牒各
置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古高縣清却
廢爲縣歸化縣本是卓市請發縣依舊屬德州詔旨從之由是法制
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鎮以朝廷偏將之由是法制
輕進動皆累月穆宗悉於跋扈兼與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仍令
鄭曹滑等州觀察使令同捉擒滄州詔書又依朝廷不從請各
收事權命故以事代乃移鎮完冀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仍賜滄
官錢四萬貫令營理而底定制出旬日軍亂牢盤
太尉中書令兼侍中長慶元年正月即位大赦天下改元
未當於代而事實俱理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士二十餘人皆割股以奉祭酹甚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演私謁
起復按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從之服闋方

授官
子演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涚奇其才以女妻之
累爲牙門將及涚卒子壻田仲迴脅涚子欲襲位懼監軍使不順
其事幷結諜伏兵以圖之演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
賠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
視其軍賜演手詔令護涚之子赴上京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振卿
忠義寵冠加等但昌裔所奏秋請加監察御史賊意殊爲不足卿速
馳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如所請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
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許演節制諸將行
營兵馬使勁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賊頻詔進軍諸將觀
望無敢先渡演即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敝河合流口徑扼賊壘而成城
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掎角進攻圍城沛先結壘與賊
對賊將知懷金率衆面縛乳降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
沛功加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兗及李師道誅兗分許州

兵成于郾以沛爲都統招討使沛退吐蕃汝功加寧州刺史遷蔡州
李宗閔奏沛兼忠武節度副使宰相討宗閔宗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遷兗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比郡新遭人清獷舊帥明申法令選蒐
軍政甚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
等使辛丑鎮潁右係朝子逢
逢少亢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大和中入宿衛歷諸
衛將軍從石雄劍南破迴紇千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
不上仲官物頁給逢曰健兒向前冒曰若不行
乃賞其如冒刃者何上予攻劍援逢領衆許七千人屯襄城代田令
昭戡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令洪山東甲姓代修婚姻皆唯以才高爲衛門胄族以酒酣使氣
孔戡壯厚當言著路四李抱真異之前遇爲衛門胄族以酒酣使氣
使欲乘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洪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
以絕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

瑾之擒盧從史烏重胤高霞寓其謀洪初不知將攻從史聞重亂受朝
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已與
從史厚善竟無所北遷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表爲諸道行
營副使部將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
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令狐楚蔡州牙將事吳元濟曉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
毋抗官軍皆潰之元和十二年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
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
外者但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是時爲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
誠皆恨不殺祐愬以柔情歸怒應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
之憲宗特恕死遣祐謁愬愬大喜即以三千兵付之祐所言無不
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稹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
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爲右金吾
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爲鄜州刺史坊鄜節度使大和初討李同

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貝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婿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
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
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
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知不免陽及元濟四寨
安邺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信之然以單騎歸愬愬白王
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愬以賓禮與之食宴宗
欲殺之恐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泰
州司戶參軍明年轉太子詹事武宗即位召重質與語悅之
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押軍知軍事委以軍政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
者等是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廂兵使仍有功
檢校左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
工部尚書重質到兵止法若戎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永父

旬才略及冠尚潭湯江嶺之表
蔡州朝廷以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
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賞
自是一茂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爲兇黨
所權頗節度判官蘇黨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
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若諸將皆飢寒今須布
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易若散聘諸道聘幣遣以丈
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頷首留後未上聞朝廷
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益虛修奏潛詔諸
道抽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皆爲元濟所殺同坑一
舅墜舉以保捍元卿亦同日戕害詔授元卿岳臣所司馬尋遷太
博累加散騎常侍元和末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諫師治兵振魏
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征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己乃僞疾不
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城告具人衣奉令殺悟以代悟都
虞候即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
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爲

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時危亡爲當貴邪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因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帥直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捷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移鎮宋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平盧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拔因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撫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克融悖亂命加討伐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魏博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遄行請授之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臨軍劉承偕頗恃恩擯制常討衆辱悟又綴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揣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將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即承偕自是悟威德大著欲効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違之徒多投奇避州

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遣裴垍冊贈其子從諫繼統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從諫其二弟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即承偕自是悟威德大著欲効河朔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三鎮加兵討穆乃削奪穆官令徐許帥李愬統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冬詔事改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具於其間既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夏間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識共者咋稱太后弟因仇士良怨任許之厚賂及其累受方鎮納賂不滿十萬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顧本者爲太后弟從諫知內官之故乃自路府飛章論之曰臣聞吉爲以亂兵者匹夫之

劉沔許州牙將也軍事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用沔爲前鋒蔡將有重賞者牛酒曲其部下乘驛則歡然驕仁軍攻鄧勁悍官軍常苦備之沔號統善騎射每與驛軍接戰必自間道出其後官軍防禦使一時北邊累世所用大和

攻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授河西兩翠吐渾
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
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衆分可
汗奉大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
地控扼諸戎乃移河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大原尹北京留
守品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覓破虜殺公主還宮以功進
位檢校司空平政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路巖從諫辛子
楨居喪擅主留務求旄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
李彥佐等克路所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河太原節度兼北面
招討使兩與敗仲武不協方欲其幽州乃移河南府尚節度使進位
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各陽校太子大保辛卯薨贈太尉小校從
李光顏討准西爲捉生將前後過賊巢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
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暝然而睡夢人授之隻燭曰子方大貴
此行無憂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燭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毎行

輒有此光及龍鎮後燮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浙西爲捉生兵馬使勇
年以少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勇
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
犯堅陣徐人伏堆之間待張智興之虛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
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未之許雄但曰賊積
聚甚衆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據勁軍情請行乘
戴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表流白州大小中汗兩党項擾亂選求武
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爲裨將累立破敵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
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皆薦排擯雄羅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之及李德裕罷相牛僧孺排擯雄羅鎮既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藏輪按跡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棄衆除讎家擁於主婦
非次之役蠻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僕婿李祐

不啻枝梧必棄公主亡竄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授教自
逸勁騎得沙陀李國昌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
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衆分可
汗奉大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
地控扼諸戎乃移河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大原尹北京留
守品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覓破虜殺公主還宮以功進
位檢校司空平政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路巖從諫辛子
楨居喪擅主留務求旄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
李彥佐等克路所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河太原節度兼北面
招討使兩與敗仲武不協方欲其幽州乃移河南府尚節度使進位
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各陽校太子大保辛卯薨贈太尉小校從
李光顏討准西爲捉生將前後過賊巢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
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暝然而睡夢人授之隻燭曰子方大貴
此行無憂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燭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毎行

潘孟陽　李絳　王遂　劉晏　韓愈　劉伯芻等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曹華　韓全義
高瑀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正甫子敦大 敦復

潘孟陽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貶太子右庶子孟陽性和易人詮次刻沈相同校故行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綱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用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順宗即位乃命孟陽遷江左省親仍加賜錢轉重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魏重領行從一四白人所歷鎮府但務遊宴與婦女飲至盛鐘轉運

院廣納財賄備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刺史憲梓州刺史劉南東川節度使嘗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雖使韓重華為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奏之不下孟陽忿懟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為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麗與韋夏卿善夏卿薨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政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歸上誡之曰聯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賜邠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飲酒遊山寺而已其為人子所薄如此

李絳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寧皇后姊壻元和已來驟階七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節厨俸公奉往來

中使及禁軍中尉竇客以求善譽治民政能上以爲才召拜司農卿還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僖爲山陵橋道置頓使特能情黠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僖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壞因而頓壞所不及軌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隅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作賀傚去城門丈木而後行僖體評左右輦卒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僖官1以兵務奪財賦以降前後進奉不忘責但門俗而已元和九年以功授華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城平授華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與僖交通鄆帥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一州爲三鎮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僖副之師道未平而王薨僖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兗節度使十年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疏決稽緩貶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竇申私德互有爭論遂爲西北供軍使百司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諧討上怒俱不見出遂爲柳州刺史嶺親吏莫行素憑季常議祿料於西也務屬遠罷務牟常等爲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著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爲俊謹封還制書上令吟之方行數年用兵征西天子籍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宜歙觀察使淮南節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戒計兵食三萬石及郓賊誅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及郓賊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著之方行數年用兵征西天子籍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宜歙觀察使淮南節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戒計兵食三萬石及郓賊誅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及郓賊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著之方行數年用兵征西天子籍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宜歙觀察使淮南節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戒計兵食三萬石及郓賊誅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及郓賊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著之方行數年用兵征西天子籍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宜歙觀察使淮南節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戒計兵食三萬石及郓賊誅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及郓賊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著之方行數年用兵征西天子籍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刺史宜歙觀察使淮南節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戒計兵食三萬石及郓賊誅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

斂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既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誡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宜武軍爲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號果有智算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憲宗特賜茝甲元和九年以功授華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節度使烏重胤時賊重兵詩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城平授華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與僖交通鄆帥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一州爲三鎮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福劾不能取裁爲牙將士所訴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使華兗節度使十年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之人重足屏氣無敢爲姦者性嚴毅好學通經傷冠四集出家財賜給佩成名入仕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兗海觀察使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介板於大梁華不俟命起討除方建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道擊敗之由是宋亳不從介亂介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朝拒命移華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辟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道傒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贈司空

華從字子章京兆人少有志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翁長安縣尉遭

宋此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行頓鎮襄陽辟爲賓佐寧因上政事刺
頓之縱恣入朝爲工部員外轉也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
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綾搆其之
陳頲以潮消忧之嘗密啓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綾素
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
奉書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綾錦綵綾無威儀時以人
間部說賤不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綾憲宗不悅謂侍臣曰
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綾語及此予何望耶乃
罷侍讀出爲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
賢院學士薛承恩預出入禁中綾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
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壽時政道頗僻勑出人不
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綾在集賢重爲
陽宰臣百官由江安綾請與集賢學士別爲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二
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尚宮問寢災祈福其可必乎綾對曰

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貴文帝除秘祝
每於祠祭禱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數也而二君卒能
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
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補穫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綾
因以諫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與九井山南西道節度使許
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固乞授子元弼
官上皆可之綾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厥政墮荼二年八月卒贈尚書
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爲通敏中侍御史孟琯上言以爲非當悖
上權安請謚爲謬竟不施行

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改
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
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
宗聞而嘉之時天子猷兵討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吾慕武城使
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爲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

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鑿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戊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嚴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爲賊所敗于小溵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況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彼鷹犬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戰出一

旅之衆是軍情相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爲致書幣以告監軍頭來昭先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貴驍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榮胄應罷國家恩儀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喜泰即下制先滕加其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城師而中人棒其段還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託以是疾不任謁見全義可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爲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時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達至鄧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寮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

妾兒校如此又非兵部刊侍妾侍屬謝恩語日聞於時

年七月卒

高寢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鸞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寢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酒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崇文皆見安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檢校右僕射陳許節度使入年六月卒贈司空謚曰莊寬和

有聞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大得士心論者美之
宰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
史父貞固大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鄠
田主簿爲潘鎮名公交辟裴度太原署爲掌謀時王承宗據鎮州
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職中侍御史累拜吏
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寇之後民
既宣撫兼再定征役酋豪罷得所公私便之手拜給事中駁奏爲時
所稱改華州刺史惡宄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
道至有解韋斯鑒者埋冤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朗睦州司馬父特立詭惠陵臺令亘以書判
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高平縣丞白京兆府兵曹參軍
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吉凶大儀禮官不能定者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定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
訪眞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十年册皇太子特撰儀注具亦欲參
預亘答之由是豐儉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郴州刺史其
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亳蔡號郾四郡遷越州
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
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亘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起兗州延英
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逐爲一州之蠹宜
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諫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壖
常賜境內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高俸亘按奏
臧罪表請那守已降增給其條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北
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奬澤高敦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頓
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証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
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
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
士判院事凡掌從登第者數人而穀夫子韋最知名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凡掌從登第者數人而穀夫子韋最知名
授宇定韋驛福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
浙西劉鎮淮南皆辟爲府佐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鄭
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
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富全者不協攻太子賓客左散騎常
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搆貶衡州
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文體儀使還兵部尚書韋苕苦
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單竊案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
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單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
司詳罪律上章申理言單父子併命於賊延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
雪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毛遂僕之書才有可稱度量以財娟時君陷爲俗吏蹈
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因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敢不足以啓行
冰廬不足以庇燮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師之刑蓋自恥也權
臨長者未全喪真雖牢於食貧純則偽矣
貧曰蘊仁則非蘊利則任措紳之流勿效潘王全義進責貞元失棄
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孟簡　胡証　崔元略　杜元穎　李虞仲　王涯　劉栖楚　等修

盧簡辭　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闕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孟簡字敬道昌平人大曆時刑州刺史訥之孫工詩有名權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判度支貞元末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不附之叔文惡之即甚亦不至擯斥會入為左諫議大夫知雜事簡明於吏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薛傑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為廉使舉其課績是有詔加之命是歲徵

拜為給事中九年出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錡邦圖十族悉縱編戶之後及簡為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為非未可也十二年入為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為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為防禦城郭置都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史其名奏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忠史陰翰知上都進奏院簡知上都進奏院以翰心史陰翰知上都進奏院簡知上都進奏院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臧狀御史臺按驗贓簡略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郴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寶曆元年二月卒簡性俊校尚義氣與人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為有前輩風然滑於浮圖之教為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璵伯父玫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成名王渾瑊辟為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部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遠違改授太子舍人棄陽節度使于頔請為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為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皇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為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促令出境有行人私謁之禮官不能給召家子納資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

尚書宇京兆尹數月遷右散騎常侍富厚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如薄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至鎮南時年七十一蔡朝一日贈左僕射贈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妾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鎮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權豪家証素與頔練吾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澄匿餘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澄入左軍伐士臭命斬之以徇時澄弟湘為太原從事忽白營見縲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是日殺以聞至而湘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微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壁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眞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為黔

前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究項慈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慈切在安撫党項乃令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大體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譴以前在侍請出為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誥時中丞政京兆尹物或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稱植作失儀命御史彈之明二人皆遲擬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為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終兗項元略尋植之兄排抑不行後謫出踰年轉鄧州刺史鄧帥都統荊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東鈞調四序之句偶者榮之咸通初移鎮徐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選兵北上掠宿泗而西徐帥崔彥曾不能禦勛遂陷徐州執彥曾及元略等分批江淮要害欲盡掠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走右北渡朝義壯之卒於江陵干沉汀漚沂沉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數年初復拜舍人坐事貶端州司戶數年咸通初復拜舍人坐事貶端

年又帶平章事出鎮劍川穆宗御安福門餞昭愍即位童心多佞務為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敛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大和三年南詔蠻酋攻戎嶲等州徑犯成都兵又城下一無備擬方宰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王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蜀人至大渡河謂之曰此南詔境故爾國契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為之慘悽哭聲震野累年不息蠻首領等十人多在貴人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

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浙西觀察支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用事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賈餗常侍崔玄亮開延切諫請付外推由錫方從輕典餗爲中人間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賢能稱職觀察使李吉甫必咨決事宜常侍崔玄亮開延切諫請付外推由錫南所器及德裕爲相出爲浙西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薨年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餗有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攻自敘題權與行之於今不易比之前作殆不侔矣開成初文宗召餗入朝爲監察御史裏行餗男嶼紹臺治父業累舊業司勳員外郎簡能字子柚登第後再破蕃府入爲監察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會昌中入爲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奏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最工簡能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可復皆爲詞所累從述及訓敗注誅簡能與兄

久之遷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城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救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李諸公拜中書中書令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給千朝會丁家艱而中手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給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題并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盧綸能爲五言而翃情捷麗綸作尤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相繼喪綸爲懷舊詩五十韻敘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價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者輒有所酬以申悲舊懷云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仕綱紀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抵罪如建領郎中善慶餘雅與琴清聲變松帶雪蘭鴻入寶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達得刑洛磁三郡宰臣奏議

曰山東三郡以賊鎮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達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為邠寧判官性又通敏推擇似宜即命為那洛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魏博乃請弘正衙命宣慰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精悉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四輩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與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人素悍驟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左勢姑息前後逐帥皆自軍中擁立弘正仗義至則去其首惡脅之忠義託於受代軍旅乃肅徐四年皆豐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十四年入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簡求辭輸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捧御違鄙要然大原軍素驕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誤亂賢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求開懷無所按以恩信所能貫子第一切繩之以法五部之人所欽聽命

曾孫綱裴度辟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綱以計畫參其事及還以勞遷刑部郎中充翰林學士第累遷至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還洛為御史中丞乃上疏曰臣聞陽九之厄災及國家百六之期禍延宇宙自天寶以來未嘗居寧位西向俾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禁掖相若中興之主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率以結權倖而取貨賄而上人如前賢高識誰知也二崔以綱紀相領多解位至暴貴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業之才任不踰元士而屢簡親之昆仲最擢水擊鷙為禽門非德及陵紅妄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若子踰義小人近利孟謙胡亡家財揚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

王播 播弟炎 起 遂子龜 炎子鎬

楊於陵 子景復 紹復 綰復 嗣復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北海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權逝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俸臣牽實為京兆尹特恩頓橫當遇播於途不避故怒尹此官播移文訴之實怒後秦播為原令欲推之播受命趨府謁帥益府喋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性勢豪門未嘗俯法威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與為布衣之交及德宗登遐播為喪副使護靈駕赴山陵事畢不次授用舍弟悉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衡簡為御史中丞按東朝

章百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將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豪雜佩劒往往盜發難以擒奸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點吏誅奸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獄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罪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稱脩數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倥偬異務江淮院官舛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為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兵費傳往江淮賦與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鎛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俄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率多假借播門銅臭之論專以承迎為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

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
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渡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
請播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
相啖倉課最不充設法招敏比屋嗟然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執利權廣求
珍異令隨心貢納紓宰相以爲之助守澄乘間陷播播有才上於
延英召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
補闕李仁賈劉敦儒拾遺牛僧孺開延英面奏播之姦
邪交結閹侍復求大川大千仲紓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
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權乃於鹽之內巧爲贓
敛以事月進名爲乘餘其實正額務希奠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
官河水淺過半即帶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
曲取得智光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涉所開長一十九里共
役料使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
位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淮南入覲進大小銀鋌三千四
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
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
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翰自立踐歷華峻警有能名而隨勢沉
浮不存士行故邪正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
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机他人莫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播子式第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
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二月二十七日奏
爲盩盩詔起與同職白居易爲試翼祖廟碑文制略曰朕嗣守丕圖
仰惟先烈永言纘述思廣孝理以光前人居易等九人皆當代詞
伯即日召入翰林試制誥各賜綾絹二十匹以觀其能
式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侯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
經史起侯於暗學雖官位崇重能玩無斁風夜孜孜若恐不及書無
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非格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
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元僖儀注定使創造禮神九主奏議曰邦國之
禮祀爲大事莫辨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
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爲玉幣祭
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
禮掌固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祀事共其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
神者謂事郊牧祀神者興牲俱燔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
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中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
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燔玉即依常制從之
御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及親

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文場秀句各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衰册文辭情悲切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居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要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厚給嘗以頭疼官分給可爲耻之武宗即位入月充山陵儀仗使劉弘逸前舍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譟亂作相奏發其事上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知其家窘乏皆伏味不舉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本官其部所選皆當代辭藻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賀其精鑒初出爲興元及歸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訓導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親之間政務未以聞寬煩厚花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轉太尉兼中書令進上第兩牒使府大中初入爲監修國史轉戶部尚書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兼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改

李峰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夔州
錄事參軍峰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
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
改改以匡諫為已任憲宗即位振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
特輦北所沒家財繇上言曰李錡兇狡叛展僭偽誅求刻剝六州之
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未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
四海非所謂式昌啟運緩圉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
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謌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監
邸承恩寵為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
仍請翰林為其文繇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剋積習之弊四海延
頭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
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

贊皇獻若可紋哉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教揚至道故自堯舜
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泰嶧
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甚代所議至今稱
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諸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
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以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
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問臣原清立紀聖
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立此與前事懌乘況此碑既
在安國寺不得不紋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紋崇飾又
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
新傳繹知不可復求還朝其年冬復宗伯蜀將還乃以繹為冷壽
節度使時楊仝攻在洛川閱繹之來訴於綿川樂彭以繹受命赴鎮
至魏旬日彭真迎冷安勞甚至繹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周
興妓女夾侍宴傑盡服御盡美一時彭真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
今甘陵川卒數百人伏於滑南之高雞陌及繹行率至皆為所害繹
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繹弟鎮累官至吏部

相識又無婣黨稔是威福大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下論干使臣
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書節於朕人
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赤面
不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遂宣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
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加以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
有及綽門節度使王士真死廷特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
既受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
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尋因次對宗曰卿職在卿獨無何
也絳曰將戶部錢數入內藏以結私恩上驚然深嘉其直吐
突承璀因寵莫二是以將用絳爲中尉時內臣監軍
皆遥迎上意絳植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論者以李吉甫通於
承璀故絳左遷之絳比剖斷每與吉甫爭論人多忘絳憲宗察絳忠

正自左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卿所論事皆精或中
或否近日風俗太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
專我者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
不合浮僞事以徵福正行虐危邦誤國安逆叛君或謂小數能決之
有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
事神而黷之所者風俗遂巫此誠弊俗聖所及實非邪僞但存而
不論絳等奏他日延英上謂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實兆
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
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常懷憂懼故即位改御史大
夫楊崇敬於畋旋行幸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
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
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牛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
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時謂欲轉盛至兩都覆敗四海沸

腸林甫擅遷幾至傾覆秦小人啓禍之致也至今兵革尚興
河西隴右盡陷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
亂繫時主所行陛下思慮天聰鑒不遠於理已然之失追悔成難古
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當盡人事以厚其福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政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
或過舉則據以正之故上下同體休戚相關手足之於心腹交相爲用以致
康寧此亦常理非獨遵之事但於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
恢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納誨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
上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握用卿等所冀在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
不逮無以良哉絳又曰臣聞理天下者必先正其紀綱紀綱正則萬事
舉中元其大者曰興仁主重事與人主重賞與奪以六柄之地歸合其經始營創
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姝人京師
喧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

有司官吏列奏曰相公居常所遠宜論事此誰事即推與諫官論事此過八
乃極言論奏旦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
卿嘗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必是教坊罪過不爾朕意
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今於樂工中及閭
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取四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
此生平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
年卦南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四
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鄆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
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荒弊節制皇甫鎛憂絳抵
以觀祭命之十五年鎛伏誅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
夫穆宗嗣於畋旋行幸絳以疾辭復爲兵
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
書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
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爲尚書左

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訓吏請
賜論請絳密奏請權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死自慶令悟趣赴
鎮使從諫未及拒命而使已至所增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授從諫節制金
以從諫習後不能用絳以直道進進退問望頗於一時然頗腸城
逆胥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過
於道播不為之顧絳奏論事體物令兩省詳議咸以絳奏是拿逢
吉佑播惡絳乃間絳僧貶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
大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十
以足疾求代徙絳於本官分司東都詔徵赴闕四年一月十日絳晨起視事召
僚吏與之宴謔素定暮至家無疾而逝監軍使楊叔元奏聞帝嗟悼久之贈太
尉賜其家布帛粟麥皆快快而退監軍使楊叔元奏聞帝嗟悼久之贈太
財佔龍忠絳不奉已乃巨蔡公實滑衆郡之際以治激之欲其為亂
以足我機募卒用監軍之言怒倶殺其乃誅聚翔府劫陳兵以入使

衙絳方與客奕棋容安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
衛卒之兵拒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
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開從壻越存約辭齊俱死焉文宗
聞養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顧算出總師干方寵
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棄與歎增觀察威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
國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情直抱仁義以希
前哲立朝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伏
鉞二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譽
清自許業中名部俾遷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臧良之勤聞計
增傷是極哀榮朋僚與禮三公正秩品敘其宗式表興恩以揔沉痛
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璹
璹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

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為辰州
掾曾祖冠俗奉先府父太清宋州單父令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朝禄
山亂其父殁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容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聚
進士舉為關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
及於陵以幕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
人多矣無如楊生德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為鄂岳江南二府從事
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拜非相財賦之任顧承顧遇權傾
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
以詩書山水為樂晁改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
部三員外判南曹聯官相有密親調集文書者不如式於陵駁之大抵
多所憑右司郎中徙吏部郎中改京北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
將面其名乃下詔進部謁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
寵於陵自江南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
以詩書山水為樂晁改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
部三員外判南曹聯官相有密親調集文書者不如式於陵駁之大抵
多所憑右司郎中徙吏部郎中改京北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
將面其名乃下詔進部謁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
寵於陵自江南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
以詩書山水為樂晁改貞元八年始入朝為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
部三員外判南曹聯官相有密親調集文書者不如式於陵駁之大抵
多所憑右司郎中徙吏部郎中改京北少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
將面其名乃下詔進部謁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

陵為私書以監貢元末實輩致遷於陵為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
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
侍郎復改京北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按名
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
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異直言振諫牛僧孺等為執政
所怒出為潁尚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援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
奏公案已表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頓罷相裴垍為
於陵申理竟宗感悟五年入為吏部侍郎遷振終自得罪於陵為吏
部凡四周歲校察每史調補平允官曹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
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
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張仲素大學博士陸亘等
為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得朋內
公事考官秩論判之能否不計員闕幾何定其等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

老於陵又以甲曆紀深朽斷爽緣為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庚歷今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奴人楊收尚自廣州來于於陵請寫已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凡所親為廚鄧供軍使節費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旅有擯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為袁州刺史部選事僧昧今時分其地為三鎮朝人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淮西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外郎官中遷赤縣令以課最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多化於儒術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羣夏卿宇雲客杜陵人父逆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幼孤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郡官中選赤縣令以課最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約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多化於儒術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羣卿以其所學教之于朝廷之士多以其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為武寧軍節度使辟為從事建封卒軍亂羣卿以節護喪歸洛既葬門人又從而授業焉羣卿後因授施州刺史徵為太子太傅卒以右僕射兼太子太傅卒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雖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州二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以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紹復師復詢復紹復師復詢復皆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宏詞登科仕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詢復子授校撫州紹復子授校池州師復子授校湖州從事終於掾曹詢復子授校撫州紹復子授校池州師復子授校湖州從事終於掾曹

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撰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兄皆起位崇班將相善始令終而炎涼祐短齡美纏於鐫而能驤首階翼皮履亨衢伏鉞東衛扶持蒙難天胡罰毒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謂顏禁林許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為朕軀將壞沒有餘於楊侯射避婦翁之當軸跋騖尹之怙權宇道居喪善者終吉行已始卒人以為難矣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于將雖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舊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劉　昫　等修

王正雅　崔元亮　温造　徐晦　韋夏卿　歐陽詹　柳公綽　郭承嘏

閻人詮校刻沈揆同校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逆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幼孤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郡官中選赤縣令以課最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約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多化於儒術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羣卿以其所學教之于朝廷之士多以其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為武寧軍節度使辟為從事建封卒軍亂羣卿以節護喪歸洛既葬門人又從而授業焉羣卿後因授施州刺史徵為太子太傅卒以右僕射兼太子太傅卒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雖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州二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以其風德大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紹復師復詢復紹復師復詢復皆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宏詞登科仕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詢復子授校撫州紹復子授校池州師復子授校湖州從事終於掾曹

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撰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兄皆起位崇班將相善始令終而炎涼祐短齡美纏於鐫而能驤首階翼皮履亨衢伏鉞東衛扶持蒙難天胡罰毒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謂顏禁林許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為朕軀將壞沒有餘於楊侯射避婦翁之當軸跋騖尹之怙權宇道居喪善者終吉行已始卒人以為難矣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于將雖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誨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御史
刺史安仲孚
凝字致子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十五兩經程第常寄京
六尚錄爲文士所稱開元中登進士甲科崔璟領鹽鐵時爲巡官歷佐
潼宮歙使慕容相崔從奏爲鄭縣尉從奏爲鄭縣尉集賢殿修理遷監察御史轉殿
中宰相崔紘出鎮揚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起居郎歷禮部兵部員
外遷司封郎中兼知制誥出爲同州刺史賜金紫累年移華州數水
災中書令人時政不協出爲同州刺史賜金紫累年移華州數水
別擊踰年以禮部侍郎徵疑性堅正貞圍敢士拔其俊而樽常侍
託不行爲共所怒出爲商州刺史則平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
湖南觀練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作改
儁犯令疑即斬之以御命別將爲領代倚赴援竟解圍陽之圍賊始
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淸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恚而來氣持重待之
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淸銳意請行疑即開牢壯分守
要害發陴設備淸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備矣賊爲梯衝之具
急攻數月衆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狀退之
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譽與此城同存亡也賊而
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冬宸基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
鄧時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鎰爲副鎰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溫開州
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
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重動循禮法嚴毅飭其家雖給而

中兩佐宣城使幕僚究人之利病潛除積弊民俗阜康論歲貢棄以
崩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數令牙將樊儁率師據採石以援之
儁犯令疑即斬之以徇命別將爲領代倚赴援竟解圍陽之圍賊始
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淸請出軍逆戰疑曰賊忿恚而來氣持重待之
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淸銳意請行疑即開牢壯分守
要害發陴設備淸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備矣賊爲梯衝之具
急攻數月衆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狀退之
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譽與此城同存亡也賊而
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冬宸基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
鄧時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鎰爲副鎰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參軍父子溫開州
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
省校書郎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
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重動循禮法嚴毅飭其家雖給而

飯不遷一器歲稔祀初家僮貿有畫千米不
問澤靡絲隙觀察使姚驊梧奏爲判官得賜緋
刺史入爲侍御史部貢外郎武元衡秉相與西蜀與襲愛俱
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
宇征西令門若先拂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觀意用兵公
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藏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
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
寒暑滿天地之間夾乳育之外好愛盈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
爲限奔射爲敗氣行無間則不在大密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
志高操欲謂天高其氣蒙晦之間地厚其橫流濆之聖德超滿萬方
輔之欽食所以資形世道氣生患本眼所以稱德也修則生慢唯過
與後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俱之聖心不嘗孰能移之敗遊恣樂
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此傷氣惟天之重從舍爲累不養其外前脩
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過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訶氣離有患氣疑則成
巧必喪眼智必誘情士彼相慮在此識即
爲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

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押牙之乃選名六千屬乾
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威恩畏威如出聖下其知權制
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
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占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
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十一年入爲給
事中李師道請朝覲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毋憂免十
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
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
兵有司供饋不給諸道加斂以助軍費惟浙西觀察使李德裕鎮潤
州不加一錢公綽至鎮減其舊額之半又奏罷進奉大原故事出兵近
界不得視芻糧隨軍之物又以軍興之後人數都無限約其表緋紫乘
馬者許衣白衣百人以下者不得過十匹五匹騶吏不得視券牒隨已
之感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復還京師四月
拜檢校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莊夫人之喪三年不
沐浴書繩記薛氏二十五則戚不忘其所生外兄薛宮早

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謚曰宣公綽疾亟謂其子幸慎毋不能接
見公綽謂其子曰事上以公官事令有司主之省問畢禮也如拜君賜宜
力疾公見安有避令子第傳言賓客乎弘懼扶病出人皆徙無三年改
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
鄧縣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敬臧吏猥具
判之吏犯法法亡縱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敬臧吏猥具
軒之實客進言曰河中侯有良馬閑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
乎命殺之牛商稱冤相續江夏公綽具狀答候之軍吏自
以漢上地富邪鄧縣太過公綽曰吾常方鎮有幸相越
朝廷也竟以庶容見有過士歲再
於劇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遣謂之曰惜哉英傑於賊臣之境雖
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過士歲再
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尚書二年
授河朔刺史承寧深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頭知之武宗

有師減冗官吏部修流欲牒天下州府取戶額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開何煩牒耶停門摸寫仲郢修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爲悋嗇操決議大夫五年注官奏吳湘獄御史崔元略枉劾湘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疆德裕知其無私故監重之武宗繼仲郢奏疏切諫帝召論之曰卿內舊人耶奚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爲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京兆尹謝曰古新宇仲郢止之時淮南加新宇後竟爲僧人取之爲像設鐘磬紀于泉流表謁劉蕡殿毋訓爲禁軍小校仲郢不復奏下杖殺爲北司所惡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平宜忠門德裕相出仲郢爲鄭州刺史屆境月召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裕入輔政遷爲河南尹兼西京留守東都留司大理卿分司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本州宰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恢整植言不納拂衣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備宗幸珪宇定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皆卒

登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當爲馬嵬詩詩人推重之俄召拜右拾遺內供奉轉殿中侍御史內大呼甚嘉之俄轉禮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學士院凡三年轉中書舍人時令狐綯爲相綯以文章自命每視草有所點竄綯必再三尋繹然後改定其精密如此綯嘗謂人曰中書舍人作詔誥如金鍾大鼓不可小用也

孔目吏遷官備者以貨交近侍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復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冥繡流聞改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踰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領通物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訴之部又旁引他吏城鑿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非誠人但本柔弱雖本出幸其實病死罰方又百鑿背皆釋都人深感之洞洑賊更過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陝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陝虢觀察等使救荒政天平節度觀察等使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鄭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鄭州刺史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秉鈞衡讒言屢興貶官連歲再遷至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爲不集仲郢嚴禮上重風義嘗感李傳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聽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祖綱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慊於昔人吳諫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青統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辭與從質正旦宮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寢未嘗不東帶三爲大鎮統無名馬衣不重帛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紗籠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二十卷號柳氏自備人精擇與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牋素簡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儀制令柳宗元深嘗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珪字定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本州宰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恢整植言不納拂衣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備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遷官備者以貨交近侍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肅然不復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冥繡流聞改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踰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領通物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訴之部又旁引他吏城鑿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非誠人但本柔弱雖本出幸其實病死罰方又百鑿背皆釋都人深感之洞洑賊更過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陝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陝虢觀察等使救荒政天平節度觀察等使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鄭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鄭州刺史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秉鈞衡讒言屢興貶官連歲再遷至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爲不集仲郢嚴禮上重風義嘗感李傳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聽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祖綱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慊於昔人吳諫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青統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辭與從質正旦宮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寢未嘗不東帶三爲大鎮統無名馬衣不重帛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紗籠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二十卷號柳氏自備人精擇與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牋素簡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儀制令柳宗元深嘗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珪字定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家以忍順併交以簡敬百行俱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知儉爽去羞與驕侈幾滅過程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沾名庶祿雖微不可易黎邸之高血種楚雖用不可恣權秩之肖標愛興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有大者五宜深思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濟泊苟利於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聞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勝已者哉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謔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如讎揚之如沒清顯僻鎖剡德義棄稽徒在厭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馳騁嬉蘗以衛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匪擇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六不足其於庶猶座損則砥石可礪五失則巫

鑒莫及前賢姻誡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大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止者則業荒文藝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取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物異於斯豈爲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冤梁綱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常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能自愛凉時干泰孟學士皆屬繼帝獨孤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擘窠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劵王右

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來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頁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趣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殷時鉅萬多爲主藏竪海鷗龍安所窩別辟滴器杯盂一筒絨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吉所寶惟筆硯圖書百篇鏘之當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論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閒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仲父子華永泰初爲成都令累遷汝州刺史西蜀列宮奏爲成都令累遷汝州刺史入爲將作少監分司東都以其名上諱德宗爲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清介人所難得宜先諸侯以治行聞以其名上諱德宗爲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清介人所難得宜先諸侯以治行聞

公綽生一日視之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摘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初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哀

海嘗溫耳仁止光禄少卿公器子蓮蓮子棠璟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蒸州人也玄亮年二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崔寧寧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摘生年侯府性雅潔好道術不樂趨競又遊江湖至元和初已薦近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宛湖二郡刺史每一遷秩讓讓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狀自内起京師震懼玄亮首舉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徵宣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娶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宣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宰相平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宋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玄亮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鄧州刺史居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

今日暖擢千温衙史呼河畏栽邊左司郎中再知雜事秦拜御史中丞大和二年十一月宣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幷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堋後稍息是日雀事宰臣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為姦宰臣入史閤乃吟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論列職事朝廷大體不足以警士卒務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于庭欲問斬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雜雜紛紛問既畢傳言令坐卒有未至者內令舁酒巡行及酒亟未至者皆至于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歸者排令起造傳言此之間貽笑不敢動即召坐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具實夾階立拔劍呼曰殺閹兵齊奮其威首敦陣使位錯雜弁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曰注盈庭揚叔不在座遂起求衣撫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餘祝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親刃絳者斬一百餘號令者斬三斷幾令者斬三斷幾十道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境於江造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

年四月入為兵部侍郎以昇疾求設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洲內當陝民戶凋耗奏開漕渠枋口堰仅工四萬既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為御史大夫造物赴鎮漢中過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稽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驟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為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尚憲宗女臨川長公主璋入仕累官至使府縣三都刺史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為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鹽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元諸軍相繼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從手詔內通神策行營將軍重賀河中都將渾德瑤郭陽都將劉士和等成令率從之命造行至襄城會興元都將慚志忠征蠻還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既發襄城以八百人為衛隊五百人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地狹不足以饗士卒務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于庭欲問斬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雜雜紛紛問既畢傳言令坐卒有未至者內令舁酒巡行及酒亟未至者皆至于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歸者排令起造傳言此之間貽笑不敢動即召坐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具實夾階立拔劍呼曰殺閹兵齊奮其威首敦陣使位錯雜弁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曰注盈庭揚叔不在座遂起求衣撫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餘祝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親刃絳者斬一百餘號令者斬三斷幾令者斬三斷幾十道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境於江造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

異乳保之年即好棄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孫
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為監察御史憲
居令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為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
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
承韶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
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供奉官中書求收拔出塵之南
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韶自居此官纔有封駁若其職官
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及大用以二
祿俸悉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蕃倉廩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
年二月卒承韶身後家無餘財時人貴觀友共給而後具

紹緒之流仁不痛悼史部尚書
啟侑陳郡人父慤侑為兒童時嗜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
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舉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為太
常博士特延純請和親朝廷討賞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
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物為副侑謂重
有節槩臨事俊辯既至青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
不荅拜侑堅立不動宣論畢可汗長其倨宜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
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壻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
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虜部右外郎下承宗拒命
遣侑往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
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數切出為
楚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
累科授元武所犯今當入奏元武係刑部奏決六十流賀
所至以潛惠著稱入為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
奏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誅戮宰臣莫

開領沿安之術領極言委任貴成宜在此之著德新進小人熙怪物
用宜滿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
七月檢校左僕射出鎮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
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山南節度
使許乘觀察等使三年七月辛丑鎮畢年七十三贈司空依以謚縗
入臣觀風俗所在有聲而晚年為於大用稍遷律物望減於往
時子弟

子弟召不至當顯于盈孫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槐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
罪晦亦臨賀計文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飲餞曰今日送君賀君厚矣無
論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固無疑也乃為詩曰晦自有衣受楊公之
德曰相公為霖雨所晦失意於外時安得與相公輕別徘徊嘉其真
元大抵之外朝士數日御史中丞李少閒為監察時白衣謁曰生
平不踐公門公何敢信而見焉少閒曰朝廷設臺憲所以糾邪慝
也苟貫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為台州刺史入拜中

書舍人穆宗即位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部侍郎出為同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明年弘農縣令楊臨賀不顧犯難以禮遣喪事聞詔贈臨賀右
諫議大夫晦少與臨賀同志以仗義為時所稱及臨賀卒晦為之
言於朝廷以禮遣喪深之規諷陸等級之差裨宇崇低之
則義士所謂奢不能僭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祭祀方虛費用稍
過須貴變禮制降從宜固不可易龍聖少視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殷
典實別有恭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常右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
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代廟成方遷祔當時議論無
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
以少府監大廳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門之中陳設隘狹伏請
接連廳之兩頭成一十室廳堂之三太后廟即於監內西南別取屋
宇三間且充翰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初旨依奏其神主法
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為愜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
加祀圜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註朝服監孫上疏曰臣昨赴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博學為優論則臨事御變校諫匡將
徐晦之議金玉鏗鏘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恫同校
龐嚴　白居易　行簡　敬中附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會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悰河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稹自授書教之書史多所該涉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秘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制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

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
觸已死七州刺史皆貴門積素負氣節度使韓皐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
令分務東臺新丙觀察使韓皐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
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
所在安葬敕積並勿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積欲追擒擅令
停務既而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積還京宿敕水驛內官劉士元
後主爭驕士元怒排其戶積棄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積傷
面乾政以積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積聰警絕
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每一篇一詠眾口傳誦時
言詩者稱元白焉自永貞之年至開成之號為元和體
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荊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
馬積量移通州司馬踰年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自有
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
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戚悽十四年自號州長史徵還

尤韻相酬益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
則至於顛倒時言重疾百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而司文考校之由往往歸咎於積嘗以爲雖曩小事不足以自
明而公議不與竟罷之積屬文之外郎官知制誥皆工為詩每一篇出其門有以諮予懷俱宜歸之
足下製作所恨來多遲之又宗雅知猷之詩學甚時輩
日救日煎何太急不見元白最相知生前同在翰林日
以成之徹膚記過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當
修懷學選叫成而足矣其成則伊知百王矣不幼同師友同術
誠君道之素定知大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輔為藩屏出則有晉
舉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業鞏固之
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門戚其兄弟而鎮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意宗覽之甚悅又命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文相放效而又從而
孰攻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
効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進制獻又籍沒金山甫等吏民八
百餘家以錢物悉入權門貴近頗未之知及事發貶江陵士曹參軍
元和十年自通州司馬徵還京師既至會稽太守以詩贈之
次韻相酬益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
則至於顛倒時言重疾百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而司文考校之由往往歸咎於積嘗以爲雖曩小事不足以自
明而公議不與竟罷之積屬文之外郎官知制誥皆工為詩每一篇出其門有以諮予懷俱宜歸之
足下製作所恨來多遲之又宗雅知猷之詩學甚時輩
日救日煎何太急不見元白最相知生前同在翰林日
以成之徹膚記過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當
修懷學選叫成而足矣其成則伊知百王矣不幼同師友同術
誠君道之素定知大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輔為藩屏出則有晉
舉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業鞏固之
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門戚其兄弟而鎮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意宗覽之甚悅又命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文相放效而又從而
孰攻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
効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進制獻又籍沒金山甫等吏民八
百餘家以錢物悉入權門貴近頗未之知及事發貶江陵士曹參軍
元和十年自通州司馬徵還京師既至會稽太守以詩贈之
次韻相酬益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
則至於顛倒時言重疾百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
而司文考校之由往往歸咎於積嘗以爲雖曩小事不足以自
明而公議不與竟罷之積屬文之外郎官知制誥皆工為詩每一篇出其門有以諮予懷俱宜歸之
足下製作所恨來多遲之又宗雅知猷之詩學甚時輩
日救日煎何太急不見元白最相知生前同在翰林日
以成之徹膚記過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當
修懷學選叫成而足矣其成則伊知百王矣不幼同師友同術
誠君道之素定知大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輔為藩屏出則有晉
舉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業鞏固之
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門戚其兄弟而鎮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
意宗覽之甚悅又命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文相放效而又從而
孰攻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
効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進制獻又籍沒金山甫等吏民八
百餘家以錢物悉入權門貴近頗未之知及事發貶江陵士曹參軍
元和十年自通州司馬徵還京師既至會稽太守以詩贈之

以譴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稹密親弘簡尤與稹相得穆宗愈深知
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弘簡為例顯之交誤亂朝政言
甚激訐穆宗頗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
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輸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
兵圍牛元翼累出之間俾開陛下軫念之旨憑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
天子非文拔擢欲有所以報上行和王傳于方者故同空頃之于
士進於稹言有奇上十餘事稹因上疏言賊勢可以反間而出兵可以家財資其行仍降兵史部令史為出
告身二十通以便自給稹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頗
裴度有隙乃告度不為備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
發及神策軍中尉梁守謙彭偉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鞫而言裴事
無驗而前事盡露穆宗頗悟故之奇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
射諫官上疏言貴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悔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父
相三司獄未決而稹入覲穆宗欲大用稹頗自矜負謂宰臣曰臣稹拳拳事主
怒罰違古豈中人撫論稹猶至同州困衣錦上自敘曰臣稹拳拳事主
明時累恩奚使今日求死所宜耳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其罪八歲長父
家貧僅業世兄乞丐以供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仍學之年不就
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沸咽發憤願知詩書母哀
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為文風夜誦學年二
十四登史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策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
為學止於昇朝無朋友黨援故為臣次疏無親戚為臣援庶幾非苟已實求
因入獨立性成途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
英旋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
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冤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
配荒州之者貞諒欲持嗜慾君有之則
同前賢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御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
闕思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舉知臣薄藝采書授臣制誥非故臣不
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耐

道日三四為而護所作動盈帙副使竇鞏崔玄亮敘曰臣稹拳拳事帙
最多今稱讓書絕筆猶放逸婚遊稹不修邊幅以濁貨聞於時
出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
擢舉紀綱出郎官頗振公議者七人然以權豪無檢操人情不歆服
會宰相王播蒼舒而在稹大為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
尚書兼鄂州刺史為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在鎮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暴
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
歲仲兄司農少卿積為讓監察御史所劾貶江陵士曹參軍所著詩賦為兵錄歌詞議等雜文
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
代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集自敘曰觀古今刑政書之則聲歌不可刪予以為有可
得而刪之者貞諒欲持嗜慾君有之則聲歌千上臣專之則聲歌於
下齒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則利害昭然正雜嫌忌存之則
事分身去之則是非混也元和而章武皇帝
所以征臣下未有以當刑政聽者千聽始以對詔征拾遺中供奉山

是歲敘本書讓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淺深度擧正辭常與公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記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江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勑節度使嚴綬令上所籍貶官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科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潼孟陽代綬爲節度使負過綬且有所承迎雖不政盡發詔令當得所籍者皆入貲贖過其稱指輒斬溢賦無不爲仍爲隱匿狀不當行輒論于白東川遣朋爲告潛切尚父無何分注東都當天子久不在都指下多不法者百司皆宋懼有裁按吏緣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絶白可專禁錮河南尹叛官下勑之許宰相直脇徐使勿於宣徐帥郵傳其樞極至洛北下歐而死郵吏受令命吏從枕於外不得復來傳浙西觀察使封狀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延奏書生尹太階請配之飛龍使誘劫定家逃奴爲賓了田爭安盜襲洛陽衣冠女淳州沒入死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萬計貶官內職四年服終中外無不嗤詆以爲宰相皆賀述者非右拾遺吳思不賀述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歸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藏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判入第二人劉蕡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詔以身名授蕡者蕡知京兆尹以強幹不謁權豪揖然無上官之檢操貪孰嗜利而卒

子房易字紫天大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宇上谷望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寧尚衣奉御志寧生温檢校都官郎中温生鎮鎮歷壽三縣令鎮生李正卿進士仍爲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滅有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洧爲徐州判官事其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判官職緝從兼徐泗觀察判官職卿裴所刑

自鎧至李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
高陵湯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於下邽今為下邽
人焉居易幼聰慧絶人懷寶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
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歎
門稱謁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
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四月冬又獲拔萃科策入第四等授盩
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以親老求祿不就調也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
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直指時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
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獨謂言二年十一月召
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
擢欲以生平所學所聞盡忠報國上亦待遇頗異同列遷左拾
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使參同狀陳請但言忝冒未敢誠今再瀆
宸嚴伏惟聖慈允其所請居易既蒙恩獎又見時政多闕遂發憤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還其秩其
罪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
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聖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
忘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
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矣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家置拾遺之本意
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竪備府縣
又奏舉集使軍將討伐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羣朝廷法行
慈有微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令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逆臣
屢賜無不先露中厩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慰夕湯已逾
半年塵聽漸深憂魂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投官已來僅
經十日食不知味夜不遑安雖忽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
耳今陛下肇臨星極初受鴻名風夜憂勤以求致理無施一政舉一
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陛下豈不欲聞之
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

進規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尊賢
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者不同子孫典賣其錢不多自可宜中爲
之收贖而今所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鎔
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任鎔昧利民
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
無益於聖朝乃止于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招討使
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對情切甚既而又請罷兵用兵凡
數千百言人之難
終日居易小子見
居易所以不避
非輕言也陛下欲開
多見聽納五年當政官上開
趙等其宜可聽自便
判司爲奉親也臣有
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
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
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怨居
易者構成居易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
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實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
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
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
以遷謫介意在廬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當與人書言之曰予去
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雪水泉石勝絕第一愛
不能捨因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
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
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承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毎相攜遊詠跡危
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脩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
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編詠贈荅

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積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
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
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
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
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緯之
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聲易入類舉則情
求此以求人歟文圓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舜
泽洪之歌則知夏禹者作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
其心自鬱陶哀樂與物推移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
人情用全於詩成之風動教失之人情用全於詩成之風動教失之
惡鳥爲比雖飛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芙蓉
宋已還得者益寡以庾鮑之興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
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
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閨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背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
興威虐用暴雪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
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
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雖則麗矣
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稱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
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
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貶

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其最喜又過於李馬狀摄其新安石壕潼關吏
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
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
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
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舜下有指之字僕不
示僕者僕曰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輒百十其試而指
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
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書課賦夜課書
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骫骳壯而膚革不
豐頗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脅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數
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
之後難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
交友如是下筆輒自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逾
有可以救濟人病稗補時闕而歎於指言者佩詠歌之欲稍稍進聞
於上上以廣宸聽副發動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嘗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
閭僕賀而詩狠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而排脈盡不
悅聞秦中吟則權豪皆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
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
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訕謗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
不過二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
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
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
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閑東

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憒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
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申朝無總麻之
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
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聲華昇清貫出交勝己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
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選人多
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雖自愧不
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伶妓妓大誇曰我
頭得白學士長恨歌王因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
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
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
江西三四千里耳纔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
僧徒婦孺之口亦有誦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
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潘岳者亦未能忘情
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矣

竊時名又欲窮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
固然也況詩人多窮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
然輩不及一命韓愈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
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適佐遠郡而官品至第
五月俸四五萬實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曰
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
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
至元和閒事正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
退公或卧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
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
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
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

也寔霖勤爲寘鴻叙今突兀
故僕志在乘潛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
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至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歸僕討者知
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視明合散之際取其繩愆糾謬補闕遺忘之用耳
能剖去此時有爲我編集其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前所謂文者
隨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旨如近歲韋蘇州歌行之外
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重複者誰能
及之然當衰病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
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其
於諷諭者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
也今所安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
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
以詩相勉但恐造次間人事紛拏以詩相娛知音罪largeness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
自皇子陂歸昭國里途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後無所
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苦力以自取
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賞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
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駕遊遨者之適無以加於
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迹傲
軽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
往中詩取其兄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
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擷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往來酬答集卷
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
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僕常語
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異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好事者益又
自惑必待文友有公器銷毀始息者計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
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若此其多已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緘詩

四年夏白道士再至元志爲之情甚慇懃因以三絶句之有天教抛
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爭相傳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
司門貞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階著緋時元稹
亦徵還爲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翰林長慶元和三月受詔與中書舍
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
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錄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
大手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
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
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能而元稹罷相自禹錫轉浙東觀察
使交契素深抗首隣垣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
私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歷元年春自蘇州刺史入爲主客
郎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
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疏乞假召居易與稹惟澄道士趙常盈對
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理泉注上疑宿構深旨輒之大
和三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四月轉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男食邑二百戶三年稱病東歸

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家英子侄
遠顧遇頗欲倉廩救報苟致身於許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者未果
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數論權幸白是宦情從落
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遥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善居易妻頻上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
求致身散地奏於遠官凡所居官未嘗終秩輒以病免周求分務識
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
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
樊素歌者能歌於舟中又有駱馬善舞既以尸正罷郡獨酌賦詠於舟中又
為池上篇曰城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已
之勝在西北隅西閘北垣第一第前有天竺天鏡老之地地方十
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花竹之間以遊以息
為兵亭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花竹之間以遊以息
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眉與往來白衣旅杖自稱香山居士大
中元年辛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

三十卷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曰樂天始
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娛始既言讀書勤敬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
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未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
籍尤擅名書部侍郎高郢好用經義為選退策天一舉擢上第明年
中拔萃甲科由是先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
競相傳於京師會當代名輩策召天下士對詔稱百又甲科未幾選
入翰林掌制誥比比書言得失固為賀雨詩奏中吟等數十章指
切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祕書之後多以詩章相
贈答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六
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聞寄巴蜀江楚間淮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効
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閑然石上矣聯起偶諷上聞禁省親寺郡使牆壁之上無不書主公妾
孥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親寺郡使牆壁之上無不書主公妾
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綺窗模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
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閭閻無可柰何

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諷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頃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苴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是時刺會稽因得盡收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點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記於是卷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韻悲壯之類長於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錄指云之句成欲鎖而言之不亦多乎誠人以為稹撰序書其能者居易嘗稱其文集近代無倫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予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予以其姪孫鬧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浦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秘省校書郎元和末中處地鎮東蜀辟為掌書記府罷歸洛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為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忠誣訴行簡冬病卒官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不實志弘自刺死行簡實曆二年冬病卒官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文章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敘昔以至成名當時友悌鮮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鏘位終揚府錄事參軍父季康深陽令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愚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虞歷河東鄭滑鄆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邽會昌初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

趙宗儒字叔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驤為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渭南尉簿書之暇肄力於文學數月微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驤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門同榮之選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郎中二員外郎貞元六年復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柳冕尚書左丞李紓等上疏論之尚書左丞相以宗儒高年宜令不刊事務請考中上宗儒既之中中又秩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係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斥考之中上者不過五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應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為右散子宗儒踰旬宇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召見勞之且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襄者與先臣並命尚今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深所文辭頗憐恍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禮部尚書部二尚書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觀察等使二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宮城先朝所

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數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即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舉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遑待聞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後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所以為典在有司執守不令聞白以宗儒恬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宗儒高年宜令不任事政太子少師竇群兼太子太保昭慶為大明宮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大傅文宗召見詔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茲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誡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宜令不刊事務詔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册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入領選

部略於饑寒切於生理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本京兆人祖元紹衫州九龍縣令父成慶州刺史易直部略於饑寒切於生理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本京兆人祖元紹衫州九龍縣令父成慶州刺史易直少聰明經為秘書省校書郎再以判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九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為陝虢都防御觀察使仍賜紫緞易直本曹官羣且陋訊之得賊二十萬貫其未盡詔重鞫坐瞻三百萬貫易直全州刺史正旦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次遷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潛州將王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兵誅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

先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實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加大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罷還至京師不遑寧謁即日命駕而東論於朝逢吉乃罷劍爲兵部侍郎紳果移牒往來會昌中朝日帝留而不遣巽誠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守澄令其從子仲言賂以多端守澄見之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宇八人居要劇而肯附者又八人伾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若逢吉之進退出於守澄則位兼將相權傾朝野矣逢吉嘗與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紳言鳴吠者張又新牟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仲皆貶官逢吉嘗與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宇八人居要劇而肯附者又八人伾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若逢吉之進退出於守澄則位兼將相權傾朝野矣逢吉嘗與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紳言鳴吠者張又新牟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仲皆貶官逢吉嘗與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宇八人居要劇而肯附者又八人伾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若逢吉之進退出於守澄則位兼將相權傾朝野矣逢吉嘗與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紳言鳴吠者張又新牟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仲皆貶官

都尉踢鄉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冬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嶮詖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嘗以其成功密沮之緣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逢吉政事出爲劾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鎮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侍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相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回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潛人告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即令李藁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幕以恩澤約朝臣之不逞者造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幕以恩澤約朝臣之不逞者造

以撓暴亂及爲逢吉嫉都奪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遷逢吉乃除爲中永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潮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入爲左僕射加大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入仕十年齡常居散秩不應請辭及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實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爲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

黨曰寃死甘心証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昭彰昭死仲言流棄州李虞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故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後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川荊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僚佐大和二年改汴州荊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

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段文昌字景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國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崇簡尚少府監左僕射文昌家于荊州個儻有氣義節度使裴均知之而不能用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李絳同加榮擢授登封令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政柯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善楷隸尤精篆籀憲宗嘗謂宰相韋貫之不協遂宗欲召文

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刑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擇僚吏可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酋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荊南文昌於荊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時爲淨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焉之僧祭即以資營求復其景宅施之僧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由錫宅捕孔目官狀全貞家人買子信綠等文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各卖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令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問於中書及集賢學士曰開延英召宰臣

服飾玩好歌鈿妓女皆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殆遍果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閉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杜案父子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淡於榮利書考校明皇筆跡甚貴之飛相出鎮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儉介潔不趨富與貴慶寶曆之朝時論以爲激揚文宗即位

擢之明時風望籍甚以大府及申錫被閉門時論以爲激揚文宗即位拜戶部侍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已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樞務兵柄莫有制之者守澄爲姦利出入禁軍貴戚之門交通藩鎮多納貨賂故能深固其寵勢傾中外帝欲稍奪其權而未得其漸一日延英謂宰臣曰朕每念貞觀開元之事常欲與卿等商量治道其如權臣太盛何宰臣

對曰此事誠宜深慮然須徐徐圖之不可輕發帝曰朕與卿等議事他人豈得知之但恐漏泄爾申錫曰此事至重至密臣等安敢漏泄帝曰朕信卿等卿可與王涯商量作一密詔宣示涯等涯等奉詔之後皆懼禍及不敢發其事翌日又延英召宰臣謂曰朕近夢先帝賜朕一劍令朕誅惡人卿等爲朕作詔書宣示中外宰臣對曰此乃陛下聖德精誠所感上天垂象以誅姦凶社稷之福也帝曰卿等即與王涯商量作詔涯等奉詔之後皆懼禍及不敢發其事翌日又延英召宰臣

及議事官帝每召問政事中李固言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崔玄亮韓愈盧鈞之舒元輿羅泰柳公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詳未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引令占辭理愈切玄亮立事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禹右庶子章正為婺州刺史鄭古觀戎使入為吏部侍郎封滎澤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幼好治宮室敬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限日畢工為明日以綵綾飾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員陳經義程辯給多知笑能陛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員陳經義程辯給多知笑能移人主之意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實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大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二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為右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使射數人上日不受回品已下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宜拜之於前令御史臺云已聞奏訖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勅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鎮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子廓

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賴州刺史再為觀察使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秉義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忘身矣遂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敬故幼君依憑內豎蛇神共腹毒程不持士範殁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寬優柔坐享公侯蛾蛇野噬遂吉之流豈無令人士輒謏猷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七

韋溫　蕭祐

獨孤郁　柳朗　錢徽　徽子可復可及

高鍼　鍼弟鉷　鍼子定

封敖

韋溫字弘肖京兆人祖鎰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敢諫
常侍致仕綬第貢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
年十二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秘
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學士之
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
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
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即還侍有父疾溫侍醫藥衣不

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為右補闕忠鯁敢時宋申
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屢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
也吾輩豈宜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
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鉄漏上怒
詔宗正卿李銳將作王融乃詔中使督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吏
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天設制度立官司事存
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
弛慢留不加誡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
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令慢官不恪止
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
而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為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
朝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
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
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

江淮旱歛恐非崇飾徵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爲所喜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溫曰鄭注詭譎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寄知制誥召入中書以父職於廷憂成病遺誡不令殯葬識不允衆大子侍讀歷至少陽院年見壯格太子溫日殿下盛年宜早起跑川文武爲太子雖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日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賊罪殺帝以智興之故減死眾官溫三封駁文帝深賞之莊恪行罪召收論之溫曰太子年幼陛下部之不早到此非獨大十七之過尚書省承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赴人士咸然罪之溫始綱轄首紀其事出文規得安州刺史縣復到官姚勗知之乃沉宦囚殺獄縣釋文規乃令增知除之制復對口辜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訥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丁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史能不入清流訥爲陛下當時爲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實記不可以作相以婦公辭內職寄不回德輿乃有此住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內公主者最稱考功員外郎杞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貴錄七年以李宜復知制誥八年轉禮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郁郁朗爽居諫官請罷住西用兵不協有貶與元方書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厲聲相謂曰子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雁門度一人續至曰彼境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沙而寤計今壽已合滿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溫口孝溫在朝時與李珏楊汝士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

員外郎制出本鄉者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本中使宣諭言勛能宜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勛校禮部郎中是日韋溫不放姚勛入省有故事否制復對口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訥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丁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史能不入清流訥爲陛下當時爲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實記不可以作相以婦公辭內職寄不回德輿乃有此住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內公主者最稱考功員外郎杞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貴錄七年以李宜復知制誥八年轉禮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郁郁朗爽居諫官請罷住西用兵不協有貶與元方書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厲聲相謂曰子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雁門度一人續至曰彼境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沙而寤計今壽已合滿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溫口孝溫在朝時與李珏楊汝士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

韓翃李端等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制誥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紱為袋服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其徽上疏古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悅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復舊職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嗣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顛之蹟在書斷書品者兼而有之凌子厚之求進畫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漢賓省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書初積以直道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是以激進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李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藉

勢不當進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人手起王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賦題曰孤竹簡賦鳥散餘花落時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將容悅俾則異室公試間近日浮薄之徒窮為朋黨請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未旨敗俗深用興懷鄭朝等昨令重試人間大疑朋黨之中同非深健通曰書令所試成此以觀學藝參差孤竹管是誉大之樂出於周禮正經聞其呈試之文多不知其本事辭律乖濫淺無異亦多兒令旨不錢徽敗其深旨懷慢誠宜嘉弃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牛僧孺段文昌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賞特賜及第餘悉罷舉子忠孔溫業韓愈等十人皆自開元二十五年後及第已數年者開江令議駁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所試制判事實元和初入朝三遷制誥楊汝士開江令議駁徽為江州刺史必問徽日不欲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郎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既而穆宗知其屈比之端乃下詔曰昔省郎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一人過直理古也朕甚慕中代已還寧端斯起掩抑其說則使誣自非貞實循名不能彰善躡惡故考官必有古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稽此上之非律有恆名之禁皆以防二至之毀重所造之明是以辭人於朝則有勸刑人於市則皆懼內作外則姻友無進思書品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嗟珠璧之盈多伯牙之鼓子期之感道則謀合義以相求退則慕居州處以相讓皆不出之情蓋報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祖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門一職則曰事出他門凡周之道已彰明於介特出從之跡監露自謂負方厥考寧者不以準繩檢下而同務從簡易視細者不以準繩檢下而同務從備飾問者且有憎愛物非真鏡照譬猶兒童觸邪妒君聽之安可不惑

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諭而說武後曰張公興唐室弟從旺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殁幼子爲亂兵所殺內則誠妃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強敵孤危若此公安得不視敵試能奉天子令先使卄之忠勤捨其子之迫脅天子念先使卄之忠勤捨其子之迫脅延有時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後大悅即以長門出足朝廷賜帛節鉞仍贈建昌司徒宿以常從建上不樂興甘麻乃從浙東觀察使貫全府辟恨其去已奏貶泉州司戶後爲太常博士王上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願不加論宿以爲懷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天福卿尉部郎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祀度東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睦宇疑宿草疏出爲汝州刺史入爲刑部郎中十五年憲司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內校考別時以其執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陳宮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語校襄州

節度使元翼來出深州爲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招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東與出爲常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充考制策官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各死使姚文寿縱部下侵撓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宿所捕者傲睨於文寿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九年出爲鄭州刺史是歲屬兵部侍郎九年出爲鄭州刺史是歲屬洪沼告定強奪入妻及將關官職田祿粟入已費用詔監察御史二月辛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圖籍三人皆登進士楊歷清顯宿弟定字介夫儀祝非像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自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焉中頗牧姑蘇也定寓居武仍時舉也傳詩球步偽號從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秘書監蜜

得校書郎三爲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病趨府或不及第太學士疑其恃才簡忽乃奪其職俾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實歷二年出爲鄧州刺史是歲縣屬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唐宗室鄭王相楚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貌甚美，神情俊爽，頗有捷義，揣人意。寶曆中，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險詖善計事，引親厚之。初與弟肅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昭事毅剛生，長流嶺表，舍赦得還。丁母憂居喪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宰相，以訓深先裴度，為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是與鄭注善，逢吉以為外遇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

萬于中，附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聞之易道合萬于文宗守澄以訓綴粗難入，乃中帝令訓我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稱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馬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第于二十人。既院奉滿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終不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為禍門，元和末，裴延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斥去本根，以雪積恥。九重深處，難與射利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詐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甚信訓，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潰歎，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詞甚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講於訓，注，向是二人智安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處中人，猜處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

不報平安奏曰今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遣狀乾乃賜鎮撫軍府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昇由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此乃金吾左右軍中耐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之前乃金吾左右軍中耐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與諸機辟縱衡盡中其意遂廷下內室促膝授分恨相見之晚翌日早朝訓又奏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宅登之門都無限隔想是為此宮蟲於宴席及午登入知樞密官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宮婢伏夜動交通賂初貴德巧之從附之以濁定取下內官迴奏韓約氣幅干流不能舉前中官湊其門眾從山東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以金事經海來申錫平章事上殿來設乘輿者人當百千內官夾護後架恩舉輿若擁而入京師御史李款閣內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而入羅立含元殿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

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相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遷藥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問賜錦綵召對之夕註出東方長三丈光輝旬餘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賜紫金魚袋御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廊複壁曰豢京師軒冕子弟少鎮將吏以招攜利問日入此車中皆登歌密語必移時或連夕不寐冬日閉注以進藥問入禹而已注復作者登於主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對甘露之事已作李訓已死注與二人相泣日侍君如此宜一人相泣而已注之時落魄無依僧仁門帝面賜紫金魚袋以檢校禮部尚書兼忠武軍節度使兵柄在手訓等之徒欲以兵劫制天下既得行其志欲以為朝夕可致耳平兩路入從大計注獨不可否帝每目為二人之家翰主相繼斥逐班列為空人指使者召對上訪以宰天下之務注多引前代興廢之事

皇華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發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且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苟動蠭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不實刑鎮冀之戎必貪先計兄廷秦關葬不聚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雠之衆昭義感盡敵之師衆之留陽輒以倉皇而進易若建侯豐鎬北拱外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信於平勢宜得機宜且之恩惠蓄於北心又聞用兵若固之咽喉也城甘假之威柄戍以重兵彈先誅兇逆風奏易定則賊之脅從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招募而藏之梭壁至是人破其謀取之或剔取酋魁金賞之飾與其玉帛而在之莊之死也人以為寃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軸而在之莊之死也人以為寃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安思初宦官縱弟凌籍尚司及從諫奏論冤已為辨明一兇俱宥之三年入朝為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可明十一月其先郭淮者震州界富有鉄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後未定稅額復係鹽鉄司依建中元年九月勅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一千戶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鎮江南權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司敗文宗入內厍與同列踏中書會食未下箸史報有兵自臨門出金人即殺小管蒼惶步出至末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非其本意又甲皆委於似仇士良懼不知其故械繫既急搜箱不勝其酷乃令書吏錄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三百人領仍與下將吏百人負錄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終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制去官僕今李終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終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免無處分乃罷瑨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終僕射以太子少

知制誥寶曆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瑨親厚故自郎官掌諸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當與左僕射李絳相遇於街衢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事亦合處近年綠有十不當從恩加特拜者逐從權便不用舊儀酬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仍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赴僕射宅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泰仕自合別授賢良若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勅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三百人領仍與下將吏百人負錄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終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制去官僕今李終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終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免無處分乃罷瑨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終僕射以太子少

徵果赤茂

貢錄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掌錄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
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錄與白
居易俱爲考策官題文人以爲公等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
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
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
年牓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閱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
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鄭州刺史充滑州觀察使制出未行
許中書作郎同平章事進令紫誥封妘減男食邑二百戶未幾加集
賢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赴事發兵交殿廷捉生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
易服步行出內廐身入閭里自投神策軍中以匿罪被訴鞫實貶
中乞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讒違其間遂至覆族淫時多
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贈兗州
度貞元五年進士科第登宏辭科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監察御史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
輿作相訓用孝本知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
人殺以百十餘人外蛾賊者凡十一家人以爲冤
追騎所獲
史臣曰丁者之政以德
及人猶亂重統作則者如
得其術則靜然後
戰陳則收
武傳以保要
吠傳以保要
政故也此二君皆作御
致之屢偏艱終日
李訓者但詐
預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十即文難知但慮爲蚤蝨而
蝗蜮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
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鮮
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
贊曰
非時之賢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贈兗州
度貞元五年進士科第登宏辭科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監察御史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
輿作相訓用孝本知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
輿作相訓用孝本知中丞事不濟踰垣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為
小村田舆僦屋後舆承恩後之後車服
度使觀小宦官舆承恩後之後車服
宏威舆惡之不於芸閣觀事齊閣九加
舆謀降奏法疑人深德之舆又請度還
威怃使還拜中書令人九年十月政
成秋按此大於織何所至官吏必厚斂小不如意即怨其須索
百姓是之如冤者先元貞元末此輩果
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日
飲哮聲去留
飢渴主人賠何
木綿小使
曲奏小使
故令
列
罪即決
姓如此宜
使令擁
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
贊曰
能勇終有所成不數山光顏奏大破賊
十六年月壬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

度出通化門盡二以解圍度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
自度隆馬令度帶兵出故賊不至後賊兵
相繼至時又拜刀追度度從人王義乃
格去賊二日詔以度九門下節度副使正行軍
解元長於政禮凡所設施動切情理使軍中深嘉
嗣又自舉列將軍還令監其營尚以死衛都
虞便以大計屬之朞月之間寇賊以安二紙之心
慈亦人怒曰若輩度官長義計得行朝廷何以報塞吾用度一人足
以救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為已任及以所懷詣告二十餘日詔以
度為[illegible]使仍令馳驛赴鎮不絕來拜前一日宣制度已
[illegible]矣入對禁庭又請罷兵休息士卒以
[illegible]之計曰賊之所恃者盛氣耳彼
[illegible]之計曰賊之所恃者盛氣耳彼
[illegible]之計曰賊之所恃者盛氣耳彼

請也自計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足擬議密疏給紿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相繼竊上恐本國空虛乃令欽仕其間發能者衆起疑陲殿驍節渙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行程異望商鉏敝之庶鉞鈸助帝驚又以非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并時平蔡事度延英面奏曰秤錢數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旬日之欲恢宏祖烈天下人臨口掉舌以為不可於陛下盛德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打位上都不省事見神僊又學人張陽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借賜朝汶於市家得私債記負錢八萬載切云延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遊朝及即檀延家人持之坦舅不敢中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珍書遊乃又訴當節度盧坦千貫也坦舅不敢中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珍書遊乃又訴當節度盧坦千貫也坦舅不敢中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珍書遊乃

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逆令三軍防元濟故餘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蔡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揔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兵曲陳牽高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女怜舊令送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人不可白去其備度突而荅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盧懷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計二劾以授梁中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讓入蔡州量郾加刑不盡如詔守讓因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

復知政事憲宗以吾西戚平內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酺飾德駁之東都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誠於執政度從容啓口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繕上恐本國空虛乃令欽仕其間發能者衆起疑陲殿驍節渙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行程異望商鉏敝之庶鉞鈸助帝驚又以非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并時平蔡事度延英面奏曰秤錢數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旬日之欲恢宏祖烈天下人臨口掉舌以為不可於陛下盛德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打位上都不省事見神僊又學人張陽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借賜朝汶於市家得私債記負錢八萬載切云延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遊朝及即檀延家人持之坦舅不敢中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珍書遊乃又訴當節度盧坦千貫也坦舅不敢中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珍書遊乃

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逆令三軍防元濟故餘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蔡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揔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兵曲陳牽高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女怜舊令送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人不可白去其備度突而荅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盧懷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計二劾以授梁中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讓入蔡州量郾加刑不盡如詔守讓因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

伯桃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軍飢濟河而西
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戰勢果厥垻之時政或有所弼靡不極言之故為姦臣皇甫鎛所構竟不免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散弘靖為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騎士荒淫輔相庸才倒置非宜故真復亂蜂午光顏高重胤等稱為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餌橫充無能役命之日蒐兵補卒不皇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將士則迭敗縱下無益匡國史知代宗明審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旋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

私下蹇諤豈除閭閻無以家為荷獻替之可行伺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珍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迍壓亂靈鑒山東姦臣作朋挽敗國政望陛下欲掃清幽鎮且叢吉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闥姦臣必欲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以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有直以成權方重契用方采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比者猶思慮忽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罷誅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伏其貪盈必自頓覆今屬兇徒擾擾寰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安行欺罔千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擅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得免和蔽欺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軍疏事皆要切所奏事留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

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伏伴亦無備嫌私是非者臣請乘傳詣關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忌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自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使姦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制意見乘遷欲寒復其一二必致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自時成遺所以日月但從今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石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能言事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出在則迭敗縱下無益匡國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出在則迭敗縱下無益匡國史知代宗明審成德軟貞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乃太宗一博士耳猶能抗表陳諫況臣備位宰相與知樞密親承顧遇之至謹附中使趙泰國以聞伏惟陛下采信忠言猶或救弊伏乞出臣此表宣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令伏斧鑕孔明照臣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

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惟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為右散騎常侍使宣慰魏博深州之間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敘朝廷奉襲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冷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孔融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承四聖鴻恩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機既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發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垂泣出閤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相繼上表請以大義克聽經

國而去廷奏亦退令石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

千公論皆佑度而驅逐吉天子聰明其端每中使過與元必停密旨
操論且有徵還之約實緣元年十一月度詣入覲京師明年正月
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逸吉藏有左拾遺散騎與
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與上疏曰度名忝閣職宅樓閣
原不召台來兵心可見先是蔡黨忠度作謠辭云緋衣小兒坐其膝
天上有口言度當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兩橫百六閭
合易篡乾元之數度平蔡皇第偶當第五閭故雉與致為此語昭愍
雖少年深明其旨誇大度之意不衰桑梓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
各陳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
從官有人發令自備裝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曰東都千里
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幸亦常典但以去偏一動車須備儀千乘
大禮今干戈未甚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迴宸慮帝不
聽令度支負外郎盧

都畫備迎車駕已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署百司
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
行帝巳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
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酉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幽州朱
克融誠懇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
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酉五千修東
都上意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
諭使旨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
以鄉中申奉册之命劉陵等皆德
利止於安危脫勤卞至理所堪賢顧誠懇勞收不力敬縁是委
事制於大收穫參決於繁務時因暇豫誠望稍諧憂秩上公式是殊
龍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
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利開外戎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

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贈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曩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襄陽奏乞隨行
除太中五年自太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
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朗州參命為從事入朝權知刑部
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史臣曰德宗感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弛皇帝
志擅宏謨

臨之利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散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修滿自營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頃難再後悔何及等七不能推至公申爛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直辭以格非心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貴賞罰慎守官名者使天下往往皆能盡其所作相已來大開獎一人德義狀宇官名者使天下往往皆能盡其所激勸又不門無一人職事不理陛下推養高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懲如此則刑出不乏矣邪正莫雜昆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聞令狐楚山宰相齡林學士是陛下腹心臨軒顧問宜知之謂宰等不亂先事未形去邪慶諫而使陛下有刻薄之名臣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使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退退不過尸素於位源進退安也何所避難其舊俛仰之間不能決斷此又文昌崔植三人所論林學士社稷臣實宜親近陛下宜令宰臣進名延英召對大夫參縉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

騎常侍韋綬兵部侍郎李藩戶部侍郎山濤等詳求德行堪是宰臣之選者陛下行幸不忘恐至京師後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資歷職業勤充理聽使奏曰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事狀告當人仗金吾留身後裏臺府僉止絕冤枉之人從之去慶實階中政出多門喜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冒無虛日都盧綸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實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郡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鬧縣吏言五坊使下殿擊百姓發怒令吏捕之吏捍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是知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發因發亦在鷄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撲破而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擊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皐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關禮祕書省正字調校虞部員外郎出為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十月以吏部郎中知制誥六年正月轉中書舍人其年冬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春試畢出為湖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關禮祕書省正字調校虞部員外郎出為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十月以吏部郎中知制誥六年正月轉中書舍人其年冬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春試畢出為湖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關禮祕書省正字調校虞部員外郎出為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十月以吏部郎中知制誥六年正月轉中書舍人其年冬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春試畢出為湖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關禮祕書省正字調校虞部員外郎出為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十月以吏部郎中知制誥六年正月轉中書舍人其年冬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春試畢出為湖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關禮祕書省正字調校虞部員外郎出為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十月以吏部郎中知制誥六年正月轉中書舍人其年冬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春試畢出為湖州刺史

伏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益亦未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涇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氣州刺史日為太宗疾行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刑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刻缺滎陽令李光虎重加脩飾仲方冊州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語准南王楊遂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插羽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諫以為民同異紛綸之論曾幸清宮仲方諫曰鹵簿所宰出百僚備儀無乃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進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李訓之亂四宰相中永京兆尹甘死是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衙

之盜外有候海蠻之虞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織婦不得在桑耗歛財賦之常貨散榷鹽之申積徵逾徵之備渴道悅之勞僵尸血流瘡痍相屬無辜動絕萬生竟令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瑕不可以枉致為賢畫者體理不顯不統而豈妨令決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作從之臣徐圖東吳則任奠邊願之輔校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秦serve是嗜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而曰疲人以徐受授無乃人情所惡

門傳宣曰有物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贊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引餘銜皆作相用薛元賞爲京兆尹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爲秘書監外議以郗望冀李德裕排擯仲方單恩涉朋黨因緣奏事專落口承郎潮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終有祖風自駙馬之後爲德裕之黨排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裴寂河東人也少篤學善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縱恣過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請進玉者恃恩縱恣過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又以內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准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凌上跋扈館驛之務無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送相賀

史記滑稽可驗祕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頻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靈盡假朗日增輝道化伴熹壽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真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吕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誨小臣謁謝時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蓋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作言頗爲江陵令穆宗即位都人等誅倣濟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宰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恒公成弘在喪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陰倣調恒公成弘死在喪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陰倣調恒公成弘死在喪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陰倣調恒公成弘死

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毋非部屬而擒悉威力禦此殘虐覺合拘於常典梅公成政貨於鍵利物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狀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里死公議翻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竇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為汝州刺史徵御史中丞勁於執憲人服左遷分司東都七年還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文宗纘承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自製序冠篇首謂一卷已之勞竊文上非素與蘇源明元德秀善源明德秀所知宗尚不離君子以濫為恥苟或自媒左右迎意稱揚進方士時有處士上疏曰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作講論元與鋭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喝於朝曰宰相本從之華拜給事中

由是和平自蕃福慶新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穀以貽孫子之會幸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注亦尋入朝欵伏閤彈注邪佞又有李欵者與中敏同時為侍御史鄭注所害三內遣勅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欵亦被斥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為蘇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李元裕字景圭勗每人祖潮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為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為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為李訓所怒出為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徵為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寢疾太子欲正人為師友乃兼大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魏中庸

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爲所縣之職尋而盜田縣人數百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合佛仲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免其死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會昌中爲京兆尹大中初爲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卒元裕元少通元恭少通長慶末爲侍御史分司東都元裕貶官左授太子賓客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爲中丞少通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兼邠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元裕子璩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內外制歷尚書郎判度支戶部侍郎中書作相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忠思忠生友友生二王無名位至荊州荊岑仲與宗室爲福州晉原尉岑生荊荊爲陝州司馬荊生漢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宗好治宮室漢與人李渤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則與瑤臺瓊室何異陛下儻以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物有司俯存典故坐者忻言出爲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物有司俯存典故坐者忻言出爲

典元從事文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嘗念子增少師會昌文長於古學開成亦頗意讀元和所憎大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大和二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相過依令狐敬欽馬則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終見其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俾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衙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丞一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漢擢自宗枝嘗探儒術洎歷喜劇亦分郡符動成遺仁行不由

義附權幸以顯貴通姦蠱之陰謀疾情皆統孚讒難免據同綠之狀
當寶曆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
未幾元稹用事白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
兵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同
對延英殿北門召問初十八學士德棨之指程宗亮綿州昌明縣
令狐楚宣歙北門召問初十八學士德棨之指程宗亮綿州昌明縣
令分析太原冠冕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
貞元十年登第杜佑觀察使王鍔等同謁史官獨孤閒乃於史館欲
分析楚的後致聘楚以父採太原有薛
仲仁杜佑幕拱不須安坐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
鄭儋相繼鎮太原高貞行義宜府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
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舒楚之所爲頗
得之鄉僧在鎮冀幸不久與分後事宰中嗣語判有急變中夜十數
騎持丹詔楚宣門諭好環之令楚上表楚在白刃之中揮管即成

令狐楚宣歙北門召問初十八學士德棨之指程宗亮綿州昌明縣
令分析太原冠冕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
貞元十年登第杜佑觀察使王鍔等同謁史官獨孤閒乃於史館欲
分析楚的後致聘楚以父採太原有薛
仲仁杜佑幕拱不須安坐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
鄭儋相繼鎮太原高貞行義宜府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
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舒楚之所爲頗
得之鄉僧在鎮冀幸不久與分後事宰中嗣語判有急變中夜十數
騎持丹詔楚宣門諭好環之令楚上表楚在白刃之中揮管即成
一紙不二字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
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
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倪同年登進士第元和
九年鎛初以財賄得幸鵬倪楚與入翰林充翰士憲宗方以文
章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即久無功宜罷兵惟裴
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
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
制不令度自奏請改制內三數句語寬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
任亦徙楚內職牛僧孺李宗閔等入元和十二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
十月自華州作相其月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
鎮太原七月皇甫鎛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與鎛同執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
使仍撫哀册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奏
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與鎛俾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脫

劉昫　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牛僧孺　曾孫子游
李石　石弟祖

文發風儀啟事若不可犯然而有門無雜賓群與從事安語方酣有非類得生女令微席敕然色動必思居重任貞操如初末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者子進藥未嘗入口口修短之期分以定安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五氣亡神魂已離欲自宅門天恐辭昏耄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克誠為甚愚何以永去泉扃無所言陛下更賜尸棄狗溝壑實言雖歌叫而不能盡誠明之敢忘今時不泰私門多故遘者至多以公者不少卬普加鴻造和睦皇威破者即先以安撫存者亦寬以刑使人安康幼臣矛盾之苦日臣水火之酷絕人交際幼子緒紹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累日勿哲敲次啐以布卓一乘餘勿加飾銘志但忘宗門丟筆者無撰碣銘德行生平歷官始末而已嗚呼其能免俗矣

吾已布終訓于泰行遺言詔曰生為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商傳友矣之末鮮難其人焉

且停坊名須依舊例後綱書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在宗哀冊文發情典誄彰為文士所重

楚第定字遵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杜州刺史往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緒以蔭授宮闈令隨尋女三郎封永寧公主緒以第四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第綱宮闈因人出自宸表臣伏覩詔書以臣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立碑頌德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于綱字于立大和四年終進士第穆嘉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丁父憂服闋授本官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

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為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綱久在內職出為大藩人口日修短之期分以定安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五氣亡神魂已離欲自宅門天恐辭昏耄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克誠為甚愚何以永去泉扃無所言陛下更賜尸棄狗溝壑實言雖歌叫而不能盡誠明之敢忘今時不泰私門多故遘者至多以公者不少卬普加鴻造和睦皇威破者即先以安撫存者亦寬以刑使人安康幼臣矛盾之苦日臣水火之酷絕人交際幼子緒紹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累日勿哲敲次啐以布卓一乘餘勿加飾銘志但忘宗門丟筆者無撰碣銘德行生平歷官始末而已嗚呼其能免俗矣

貶郴州司馬量移汝州刺史入為工部侍郎出為河南尹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防禦觀察等使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圖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咸通二年改太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檢校司空兼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長史充河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於壁綱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司公食邑二千戶九年徐州戍兵龐勛作亂詔以綱為彭城尉充徐泗觀察使時徐州兵士自桂州防還至徐州以賞薄不均大噪而入殺觀察使崔彥曾及將吏數十人因大掠府庫而去詔以綱為徐泗觀察使綱至徐州則龐勛已為其下十萬則徵乘之以不奉詔命謂相曰長淮已南他不足慮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劫淮南之民多為賊所敗時商潁郡梁和楚壽繼陷數食鹽監淮南之民多為賊所敗時商潁郡梁和楚壽繼陷數攻之經年不能下初招綱為徐州感綱令李相前後五千人救之賊聞相來援遣人致書于綱辭情逕順言朝廷舉有昭故宥但抗拒者二兩人年內夕圖去之即東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綱即奏聞請勿節鉞仍求立碑頌李相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出兵綱疑是相軍解甲安使去警夜而日與賊宴相對歡笑安言一日賊軍東平步騎徑入淮壘准卒五千人皆夜生縶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相與臨軍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狗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孝權發軍千人與李相約會兵決擊行約勇政知名浙軍未至而

相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疑人並高賊所縛送徐州綱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門面招討使馬舉代綱為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子高湜高湜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綱輔政十年高以鄭顏之親驕逸不法日事遊宴賓朋滿門中外之利日以綱專接方鎮征敵指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綱罷相鎮蜀既至府中上言日臣男湜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司舉覽及羣流會昌二年舍任戶部員外郎時已冬唯舉左大中二年個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宣召拜授考功郎中知制誥等元舉主繼叨屢遷至禁掖衡事稍有功効今冠集百寮逐忝樞衡事稍有功効今冠集百寮逐忝樞衡事稍有功効今冠集百寮逐忝樞

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兼都
畿汝防禦使仍攝御史大夫以紹義文宗以載義忠於國還閫失帥駭然咨宰
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奏何僧獨對曰此不足煩聖慮昔肅宗不
察國家休戚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朝廷莊
貫白崗終不得范陽又皇帝亦由
前轍義仆因而撫之俾扞冥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使以節
死必自陳乃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鄉一旦如即日命
中使弘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勃藏
入朝兼迎僧伽於鳳翔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吐蕃維州守將悉
怛謀以城降
一朝大得武靈以

徑走回中不三日拔威戎軍城及此種皆
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
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實其功誘論贊然帝亦以爲
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職人竊議時政禁
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鄉等有
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往罪補闕陳章疏
令四夷不至父使百姓不怨上無遊雲下無怨謗私室無強家
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高宰相天子貴戚如足安可久處兹地
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修特進檢校兵部尚書與元尹山
既受左右邪說意於大平數人何其鉗惑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
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謀者稱之開成初拜紳道襲閒等事相繼
南再鎮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門事急於賄賂處事務求歸散地累

加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戶封奉都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兼都
御史使仍攝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意
任淮南時歲未滿百之階廷臣鮮有
勿吟永其間無復進取之退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九重到使
王元弘資告身宣門例留守入朝無中使
促令赴闕隨牒不復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許及太
子乃退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
時宰相楊嗣復李珏奏立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是疾久之上謂楊
嗣復曰僧孺在外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拜檢校司空
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二十戶辭日謝敬
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給鼓吹

閱同門生九爲德裕所忌會中宗閔棄代不爲生靈傅儒數爲德裕
排擊欲加之罪伺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謂無以伺其隙德裕南
還沿著寫忘引里俗讖言之盛以斥僧孺又曰爲太牢公其相惶
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藝
蔚字大章十五應開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二年辭書爲從事
入朝爲監察御史大中初爲右補闕陳章疏指斥時宰宗室之
山牛氏子有父風左遷人意爭政可門貶外郎
提究二郎中以祀事禮太官司所掌在外有
之作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
邪郎中復史館修撰遷左補闕大夫度通中
賜金紫封駁無避宰相之嫌歲遷戶部侍郎
免成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高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與元尹山
南西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門事急於賄賂處事務求歸散地累

然志斬奸不時寢重位乘時論稽之移忠乘武恢復之舉即位之初
兩河廓定四郊無虞功德太平之策以爲兵以討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留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能納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繕緝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遠卒皆至朝廷方鎮兵猶踐舊籍既不充數行招募爲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倪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大職三上章辭倪射不拜詔曰舊倪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能抗節登庸復吾前言而維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論切陳乞賜堅成國誠沈移之深邵可吏部尚書倪又以選曹清要非堪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授同州刺史賀厚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倪稱疾篤不任謝闕

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倪代爲人師範天爵文可以經綸於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德粹和精深故直進退由道周旋合名迹以師傳之崇賜于難獲德仰從優逸冀保於跗而抗疏辭榮退知止實亦敎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倪越尚簡與不以盤利日汚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溫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貶遠臣若公然阿徇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倪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累筆帝嘉而免之倪家行尤孝兄韋氏賢明有倫理家甚嚴倪雖爲宰相作毋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殁葬踰制免喪文宗敬詔慰以疾辭既致仕天子家以洛都宜屬有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遙山野曠誦窮年八年以花恪太子在東宮王欲以諸德清望復以少師徵之倪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獨疾者德清望復以少師徵之倪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獨疾詔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直則宜矣且如朝廷之望何朕以德

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乎道乎故論曰文德目世后之論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及景伏願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內設真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誦佛音歡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陛下稽於衆政廢失萬機后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考古也必曠蓋於臣盡忠守故外也莫非內矣其心陳狀閣之謀也仲舒之語也發揮王道次益帝固非踢對之開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以苟安容悅非忠臣也陛下力求良臣慶泰宗祧忠繆興忘言軌著貞績非其日也必乞陛下留神以古究其不滅上聞有性多曰剛刑其殃立至安勝殘而去殺得福其多幸罷遊頻親政事昔年韋倫已得罪於寬宗今日倣臣固甘心於殘倣厥奏帝祚福之四年太官擇知音樂選補部伎工部尚書出為滑州刺

史充義成軍節度觀察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之溢壞西北隄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盡圖以進德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為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適末復為兵部尚書判度支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判度支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都開國侯倣而益起可謂內官媚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廚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廣咸通二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前後掌貢舉侍行中和中倣為中書舍人料擇明審兼兆尹儒宗所重幸山南廣以疾不能從襲于僧寫廣宗人雖受偽署廣懷自各避地河朔報節度使劉濟濟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擢可坡之則物議息矣其年十二月中使田令孜馳行深巡邊到未官朝退會日暮歌酣天文奏稱客星入金元門徙者歟言兵至石地多殺伐倣枕干男繼寫致文廣白曰家尚缺者誠孔稱降然

在中書人史稱歡顰自堅若磐石相亦走矣中外亂矣必若縱還亦何逃任重官榮人心所驚仆不忽中石視篇書沛然自若崇城仰望之徒皆我服兵使北門以候變內使建催閉門急城門令吾大將軍陳君實舉其徒五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崇門不啓使假如有賊開門不晚請徐觀甘受無宜自驚陳時務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內安社稷外威夷狄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我加官天子深知其故畏信不得進獻諸司宮於乞取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演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宿為太原副使自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所兵少

逗撓不行則易危聞文于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如貞觀開元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今韓建請開城展舊在咸陽時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遣計度用功不多且宮苑成日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屯駐之物則緩下牛盡得歸耕永利於中外今因二月土泥已消陳奏實深中之利但恐徵役令北其將上曰卿有陰陽拘忌否石曰臣有陰陽拘忌否為利於人脫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相鎮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皇賊王仙芝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皇賊王仙芝坐贓鑿石奏曰臣以韓愈晚載敘勤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長可謂宅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政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必不失

職則獎之白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赴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還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免私第上聞之駭潸書沛然自若崇城仰望之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崇門以候變內使建催閉門急城門令吾大將軍陳君實舉其徒五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崇門不啓使假如有賊開門不晚請徐觀甘受無宜自驚陳時務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內安社稷外威夷狄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我加官天子深知其故畏信不得進獻諸司宮於乞取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演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宿為太原副使自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所兵少逗撓不行則易危聞文于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如貞觀開元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今請開城展舊在咸陽時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遣計度用功不多且宮苑成日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屯駐之物則緩下牛盡得歸耕永利於中外今因二月土泥已消陳奏實深中之利但恐徵役令北其將上曰卿有陰陽拘忌否石曰臣有陰陽拘忌否為利於人脫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相鎮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皇賊王仙芝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皇賊王仙芝坐贓鑿石奏曰臣以韓愈晚載敘勤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長可謂宅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政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必不失

鄭覃　陳夷行
即鄭　李珏
李玨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分掌兩鎮兵和權使覃上疏論其事帝不悅改覃侍講學士數月遷給事中穆宗即位改兵部侍郎同職俄兼吏部侍郎覃素與李宗閔善蓋矣前太師貞獨妖惡不可利用之狀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首召宗閔而覃在貶後已蒙寬不知果與所在同學禾悟課官不時受賜伏領帝憐其老功仍優加賞之徒當時大厚結滅跡絕留心政事伏惟陛下晨夜昭昭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當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以蠹有限之財如是上益怠那支用每關免令有司重斂百姓竭天下幸臣亦不恢其言顧宰相藉倪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諺言

也帝意稍解乃曰厥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宜不從密今後有事宜陳於朝延與相見時文無閣中奏事宜等指論人皆相賀其能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廷移授鄭覃宣度鎮之二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束定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瑨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瑨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稽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轉工部侍郎知工部貢舉明年九月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兼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嘗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雖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大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政柄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明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為閔黨所排出鎮鄭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為工部尚書混作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向學十七年春混作俗作但五月以覃為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殷侑通經學禮人頗似鄭覃宗閔曰盍使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覃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欺聞唯陛下切欲開之覃宗閔嫉人明黨為宗閔所庇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十一月訓注用事貶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遷向書右僕射兼判戶部事十二月遷本官同平章事十一年正月加監修國史二年三月加弘文館大學士以本官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相國以是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綰以蔭授尚衣直弘文館覃及第人口尚為刑部員外郎時以仕進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郎石當日此外家無餘貲人伯其素風敏文思太過多門不容裨而惡之覃弟頠潛

頠字有融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轉藍田尉入朝為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以皇放蟄因出宮人劉好好之際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部侍郎李絳曰此猶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天和本風俗稍奢文宗勤儉倫異前時內庫唯二錦翹飾以金鳥一袍玄宗遊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窗時貴重如此如今者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使院先時判官因會訓已誅之矣時朝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門臣適所議論卿記未甚試觀之即判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事故事帝于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觀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非非上智帥下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關帝王斟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寢諱陛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閒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瓦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成酬言朗退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會閻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卒部侍郎判

本司事大中朝出為定州東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
尋遷檢校戶部尚書充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入
為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
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
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謂君
瑞玉潤如澄川智略合平著龜誠信服于僚友自庶龍寄頗負全才
頃匪躬于謀垣彰畫於于壇閫戰伐方嶽咨師壇觀興推惠愛之
心訓士得儒術之術政善閑能公忽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
有序因心以友弟為政以寬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宏自即位已來未曾殺一不
名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
可復曰夷行之言容易月六宗川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
失道臣以為用賞罰多此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
指斥後專權文宗朝外議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不論列以為不可

既而遂坐貶官宣宗朝宰相白宋祁論事可嘉祁擢
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擢如不當亦須令知夷
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
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思
祁遷舉寵知政事宇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為華州
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守贈司徒弟玄錫玄晤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
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賀歷金壇烏程晉陵三
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
作高歌詩鄉賦之年試詩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
教非其好也東歸全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降為從事紳以錡所為
專恣不受其賓禮待怒將殺紳道而獲免錡反自三數年

貢舉事會逢吉進擊之李紳在內署時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
宰相善緣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三
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穆作相舉為李逢吉教人告穆陰
事穆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元入吐蕃
深逢吉欲用御史中丞李絳紳與絳俱有相望逢吉且於憲宗
前稱紳之行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頌請立
憲宗為太子帝感之乃以史部侍郎擢之悟其附己及中謝
逐之乃以史部侍郎擢之悟其附己及中謝已及中謝
必與紳俱貶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於臺府事體而命復性計不欲紳
不遂大喧物論由是罷之紳之貶也正人腹誹鉗口故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
吉逢吉姦邪誣構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德
宰相稱宗時封事一篇紳之行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頌請立
敬宗為太子帝感之乃以史部侍郎擢之悟其附己及中謝已及中謝
紳常得入奏對帝嘗謂紳曰卿等所上奏疏皆由是謂言稍息
左降官已前移者即改九大赦令不在此限紳又奏請復故太子
之時有內官傳帝特於殿前拔簪珥之物以賜紳紳方移為江
川長史再表太平頌以分同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司空

其汝納者潭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爲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預悅女爲妾則稱悅是前資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繇掌俱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禮錢計贓準法杜侍官娶百姓預悅女爲妾則稱悅是前資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繇掌俱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禮錢計贓準法杜侍官娶百姓預悅女爲妾則稱悅是前資州衙推悅先娶王

百姓此欲是鄭亞昌元等物李珏奏元藻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寬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使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鄭王褘之後父如仙回本名鑾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崇文校書郎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才遇事敢言既降共出如給荷玷皇猷徒負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郎中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二年劉稹據潞州遣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堅稹稹陰附回朝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觀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疏疑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宏通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欲効河朝故事理則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

鎮連衛鎮用軍便迫王師不敢輕出山東諸鎮衛鎮兩蕃秖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徇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雨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聆以和協之音仲武欣然從懷乃移制西鎮骨咄祿等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門下歷戶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纔畢事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鄧州東史湖南觀察使再移湘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

李紳字公垂趙郡人父仲朝至壁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紳元和初獻新題樂府二十首其序曰樂天既以諷諭之口出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讜苟在所見即宜上陳況爲陛下諫官見事不言非職也是用直辭無所回避雖逢明聖不能悉知人間疾苦每思開廣聽聞救其不及昔周厲王好利芮良夫賦大風之詩以戒王王不悟卒流於彘周宣王即位修政內有姜后女德以相之又有仲山甫吉甫方叔召虎之輩以佐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中興之功詩人美之而作頌焉幽厲之詩所以作也宣王之頌所以興也國家采詩列於樂官以觀人風俗見政教得失自武德貞觀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遵憲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繼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遵憲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繼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

形于詔勅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嘉勞遣之長慶元年鎮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玉上疏論之曰擅興之事先出近年在貞元九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鎮清八方砥平渾敘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爲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枯涸之難松斯貞田閒之間時嘗好尤切令增稅既虧時估必增加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利與衆共之近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

事自故竊轉相之權亦關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
明年九月兵部尚書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
主誅文宗思其讜正嗣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
輦臣上徽號七紫宸言曰中外上表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鑒實德
若教之請如聞州郡其有無政虐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
郡更無政帝曰堪是舊元時御史稔有此一人鄧章曰臣以王堪薦
人舉為刺史鄧襄比來守官亦無政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五人帝
曰齊齊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更才耶季有對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貢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
之人或託他所況今不叙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
保任使其獎用隨其稱職與否黜陟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實
易貞作相未嘗論用親舊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
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開成中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
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

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相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致仕咸通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郡袁諸公著論綽有晉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宰相祖父自有傳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馳騁班與可謂生逢其時從鄉貢不由科式年纔及冠忠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蔭逐始調補太原辭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轉殿中侍御史十四年滑帥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憲宗即位召入翰林爲學士頗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即移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咸里諸親邪謀請謁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奏使命而翰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爲世軌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誨之上未非相蠱之失道詎可不思已過祇務面墟輔翊之宜安可忘乎土運之衰斯爲甚矣子聽安可以平土運之衰斯爲甚矣子聽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咲聲濟惡結黨朝謀身壞國何名奏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傳子燁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德宗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馳騁與可謂生逢其時從鄉貢不由科式年纔及冠忠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蔭逐始調補太原辭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轉殿中侍御史十四年滑帥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憲宗即位召入翰林爲學士頗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即移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咸里諸親邪謀請謁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奏使命而翰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爲世軌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誨之上未非相蠱之失道詎可不思已過祇務面墟輔翊之宜安可忘乎土運之衰斯爲甚矣子聽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咲聲濟惡結黨朝謀身壞國何名奏周

曰伏見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元切防閒近日聞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威福榮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爲其弊其朝官素是雄流則不妨來往若識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臺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急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策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逐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征黃家鋪翰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吉甫繼之元衡裴度面奉聖旨令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初革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入相李逢吉在裏

陽入京乃密賂臧人構成于方狱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
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銓叙報怨時德
裕與牛僧孺供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排抑德裕乃奏中止之九月
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會劍南東川節度使闕以德裕檢校
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東川節度使逢吉又恐其入為相復奏
留浙西德裕至鎮奏罷貢舉及減徵春冬服綾紬等十餘萬匹以
寬民力又於越州修築堤塘溉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又於杭州疏
鑿六井以供居人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
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銓叙報怨時德
裕與牛僧孺供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排抑德裕乃奏中止之九月
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會劍南東川節度使闕以德裕檢校
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東川節度使逢吉又恐其入為相復奏
留浙西德裕至鎮奏罷貢舉及減徵春冬服綾紬等十餘萬匹以
寬民力又於越州修築堤塘溉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又於杭州疏
鑿六井以供居人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覩今年三月三日敕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
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經微用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一恐侵漁
之人不勝其欲上弘儉約之德下救凋弊之心萬國群黎莫不感荷
昨春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諫官之道發
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準古典臣等不敢而不言
抑恐走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言唯臣獨懷
此意如此官明主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任者諫而不行行而不盡
不則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侍臣訪問闕失其有違
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規過在臣下況玄象天焉物豹盤條文
時又奏罷權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
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
羨餘不令送使惟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
足當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闕欠至於綾紗等物諸
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收市去二月中奉

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數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吝稽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開泗州有壇戶有三千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侁影冒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在十四人是僧日沙彌倫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等已勒還本貫方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七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能之設宗荒僻日甚遠近野能昭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每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所以勝屬何已復獻冊及歲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江淮人物繁庶地遠而意忠若忤然臣竊念板曰先取彼狂既狂既愚誰能懲之故

之以進鬼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聞懲過盜而祖文宗故裴江左德裕深守正論禁中時稱其善雖明黨流言帝乃心愾於悅無以自申耕釣山林屢徵不起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天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知政事三載相與德裕之善皆出於公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渠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所擯在浙西八年雖處閑廷每有進退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收訓謀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言無過侯其發改庶以逢吉所記不忘舊德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之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上之不下王涯召對訓與一官速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覃封還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恩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宰臣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排度推德裕罷度相位出為興元節度使未半德裕於天下西川致緒寇劉辟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士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

陽於道觀與之洪給仲陽者淮王養女王行罪放仲陽於祁州故也
九年三月左丞王播戶部侍郎李漢並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給
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延英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工瑨李漢
鄭注等面證其事瑨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嘗不至
此誠如瑨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若授德裕大子賓客分
司東都其月又貶泰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
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汾州十一月王瑨與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二月王瑨與
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
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
五月表稱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
初僧孺開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
府戶戴缺米八十萬貫仍及德裕至鎮奏納得一十四萬仍生爲張鷟
支用先代德裕上章論其事詔德裕重加檢校果如僧孺之數德裕辭初

到鎮疾病爲吏隱匿數請罷詔報不許德裕自以漢元帝時貢禹王
令拾綱章楚老樊宗仁等建章論德裕安奏納帛以贖僧孺上竟不
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
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
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拜今德裕入相一如父之年亦
爲異事會昌元年黃元復在僕射開成末週紀爲戰馬斯所攻戰敗部族
離散島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寒上遣使求
動兵援收復本國種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
陀退渾諸部落在塞之上意未決下百官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
德裕曰項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維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窘投無所
自居塞上未至侵軼以窮來歸義而絕之不如聊濟其急振威行誅伐非義宣徒呼韓邪之道也
不如擊之使烏介可汗平言少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
也不如擊之使烏介可汗平言少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
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過數員散是雜胡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

不知的爲戮辱若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
不下萬人萬人從何數發館運以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
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糗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
安西敢臣所以詞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
之田漢元帝時貢禹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狀仁恨亦請棄西鎮
立解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
靈此二策者當日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
之哉臣恐暴戾多計知國力不及偏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
可中悔此則將官實以換虛事即是滅一週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北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
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
雖是蕃人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意差兵馬入據其城飛
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聖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
以爲與吐蕃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

城兼執送悉但謀等令彼自裁復降中使迫促遂昔白起秦將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屠戮前事悔心終日今者若逢英主泰備台司敢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阻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仰阿諸葛以此不留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窮思報讎因茲隙没號曰無憂可併力於西邊遂解虜於南路秦亡諸侯之初使令則稱霸楚滅之初使令則稱王故知兵在用之如何以此城爲始若能攻累年不下者安悟以此城爲終若能攻萬旅必克吐蕃愛惜既甚遂遣男論恭熱來援統衆高峰臨衝難及於陷賞賜優渥論恭熱還磐猛士多麾於磽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摛棊勢而遂及南軍恩歸地駈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物國威中緝海備其緩州孤臣信令乃遠敕與臣臣告以須俟秦使三輩論可陽鏡詔告云鄉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其降禮尚繼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墟諸君若久苦蕃中征役艱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一年猶豈州以此一邑之豈中與之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大我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坐須數敗就食臣仟維州論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虛其後然鼓此游計臣受降之時打天鼓晡拿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於仆莫信仰安黑長上陳乞垂矜救荅詔旨切意令執還加以醢投柱梢果於仆春及許流路宛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即議誅臣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數千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搆雖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架臣聞楚靈好細腰宮人皆餓死秦秋明議周文外送鄧祝簡冊郡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紀忠敬之路狀況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恒諮衆城受酷由臣伯此無辜乞賜恩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辜賜官其年德裕兼守

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仆密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稚壯德留後二軍請降旌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今從諫新歿軍情洶洶若以儒臣往彼必無成功之理若命將帥則須選武臣李光顏素爲衆所伏且有威名可以鎮撫軍情帝從之初使令則稱弟兵馬若不足則稱兄若深外託勁忠實懷親覲之初使令則稱男兵馬若不足則稱父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昭宗十子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悰注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惊瓊王悦沔王恂婺王惟茂王惟澄王恍申王惟爽王惕信王惔榮王惠昭太子寧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册封王四年閏三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幸復今名其年有司行册禮以孟夏秋非下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册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勑国子司業崔植太常博士吾丘冉内侍監護喪事贈太子太保謚曰恵昭

及官屬中使押哀册職至改国業方罷葬須国與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宰臣攝冢朝十三日葬用輟朝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恵昭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傾排群議稱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册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群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已合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原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渾河内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寮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為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改本名察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遘害長子涔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涇封邵陵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遂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奮爲建王開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淄青田親祭歿子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爲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贈太尉二子津河間郡王

長子慶曾陵郡王　葵王憬長慶元年封

茂王悰長慶元年封長子惠成功郡王　潤王溶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蕭王休復開成元年封長子幹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榮三子涇馮翊郡王　徹士悛長慶元年封長子步雲平郡王

通王滋大和元年封太子洗馬門郡王　桂王愔大中六年封咸通二年薨　彭王傳大中三年封大和八年薨　榮王愼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封其子令平嗣王

僖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懿宗皇帝僖王儇

敬宗五子悼哀太子湊安王溶襄王執中紀王揚吉陳王成美

悼哀太子湊穆宗第六子也寬和溫雅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中壼恃寵怒驕管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書其計牛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與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廷得銀五鋌絹八百匹又晏敬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則於十六宅射出漳王與綾汗衫一領繡線綾一匹以荅申錫其事皆鄭注患處結構而倫朱訓等於黃門獄設鍊僞成其款君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誅官仍令台院宣問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似

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開梯禍爲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殊寵尚屈奉璋漳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崩乖忠敗覆是圖蓄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于外朝初敬于褒辭警聽尚以未具猷同俾資慎建侯之命勉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令中使衛翼宣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頒宣寬勉八年薨贈司徒石遂分葬在學標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次不失其清規德範師風周不忘其至故方期鮑肅以保始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受之分長懷莫追賢親文裳棠之詠輟哀無已緣是務崇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弘禮命

之儀則顧而天倫之恨何極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司徒餘如故

安王溶憲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太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勅安王領王傅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即位奏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嗣復賕賂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漳王湊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揚吉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深念之其陵冊贈悼懷太子

漳王湊初名凝禮封建子鄂所以承衛帝寵善庇本枝祖宗成式胤昌敢陵況天什正性夙奉至訓篤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襲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揚言第六子成美皆氣褊中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睦族之與

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揚言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授封第三男宋樂平郡王紀王與義王同時授封陳王成美與紀王揚言同時授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常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王重器故以冢嫡主神祇而繼祖宗也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令聞茂著可以司徒揔百揆尚書令之七邑以兼梁盛儀列聖垂休俾令子述賢而立嫡崇告寺以爲少陽遜位願展盛儀列聖垂休俾令子述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令聞雅諳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司徒揔百揆尚書令之七邑以兼梁盛宜遵朱邸之舊典俾膺冢嫡主神祇之飭位宜依前例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于旬時而御士獻謀百官之望可立爲皇太子宜

領節度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定回紇加使開
元洛元年冬文詔招討河中軍敗以單容使田令孜失策時李
怒乃約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度
渭襲王鎰與蕭遘等同正名而大行非其以吸諸侯而人下之人情
者十五六而與李昌符始謀開正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渾在邑昌
符怒之乃以表達故行行使結深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有
出令有能斬朱玫者名賞玫以孤軍不利見
休屬日終怒符罪與股心密計入京時玫有弟在和當軍行玲
等兵攻入見玫猶氣岸幘見行玲等
玫有功光啓二年玫
王行約者宿人也少隸本軍朱玫為將平黃
巢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舉科應詔之歲李吉甫
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劉栖楚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
策官楊於陵皐甫湜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為甲等文為不中第者所駁
牛李策語同為唱詞又言翰林學士王涯明年再是中選考覈之除

兵入京欲行殺玫玫不果乃請授河
中而中引太原軍至日是大敗行約
子兵屯龍門王師問急行實行約又
不能守乾化二年十一月舉族至慶
已降周官授檢校中書令兼河
六宅內閑廄馬不近人情文宗好古嘗觀至敬友悌自非於齊桓
契以儲閤付後事於陳王師其明
山陵一情稱孤書稱華之義近朝廷
邸盛覓大臣之議欲使繼兄血
為仇心大中戚通已來管閫世及
話不忠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扎翼有
慕昌朱玫賞厚正者大綱法不私親梓義其芳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宗閔　楊嗣復子
楊虞卿從父弟汝士子知退　知遠　知至　知權
李譟大　程昔範　馬植
周墀　崔龜從　韋肅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之後祖自仙慈門別駕父鄴宗正卿
中丞第少利父鎮國節度閤防禦使卿兄弟鄴元和中宰相宗閔
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時以良方正科初宗閔
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舉科應詔之歲李吉甫
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劉栖楚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
策官楊於陵皐甫湜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為甲等文為不中第者所駁
牛李策語同為唱詞又言翰林學士王涯明年再是中選考覈之除

不先上言裴垍特為學士居中撰詔
宗不復已罷王涯執政垍學士頗守
尚書楊於陵出為嶺南節度使東
王涯再駁銓曹司馬貴之再駁
牒請侯府七年吉甫平方入朝
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
為副使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韶自宗正卿
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
下進士及第其年巢登宏閎詞涉請託貶剡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
裕為翰林學士錢徽放榜出德裕以吉甫元稹連衽言於上前云
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排擊取
權而相傾軋自是紛紜朋陷垂四十年復入為中書舍人三年冬權
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
郎父憂免大和二年起為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

同平章事時裴度鄭絪德裕幷大用德裕自淅西入朝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壽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皆和之德裕之策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爲吏部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嘉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既幷得擅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蔡武侯食邑千戶九年六月京北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兩番宰相皆是妖氣今作妖單于耶翌日貶虞卿爲處州刺史尋貶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長史七月鄭注發其木若憲事內官楊承和承元義叔侄與宗閔朋黨陳弊行罷相詔復方幷被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湖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用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騭人情不安九月召宗閔承天曆日候承天曆日候理不明勞宣慰以未貽動實德以容養

頃者或台輔班列之道而具寮闕員或使臺稽共器賢不肖直馳是逐者成後時之失登門者有迎吹之容綠衣之氣埋鄰和平而望陰陽調理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幷申朝典一變風清用比之徒匡敎員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扇惑不自安今斯曠然明詢相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詢相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詢相目令

上以幣輕錢重問陸贄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便何以去其大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
家加爐鑄錢何以供鈞
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等上疏論兵難不中時事竟亦可知
開元末州縣年貢與一
勸矣時宰臣復論爭陛下賞之以激貪況與一官李珏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疑陸等貪求知
其直心不容爭之當否郭
直無邪惡所奏陸本官尚未奏聖旨鄉帶內階下須防閑宜復舊
鄭覃疑臣用寬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歸兗李珏曰比來刑宜速
亦稍弭盜曰近有小明
新李續之即今尚在珏曰今有邊事諸道奏報臣不如
珏嫉惡則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臣今不知

曰是宰相中有貴戚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為宰相而出此言臣
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亦
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輩執行用事三年四
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恩擢處相位不能忘心奉職鄭覃云三年
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戮宰臣合自求退況因叩
頭曰臣今日便辭主階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大上令中使召還勞之
曰卿舉失人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頃日事亦漸
對未免些些不公亦無其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為若是
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為中書侍即時政善
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賜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
重門啟于毛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兄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
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參耶嗣復數日不
入上表請罷帝乃罷鄭覃李珏嗣復曰陛下委用乃罷鄭覃珏又
門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為皇太子中尉仇

七良遷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楊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柱笞殺嗣復與珏等乖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若願陛下復思其旨帝良久改容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秦稜志在扶助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陳王文宗母弟也文宗嘗百嗣復欲立安王會是希楊妃意白嗣復安王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數則天協朝珙等事此事駿時王府難辨帝卜楊妃曾附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內侍疾妃泣訴不達而卒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大和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事無節操上疏諫曰臣聞秦則仁鳥將誹謗不誅則良進沉沼百姓諫臣陳過誠故臣不敢懷祿以獻忠竭誾見聽受伸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況北虜稍梗西戎未寧兩河之捋未平五嶺之妖氛未靜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矣修德攝空國開衛思問未可以高枕無爲也陛下初臨萬嵩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延論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慮顏采聖問其餘作從諮詢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開政事哉諫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竊惑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遠佞莫空國開衛思問未可以高枕無爲也陛下初臨萬嵩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延論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慮顏采聖問其餘作從諮詢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開政事哉諫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竊惑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遠佞

之疾有未平五嶺之妖氛未靜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矣修德攝空國開衛思問未可以高枕無爲也陛下初臨萬嵩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延論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慮顏采聖問其餘作從諮詢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開政事哉諫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竊惑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遠佞

相何可推之損曰牛他尺寸地非帝王之土人非帝王之臣陛下豈得以有之哉今自河以北盡爲權臣窮達命也最不愧負制使韓皋等所有先人社稷安可以奉陛下之宗廟乎臣聞古之明王不以一己之愛憎而廢天下之公議不以一人之喜怒而改天下之法令今陛下以一己之愛憎而廢天下之公議以一人之喜怒而改天下之法令臣竊爲陛下惜之臣聞古之明王不以一己之愛憎而廢天下之公議不以一人之喜怒而改天下之法令今陛下以一己之愛憎而廢天下之公議以一人之喜怒而改天下之法令臣竊爲陛下惜之

聖帝明王小臣感戴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
圖之帝深嗟其言日午今奉使西北邊猶宿戍卒還倖御史再轉禮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年尚書令
史李宗閔等六人倫出告身試符貢舉後御史臺劾奏偽官今赴任者六十五人取
安銭一萬六千七百二十貫虞鄉縣令張仲偽狀捕賓舉後御史臺劾奏偽官今赴任者六十五人取
貢擧六人共率錢二十貫與虞鄉縣令張仲偽狀捕賓舉後御史臺劾奏偽官今赴任者六十五人取
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令臣高鉷左丞臣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温克
逃竄擧既伏誅虞鄉以檢下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牛
起為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
轉給事中七年宗閔與李德裕知政事出為常州刺史處州性柔
佞能阿附權幸以為政利既成銓曹貢部為巢選人聽走取科第占
貢閥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唇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
能用此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拜工部侍郎九年
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旱言事者以為上令金丹須小兒心肝

密百餘搏小兒無第民間相告語喧鎮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
悅命京兆尹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處厚因言處厚乃妻白臣昨第
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稍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處厚下
獄賓客親戚鄰漢公弁男知進等八人自繫獄鼓訴冤狀詔庶卿歸私第召
日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辛於貶所子知進知退琪第漢公皆
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漢公大
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入為左補闕史館修撰
遷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憲司封郎中漢公子
第舊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充翰林學士轉
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為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為戶部侍郎
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尚書梓州刺史劉

商求川節度使時宗人紹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第制時人榮之四年
九月入為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子知温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
温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為
河南尹改號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知温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
亦貶瓊州司馬入為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温知至皆
位至列曹尚書次士第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發士安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殿士
父頊檀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程禹錫州劉綱副使得
秘書省校書郎三遷監察刺史開成初溧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
拜計使加文雅之餘長於吏行三年奏當管蠻廣川首領或居巢穴

白因或為南蠻所誘不可招論事有可獎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
之以逆順今諸首領悉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陵縣請升為州以首
領為刺史從之又奏陸川界廢耕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
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賜紫金魚袋中入為大理卿植以文學
政事為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
喜之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薦者必不次拔
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
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
中罷相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為許州刺史檢校刑
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農許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
察等使在于鎮以寬惠待人仁恕父憲規讓真元和十四
年擢進士第稍階清貴人利物入朝為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
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
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尚書梓州刺史劉

臣李石奏關官上曰褚遂良孫諫諫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俛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珙張次宗鄭覃曰崔珙遊宗閔之門赤壁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識林異論其爲人主大臣力重如此二年開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珏楊嗣復所忌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工戶二侍郎轉左丞累遷戶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罷相以太子賓客分司

魏謩　中之仙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皮陽令祖洞尉父彤官終太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從事入爲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爲右拾遺文宗以其經略使昌黎驗任殺錄事參軍側方舉公貶叙州司士是冀移疏辨之且言汝士昌黎利史忌之則殺人者抵罪而冤者何伸交奏兩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蕭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說右之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寵幸何多司收市賣賣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匪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實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虛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

能弭禍慎出忘其往暴無事動發事跡顯彰妻孥衍究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僅以徵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令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抵罪而冤者何伸交奏兩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蕭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說右之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寵幸何多司收市賣賣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匪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實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虛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

入江陵縣或爲縣令諫忠懿察使韋長安中狀與樞密使許之暮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尹令上聞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令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論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係令官業有乖便宜理非監軍職司侵越即令聞天或以虛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令則首奏常典理合糺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語對曰臣多失隆慮勿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物上曰鄭覃不曾我意即甘棠之義非在物而已暮將退又召試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暮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軌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宰以木官直弘文館四年拜陳誠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門遇中使曰便殿起居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無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綴不書安下之人書之臣以

陛下憂文皇帝陛下比臣如祁逐良帝又曰我每取視之慕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陌陛下為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慕初正朝為李固言李珏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慕坐楊李之黨出為汾州刺史鎮國軍澮關防禦等使改鄭州刺史御史楊李貶官慕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朝日面賜金紫之服還朝為都官郎中充集賢殿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關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二轉中書舍人內職如故咸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澮關防禦等使改鄭州刺史御史中丞鄭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轉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祠部尚書滑州刺史充武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為兵部侍郎判度支詩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鄧國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

殁六夕若罷警嚴張公謹之不避昏日是知閔悼之誠不宜
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
朝無樂事體如此則由喪之哀情之文無所於典禮
又奏文武三品官薨皆悲制有未經制度之文今任又是敬列若爲
之裨益減忘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皆非犯罪任滿相及解在密
近宜加恩禮者停此不在輟限
九年陳司勳郎中知制誥二十年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
刺史三年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
大中四年復申前命同平章事復史部尚書五年七月檢校
刑部二十年上之六年罷相檢校
察使赴鎮方鎮率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若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
以書判拔萃應宏詞登科入朝爲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尚
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勳由是知名明年皆主
太子講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
事開成初出爲陝虢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三年九月召拜吏
部仍詔以肅守太子賓客爲東宮受經
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
立之意上改容嘉之而太子亦之無
高疾可中丑河中節度晉絳觀察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亦之無

宣宗即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陳邠國大本君臣父
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
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
于漢陰贈兵部尚書子承慶承簡承範

史臣曰宗閔訥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
華出入隆顯尚能義以爲上群而不黨議太平於穆契之列致人主
於尭舜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鴟鴞抑茲鳳翮養虞卿而
射利杭徑陷以報仇方府相攻幾傾王室及坏巒潼其利伊何古者
廢興解仇興全國德而敦懽睦鬩大倫也道銷一至於此嗚
呼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堪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喪者或登
三事或踐六卿以貞始終夫何不疑

贊曰漢詠鉤黨魏破朋讒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倫權報怨任國存亡
書紘覆轍敢告巖廊

劉昫 等修
聞人詮 校刻 沈炯 何校

崔慎由 史館修撰 史館修撰 史館修撰

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
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
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調舉泰軍士恃依宠旅有以
羊馬來市者必先還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遷之群羌不敢入寇四年
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實應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都留守
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尚書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
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日罷官物論
咎執政宗閔憚四年二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鬻之利饒產
奴婢交易者皆有官牙每成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
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用從悉除之舊制
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益曰貞從少以卓畤恭謹自瑗不交權
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
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宇文融厚有
父風擇禍諸侯府人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
召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再廢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
同平章事兼侍讀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封滎陽郡開國公食
邑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鄴學士
依前鄭氏判度支尚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
二月詔曰大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上柱國榮陽縣開國公鄭崔慎由纘美德門承家貴仕指紳偉望
禮樂上流棣杜衣之貞姿服閨孫之教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
才擅於多能綸閣至尊難於允愜物情愈戾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榮
亟闔六條之化爰加渠任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登大柄而周涉寒
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覃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級商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尚中書令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

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第安潛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
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
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
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
拒命安潛赴鎮至梓州刺史張鱓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
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祀
毅妃皇福中爲起居郎饒爲右拾遺員祀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勤志
著作累辟使府元和初爲渭州刺史六年轉鹽中觀察使未爲南蠻
所攻陷郡邑既來州刺史穆宗即位徵入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
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彥曾有幹局
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彥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
是戍卒求代尹貶以軍務匱乏難以發兵且崔昌戍十年其戍卒家
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辟
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過戈沿
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遶四口共殺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
偽卒弄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四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
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廳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
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
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盈日得兵二千人乃鳥舉舟船五千餘艘長卒
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七命孝歸賊
如市彥曾嬰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
每日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晨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晡霧尤甚賊四

的軒擧而入龐助先謁漢高祖劇便入平城監軍張遵誤相見不交言乃止大彭館接共載徐行俟及到官焦璐李悅崔韞溫廷皓辈迓又並殺之翌日賊靳趙可亡宮彥脩龐助自稱武信軍節度使慎由子龐

龐宇昌題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三事梁鎮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中書舍人大順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三年罷守兵部尚書判度支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結落中龐長於陰計巧於附聚外示寬事而心險自至鉞貞毛行今皆亂兵執不得杜讓能帶昭度雖誅戮而侍郎崔昭緯杜德祥行埒以自固而待龐以宗人之分屢加薦拔昭緯德祥出守門戟與同列徐彥若王搏等從事加憎都尚書正朗號扶危定傾致平功臣二年李茂貞犯京師龐昭不辛華州帝復杜讓能昔昭緯之前愚龐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東史嶺南未通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徵發無度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授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

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龐之功不可離輯弼之地龐已至胡前復召拜平章事龐以小人之權頓非其宜思於致理其者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擢王摶交結勳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授摶溪洞同馬貶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已兼領三司使務自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要全忠之強不敢殺龐但龐知政事落使務實欲分全忠諸出師攻昭宗本官而已龐復表書於全忠請出師討尚朕採於群議詢彼輿情有異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厄難滿變在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李逵之廢立龐以天子幽囚諸侯觀望之計四岳極位一無可稱豈有小器易盈智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耳石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戮者數千甲之計雖受二十年之思屢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伶官忠報劾臣昨奉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道事兩朝分憂有宰臣抑飛龍龍札或於京都給授委制置於中朝或以變動初令已迫神兵士日備本兼仍遣百官俾赴行在都給告於鳳翔若向井堺拒御札於龍長如親拳拳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旨皆非聖意致臣恨切陛辭旋入關數比令乞罷之行翻挂謗君之過臣今見與陵貞要約相兩地猜嫌畢致高秉以詔八紘懇望

其宇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實還龍昭宗得全忠表怒龐尤甚又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令務於盡忠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擢王摶交結勳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授摶溪洞同馬貶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已兼領三司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劉季述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變姦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要全忠之強不敢殺龐但龐知政事落使務實欲分全忠諸出師攻昭宗本官而已龐復表書於全忠請出師討尚朕採於群議詢彼輿情有異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厄難滿變在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李逵之廢立龐以天子幽囚諸侯觀望之計四岳極位一無可稱豈有小器易盈智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耳石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戮者數千甲之計雖受二十年之思屢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伶官忠報劾臣昨奉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道事兩朝分憂有宰臣抑飛龍龍札或於京都給授委制置於中朝或以變動初令已迫神兵士日備本兼仍遣百官俾赴行在都給告於鳳翔若向井堺拒御札於龍長如親拳拳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旨皆非聖意致臣恨切陛辭旋入關數比令乞罷之行翻挂謗君之過臣今見與陵貞要約相兩地猜嫌畢致高秉以詔八紘懇望

有增重仕崇忠深嗟厚賞無場禽轉沱睢盱頗構外兵將阃不挽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發閉倉廩以給軍人入關雁冥者數百人及於岐陽至扶風屋廬蕭條此時急務將誰執近省全忠奏兼是幕吏敦陳言宜罷弘初拜平章事共秉文衡商略軍機乃上疏曰臣聞理盡乎機事仍爾生張則荒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豈能親決故設官分職各守其司古者初天復反正之後官尤冗濫事無大小成集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講論詩書內侍但以寫人名內可否中對韓全誨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去其命乃詔復舊職仍更日奏覆官無由知其謀乃表請罷內侍監軍之職全誨等為劫宰臣之謀也又令宮人唱歌以侮譏事由是知書矣婦人集內以候警事由是宮禁之中動靜畢知全忠遣腹心將佐入奏機密或全誨等為劫宰臣之謀也又令宮人唱歌以侮譏事由是知書矣婦人集內以候警事由是宮禁之中動靜畢知全忠遣腹心將佐入奏機密或

全誨等為劫宰臣之謀也又令宮人唱歌以侮譏事由是知書矣婦人集內以候警事由是宮禁之中動靜畢知全忠遣腹心將佐入奏機密或

殺李繼合宿于亂裏中軍容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北尹五年四月改刑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為江陵尹御史大夫荊南節度使八年入為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第兄第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鎮青元振以龍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類舟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薦陳之門方之八記乃睠時哲得該今名門舉節終之思以杼藏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珙敦明庶正樞密郗幾有子政之精忠待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興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成器列于大賓屬賢相受誣朝堂議去由長孺之道以佐正人徵京兆之言豈聞非罪俾是魏其之直益彰土厲之節莊色于朝群公舉措謀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階令德居常頃寇青則思知愛自書人之于友倫宿衛京師夕共牢十月全忠子友倫

未改名陸實客公論追榮左拾遺可贈尚書右僕射
珙宿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成重允精史術大和
初累官汴州刺史入爲大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廷英中謀命門以撫押南海之宜珙奏計明律常深嘉之
徐州承制與之役軍事未
久難其主會珙言事懇惻宣宗深
徐人即以玉帶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
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暴疾北戶足成
京畿旱珙奏遣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濕氏從之三年正
月盜發親仁里欲殺軍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
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加部作郎克諸道鹽鐵轉運
等使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
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二年柳璨希宋全忠言累貶白州

長史行至滑州破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
人當時目爲釘座梨高席上之珍也
珠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珠辭庇
鳳大口不可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
郎郎署徹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
鳳翔隴州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于濆
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
能周歷顯重行已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相忠自負鎮前朝遠移
南徼及我嗣中頗問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榻於右輔爲國垣幹適資
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
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畎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睚眦
之故或異從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
君臣禮分子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消大中四年
進士擢第珙第瑾璨瑚珣
日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郎刺史仕終之

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俘代世襲數千人頃請
亡生名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捉之相陵
為亂剽劫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漸外
肅清而不相犯會昌初晉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
以鉤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
觀察等使是冬詔約出潞軍五千戍代北約升城門餞送其家設樂
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列乘醉到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
至晚撫勞方定詔約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大中初
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充邠寧節度觀察等使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
年詔曰河東軍旅之後虛約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論山河之靈拘瑚
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時而彰由嶺表而至大原五換節鉞仁著載路
公論張高蕃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寮
可尚書右僕射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十三年加檢校司空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
隴之器多能不耀用時而彰由嶺表而至大原五換節鉞仁著載路
公論張高蕃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寮
可尚書右僕射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十三年加檢校司空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
隴節度觀察等使十五年十月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衛國公食邑五千戶守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司空兼尚書右僕射兼東都留守東畿汝州防禦使十二年正

等伏尋德典累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列求之曠古多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土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遷大司馬鄧禹入閤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已來於周隋雖代有改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其之史策可以凝視今議者唯引東晉恵帝太后神主事為比伏以鄭太后本鄧珣邓廟其後毋以子貴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仍元之號循當時用之伏以鄭侯嗣主與天子祔主長短不同豈以王妃八十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神令新主比審事又絶非宜且宜廢非稽宗之后實武宗之母別廟正為祔以子貴已祔別廟正為祔以母貴無嫌令若從之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大字即是稽宗上僭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濟亂正經實無

右識伏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妄以漢律猶不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稱媟瀆朝大典役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列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推奉舊廟奉迎宣簡公諡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大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遂稱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册臣等遍見宜但告祔證干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皇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即重造主耶亦不知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寬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純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疑議為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為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茲幼人上稱之遞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既闔之人美其能

政者老以書紹聖朝建以發長於遷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繩貪戚怨　以敏為理先是廣州刺史卒于治所子棄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為歌詩頗職

假宇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蒲州署為從事覃鎮西口得大理評事入為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為常州刺史卒官初宇仁生數歲父母俱沒孤貧無依繼室長孫氏生收數歲長六尺二十餘有膽略時人多以事大力於事上薄聞強記初家寄岑勝其舅教以書史收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歲能文屈良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又卒收以母恭幼不食肉母亦一略通綽義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兎邊分下柳陰低綠鉤線金池內鼓吹不復聞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鐵字即曰銳頭藏中物何時不可鎖一朝施政事定使還一端毋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事門為訖有觀者滿收其篇收嘲門隣幸無嬴角何用鏑甘橘若人生遷所自得

助之門俊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世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權第五次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為閬州從事門家金炎收得第東歸路內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置於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卒收以母恭幼不食肉母亦東歸太楼亭昌部得為律郎到移鎮西川復管記室掌牋馬檄奏授渭南尉未赴改監察御史收辭曰俸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衙門今假從事安府僚不忍先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收第兄言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頗使為文佐琮即表為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為渭南尉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漸賢校理代收之任周歸罷相鎮東蜀表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為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漸少群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為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漸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為大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為監察未下丹表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此

為觀察支使入為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楊炎疾領度支用收為判官既成改吏部員外郎炎死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上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老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鑣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為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刑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姻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文吐未復舊職請治軍江西以壯出鎮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請收為節度使以鎮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和六年入朝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累遷太子少傅分司如故一人可及第錄四人落下減舉額諸侯有文負中其選者必加辟用收文合格物議以子第非之起家為武元相國府參軍元和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

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未幾改荊南節度詔令六月下旬赴鎮尋復龍之歷兩郡刺史入為給事中子德元
長慶改字好學本醫人父審封改寶歷二年登進士第辟福建觀察
累遷婺州二郡刺史入為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作郎中
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
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
等使六月出為鄂岳觀察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
封晉國公食邑二千戶實歷二年登進士第辟福建觀察
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荊南節度使
時萬州蜀川大擾詔令飛龍中尉魏重儒宋守約
年餘討撫徐州南鄙深入天子憂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
非匪己為物議洶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
邪戚狀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違理知命之君步律暴不
吹之多且海宮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怨不思危忽不
顧親親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潘條皆以公才不羣時選洎掌于經費備于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
得均平之道錄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籌畫沃心之際
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稽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稽
康空虛軍資窮竭莞蒻閫境寇逼連營雖易帥已來頻移皇華而無
非經濟之策徒煩宵旰之憂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迫滿爰
史散秩司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牟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
宇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禹錫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
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郎署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
之自翰林學士轉吏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為
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
中書舍人再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
月因公主薨於上路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
今古攸同喬松蕣花桑氣各異至如簪纓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
子早亡不為不賢而促壽此皆合靈象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
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鍾愛痛
切追悲妄興土工令從殮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
詔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稍如沃心終成虛設但其情狀亦可哀於而恙悮之
一妖朝野實驚因九族於性生因兩人之藥誤老幼械繫三百餘人
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
非匪己為物議洶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
邪戚狀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違理知命之君步律暴不
吹之多且海宮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怨不思危忽不
顧親親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
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
寮同深懇敦帝閱疏大怒即罷膳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籍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
子賓客分司轉林學士戶部侍郎中魏謩兵部員外張頴刑部員外崔珍融御
史中丞徐璋等皆坐聽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
劉琯者彭城人祖瑨父煦琯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
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琯精於法律選大中已
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勑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
十六門議其輕重刊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
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
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
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

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卒第頊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
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
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
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持
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
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頒諸
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
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
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實爲直極諫乃改授光
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
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柏彈同昌
公主降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翠
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宮綃五千匹曲終樂歇珠璣委地詞

相李德裕軍政出琮爲吏部節度珙之故吏莫改饋送問訊唯誠無
所顧慮周遇不給德裕怒出誠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
使過者皆徵還誠入爲戶部員外郎今司東郎廳駕部員外郎倉部
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部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誠受命悵然恭謹
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其年召爲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擾河西懿宗召學
士對延英事咸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即安集
河西不期頗牧在吾掌握卿爲朕行平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爲邠寧
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
境儲戈以兵多費設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
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貫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路充昭
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
亂誠明賞罰謹斥候蒞事年諸部華心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移授太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觀察等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

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風翔李茂貞大聚兵甲特功驕恣命楊復恭去山南茂貞欲棄有梁漢之地強請罷詔來允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仍兼招討使復恭怒上章論列請靜不通又謂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循資次理之功宜由將領頃須假扶持之力即萬機事繁朝綱成紊既為帝口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方蔡元臣況今國步艱難皇居未壯宴日九衢二市草棘荒墟苗時閭戶千門煙凝白晝大廈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針石云非賢哲無以拯社稷之危非鼠牽無以革宸旒之弊今明公捨棄入夢投竿為相之道甲台制陰外固不究興亡之理卧閨沉酣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恕上問願審藏謀竊見杨守亮趙崇韜李茂貞等或川居巴賓為一霸伴食秦庭十年割據西道非朝廷所能制也前去而不思歸而無地當道與鄰州棟梁開敗翻相推罪於臣可以紓難上弟下不能已已與鄰兵師忽聞延授武定之製旋割果閬之兒為隔絕方舉問罪反貞在臨皇賜詩決裏能奉賜死時年五

兩觀未容是何名目酬功勞秦文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誅不盡陛曉入朝往亦至宰輔彥林弘微赴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先代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為御史中丞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郇字冀為閬州何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嚴疾三復弓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辭病從事管記室毋亡良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為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為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二復從之如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為詩贈三復凡十餘年往年生公入相詩贈三復庐曰從第三復三為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生公入相鵬門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時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府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莫無其比因賦詩

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遏在國門不但起怨兵斗此時未可行也帝不聽既出師昭宗怒其專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詔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觀凌弱鄉為我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特度日坐觀凌弱鄉為我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羣臣之倔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口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先帝口卿自許非卿莫可敢不盡忠竭節以報國恩乃安敢受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聽不使勞有所必執也日臣媚受兆錯之咏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故不奉詔繼之以死京福二年秋上以劉崇王高招討使神策將李鎮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在昭縉紳與鄉里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也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弟下不能已已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臨皇賜詩決裏能奉賜死時年五十三贈白石門遂永令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光又既以父杜撰不求聞達曉入朝往亦至宰輔彥林弘微赴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先代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為御史中丞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郇字冀為閬州何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嚴疾三復弓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辭病從事管記室毋亡良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為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為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二復從之如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為詩贈三復凡十餘年往年生公入相詩贈三復庐曰從第三復三為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生公入相鵬門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時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府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莫無其比因賦詩

餘別以志之文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楊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謀讓給事郎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劉稹澤路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氏是其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望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國恩誅二後參曰劉從諫范氏藏兵謀北班已露今相公曲念無辜特加寬貸使其間諜詐稱生前妻死於是誅而死後已從古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請下百官議之於是戮之在朝野同深慶快時自古人臣恢廓合有三族之誅尚書令汾陽王郭子儀中書令魏國公李德裕相武宗皆以勳德高重不加誅戮況其餘乎德裕曰不然臣聞古人有言無遺禍鉏惡務盡今以無辜之家自古人臣恢廓合有三族之誅尚書令汾陽王郭子儀中書令魏國公李德裕相武宗皆以勳德高重不加誅戮況其餘乎德裕曰不然臣聞古人有言無遺禍鉏惡務盡今以無辜之家自

魏第也有罪而止誅之以周公之聖猶不捨其弟之罪況衆間之功勳安能保其全乎且據刑法非據恩情據其國誅誰敢言其不是陛下若以恩情而捨之則是法不行矣又況從諫死後才兼任謀狀非一劉悟已不得免於極法

趙隱第隆　隱子光遠　光裔
李蔚　蔚子繼
鄭畋　畋子嶽　嶽子光遠　張楊　子文獻　濟夫
劉昫　等修
聞人銓　校刻　沈桐　何校
崔彥昭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祇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
詹卒變起扈衛不集祇以家人奴客數日間賊來攻城祇以家人奴客數百拒守仍
獻家財以助軍賞天下之賊平咸寧王渾城降為推官累遷監察御史中
侍御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取副使十年聽有
事宋朝發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祇與監軍列
卒待之政委於祇大將宋朝義即日誅斬皆當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
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
節度觀察等使舉於鎮子存約湯存約大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

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矣入府廨公宜避之
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慶存約令遣存約曰倚公厚德獲奉宣階
苟患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
蔭歷汴宋二州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轉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改侍御史內供奉轉駕部郎中知制誥出為華州刺史入為
工部郎中復知制誥轉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本官同平章
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
戶隱性仁孝與弟陽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
違親戚既沒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側名流時伏
其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子光遠乾符五年登進士
第釋褐渢翔推官入朝為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
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
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
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
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
道喪光遠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
郎復為左丞歷太常卿尚書左僕射廣明中黃巢犯闕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
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
立之後光啓播遷洛陽以避患嶺南劉隱禮之奏為副
使四家嶺外光啓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
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楊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楊
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鄜州防禦判官千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
守待之不厚楊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楊曰吾負薄遊旅資
五十二郡守之惠不登其數如何楊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
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助也楊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
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楊為司勳員外郎判度支
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
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謫逐楊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楊
量移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
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鄜州刺史太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
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舉溥夷貽憲
文舉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尚書郎乾寧中
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時崔胤擅朝政與舒同年進
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禪王時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平溥夷貽憲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
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子光遠乾符五年登進士

修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觀察使父景
素大和中進士擢第釋褐秘書郎從事會昌末調監又
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雜事
知制誥轉邵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
部侍郎轉尚書右丞恩寧表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梵唄以悔
積為二高座引導安置上施諫曰臣聞孔子
者也臣則引導任之非祐賢者也諫必有王猛之誠以事求師
古詞貴達情非工自餘者用卑
本朝名臣啓奏之皆以容本佛初終之愛人為樂
萬狀仁傑諫曰大寶後殫千緡餘功不使鬼必在役
人物不天災非從地出昔時用之無度臣
每思惟實所悲痛若如往江表像法盛興梁武創文施無限及臣
乎三寶明良所崇歷列祖無以危亡之禍繼表故路

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雪愛
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
奏度僧尼動萬計課口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
維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破滅寧累朱武未免災殃仰
忘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
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幸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溫川不絕穀
荒子鬻家爛于場入秋已來元旱為災苗而不實穎損蟲暴草菜枯
黃下人落啞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毀連木載土填少
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
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
否乎三遠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
無衣食皆帶飢寒貴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曝露安得不由斯而陛下
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遠萬人之心此切當之
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當體道以濟

物不宰已而當人每去已以全其不
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殺
人則不濟物營事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除珠之貴以賑貧人是有如
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龍物蒼之直以給邊
陲是有陽成之功如不急之務以滋消耗是有唐虞之名陛下綏其
所急息所視親未來而踐見在失真實而崇虛無重伶人之所為
輕天子之功竊以陛下慢神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聞仁傑天后時上公
也姚崇開元時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
卷而太息扇其已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為樂
之間猶宜節制但紹古時代之安危則人物之興廢必在於
遠乎哉臣過不量思竭愚誠謹冒昧陳
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右僕射鄭畋同輯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沂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
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
判選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
康詔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薛嵩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
為立生祠享否諫曰自夏已來溫川不絕穀
八月以雨為大風毀屋拔木加賑貸從凡繪累官至刺史尋三千渥洎渥屋咸通
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縉從凡繪累官至刺史尋三千渥洎渥屋咸通
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
貢士洎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岩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
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
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後數郡所莅有
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
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

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侵邊沙陀諸部動千紀律彥昭
素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
數千詣闕乞留詔報以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
經緯之文出納蕃維撫馭得體鈴之術自臨并部殷若長城但先和
衆安人不欲忤險與馬踐致三軍百姓懇祈詞備述政能唯恐罷
去頓嘉重鎮方委長材既優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傳宗即位就
加檢校史部尚書時趙公珣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為彥昭長
於治財歲十五年二月召為吏部侍郎先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
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保衡皆以開黨好賂得
罪聲傾朝野彥昭輔政數月不戰而屈容而不煩士君
頌內庫有助消毫不敢外藏有遺絹委于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
所供克辦於今咸賴焉詔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動
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詞采堅飾呼乘鈞之道何所難
哉覆車之鑒近已多矣與其樂禍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貞
碧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喪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謂
屋壽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事唯
國是自脫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閉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徒
推元老留請急徵以守道而自疑資親之昆重爾其堅持正直允
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心嘗叙往可嗤與善貞明懲毖須
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民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
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肱知臣在鄉丘國必使恩從下布法
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莞舜亦比爾於皐夔可中書
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
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應賀公卿拜庭人榮之累遷門下
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
事三加謙官皆須廢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開府儀
鎮以大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宇之位元
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
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聰悟絶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
弱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劇家艱人多息婚久之
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轉侍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
推官得校書郎二十二年改右拾遺又以書判拔萃校冊南朝
直史館事未行正出杜牧敕中令狐綯相繼
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
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度部員外郎
右丞郎並令狐之常也拂畋舊
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
部郎中畋以久羈外職辛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
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于今三紀便貯青雲之望自一沉風水久換
星霜散外府之卑嘗竭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
聖君無以發揚遊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閣內對敷去冬蒙擢
宰輔年又得延英中訐頗罄忠依於白日捨益終親於青天昨以京
縣市積古心為政疫癘繼息強御無踰方舉掌字之心用副憂勤之
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幹
施還改郎曹綸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
歲書判堅升其時楊收以猜嫉昏臣尚叨南縣計兩考罷免楊
收以猜嫉昏臣尚叨南縣計兩考罷免楊收以猜嫉昏臣尚叨南縣計兩考罷免楊
臣則外困窮廷內比散秩仰窺聖慈俯察微賤臣雖云賦命屯奇實以
遭人非忌其困事自洗滌如此伏況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命計徐方禁

庭書詔旁午畋應機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口傳筆授之辭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以平以來官充冢宰百畋以德望先生倫儕久之既冠登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口禁林表號清嚴承旨尤利峻重乃顧問名冠英髦今之宰輔四人二以此官躋躋其為盛矣更歷年當言請月俸繼給芳蔬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未滿歸之慎密予保後之規程愚於事務被肝膽聖以真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翰乃多仓于旨畋才政譽承旨之職凡所陞羽因聖生發揚有聲蓋得才矣知曩冊周易著六柔宜乘田郎史以至於貳邦自未嘗出於一人以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詔以諫凶帥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度江淅攻陷東都進逼京師僖宗省之甚怒將挫制衡要開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開難作候騎於斜谷亦謁乘泣曰將相慢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此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

蔓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塞臨機不能如意望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所行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飭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千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畋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五年黃巢起曹濮間犯荊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賊安南都護張舟之以浙西觀察使崔安潛求鄆州節度使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察議切黃巢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察議切黃巢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察議切黃巢之

尸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候伯牧守將吏曰夫王室有難宰相
公如日月之蝕陰陽之愆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
夏道未衰而羿浞擅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
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踐三
王之正統纘二帝之鴻猷銘於神器三百年之
睿澤播在人謳加以政術寬弘刑無枉濫冀勤行於王道救救務
恤於生靈是可傳宜於不朽近歲蚩蚩蛭作害曠
延災以今無賴之徒起亂常之暴蜂加計逆猶卉猖狂黃巢
奴僕下才特狠醜類共棄於郡舍時年五十九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
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秦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
以茂貞勤於軍旅甚有之委以性選之任至是茂貞思畋獎待之恩
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鍾間
月角虎顧共鑑於聖代成典續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
於四方崤皇威於萬里身為地軸步橫流而盡入東夷手正天關指
妖星而事非北極及至裹沙滅竈伐鼓揚旌四兇方俘於獸心一陣
盡塗於龍尾大振建鏑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
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本指顧稟三
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徵功僅居重鎮專武侯之
遺愛城帥宛然合敉千之高蹤南霽雲何極伏奧特加贈諡以慰泉扃
昭宣嘉之詔贈司徒諡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
如玉九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鄧艾不放省上
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薦子為郎畋
以德報怨多此類也疑續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唐僖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
郡守尚太中九年進士擢第校某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為

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迢逐杭衣節度使崔璆等初王仙芝起河南譙舉宋威等有斗器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深不悅所帥羣臣奏事上表請假黃巢虜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揚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坐不下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授優於地由是兩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行張巖潮破洪筒委待尚駢厚幣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問輔政又王鐸失守罪都統以宰臣代之由是自滑州入關已東汝陝許鄧沂滑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揚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議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

孟楚佟貨賄公行及賊授淮南張璘被殺而許州逐帥殿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鵠及賊陷潼關罷鵠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子曼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王徽宇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鄭為秦滅始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後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風水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趙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書判拔萃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維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鎮鹽鐵

又奏為糸佐時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沖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瑑衰衣兵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應塵污榛繡瑑於上前言之方免徵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軍書旬日數十徽一覽輒了綯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凡十三人雖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龍相鎮江陵以徽書檄改加奉辭而不改言徽探知其旨即高下其手書安得不從安其奉授殺傑在進士中荷公重的公臥日臨戎下之中侍御史綱維朝廷度支鹽鐵兩稅高渭辭去職方員外郎考功員外郎考績上中下字朱書吏錄為敘多有指改徵白僕射同平章事相蓋徵以徵明於吏術尤重之乾符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徵用徵為翰林學士改戶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徵

與同列崔沆盧攜保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徵夜落判棒中路疼崔谷為賊所得自選京師將校之偽命徵示以足折口痞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徵乃雖於負販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尤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幸詔徵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徵與行營部署勠力復先謀救沙陀三部落尚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攻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鐸以兵部侍郎判戶部充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鎮上黨之乃授徵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路形洛疏觀察等使時鑾輿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徵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路形洛疏觀察等使時鑾輿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興未艾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授任奉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

使竭誠幸無踪迹六年內置雖叨侍從之
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軍鎮兵符元戎相印時膺寵命出自宸衷
豈容憚勞更陳衰歉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擅
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路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機於
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
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憫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
從長免徵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
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官寺焚燒園陵毀廢故事
駕久而未還乃以徵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
徵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太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
數年之間版戶稍葺東內粗閑緒完有序徵拜表請車駕還京曰昨
者狂逆將逃延災方炬而端門鳳時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鼇峙
煙而不散是表宗祧降社臨御非遥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

畢宮之倫更擬殿迫之華且肅宗纘見建書便難岐下德宗雖嘗盛
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在昌期難緩願迴鑒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
叨膺重寄閉閣深念拜章禦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
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
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推宸聽垂還
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
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徵不避權豪
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苹為少
尹知府事苹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
本官徵赴行在苹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
宮復授太子少師未任朝謁宰相以徵怨望奏貶渠州刺史徵乃
與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實雖而軍容田令孜得
咎天子以徵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琅琊郡侯食邑千戶徵將赴行
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道遇乘輿天子幸漢中徵不能進李煜偽

制至河中府召徵赴闕徵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煜將僭號逼內外臣
僚署狀徵稱臂緩不能乘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
至鳳翔召徵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宮徵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
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下徵神氣
尚強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姦竊有
重疊補擬者徵從初注授便置手簿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
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諡曰貞
子三人播撝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之不斷在於臨機出奇無
窮實繫於中的昔韓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
瞞張輔吳終懼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況庸子昇平代書生素迷
軍志只保高騎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苟戮以至力因黃巢毒流赤縣
絕吭御寇何所補焉台文氣激計同志捨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
竟挫賊鋒以康天步明之不武斯烏取斯在趙以昇曦奉親天倫並

列傳慶緒播夷士林徵志吐突承璀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社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
聖斷一悞崎嶇劍山

蕭遘等 孔緯子崇弼 鄭畋 盧攜 王徽 裴修
張濬 朱朴 崔昭緯 柳璨
徐彥若 劉崇望 崔胤
蕭遘 陸扆

蕭遘字台文，開元朝宰相大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生尚書左丞惟甫，惟甫生洪州都督崇敬，崇敬生宰相復，復生給事中寬，寬生中書舍人俛，俛生遘。遘咸通中宰相，復生洪州都督崇敬，崇敬生宰相復，復生給事中寬，寬生中書舍人俛，俛生遘。遘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原從事入朝為右拾遺，轉起居舍人，直弘文館，俄知制誥，改中書舍人。遘性恬退，不樂進取，每歲時伏臘，必以親戚會集為樂。

初，兄弟同年皆顯，門生日薄之，遘形於詩，有「不及當年門下客，盡來相賀曲江春」之句。其志尚如此。

乾符初，黃巢犯闕，僖宗幸蜀，遘與宰臣豆盧瑑、崔沆、劉鄴、盧攜、王徽、裴修、柳璨、崔胤等扈從。至興元，加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車駕還京，遘以疾辭位，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中和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光啟元年，車駕還京，遘以疾辭位，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文德元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大順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景福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乾寧元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遘素惡令孜為人，每奏事，必極言其過。令孜怒，數於上前短遘，遘不自安，求出鎮，乃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出之。

選不協以其援偏命秦聚宰臣謀於水經咸通中王鐸宰臣籍謀與常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鐸司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鐸又與鐸並居相位鐸每日之書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請進士通明經之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戒臣扶王鐸選進士扶選宰相於鄉舉之士第還時為京樂令宜尼之奇曾祖李父往終祕書省著作佐郎父遷洛陽之令綵字化文僑曲阜人宜尼生而叔梁紇與魯大夫送往觀焉大夫孟釐子卒命其子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適周問禮於老聃歸而弟子稍益親魯昭公使與南宮敬叔如周適周觀禮返而大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奔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之晏嬰進曰不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而倨傲自順不以為道遊說乞貸不可以為俗今孔子盛容飾以移風俗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殫其業君欲用之以先齊俗非所以導百姓也今宰我子貢有口辯而行事反覆君子不與小人不親景公說乃厚待孔子後稍以季氏之閒魯昭公奔齊景公欲興師納之而疑於季氏乃謀於仲尼仲尼曰君謀之臣謀之君若以社稷為重則臣請從君若以季氏為重則臣請從季氏公遂行魯定公即位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由司空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歸焉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屯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吾子其為我謀對曰魯君將郊若致膰俎於大夫猶庶幾曰可以止乎桓子曰吾其卒受之乎對曰若旅酬不相參請先行之桓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俎於我我將以此相印也子且止吾將與子行乎孔子曰彼以女樂來吾子又受之上下交蔽政其何救於是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祀之禮果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數月或謂靈公於孔子曰孔子之適衛將與我爭國靈公每聞孔子之言則頷之以為然出謂孔子曰吾老不能用也子行矣孔子遂行反乎魯修詩書禮樂弟子稍進益眾魯大夫多短孔子孔子自衛反魯魯益治定公以中都宰為司空遂為大司寇由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粥羔豚者弗飾

遣人求援於汴帥朱全忠上疏論救緯壬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遞衙
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朝昭度李谿昭宗訪問京洛以東墓侯相
門黨外交方鎮思用宰臣正人遣中使趙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
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拜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時遇
功臣名食邑並如故仍日之內驟騎敦促相趾于路扶疾至京師即
其中翰泰日臣前非待罪宰相緒術短淺有忝鼎鉉陛下特恢刑書
曲全腰領臣即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升龍頊實臣榮幸然
臣比嬰衰疢仗扶累年形骸難存生意都盡平居就枕御事前疏況
北面謝恩腸胃委頓竹杖芒鞋力疲一拜跋履乞陛下許臣自使門
令中使出之改容彰念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汰次河
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
篤先累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提煞不屈雖

權勢熏灼其富假以思禮大頓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顧橫不問
年節浙西節度使俟加平章事諸日臺吏中中書稱天武相公徇謝
準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聽奏小人不問朝法成飾趙
中書既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命節順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
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
之義也公撞大武使兒孤於政事應受百寮參見豈自安乎必若須
此儀候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
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輔者至緯
始在鼎司子崇爵亦登建上第仕至散騎常侍
堂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擢第乾符中
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
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史部尚書昭宗即位
開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音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
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昭振宿望帥鎮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
代謀東川稱兵跋與王建合勢討之路出梁洋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遠事糧運艱
阻猶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啟漢京師洛以東墓侯相
定勍讎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肯建可
辨昭度然之奏請漢都留建未及赤闕
下之救敬瑄日稍窮後昭度果以檢校
僕射兼福二年冬安南

錄並命時宰相崔昭緯素政怨本路之
尋吳縣以沮之路上疏論列大子賓客
尋吳縣以沮之路上疏論列大子賓客
事朝廷小有依違即奏章不遜至是李
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路

誣另講託附又於諸國潛講薦論不惟有免罪憑賴不再希任用貪
榮冒寵惜盈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彌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
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
疾其蠹害盡將昭彰情狀兼其親吏姓名直奏闕庭其來託昭緯
曾居軍幕文歷書紀備悉仙欲還其家回邪詭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
聰明俯罪四也勾致物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校于荒
裔與其自新加不能遂者還尤甚承制命速赴闕所用宰常規而衛
自務安安孝閭所在逗遛擁兵自衛慢令無畏之心可驗
包藏之計朝知憲劾但傍朋延假宰臣五也昨以州牧者帝王之重寄
刑法者邦國之重寶無市露則威物不禁無常則為邦不肅昨
天道以化育臣庶以登清寧凡刑有疑從輕行次之刑有疑從重
懷宜所在賜自盡時緯行次之刑有疑從重
部尚書昭愍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即
以得閫取責任乾竹甲樞密使咸雍四年十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博士累轉度支員外即黃巢將逼闕輔廣託大言為士友之所嗤年初從鄉貢計偕
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無計軍不得食僖宗召廣問曰卿為祥令安採小及此
猿緝數百騎徇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廣問曰卿為祥令安採小及此
廣對曰臣為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負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
在拜兵部即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王滑黃巢充天
下行營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襲弘靖
西向招討使李飛熊連錄為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宋為
春末大旱元年六月庚辰重五十二都無雨郊寧都夏雜糧共五萬
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再酹止奏曰陛下動為賊臣
所以誓死憤恥為陛下除其僭高楊復恭聞之不悅中計內
使錢於長安復恭奉宸酒屢酹濬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益戲曰
相公臨禁兵握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作何子耶濬笑曰賊平

之後方見面子復恭御之時沖華加岐之阿史那承慶河會濟於晉州沖華加岐之阿史那承慶河會濟於晉州朱崇節措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潞鹿賊平沖人擒明義乃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鎮至路並爲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沖將葛從周弃潞山十月霍軍至陰地邙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仗潰散追攻晉州數日中夜潛鈐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德隨等州滏狼很由含山踰王屋出軹河折屋本縣茂濟河部下離散將孟李弃用上其論所由晉州長官邙討臣兼制置等使令狐綯奏請張承曄於當道錄到張承曄等狀稱承曄等

入弼工健倦號用爲宰相中興平一仕國揚特而遷格威鄭彥之由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寔第三子寬於楊行密自乾寧之後賊臣內侮王室寖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校新材以爲相佐拯於烈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爲時嗤詆有

朱朴者乾寧中爲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凝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自日拜諫議大夫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談笑朴爲人

鎖太原奏署巡官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爲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

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榮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副使崔安潛鎮許昌咸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

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雖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書鎮然

望河中尤甚不修戰貢儒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論旨以崇望爲陳誠大夫既至論以大義重榮奉詔無心臣復請終朱玫自蹟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轉兵部在蜀四年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同列張濬晝策討太原崇望以爲不可濬果敗潛黜崇望以爲不叩濬果敗潛黜崇望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光化

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糾太宗起義晉陽官至戶部尚書封汾國公國形淩煙閣政會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襄陵令慎知生裘仕至東阿令裘生葉位終秘書郎葉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仕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基崇知名崇龜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郎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

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爲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

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榮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副使崔安潛鎮許

昌咸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

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雖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書鎮然

王珙爭河中節鉞韓滉以宰相坐貶爲河中節度使珙李元用之子
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珙
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者也及三鎮以兵入朝授宮大臣以志勤
之言責授崇聖昭門司馬及五什瑜誅太原上表言崇謀無事放還
時已至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涯再知政事兼吏部尚
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侯叛觀彥禮欲併東川以崇望檢校
右僕射平章事材劉闢尤銳尚眾以使未至鎮召還復爲兵部
尚書光化　年卒時年八十二册贈司空崇望兄弟相繼從讓憲元
鄭從讓憲元太原杜悰時并兄弟節度判官昆仲同掌藩府書記
掌書記中和三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御知
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崇昭度爲相翰林學士李路同平
章事崇魯與崔昭緯侍郎善昭緯侍郎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權歸於
己昭宗訝李路爲文惟居位得寵則思顧恩私哀乃私與崇魯謀沮之
及發詔之日朝廷雖之貶不可用纖人爲宰

輔崇比依後來職前日杜太尉很夸爲朝廷深駭今則制
詞如此安可與酒錢錄乎由是發令不行發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臨
上十表詰免其詞旨數所不已聞明年春復命發爲平章事昭緯召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糾兵入朝教昭度與路共太原誅王行瑜昭
緯昭宗嘗坐貶崖州司戶初崇魯在外聞崇望哭麻大慙數日不
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
等兒崇望中和三年使主及弟乾寧末爲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三百戶三年正月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十月改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唐拜
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踰之八月加中書
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月罷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
之起也唐堅請曰擒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盜
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秖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
唐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
還宮明年正月復
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在荆南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在荆南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在荆南節度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戶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翔還京故後追贈降詔褒美仍令河南府聚葬五車分梨之兼詠書僧風翔無詔辰奏曰鳳翔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雖誅然比來戰貢無虧朝廷未必之絕一朝獨無詔命宗人不廢祀祭況表旅辰沂王傳分司東都階至正議大夫無何有御史彈奏貶昭宗還京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戶與長相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瑋後爲給事中

柳璨河東人曾祖乎單祖公器父渥璨小孤貧好學僑居林泉書則採樵夜則燃木弟以照書性寡直無緣飾容人頗挑貴仕於朝屢擯排鈍不以進取爲意昭宗遇弒之明年始進士第名特浚史魯國顏真深重之薦爲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紕史過當擢紀子玄之失別爲十卷號柳氏釋

史舉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碑表時譽日洽以其情與日厚拊璨于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始以其情之求文士似諂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善無幾召爲翰林學士崔徽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勅徽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勅莫測所以挑璨奇特似可與任若今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夜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即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惟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衆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銜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畢朱全忠殷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思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莫與天祐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欲代而妖星讖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之僞將玄暉張廷範殷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奏所不快者

朱克融
張仲武子宣方
李可舉

朱克融滄州人父泚為盧龍軍小將泚自稱留後使克融為衙將泚為其部將李載義所逐克融亦隨父客於幽州泚死為軍人所推為軍主時劉總總兵鎮幽州總好佛法大興寺觀度僧尼以備一歲所費不貲然則三軍不安天子知之陸贄上疏論其事優容之詔見別卷元和初克融自稱留後表求節鉞憲宗不許遣中使宣慰諭以禍福克融乃上表請罪且言軍情所迫不敢違命仍獻馬三十匹及貂皮等方鎮表章未有如此之慢者憲宗以其悔過遂授檢校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盧龍軍節度使賜名弘順時河朔三鎮皆自署帥守惟克融受命而已然其性貪暴多聚斂以賂遺中貴人故得久於其位

丁酉五千人修理宮闕九月又吉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足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知之陸贄上疏論其事優容之詔見別卷元和初克融自稱留後表求節鉞憲宗不許遣中使宣慰諭以禍福克融乃上表請罪且言軍情所迫不敢違命仍獻馬三十匹及貂皮等方鎮表章未有如此之慢者憲宗以其悔過遂授檢校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盧龍軍節度使賜名弘順時河朔三鎮皆自署帥守惟克融受命而已然其性貪暴多聚斂以賂遺中貴人故得久於其位

楊志誠大和五年為幽州兵馬使李載義時為節度使政事文武皆委於志誠志誠頗專擅於是載義以計召志誠入宴於歸仁園中使壯士數人於帳後擁出擒之載義呼其名而數之曰公為我軍中大將我推心待公公乃負我我今為天下誅公公有何說志誠曰相公為節度使志誠為都將相公以志誠為可用故委以軍政今日之事志誠實不知情載義曰公為都將不知情誰知情

冊贈大尉諡曰忠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歷鎮要地
郡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簡眞幽府左司馬先
允伸卒簡書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果朝籍或爲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
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赴焉三軍奏授公素試太
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上奏并遞其印公素歸關版授州司馬軍
門下平章事無幾奏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關版授州司馬軍
李可舉本虜酋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回鶻可舉父我仁以本部
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奇之常委場邊以功封郡王賜
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告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表薦宿講劾
而殺之貢乃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我勳入城軍
民方知其非首亂也既有其衆遂排而立之朝廷即降節鉞以
疾告老授右庶子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
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
遂遣使請雲中赫連鐸來迎鐸亦是樊其族皆則寇鈔州今誅舉兵襲吉易定是樊
趙之餘云得其地則足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
有女將劉仁恭者多推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
易州七卒相聚工厲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裹之夜伏於城外仍別
於間道以騎士伺之舉軍見謂之犀士爭趨告處存乘其無部伍
一擊大敗之盡復其城全忠名賂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
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焚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裨將"司馬有盧生于室一夫二節心無二志
李上之慶始天意子其生二節必使節鉞考三人公孰尚名無忘
斯言全忠快尚靈鄉里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
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以不仁得之辭要乃盡衆攻之爲宋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
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爲得後朝廷因以節鉞授

是歲正旦出師攻鎮之衆號武強以報駐臣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
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聚仁恭之衆號武強以報駐臣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
遂遣使請雲中赫連鐸來迎鐸亦是樊其族皆則寇鈔州今誅舉兵襲吉易定是樊
趙之餘云得其地則足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
有女將劉仁恭者多推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
易州七卒相聚工厲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裹之夜伏於城外仍別
於間道以騎士伺之舉軍見謂之犀士爭趨告處存乘其無部伍
一擊大敗之盡復其城全忠名賂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
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焚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裨將"司馬有盧生于室一夫二節心無二志
之兆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稍弱後匡威素稱豪
屬擾亂雖擁甲據薊有吞四海之志林速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
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
兵于之時存孝連勁求救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
非所任乞師匡威來救匡威弟匡儔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
別匡儔酒酣謂張氏報之匡籌私慙公怒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
城自爲簡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鄭魏
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門庭
威來朝帝人震怒威曰金頭王來據社稷授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
見事不行欲固鎮州示無留意露以匡儔使
河歸府第父事之匡威爲鈐城郭繕甲兵
聲勢以恍人心鎮之二軍素忠於二氏其所爲會鎔過匡威第啟
不從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城鎔矢盟戰城東偏門軍士呼
萬歲屋矢下如雨鎔僕僵君和亂由扶鎔登屋免雖而斬匡威以徇

史憲誠子孝忠　何進滔　滑弘信子公佐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會為霫武建康人祖萬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為朝議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打鬼隨父征軍中右職累遷至左衛大將軍寧遠軍副使知之金都迫于鄂之誠下帥迫鄂人城守憲誠乘城東弘正自郡城劍悔斬首投親軍錄功超授憲誠以父死王事擢授鎮州長史尋加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鎮州王承宗死

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舉賢良對策高第即日擢拜左拾遺尋改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時憲宗銳於理道每延訪群臣孝章每有論奏多所開納轉刑部員外郎知制誥改司勳郎中充翰林學士尋加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孝章性純厚好古博學文辭敏贍每有制誥人皆傳寫以為楷式十四年轉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十五年轉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十六年轉吏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長慶元年十一月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二年二月拜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三年正月改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其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不遷河陽優勤諸軍復河陽行及新鄉為叛軍所圍久乃求救於本州刺史路元叡元叡少人也父少寂貲產博贍元叡早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史不絕書元叡是時於有功焉累判鄭州領河陽之政世宗以元叡為本州防禦使兼河陽行營都虞侯轉博野軍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爵之貴賜左散騎常侍進爵客郡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爵左散騎常侍翌日徙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倉卒卒劉約各遣使勸令跋扈別俟朝旨弘敬不從旨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為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二年軍眾害史憲誠連擊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爵左散騎常侍翌日徙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倉卒卒劉約各遣使勸令跋扈別俟朝旨弘敬不從旨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

史不絕書元叡是時於有功焉累判鄭州領河陽之政世宗以元叡為本州防禦使兼河陽行營都虞侯轉博野軍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爵之貴賜左散騎常侍進爵客郡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爵左散騎常侍翌日徙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任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倉卒卒劉約各遣使勸令跋扈別俟朝旨弘敬不從旨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

永弘信遣将程公依领兵讨擊大敗之衆從討前於軍門請文德元
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平魏州貴鄉人曾祖秀徵珍父讓皆為本州軍校從容
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彦楨先寂末彦楨子從訓忌牙軍出
居於外軍衆廢彦楨推主軍州事衆復以為不便因推弘
信尚未先是有對人善相告云吉當
為十地主如是者再 弘信竟異之及廢文德軍人聚呼門旗頭為
節度使者弘信即其之以合我必埃而視之口可也
因是主之信宗聞之大悦元年四月加工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鎮州節度觀察處置
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鎮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記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隴西郡公既至鎮而空名告身假令大將李存信名署
攻克數年未嘗求援於太原大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名署
驍有信御軍無法侵魏之窮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詣之曰太
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當道共攻弘信乃託訴於卞出師三萬攻存

信敗之大原怒乃攻魏會於觀音門外將為促周援之也於是
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乃與歸自是太原之
師每歲侵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平兗鄆弘信離貳罷時
路遠必理師原償荅兒全忠對魏使比而厚之曰大兄比子倍
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禮之弘信以為厚已亦推心焉弘信
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長沙王天佑初授檢校大尉守侍中進
師巳討比平之證曰莊武性明決遠於史道供屬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定
威守郡之文德初授无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
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猶晉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
末鄭王昉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
盜據相衛魏博代總父子相襲祀四世其兄弟者踰
豐給而不協富貴如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惟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
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成右必隨史何韓樂世數盛衰

王重榮　王處存弟處直　諸葛爽

劉　昫　等修

高駢　畢師鐸　時溥　朱瑄弟瑾

閻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晉末為刺史成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驍勇名聞軍中廣明初重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黃賊據長安僖宗幸鄭不能和輯臣於賊偽授宰臣及諸道節度副使河中宏農京兆以求援於忠武諸侯

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澈已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敬忠王若亡則國事
卻政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
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因潼關以應澈已僕自潼上夜襲京師市人以為王師散呼沸天賊
兩信求為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而安定國祚延促繫公此策也戈
前不答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會馬燧李晟合時河橋毀把注船艦盡泊
楫疏潛珂族艤舟有小珂夜自駭半王王疑珂叱之小兵微反邪訓解衣相索曰公當慢缺言詰
辭利小事緩如何計乎安出訓曰若夜出整裝待濟人必爭舟舟一
大鳴張其勢則不如候明旦以青龍三軍俱發者必半然後全舟
起鬬可以首尾不然則召諸將校具令決戰以慶城宜徐圖之行策
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門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舊人公但退舍
築之為人不自勝陳辭致祭浦人聞之咸悅王然而終年十八見温
報以太師尚父之恩何時可忘耶君若以忠順見責泉其
三

請戒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歡敘而入居半月以存安守河
中知軍事汴後設令珂入謝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裏築初
卻河中僖宗幸蜀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襲軍職父宗自軍校梁至檢校司空全忠大將軍左街使兼知度數百
宗善興利秉性貪刻人走富饒王者仕宦門頗而共伏服王全忠奴
鴻指處存起家右軍任使累至驍將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黃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兇
累日不候詔令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猶從車駕時
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斷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問聖駕所於
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兵鎮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
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徵而鄭畋破賊前後王鎮自
好往來當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馳檄於孔目吏梁間出絹十
循匹牛酒以犒沐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
行在至故諸鎮相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年四月渾瑊行軍
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夷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亂選驍卒
祐元年加大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

知二年五月雖雖於揚州廨舍占者以野鳥入室軍門柝空驛馬悲鳴之其可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晝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東塘凡百日復還鹿陵蓋機雖性之異也僖宗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准諸鎮轉運使增餉時辦使務簡煩苛從之昭度大話衆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執政大怒奏貶昭度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昭度既失兵柄又落利權不許將其時巢殘兇鋒及二萬餘衆數千里軍無孟賁烏獲人人妙選已東止有一經其鋒檢固莫敢於井陘益有任安奔衛路無阻險即巴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苔西南方內官出宋財賞給仍請道多不獲兵財物即為己有綱紀大壞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為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士間關歸止等免髡鉗卿既安住無媿於前鄭之雄風伯兩師必阻恍檣之利並不離隋苑江金陵北水能無媿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魄都統之名固亦不恥事例仍加封賞貴未優恩何遽

遠近痛傷矣況陛下俯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軫黎元之塗炭雖恭敬臣來悟陛下俯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軫黎元之塗炭雖恭敬臣來悟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授卿汝上超領鄭南拥潤維揚跨四鎮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兆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卓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何名為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將動停觀後効何不以王綰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林劉秦盆者朕緣又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豪逐奔殘京國首尾三年麾旄之師未戢討郡忠臣義士之心期雪武便宜招撫諸鎮勤王之師隨方應接卿但虛張聲勢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纔果敢士巢益頻越卿前年初夏逆發神機與京中朝貴皆題云行簡使致李昔種之後賊必蕩平幸開園陵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遠過長安旋克為大慈都統既不能及朕蒙塵入蜀宗朝污於賊庭天

乘虛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餘死太半騎家屬並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機梯帶食之互相噉啖騎召述事盧沈謂之曰予三朝為國租立功名比擢脫腰垓自來清事非與人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述泣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騎曰逆黨人數不多即日就於防禁須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段支郡以圖雪恥時不足及旦久不得在公左右騎怯懼不能行共謀九月師鐸出城攻騎騎內應又有尼奉仙自上道神謂師鐸曰楊府必有大人死難之白此蓋也奉彥曰大人非為今公耶師鐸以兵攻道院作者白騎曰有賊攻門曰此奉彥來誉未能之爾師鐸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楊州民淮南之罪也騎未嘗已陷城死騎既死左右奴客踏地而遁入行密軍行密高之舉軍大哭竟日仍焚結冀原信宿不已騎與兒婿死於道院部一次麼之以尼奉仙自上道神謂師鐸曰楊府必有大人死難之白此蓋也奉彥曰大人非為今公耶師鐸以兵攻道院作者白騎曰有賊攻門曰此奉彥來誉未能之爾師鐸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楊州民淮南之罪也騎未嘗已陷城死騎既死左右奴客踏地而遁入行密軍行密高之舉軍大哭竟日仍焚結冀原信宿不已騎與兒婿死於道院部一次麼之以

試行密入城以師鐸為刺史自衛一日至真州去之乃令招子傑

讓師鐸收募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所忌有金行宛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行其心咳高駢二字於胸書以置道歃將盡或其心以至族滅

單師鐸者曹州冤句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聚為盜相與陷鄆荊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飛天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以為漸西諸師鐸與之如舊仙芝之亂本年感於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所忌有金行宛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行其心咳高駢二字於胸書以置道歃將盡或其心以至族滅

楚郭師禮皆為用之鴆掘皇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之復為用之所奪半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攻廣陵師鐸將兵救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知之密召師鐸戒其設伏以今之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奏作納明楊行密朝明夕至如高公復開外寇必自卷還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至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還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許明之兵趙府令公必殺用之為解又曰不計也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所忌有金行宛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行其心咳高駢二字於胸書以置道歃將盡或其心以至族滅

奪半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攻廣陵師鐸將兵救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知之密召師鐸戒其設伏以今之報之阻其渡江最為上策若奏作納明楊行密朝明夕至如高公復開外寇必自卷還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至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還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許明之兵趙府令公必殺用之為解又曰不計也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所忌有金行宛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行其心咳高駢二字於胸書以置道歃將盡或其心以至族滅

初師鐸作亂遣大將古鎮鎮廣陵師鐸子出城與之師鐸令子出城與之師鐸令子出城與之師鐸令

于宋朱全忠遣大將李思安率師往討以爲聲援拔孫儒以廣陵來下而
尚讓以數千人降秦彥師鍔與忠四年正月孫儒部秦彥師鍔之
南鄭漢壽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獄人謂
之曰爾可隨我及宵械破乃得逃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投下邳
令取其資裝入黃巢巢敗歸於淮南乃與許耕俱降高駢駢表授
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于十年間大募兵得
萬餘人設十六衛置將吏稱于十年間大募兵得
以尚書重官代之以奪其大子太師淮南節度使朝廷因而命之
外寇來侵乃迎彥爲招討使彥召募將士修完城壘
城中子弟老幼甚加之高駢末授于兗州刺史彥以兗州
師古陳兵于野駢未授于兗州刺史彥以兗州
令統兵士鎮守彥以兗州刺史彥以兗州
江北至拖家桴擊之懼形於色彥知其懼形於色
勁卒八千出戰爲行營所擒死之彥知其懼形於色
雄相率兵逆之也下
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軍師鍔出戰
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堅壁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起兵上
計也十月彥與師鍔率
甲天下自師鍔奉彥之後孫儒行密相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
盧舍焚蕩民戶喪亡殆盡之後孫儒行密相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
時蕭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
寧軍節度使支詳遣直
副河陰縣迴溥招合擒諭其衆復讎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撫悉
怒之溥乃移軍向徐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
溥大出資裝遣陳瑄板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瑄所殺舉家屠
害溥以瑄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被誅瑄又令別將帥軍三千
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

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殖業坊懷恩潛與解縣令樂神前五原縣王萬
[illegible]元君實誘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運租與山賊劫水陸倉而新栢壁根
[illegible]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懷恩起兵
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撫慰于時史待郎薛登
[illegible]政崇茂未合間潛兵來襲諸軍盡沒君實單騎開府劉懷恩同謀于城
中遂潰懷恩之謀既泄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陝州屢役花賊
中說賊將使故德卓便襲擊連和解兵據便發北軍會拒君素殘
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滿州降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
已御舟矣會襄至追使召懷恩懷恩勃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
而渡之收其黨按驗連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illegible]賞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
鉅鹿公父寶晉父封北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倜儻陳留王孝逸頗
涉文史會煬王諒作亂遣其將蔡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琛得五
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左府驃騎將軍兼及

[illegible]我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梁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
誕並惡其逼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
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竇見高祖竟不自言
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
頴武男貞觀初歷常侯二州刺史卒
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興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
儉素聖曆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秩滿遷御史大夫狄仁傑薦為
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詰嘔委曲取容改名從
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敗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
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為阿爹懷貞每因謁見之
次及延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爹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故每視事臨訟見無賢者誤以婿之監察

[illegible]史魏傳弓箭以內常侍轉信義尉遷總監事尋以勤
[illegible]奉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傾中外高平郡公成王
[illegible]遣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懷恩起兵
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撫慰于時史待郎薛登
[illegible]政崇茂未合間潛兵來襲諸軍盡沒君實單騎開府劉懷恩同謀于城
中遂潰懷恩之謀既泄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陝州屢役花賊
[illegible]已御舟矣會襄至追使召懷恩懷恩勃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
而渡之收其黨按驗連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illegible]賞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
鉅鹿公父寶晉父封北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倜儻陳留王孝逸頗
涉文史會煬王諒作亂遣其將蔡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琛得五
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左府驃騎將軍兼及

[illegible]我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梁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
誕並惡其逼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
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竇見高祖竟不自言
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
頴武男貞觀初歷常侯二州刺史卒
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興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
儉素聖曆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秩滿遷御史大夫狄仁傑薦為
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詰嘔委曲取容改名從
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敗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
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為阿爹懷貞每因謁見之
次及延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爹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故每視事臨訟見無賢者誤以婿之監察

[illegible]史魏傳弓箭以內常侍轉信義尉遷總監事尋以勤
[illegible]奉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傾中外高平郡公成王
[illegible]遣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懷恩起兵
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撫慰于時史待郎薛登
[illegible]政崇茂未合間潛兵來襲諸軍盡沒君實單騎開府劉懷恩同謀于城
中遂潰懷恩之謀既泄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陝州屢役花賊
中說賊將使故德卓便襲擊連和解兵據便發北軍會拒君素殘
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滿州降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
已御舟矣會襄至追使召懷恩懷恩勃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
而渡之收其黨按驗連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illegible]賞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
鉅鹿公父寶晉父封北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倜儻陳留王孝逸頗
涉文史會煬王諒作亂遣其將蔡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琛得五
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左府驃騎將軍兼及

[illegible]我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梁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
誕並惡其逼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
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竇見高祖竟不自言
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
頴武男貞觀初歷常侯二州刺史卒
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興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
儉素聖曆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秩滿遷御史大夫狄仁傑薦為
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詰嘔委曲取容改名從
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敗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
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為阿爹懷貞每因謁見之
次及延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爹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故每視事臨訟見無賢者誤以婿之監察

[illegible]史魏傳弓箭以內常侍轉信義尉遷總監事尋以勤
[illegible]奉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傾中外高平郡公成王
[illegible]遣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懷恩起兵
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撫慰于時史待郎薛登
[illegible]政崇茂未合間潛兵來襲諸軍盡沒君實單騎開府劉懷恩同謀于城
中遂潰懷恩之謀既泄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陝州屢役花賊
中說賊將使故德卓便襲擊連和解兵據便發北軍會拒君素殘
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滿州降懷恩不知事已洩輕舟來赴及中流
已御舟矣會襄至追使召懷恩懷恩勃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
而渡之收其黨按驗連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沒其家

[illegible]賞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
鉅鹿公父寶晉父封北隋為西平郡守德明少倜儻陳留王孝逸頗
涉文史會煬王諒作亂遣其將蔡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琛得五
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左府驃騎將軍兼及

[illegible]我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梁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
誕並惡其逼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
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竇見高祖竟不自言
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
頴武男貞觀初歷常侯二州刺史卒
子懷貞

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興馬為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
儉素聖曆中為清河令治有能名秩滿遷御史大夫狄仁傑薦為
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詰嘔委曲取容改名從
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敗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
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為阿爹懷貞每因謁見之
次及延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爹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故每視事臨訟見無賢者誤以婿之監察

敬守京城林宗臣及義旗入關孟子第迎謁於行幄慰撫從平京城以功賜
封作少監出為杞川刺史占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占親當令內給
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
贈幽州都督諡曰良悟葬昭陵陪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墓之
子也武德中為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為汝州刺史白州東引水
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洛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
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二年以子孟尚太宗女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揚州大都督諡曰安諡官至右金吾
督諡曰貞子孟尚周國公做基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讓為忠孝太皇
於天授死記[illegible]

者下書[illegible]兒少博[illegible]

義首[illegible]之初高祖[illegible]州長史當還京師每貴
人來伏之辭微宗[illegible]作辭[illegible]與金及鉦忌回反及析訊終無異詞
且曰身可殺言不可令[illegible]史竟代為以殺之

武承嗣御[illegible]

氏生元愛元爽又取姜楊氏生三女長適王川功曹賀蘭越石次則
天次適郭氏士讓卒後兄子崇良崇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大恣任及則
天立為皇后追贈士讓為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
石早卒封荊王妻為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讓為太尉楊氏改封為榮
國夫人時元慶仕為宗正少卿元爽為少府監恒良為衛尉少卿
吳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諷望后抗跡明出元慶等為外戚係得還
讓其實窒之也於是元慶為許州刺史元爽為豪州刺史恒良為始
州刺史元愛在州病卒元爽自豪州又配流振州和死乾封年准赦
與弟溫州刺史懷運以兵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
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風言小年共楚王隆基謀於
食則天衣衾令人以毒塗之崇簡氏食中賀蘭氏食之崇簡及
良懷運乃誅之仍配五姓囚禁抗表請改其姓為蕭氏絕其屬籍於
緣坐配流領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為士讓嗣改姓[illegible]

陽郡王延秀為拓國公成安郡王延祚為成
曹小判史仗宜工部尚書重規
左遷泰州司馬而死延秀伏朱後
天授年壯第令周易卦旦時薛懷義
神皇先天二年制上號依
以薛為大原王姓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
聞知微俱往突厥仍親迎默啜女為妻說
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和先令延秀
歸封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
父兄數引至王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
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上甚寵之及崇訓死延秀
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房州故
容管秀絕中宗皇后愛龍日深
神龍天下自正侯宇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

寺擬於宮殿巧麗之今楊務廉於城西造延昌池於其壯麗
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興慶后御安福門觀之陳
供擬微明如晝是秀拜隋口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
阳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它於今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務窮奢侈
空竭常引文數歲因如金粟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
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尚其父公主產男帝悅月中宗幸后妥其第
就第於故遣宰臣宴高文上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
賦詩矣之延秀恍惚忘旅縱酒所長御製詩以賜之
有不臣之心遂先門今天下蒼生病以供
誠書云野衣神孫披天裳駕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
應之及章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捨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為
悖逆庶人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拜左衛尚書
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尚書證聖元年博泰官尚
書監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佞善事人由是時蒙信任則
天數幸其第令與武氏宗親序坐三思又以則天最
弟昌宗承旨三思與承嗣
都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才伎令朝
宮子弟為之昌宗上言往女滿月
姓名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
愛未幾隨例降封為梁王三遷
則天每之前令復其所減官封
更為之嘉令其子崇訓娶安樂公主構誣
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復用政事多
引使崇訓令百官僕修則天之法時人
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

三思知而未肯其甲石司希旨奏月將坐贓外黃門
御邪宗暗劾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作宋璟為外職三
思既猜嫉二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
又與其門親包都尚書宗楚客紀處訥
體卿甘元慎李嶠韋巨源趙彥昭
悛元禮承宋之遷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
三思五狗中宗每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兵後
順陵未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等
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點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
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壻中宗爲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等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張說閻朝隱崔融崔湜是鄭愔等盛以文詞贊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兄弟貴盛時假同於人皆有新宅崇訓公主也自戶部侍郎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及爲衛尉卿

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當元悟李慈宰臣兵帶形弓出公主宅人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東漸尼通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岑羲等公主遁入山寺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勳牧羊牧田數萬頃數年徵收不盡惠及家僮百數

攸緒恂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宋平郡王歷秋官尚書中書令出為相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琴書藥餌遊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路書曰朕聞太陽未出萬物不見聖人未興群生作闇所以太白經天夸父逐日蓋以在命徵群賢要論之第庶稷契之庭神化丹青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遂娶之宜希從降志延

肯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遂娶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閒閑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辭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即位又降勅曰頃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動宮闈肆行猥毒籠祇所感蓋從伏誅今得宗社又安天地交泰卿久歷霜綬早棄林泉宜不回見幾而作與高尚有足嘉稱但堅用不遷非無相及爲善有勸鄉之謂與或愿驚疑故令慰諭其見重如此肇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貧爲業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公主公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愚戇日深見天欲隆其運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淫穢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私侍合

令昇高座講說大論集合衆緣公主以巧媚奪進奉獨存抗旨以則天喜毋因得當加崇寵改白馬寺爲延安大長公主別營新院以則天喜毋因得當加崇寵改白馬寺爲延安大長公主別營新院姓武氏以广克又臣承嗣女內門緊閉不限早晚兇則其故長壽二年默啜侵邊又以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爲副將軍行軍司馬契苾明曹玄德爲行軍長史屈突仲翔爲前軍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後軍總管以右豹韜大將軍張虔勗爲前鋒總管以司衛少卿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師次中多居白馬寺刺血書大旗建五方龍旗各長百尺又於明堂北史周矩疑其蠱惑勸之不許懷義忿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軍所師亦至乘馬蹈階而下便坦腹於大牀矩召至牀之遠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狂不可與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得其狀以聞諸武悉配嶺表懷義之徒稍遷至天官員外郎皆爲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龍波懷義行法出入禁中乃使明堂天樞役作乃於

明堂下置九小鼎往往鑄為十二屬形象置於其中宣九州則天惡之令大平公主撰次其事以
率人作號謂安置之其後若騎倨則天惡之令大平公主撰次其事以
人數十客防虜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
縊而殺之以奉事故屍送白馬寺共葬有僧哭於屍側
韋温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貞初為晉州參軍以女為皇太子妃
玄貞及帝降為庶人玄貞坐流欽州而死后妃在房陵玄貞頗
能承兄弟所私玄貞有門下客胡亦死於欽州后二妹進鴆殺
兄問行儉太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得志追贈玄貞為上洛
郡王方拾遺貴寵已下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
李氏而王自古謂雖以弁今陛下創業垂統來為皇王令圖
子孫明鏡臣復未幾后族有私臣竊惑焉且人主舉動必是
直書今萬姓觀聞善令妄不法後嗣何以欣慕化日
恐不及陛下深何行私忠使夫議之曰先朝賜太原王胶鑒不遠

宜示子孫書中書門下太極公權掌機務統行紫微令兵部
請皇后狀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農之風形管著冲謙之德是貝嶺聖
聖慕容得而稱焉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為大都督兗州牧益州大都
督玄儀為幹延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
師又遣廣州都督閻仁軌率兵討斬盧承慶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
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陽翟男安南都護公會討五百戶及玄貞等柩
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哀而江加贈玄貞為鄫王謚曰文獻仍號
其廟曰崇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縣又賜玄
貞子洵為史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准南
郡王沈大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柩於涼師溫神龍中累遷
禮部尚書并州長國公秉潔左羽林軍封南陽公后妹大族頗為國
子祭酒馮太和為太常少卿太和喜干進尚成
安公主恩從祖第崔湜定安公主愛
子少保紀中書門下二品仍遣較揚州大都督溫等既居外要而內

三品固辭大過乞授軍官乃以湊檢校大子賓客兼太
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職司故
皇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沐帥田神功相次殁於軍
驛承我命喪亡人情多梗代宗令湊銜命往至必委却
欲殺之湊皆得軍民和協帝深嘉之宰臣元載等忌
辽日影前恐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漏泄湊小心謹慎無
及故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綰其實楊炎宰臣相包佶等
出為處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不
和儒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與不仕逆賊召湊至
京師對十刻奏上合旨上行走以驗其力湊上馬如飛
參謁以表寃陳上大悦督府長史時督府

劉玄佐以湊檢校兵部尚書宗州刺史帥宋大夫宣武軍節度使
時汴帥軍亂殺其將曹金莊張令李萬榮之玄佐子士寧上奏請立
迭奏起復召至臣謂賢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恒命乃召湊還授右金
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旱授貴人多
流亡京兆尹韓皋以政事不理點官上召湊高授京兆尹即日令視
事經信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時宮中買
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為宮市宦官
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每言其細虛冒成弊凡宮中所須皆宦官可
令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

掬成者輒奏貶之劾母和政公王父
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
思寵卑比累試太常卿德宗即位以
就從容奏天成密啓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尊貴與其親戚
所許之景與城帥多有儕出入其門談論之事洩為朱泚所憎

劉　昫　撰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宦官

劉貴琮　李輔國　南力士
卜田懷瑾　魚朝恩　程元振
劉希暠　賈明觀　霍仙鳴
竇文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仇士良　田令孜
楊復恭　楊復光　劉季述
王仲先　韓全誨

劉貴琮內侍省宮闈局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坊小兒及教坊內人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荊南節度觀察等使以違詔逗撓奏貶播州刺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按命畢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左遷太子少保

王子頎瑯琊臨沂人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右衛率府長史父客父歷官有勇決善騎射開元初累遷內侍省內給事宮闈局令都有勇略高宗嘗稱其善將軍出陣未嘗無敗者難得於客父也子頎河源軍使吐蕃攻之子頎與戰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攝兩省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洪敦城俘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封琅琊郡公天寶初於潼關門不守從幸蜀至武時行在門禁未嚴子頎與內給事李輔國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荊南節度觀察等使以違詔逗撓奏貶播州刺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按命畢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左遷太子少保

王子頎瑯琊臨沂人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右衛率府長史父客父歷官有勇決善騎射開元初累遷內侍省內給事宮闈局令都有勇略高宗嘗稱其善將軍出陣未嘗無敗者難得於客父也子頎河源軍使吐蕃攻之子頎與戰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攝兩省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洪敦城俘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封琅琊郡公天寶初於潼關門不守從幸蜀至武時行在門禁未嚴子頎與內給事李輔國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荊南節度觀察等使以違詔逗撓奏貶播州刺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按命畢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左遷太子少保

京城與賊軍戰其下郭元振戰酣陷敵之中留支穿陣救下部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剝落點兩復戰血流被面而還不已酌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邳國公

軍使實際二年卒贈路州大都督子頎少從父征役累官至

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肅宗內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追

恩敬已從封得太傅子頎太師顏子重榮宣至德王傳子

貴客令吾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最難不邱禍患鮮能保全遐齡者文穆

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數人從駕至仙鳴擁從纔千之後不欲
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軍欲委宦者主之乃削奪軍權中尉
兩貫中護軍頻貫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為兩中尉自是兩軍宦
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釵將帥率行賄賂
方鎮朝必以賄成將帥懷之與奪任情九重之深立由已私之季
政乘與長處禁闥降德初元之頃朝野晏然盜竊不興天下無事
大曆末盜起中原德宗之幸奉天盡發諸道之兵以討朱泚李希
烈之叛而京師空虛禁衛單寡於是收募閑冗及招納降人之數
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外參秉戎權外則監臨
軍鎮文宗包祖宗之耻內則除翦元凶之惡思翦除宦官共圖治
本出師以破家賊仲謀之不滅幾乎收國何暇之徒耗賦稅理
之勢九狂五十餘年禍根未翦宗之季所不忍聞臣嘗讀前事考
茲覆轍試言大較所以源流者自貴戚已來不無尚主之選
參備見職官即如秦武官闕之內官以侍宴遊但奏請之
借補斯得及荒淫之主奢侈是求委憲柔懦之徒飾媚苟容之
玩外言不入惟欲從並列五侯猶乃實專兵鈐萬戶開幄
尚思擇口之勤謹捷迎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離褰本初之人
北宮無論盡石衛關之攻郭下內擊成誅疑至於摔邦家不獨感
傷和氣在刑斯濫所為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慕賢為社鼠之喻
古訓亦垂乘延洪昔賢為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錄思勗已下所
行事以為鑒誡云

僧思勗本姓薛名崇訓石城人為內官楊氏所養以謹恪內侍省前
後四為監軍使所至有績開元初為內侍省掖庭局令二十年
加特進兼知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稱其善寵真
授三品賞紫門施棨戟故楊思勗敬仁林甫輔政李寶寵真
力士管場則其節討伐繫林甫之旨恐失餘孫六韓
思勗入牛仙童劉奉廷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壹今誠
管戍卒悉本監軍入番教坊武德中置安南府招思勗討
節度出使列郡好易其州縣酷虐林邑頃修
功德市鳥獸諸一施則不啻千萬計修
仙上田地園池召中官掌領宮殿其
士熟後詣御小車便決之玄宗常曰
宮中稱出外宅者四舍者私寵風
以巢吹噓姻戚者多矣宦文

睿李林甫牛適之蓋諤漢黃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
高仙芝田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碌碌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為二
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力士於殿側施榻坐休息
又日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之所力士常思之仍遇名僧行
行軍司馬事以心服委之仍遇名僧行
以委之帥國之如事皿常為留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輔國與程元振者定策功急欲
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
細皆委宗臣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
實上元加實制來其有間乃罷輔國
名位分授中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若然失據詐遣射
人告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共圖廢己下使
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聞史止之曰尚父罷相不令
入此門乃依慎而出曰老奴死罪郎君不了請於地下再先帝
十月十八日夜盜
之仍贈大師
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應末爾宗晏駕秘
不發喪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係入宮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
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殿前副使
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判
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伎元宦官無出其右
月加驃騎大將軍封渤國公賜其父元貞司空母劉氏趙國夫人是
時元振恃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為十郎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
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擅權徵瑱入朝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襲茂
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懷瑱之罪竟坐誅率土冤之
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其史賊私與通
名將裴冕元載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以財
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入犯京畿下詔令諸道發兵
月蕃軍至便橋代宗幸陝州百官出奔陝州戰鬥京師府庫財盡及至行在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請先報以謝天下代宗嘉歎人情歸咎乃罷
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藥伏於車中
入京城以規仕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酒歌御史所彈昇以元振
立法尚不容同惡豈容一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
究竟實未盡述宜其嚴典念以復舊職
伸理冤枉之辭台鼎既忘舊恩之仁列聖親親之義

敢為捕取仍欲動搖不令之臣共為脣脫妄談休咎仍懷怨望宜
裴甲綴服潛行無顧君親將國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罪人特寬
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
宜長流播州百姓委京兆府老綱遞送路次州縣老人防援至彼捉
訶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執官皆體朕懷
俾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初為品官給事黃門性點惠善
令通書計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
以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
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子儀切
高壘行間謀子儀悉心奉上終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
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
朱泚實係元年西幸入犯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從者離散比
子華等謀朝恩大軍遽至州泰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為天下觀
使容宦尉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機事殷上方注意勳臣朝恩專典
神策軍出入禁中賞
及程元振等以朝恩性本凡劣特蒙自後
利害及程元振文士於門下請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稱義乃
大以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開國子
監事元禪濟臨禮賓內飛龍閑廄等使赴國子監視事時宰臣百
察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踏樂大臣禁官二百餘人皆以
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餐費以附
學生例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元為度宰臣朱肯其
比大曆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為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
以宦官為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出
正亭館每商宜觀樓及百司行廊將相及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
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事加特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慶
寺行香朝罷齋饌於寺外之東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
時政公卿恐息戶部郎中相里造殷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朝
忌不悅乃詭會後造特奏於國子臨宰臣百寮皆會朝恩講易數畢

卦預鍊之義以譏元載心衛之陰禍於上以朝廷大[illegible]
之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崔昭為京兆尹伺捕之[illegible]
不憖時路皆與朝馬[illegible]
恩勤靜載所知之臣細[illegible]
加朝恩寵對又加[illegible]
遂微有過將上誚之詔[illegible]
始疑鉄許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illegible]
先是每宴[illegible]
皆恩不之責是日朝恩[illegible]
希逸出自戎伍有資力[illegible]
侯許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illegible]
王鴛鴦同掌禁兵所為不法諷朝恩[illegible]
羅織內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恐脅考訊錄其家產[illegible]
或有舉濮之上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illegible]

坊市若之間之入地牢捕訊者有實明觀者尤凶暴以屠[illegible]
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死上寬宥之以希意非[illegible]
常自疑懼與王鴛鴦聯[illegible]
以希邊旨上聞乃誅之
實明觀者本萬年縣捕[illegible]
既死元載復受希逸[illegible]
姓數萬人懷清石欲之載令布吏止約明觀在[illegible]
少卿客之及路嗣恭代[illegible]
名多路之正朝恩素[illegible]
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竇仙鳴者始在東宮[illegible]
德宗即位以內[illegible]
知內省事左監門[illegible]
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illegible]
知內省事左監門[illegible]
在鳳者但以名籍請給而[illegible]
者是時亦無至者唯文[illegible]

宮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潰集德宗[illegible]
射凡擢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二年六月[illegible]
文樓軍中計兩貫中曉軍兩貫以神策[illegible]
中計仙鳴為右神策軍[illegible]
恩勤靜載所知之臣細[illegible]
加朝恩寵對又加[illegible]
遂微有過將上誚之詔[illegible]
始疑鉄許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為意每宴[illegible]
先是每宴[illegible]
皆恩不之責是日朝恩[illegible]
希逸出自戎伍有資力[illegible]
侯許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illegible]
王鴛鴦同掌禁兵所為不法諷朝恩[illegible]
羅織內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恐脅考訊錄其家產[illegible]
或有舉濮之上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illegible]

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illegible]
仙鳴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斗矣人作病矣人交旨於帝
復宦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累[illegible]
事寧國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illegible]
宦者共權每中官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illegible]
徙職高[illegible]
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illegible]
綱李程王[illegible]
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與亮之忠[illegible]
事元和八年李憲宋惠共謀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illegible]
知內省事左監門[illegible]
承璀為內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illegible]
省常侍柴惟澄為內[illegible]
鳥江鎮等分為河北行營[illegible]

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德宗不納其說及李晟等使及公卿奏請禁中上論曰等使及公卿奏請禁中上論曰
獲已改爲充鎮州已來招撫處置等使及公卿奏請禁中上論曰
化門樓獻捷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
許以罷兵我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
鈇乃誘惑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
兵承雅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雅
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時方鎮使劉希光取羽林大將軍孫璘二十萬以求方鎮
旨發踰死辭科出爲淮南節度監軍安太子通事
舍人李仲性狂險使酒論希先承璀不宜於職議大夫
知典軍孔戣見涉律文固執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上疏論其繳邪歷侍州刺史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翰林時數對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謂宰相杜佑曾
還復爲神策中尉太子監國時以太子賓客分司
不納立遂事者憲宗即位衙承璀不佑已誅之故宗時中尉閻存亮
論承璀之貴語雪之仍令假子士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寵宗英武威
德在人內官私之不敢除討但云
梁守謙劉承偕革元素等定册立穆
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裴
未敏皆過人時通典
宦爲李絳表黃金服一刀圭可療
守澄服之頗初守澄知絳善爲引
每與守澄言必過夕文宗即位守澄
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
大盛心常憤懣端居不治翰林學
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
宰相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
人情我相得便爲守澄所重復引
化門樓獻捷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
許以罷兵我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
鈇乃誘惑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
兵承雅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雅
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時方鎮使劉希光取羽林大將軍孫璘二十萬以求方鎮
旨發踰死辭科出爲淮南節度監軍安太子通事
舍人李仲性狂險使酒論希先承璀不宜於職議大夫
知典軍孔戣見涉律文固執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上疏論其繳邪歷侍州刺史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翰林時數對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謂宰相杜佑曾
還復爲神策中尉太子監國時以太子賓客分司
不納立遂事者憲宗即位衙承璀不佑已誅之故宗時中尉閻存亮
論承璀之貴語雪之仍令假子士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寵宗英武威
德在人內官私之不敢除討但云
梁守謙劉承偕革元素等定册立穆
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裴
未敏皆過人時通典
宦爲李絳表黃金服一刀圭可療
守澄服之頗初守澄知絳善爲引
每與守澄言必過夕文宗即位守澄
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
大盛心常憤懣端居不治翰林學
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
宰相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
人情我相得便爲守澄所重復引
化門樓獻捷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
許以罷兵我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
鈇乃誘惑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
兵承雅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雅
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時方鎮使劉希光取羽林大將軍孫璘二十萬以求方鎮
旨發踰死辭科出爲淮南節度監軍安太子通事
舍人李仲性狂險使酒論希先承璀不宜於職議大夫
知典軍孔戣見涉律文固執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上疏論其繳邪歷侍州刺史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欽進之戣
翰林時數對承璀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謂宰相杜佑曾
還復爲神策中尉太子監國時以太子賓客分司
不納立遂事者憲宗即位衙承璀不佑已誅之故宗時中尉閻存亮
論承璀之貴語雪之仍令假子士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寵宗英武威
德在人內官私之不敢除討但云
梁守謙劉承偕革元素等定册立穆
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裴
未敏皆過人時通典
宦爲李絳表黃金服一刀圭可療
守澄服之頗初守澄知絳善爲引
每與守澄言必過夕文宗即位守澄
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
大盛心常憤懣端居不治翰林學
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
宰相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
人情我相得便爲守澄所重復引
探知帝意復以除宦官爲中尉所
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元佐
爲守澄所抑位未通朝列分守澄之憚乃以士良爲左
中尉守澄不悅稱病閑居因其愛大和九年令內養李好古賫
酰賜守澄秘召不發好古將命楊州大都督兼守浙西觀察使徐州監
軍召還至中路殺守澄妃仍贈其弟守泚徐州監
軍及留其稱人皆快其受使而惡
訓注之險狡李訓既殺守澄復恐鄭注乃奏用注爲鳳翔節度使訓
欲盡殊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部
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仗
廡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
射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肅

黃而還反以朝衛有變遂扶帝輦入閤門李訓從輦大呼曰承宰太
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雜何之卒及御史憲從
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殿院入閤門內官呼萬歲俄而
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
元與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涯賈餗舒
歸士良與魚弘志宣宗即
權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陳成都中從事入
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積功
起關東諸軍部益以令孜爲招軍容制置左右神策鄭覃十軍等使
中尉不宰從保宗者朝議與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
授天下財賦中范亂初不關用虛數
兩川西川鹽利全供邠寧鄜坊軍
宰相宣宗以令孜怒川土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

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爲亂乃詔復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順節恩寵特異缺伺擒要乃與復恭爭權陳中傷其陰事授順節鎮鄜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鏤復恭既失勢欲退止南山別墅第在昭化里近五坊使宅信明依復恭於其第故令告云止山軍使欲復其讎復恭懼乃上表請以兵捕之詔宗綰李昭等攻之昭宗知延喜按守信以兵捕之第堡攻陷守信復恭望北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宅信令部將張行實殺其後納復恭至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礼令清守之不令與外人交通復恭乃作書與兄弟子姪李彥威王行瑜訴之明年守亮以復恭書聞詔李彥威王行瑜討之彥威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乾元縣爲華州兵所殺執送京師磔於市李茂貞聞之怒上表請復恭以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言及天子大有紫姓但積累訓兵不要朝廷在長安以北負山阻水中扼立柴以備北門天子既得尊位乃令宰臣與諸道節度使行瑜詩之明年守亮以復恭書聞詔李彥威王行瑜討之彥威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乾元縣爲華州兵所殺執送京師磔於市李茂貞聞之怒上表請復恭以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言及天子大有紫姓但積累訓兵不要朝廷在長安以北負山阻水中扼立柴以備北門天子既得尊位乃令宰臣與諸道節度使行瑜詩之明年守亮以

原文復兼敘昭宗介休縣之間者兩門重遮爲石車中府兵伏山南兵發弛山復棄之間朝廷發兵討之山南兵發弛山復棄之間朝廷發兵討之山南兵發弛山復棄之間朝廷發兵討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上

良吏上

劉昫　等修
閻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薛大鼎
賈敦頤第敦實　李君球
崔知温　高智周
田仁會子歸道　皇甫恭機
權懷恩　馮元常
韋machine　王方翼
酈季采 字公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怨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

代命官重朱輪內郎宮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二公世祖中興光武承更
衰慢張名儒為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漸則增秩賜金繒良則益
賜黃綬衫一領以備寵榮故數最留三十人冬
令停慶是日諸司長官白於大
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
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鷹爪牙之毒以至上崩不救旋踵而
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改太宗皇帝創平亂迹漸洗污風唯思稼穡之
艱不以珠璣為寶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
大后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出方州或以御史郎
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垂三百其間岳牧不
之能良今錄其政術有聞為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激不恪也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
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
壽潼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賕遷
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職

改於越嶲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清簡人懷獄訟及將還
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蠻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
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撫
不敢擅住及將歸變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
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
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還裹
流連君實至綏甚得物情不二年天下諸州並遣朝覲君實一境
編免當年多有儲積帶甲萬人山獠夷人取樏葉飾食之竟無叛者貞
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承
李稱客買川衙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爲帝幸江都時四
方兵起課欽從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敖皆思
望幸殆將興會勍石紀功復遵元皇未稼不登粮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此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遂種戶
到處相安養過還之日各有贈遺如此用意加數良深一則知水旱常或此通相恤不慮凶年二則知典儀興行輕財事義四海皆爲兄弟硬法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當日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
戶百姓不怯財物已物孔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吾相勸勉其年
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汝州刺史卒
張允濟貝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下百姓愛
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致產至十
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訴於允濟
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乘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

夫人感其惠幸馬牛以償素立素立受其酒一盃除恶還之爲政
立辦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時蒙當
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巳之書籍而去道病至逵有重名長壽中爲天官侍郎
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詔曰平其孫至逵有重名長壽中爲天官侍郎
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知政事或勸至逵請其私
恩至逵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謁遂爲昭德所衔
事出爲陝州刺史卒至逵子畬物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幹
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
篤子孫迎歸侯之敦實曰本閭良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
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
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滄州平陵人也父長倩高陽令君球少倜儻有氣節
敢使過以功業授齊郡通守武德初歸國授陝州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倜儻有氣節
并爲細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倜儻有氣節
上擒州城衆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
擢授并州都督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先攝克勤
授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先攝克勤
克構天授中官至鸞臺監克勤歷司屬少卿爲來俊臣所伏誅克
構坐配流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也貞觀中應舉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盛
室而行雅弊車一乘贏馬數匹隨從有關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

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給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existed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徧姓無聊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昔秦不納韋遷朝州刺史未行改爲與州刺史未幾復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肅之姦貪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珠素有威惠轉爲雲州都督請兼領部落萬餘帳數後崔知温許州鄢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慈陝州刺史知温初爲左千牛歷德中累轉雲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部落萬餘帳數後領部落移時并軍與莫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温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獲後群盜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奏留得存性命今還舊業皆公之賜也遂拜辭而去知温四遷商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於雲中南緣氏界侵已久累代相者之言初列兄弟在父翼虐於東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狀

人躬自問罷免無冤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思過感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還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謚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俄轉都官郎中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竊諮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釁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奉天慈知微揣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修侯朝恩見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軍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於朔方置互市則天不許默啜深怨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可責以無獻求非禮兵禍福默

改意初無會有制勅默啜表三萬頭雜綵五萬段農器二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其說默啜又不利之狀則天不許默啜深怨乃令歸道與之絕婚默啜果叛被圍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鴻臚卿兼押蕃落使又委以征討等事知微兄委遷左金吾將軍同賜姓武氏封太原郡王累遷右羽林大將軍兼檢校北門禁軍知微善撫士衆能得其死力每與之征伐無不剋捷突厥默啜聞其名常懼之默啜嘗謂其子曰唐家有李多祚李謹行李盡忠李光弼皆勇將汝不可輕之其爲敵國所憚如此知微歷左金吾衛將軍封燕國公中宗即位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神龍元年卒贈幽州都督謚曰忠烈

子光進光顯光弼光琬

光進少以父蔭補太子千牛累遷左羽林將軍開元初爲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知河東節度事與朔方大將軍王晙同心協力破突厥默啜之子默矩及毗伽可汗等前後數萬衆每戰輒擒其將

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亦未生既無舊恩何能如之甚也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前上堂館舍皆楊亭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忘親得瞻覩不覺欣慰侍於堂也其為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俗參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始開貢舉漸以詩書化之風俗變革行旅其以為便十二年轉蔡州未行而卒

楷悌恩貌州萬年人開耕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孫也其先自長水徙家焉祖弘壽太業末為陰山郡司倉書佐尚祖鎮齊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授泰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封盧國公至諒曰恭父知機襲爵至博州刺史悌

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士田游岩以高尚不仕
子先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以書與之曰足下負棄時之峻節慕巢許之
遐情有年載矣故能整出處之高蹤之智大風又揚令望以副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
討擊咸盡斬首三萬餘級俘獲亦稱是大凉松潘威茂諸州皆平
以功遷右武衛將軍兼知益州大都督府事時以蜀中三叛之後遠子以南山之寇仍
定以功遷右州都督府長史兼知益州大都督府事時以蜀中三叛之後遠子以南山之寇仍
人雜之百姓新馬水淳二年朝廷方興邊事以蜀中供軍須索煩廣乃令
見錢食鹽方貿糴有貶時価之虛高徵收之不實因其故方貿貨財每
苦戰之狀高宗使相視其瘡數日府僚白錢
令悉兵反乃詔方貿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則天臨朝以
方貿是唐人近屬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貿具務挺連職素
高遣使下獄誅流于崖州而死子琚珣瑨並知名琚自開元中皆
至四品唐人以爲榮

李氏爲主所厚居內幼乃與儀保養尤動作若
心計幼不虛棄數百田數十頃修
主卒後歸長安女人也特憐愛故改
方翼數日藥而之死彭城大義出
徹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家
永徽中異授安定令時大姓皇甫氏益城
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
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
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多人死於
土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
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
而卑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數方物
翼討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
三姓咽麪發數千萬段車運令
步以平方翼也兵士有與敵
流矢貫人徐以佩刀截之左右欲看覺者既而所將番兵懷貳其
方翼以應賊方翼察知之悉召會城任出軍資以賜之士同死節之
唐虞之智大風又揚令望以副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
討擊咸盡斬首三萬餘級俘獲亦稱是大凉松潘威茂諸州皆平
以功遷右武衛將軍兼知益州大都督府事時以蜀中三叛之後遠子以南山之寇仍
定以功遷右州都督府長史兼知益州大都督府事時以蜀中三叛之後遠子以南山之寇仍
人雜之百姓新馬水淳二年朝廷方興邊事以蜀中供軍須索煩廣乃令
見錢食鹽方貿糴有貶時価之虛高徵收之不實因其故方貿貨財每
苦戰之狀高宗使相視其瘡數日府僚白錢
令悉兵反乃詔方貿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則天臨朝以
方翼是唐人近屬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具務挺連職素
高遣使下獄誅流于崖州而死子琚珣瑨並知名琚自開元中皆
至四品唐人以爲榮

不利奏言賊徒熾盛宜左地屯導其軍則天
河北道按察使秦景先馳至宜斷
虜縱橫宜明設驛使截百姓子女髮以爲
門出委景又杖殺之由是賊益退沂州緣
徹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家
永徽中異授安定令時大姓皇甫氏益城
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
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
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多人死於
土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
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
而卑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數方物
翼討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
三姓咽麪發數千萬段車運令
步以平方翼也兵士有與敵

之儁州羅慶立見殺將往 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苟李泉行事至是
耶因自製棺仰藥而死 宗即位下制曰故儁州司馬薛季昶剛幹
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繕譽昭宣有壯勇之推舉可及贈之一強位
屢醜正操衡除其罪已橫加竄辛至廻三五念忠元有懷都悼可
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故輝等例與一子官

唐尊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上

左春誨郎充紹興府學教授宋修校正

良吏下

裴懷古
楊元琰子仲昌附
李憕子繇
宋慶禮
強循和遠堯
楊瑒議
崔日用
韋湊
蔣沇
李惠登

裴懷古河東聞喜人也儀鳳中
監察御史特知遼東軍反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出明賞罰設使
曉諭者曰以千數乃得其魁首處
洋順州鹿泉寺僧萬滿爲堺子所
寺而州之職於經等已下
後門試之懷古究其辭狀得滿以
無親族當與天下更一元使臣未
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究之乎臣今
乃解聖慈中關知微死使生厲庭默啜立知微
高南面可汗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懷古抗辭曰寧作忠
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軍
以歸拜祠部員外郎時姚崇薦懷古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請在

劉昫等修
開人詮校 沈桐同校

牧守以撫之遂授知都督以代不行轉司封郎中時安祿
儒擁徒數萬剽陷州縣聚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襲使統及嶺
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史人侵逼乃率兵拒守知古知
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測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遣其營以慰諭之蔡賊喜悅請其所掠
財貨納於公府皆得還舊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復遷扶
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與兀琰定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
將中張柬之代元琰爲荊州長史聞宰相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
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曰吾比昔江中之言平今日之授意
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桓多作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
將軍封弘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仍賜鐵券恕十死俄而張柬之敬
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憂懼發病宦官實對中宗
不許敬暉而欠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藥成共事耶却胡頭豈不
妙也元琰多疑其語以此自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

由柬之等不從然亡暉知其忠節雖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竟以先
覺獲全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漢陽郡王實封二百戶開元初累遷刑部尚書致仕卒贈荊州長史
當四多作同立功亦被誅獨至忠保明之竟得
免罪又轉光祿卿景龍中執政多出外官爵賞以知泰
乃追贈荊父越州長史薛宗即位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子仲嗣容州刺史仲昌
初拜大子賓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子仲嗣容州刺史仲昌

史部郎中

倪若水恒州真城人也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
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課生徒
倫敦甚盛河汴間薛詠不已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鴛鴦等諸
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擔
未驟婦持桑而以此行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
京師水備舟船陸供檐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梁道路觀者豈不
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鴛鴦

源乾曜是貴也陛下潛龍舊邸備歷艱險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
臣弟子女充於後庭職責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
國恩過居重任中夜思念常欲殺身以効忠誠當食吐心常恐所
以報主曉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昨今人先使
人取少物臣其使不識取意極口多端兵甲財物之重委以方面之
邪行或于節度固守命令忠直事無巨細皆令忠謀深用謀慮人以
已量事次罰貪暴之人故令敢言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誠入升戶
部侍郎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平縣開國公太
平濟隱句人祖世武春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平縣開國公太
子中允又出為蒲州刑史江東俗嫁娶封真卿為縣子時人孫處玄以學行
史校書郎判史江東俗嫁娶封真卿為縣子時人孫處玄以學行
著名濟特加禮異真卿之仍令子觸與之結交處玄辭疾不起
源乾曜拜銀臺門上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五年正月車駕將
幸東都乾曜留守京師及大駕還宮乾曜以下迎謁於路

歷皆以設位仍稱為辰英父玄貞為
書誌曰成千騎日在傳
陽縣河內名多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也風
中應入科舉授將陵引累遷監察御史直長安中拓疾為左御史中
來哀然自為右御史中丞為所排擠貶為睦州刺史卒思素與崔
善為善不樂指擊之任謂彭能等曰聞其不揣如似有能曰為官
揮人豈得恃強不揣唯不揣則者尤須畏之所以進之風抑躁求之
路耕思然其言擢為右臺侍御史吳龍來朝中宗嘉其能好
曰慶禮在人苦節為開治臣一行三年所見庶可樂彼獨安
於傳道義情為報又能保終事慶不敢務辭之事而匪懈其心守
貞堅之規而自益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當州者鎮彼殊夷抵
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蕃精擇良吏以撫為亞州都督前後備
行又歷魏州刺史為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
遷作牧敘之非才自外臨政長文酌十年間有書東部當死
白圖魏州人立碑割耳而哭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為國子祭
酒累封北平伯薨尸知禮部貢舉宜哲相繼為學官皆稱名儒時
稱二陸以數千之役徒兵甲一兵之強徵指期聚往集命而行於是量

奮衆戮鼓親視其役不從所處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股心之疾蓋猶北也薛而罷海運收成倍邊益晏然河朔無兵興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其丹肯誕之日懼敗持角之勢雖鼠竄自固而駒牧無使蓋張是彼都鄙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儲以御其寇採虎始之訪降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詭謂其可請以所識吏下大當鹿蓁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皇復執前議駁禮元子薛王又言開

辨冤乃詔曰敬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神龍初累遷殿中侍御史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知漕渭之利始通漕渠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知漕渭之利始於鄭門之北漲水爲潭以備奏艘丹之德又約縴以牽浮船至今利焉玄宗在藩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雍州刺史兼京兆尹大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兼水陸運使三年入爲工部尚書兼檢校河北道開稻田使仍於河際於陸舟師度漿地造仓以貯之又於河口築堰以遏海潮內注之水則不入田矣好禮樂以變其俗又於蒲州開河渠以通運利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道疏決水道還爲舊流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嘗集州吏告而物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俄坐事左遷溫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勳服用鹵簿陰陽形骸土木讓名亦嫌其逾名

楊茂謙者青州人奮擢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出爲陝州參軍累轉監察御史河北道按察使由是歷遷大理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恪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逐陷乱許坐貶杜川都督豪牲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瑒華陰人高祖爲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

中相琛絳州刺史瑒初為薛遊令時御史大夫竇像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逸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像貞怒曰焉有縣令畢徵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為人宛拘不知計位高卑像貞北其對又中宗時嘗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限及韋氏敗首司復徵租調瑒執曰韋燕人誤留國制令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巳役中男卑役丁課恐非仁人之術省固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開元初遷侍御史時崔日知為京兆尹會京北人訟其姦利之僕反為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斜劾之僕反為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何可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像彼有理瑒因奏人間頗不便物宜加改革者上皆納之時像貞與瑒俱為御史大夫竟不能屈瑒又奏曰臣聞古之明王設官分職各守其業是以君臣相得百揆時敘今陛下委任宰相而宰相不能推心以待下動多猜阻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私有所愛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臺察側目是又物隱甫校外官考績例皆委細採問經歲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將人伏其敏斷帝嘗謂侍臣曰卿為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隱甫既與張說有隙說又遷為朋黨所陷而愛之特免官令晴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毋憂去官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為河東採訪處置使復入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扈

東都而宇文融政歟剛甚為人吏之所嘆服秦州人姜子皓作刺史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路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北之鄠年弱冠明經舉歟補下邽主簿時姚璹為同州刺史李元紘為京兆尹並重其才友之路及過冀迎謁皆起家拜謙讓大夫仍為置太子僧謁候恩禮以此未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安子路有弘文館教授瑒又奏曰臣聞古之哲王設官分職各守其業是以君臣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是又吏部侍郎鄭勉等是傾附勢要三用三年貢舉士庶嗷然諍而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列御史李傳讓於庭

年夏妖賊劉定高楼犯通海門尚陳奮不能禦蔡所部左驍衛楼
怪臨行聘使問之因知聊公患然國法須爾姑雖蔡所部左驍衛楼
賊又遷隋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慽金以贈尚隋者尚
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步非爲慳吝知也竟不受之累轉兗
北尹原第時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子食邑三百戶
代王誅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多計小人爲其謀主陳奮錢
穀積至累萬尚隱又與按之思問盡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爲憲官甄
大朝廷之所惜者時議共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拜戶部尚書東都留
守二十八年轉太子宮客薛幸年七十五薨贈兵部尚書

諡性謹守勤於吏職雖閒宴退食而堆案盈几必盡心於其間
累乘傳驛部員外郎侍御史移山之亂許舒翰敗過宗仰位于靈武能
勉起行在門官宋光輝等先謀害之因亡命軍中翰既不之知待之
奏無不之允從幸巴蜀累遷武部侍郎賜爵高平縣男遷武部尚書
諡與三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諡用法大
深君子尊之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
事七月丁母憂免十月起復授本官兼充度支使還黃門侍郎上元
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門戟既立於第門或謂諡曰喜慶
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諡遂權釋縗絰銀青光祿大夫東平縣開國公
以定陵工部尚書定以陵授陝州采訪使判官廷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
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爲元載所擯出爲秘書少監兼衡州刺史歷
福之益四刺史所在有政蘇太僕卿五刺史所在有政蘇太僕卿
賓客七月授譙郡太守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州忠硤五州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諡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勅改荊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　校刻　沈桐　同校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丘神勣　侯思止　來子珣　郭霸
傅遊藝　索元禮　萬國俊　王弘義

古項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伐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今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隳然後德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爲用於是商鞅李斯諂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捶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酷吏

秦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深後有寧宣陽球之屬肆其猛虐雖然異代亦克公方蔽下之人謂之酷吏酷又執斯名罪人也然而網漏而姦不勝矣共予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歷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進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除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貽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哉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入荒酷之爲用斯皆世已遠使酷吏之實橫暱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腐吻國柄棄於掌握凶愚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網羅縶維經一卷皆有條貫安節布置事狀由緒後臣每翻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風之氣中以火圍逸炙之並絕其粮餉至有抽衣絮以啗之者又令寢處穢械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

出每有敕令俊臣必先遣獻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猶愁九曰大聖心生不欲令反者輸款于地斯須同狀矣凡入俊臣之門求破家及有鐵錐頭連其枷

史夫程行謀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
仁亶張知默李敬仁薛季昶王德壽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萬仁亶
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周興侯思止郭霸來俊臣萬國俊
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訴百寮承
聖皇帝文備傳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小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爲尚書都事遷司刑少
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破其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
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籍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
勣下獄籍沒人也載初元年爲合宮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
臺侍御史式符瑞合革姓武命則天授大夏御史中丞加朝
散大夫守鳳閣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又加朝散大夫守鳳閣侍郎依舊同平章事
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
兄神慶爲合宮尚書兄弟並承榮寵證聖元年除司禮少卿尋加政事

路洋合宮陳奏所親爲其所殺時人莫敢西時往宮宮
年高不謝則天便於巴州宮置懷太子院而諸罪於神勣左遷蒲
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軍深見委任與周興來俊臣
俱承識字而能斷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
殺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伐大無宅
人臣罪其名不顯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思止
酷自甚尋被中丞魏元忠曰無罪白司馬不
洛陽有坂雖白司馬坂孟有者將軍姓孟名
也思止聞其罪奴常以此嘲諸囚也元忠

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猶是
仗思止雖小惡衆人也貪穢不能理生業乃
無賴能諂時恒州刺史裴貞救一判司判
已與矣州刺史敬思止說薛將軍高元禮因
裴貞及周興按之竟滅救思止薛擊將軍元禮懼而曲附引與同
坐叩頭爲依大同閔家同人以不次若宜侯
依思止雖小惡衆人也貪穢不能理生業乃樂事邀海島元禮宋性
無賴能諂時恒州刺史裴貞救一判司判天將不利王宅羅反之徒
已與矣州刺史敬思止說薛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

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猶是
仗思止雖小惡衆人也貪穢不能理生業乃樂事邀海島元禮宋性
無賴能諂時恒州刺史裴貞救一判司判天將不利王宅羅反之徒
已與矣州刺史敬思止說薛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
裴貞及周興按之竟滅救思止薛擊將軍元禮懼而曲附引與同
坐叩頭爲依大同閔家同人以不次若宜侯
依思止雖小惡衆人也貪穢不能理生業乃樂事邀海島元禮宋性
無賴能諂時恒州刺史裴貞救一判司判天將不利王宅羅反之徒
已與矣州刺史敬思止說薛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
裴貞及周興按之竟滅救思止薛擊將軍元禮懼而曲附引與同
坐叩頭爲依大同閔家同人以不次若宜侯
依思止雖小惡衆人也貪穢不能理生業乃樂事邀海島元禮宋性
無賴能諂時恒州刺史裴貞救一判司判天將不利王宅羅反之徒
已與矣州刺史敬思止說薛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

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朱惡聽汝所往被拘曳思止大
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
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痛抑我來反命
何幽囚服朱紫親衛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古今所足何言
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棒曰思止死罪紫中來教引
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曰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為談
笑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
矣何也獻可吳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奏故妻盧要太
平公主欲取女思止亦為請娶趙郡李白挹女勅收事而景風閣待郎
李昭德撰掌為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
誣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白挹女無乃復辱
平乎竟為李昭德揚言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端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為羅織經屠滅
諫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還俊至扁州縣慴服
人置于別所矯制賜百牲並號哭稱冤不肯食國俊乃引出擲之水中
以次加殺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斂錄曲成反狀仍奏云諸被
人誣有稱望遊不推究為變永淳二年有上封事言宗楚客兄弟
在蜀縱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等並降階與語光業御史分仕劇
之輕重元忠憂懼書示元忠便液以驗疾
王太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突銛等並降階與語光業御史分仕劇
安南等六道判流人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兼攝侍御史充黔等
黔州俗尚巫鬼多諱忌以疾病不服藥以致死亡國俊行部至
其父左臨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在側國俊又轉為洗馬將軍右羽林中郎
將常衣錦半臂一襲日若朝士哨之以為談
王弘義貝州衛水人也宗楚客授洛州參軍將軍夫授中拜右臺殿中侍御
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來俊臣羅告衣冠百數元年俊臣既弘義
亦流欽州道中矯勅追時胡元禮為侍御史使領兵千餘鄧會
門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吳公風標素著足下任御史元禮曰足下任洛
州元禮令為御史公乃沉刃復何氣類乃揚鞭之弘義每著月鞋
內必於小房中稍高而施鞋遭之者斯須氣絕矣荀自誣引則易
於他房與俊臣常行棒脫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猴每野
行也弘義常於鄉里餉舍求不主怪之弘義乃狀白瓜園中有白兎
縣官命人捕逐斯須間齒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周宣王時有童謠
白兎御史

郭霸鹽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宰陵永遷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
史如舍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
見於明堂自陳忠鯁右從年征徐敬業臣躬抽其筋食其肉飲其
血絕其髓詞氣慷慨聽者為之動容時人號為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
諸御史往省之郭霸居後比見元忠憂懼書示元忠便液以驗疾
之輕重元忠輒佯不知霸乃味甘戊不瘥今味苦當即愈矣元
忠聞其狡譎以其凶忍唯恐後之先舉殺九百
勝門外望陛中屢回忠徒其忍之
轉經數歲須史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
周章怖懼刀自刎其頸斯須蛆蟲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千騎
駐千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
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
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書判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狂狄州刺史劉思禮白云學於張憬藏言相云洛州刺史劉思禮白云學於張憬藏言相云洛州刺史劉思禮白云學於張憬藏言相云洛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楊興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
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味同皎紹之
初按問同皎張仲之且延慶謀衣袖中發鬥弩射三思何其便來果
宋之遜以其外妹事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婁為之遜因抑而
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劾有詔大夫李承嘉與紹之
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有書其事語密相奉令對問諸相慨三

思威權但倨傲仲不問仲之誅慶古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屬與
承嘉等百僚訟紹之比事乃變遂貶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
至即為紹之所擒突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
矣仲之罵曰一思反狀紹之命舉而暨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
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斡汝寧所逭衛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詬
反而遇缺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莫敢仰視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史盧藏石曰頃厚
左經沐州廉隸事系軍魏傳弓靡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污詔傳
弓按之獲贓五千絹貫以開當坐死靡庶人妹係持之遂勳放為庶
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史盧藏石曰頃厚
傳弓今為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為萬年尉捕之擊折其足判授
商陵令負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

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握為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為廣州都督時
以為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路幽求在州都督王畯護之遂留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宰相宋之
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舅祖珪貞觀初為侍中尚永寧公主旭解褐鴻州
參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柏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
兄弟會江都皇帝共兄昌儀先駙乾封尉旭斬之賛其首赴于東
都遷許州錄事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
韋氏之當有詔誅之旭不發軌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
左臺侍御史時光祿少卿崔湜婁父貶於嶺外逗遛歷於
東都高健家所發詔旭完兵獄旭欲揣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
人皆豫其謀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二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
親友皆決杖流遐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

夫李傪不叶遷相紀評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
是綱紀大弛五年遷左司郎中當時侍御史旭為吏最尚左右
無敢支梧每衙參推劾一見無大輸欺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
任紹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矣旭遣成之因奏哭
被赦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為祇承人受顧在臺事旭
累月旭覺之召入宅中發以頭心其奴容記旭受饋遣囑託事乃成
數千貫錢詞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寃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傳
詩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財產籍沒希虬兄弟配流嶺南
吉溫天官侍郎頭第之孫子也補授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凝水怨伴
親戚性禁僧巢於柱劾天官判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凝水怨伴
引溫入對玄宗問之而謂凝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萬年縣
南尹河南府有事京兆尹一喝萬年射即就其官人
林甫薛鄂而免之及溫選畏已為京兆尹林甫薛鄂武三思用事禁中殺宦人
為危之時驅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勞畏必謁焉溫先馳

與力士言誅甚洽握手呼行第昆視之歎伏及仙日盈溢昊於府廬處布心腹曰他日不敢踰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昊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垣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盈帀圍覆其宮長語出付京兆府與慈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昊使温於後廳作聒兩通四訊之或杖或脫勿令温於院中分四於廊處温於後窗之聲所不忍聞即云若在牡舍乞紙筆令史與筆紙及丁所生爰祿山又奏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舉刻問雷輒號囚無拷訊庶罰處節度若禹知已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鍊語狀其外甥武敏一女爲盛王琦妃權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擅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婿令温推之温竟著作郎王曾同右司都事李成式鄭騎曹徐徵司戎參軍數日布衣曹王僚已左武衛司戈盧鴻左威衛騎曹徐徵司戎參軍數日布衣曹王僚已左武衛胄曹參軍

臺五六年問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卿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常時有毛敬裴畢二人之稱裴畢尋又沉於中丞貶為元年貶為遠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洪洞為吏所擒臨刑神色不變元年貶為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過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末改者無宜寬也

贊曰王德祥衰政在姦臣應大搏擊殺之者人過其職臺可為悲辛作法為害延壑不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下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　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　子無名
王同皎　周憬
蘇安恒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　郎茂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忒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紐魏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直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群貞剛絕俗安能辟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魏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提笏而擊元兇張巡姚閏之守睢城呆卿真卿之罵賊又俞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夏侯端李憕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譔之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過壽端為副時煬帝勒江都益賊日益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王昧搖動

此帝座不安蓉塊得成必有真人起於貴況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聖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拳慎者先誅全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為吏所拘遂干長安因之高祖入京城隋之引入卧內與語極歡授秘書監屬李密為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行軍總管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潼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粮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歃歃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沒卿等七壤悉皆從偽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於時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卿不忍見殺之若不能討乃遣其將作士攻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之覺因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

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餓死者十三四又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蒿草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起調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作死乎可散投賊待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殉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為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盛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其厚端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史都尚書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卸旌懷之取羊加刃從間道得至伊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用履梯木緣而上從者三十二人或牽崖滑水過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鬚髮禿落形貌枯瘁端馳驛奏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顯若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敕出為利州刺史所得俸祿悉散施於寡貞觀元年加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尚昌王坦之孫也武德初以驍騎將軍鎮涇州歸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唯煮馬骨取汁和米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久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衆城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速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作城中勿憂吾宜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至脅馳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高祖聞而嗟悼贈涇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

帝從容謂侍臣曰忠臣孝子誠為難得然其家親存及義兵起達在官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倉惶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問視求之及達奉兒高祖大怒以為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靜寨攻之不能拔乃遣其將作士攻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之覺因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

見於衆達詞色抗厲不為之屈衆皆拜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竇老如何足可識吏稱之有賊帥張貴聞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追死奴賊曰視之貴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在涇州之史策也執節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後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奴軍著二甲左右雙絡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武濼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還於陣中用擒來之獻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敢過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役一人輒刺其鼻而縱之及還則驗鼻以表役數之多少也須陀共加歎賞以所乘馬與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宏營士信為副嘗使慰喻之又令監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

王子內史及須陀為李密所敗士信與羅藝仁基率
宇文化及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於世充知其驍勇乃
充軍世充知其驍勇乃設奇兵擊之士信與羅藝仁基
士信盡力拒戰不復顧步之與同敗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
敬州高祖以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
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量之者士信怒責餘人將殺兒數十
至千堡下許以降意乘城總管因令數兒喻諫兒即作降書以射
于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爭出兵追之士信
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拜陝州總管
封利國公尋徙太宗討劉黑闥於河北有洛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
入城撫守賊悉衆攻之其黨聞黑闥兵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潰為賊
所擒黑闥聞其勇壯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害年二十六太宗聞
而傷惜贈行其屍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仁基本所想望及知已
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來世
及卒果葬仁基左而託葬焉

吳子曰魏武侯謂吳起曰三軍之衆一心如何起曰使人
李公逸洛陽丘人也初為本縣主簿屬高祖舉義公逸
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誘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公逸為刺史使
及鄧公又以善行為把州刺史時有劫賊來即出兵公逸乃偽善行居守自入朝
所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
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為患不細
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賊而擊衆大至元規懼遁
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擊衆
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去子臧曰安
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賊即城陷元規以
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瑾敬其所
居為復禮鄉毛孝里道源常與友人客遊友人病屯而卒道源悲

李玄通死州監田人仕隋歷揚州將義兵入關舉所部歸國累除宿州總管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張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衰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耳吾當爲諸君一醉遂盡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瞋目而死

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貴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黟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等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率騎將軍賜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徵以報太子吾屬今日不死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懼因依地歐殺非不自勝太宗嘉歎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來俄頃立率數百騎與屬戰於成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贓貨爲子孫累太宗以問其故對曰臣聞古人有以清白遺子孫者臣不願財貨使子孫能盡忠立名者之願也歸葬之日蜀人有感而言忠臣去蜀冬初雲霧晦冥蜂吟於始秋物有徵而應驗時人有歌而言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海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屯衛將軍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兵與

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醯梅相成
然後厥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偏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
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逸朝魏武失之於張魏此四
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件之於後冷陛下繼聖臨朝
夫落猶懼踈網況值數尺數臣肆雷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
令正義自伸猶不可容便是賞義府之權終始之道顛不能盡忠竭節對敵王休策憲勵義祇奉宸旨而反馮
會逢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敵王休策憲勵義祇奉宸旨而反馮
附城社敵爵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美頁有靡之淳于
恐漏洩其謀頓無辜之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迅天轉日
之威方斯更為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留節玉露啓令霜鵰秋

典共清也臣將應龍亞擊詩吟君則少咨鳴玄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高宗以我方數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業州司戶參軍結情案于昌
樂聚徒教授卅年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
文集十卷門人何彥光貢半千為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千
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河湖間天時官
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
余敬業以為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臨刑
之斉始其衆曰此李孝逸也昔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
不見前軍李孝逸官軍已圍數重破圍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
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證曰
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吳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
阿閒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令降
元貞詞色不撓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拂祖雍李俊
並誅之初以同謀叶謀有武當丞
周陵者瀛州鼓城人也事陳通於北千頃中日刻而死臨終謂左

右臣比干古之忠謹也懷神道聰明應知周惸忠而死也華后亂朝龍逢邪佞武王思平上德而順天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歎息以兄兄門而出其後皆如其口

臣博學尤明周慌及春秋左氏傳大足以決疑定嫌子之師託安嗣子之相託安國家小事猶尚如此天順人二十年矣陛下何故日夜損棄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陛下不悅學尤明周慌及春秋左氏傳大足以決疑定嫌子之師託安嗣子之相託安國家小事猶尚如此天順人二十年矣陛下何故日夜損棄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陛下不悅學

孝敬之前將以突轉周室家使累葉重光累紀不輟斯皆先皇之所構安而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堵王等承陛下之孝獲並得封王臣愚死不足以報陛下之恩德既尊寵位將備饒務乾惕東治海心神何不安萬求之間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採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陛下奈不納明年

陛下舍拉賢位而忘母子深思臣聞東邑襄冀四方服則陛下被大子之名良材天下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為兩陛下愚之計何聖顏以見馬家宗廟乎朝廷何詔命以謂大帝埔陵陛下何故日夜損棄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觀之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表則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馬揚機務自指宅兮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兒過不濟非其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採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陛下奈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安口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兒過不濟非其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採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陛下奈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安口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

陛下以陛下為之主我孫年老忠來事陛下以為之主我孫年老忠來事

姓不觀五嶽不深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受後之主矣孫臣編見御史大夫姓不觀五嶽不深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受後之主矣孫臣編見御史大夫

復之惡復恐逐鹿之黨門關而至亂階之徒猶中相應等綰於宋者門內問疑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懲之臣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放宮電之威解元惡之網使其爵位若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總不能斷使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黎寵前男其羽翼無使椎柄在手騎橫門逆事國倍於穆使天過於左館則杜黎危矣惟陛下圖之吾木偶賊不忠易之道此可視而彼可誅但恐讒邪長而忠正消陛下斷奏天下幸甚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大怒欲遣刺客殺之相正諫大夫朱敬則原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柏神龍初為集賢館內教授愚太子之教也武三思譖言安柏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鄭安柏文學基本鯁直成揆往年抗疏忠誠可嘉屢詣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鴻臚卿式旌微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斥

俞文俊者荊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為慶山四方畢賀文俊前奏上書曰臣聞大象不和而災警生地氣不和境草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勿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危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為左拾遺時武承嗣武三思契丹奚之心也睿宗擁強兵數十萬閱賊輒退使其遊蕩交欲移御於宮中誣誤之人豈為臣之道臣請先斬於宮門景雲以前河北都督不能否則天遂寬脅從者之罪後幽城三月雨雪風關侍郎蘇味道以為瑞雪李嶠賀表長賀求禮曰公為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笑而為瑞邪問視聽若以三月雪為瑞雪耶味道不從

劉昫 等修
閻人詮校刻元桐何校

忠義下

李憕　張介然
崔無詖　盧奔
蔣清　顏杲卿 袁履謙附
薛愿 履冰附　張巡 姚誾 南霽雲附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邵真
符璘　趙睢
石演芬 張名振附　張佖
甄濟　劉敦儒
高沐　賈直言

庾敬休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歷兵部侍郎憕以門蔭補太子通事舍人開元初為成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出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治州事行善招人說問察其後誣貴逞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妝奩陰行貨女者於憕及說為并州大史太平卒太使引憕宿在幕下九年入為利於又為安尉屬宇文融薦憕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慶宇文融李宙及憕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遣監察御史撿驗屬吏史部郎中給事中憕有吏幹明於幾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為河南少尹時裴炎為尹依倚權貴恣事多不決憕以公直正之人所繫賴又道士孫覿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炎及覿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為濟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南太守本道採訪謂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募卒東京以禦之憕與判官一人史中丞蔣清兵馬使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將兵甲精銳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銳騎唐突飛矢如雨皆裹帽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奔曰吾嘗作園中亭榭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奔亦促馬而去憕守本司於宣陽門內及西京陷祿山以其素望授大理卿及奔判官程千里邵真趙睢張佖等三人皆之以威於衆祿山傳憕奔清人之首以徇河北郡至平原太守顏真卿斬其使者於是冷口井武部山谷其首級以木函送於范陽之以多於憕及奔也憕與一子五品官并武部尚書崔無詖

史部尚書盧坦同孝景温發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浦州猺氏人也本名六朗讓慢善鬬大寶中王忠嗣鎮河州悍哥舒翰相次爲節將並委以營田支度拏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封入奏稱哥舒翰少府監安西副大都護河西節度使令三品合刷蔡戰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戰於故鄉玄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列故鄉京城衍當別賜介然打謝而出仍賜紬五百匹令安集閭里以旌異之本鄉列戰自介然始也哥舒翰退在西京驀爲少府監安祿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爲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稠密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節度兵從城無守要路將軍家而累不習戰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聲所向靡不辟易賊屢攻城介然隨方拒擊晝夜不息賊所圍十餘匝天寶十五載正月旦賊將尹子奇率衆十萬攻城介然所領之衆纔及甲不得氣已衆矣故至是收初玄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發使徵兵以賜其子慶宗等祿山入陳留北郭安慶緒見房白於祿山祿山於興中兩手撫胸大哭數聲曰我有何罪已殺兄兒使綴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東陷祿山令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李樂設者泉北大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庶人之舅兵兒使綴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東陷祿山令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李樂設者泉北大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庶人之舅說中衛尉鄉時中書令薛國公蕭至忠主位素高甚承思寵物亡先女其婿李庶人亡弟無依婦至忠女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臧強盛故內庶時人爲之語曰皇后嫁武三思安樂公主嫁武延秀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令歸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階使四方見陛下欽明德高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無列臣愚不肖竊恐私實頒陛下處於兆庶之上叢訝之刻所以其心漸懷伏進忠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龍復爲

盧奔黃門監懷之少子也與其兄遜齊名大歷末宿臣誅
元載寡慾不當興亦克己自勵開元中仕至兵部郎中別
縣令兵部郎中別墅有聲皆如逸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
一載為御史中丞始憲憲及弟並為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
美之奔留輦東部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
吏奔散奔在臺倜儻居喪所執與李憕同見害宗聞而歎之歸兵
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曰盧奔臨難不苟生以全節
史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沒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鼎沸猛
虎磨牙而爭其肉君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榮高足爭脫奔
發或不起苟活生歟宗泉奔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豈不
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戮倘憚鼠貌之罪賴考殷奔升不
愛其色而比向許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乃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
存亡操兵名實任其處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
賊庭以死何有曰君命在身義不得去也於忠何有曰君命在身義不得去也
仲由結纓於衛史魚不避其難也宏曰勇者徇義而忠者守死而已委身
也化婦衛保婦亦火死先德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
補天豈愛死而貴得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詩稱殺而捐生古史書之使
事君者觀然思徇祿止之義大於命所繫不宜於保祐是矣
又者同其義力死之不大益不以屈可辭免不可苟身可
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操於向背之下執與夫惟安倫生者同其風
哉記按謚法圖畫忘身曰貞秉德遵義曰烈守執憲戒馬之閒七
王室可謂國殉危不能推而紓之以死可謂忘身殞當一十任言
必正事必果而有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危門以直道佐
時平嗣之以忠純可謂遵義請謚曰貞列從之

劉果鄉瑕邱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修文館
學士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為長安人焉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
自有傳曾祖勤復業文館學士祖南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為進
士第考功員外判詔陳吳兩策文理俊拔多士從調長安尉
太子令人事判官史宰果鄉以孝友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為鄠
判官兼監收租庸事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果鄉以盡室東奔
山為叛北河東節度使賈循深加禮待及祿山署偽官授果鄉
兵部侍郎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果鄉忠貞欲潛歸闕庭道
宗在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反即與郡
為北泉之計至是貴從管果鄉乃與定公賈深行至平原郡
危之勢果鄉乃與定公賈深行至平原郡內其年十一月祿山果
謀之門以行之時深間道馳告真卿真卿遂
時七月以行之時深間道馳告真卿遂
陳古烈士之節真卿乃與長史李平司馬徐向等
及守宰會議於郡廳以為河北二十四郡兵不滿數萬
以拒天下之師其勢不敵若連兵固守以待四方之救
今大軍南討京師空虛必內自奔潰不戰而擒之策也
眾然之乃使果鄉間道奏狀肅宗在靈武得之大喜
即日拜真卿為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仍令果鄉與
真卿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及欽湊至本之於傳

今大次頓部今掌殺兼[illegible]
及今守夜警[illegible]
討伐安石報高邈遂高邈即令馮虔
之之明於軟人云[illegible]
安倫流樂於傳[illegible]
年今東部來趙郡馮翊鄭德伏兵於[illegible]
二戰并還郡求卿遺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深
安百機二戰決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賈深等護果
卿之衰承業曰上表獻之以為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
乃發寶者百數玄宗幸知果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
表被恩為第山太守果卿司馬果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
河北郡縣言朝廷以眾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討舒翰為副統第二
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時十五郡[illegible]
山潛使傳李隆基盡弃之被害汴亦死焉
家所守時安祿

使收義潛等首清池尉曹載亦斬偽署常城守劉玄迪傳首於平原
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擒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
振禄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鼠闕河北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蔡
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卿
備加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廣誅偽署官屬十餘人送於洛陽戒其
山遂攻諸郡鄰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為賊守
禄山北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判官遂得光禄太
常二公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既陷常州一
我世為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令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
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
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絶太罵不息是日
杲卿幼子誤妊切及女侯謙皆被先截于足何千年弟在修合血噴
其面因加割髓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
門東下復取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槛之獄中光弼破賊

出之令行哀服給遺周厚至德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
河朔歸國時真卿為蒲州刺州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
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倩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密購
錢三萬泉明悉索所獲購姑女而還比役納購已於遂矢而奏履謙
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婢等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竊窘無告泉明悉
以歸滄州真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
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
得屍果然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號慟感歎待之如
謙夫柩殮衣衾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慟感歎待之如
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
丞恒州刺史顏杲卿任彼專城志真在心憤發忠義以致滅門之禍
克而陳慨臨大節而奮發逆擒元惡成此戎勳屠胡虜於流毒方
藏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殁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臨
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

薛愿河東分陰人父紹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憲宜太子文宜君縣主
女弟為殿太子琪妃愿坐官保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表
用愿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崇陽汝南等郡方圍
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麗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
無素兵本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
百里塵昏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
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
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
東都肢支解之或說禄山曰薛愿麗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
祥乃繫於洛水之濵觸苦寒一夕凍死堅武德功臣王之玄孫初娶
那王守禮女建寧縣主會見奏為潁州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張大賓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
時為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

竜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禄山之亂巡為真源令
說其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為拒賊之勢時吳王祇為靈昌太守奏
請以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游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
賈參召募豪傑同為義舉時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
百餘人不從命潮皆殺而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遁出閒
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開城門拒潮召真源與巡引衆入雍丘殺潮妻
子嬰城守備吳王祇承制授真源縣令巡累出關而
死巡乃合真源之衆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圍累月賊傷夷太
半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轘以絶餉路自是內外隔絶又相
攻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時許遠為睢陽守與城父令姚閏同守
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降愿守潁川許
遠守睢陽皆城孤兵寡拒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
堅守城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
翻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

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
爨人心危恐虞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嗇公
爲國家殘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
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竝食乎巡自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
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日二三萬人心終
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使告急進明不救城
城求援於進明進明忌巡威名欲巡之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利圍城之日城中數
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始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
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
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過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襲叔冀見襲兩
相疑貳賊乘間攻陷睢陽進明不救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
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安祿山反河南郡縣皆陷賊偽署以官獨河南節度使張
巡及睢陽太守許遠將吏數萬人堅守以拒賊賊將尹子奇率
勁兵十萬攻圍睢陽巡遣將南霽雲告急於臨淮太守賀蘭進明
進明素與巡不協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毎與賊戰大呼聲
動齒牙皆碎城將閻伯璵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功願爲鬼誓與賊
誓保守孤城臣雖不才竊慕張巡爲人巡曰睢陽之圍人不食鼠雀
盡巡每戰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爲耳子奇以大刀劇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固所逮賊大呼世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釋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遂害睢陽人皆流涕遠將南霽雲突圍
出唯許遠乾運洛陽姚閭睢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擁兵洛陽
與許叔翼舒翰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殿直宋
之悌賀蘭進明與虞候魏琚素不相叶及瑄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
琚參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郭虢王巨復
用盧奐太守許叔冀爲也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秉其官以
招進明號王巨安代之時嘉井部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多烏數百匹不堪打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部署不明不敢分兵援救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劇戰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各盡忠節應
何得安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乎生
說不能達主將之意請憐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門衆委
自臨淮竟無救焉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守賊竟不能拔東都安慶緒捨之僞署特進因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其年十一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殺如存其李憕盧奕蔡履張延許遠嵇灼然許遠睢陽城陷賊將張巡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屈褒贈

袁光庭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張山之亂西北邊戎兵入北庭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知一及矢石既盡糗糧儲亞竭城將陷足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邵真者伊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己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繚絰之中遽欲違命向鄰道之喪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無我密邇讎敵之又恐速禍正己稍亦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

執正已使于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今真奉表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令真留備至入仕二十年方需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僚祿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殁賴名輩者爲之數息建中四年冬源原兵叛攻圍寶子山谷幸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副詣河東節度馬燧軍來保薊毛兵東鹿田悅閉關拒諫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計其罪矣惟岳懼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尚書

符璘者田悅之將初爲滄州刺史悅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遽悉其衆降於燧燧表璘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計一百戶璘父本奇初爲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

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賜令奇戶部尚書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於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優擇清直頻推敬之表爲宣慰判官陟留採訪使郭納復奏曄爲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義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逮賊沒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保族兄弟也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寄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貨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感重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錄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長殷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寶頻真卿柳

芳陸據高穎士李華郎餘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趙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遊也而曄最名在首金五十年某經貶謫憂罰備至入仕二十年方需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祿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殁賴名輩者爲之數息建中四年冬源原兵叛攻圍寶子山谷幸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神策軍將時懷光重也三桓將與朱泚通演芬乃使門客部成義客蹤其穩統成義至奉天乃及以其亡告懷光手理理窘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舉國屬心公下負天子安可貪演芬且寅芬胡人不解異心故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牒得部成義千朋方救之先是詔懷光奉詔徭役左都將梁名振

太四軍門曰太尉見賊不討天使到不迎國將反耶且安史叛僕固懷恩今皆展效公欲何為是貪忠義之士立功熙上悔光弼之召曰我不反為賊強盛須蓄銳俟時耳纔幾悔光引軍入成陽名振日公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任建中初以澤路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任悉兵力不能出戰嬰城守備器械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幸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幸苦守戰任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表嫁人即於時宵以文雅見稱於城下大敗之任乘勢出戰破賊斬首萬餘級賊遂解圍而去

馬使太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勢力性頗暴戾將軍張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為郡將重政與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刑賞大柄王者所以誘善故朝敢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魏洲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宵閉辟召亦注戎府而能保貞介之正性不隨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舟污義聲可尊於竹帛顯榮所陳名叶褒興追加命秩以褒忠魂可贈秘

少監

封魯國太夫人

魏齊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衛州西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改漁採訪使安祿山表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常隨侍出入卧内每有機密之事必預聞之及祿山稱兵南下河朔諸郡皆望風瓦解齊獨與賊將高秀巖等堅守土城相與約誓同死生賊攻城晝夜不息矢石如雨城中死者十二三齊與秀巖等出入巡城撫勞將士以忠義感激之人皆殊死戰賊不得逞相與解圍而去

沐逸還宅於遷所而四郭即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棐棐乘其懼也說師道獻三州及入質子初其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曰今大禍可安豈非尚沐庶氣乎倘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棐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本貴鄉張公藝傳附　王君操同郡智高弟智素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譲　裴敬彝
張守貞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弟甥趙壁
張琇兄望　梁文貞李嶠武元衡等附
崔行　丁公著
羅讓

開　人　金　校刻　沈　銅　校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王君操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譲　裴敬彝　張守貞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張琇　梁文貞　崔行　丁公著　羅讓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遍于親屬善於兄弟必能同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

於君施於有政永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繼貂狗行焉誰窮通揚名未有不備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多録當時旌表之上人或敘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録衆所知者以爲孝首至於州縣薦送者必審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李知本相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恕六世孫也父孝端隋鴻臚卿知本與弟大冲俱有世閑而大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大冲無兄知本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義稱鄉閭隋末盜賊蜂起其間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眞觀初官至秦州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瑨開元中爲給事中楊州刺史知隱孫顗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保少卿從祖兄弟爲給事者四人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本貴鄉父寔晉左衛將軍所稱賊帥王君廓

劾其事時瘦湜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湜等詞屈從子餘奏爲定開元初累遷饒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愛之又爲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四年卒贈太子少師子餘居官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駙馬都尉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殺之與日知爭於武后后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端明其事神龍初爲給事中日知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急眼數日而疾愈自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發引吏人竇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殯絕久之乃蘇左右皆泉慟莫能仰視遷宮使御史大夫竇從一奏日知母子之篤行請加褒異中宗嘉之乃下制曰給事中李日知母子之篤行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司其事若多所異同張綱不立焉事出爲相州刺史奏課第一徵爲刑部尚書多所匡正加至太子詹事三十一年制令親者未嘗升堂入謁昔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司其事若多所異同張綱不立焉事出爲相州刺史奏課第一徵爲刑部尚書多所匡正加至太子詹事三十一年制令

之服開井中書侍郎或謂洪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是試但署位而已甘無事也洪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守其事若多所異同張綱不立焉事出中所見方行裨理昔可倫軌倘安而爲怵休上也自是每有大朝及

郭諤日知獨存親誠其末章曰歌舞所願豈思井者更貴使時論作者所論者多之景雲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能知政事頻乞散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顯其事婁數門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欲其心是非上足之日及歸田不事產業唯有五頃之負郭永以供食必先薦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之俗自堯舜以來聖賢相繼加至小功五月喪緦麻三月喪期親加至大功九月喪故有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其物備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其物備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皆周人之時禮也中古已降質文迭用或簠簋不飾或豆籩有加其用過於純儉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茹飲之時常食不服純用

禮經禮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問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已其情
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慶之盛儀清廟
特享禮饌單陳用厨制也而古式存焉圜丘合享時臨具設禮法之
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時令也非用之內
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登盛敬也
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知神在無或怠忽誠其進貢珍產改時物鮮無考諸
今已且而虞以新相從則新鮮肥美盛在是矣不必於享之數
也至於祭器通物所宜故燔古器也盛於瓦缶古器也和之羹鉶也
盛於脩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典時餘物用古器者
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誼加變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損
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則多人并恒宮之榱又刻桷舜禹之大也先君有共
請清廟有衆倍之名近於侈魯人
恐是不可以越禮而濟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

晉武之法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可於奢體矣大
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大常奏狀令酌祠酒設制度令小等未一合
稱特甚難不可全依古文由堂稍遠廣大者謂楹禮文有小內者
獻以豐貴其小也小不及都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儀也臣謂
失鑒正無作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儉非禮也未知令
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歲外祀服緦加至
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母請加至相緦者竊
聞大道既隆天下為家聖人因之制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
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德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
以尊崇母以厥降豈古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舜事外服皆總
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
昔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往修新理時改舊章漸廣潤陽之恩不遵深思之典及弘通之
後禮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或斯見天人之際可

不誠哉開元初神關海嶽水旱道歉論褻服幸東都令僉議千時羣
議紛拏各安稱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還稽古之明特降別勅
一依古禮事存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史冊異議竊所
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
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丙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詳為定於是宗
廟之典嘉豆每座各加至六籩婦勺為小功勞毋加既祭堂姨舅祖
兄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洎既善禮經朝廷無有疑議皆取決焉
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
漢書清末高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
篡奪偏不平之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逆無烈者
子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格事便加手刃事頭淺遂
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累弘文館學士卒南金初為秦
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肅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

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兄寢造南金曰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既
為讐人所發詔使告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繫崇道連引南金旭遂
縱以重法南金勇越號詣旭自言藏崇道狀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
旭無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遂壁曰兄是長嫡又能幹
家事士毋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為生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
認上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
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
以疾固辭不堪繇劉轉為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振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為蒲州都督在官累載俄有納其軍中
贓罪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往就軍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
汪發告事者為生令奏雖審素之罪俄而人
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漸按審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
汪兄從修新理時改舊章漸廣潤陽之恩不遵深思之典及弘通之
後禮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或斯見天人之際可

年長其發誅及季丹皆珍為之既殺萬均繫表於并丹自言報讐之狀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勳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泥水為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珍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爲具合冷怨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表辯鄉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縱報讐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救之動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瑾等兄弟同殺推問欵承作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詞矜其爲父復讐或言本罪免徒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有必行豈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瑾珍死上嘉其志義并弃瑾感傷愍之爲作哀詞令於衢路市人數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瑾珍於北邙又恐爲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梁文貞鎮荊州閱鄉人少從征役比還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

乃穿壙爲門導通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側未嘗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書字以對其後山水衝崩路史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於新野白兔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韋安期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持喪先奏文貞持喪不食固請於是敕諸史大夫崔隱甫檢校荊州應泉人李憲恭被表貞節家祖父自周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

崔衍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父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平番中行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笞命僕隸拉于地祖其背將撻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救杖不得下因大呼衍所具知何忠乃告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錢皆送嫂嫂感服

及移鎮代行宜州歲饑諸道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租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加工部尚書十公有字子孫吳郡人祖衰父德七歲見鄰舟把其手衰感不食因請於父絕不奉道冀其幽贊父闔而從之年十七父勉公就學年二十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初縣令韋安期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持喪先奏文貞持喪不食固請於是敕諸史大夫崔隱甫檢校荊州應泉人李憲恭被表貞節家祖父自周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泰自周四代同居至

制皆許之

南尹皆以清靜為理政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
林侍講學士上以淅西突厥詢求良帥命檢校戶部尚書領之詔賜
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
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諡曰忠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
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雖樂之好凶
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杜懷操文詞宏贍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四
詔對策高等為咸陽尉丁父憂服闋除尚藥奉御不從四方之辟者
十餘年李獻為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為從事聘監察御史轉殿
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
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比為富所賣
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悉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為散騎常侍
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
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調再從弟詠泳子劭權字昭衡性

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弟亦為人所愛門勝鄧勸乃錫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朱子奢
賈公彥　張士衡
孟文達　歐陽詢
蕭德言　張後胤
敬播　谷那律
秦景通　許叔牙
羅道琮　劉伯莊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
風俗莫若於此尚故前古哲王滅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

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
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
隋氏道消海內版蕩綱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
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
我武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子孫
以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
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三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
流慶後昆達圖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
疇攸叙徽乖互章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允明典
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垂八百豈功茂德冠
于終古暨乎王迹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運尊君宣尼天
資睿哲經綸憲備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蓋群生守祀不修明
褒尚關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
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
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晝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每
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泰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僚
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閤下及
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處世南褚亮
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
論經義商咨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弘文館
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尼爲
先聖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年國學頗稱興盛
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成行署吏又於國學增
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令置博士
學生以備教授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弘文武門也

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貞觀退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詣
京師矣而高麗及百濟新羅尚比齒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堂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
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詔中書侍郎顏
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
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
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弘正沈重陳
太尉文何用弘正張譏何安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
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
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十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伏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寧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之義此非聖之徳也老夫之卓也既行茲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大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爵
爲通如比爲宗嗣位政教暫哀海於儒術尤重文吏於先聖尊
陵則老夫老矣哀無能爲也客拱首曰非哀朝命再拜上公臣竊惟

臣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設得寬恕立功贖罪然後歸命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昔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成遂乃覺降家經行述未克立廸車復路終於忠義用康家國大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若又類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以兵車制密又問計於文達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行譎詐之術今處下執門觀中場帝之變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討為不當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善聞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為大計殊有所見先生幸為之言及引證明白太宗又嘗讀孔子以牛老不仕多[illegible]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見之先[illegible]珠數一百枚時人傳共談博密又問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與帝命藏于秘閣中觀之太宗歡甚賜之太宗歡為弘文館[illegible]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illegible]文選音義者本之於焉又曰[illegible]蕭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illegible]家為[illegible]後又還俗專物合聞尤精詁訓[illegible]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也[illegible]之風習慶中累補太子內[illegible]奉府[illegible]卷表上之門[illegible]一百二十四[illegible]藏于秘閣[illegible]書部乾封中出為經[illegible]之[illegible]密配流嶲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二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illegible]所聚徒無[illegible]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歐陽詢潭州臨湘人[illegible]大司空頠之孫也父[illegible]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寔從坐伸於[illegible]書令江揔與純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illegible]而[illegible]書部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後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尚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斬變[illegible]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則焉高麗[illegible]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illegible]之書名遠播是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形貌梧[illegible]

撰著文集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子通少孤毋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治云買汝父新迹之在通輒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途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家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笑後而能哀感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四十餘始授崇文館學士尋以母老固辭歸養親年九十餘通每入冬月容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世孫珙中至殿中監與辭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刑卿判納言事尋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貞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遂忤諸武意為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歸鄉里薛舒于杜伏威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發卒以稱三國之盛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曰每見中華冠冕之人常以為則今睹使君風儀容止實海東之師表也

世摩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每聞卿為大國使必勿辱君命其來仍為之講說使遵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主其國欲倪冀彊之情遂為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大宗引居賓館太宗就授諫議大夫散官直門下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吉州刺史卒子奢博涉經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晏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辯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昆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高宗時晏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辯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昆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吉州刺史卒子奢博涉經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後徙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有諫長驅關右以隋帝業就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智賢二人為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未徵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盛文達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敎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本相問難其大義劉焯劉炫思孔頴達成在坐文達亦參焉抗大奇之問曰孟生既入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孟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參焯焉抗自此生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為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敬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為二蓋焉文敬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上公之子時以文敬為博士文敬高祖七文敬開講毛詩發題公卿成集吏相問難文敬隨問為釋風雅甚行時人之致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書遂壞識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尋從太宗出獵在途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麪為之必不漏秦竟欲太宗不

為政體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薛伯高絳州太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關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好屬文緣識者令撰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於此官置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數曰所恨資品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頻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

儒學下
邢文偉
鄧徐令
王元感
韋叔夏
郭山惲
盧粲
徐岱
陸質
韋表微子絢
高子貢
路敬淳
王紹宗
祝欽明
柳冲
尹知章
蘇弁 親
馮伉
許康佐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太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為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時務策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勤於學業而性惻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荊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葬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遍尋滿澤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感者幸柳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出道琮又呪云若所葬是頡吏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之稱道琮誠感所致道琮辛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幸卒

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李敬玄在東宮舉與宮臣接早文偉極減膳上書口陳竊見禮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徹膳則死今日殿下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旅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規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仍押謁見尚稽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膚揚文明者乎今史籍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木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由城隅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以在幼年未閑將衛誠恥前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寒思昔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事之道遵禮以養為先所以晏閑坐堂申陳忠規敬尋來旨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表均親疏第一省感慨莫甚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洪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非我之純臣誠切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

張廷珪行卽兼弘文館學士敕初元遷內史天授初史[illegible]
以效誠獲免文偉坐附會[illegible]貶[illegible]
文偉以爲殺己遂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illegible]
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明經擢[illegible]
舉不得志棄官而歸[illegible]
綠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
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完公融會爲和州刺史
從子貢授業情義特深及融爲申州陰懷異志令黃公譔鴆殺之於子
貢推鞫主者謀密藏書信往復後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家事[illegible]
事發被誅
卽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嶷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嶷
之爲左丞楚之爲尚書民曹卽楊帝重其兄弟稱爲二郎楚之武德
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待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

山東爲賞建德所獲將以兵刃又議以厚利誘楚之竟不爲屈及還以
年老敎住員舰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尚宗
特愛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
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雋上元[illegible]
飲令從父知年始[illegible]
也和次入府不意培壅而松柏成林輔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
衆欲自焚長史裴照舉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
道或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illegible]
士[illegible]
德伸撰孝子後得三十卷以屬其[illegible]
成會昌卒時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閭門趙盆子[illegible]
書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雖自傷窮不食[illegible]
不當成性[illegible]
[illegible]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illegible]
以效誠獲免方貌恻入見其妻形容[illegible]
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
授崇賢館直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垂歲遷天二年
坐與[illegible]
及[illegible]
已來無及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
柳[illegible]
王元感授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水[illegible]
深懼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授學天授中判選左衛率府錄事
[illegible]
及章明宮[illegible]
[illegible]
諸[illegible]
成[illegible]
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深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于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叔父太子庶子琨常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承相業矣睿明經開元年累除大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儀衛多闕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告別受制共當時大儒侃欽明郭山惲擇定儀注凡所立議悉成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古因禮儀國家所重司徒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悖於禮經多所改變所宜釐革以叅掌冀弘興式自今已後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表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累封沛國郡公辛明元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賀之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諸

已文子紹太常卿

祝欽明婺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歩史百家之說舉明經長安中累遷鳳閣舍人為國子祭酒景龍二年中宗將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皇后亦合助祭宗廟因請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鷩冕因此以后助祭宗廟宜三獻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非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祴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蠶共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丈夫天毋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解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衰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事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合精夫婦

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禮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是明證制修助祭儀注問之太常博士唐紹指教緒對曰皇后在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故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請按紀晉宋及魏周隋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禘祫禮儀職司之常事不敢參詳但禮有損益時有變革所以因時立制隨事設文今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限何以明之按周禮與瑞職云祠注有郊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寇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后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合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爾雅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掌大按禮掌客

職大祭祀后神獻則薦玉豆籩撰祭天地祇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禹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豆籩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助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王齊制大號理其禮事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于后有祭天地之疑故申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六宮此是本經指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以混丁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籩外宗無佐尊天地之禮但王后兼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尊天地之禮但天地之禮不用豆籩外宗無佐尊天地之禮但天地之禮不用豆籩外宗無佐尊天地之禮但天地之禮不用

尋興祝欽明同鞫之加助祭刻祀之禮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爲國子司業卒于官

柳中庸河州張掖人也隋饒州刺史莊之子也父端陳亡還鄉里父徒貶大業末爲郡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敗門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讖中庸獨曰繁緩以朝許之伸尼閒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兼名與徐智應大丹契世君子是機而作不俟終日中庸不俟終日事初爲人也明不可不慎不慎鮮主案案之興誠別承恩然之稱不應假乘秦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始于福劍足得舊事秋不曰安樂公主與宋秦公主無異同宗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秦文秦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帝王者欲論親等則不親於親王雖王子孫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於君之舉事則被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日用皆恒旨援引糟已乘無得稱陵若已君人之禮服紀等級自帝后而下加於親王之稱不宜假乘秦公主爲名陛下以睦下之思愛施及其別所尚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孝友奏授其府司馬攸暨固辭不受中宗初即位追贈太常卿諡曰貞烈昭王始祖以備七代之數可百官供擬又薛周官諸應用財器成給以會姓王及大子應用物資不合至今昭君之貴成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廿道所謂是不合此門諸君之貴成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廿道所謂

太聖前之儀衆不足備卫得使上下無別君臣一貫若哉又安樂公主承制假乘秦公主之稱不應假乘秦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始于福劍足得舊事秋不曰安樂公主與宋秦公主無異同宗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秦文秦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帝王者欲論親等則不親於親王雖王子孫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於君之舉事則被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日用皆恒旨援引糟已乘無得稱陵若已君人之禮服紀等級自帝后而下加於親王之稱不宜

談人少結婚宦性之然猶若時人以此稱之然恥參權要每歲屢表請罷職優詔不許

鎮皆名執事從容獻納多所裨益文宗即位徵為左司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

由是徵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紫金魚袋開成初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取士頗稱精當已用事故令貢人講義何

遺編一百五十卷貞觀禮部撰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祖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

在文學碧沚土授秘書省正字轉長安主簿尉之亂徵宗幸

華陰令杜正倫上表言宣史煬帝營汾陰宮及雷山谷井陘

之曰君上遊伏臣下當從斯乃節儉崇本華靡成敗之鑒也新平安守二太

守皆遵奉命新之以狗能君知其事干煬心乃安矣卑禹鑿龍門

鑄銅無識德宗嘉少能加試大理司直同員賜緋李程宣歙御史歷三院累

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年又登進士宏詞兩科延英面賜金

紫授度支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齡奏請不受屬縣令宰臣

數百匹不納又掌送至京供回奉敕令還之號曰弁姓

進人名帝嘗不可謂宰臣曰前代使異路不受時幣者此人心有清改

可以戒之遂改御史鄭僧泉令縣中百姓多得富業論蒙十四篇大略梅明

恐君仁民勸農務畜耕織每郡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章真年歲為

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
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同三州刺史入拜左散
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約進士擢
第文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逾年以
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踰歲擢遷中書舍
人俄拜户部侍郎職並如故時自長慶曆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禁
林遷擢例無踰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
承遇恩渥感于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耽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諸
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堪老求爲知院官
人或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庭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榮
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
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爲户
部侍郎以疾館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
書撰九鼎記四卷弟虎佐元佐元佐子道敏亦登進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言出必由戶行跡其轍
遍布其人光乎信史

劉昫等修
閩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文苑上

孔紹安　袁郎　蔡允恭　賀德仁
庾抱　蔡孚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鷟古
劉禕之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彥伯　杜易簡從祖弟審言
盧照隣　楊炯
駱賓王　鄧玄挺
王勃兄顧附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
訓論近鄙班楊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原湛湛江楓長擅
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
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
究以辛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
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夫軋鑒寫形持衡品物
非伯樂不能分驎騏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泯吹竽之
人即異開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對二南剖陳三變標雲門之抑
揚振淮陸之風儆俾律律呂和諧宮商輒合不獨千建總建安之覇客
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館奇帝
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
足以綢繆經邦垂止雕章緝何韶詠金奏詞炳青故卓觀之風同
乎三代高宗天后友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相梁之奏巍
巍乎煥煥乎煒燁古今如燕許之鉅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賁
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隸業使然曰是失機秀絕若珠色澤
無假淬磨孔璪翠羽毛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縉圖其間爵位當

高別爲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勒悅才雅陸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開門讀書博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論門分從漢但見此弟兄嘉其二須深見假賞歷太子洗馬陳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平宮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羣士薦曰表朗在任雖給事中貞觀初平宮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羣士薦曰表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持使人傷惜因勅給其丧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爲學士所處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靜士吏懷之高宗在春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後有子弟堪招引在文本曰奔散莫有留者唯表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王辯那傣表請前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貞牲操尤纖先風曲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朗從祖弟利貞

左右有侵暴下人者須捕而杖殺之明果坐流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慨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項累遷綿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溫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紹安係若思若思孤毋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貸褚逐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金寶今所重價比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爲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當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盡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彥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政華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

表明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

中書令及陳亡德言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旅棚
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貴朗祖又廢
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著開視事司馬肅河張沛通謁沛即
侍中文瓘之子謁揖之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
冒天下甲門謁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
冠領袖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大尚於婚姻求於祿利作時
杜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貌之以爲口實以爲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玥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有
風干於酒尚弘正咸以高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師德基文筆
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都陽王伯山爲會稽
太守改其所居甘棠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
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因遇其厚及煬帝
即位豫章王改封漢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被誅府僚皆被誅貞

觀初德仁以忠謇免罷出補河內郡法嚴興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
師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德宇文安功德茂盛今其爲賦備奏詔撰成
名曰述聖賦陽經數十匹德又獻性包誠德賦以申諷曰聞理忘
亂安忘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爲麗而
不悟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
富貴盛也謂四海爲已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
下爲無危及其疑也則頸血僕尸雖欲結戎夷化
行荒裔尚失其度引繩生骨肉靡親
初廢殷紂則思商王之所以亡朝朱則思今已之所以責遊府庫
則思冬日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寒客抱於坐中歐姬皇孫頒深破啄當
後嗣哉衛王篤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
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德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
允恭有風彩善屬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所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啓聖纘神盡聖欽文以心應古與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焉公一人有慶開羅起視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仍河內人李孝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妖纕古宅其徵稱好德頗有微去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幼纘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待若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萬紀之後魏臨淮鎮將徵之少有學業與陽城縣男壽以老不堪者遞出為楚州刺史牟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涓南尉刀筆吏能為幾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當謂曰

足下春秋尚富便擅大名宜和自持抑無為稱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農少卿封酇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獄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識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為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實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濟者甚衆出為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戶舊輸生課及延祐到遂勒令輸田是其下皆怨李嗣仙恃拱三年嗣仙果以南海反延祐乃誅其首惡

於世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孝義聞齊聃少
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令史時令狐德棻等修
撰上疏曰昔姬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傅而友
亦詩觀近習皇太子曰可招集國學俊士顧問講
論以觀其志業之風亦播崇賢之美今乃使乾
乘之子鄧元超侍春閨昌頤之前削桂而陪望苑
疑侍云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今
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漢獻公即位
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史孝公頒其條章而齊獻
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齊聃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
講焉當時所稱周王等屬文以識在編者仍數
日來往焉以淵世機客左校歎
事每四十餘處宗即位拜監察
史改亨中為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
閻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檢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甚
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易簡
春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
審言進士舉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性才褊傲
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
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死矣又嘗謂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王羲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海其於翰
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
李重與員外司戶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繁獄將因事殺之既而李
重等府中飲謔審言乎并年十三陪
為左右所殺李重臨死曰吾不知害

可否相資也道有卿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節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平祀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華蟲者卷也龍德神變應變替見者也宗彝者虎蜼也虎蜼有猛烈之志孝公有聚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孝公有聚才能守耿介之節冕以祭社稷五穀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冕以祭群小祀百神異形難可通擬但取被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理制禮功成作樂大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衮衣狀領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虎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藻火粉米四黼之名至龍有負圖之應宗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宜別表休徵是無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聚奎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璽

殫南宮之粉壁不足馮其形狀綵繪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固不可舉而於法服也書也者龍之氣也水者龍之自生也又不設別衣章自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龍袞八章三公服之者備著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高鶚者猛禽也適可辦祥刑之職也熊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蒼虯相與刺於薄井拔紅蕖之狸貙請爲建華取其文彩者矣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蓺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龍袞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五品乃得同王之袞名豈唯加創作家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四章五品服之者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婦令婦之於夫亦何取變周公之執物改宜及第乾封初詔關上表進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

月孕日宮中出而閻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漚盤盛水置盆於其上盆浮水上周旋不已又登龍於山登嵩盆賦詞甚雅麗烟至宮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在所舍多進士亭毫事勝額爲之表聖深況遠智巷舒神化也又制官中宗即位以舊發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開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識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炯曰楊盈川文思如涌河走水酌之不竭陸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盧後信然慨在盧前識也開元中說爲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相喪堅曰李趙公嶠文公之筆術樞衡一時其間號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宋之問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學者仰之不可窮極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鄭衛之音雖甚淫靡頗發詠司喪悼之類若施於哀弔則乖矣蘇頲之文如朝廷宴會則宜歌頌雄壯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徵進

人之優劣說曰錦繡之文如大官高宴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五穀先之文如敦龐茂理雖樸而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蛇虺蟄蟠狀雖拙而微有生氣然可珍而多有時代堅以爲然廣德初宋本歷漫贈宋相四州刺史皆有感名部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千神護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父子伏誅王勃年二十餘坐事除名父福畤坐勃交趾勃渡海溺水驚悸而卒福畤時爲鄠縣令勃之死也福畤方赴官舟次南昌聞之哀慟發疾數日而卒二子揚烈揚名時皆幼勃妻乳母攜之以避難及長皆知名揚烈終於安康令揚名終於秦州都督府司馬揚烈子炯舉進士第二十餘年不調炯恥以門蔭入仕客於綿州魏城縣令段簡簡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初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詔關上表進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

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物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悖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坊匿之又擅事決杖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州父禄時刺雍州司戶參軍坐判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物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其夭渡南海臨水而卒時年二十八勃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書中捐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勃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爲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等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勗願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洩勗坐與耀善并弟勔並伏誅勗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勗勔官位福時天后朝以子弟累轉岳州長史卒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勗與蘇味道謁之行儉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放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絕衆於推步曆筭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隋知祚其終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一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一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長王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令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擅於五言詩常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然若魏無行好與傅従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快快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郤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劉　昫　等修
開八論校刊沈桐同校

文苑中

郭正一
胡楚賓
劉允濟
賈半千丘悅附
沈佺期弟全交附
宋之問弟之遜附
王無競
尹元凱
許景先
庾承宣徐安貞附
王灣
孫逖于宗綦毋潛成公弘李嶠
李邕

元萬頃范履冰陳子昂盧藏用崔湜
宋之遜弟之悌附
喬知之弟備附
富嘉謨李少良附
劉憲父思立子邁司馬
陳子昂閭丘均附
閻朝隱
李邕
賈曾
賀知章
張若虛
張旭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為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憲事兼有詞學制物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則大臨朝轉國子祭酒兼知政事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正一頗知書善隸又檢校涼州刺史入為麟臺監又檢校岐州刺史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天二年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沒于陣高宗聞之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若旁士馬虛耗糧儲近計則徒損戎威遠令入討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五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覓之數年可一舉而滅從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為敵守為便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卞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愼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殿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劉允濟并州晉陽人祖臼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總管軍宴別師馮本以大軍援樺將郭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牧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為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字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交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疎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還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承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

苗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為酷吏所殺

范履冰并州晉陽人少與弟思約俱早知名自右轉太子舍人與同府戶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脅息犯逆者破籍沒為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清陽人少與弟思約俱早知名自右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中冀蒙親澀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鸞臺少監

崔湜史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卞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愼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殿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劉允濟并州晉陽人祖臼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總管軍宴別師馮本以大軍援樺將郭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牧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為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字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交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疎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還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承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

詩時人多誦講之則天時察孫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特恩已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怒嘗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嘗還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詛酷吏羅織知之伷潤忌初爲冤州都督備預脩三教珠英知之中宗於襄陽令時又有次刺史劉禹錫詩詞哀苦爲時所重忠行不修爲數人所殺孫逖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兄州司馬冽友善冽冠本朝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充瀋宵採擷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戴國遷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賦以風則天生嘉數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充瀋洛州掾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客彭城郡永歷六代

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
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後
雜文自思立始也舉本官
受詔推按來俊臣處嫉其
今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
坐官爲張易之所引自吏
卿兼脩國史加脩文館學
意經籍寬因上啓曰自古
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
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
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
年宿望時踈召問以察其
部尚有集三十卷初則天
王湾司馬徐堅載言相次

功

北齊臨洺人官至瀛州司
司馬徐洛州溫人也伸龍
未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
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
沈佺期相州內黃人也進
英佺期子屬文尤長七言
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
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
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爲俊臣所構既鄉水
誅摧憲爲給事中專轉鳳閣舍人神龍初
部侍郎出爲滄州刺史俄復入爲太僕少
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嘗
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
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
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
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諸儒無過祖明行修者
言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寔存贈兗州
時物吏部糊名考選人列以求才產憲與
列入第二等

中牟于黃門侍郎

劉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
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
記知名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
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
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震駕
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早儉
子昂詣闕伏閤自稱射洪
下臣聞到王公愚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

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讀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能
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能
夫而經綸濟世謀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報身之害小存
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
必獲用死亦何恨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
下乘羣臣萬國咸寧百姓屠陛下以恂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
之望嗷嗷如也莫不翹首觀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矣
況皇太后又以文明之賢協軒宮之聖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
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幷宮將遷西京繕興未欲陛下以非常之
智者失固廟堂未聞有奇謀之謨朝廷多兒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
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休皇風靡頂至踵莫非享育不能歷毋鳳
抵灌咄咄而下增永嘆息陛下以不諫之罪人也所以不
正陳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
明行修者
言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寔存贈兗州
時物吏部糊名考選人列以求才產憲與
列入第二等

貢巴蜀之饒有渭入河輸關東之粟輸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
削平六合混一宇內今則不然蕞代迫匈奴之
伏巴隴巂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
旁命其弊不堪秦之苗尾今爲關吳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
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
所健妻子流離委家喪業高原澗基皆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天海爲大藏庾稔前秋稍登使關餓之餘得保性命矣天下幸
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蒿
萊指可哀傷陛下不務其難貴從安易遠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校節秦京千
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
之以興歎勤之軍徵發近畿疆場老鹽山採石驅以就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諫臣恐二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舉人包六合爲宇慶忌遠古以至於今自帝王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宏遠文武爲百王之冠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蔡蔡相而不返禹會群后政務山而永終當其愛惡喪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所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遐裔慕義談帝丘以爲高範況我魏魏大聖轔帝祭堂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榮麗秀冠華峰北對湍邙西望少室視融轘轅陛下惜也且景山榮麗秀冠華峰北對湍邙西望少室視融轘轅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門闕終相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澤周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臨江淮舟楫之利西馳崤澠漏舟之固若乃欲棄太山之安就焦原之險下神器之大實捐萬乘之尊踐不毛之地竊爲陛下何不爲也臣之不思運洛之壯規關隴之克難乃欲棄太山之安就焦原之險下神器之大實捐萬乘之尊踐不毛之地竊爲陛下何不爲也臣之不思運洛之壯規關隴之克難乃欲棄太山之安就焦原之險下神器之大實捐萬乘之尊踐不毛之地竊爲陛下何不爲也臣之不

策采行路之論論議太后下輔使者生之望知有明女天下當不幸甘輔者乎王遷都光武都洛山後紀海不在東京宗社墳墓居西七葬而春秋美焉始王莽書載先代思宜其不頓蔣哉何輕棄衰貶於斯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墓欲遷小存大去偏就正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兩星人所以貫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仰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變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晉陽之甲興於肘腋而天下震動高祖以爲大矣今欲捨百二之險而不固委萬乘之勢而不乘欲以與周秦爭衡於咸洛口積天下之衆因家之資斯

義臣欲圖此利復以生靈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脆劣不習兵戰一虜拜赤白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橋兵處遠令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遠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肯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荒夷所橫暴昔秦有見破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有廢安北拔單于棄鹽茲放跋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棄動兵戈捐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饉薛舉竊據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憒憒有不安今者復聞此兵役之不測臣開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舜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利則慮其安卽思其危防其漸而救其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手刃殺之識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弟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孝戰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吳丹以子昂久在軍中知其利鈍慮其宮然後能長策稱孫伏聽

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邵州司馬辛替少知名景云中為吏部員外
郎玄宗在東宮盛擇官寮拜曾為太子舍人時太子頗遣使訪召其
策論宦臣執奉重署閱策多奏女妓曾啓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
人神聖賢有容戚英有節婦人媒黷無隊其間昔帝舜用孔子所以
觀舞人懼之饋以女樂君臣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媿之已久
秦人反間遺之此殷戎王昵比田鉏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媿之已久
哀以婦人為樂必務治容吐咬動心蠱惑志上行下効垂俗將成
敝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聽徵
德化而愚野之美未彼於民心好鼓之聲或聞於人聽苟所以道廣
誦之微烈棄鼃舜之典風者哉至於鄭衛淫靡君子戒其溺志
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樂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童示群然慢鼓淫舞
實虧廣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放鄭衛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
嘖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知殿下放鄭遠佞遵元日新月
在舍生就不忻戴太子領荅曰比常聞公正直信亦不能解人近

日反覆朝第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如
等敢以時交往拜賀領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為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歷宗時天
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還過贈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
長富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曰
芸記頗傳於代李
尹元凱者襄州樂鄉人初為磁州司倉參軍乃授雅州榮
垂二十年與張說厚說明特相友善說拜右補闕卒於開州司馬
曾留河南洛陽人也父元忠乾封中為侍御史時奏有事遣東
忠奉使往交軍權及還高宗問以軍事元忠具山川地勢及陳逆
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元忠悉品藻其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
所惡問元忠誰門將而持重歲整辭仁貴卿居卿又當寅諮累朝底典出卿
倫儉若自處果有謀契故何力冗敵行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已
之短皆明風夜小心忘身愛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
明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諡宗即位於靈武
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於朕冊文上皇覽之數曰昔先帝晏駕仍於朕冊文則卿
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滿齊應二年為尚書左丞
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
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
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無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
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參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夏之
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參用文質見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

則典臣考了此歷可拉進銷天得而胡世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夫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良而殷始興馬殷有天下六百但勝之法兼而周始興馬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若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始皇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終彼四百並非學行道前化行於鄉里故自翹企隋僅四百載編號備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覆國成促國家革魏晉梁陳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臨審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選士之道不闕待庶幸歲稔辛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臣是乃御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臣伯氏祕閣頒由其七不稽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奠朝不其果歟足以長清海之風啓儁偉之路矣其兒子博士等學加員數廣其祕閣官召學生徒依平故事保參作業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

以窶人舊業以成難於速改共令歲果人登且依舊貫至所議來年九之厲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減歛聚人赴省者參倍兩都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曆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置書苑館景先以詞翰為時所稱大像閣賦頌表最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奔母喪起復舊職景先自以門蔭級勛物屬年儉甚廢廩完泰曰道行九之成類賜宴倍常載米亦皐相仍繼之歸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感動赴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及升壇行事官登於嶽上觀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熱不欲喧繁召知音講定儀註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帝臣位各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拳臣位於山下誠是垂範來葉

豹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合於一處上曰然正欲如是

故閻朝耳於是勅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皆於下拜行事
俄屬忠文大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爲門生所啗
訴盛夏知章於是以搦登墻百出冲事時人咸咀之由是改授工部
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以目疾
請求還鄉里優詔不許仍令乘肩輿入朝及謝日又賜之鏡
以摸明爲工手書裹美日鏡所以
永與書俱以詔藻是稱而像性放曠善談笑當明賢集宴之
不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
曰細猶不謹況兒耶七載辛未行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
吾七三月欲欽吾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
神僧繪像人藏其遠韶江陵大都督府長史仍令圖寫頒下諸道
俾安其名位安能丘人尤善五言詩當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
榮之中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
與祖草甚承思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弟稱職同元中亦復引爲給事中乘中書舍人冷朝獨善詔個色王
言皆以古義諷諫在雅俗稱之秩滿改秘書監
高僕素右常侍永行冲受詔綱次四庫書乃奏請爲編修使改秘
書少監學士開元十二年出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運
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殷繁前後牧守多文稱職客旅若水與辭旨
以信設爲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像州刺史王
丹坐非昔人甚頌已叫說深遵陳寬加綏撫政成衆榮可贈
禮部尚書兒足朴遷中知章與越人賀朝萬福楊州張若虛船戶
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晉與潤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同俊秀揚於上京謂之止山隱翁
若虛工令是虛兗州兵曹包監察御史融嘗爲烏程尉故九門官兒毛仲
府王毛仲龍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萬福爲姻親故九門官兒毛仲
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遂得其指使濟惡之事聞命退隨其指使濟惡之事聞命退
福順與兵馬與毛仲姻婭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爲患性
性上皇之兒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豎便
於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廢裡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脫知卿忠義徐俟其宜

會大理永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辭興察善出城餞之國語禁中
諫語察性簡證遽以辭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辭於
內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
而鄙官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口之事卿
豈不知耶辭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為陵川尉德
轄辭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東道採訪
處置使潤州北界臨吳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艫瓜步多風
濤之所摧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
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自是免漂覆之災歲減數十萬又江
伊婁埭官收其課之半利濟焉數年後為本州刺史准木水運路自
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舟楫多為風
辭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肅成百餘里出肅水又開河
至臨淮新北岸入淮免惟亭之險又多儲
石漕運無虛行旅利之

唐之利以中人主貨財賂遺中貴若咸之又納劉戒之
女五妾委其正室事舅姑家政李林甫忌之遣人捕擒其失會辭判官
犯贓斡速坐流嶺南田里天寶初起為貶外少尹事畢召東都與辭皆朝廷
州刺史嚴挺之為林甫所擯除貶外少尹事畢召東都與辭皆朝廷
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攜酒益終日林甫聞而患
之欲羅其罪五年冉辭受裘贈
老皆得雪辭受裘贈
王鈐幷州晉陽人少豪俠不羈登進士第日以集酒為事幷州長史
張嘉貞召其才禮接甚厚鈐不為禮嘉貞不悅將加罪譴之則天下幸甚
伸氣豪邁張說鎮幷州幹益至會說便知政事以幹為私書正字
拜通事舍人遷為部員外郎多名馬家有妓樂幹發言一意召此下
使酒招賓類人多娛之說既罷相出幹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刺史至
郡日聚英豪從容擊鼓宴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蓬
州司馬幸有文集十卷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宦受生異於同郡人晉憲後為左侍極賀蘭
敏之所薦引為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
還因憑倚鄭之間以請文選為業年老疾卒所注文擇六十卷天
行於時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左拾遺周
前行直堪為陳諫之官由是召拜右
臣觀宋璟之言事開社稷黎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如宋璟
所論既出成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官稱將不則何為造次
如是邕曰不原朱紱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
位以妖人鄭普思為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有咸一餐之惠殞七
尺之身況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祿而日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
日陛下親政日近寢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
云普思多行詭道妖神惑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蹟若行必紊統
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

元諮百寮以教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
生久視之道則莫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
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
日所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
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
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
虛誕代無效行之於明時唯莞舜二帝自書稱
曰所視所聽人事敬慤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感天
堂下代領州事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為南
授合文監門衛兵曹參軍進士第日以集酒為事幷州長史
張嘉貞召其才禮接甚厚鈐不為禮嘉貞不悅將加罪譴之則天下幸甚
伸氣豪邁張說鎮幷州幹益至會說便知政事以幹為私書正字
拜通事舍人遷為部員外郎多名馬家有妓樂幹發言一意召此下
使酒招賓類人多娛之說既罷相出幹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刺史至
郡日聚英豪從容擊鼓宴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蓬
州司馬幸有文集十卷

稱之以疾況廢累年轉太子庶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益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宿終成逖弟通遊遠通終左武衛兵曹參軍

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卒成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華陰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為右拾遺內供奉轉左補闕改庶子賜緋魚袋出為各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為華州刺史因失火焚燬成坐貶信州司馬後累遷尚書郎中知制誥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為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為立碑頌德優弘養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宥乎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能立舉進士會昌後升第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撰並登進士第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　李翰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吳筠　玄兄通微　盧鴻　元丹丘
王仲舒　崔儇
蔣文　侯仗　第貴　第子儇
劉蕡　李蘭　第著　第義宴
沼庭筠　薛逢　子芳雅
李栖筠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為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文與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捨文誰適遂以女妻之華自以所業過之最其誕詞乃祭古戰場文煩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同閣佛書得之若開之日見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非及於此穎士曰君料世俗可及此等論一篇十可傳通人當共寶錄山陽京師名宗尚華屢從不及晤歿後署為鳳閣舍人收拾後二司數例誠不及晤歿後署為鳳閣舍人收拾後二司數例誠不及晤歿後署為鳳閣舍人收拾後二司數例誠

傑如曹鄴席豫張坦苗紳李述皇甫冉皇甫曾顧況皆有盛名而頓七首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援用之乃召見時顧七隱居嵩陽世喪即繼麻而詔京師徵詩於政事者林甫素不識遽見疑麻大惡之即令斥還上大怒乃為代櫻桃賦以刺林甫之忌以兄子妹娶宋鼎乃擢鼎為

本枝而白鹿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在地雖先寢而成偏盛和英之正味其狂葉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龜年同遊洛南龍門二人共讀路側古碑額七八行字半缺顧即能誦之兼辨其闕誤二字人奇其強記為能記之義者以三人十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顧七之名新羅使入朝一日國人願得顧天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詆傲

臨汾閻踐而客華宇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海內從陽翟求文稿亦皇甫冉最樂雅思洞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稼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死於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脫當時渾瑊輩其降賊幹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閻等傳所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七友稱之上元中為衛縣尉入朝

為侍御史

陸據者周上庸公濟六代孫少孤文章家多言論從頴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與焦千公鄭常其文揚重之辟為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

大曆十三載本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亦多在京兆于昌齡高適裴陽孟浩然皆名行不撥唯高適宦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博飲而及遊京師娶撰有絕色顥登進士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選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

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違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為延州刺史德秀少孤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

至京師不悅而還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白鹿馴擾其間又有異鳥巢其木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服闋調魯山令先是魯中多盜德秀下車設禮讓之教不嚴而人知恥有遺金者人莫認以歸之部人感其德不忍為盜有鬻五穀者不二其價行旅讓路而行道以德秀為法不忍為非有之者送還之人或拜於途事聞於朝詔旌其門魯之人為之立頌刻石紀德秀之政以為古之遺愛焉秩滿將還魯人攀轅請留不得乃立生祠於縣之東南隅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家于蒲遂為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書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善於音各聞門友悌多士推之原上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為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病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奏樂悉召梨園子弟合樂維潛賦詩悲悼聞之人人為維泣下祿山陳於廣坐以偽署脅維維藥發痢甚口不能言祿山以維才名素高偽授給事中維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

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寫宋第三學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張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清號輞川集存焉師資甚篤維又畫山水松石古木人物為當時冠冕筆意簡遠非俗流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寫宋第三學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張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清號輞川集存焉師資甚篤維又畫山水松石古木人物為當時冠冕筆意簡遠非俗流所及也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拜右拾遺居輞口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清號輞川集存焉師資甚篤維又畫山水松石古木人物為當時冠冕筆意簡遠非俗流所及也

吳通玄滑州人父道璿為道士善教誡童稚大曆中召入宮為太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宮師道璿而通玄兄弟出入宮掖頗侍太子遊故通玄得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新麗通玄幼應神童舉擢祕書正字在驍衛兵曹吳武陵司戶京兆戶曹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等同視草陸贄當中受讒貶忠州刺史憲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其年冬中書舍人闕人以通玄兄弟俱在禁中恐涉嫌疑改禮部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比雅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掌誥頗稱美職數年轉考功員外郎仲舒為人通敏有才幹與物多忤性雖強直而好為詼諧每與人交必知名之士與為談笑屢對賓客嘲戲人之短長故為人所忌貶官後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仲舒在乙第超拜右拾遺長慶初

言當黑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媚與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宰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宾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決斷無壅滯之差胥吏以為神人入為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銑佐李抱真為澤路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魯事隋朝兵際寺李先生頗知過往未來之事屬府朔禁遊客銳館之於家一日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為志成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挍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慢吟終卷時人謂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并州晉陽人也開初功臣檀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官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賓參深重之轉德部員外郎八年春駕所積就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讒譖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辯謗略上之德宗覽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為古之昏主何自論如此改授刺史意猶未已上柬便疏刺史意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歧內召還授次禮部郎中舉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

韋貫之字弘文鉅鹿人也貞元十九年四十五硕曇擢成汝臺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部瑰文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整二十八年前後禁殛九人令瑰孫及玄孫見在物禁者協曰如聞豐識度文辭使此類極多其部瑰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擊二代庶幾獄中實為和氣部瑰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牧如有此類不得禁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纂為十卷號元和辯謗略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運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云氣祥氛降則為證災氛降則為茂妖氣降則為診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庶神明之奠詢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勝則為忠為讜邪勝則為讒故詩云婆兮婆兮其止共維

皮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遷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處置等使卒子彥謙字茂業成通末自進士高第氣概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淪沒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改給事中彥謙少時師溫庭筠故文格頗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貴衆佐彥謙與哲記李洱川俱脫難中條間時陽宇亮編與元素開其名彥謙以本府參承不見之喜握手曰聞向書名久之矣遂延於茲置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刑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卒彥謙少時師溫庭筠故文格頗之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貴衆佐彥謙與哲記李洱川俱脫難中條間時陽宇亮編與元素開其名彥謙以本府參承不見之喜握手曰聞向書名久之矣遂延於茲置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刑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卒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父勉贈賀州二年進士甲科博學宏辭登書判拔萃又制舉賢良方正皆登上第貞元九年調太平軍節度使杜佑淮南掌書記徵爲監察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屯田郎中

左氏春秋與明友交私而受賤者乃天下之幸也謹疏所以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士橫恣天人以疾俗和陰否干權庶政當時日有月無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詩草澤中君當以照物見陸下慕道之深也屢延方士冀聞至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道何如劉伏惟聖策有所未究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憤悱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人也若大旱賢惕屬宵衣旰食宜無左右思過以觀民心以居簡靜日用而不覺厚下以正其本惟誠而建中蘇是天人通陰陽和修辭仁壽物經飛龍感應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以觀三五之代今王賀文逸兒百倒盜賊風流蹤跡自廣所繇貧乎莫可及也三五之越軼歲紀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安以下情甚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照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安以下情甚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而降足徵在森脫顧惟脉道不向不構奉君誠意不敢怠荒在賢陽上還惟在循己以先之欲急之和也在進賢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急之和也在進賢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急之和也在進賢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修

下必納其言遊廷得間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成閱之言密政薛莊之念見陛下容訪之勤也遂小臣昧蒙之忘則弊於前事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數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亂可近得衆之術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威福已臣竊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者春秋以元加於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之始猶君以正加於事之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閫寺恃寵以終明春秋蓋生帷握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麻肝膽為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正之理其明不言者在哆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年春王不言

路屏蔽狎之臣制使淺河脇之心復門戶持險之役戒其所宜成其
其所宜蹈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治於後當治於前終則可
以度奉典謨克承不構終任賢之効無時食言實天下所望大
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以為之
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職不
其業不使其職焉官陛其能左右惟其才否元首若下雖欲必樂四凶
在朝雖強必誅若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皆欲有
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
之道不任大臣不親萬人不現忠良不遠姦佞陛下參唐虞之
所以興而承行於前覩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慎於後陛下無明朝堂
無賢相廣宮無賢士今紀綱未紊典刑未亂在人唯不欲自致為匹夫
致時為太平陛下何患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
其惡如四凶其奈如堯禹其蔽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
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若

秦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姦佞得以害上
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陛下不察秦之弱不覩其強
伏惟陛下深鑒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
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至澤壅而不得下流者且
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無德昏亂百姓離
出惡政人為寇盜不知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
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在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
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
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失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今仁慈若親
有之如母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侍公曹遠暑神除卒吏召致
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
政而有暨發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詐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

如對狠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餓孩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
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龍藝吏因緣以市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
仁流於北泉鬼神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於秦赤眉
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抆臆痛心流血爾如此則
百姓有離叛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
化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重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
國作日衰竟用元成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抆臆痛心流血爾如此則
百姓有離叛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
化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重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
國作日衰竟用元成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抆臆痛心流血爾如此則
百姓有離叛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
化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重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

之常性忠臣是也 百姓是用內籠便辟紙所驅馬觀者慎之官擇
仁惠之長敦之以利導之以仁教之以孝悌而不去之耶神
案通上下之情俾萬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
前所謂欲化人之化已在脩己以先之者庶幾德以脩己教以導人
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敢行而孝從是以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
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
也矣立教之方在乎品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匡弼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任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
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在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
政敝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
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淡於朝紀肅於人以敦本分職而
奉法脩其身以及其八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
謂欲人之仰也在於慎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

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卹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植在視乎食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於肘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食與人力皆勤矣頃陛下發百事之勞廣二時之務則播植不徐矣臣前所謂懋穿蓄本乎遷用者由食向繁者臣謹按春秋戴孫辰告糴于齊春秋義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陛下游暇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積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遷用者由

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陛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衆官相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曰諸侯不以日而愛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天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宜畫一而不可變也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遵守而不可改也南北之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貴賤於南則亂禮禁於南則非法考高祖太宗之所以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謹按春秋齊侯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隨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邦家式遏禍亂陛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蒐乘因力務將有事則釋來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上於秦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若干人而已然後將亂爲啓之設至於人主之前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

緩不諳於私室則無湯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講校葉者考其言以詢行也信前所謂形于耽格者道德而察也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狀可罷斥悄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在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非持之者有所蔽歟平臣前所謂理近而事遠者臣謹按春秋魯桓公問諸侯不必約其言近延行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非錯爲能書能者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衆生人之困耳忠誠陛下一命之罷敢昔龍逢斫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鮮非死而啓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爲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行從四子於地下則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之頃後將亂爲啓之設至於人主之前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

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盡對雖臣之愚以爲本極教化之大端冕旒垂旨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尚年以教人悌長宇百姓以教人慈幼凡氣以調育有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脩治之術在擇守帥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屬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齊之術自然足以爲天下教行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古衣冠食勞神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鹿敖考策官擇第等爲宿在商隱石友狀集四十卷

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規模質修詞歌脫蕩之景華無以過之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出官當途者多宦業不敢期其人藍之詞公卿家無不有利對垂注者皆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誦其文至有利對垂注者皆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誦其文至有利對垂注者皆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誦其文至

宰相并同年進士及第又連掌銓衡俊材敏作相後奏行數事頗協朝天客同是少俊尚氣人或風上明主太衛之又出爲建州刺史小鎮相入爲大常少卿給事中王涯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鳥衣今日朱衣之句未幾涯果貶官出爲江西觀察使又貶虔州司馬涯之入相也以文章自負嘗謂人曰吾之入相猶公之入朝也公可以一篇賀我吾亦以一篇賀公及涯貶虔州司馬果以一篇賀之其相善如此

子鎮字安華州既左散騎常侍致仕鎮客遊成都光化中自蜀入朝拜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朝十餘日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携罷免以兵部尚書出鎮南山兩吟田紫宸朝罷殿鶯啼別同心不自安後果政事日紊南山兩吟田紫宸朝罷殿鶯啼別同心不自安後果政事日紊

子蕘字師正舉進士中尤奇之凝在授商州刺史圖謀從之凝器知重泊離商官載尋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中書舍人未幾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携罷免以兵部尚書出鎮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方伎

崔善爲
甄權 弟立言
許胤宗
袁天綱
明崇儼
李淳風
張文仲
孟詵
韋慈藏 業知古附
殷令思
張果
葉法善
申泰芝 邢縡 附

薛頤
宋侹
乙弗弘慶
孫思邈
張鷟
張文仲
孟詵
令狐德棻
葉法善
申泰芝 邢縡 附

行並 秦處茂

天術數占相之法，出于公卿家，自至尊寅畏，範之言京房傳集讖之去，莫不望氣視祲，驗知災異之爽。不望氣視祲，考觀星度，定吉凶之會，司己詳於鄭玄載彼周官，甘石著錄，非行偽而肅人不脩德義，安能遠知？觀劉之紛，薄伎孫咨之訖，其亡荅隨式而移，學者欲闇志而攻名，近者累連，雄之樓，玄明之犯，高楚賢因占候，此蔽兒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周史載侯，嗣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恐脂，格言而荅，淳風，術方伎，前代作，明之五百人，右侯，射揚，事為，神，盛，之五百人，無，虛失，素大驚，自，有四方，疑似，多使，效為，其，理仁壽中，稍遷，樓虛，府，

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共禮遇之善談以隋文偏賴乃密獻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馬參軍事封清河縣公武德中累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偏刺之曰崑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驅驅趨其後乃令盡言奉使勞勉之曰虎牢之人魏正恶血昔齊末姦吏欺解洛州刺史因購流亡者使加其罪時倒仁杰所擒戊寅元慶義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紀十有八条高祖令舊爲勾校二家得失多有疑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刺廷之令築入縣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著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遂相傳業諸醫無能療者流宗每與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僉宗曰醫者意也若人思慮更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眼既精別然後識病未病之於藥有正相

當有天下願王自愛泰王乃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顗因言者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當遷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顗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於九嵕山顗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曜候玄象有災祥專候雲氣占驗奏聞奏前後所奏與京房孟喜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龍門薛頤絳州龍門人也官以母病與弟元言專醫方得其玄旨頤所弘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養性所授朝散太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權

善者唯須單用若慎重攻病即丘龕令人不能別則其疾病源以惰隨度多妄藥味皆之於藥未知兒所多發人禹空地誠醫良獲一人倒杖墨龜妙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舊差謹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書思之矣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鮮卑南涼人也隋煬帝召令相邑弘禮貌而賢曰太子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武頭戴冠走在馬煬帝即位召天下善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晉王廣弘禮曰卿言與厭術頗同其言已驗且告把道術厭頗自知卿更相厭終當何如弘禮遂延不敢答帝迫曰卿言與厭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見人之相有類於此今觀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

故知見聖不同耳自是帶甲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度爲奴自說初與敬人藺之太鼎太至弘禮曰

君奴也欲何所成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有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凡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歷可不畏前也由君自賤已下當為方嶽之任其吉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年長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虞俟赤縣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富博必得現紀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援初為武職後至尚書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軼玉即還海誌現作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陸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南會赦得還九年破召入京共定天綱大綱謂見天綱曰表公洛邑之吉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宰相之說非所知也八月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過不難為用也則宜時里邊以子室多故乃隱居大白山隋文帝時政役為閔子博士稱疾不起宰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興於東方助之以康人及大宗即位召詣京師謁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矣門寫成豈虛言故將授以官位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獻陽公主邑司以居焉高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駱賓王乾師賈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容謂照鄰曰子有惡疾然自氣非所宜聊之吉然自氣非所宜聊子無苦當更得前官曰何如答曰深自誡慎或可保終照鄰為賦其序以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久老云是歟陽公主邑司昔公主人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于右之魏迁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止一則古之冀莊子深入不二門今之維摩詰耳其攜杖甲乙庵量乾坤日月洛下閔安期先生之徒也超然自得於人間世其有不能免乎疾其道何如思邈名醫命疾其道何如思邈名醫命疾醫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相而為用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雨結而為露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寤呼吸吐納榮衛流行為喜為怒為哀為樂發而為氣色見而為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

陰用其指大人之所向也及其天也萃則生熱否則生寒各指而為痛者脂而為癰疽奉而為喘乏喉動手形指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互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寒暑飛流此天地之危訹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葢否也石立土踴天地之靜動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疽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喜也川竭竭川竭竭川竭之應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灸理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腹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趙武大公仗王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三十日午時終絕儀後官如其言母拳使高瀍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清州年六十一矣年期尽人吏妻子與之當別日皆如儀而訣在傍號哭鄰人聞之莫不流涕嗟乎仁軌始以此終之以此悲夫

先哲有言貴達俭約最為難貧賤勤勞為可貴幼聞諸問人倫之事思過半矣後五十年值咎方伯孫當為勉之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道果為徐州滿縣永思道初領齊卿之時溥病未生而預知其事凡有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庸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除頭親不改衆皆從之

贊曰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各司其職各守其業仁軌文武兼資出入將相臨危之節有古人之風矣

張行成相州洹水人也博學有識量兼善陰陽推步之術武德初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坐事左遷普州刺史後入為尚書右丞轉吏部侍郎參詳選舉甚稱平允俄拜少府少監檢校太子詹事尋轉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成少時與兄弟同居數口未嘗別爨兄弟子姪皆重慎太子所作寶鑑圖行成為之序其略曰此太子所作寶鑑圖表也居數日太子後為庶人繫於其事聞奏高宗大喜之徵拜司農卿遷丞仍舊五增秩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尋轉吏部侍郎垂拱初改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參知政事行成為政得失帝深加尤納聞奏輒改之四年為益所殺時語以為樂

乃用畫人五車創行及歷之術頃
事給紙虛多實少再知必無陳平
善至恐高社稷之福伏乞陛下特
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役往所
桂陽日笠死日預記桂陽官屬備
州驛遞靈櫬還鄉聘潭州刺史神
十恭孝經指要時品書品畫品各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
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
則天令文仲惡藏隨毛宅候之文
脇則雖投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
不可療代瑕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
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議療風疾其後則天
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種大體腎藥雖同人性

各異用藥不謹療之行失多致增
須服藥不絕日餘則隨其發動時
初及秋暮要得通度即不同劇於
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
於代處經宿至作御醫慈藏景龍
咸推文仲等二人為首

尚獻甫御州及人也尤善天文行步
太史令因進曰臣久從故吏不能
儀臣不敢不盡於是詳考圖籍列
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技圖長
令及改祀北郊侯太史之仁安二
以神明之道體冥合於動靜之變
退以入玄宮即神者解也仲仁先
之行動無是矣其秋果雨水漲溢
後國頻有雖深注則天大喜厚賜
令乃史加管記侯之遷右雖牛但

聯事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步知名
仍遷司經局校對經史轉右春坊
一玄宗時改為集賢殿書院思
大以開管思善算曰商數大衍
安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
咸推文仲等二人為首

尚獻甫御州及人也尤善天文曆數及卜相之術
太史令因進曰臣久從故吏不能盡其術臣不敢不盡於是詳考圖籍列
仁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技圖長安二年獻甫又曰臣本命與昔在
令及改祀北郊侯太史之仁安二年獻甫又曰臣本命與昔在
以神明之道體冥合於動靜之變所謂文若別開門
退以入玄宮即神者解也仲仁先定令史改作玄宮宅又以御筆
之行動無是矣其秋果雨水漲溢入廟天人后中以天皇大帝合
後國頻有雖深注則天大喜厚賜令乃史加管記侯之遷右雖牛但
令乃史加管記侯之遷右雖牛但令若開門必真講殿以
以神明之道體冥合於動靜之變所謂文若別開門
退以入玄宮即神者解也仲仁先定令史改作玄宮宅又以御筆
之行動無是矣其秋果雨水漲溢入廟天人后中以天皇大帝合
後國頻有雖深注則天大喜厚賜令乃史加管記侯之遷右雖牛但

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皆可復循斯制伏見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促數短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繼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冀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葬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賜詳察臣忘行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徹

使社稷長享天下又安凡在懷生孰不慶荷疏奏不納竟葬乾中還祔元陵元年歸福謀部侍郎出為安州刺史降宗在藩善思當謂吼之曰相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泰由是召拜為相部侍郎知政事泰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兼門侍郎知政事泰風在鳳翔李揆虛允一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

重下獄景雲元年大理卿崔日用奏泰思與逆人竇懷貞通謀合應誅法給事中韓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則聖明規刑疑惟輕而況泰思在先朝屢申忠款在睿宗朝參預謀猷又能按誅危社稷善思比時乃能老其固請相府有所發明進納理切必發忠讜思誓至便發向壞逆節竟即奏而可寤唯刑是恤理合照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時議者多云泰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誅誤之思復又劾奏竟直峰宗納其奏竟免泰思死配靜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吉凶禮令人對凡喪為酷吏所陷當死蓋思愍其老宿表奏請免得免咸義思後見元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孝向乾陵中授太常寺協律郎無幾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善思性寬恕好學博涉文史著述頗多有集十卷行於時

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常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梁作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二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道士葉法善迎之梁乃得免咸義思後見元濟竟不自言其事如死良久漸蘇暗不改通曉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裴晤往迎之梁齋醮書以絕迎之梁乃隨晤至東都行與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問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邪和璞者善筮人而知天寶初玄宗令筮梁則憚然莫知其因甲子又有師夜九者善視鬼玄

宗召果與之窮坐今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命安在夜光對曰果
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開飲棗汁無若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重
汁飲果果乃引飲三盃顒然如醉所作頌曰非佳酒也乃寢道之眞
鏡視茵則盡燋且謝命左右取鑱如許嶺西隱士皆乃藏中出仙
仙棗微紅傳曰食之斷穀長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必貴少時已洞曉大衍
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過其門未嘗敢仰視其
即有中使至宣曰王真公主年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
迴賀竿方悟向來之言後果竟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
乃者也跡先高尚深人窈冥超軍光庭召城門真詳甲子之數且
言數千人問以道樞書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發昇寵命可銀青光
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為造樓觀於陽所在崩岳縣後改名
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占十之
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
加爵位固辭不受永為道士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麾
役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
理高宗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
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仍
填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害法
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
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擯佛法識者或
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
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
其父為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
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越
國公葉法善天資福慶神秀妙理玄暢冲和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

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人矣至於明鑒圓照無如汝者弘忍以成宗
元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府頃上殊
親加跪禮物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
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
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龍行秀耳威德
魏魏王覇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
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多虎豹一朝盡去遠
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迎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
自作書重遣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
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宛天下乃散傳其
道譜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
有詔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坡王範張說及徵
士盧鴻皆為其碑文神秀名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
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遇高僧以學經非助神秀化

其談評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二卷搆造伏羲十卷天
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藝德曆經推步漸
疎勅一行考訂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
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閏易大
衍之數立行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
謚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
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留內庫錢五
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臺見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
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爽塔前松頓馬初一行
求訪師資以窮大行至天台山國清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舍經
一行先於門屏開闢院僧於庭布華設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
自遠來吾等法已合到門並無人導者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
當知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指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
門前水果都西流道士邢和璞尊謂一行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張

下潤造醫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里矣行過大衍正北在谿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爲之圖張信重之桑道茂者大曆中道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儐奉大城道茂請尚其墟增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此之亂又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貧日術數之精者必前知桑如垂象發告無疑在誕之矣孟圍著致庸安幸時艱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劉昫 等脩

開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隱逸

王績　田游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愼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子敏行
述睿　陽城

崔覲

前代貴仁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也故蒙叟寄言以論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隱之述繫然可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棒朝忍渴盜泉本非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淵明慢世遊名放情忘返遠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蘧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無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與讓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戶高者獨行廬濁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梗概以備雜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孝悌廉潔樂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郝潛有隱士仲長子光眼令其貞素頗與相近

為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宦遊北山因為其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
續書翰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
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誦觀十八年卒臨終自為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
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子千牛後罷遊於太白山每調林泉
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乾封中遊山水
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訪討山東隱逸中
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許元超就問其母歲山衣田冠出拜帝
令左右扶止之謂曰朕生養君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
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搜四皓予前
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坐享重隱愉親問殷
宜遵山林之趣宜加優秩仍冰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置給全祿
以畢其身仍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
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嚴博宅先居
玄宗在東宮又表論稽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

年卒時下制曰員德尊賢節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重儒崇也
王友貞嵩山開元初遣僧禮聘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於
於人代言恩錫類方期旌俗遽聞遯跡長往嗟陵
恨益風久替厚化未昇每用翹想賢賢之訓以勉黃中通
理鉤深論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作古人故比下
徵書仲尚書給而每輒託疾拒違一介至使朕虛心引領千令數年雖
仍索獲幽人之貞而失耆父孟之節朕之闕也朝廷之故與生殊塗郎將
縱從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成開密邇不
遠爲難便物議來泉之說重宜斯言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友貞
在天時薛安期監汲王書知名友貞

者凡居官稱者忠信之所為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謂曰卿為一府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序風俗舉之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為一國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公直由之節納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逸之時義大矣哉故尚山隱上虞稱之抗迹幽棲情笑名門凝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能事畢矣徵聘方作獻替式弘政理而公卿若若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拜迪山又賜隱若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孩貧好老子常餌松柏葉及莊老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日訪以宇人之術希夷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物州縣以禮發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寬官扶入高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於寥朕高其志繼展禮側席旌賢實然來思克應年宜命秩以事徵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遠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二百匹寄表終白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那州人李元恒皆惡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為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赴詔魏州人夏侯乾童有奇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哭屋舍乾童不可步步千里故書可也大經曰凡哀無能盡意遂行至魏仲命乾童

丑行大經迎門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平溝令孔惠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于木之閭禮賢故也謝解令孔惠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于木之閭禮賢故也歷二品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疾不見嘗候其門為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恒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人之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恒束帛元恒拒而不荅景龍中元行冲為洛州刺史邀元恒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恒辭曰微軀不宜服新服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衣素紙五兩以聊行冲曰子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贈悉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清平稱元恒第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恒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為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冒犯天威極言其弊以疾辭因請為僧則天初即張知默推劾獄奏守慎阿知默情詞理甚悖天欣然從之賜號往成識鑒高雅為時

甚留意守慎陳情懇切則天終為人收葬以供葬事

徐仁紀者壁麟中徵拜左拾遺上書論得失凡十上言皆剴切聽可夫奏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數薦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起乃詔魏政令出俄授寧昌令妻子不之官辭舍唯衣襆及書數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為左拾遺頗善屬詞晉州刺史盧齊卿召置紙筆令處玄作詩一篇援筆而就齊卿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事徵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龍初功臣酒泉郡公張掖李元紘等用事處玄遺書論時事得失彭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舉秀才高第調授太采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乘官而歸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諸無量馬懷素入閣作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

忠與侯綽簡道貴丘園探願以見其微隱居能遠其志故以疲引疹
沮物邑夷門素風自高玄晏非貴几杖云暮華扶宜加俾承禮命之
俊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襲忠幸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
靜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宜惟恒山載
實欲疑勵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酒數月而歸鏡水鄉人左
侯子晏毓謂襲忠曰吾子家室屢空親不甘米匹帛雖得五品何
益於貧也襲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墓者括排門夫襲忠將
以少讀書籍聊可救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尚免
徭役豈易得也幸壽及著二玄精蘭今見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瑯琊人祖景晉梁江州刺史父雲陳揚州刺史遠
知丹素偏部郎中 唐史世官貴族梁陳因而南徙又聞
彼中有聲沙門曇詢善談日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
敏博綜墳籍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
臧矜陳太門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其義及陳揚州刺史請王
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謂其使曰生子當為
曰晉王慢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承郡遣宮外郎崔凱齎詔
遣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
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不宜遠去京國勿帝不從高祖之龍潛也遠
知宿密傳符命及復中太宗平王世充皆遣使徵召並固辭不赴
遣冒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即以書迎之遠知曰方作太平
天子須自慎也太宗登極彌加重信貞觀九年勅潤州
於茅山置太受觀九度道士二十七人降壇書曰先生振護靈簡德
業沖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吐故納新餐之鉅术合餌之妙於三清之
表返璞髮於百齡之外道高自古非夫得仙孰於斯歟
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
志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
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構宇何當就功作聞奏曰引

太易益曰禮玄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
召於陽翟所住之處名曰隱居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加禮遇
每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加禮遇
西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
得先上太山以祈福祚前後賞賜荐厚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
又令道合選丹成而上之成乎中卒及帝嘗奉天宮還道合之
頻望弟子問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昔上開元有似蟬蛻蓋矣
其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
道者亦何異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河內溫人周王
學精於篆史還為道士嘗游王屋潘師正傳正一之法至汝四
師正性賞異之謂曰我自逸隱恐傳正一之法至汝四
海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慰答之及
將還勅趙王李嶠餞之於洛橋之南皇太子亦當宴于何當就功作聞奏曰引

新天台山道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祐對曰道經
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知口若宣揚之尚
未能已況復攻乎惡跡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
國無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
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帝深歎息曰廣成之言即其道也
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被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
百餘人開元九年召赴闕又遣使迎入京祀受法籙前後賜予十
年當還西都承禎又奏還天台山玄宗以是嘉之仍題形勝境室以旌高尚
焉二十三年又召至東都於王屋山自造一觀以居之二十九年
玄宗復幸東都承禎固上言今

令以疆埸老之經用刑三文何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蓋其以
慈上之以武初王屋所居為陽臺觀之門額三百
所以花藥紀之焉假又令王屋及先植柳葦絡至其所居修金
籙齋夜則以錫繫之歲平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
日有鸞鶴遠覆及白雲從壇中湧上遶于三而師容色如生玄宗
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蓬瀛之若象而至極則其故
王屋山直上百馬子徽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遐迩名上契仙洞存
觀其妙道德之場宇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門以名經真格位
在靈宮林壑未改返宿已睽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崇微重用光升
錄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為親製碑文

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之精徑"如五千言其
詔枝詞褒談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豈
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毋與繩貢列於朝臣啓奏前
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
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
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來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
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
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
篇神仙可學論等為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錄是為
時僧之所嫉嘯傲高力士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
故所著文時深詆釋氏亦為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製
一時之人皆傳寫焉李白之放歌杜甫之壯論能兼之其唯筠乎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韶高時部郎中祖銑開元監察御史父齊聞既孤俱隱於嵩山述睿

今述睿少與兄有許氏克讓皆事親以孝聞
好學不倦大曆中韓滉使劉景累表薦述睿表薦述睿有類閔之行蘇夏之學
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
館脩撰述睿每加恩命輒乞朝廷謝恩旬日即辭疾輒經旬隱德宗
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紱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玄纁束帛就
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廄馬兼為皇
太子侍讀旬日後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擊匪
時之道有廣成嵩遁之風養素丘園屢命秩祿以崇山閭道渭水
來朝亦何必務勢榮祿罔求退讓但既懇辭
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脩撰述睿精於
地理在館乃重脩地理誌時稱其完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
親朋某會嘗恫恫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脩撰與
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容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焉
長者貞元四年命齎詔并御饌衣服數百襲往平涼渝會盟祭酹致
訖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

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被深耒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故還鄉里仍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元膺廉問益鄂辟為宾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為東都畱守務鎮可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為右拾遺遷左補闕長慶中為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勳郎中充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與元監軍楊叔元陰激慕容為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其事敏行上表極爭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以行名臣之子少而脩習為人所稱及旅宦與當時豪俊為友雖名華為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克己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史臣曰史遷之書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既而感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決陝虢觀察使李汲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汲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皇甫謐舊所居而召之城乃戒備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詣闕賜帛五十匹帝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諮訪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獻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浦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將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慢中不能與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度薪菜瞻凡用幾錢先具之以外餘悉以送酒媪無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與者客稱其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有陳某者候其始清月舉而往稱其越常之美月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或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萇叔皮等咸遭枉黜無敢攻者城乃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數等無聽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為城彌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諍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叱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既以延齡為相城當取刑部尚書城既罷國柄乃召諸生講學著書以忠與孝為先也諸生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覲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傭以養親城性狂躁以言事貶道州客當餞於根善寺美以踰跡未得之官當餞之不以海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當貢矮奴城下車選其男女為矮奴城又憫其編甿歲有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為功城立杖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政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恢城不出判官入問之吏曰刺史閉門於獄不敢出判官大怒突入見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促賦不辦當以某代使君出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地臥判官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將先醉臥席上判官不自安醉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促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即位詔之而城已辛丑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赦其家錢二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親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休泉相對以詩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遷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老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詢以時事直方亦與元人與觀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觀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觀辭疾不起卒於山賀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眞風邈然結廬泉石投綏市潮心無出處是曰道遥

劉　昫　等修

陽人羅校判沈村同校

烈女

李侃武妻裴氏
楊一安妻李氏
樊會仁母敬氏
滑州孝女費氏
劉敬友妻侯氏
楊紹宗妻王氏
裴門女子王氏
鄭伸英妻裴氏 古玄清妻高氏附
崔綰妻盧氏
秦天驥妻氏二女
鄭行儉妻蒲氏
唐備高士 庾敬休妻王氏 盧氏附
李滿妻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女道士李玄真
鄭神佐女
董昌齡母楊氏
衡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李女王和子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甘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蹈丹棗而激發材力不加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窮窘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孟光隱居避俗共妻之義不踐二庭嫁道毋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風靡貞行寂寞軒冕叛朝以貽笑李德武妻裴氏宇叔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北從父命才事完嬪妻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德武與裴別謂曰無婉始而慎終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無婉始而慎終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無婉始而慎終之德武將

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白盛保若禁之乃止其舅德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朝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文肅稱述不改嫁者乃詣所親曰不踐二庭姊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門風德武節仁義絕矩矱奚其比跡君柳直來婚許之期君定日乃以前斷其髮悲泣絕粒矢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諸妻娶剛朱氏而妻及親中德武終於鹿城令裴虞餘鈴亦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初慶即陷河間乃弘之子大業末材郎王聞者陽慶將赴世充以兄女妻之授儀同刺史及大宗攻筆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物皆棄將何面不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其所親曰嘗老母不幸又夫死子

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既入朝官至宜州刺史時又有閻孫武謀殺王世充詐稱國書徵慶兵討世充以其年幼不教使掌之乳母王氏鏡鑑英儀髮斜求入保奏世充許之謂英無自提携備盡勞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閻文共路乞丐諸閻有所得便歸與師仁閻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二孫俱拾乃得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撫恙有閻捶朝無依提勞幼背延歸朝宜有褒隆以勵其號可封永寧郡君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世居勇姑以孝聞及勇姑亡及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窘窶李晝則力田收納躬數年間葬勇姑及夫之兄嫂兄弟者七喪深痛遠近所聞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所在存恤之

鄭義宗妻王氏梓州鄭人也武德初薛仁果僭有劫仗人掠梁都因獨在室見其自牖往至姑側為載捶撻之發卒於地既去家人問曰誰見擾人盡答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且鄰里有

急尚相走救兄壯於姑而可憐衆若莫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又高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昔今乃知虞靳嵇之心矣貞

魏中卒

翟敬妻夏侯氏胄州鄢城人父金長雲為縣城隔來聘敬妻年十五年未滿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金卒後母改嫁敬妻不隨改嫁髮徒跣號泣追及母車側前曰一食如此者數日母有制長其門閭賜以粟帛

趙王倫簒位人父候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為王倫所寵熙知其素解絲竹遣令彈箏縱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勤後倫生令爾兄通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身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誓等猶益乃欲污辱好人令得速死會我左右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平妻劉敬宣司以自警路光婢知其志未可奪歎息而止毒卒

物納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乳母翻養至年十五父又征賊所殺母亦年亡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久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朝父致逵左招魂遷葬有十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感此老年親加敬榮鄉閭結廬墓側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長宜標其門閭用旌敦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千妻王氏張氏常州都督脫城公綏之女也數歲時父母俱有疾即晝夜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自傷期於必死俄卒後哀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為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有識量及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為克己所重即以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嘗昔之事并為庭瑜理乃銳南征賊寄說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每轉廣州都督道死卒魏氏每曰亦殞時人莫不傷之

崔綺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為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為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為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不綺兄弟終盧既年少者兄弟欲嫁之盧輒稱病固辭盧人多聘之為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

士婦之夫李思沿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緡執時思沖當國婆娑醞
諸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
謂左右曰吾自誓足人已定矣乃夜中出白寶中奔崔氏婦白舅姑
舅姑所治宗族見者皆爲之垂泣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敬
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縣賈氏二女伯娘仲娘姐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鄠州接
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
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間賊徙擬犯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
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白尉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污辱乃
投之於谷谷底方鬻賊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妹卒仰視賊
血破血流被髮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
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皆授官給京兆尹曹座海白賊
以美之

因先有草賊二千餘人圍捉身入賊結以誠信賊甘降附百姓復業
者二百餘家時暫任在金州東史知賊降須召總襲賊然後入縣
殺牛祠禱祈被殺從父弟勸語賊故禱請代兄死賊又語弟兄爭
死孤女唐唐妻又泣請代父死賊所害慰使吏部符郎李季
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汝新妻裴氏復手傳戶卿之女也素有容
範爲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紅冠之子豈肯即死終不苟全一命受
汚於賊賊脅之以兵遏之以焉裴堅刀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
不屈李卿以狀迹聞詔曰鄠州尉武騎尉盧南尉李氏亦宰邑州尉
氏縣尉王之二妻裴氏等皆範傳家未明其事因降勅遊幷閿陵縣
或害代父死衣因心之孝或超逢夫亡節宜爲尚徒傳亢
休美李氏可賜孝烏縣君仍編入史冊用激於
時宜

鄠縣令徵妻薄氏許徵大曆中爲海賊所掠薄
氏守節出持徵官告於賊中先村人使出許徵曰義不受辱乃投
江而死賊浪潮落得於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
紀之

李端妻滿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征南軍
於洄曲降昌元其妻滿爲賊束縛在村舍而食之至晚時其夫曰
吾事已僕射棚者義之至是乃以其事詰列史冊十三年憲宗下

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上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絕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懋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懋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懋之衆並會於太谷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爲妻以摩奉見禽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頡結爲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昇御牀頡頏固辭高祖謂曰頡利誠心遣特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頡利四弓之乃始坐焉思摩爲和順王八年七月頡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寇汴宮張瑾于大原瑾全軍並沒脫身奔於李嗣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餘萬騎追寇武功京師戒嚴已郊進窓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柴紹右武候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設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

虵失思力入朝爲妖巫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和親各無悔又義軍入京之初頡利父子立約從我勝次上高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驚雖突厥本須和親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貪強盛我當先發爾矣思力惶而請命太宗不許繫之於門下省大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尉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心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故因謀于馬前士曰吾已策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和其境內盡入渭濱庶是開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所以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亂與和則必爲制服匈奴自茲臣矣是日頡利請和始詔許焉與頡利可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

四凶夫一言而決存信何況天下主乎皆可與之利利其災禍而
乘危陵以威之部落公為可張之兵為也級衣服部落兵畜皆
如欲終示以信不安詐之待其解弛方論取耳二年突利遣使奏言
與頡利有隙奏請襲之詔奉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二年許延
陀自稱可汗漸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始稱臣向公主之北也遂
頻和親委任諸胡疏遠漢人會自性多猜忌以故法令滋彰兵
革屢興諸人患之諸部落多叛之良將勁兵盡在大漠之北突利
既以什滿部落又和撫諸部多叛之上以其謀和後復
侵擾大發兵北征延陀又襲破諸胡遂因而擊之頡利大窘
乃請和親仍遣其弟入朝上謂長孫無忌曰突利
為我北藩今為頡利所侵不得不救且彼既窮來歸我
我豈得不納無忌對曰戎狄貪婪無信往年恩養
之情頡利皆已忘之今日之來必為利動若納其降
恐後更為邊患上曰公言雖是朕已許之不可改也
遂發兵送突利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右武
衛將軍張公謹出白道俱受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
利可汗及諸酋長率十餘萬騎入朝上謂侍臣曰
朕為蒼生父母愛之如子豈以夷狄異類而不存恤
但突利既為我所立今日困窮而來歸我我若不
救非惟不義亦恐自今以後四夷無復信心以奉事我
滅令北蕃百姓喪亡殆盡其若何公等以為何如
非但追不能至此實為無窮之患又不
能不追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為邊
患且及降致道來降二月頡利

史022 684

地利其人馬也自點戛斯以來
並署可汗仕其故牧今戶口半
然實可汗仕其故牧今戶口半
後者為一部落大頭在磧北突
其部越故相攻擊我出將兵各
突厥子孫安守舊俗也於是命
使宣可上以拜之并賜之旌纛
可比建甘儲部又以左屯衛將
阿史那忠為左賢王武衛將軍
為至京師之時西北諸部落酋
部落酋門磧北諸蕃輕騎伺至
有常刑延陁曰至尊盡莫相侵
破前連年救中國人動以千萬計
往同父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
之間留許之意摩遂輕騎入朝
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
引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
突厥別部有

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
其北竟詔部將推為大可汗車鼻不敢當遂奉
表請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
三十萬人自稱之住車鼻未敢前遣其
後者為一部落大頭在磧北突
其部越故相攻擊我出將兵各
突厥子孫安守舊俗也於是命
使宣可上以拜之并賜之旌纛
可比建甘儲部又以左屯衛將
阿史那忠為左賢王武衛將軍
為至京師之時西北諸部落酋
部落酋門磧北諸蕃輕騎伺至
有常刑延陁曰至尊盡莫相侵
破前連年救中國人動以千萬計
往同父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
之間留許之意摩遂輕騎入朝
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
引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
突厥別部有

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車鼻不敢當遂奉
表請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
三十萬人自稱之住車鼻未敢前遣其
後者為一部落大頭在磧北突
其部越故相攻擊我出將兵各
突厥子孫安守舊俗也於是命
使宣可上以拜之并賜之旌纛
可比建甘儲部又以左屯衛將
阿史那忠為左賢王武衛將軍
為至京師之時西北諸部落酋
部落酋門磧北諸蕃輕騎伺至
有常刑延陁曰至尊盡莫相侵
破前連年救中國人動以千萬計
往同父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
之間留許之意摩遂輕騎入朝
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
引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
突厥別部有

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車鼻不敢當遂奉
表請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
三十餘萬計擊溫傅大破之泥孰
永徽元年突厥有迎却利先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
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曹繼叔程務挺李崇
方李文暕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送虜伏念詣京師斬于
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自
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小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賢中都
督善利及突下首領三十餘可也驍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二萬人
總於山峻為群盜益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馬甚多漸至強
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默啜恐伺為業護時有阿史德元
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管坐事徙北庭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任役骨咄祿骨咄
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進寇靈州管
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其酋長歌濕埿乞苾思元等皆降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垂拱二

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部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及元珍又率衆十餘萬之擊卻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後以常之為嶽郡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裴寬壁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窮追以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寬壁輕騎遁歸初寶壁見常之破賊遽表請與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壁計議延為聲援寶壁以為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北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漸至乃縱兵為賊所乘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幸祿元珍為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鹿門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幸班師焉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之時其子尚幼默啜遂奪其位自立

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策右神武應加上號
曰臣聞有虞威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
遠矣漢高希納婁敬之議蹈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
驕邊寇不止則荒亂之地凶渾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
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據我亭障是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牧
帥師功歌周雅去病羅武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
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
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且蕃將沙吒忠義身雖曉悍志無遠圖
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宜經奉壯長平趙
括受成胡亥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有叱沙之役
主將先逃輕捐國威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妬戰功合紀錄以勸成行賞罰既明將士思節此檢敵之術也
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策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荀惠用
烏孫而匈奴敗高時時勇之事班傅之傳旁結諸番與國攻取此又

將角之勢也臣聞昔賈誼新秦以寬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實邊其勝
兵免其行役次廣伍明教令則狙習戎事究識克用其所有獲因而
資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蜂適不勞部譬朝成揚柳冬歌
杖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邵都匈奴避境趙佗本救林胡
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迎方千里制在一將其選置州刺史
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烽候檄師戈
矛來則怒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兵戒先勝天下
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
徭事無過舉罰不以私受人之財節其供役惜人之力不廣宇棚落
地利天時以趨并獲命秋獵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
治藏山積金革犀利外威北狄內綏百蠻休養士卒以待其敝
林之酋縣簪街之邸使百蠻震慴五兵載戢則上合大時下順人事
理內以及外紱近以來遠以柬中國以靜四方臣少蒙文訓不習軍
旅商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

初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貳張知運既不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剛嶺為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蟣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糧仗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無行降戶謀欲南入為寇瞰欲谷巳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之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人欲修築城垣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攻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突契丹兩蕃翊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萬

倍入掩突厥衙帳於祈谷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欲谷曰投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與張嘉貞不協秦請有所不慮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整兵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僅而引退突厥欲擊之瞰欲谷曰此叛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門不得入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瞰欲谷迴兵而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兵連和若出兵相當即百戰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苟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棄馬而走敬述掌副除官爵曰長捻槊過其特頸墜下勿復親近使

突厥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本杆㮈泱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即烏孫之故地東至雪山海南至跋勒北至翰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西北方諸國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其大臣皆自都陸及弩失畢歌羅祿屬月氏密供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閼洪達頡于設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劉昫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楓同校

屈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興其弟閼達設及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既還爲鼠那可汗遇之先厚及敗歸長安高祖在之降韶與同坐封歸義都王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信爲寶狀所重者宜王亦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先與其母誘軒西殺書併其衆而左殺即其母及已勒兵攻殺又不爲國人所附技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脫身遁走國中大亂西殺妻子及黠啜之孫勃德支特勒之從兄既而迎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閼達設初居於俞宜有部衆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啜咄汗武德初遣使內屬詔封爲歸義王加授柱國賞賚甚厚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咸請殺之高祖曰人寡來歸我殺之不義雖疎於高祖由是寇邊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昌陸那於內殿與之盟既而迎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閼達設初居於俞宜有部衆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啜咄汗武德初遣使內屬詔封爲歸義王加授柱國賞賚甚厚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咸請殺之高祖曰人寡來歸我殺之不義雖疎於高祖由是寇邊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昌陸那於內殿與之盟既而迎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

將軍初羅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因
射匱可汗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
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抗乃建牙於
龜茲北一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明而有謀能
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稍有西
域諸國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其西域諸國王悉授以
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貞觀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
遣使貢馬及方物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之遇頡利
可汗類歲入寇西鄙路梗留是未果統葉護謂婚爲貞觀元年遣其珠統俟斤
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爲俱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
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對曰當今之務莫若
遠交而近攻正可推許其至以威北狄待之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

[illegible]突厥默啜可汗以故[illegible]
[illegible]汗遣謀教滑射弟姪二十餘人[illegible]
率其部處月處蜜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illegible]
啜六年破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擒[illegible]
大將軍領射後從太宗征遼[illegible]
衙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可汗[illegible]
[illegible]葛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illegible]
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咄[illegible]
[illegible]失畢部落因下詔曰[illegible]
[illegible]比者賀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將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子宜撫焉子足詣安西互市使者豈公主教與暹遣怒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富教與吾節度耶杖其使者笞而不遣其馬經宿乃還知政事趙頗貞代為安西都護城守久之田是四鎮貯物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安西都護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杜暹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厥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官與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蘇祿行大酒令酣乃命罷酒將士及諸部落其下爰其內潛又遣使南通吐蕃北附突厥及吐蕃亦款女與蘇祿既以二國女為可敦又分子娶其貴臣以固其心始謀成有大者領數千部落最為強盛有先即不為積貯晚年杖掠所得多雪不分二又內風初一王子編其下諸部心始攜貳

姓又分為黃姓黑姓更相猜阻十六年突厥達于勢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其俄又相背戰祿之子出大仙為吐火仙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共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盖嘉運嘉運素知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獻誠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立莫賀達于統衆二十七年二月葉護將至碎葉城以安之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夏多事外國強則匈奴之後其類實繁前史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于近鄙軍容示威以輯寨之易俗失政故生戎心肇亂離以啓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群賊附其驍而逐據河朔高祖問御揚以延其使太宗受使揚以約其和當時之不其盛矣竟滅其族自身死於國者何也盛衰代謂太宗有敬畏狀之道

劉昫等撰
閻人全校刻沈桐同校

迴紇

迴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其衆微小其俗驍強依毛而冒車臣蠻突厥近謂之特勒語若長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忍忮騎射會婁尤甚以鈔爲生自突厥興其用以制北荒隋開皇末啓民可汗擊特勒諸部盡獻其物又借已兵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特勒諸部復歛其衆處羅恐爲變遂集其渠帥數百人皆梟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僕骨同羅迴紇枝也古謂之袁紇羅步鼻俟斤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居於都尉捷山東北去長安六千九百里隨逐水草勝兵五萬人口十萬人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突厥可汗遣兵部向延陀侵突厥北通突厥謀利可汗遣子移公設率十姓兵以討之菩薩

領騎五千逼戰破之於天山又進擊大破之俘其部衆沃帶紇生足大振因名北突厥十餘年延陀號強仍遣使朝貢恭薛動勇有膽氣善於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以少制衆常以戰陣射獵爲務其母烏羅渾王知爭弘之事乎又委朝部內政講同紀之盛田菩薩之興烏質靦中論降突厥謀利等可汗遣統之後北廣唯菩薩延陀爲盛太宗即北突厥是賀咄爲可汗遣統延陀等部延陀等部同羅思結阿跌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延陀等部延陀等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延陀等部

兵二萬取迴紇五姓骨咄祿大破之復北庭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詔程知節薛萬徹等分道擊之賀魯大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逐至耶羅咽川賀魯兩奔石國接闐諸部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逐至耶羅咽川賀魯兩奔石國接闐諸部

兵二萬取迴紇五姓骨咄祿大破之復北庭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詔程知節薛萬徹等分道擊之賀魯大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逐至耶羅咽川賀魯兩奔石國接闐諸部

三曰咄羅勿四曰貊歌思乾五曰阿勿嘀六曰斛嗢素八曰葉勿葛九曰婁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落萬一人統號十一部落每行止鬪戰常以羅和收一部落葛置都督一人統號十一部落每行止鬪戰常以多部落爲軍鋒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三載擊破枝悉密自稱骨咄祿毘伽闕可汗又遣使入朝因册爲忠仁可汗及至德元載七月肅宗於靈武即位遣故邠王男承寀封爲煇煌王將軍石定番使于廻紇以脩好微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於承寀遣首領來朝請和親封廻紇公主爲毘伽公主寧在彭原過之其禮二載二月廻紇又使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九月戊寅加承寀開府儀同三司拜宗正卿納廻紇公主爲妃俾之崇接同宮第一名之大名甘正最高可汗載以絹二萬匹至所方軍仗差使受領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廻紇使多多阿波八十人里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並朝見至閤門爭長通事舍人乃分爲左右從東西門並入六月戊戌宴廻紇使於紫宸殿前秋七月丁亥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其酋日仍以宝弟漢中郡王瑀爲特進試大常卿攝御史大夫瑀充冊命英武威遠

毗伽可汗使公主姪左叶護中郎史中丞馬曦卿副之兼宣國公主傳會使持節重冠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檢校兵部尚書兼鴻臚卿充冊立廻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上御宣政殿冊漢中王瑀爲特進試大常卿攝御史大夫瑀充冊命英武威遠公主且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乘而還及瑀至其牙帳毘伽闕可汗衣褐黃袍胡牀坐於帳外瑀立於帳外瑀曰天可汗何親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問於王上立者爲誰瑀曰是奴何得向即君上立雷靈毗伽可汗曰中使雷鷹俊可干又報曰中使是奴何得向即君上立雷靈俊練懼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不悅謂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將女嫁與可汗報曰兩國主君臣有禮何得於外蕃親貴宗室子女名爲公主今寧國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萬里嫁與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禮數豈得坐於榻上受詔命耶可汗乃起奉詔便受冊命畢日冊公主爲可敦著回鶻歡欣白唐國天子貴重將真女來瑀所送國信繒綵衣服金銀器皿可汗

…盛分與德宮西長等及摸回可汗獻馬五百匹都督八月遣紇…
使王子骨啜特勒及宰相帝德等駙將三千人助國討叛…
遠至昨宴會令隨駙方行營使遣後國像恩掃當九月甲申到紇…
大首領等謝公主降無奏破堅昆九姓人…於…
有差十二月甲午遣紇使二婦人謝室國公主之勝也賜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九月紇骨啜特勒等率從部子領九姓兵於相州城下…
戰不利三月壬子遣紇王子骨啜特勒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
州奉千西京請朱寇之王紫宸殿宴之王紫宸殿賜物有差乙未以遣紇王子衙門左羽林…
還行營上官之于紫宸殿賜物有差乙未以遣紇王子衙門左羽林…
軍大將軍員外置骨啜特勒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兒四…
月遣紇毘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
妻為可敦六月內午以左金吾衛將軍李通為試鴻臚卿指御史中…
丞充冊祭頡紇使毘伽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等國公主…
殉葬公主曰我中國之骨死即葬朝夕哭臨三年行服今遣紇娶…

婿貞義中國禮若不依本國去何宜為里結婚欲公主亦依遣紇去…
葬面大哭竟以兵子得歸秋八月宰臣公主自遣紇還詔百官於明…
鳳門外迎之上元元年九月己丑遣紇九姓可汗使大臣俱六葉達…
干等入朝奉表起居乙卯遣紇使二十人於紫宸殿前見賜物有差…
十一月戊辰遣紇使延支侯羅等十人於紫宸殿前見賜物有差…
寶應元年代宗初即位以史朝義尚在河北諸道節度使皆徵兵於回…
紇又修婚好其秋請歸入覲二年正月回紇至太原留其大酋…
子頡干迦斯本當而恃恩驕恣朝廷所給資糧不滿其意…
突騎施史書為黑姓可汗乃領衆西南已入…
列營而止數月玉帛百合皆入於回紇…
子般及諸節度收河北悉縣…
嚴恩自相州西出…
西丁巳自河陽北…
原遣使援賀那上表賀收…
至…代宗引見於內殿賜綵二…
紇初遣至東京以賊平恣行殘忍士女…

馬等二隊以遊之延龄從之突入陣如者萬計累日火猶不止及時朝賀又縱横大掠官吏以狄洲筑渡使郭英乂權知英郡留守英郡再經賊亂靡有孑遺方軍及郭英乂無朝恩等軍不能禁止延龄掠坊市及汝鄭等州比屋虚耗大悉以紙爲衣或有衣繒者代深衣官政殿中丹文加朋附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苾伽可汗可敦及左右殺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共加書封二千戶令王縉就盆莊宅以賜之縉華言婁羅毘伽華上足意多唐言相王縉以宰相兼諸道副元帥都督鄴王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太部來日將五萬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回家兵馬鬬見一人即請令日就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還時相見誰有此心縉不識問見一大人坐師有敬矣歡躍又之子儀推其旨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

渾瑊與奴刺之衆二十餘萬以犯京畿先以郭子儀屯陽渾日進屯奉天數挑戰又開懷恩死吐蕃將西擊靈武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延龄自領羅連千等率騎二千餘騎追躡子儀與之合兵夾擊而子儀又使回紇葉護帥甲騎數十人與延龄等一百九十六人來見仁曜宴於元英殿陳樂甚厚閏月子儀自涇陽領僕固名臣及突厥回紇之衆入秦渭延龄使部落數百人馳入渭北掠人畜及羣牧馬八萬匹而還時郭英乂屯軍力渭之東糧餉不繼官閹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諸以供之大賚六軍正月延龄於禹臘寺擒出坊市縛大子安昨門宮闕及設樂以示百寮犯令大赦改元七年七月延龄出鄭門是日星墜十八年正月强盜延安郡都督鄭叔清等十人謀殺安西節度使李元忠自稱留後元忠之從父兄也時元忠入朝叔清等因其不在矯稱元忠之命以城降吐蕃仍脅其衆數千人同往所由不能禁八年七月回紇以馬四十萬匹來市以馬一千疋絹一匹四十人還蕃以當物一千餘匹來回紇自動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絹帛仍歲來市以馬一

四易綿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俟遣經嚴於潤臘寺者非一蕃得
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渾瑊遣之示以廣恩孔
俾知愧也是月迴紇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
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馬市二萬匹十年九月迴紇曰
喜剌人於東市市人執之拘於萬年驛其酋領赤心聞之自稱臘寺
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所傷數吏十三年正月迴紇及太原過榆次太
谷河東節度鄭儋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鮑防與迴紇戰于陽曲我師
敗績死者千餘人代州都督張光晟與迴紇戰于武谷破之迴紇
引退先是安雲京守太原迴紇懼雲京不敢窺井代知鮑防無武畧
乃政令通賴尤晟邀戰勝之北人乃安德宗利即位使中官梁文秀
告哀於迴紇且倚重好可汗移地徙不為禮而九姓胡素黠於迴紇
者又陳中國便利以誘其心可汗乃歎曰南下將率我婁相攜
莫賀達干謀曰唐大國也且無負於我前年入太原獲羊馬數萬以
所謂大捷矣以道遠糧阻比及饑傷老弱安能久留若舉而不捷將安歸

千可汗不聽頡莫賀乘人之心因舉從之并殺其親信及九姓胡所
誘來者凡二千人頡莫賀自為號為合骨咄祿毘伽可汗使其酋長
是達干護文秀來朝公主及表賀自為號為合骨咄祿毘伽可汗貞元
二年八月迴紇可汗遣宰相頡干迦斯特勒等來言
方物且請和親十年十月迴紇可汗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門受
之時迴紇可汗妻於和親其禮甚恭上言昔為兄弟今為子婿羊子
也又曰譬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領等妻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
民遺太千餘納聘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百
納毘伽宅公鉛為贈擇作婦使者對於酺德殿各有領錫庚子詔
宜慶視親王例以敦中監副睦王湜然為成安公主婿檢校右僕射兼
鴻臚卿以外屬鍾振御史大夫押蕃使副使檢
校右僕射兼鴻臚卿充安公主及冊迴紇可汗使貞元五年十二月迴紇
始來朝貢小宰相公主降迴紇又以懷王女滕之及寧國來嫁敦煌公主降迴
紇其來使貞元六年六月至是於外生女武二可汗立出是於外生女武二可汗及天親可汗立

納大親可汗所殺無幾死七年八月廻紇遣使覘敗吐蕃尚祿於北庭所捷及其作畧朱泉社稷入靈州及廻紇所敗夜以火攻脇而退十二月廻紇遣殺支將軍獻吐蕃二千人靈州大首領結心德宗御延喜門觀之八年七月以廻紇可汗妻子來以可汗姓曷咥羅達干為可汗仍給帛馬綿七萬匹九年九月遣使來朝貢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冊拜廻紇騰里羅汨沒蜜施合俟斤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元和四年詔改為回鶻其年遣使改為回紇合俟斤為懷信可汗遣使來朝貢元和四年詔改為回鶻其年遣使改為回紇合俟斤為懷信可汗遣使來朝貢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冊拜廻紇騰里羅汨沒蜜施合俟斤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

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爲民之害亦深及薛仁貴李光弼時隆盛衰略相侔若已竟爲手足之疥爲倏忽之世患宋鼎克爲肖比之痡爲手疥朝廷之痡爲腹心之疾信哉御中不遠邪與戎安史亂國迴紇恃功特功伊何咸議姑息民不聊生國殫其力華夷有截盛衰如織彼既長亞我乃脩德庶乏武百代可則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劉　昫　等修

臨川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吐蕃上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僕揩闕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僕揩爲西秦乞佛熾磐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魏貢河途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感著爲邵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窣教時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使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最於中國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贊普猶漢言君長也其俗丈夫翦髮爲髡婦人辮髮繞頭以金銀及珠爲飾衣氈褐以羊皮爲上飾貴人則以錦罽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

守仍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為猛士不簡色役亦行常住文武官者召入殿庭勝宴遣往擊之又令益州長史李孝逸都督淮南兵募以防衛之其年秋敬玄與工部尚書劉審禮李孝逸與吐蕃戰于青海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尚書僕射劉仁軌代孝傑守清海敬玄收軍却出頻於承風嶺阻泥藥不能動賊屯於高山以逼之偏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賊營賊驚亂自相踐死者二百餘人敬玄遂拔鄯州殺高侃以降之西南諸羌城邑悉為吐蕃所攻陷其安西四鎮兵仍素分十姓之地則天退不許之吐蕃自論欽陵兄弟專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掠方面頻犯邊則專在東境與突厥連和其安西四鎮兵仍素分十姓之地則天退不許之吐蕃自論欽陵兄弟專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掠方面頻犯邊則專在東境與突厥連和

右衛大將軍封韓國公仁傑贈幽州都督謚曰文惠子光祿卿景暉等皆歷顯職

孝傑以仁傑薦為相數月而卒則天為之舉哀哭之甚慟贈文昌右相并州大都督謚曰忠烈

嫁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迎
女中宗宴之於花內毬場命附馬都尉楊慎交與蕃吐使打毬中宗
率侍臣觀之四年正月丁巳曰聖人布化用百姓爲心王者垂仁以八
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裁成品物由是隆周理曆恢柔遠之風強漢
乘時建和親之義斯蓋寓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基累葉
幾前烈永致和平膺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由朝貢太宗文
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
清淨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革我之邊陽咸興師旅彼之蒼
蒼頻問彫弊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敦相次薨逝朕用悼傷追加賻贈
託舊親請宗親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軫念但爲人父母志柔
元敎若凡乃識祈更敦和好則還主寧晏兵役息矣遂割深慈爲國
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貴晉即以今月進發親自送
于郊外中宗召侍中記慶納謂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
卿雅識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吐蕃使也慶納拜謝既而以不

練邊事故辭上又令中書侍郎趙彦昭充使送焉其後吐蕃贊普
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
乎宜詔曰然計將安出履溫曰慶納安樂公主寵奏留之於是以左
衛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
侍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酣命吐蕃使進前論以公主
殊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歔欷久之因命從臣賦詩餞別曲赦始
平縣大辟罪已下百姓給復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
鄠縣以鄉愴別帝公主既至吐蕃贊普大悅待公主頗盡恭敬
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洗屬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託以降天
兵募往經略之遷知古等傍名乃引吐蕃兵入寇邊境互相攻掠吐蕃內虛恐怒外
時張玄表爲安西都護又與吐蕃和好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
以爲金城公主無水之所知矩遂奏徙始平兵入寇開元二年秋吐蕃
頓兵南牧又與突厥連兵復抵

太將軍悉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臨洮軍又進薄蘭渭等州掠
監牧羊馬而去楊矩憫飲藥而死玄宗令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
大僕少卿王晙率兵擊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
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于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賓力戰死之晙
等引兵而進大破吐蕃之衆殺獲數萬人悉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
北相枕藉而死悉水爲之不流上遂使往視行命柴徵舍人倪若水往
按軍實仍勞祭王海賓而還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于至北河祭其
死亡之士仍款塞請和上不許之自是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㚟相
次西河隴右節度使以捍之吐蕃每通表疏求敬國之禮
一詞情慢上甚惡之及封禪畢中書令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
高厚今又乘征討之勞舉且十萬之衆若不能備禦北虜過時和性望
將生幸甚上曰待吾與王君㚟勇而無謀常思使俾兩國和好何以爲功若入陳謀則吾計不遂矣尋而

君㚟入朝奏事遂請率兵深入以討之十五年正月君㚟率兵破吐
蕃於青海之西會其輜重及羊馬而還先是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
入攻承平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君㚟及其弟不敢出戰會大雪
賊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其
歸路燒草悉諸邏軍還至大非山將士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
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衆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
水冰合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
青海之側君㚟縱兵俘之而還其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
贊婆率衆數萬圍逼鄯州城及王君㚟之父書盡取城
中軍資及倉根仍毀其城而去又
順樂城固守凡八百餘日引退俄而王君㚟爲迴紇餘黨所殺乃命
兵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以遏
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後葉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
屬高仙芝經略西域又與吐蕃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
頓兵南牧又與突厥連兵復抵
境接近是復拔始率兵入寇開元二年秋吐蕃

叶蕃大將悉末郎復率衆攻瓜州[illegible]
州都督張忠亮引軍至青海西南與吐蕃接戰大破之俄而
積石莫門兩軍兵馬相至與忠亮合勢討破其大莫門城生擒千
餘人獲馬一千匹整牛五百頭器仗衣資悉委又焚其輜駢而遁
八月蕭嵩又遣副將杜寧容率騎四千人與吐蕃戰于邯川城下
自辰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賊敗散走投山
突圍合初上聞吐蕃重來入寇謂侍臣曰吐蕃驍悍力available
今按地圖蕃利害親指授將帥破之必矣數日而露布至十年朔
方大總管信安王禕又率兵赴隴右援其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
擒二百餘口遂於石堡城置振武軍仍獻其俘因于太廟於是吐蕃
頻遣使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陳通和之便上曰吐蕃
背恩負義不可以無備與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
備不虞夏夷不亂華所以華其非心在乎有備鎮靜哉昔東平王入朝
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孟以史記多兵謀語子雖能術矣以東平王
之總戚尚不欲示征戰之事今西戎國之深讐豈可貽經典之事且

臣聞吐蕃之性[illegible]學不[illegible]若達於書必能知戰
深於詩則知武大有師干之試采於禮則知月令有蕤賓之兵深於
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利何異借寇
兵而資盜糧也臣聞蠻夷周德齊不加兵況復來車臺奉命一以
守與存國一以喪法范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
哀慟迎求良事愚臣猶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昔有秦北之翟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遠和同為一
家天下百姓皆安樂中間為張玄弗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
於中若陛下廣采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
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戈交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
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昔與其比書曰予弼成厥德也傳曰干紫諸曲
係[illegible]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義[illegible]名與器不可假人秋間貪婪
普役易土正可錫之錦綵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臣忝
叨列位職刊秘籍實痛經典若在我夷狄上聞惟陛下深察遠奏
不省二十一年又制工部尚書李暠使入境所在盛
陳甲兵及騎馬以矜其精銳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

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珍
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
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
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於涼州積穀時吐蕃與漢樹柵
為界豐寧提希逸使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
耕種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以為然因引軍入城晨救吐蕃將士使各營鄉史許
逸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
都尉等便翻城歸款因引軍入城晨救吐蕃將士使各營鄉史許
逸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
山當衝要扼險自固昨以鎮遏稽年已來帳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
攻被野俄而希逸偏將以城降不與即放頃今中使李思敬晓諭若旗莫
不快心翻然改圖相謀自縛並其種落一朝盡降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遵
誅一朝盡又百寮今日奉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鄯等但看四夷
不久當動搖若依前絕降慮有改變臣下竊以為不然堤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
已來所未有也臣不勝慶忭謹奉表稱賀史策手制答曰北戎猾夏年中為
引吐蕃深入河隴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兵地險阻力所制朝廷群

以為然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西節度使副大使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西節度使副
州都督杜希望為副大使判涼州長史餘如故頃之吐蕃又
使分道攻略以計吐蕃仍令發兵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
至泉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城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十
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二
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兵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節度使副
使知節度事仍與王昱又
安仁軍使等奉制將斂兵夜以襲取之所
城旅度使李嘉運不能守玄宗慮之天寶初令皇甫惟明王忠
嗣為副大使嘉運乃輟兵與之忠嗣度昔不能得七數萬人
攻石堡城為副武威天寶十四載蘇慶瀚猶於其
子錢開萬計并擔與衆和等所貢銀瓶為土俊為替普玄宗還京北少尹崔光遠與御史中
丞李時敏貢開元神武皇帝玉冊又重脩孔子廟堂大臣亦其
冬令宇於物為州屯帝開昔泰以臨北軍之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東
山已西為隴西郡兼隴右節度使攻而拔之
河右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於積石軍西城都護控引胡國
將臨北後肇破之王昱既破之後

人分臨西河金城西平等郡隴以西羌居之歷代衰亂常為邊害所
據不為違束侯發造十年矣武德初薛仁果盡有隴上之地至於河
源數盡有涼州之城頻於磧外貞觀中契苾破吐谷渾伏甲集牛
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伏盡為臣妾參濮之
封域得踐其土境耶於是戎狄咸服四夷交臻不勞牧圉東厂男寇
用以養馬擾牧使以蕃人小軍千人烽戍邊若偏相繼
以郡於強敵隴石都拔為部度河西涼州為部落安西北庭亦置部
度閑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府為一面阿
父兼開太行河洛閑兵於是畫敵河隴朔方之將領兵入蕃則
之行皆襲胡電擊踐州無備頻突敵
城戍鎮虜掠傷殺或輸免萬數年之後風翔之西邠州之北畫
戍之墟堙沒者數十州劉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吐番遣使來朝請和
勅宰相於子儀薛華張鎬魏琚於中書曼設酒食以宴之遂與盟
其略曰自今以後各守見在之地不得更有侵擾自甲辰以前
所俘掠人口畜產並不在還限其鄯廓河蘭洮岷等州元
來與吐番接境者以大山為界各不得移改其劍南西山又與吐番互
來與置關守捉防邏之策悉如舊約乾元之後不計於此者皆
三月壬辰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
使于吐番至其境而留之廣德元年九月吐番寇陷涇州十月邠州
又陷奉天縣遣中書令郭子儀西御吐番以吐谷渾部落及
二十餘萬自青海光度而東子儀既至河源招回紇南詔大破吐番
回紇引兵先鋒入上都城與吐番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廣武王
豕宏為帝立年號大赦改元子儀引兵以司封郎中瑯琊顏真卿為副
入復大明宮子儀之師又入城吐蕃乃收上都部子儀乘之
設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遂至寬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吐蕃
關宇數日會值兩節度兼御史中丞魯炅初
忘烈引兵入城暉明日騎甘寧直衝賊營左右馳突者百餘騎馳
奔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度而歸賊衆其驍勇見日人通
城高賊驍校甲聞賊乃抽長槍皆日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退之

又復居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乘與還上都二年五月牧李之方遷九月叛將僕固懷恩自靈武道其黨范志誠數等引吐蕃吐谷渾之衆來犯王畿十月懷恩之衆至邠州挑戰節度白孝德及副元帥先鋒郭子儀屯於奉天又按軍不戰郭鋒於邠州西三十里令十里爲營郭子儀屯於奉天又按軍不戰郭鋒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二百五十人步卒五十人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百十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馬五百匹十一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之衆退廣德二年河西節度楊志烈被圍守數年以孤城無援又跳身西投十州涼州又陷於寇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而罷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之衆南犯王畿吐蕃大將尚結息贊尚野忠及馬重英率二十萬衆至奉天界邠州節度使白孝德不能禦京城恐懼先是朔方先鋒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軍於奉天以拒之於是詔進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領衆赴援屯於涇陽諸將各屯守要害初吐蕃列

營奉天渾日進率騎二百人繼進衝之騎二百人繼進衝突其營左右擊刺賊徒奮騎無不應弦而斃日進按兵飯一日進之衆無中鋒鏑者軍中望而益振明日吐蕃悉衆圍之日進命拋車來往投之輒以巨絙兜而擲之賊死傷衆數日欲軍退營寨又日進夜斫賊營於東南角大呼賊驚潰日進率左右擊刺賊數千餘人生擒五百人獲駝馬器械上又下詔親征拓朝官馬京城置團練鎮西節度馬璘遇吐蕃於奉天四百餘人於武功東原使五十人擊而誘之無備類日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晚陰始止議者以爲天助吐蕃報嘗於醴泉縣九嵕山北因攻城醴泉京城大駭人覽譽天戶繫囚出逆嘗任敷以兵五千餘人犯白水縣渾日進露布而至屯於奉天馬鬼店今月十九日已後至十五日已前交戰二百餘陣破吐蕃一萬餘衆斬首五千級生擒一百五十人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駝二百一十五頭器械稱是三萬餘事朝官震懼家口迴避者十室八九禁之不止自前年吐蕃犯王畿殺掠於中渭橋鄠鄭城以嘗往至是功畢吐蕃退至永壽北遇迎

約之衆雖聞懷恩死皆降其衆相誘而奔復來寇至奉天兩蕃猜貳爭長別爲嘗壘吐蕃遊奕至奉底吐蕃又至馬嵬店因縱火焚廬舍而退迴紇三千騎詣涇陽降款請擊吐蕃以自效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於涇陽靈臺縣東五十里攻破吐蕃斬首及生擒獲駝馬牛羊甚重上停親征京師稱賀宰臣上表稱賀

劉　昫　撰
聞人　銓校刻　沈楓同校

吐蕃

永徽二年二月命大理少卿孫御史中丞楊濬修好于吐蕃贊普遣首領論立臧等貢馬數人陳方物又遣使來朝是歲吐蕃破吐谷渾殺其王慕容諾曷鉢十五年正月詔南詔度使崔寧大破吐蕃二萬餘衆生擒五百人獲馬一千五百匹十一月和蕃使禮部尚書武威郡王段秀實與吐蕃贊普盟于清水各遣大臣涖之自是吐蕃使者三至京師皆館于鴻臚寺給賜有加

貞元二年十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詔以維州為保義軍節度使仍築城以居降者又築兩城以逼之悉怛謀既降而吐蕃大將尚結贊悉銳兵號十萬攻維州百日不下乃退師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二萬餘衆於靈武臺三年正月詔以維州還吐蕃吐蕃既得維州又遣使來請以鳳林關為界俄又遣使來請以劍南西川為界詔許之十五年正月劍南節度使韋皋破吐蕃五萬衆於神川十六年正月詔以安西北庭兵馬使楊朝晟為右金吾將軍充本使仍賜實封一百戶朝晟自永泰已來每歲入朝貢馬及方物至是加命焉

十七年十月吐蕃遣使來告將會盟清水詔以太常少卿崔漪為使往涇州與吐蕃使者盟漪等至平涼為吐蕃所劫脅盟而還

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元和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北虜安悉拓靜蔡五州千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八年秋吐蕃六萬騎寇靈武節度使杜希全率兵擊破之吐蕃乃引去十月寇鄜坊丹延等州掠其閒人而去十一月吐蕃又寇涇州刺史崔汪棄城而遁涇州仍為空虛原鎮烽戍相繼而廢自是吐蕃每歲入寇動數萬騎涇隴之人不得耕種邠寧節度使張獻甫發卒萬人修古長城以備之自鹽州東北抵綏州連屬山險塹壕深闊二丈餘以限戎馬出入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三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四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五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六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七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八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九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義率兵擊之為吐蕃所敗全義僅以身免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良臣棄城而遁夏州刺史韓全

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勅書云虜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使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越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焉爲改勅書以貢獻爲渥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決酹其定界盟亟從之三年四月放朱泚番將士俘尼等八百人歸蕃報歸蕃使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副到京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當羅破於鄯州刷其耶不貴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終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以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入蕃副使初漢衡到鄯州蕃使已至乃令宰相尚結贊與盟誓

遣張獻甫等統兵屯於成陽又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初吐蕃大相尚結贊累遣使請盟會之期及定界乃命成使之至若爾瑟結贊相見令其使論乞心兒與成同來是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使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臧營臧勇三千人入汧陽城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其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幹但使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居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則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獲副城下李晟出兵襲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堆沙徑大破之焚其蓄積斬蕃酋尼律設賛等七人傳首京師十一月吐蕃鹽州仍賊來也刺史杜彥光徙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攻州城居之驅爾輩其人而去彥光乃悉發奔鄜州十二月陷鄜州東判官軍城赴會盟所上令幸臣召吐蕃使論訒賛等於中書外郎鄭叔矩為判官軍城不可出境李觀又已入吐蕃令潛報尚結贊口杜希全張獻甫以兵部尚書崔寧德為盟會副使改官以待中軍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于我緩就盟會上疑崔寧不實以得州為信乃為五月軍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受命以行

各留千餘人守之結贊大怒亦留於鄜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於不給所請遣華州節度副元帥尚結贊固執不從乃命成使之至若爾瑟結贊相見令其使論乞心兒與成同來是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使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臧營臧勇三千人入汧陽城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其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幹但使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居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則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獲副城下李晟出兵襲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堆沙徑大破之焚其蓄積斬蕃酋尼律設賛等七人傳首京師十一月吐蕃鹽州仍賊來也刺史杜彥光徙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攻州城居之驅爾輩其人而去彥光乃悉發奔鄜州十二月陷鄜州東判官軍城赴會盟所上令幸臣召吐蕃使論訒賛等於中書外郎鄭叔矩為判官軍城不可出境李觀又已入吐蕃令潛報尚結贊口杜希全張獻甫以兵部尚書崔寧德為盟會副使改官以待中軍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于我緩就盟會上疑崔寧不實以得州為信乃為五月軍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受命以行

州結賛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於遣使與之賛等同奏上將務懷柔表裏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鄣奏事梨樹地多險隘忘備軍陣伏不利于我且京川西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崔寧使論訒賛已復命會遣還而遣之渾瑊與尚結賛會於平原初瑊與結賛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留牙隊精騎數萬於增伺者之變事貫穿我師瑊亦由此失兵於是從之結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受降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受降中皆被氈甲瑊不虞也結賛又遣人請瑊以從會盟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寧徵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久却無他虞結賛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踰而奔歸時諸不加鞍轡所以來耳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及遣康成王真之來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日久援北皐與賊接戰貞吏城衆四合乃引軍還及盟夏二州之師二州

州名求扶鈐等於故鄜州鄜州分因之結誓本謂若希全軍觀同盟將執二節將推其鋭師來救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欲執渾瑊長驅入冦其謀也如此上遣中官王子恒賫詔書以遣結誓衆不納而還初瑊與諸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嘗於涇原營以應援倚中編以備原去鹽所六十七里衆情多詐倚中當有急何由知之請次倚中為營以廣其聲瑊之營西去鹽所二千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濛搆頗深固瑊之濠隔可踰越焉及瑊與諸

人間道而救於隴州刺史韓清泊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於賊太平素懦怯寡謀遣引衆退歸賊自是每日令遊騎千餘至鄜州兵不敢復出凡四日間中絕水援軍不至賊又積柴城下將焚之仙鶴遂降於賊賊並焚廬舍野坑壁壘皆空兵不敢復出凡四日間中絕水援軍不至十三四收下壯集老而去北攻建州樓七具擊傷中堡中唯一井於石面連泉以濠爲固賊自其北建拋樓七具擊傷中堡中唯一井於石

遠日是賊之騎常往來涇邠之間諸城西門莫敢啓者賊又修故原州城其大發三萬四年五月吐蕃三萬餘騎犯寨分入涇邠寧慶鄜宥州焚彭原縣野合所至燒廬舍人畜沒者約二三萬計凡二旬方退其年十月吐蕃大將尚結贊及連雲堡守捉使鷹朝臣遣兵出鹽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守捉使鷹朝臣遣兵出武城率衆抗之無功而還連環無軍政且疾不能與鬥城自守莫敢禦也先是吐蕃入寇以秋冬及春則多遇疾疫而退是來也方盛暑而無患益輕漢人陷者厚資糧與其妻子爲戎勇所將而侵軼焉九月吐蕃將尚恐熱羅等寇涇州及黑水僕固懷恩之叛也懷恩引回紇退歸賊自是每歲秋冬輒來寇掠涇寧鄜坊等州縱掠而去五年十月敕南節度使常袁將七千人與鎮御史大夫杜鴻漸等出師以分其勢隔西溫泉坊其後爲邊患故命城之三旬而畢又詔歸御史大夫統兵五千與鎮御史中丞杜彥先之衆成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發今度支供給又詔渾瑊朝時勿鄧蒙衛等州兵於故鳳州嘉陵谷大破吐蕃於方由是板築之際慮無犯寨者及畢慶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迦悉多秀朱斬首二千餘級生擒谷北谷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慮無犯寨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是月西川節度韋皋獻擒吐蕃大將悉諾羅及羊同王子并將城鹽州上命皋出師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大將董勤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戎和城鎮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莊舍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款數年間蕃役稍弊之境

御史中丞侯幼平克入蕃告冊立等使元和元年正月福建奏到
吐蕃王及十七人詔給還秦六月遣侯論教藏來朝五年五
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請鄭叔矩路汲之報及叔矩男文延等一
十二人叔矩知涇平涼之盟隨喜凡二十餘年竟不殞錦四段幷申
至是請歸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論臘少那掇細史中丞李銘高入蕃
宣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臚卿崔汾兵部郎中兼侍御史冉安昌
使冊王尚長史兼侍御史吳重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絕十
二年四月吐蕃以替普率來告以右衛將軍烏重胤鄭叔矩路汲
破二萬餘堅收復原州城獲生馬甚衆武右衛將軍烏重胤鄭叔矩路汲
亦破三千餘人十一月塩州上官吐蕃入河曲夏州節度使田縉於臺武
破長樂州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使韋皋攻拔戎州和糾雜

等城十四年正月勅曰朕臨御萬邦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
中戎輒違示嘗邑信我有殊渥不是思重譯貢珍道途相繼中思
示禮曾無闕焉所者蕃使奉章又至京城將若長之命味和好之誠
臨軒召見館餉加厚優以信幣論之簡書既言旋復及近知蒙開
蟻聚來犯封陲河曲之間頗為其擾信之不實其國失信其使何
威請誅絕朕深惟德化之未被豈盡夷信之不實其國失信其使何
罪釋其維繫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志懷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
論矩立威等并後般來使並宜放歸本國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
曉諭八月吐蕃告於涇州界十月吐蕃節度論三
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率領軍約十五萬騎圍我鹽州
數重克項首領亦發兵驅牛馬以助國威盛王仙越以飛梯衝車木驢
越沒在癸巳冬十月癸酉文武百官皇帝詔丞相臣植臣元頴
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幸壞
不可守撤屋版以禦之晝夜防拒或潛兵斫營開城出戰約殺賊萬
餘級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十五年二月以秘書少

使還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一百五十人是月劉元鼎自吐蕃
岩往來蕃中並路經河州見其都元帥尚書令尚綺心兒云與納小
國也我以丙申年八月踏磧討逐去其城郭二百日程計到即破滅矣舍
我國家有救而還迴紇之厚於我何哉元鼎
云渾統於國家有赦難之動而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不乃宇
這時元鼎在來遊黃河上流在洪濟橋西南二十餘里其水極寒淺
狹春可揭步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山形如倣列峯
在其間不甚清冷流經歷水色遂赤續為諸水流注東北與黃河又其
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至
五十里向南潮俠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北庭故道
磧尾計其地理當劒南之直西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懣雪川去都
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時吐蕃遣使論悉
諾息等隨元鼎來謝會太僕少卿李公圖十月貢犛牛及銀鏡成星
牛羊鹿各一實歷元年三月遣使尚
元祿卿李銳為使以答之大和五年至八月遣使朝貢不絕我亦時
遣使報之開成元年二月遣使來會昌二年蔇普至十二月遣論
蔇命來告哀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大中二年春宰相向公熟
柬遣館慶使以黎原安樂等二州并石門木硤等七關款塞涇原節
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大僕卿陸耽往弔七月河湟耆老長
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賀冠帶
士庶衢衢後命蕃地以復之觀者成稱萬歲
史臣曰戎狄之為中國患已戔載籍大備可得而詳也但
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大僕卿陸耽往弔七月河湟耆老長
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賀冠帶
士庶衢衢後命蕃地以復之觀者成稱萬歲
史臣曰戎狄之為中國患已戔載籍大備可得而詳也但
地方萬里與我抗衡近代已來莫之與盛至如武周遐境命制
彼一此或勝或負可謂勢均力敵然自武德貞觀已來
威靖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自安史亂華中國多故
人來侵擾好王用兵於上則烽燧已及於近郊皆東倉廩未顧
我邦可知也失要以神明昔其誠信平涼之會其詐謀此又不可
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誠哉言

南蠻　河南巡撫臣劉　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林邑　婆利　真臘　陁洹　哥和羅　狗牟蠻　訶陵　盤盤　東謝蠻　南天竺　西趙蠻　東女國

林邑國在交州南千餘里其國延袤數千里北與驩州接以冬溫不識水雪多霧雨其王所居城立木為柵王著白疊古貝布絡腰下加真珠金鎖以為瓔珞婆羅門及國人皆拳髮而戴花以香塗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王之侍衛有兵五千人能用弩及鍚以藤為甲以竹為弓乘象而戰王出則列

象千頭馬四百匹分為前後其人拳髮色黑俗皆徒跣行醫者以舍利一日之中再食洗拜謁皆合掌頓額婚娶之法得亂同姓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父母死子則剔髮而哭以棺盛屍積柴燔之收其灰藏於金瓶送之水中俗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有此以外草木冬榮四時皆食生菜以檳榔汁為酒有結婚鳥能解人語武德六年其王梵主遣使來朝八年又遣使獻方物高祖為設九部樂以宴之賜其王及錦綵貞觀初遣使貢馴犀四年其王范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明數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五年又獻五色鸚鵡大宗異之詔太子右庶子李百藥為之序以白鸚鵡精識辯慧善於應答大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還於林藪自此朝貢不絕永徽初范頭黎遣使貢馴犀四年其王范頭黎遣使貢金桄布及火珠以白疊布為衣俗甘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鍮鉦詔並給之

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真臘接
館大海諸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樓
海林食不用匙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頗識時曆俗以椰樹花爲酒
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腳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真
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大曆三年四月
俗憧五人鸚鵡頻伽鳥并異種名寶以其使李訶內殊果毅訶巴
請通授其第昭襲而從之十三年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孔明及
七星等

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佛東與真臘接西臨大海去廣州
五月日行真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二十二年又遣使獻象牙
大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末羅相接其界大海
風俗與訶陵略同其國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其
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龍腦等香
而葬

槃槃以海之真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疊大吉貝
氈二并赤以生物

忽論 哥谷羅 訶單 多摩 婆利 干陀利 狼牙脩 佛逝 迭羅舍利 婆皇 婆露 婆鞠 婆刺 婆黃 婆達 婆羅 婆黎 婆伊 婆婁 婆鸞 婆魯 婆羅 婆羅 婆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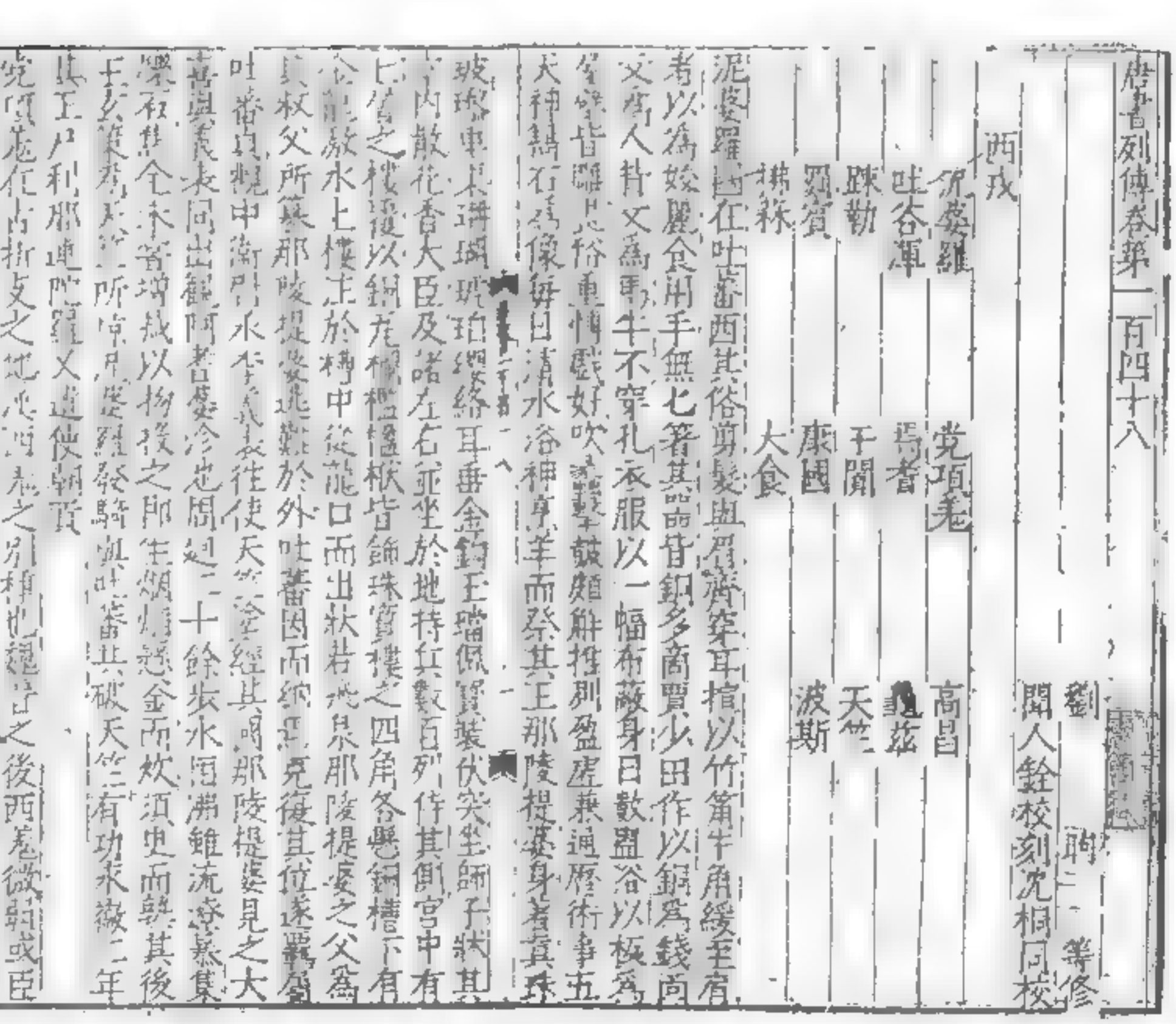
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北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時爲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龍迦獨生細奴邏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其妻方娠邏盛次姚州閒其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邏皮邏盛至京師賜名曰歸義其後破耳河蠻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歿盛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生計越國公

蜀人年壽既定計歸我欲用役以襲之乃示寨弱謂吐蕃曰繼母少壯可嫁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年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將數萬踵其後遣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方砌川遂斷鐵橋遣使告捷且請尋舉使閱其所屬及城堡以攻信焉時景龍二年也十年壽收鐵橋已東城壘一十六餘其王五人降其衆十餘萬以利部部中兼御史中丞袁恕己奏請詔仍賜年壽印綬黃金以銀為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先是皇泰請詔亦遣承平官尹仇寬獻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黃金令賜請以黃金從鑿卑所重也示無窮從皇之請也十年八月遣使蒙羅棟及尹仇寬來獻鐵橋及降人劒及吐蕃印八紐奏羅棟年尋之弟也勸發其事以尹仇寬為鴻臚卿放左散騎常侍授尹轄商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餘亦差次授官又賜勸書賜其年壽及子閣勸清平官鄧同卢仇寬等各一書副左別中書一官員奉行復為制也九月異牟尋遣使獻馬六十匹十二年冬皇於雅州會野路招收得投降首領高酋等六十九人戶約七千並萬酋等先授吐蕃正王紅各等官正員官職方物十九年正月旦忠節校尉古大可道中謁貞元中其王閣南詔異牟尋遣使朝獻方物十四年異牟尋遣使朝賀以其使楊酋龍武為試太僕少卿授黎州都督銅壁蔡化郡王劉辟表龍武為試太常卿二十年南詔遣使朝貢元和二年八月遣使張傳來朝授中監二年十二月以異牟尋為南詔王武毅中監三年正月以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袁滋冊南詔印七年十月皆遣使朝貢十一年五月以龍蒙盛卒廢朝三日遣使來請冊立其君長以少府少監李鄴充冊立弔祭使右驍衛將軍段佐副之十二年至十五年皆遣使來朝或年內二三至者實屬二年大和元年亦遣使來三年壯元和鎮西川以文儒自高不練戎事南蠻乘我無備大舉諸部

入寇牧守屢更亦不之告十一月酋龍出軍與戰不利陷我邛州遂成都所入邛州西部驅切王鼻千女而去十四年酋龍少大怒將以元穎為偽州刺史正月其王袁盛疽頓以長子自陳請冊襲兄位後遣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方砌川遂斷鐵橋遣使告捷且請尋舉使閱其所屬及城堡以攻信焉時景龍二年也十年尋收鐵橋已東城壘一十六餘其王五人降其衆十餘萬以利部部中兼御史中丞袁恕己奏請詔仍賜年尋印綬黃金以銀為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先是皇泰請詔亦遣承平官尹仇寬獻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黃金令賜請以黃金從鑿卑所重也示無窮從皇之請也十年八月遣使蒙羅棟及尹仇寬來獻鐵橋及降人劒及吐蕃印八紐奏羅棟年尋之弟也勸發其事以尹仇寬為鴻臚卿放左散騎常侍授尹轄商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餘亦差次授官又賜勸書賜其年壽及子閣勸清平官鄧同卢仇寬等各一書副左別中書一官員奉行復為制也九月異牟尋遣使獻馬六十匹十二年冬皇於雅州會野路招收得投降首領高酋等六十九人戶約七千並萬酋等先授吐蕃正王紅各等官正員官職方物十九年正月旦忠節校尉古大可道中謁貞元中其王閣南詔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西戎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蟠穿耳揩以竹筒牛角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持文為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谷以梳為容儀皆雖尼俗重博戲好吹觱篥擊鼓雅樂有十三調大神謝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事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

玻瓈車渠琉璃琥珀纓絡耳垂金鈿王端佩寶裝伏突坐師子狀其宮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特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寶之樓復以銅龍銜櫨櫨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谷引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贊普親中衛門水至其妻往使天竺經其門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妻同出觀門者要冷地周迴二十餘步水周滿鎗流瀑激聲如雷全未審增減以物投之即往如飛全不著增減以物投之即往如飛全不著所向皆從騎與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門羅又遣使朝貢

兜領龍花古折支之地北西北之後微弱或臣中國或屬山外自開氏滅宕昌鄧至之後突厥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党項北連吐谷渾雪山谷門亘三千里其種姓有[illegible]有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

史朱惠表往弔之七年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大餘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大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鏤一具宇文氏復貢壬盤酒城請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貞觀四年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賜其妻宇文氏請頒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雄絕之伊吾先臣西突厥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大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事文泰竟不遣乃謂其長史趙行恭曰我與葉護結為兄弟葉護為人所殺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準盡使告捷太宗大悅宴百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軍兵士已上父子犯死罪已下幷親戚流已下大功犯徙已下小功緦麻犯杖罪恐原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為州縣特進親徵貢獻加之不稱天國遂使王來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擇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高國之善者也今若

文泰云腐飛上天雖窟于高猶蹴手掌鼠安于大各得其所豈不希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恣抑留之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自為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數輩人間譖間隣好竟抑不誅若者何歟明年當發兵馬以擊西是時薛延陀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主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於是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若臣及其家右屯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及突厥契苾何力等率衆數萬騎以擊之初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貴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遺骸衣衾雖別龕城十年之後纔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可墟殺尺布以勖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招撫諸胡鎮以重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使謂薛延陀曰漢家公

榮後纏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雞財貧人竊女而去父母兄弟共聚其處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死他犯則倣物以贖罪訊斷多寡上宜大麥蕎蕎頗有救荒之備果出良馬蒼牛銅鐵朱砂之類行者海周迴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牧馬於其上皆得龍種管伴皮斯馬放入海因生駿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云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鑠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為候即以衣蔽口鼻而避其衝隋煬帝時其王伏允來犯寇掠西鄙親提六軍以討之伏允以數十騎潛於白綸而死國人乃立順為可汗稱臣內附即伏允之嫡子也初窩汗泥領而遁其仙頭王妻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煬帝立其子順為王還之本國令統餘衆安集復追還大業末伏允悉收故地復為邊患屢出兵擊之不能剋伏允又連上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兩軍會於大非川乎破羅真谷伏允子大寧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率國來降伏允大懼與千餘騎遁于磧中衆稍亡散能屬者纔百餘騎乃西襲而死國人乃立順為可汗稱臣內附即伏允之嫡子也初窩汗

泥領而遁其仙頭王妻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煬帝立其子順為王還之本國令統餘衆安集復追還大業末伏允悉收故地復為邊患屢出兵擊之不能剋伏允又連上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兩軍會於大非川乎破羅真谷伏允子大寧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率國來降伏允大懼與千餘騎遁于磧中衆稍亡散能屬者纔百餘騎乃西襲而死國人乃立順為可汗稱臣內附即伏允之嫡子也初窩汗

之鄯州刺史杜鳳舉興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遣使言狀太宗命民部尚書唐儉侍郎侯君集往撫慰之太宗顧謂侍臣曰吐谷渾頡利可汗之鄰國頡利部落分散其勢已弱故其酋長各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臣亦數請和親我終不從彼既不得志於我必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諸君各守封疆慎勿動也高宗遵行威儀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為吐蕃所敗於是吐谷渾遂為吐蕃所并其妻子選行在所詔宥之初西突厥屈利啜乃因粟婁葛而西突厥處般啜令其吐屯來攝焉葛逻祿三日屈利啜乃因粟婁葛而西突厥處般啜令其吐屯來攝焉葛遣使朝貢太宗數之曰焉耆者我兵擊得之何人輒來統攝吐屯慢而返國焉耆史立粟婁葛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處般啜乃執粟婁葛等於龜茲皆為所殺薛婆阿那支既得處般啜為援遂有國及阿史那社爾之討龜茲阿那支大懼遂奔龜茲保其東城以擯官軍社爾乘橋之敗其軍而斬焉耆來得阿那支從父弟先那準立為王以修職貢及太宗破昭陵乃刻石像龍突騎支之形列於玄闕之下自是朝貢不絕

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遷於群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里東接高昌西鄰葱嶺即漢時故地其王姓慕容氏有城郭宇耕田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耳不勞髮胡書與項羌同其王不勞髮與項羌同其王以錦蒙項著錦袍金帶坐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數百頭高祖即位其主慕容伏允始有良馬數千匹牛饒蒲萄酒宜大麥小麥出青海東北數千里其地東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耳不勞髮胡書與項羌同其王以錦蒙項著錦袍金帶坐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數百頭高祖即位其主慕容伏允始有良馬數千匹牛饒蒲萄酒宜大麥小麥出青海東北數千里其地東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

銓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西至多拔城龜茲王相那及其相那
相鄰徽等有衆五萬逆拒王師威乃偽退而引之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其子以馳萬二百
兵少悉衆而至威退行三十里與繼叔軍會又擊大破之其王退保
都城杜爾進軍逼之王乃輕騎而走追至其城北孝恪守之急攻其
刺史蘇海政尚輦卷御薛萬備以精騎逼之行六百里其王及達
保于撥換城杜爾等進軍圍之擒其王及大將那鼻獲其相那利
僅以身免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數萬人來援孝恪發之官軍
又擊破之衆并其國兵數萬人來援孝恪發之官軍
大敗之那利收其餘衆依舊城固守孝恪又進軍攻之那利敗北
復收集其餘衆起與曹繼叔韓威等戰又破之那利脫身走保
葛邏斯山城孝恪又進軍攻之其王伏闍信及那利等窮迫計
以詞懇布失畢爲右驍衛大將軍尋放還龜茲其餘衆依舊龜茲
王勝物一千段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
統于闐跋勒碎葉四鎮高宗嗣位不改廣地
等四鎮移安西依舊於西州其後吐蕃大人
烏酋已西諸部皆臣於吐蕃並爲跋所脅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
王孝傑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兵於龜茲撥換城以
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既復舊地
磧并置屯戍捷等其後吐蕃大將悉諾羅門領徒千人據葉於樹下
安西都護則天時有田揚名中官時有郭元振開元仍則張孝嵩相
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有工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譙之地嶽今城中
頻鑽非人力所及阿有工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譙之地嶽今城中
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剌氏世有其國不相慕
祇妖土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
又有梅檀鬱金諸香通於大食故其貨物或至扶南交阯貿易焉百
姓殷樂俗無盜賊耕王地者輸地利以國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
敬拜者舐足禮頗同婆羅門上爲螺髻
於頂餘髮剪之使垂俗信佛教先臣下酋長服其王姓刹
其王出 法多從

遣氏名屈茨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荅之十三年又遣子
入侍及阿史那社爾伐龜茲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其子以駝萬二百
匹續軍及將旄師行軍長史辭萬備請杜爾曰今孝恪既破龜茲國威
已振請因此機頓以輕騎羈取干闐之王杜爾乃遣萬備率五十騎
抵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闍信於是遣萬備來
朝高宗嗣位拜右驍衛大將軍又授其子葉護珀爲右驍衛將軍並
賜金帶錦袍布帛六十段并宅一區數月而遣之因請留子弟以
宿衛太宗親臨昭陵刻石像其形列於玄闕之下垂拱三年其王伏闍
胜復來入朝天授三年伏闍雄卒則天封其子璘爲于闐王開元
十六年復冊立尉遲伏師爲王數遣使朝貢乾元三年以于闐
王尉遲勝弟守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爲大僕員外卿仍同四鎮節度
副使權知本國事以勝至德初領兵赴國難因堅請留宿衛故有是
命事在勝傳

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二萬餘里

其中分爲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
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
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門東天竺東濟大海與扶南
林邑鄰接西天竺與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以
週迴七千餘里北臨殑伽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緣業於樹下
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供百神禁城
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有工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譙之地嶽今城中
頻鑽非人力所及阿有工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譙之地嶽今城中
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剌氏世有其國不相慕
祇妖土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
又有梅檀鬱金諸香通於大食故其貨物或至扶南交阯貿易焉百
姓殷樂俗無盜賊耕王地者輸地利以國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
敬拜者舐足禮頗同婆羅門上爲螺髻
於頂餘髮剪之使垂俗信佛教先臣下酋長服其王姓刹利白氈以爲

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器盛之中野以施禽獸或委之於河以飼魚鱉喪紀之文誅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斬手削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云是梵天法書於是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佛跡精舍多事仙人所造裝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使以彼限當武德中其國大亂王尸羅逸多練兵聚糾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振刑政甚嚴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大駕東幸洛陽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萬里而來者乎

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丈夫剪髮或辮髮其王冠師子帽飾以金寶婦人辮髮垂於後以皁巾蒙頭出門則障面以氈多事祆神兼信浮屠法俗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傍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焉之占星候祆以定吉凶頗有佛法年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喧呼連晝夜焉時其王烏那曷子呾羅跋可汗遣使獻名馬貞觀九年又遣使貢獻十九年又遣使貢獻至十一年又獻金花銀盌詔令與波斯王俾路斯俱發兵擊破其國波斯王卑路斯遣子泥涅師來請救詔遣右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率兵護送其子還國建方至安西突厥欲掠其貨物建方不與遂相攻擊建方擊破之中亭國人又立突厥可汗之子呾羅祿爲王建方復擊破之立其子泥涅師爲王泥涅師以祆神誑惑其國人毀滅其祠宇十六年遣使貢獻十七年詔封其子呾羅祿爲波斯王顯慶元年其王卑路斯上表請救詔遣王名遠往慰之二年又遣使貢獻至十一年又獻金花銀盌詔令與波斯王俾路斯俱發兵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泥涅師奔吐火羅城自立爲王遣使貢獻龍朔元年其王卑路斯上表請救詔遣王名遠往慰之二年而卒兄子伊嗣俟立

二十七年烏滸卒遣使冊呾羅蹉父位大食可敦封爲郡夫人十一載十三載並遣使獻方物天寶三年又封爲波斯王初調露元年吐蕃與波斯國相攻波斯王庫薩和不能支西走安息其國遂滅其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討而視之長子先在吐火羅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宮其王初調位便容遣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爲王藏之王宛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數萬里列城四百邑屋連屬其官宇柱梁多以水精瑠璃爲之有宰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仗擊中王及宰臣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大小貝及臧甫不時輒廢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衣錦袍其毛綠色常在王邊衛校上坐有大食有毒其鳥觜長而曲能食毒蛇蛇入其巢輒鳴其都城畫石爲之龍蜿蜒長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耀炳燭於大海城東向有大門其高二十丈門二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三門門傍各有重樓樓上有人守衛以候時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人輒鳴其口中吹螺以紀時節雞無失其殿以慈瑠璃爲門扇香木爲棟牀其俗無牢獄拘囚若未雪之冤坐於殿上其眸子方赤如王石至於殺人不問輕重皆令自死不加刑戮其國大門及諸門傍各有一金獅子蹲踞門左門右門傍各有一石柱高十丈柱頭有銅龍口中懸金鈴每聽訟者撞鈴聲聞於外王即出坐聽之或有冤抑者即令擊鼓以聞王聞鼓聲即知有冤抑者推問屈直隨事決遣其王每聽事畢即入宮不復出其國人候其欲朝乃鳴鼓以集之王既坐金獅子口中水湧上流於石柱字皆隨風左右宛轉如人言其國大食諸蕃來不可實罪上特許之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大國西海之中其國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有城郭四百餘所王居一城城周回二百餘里其城皆以珊瑚琥珀爲柱以水精爲屋以黃金爲地其俗男子剪髮被服與中國人同婦人不開襟露頭巾家資滿億計如王者錢多不可數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爲人形高丈餘善射每發輒洞徹其後十四代至波思林舉兵應者悉令負甲冑衣木甲用月開報冤每被兵刃中木甲而止波思林知之遂求得其所生檢校之木換已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之末換已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之後改爲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萬恭嗣立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時爲吐火羅大食所獻獅子來朝貢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柴中有波斯胡人牧駱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高謂之曰此山西有元元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倭國　日本

劉昫　等修
門人金校刻沈桐同校

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海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右據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父替之日或不相代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明宮自守不能制總之其官大者有

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王烏頡通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鄰好各保疆場豈非盛美但隋氏末年主荒政亂戎狄構難戰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非親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讎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拍尋即遣返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資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七年遣司勳部尚書沈叔安往冊建武為上柱國遼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一軀其男女八千口是日李勣進軍於遼東城帝攻遼澤詔曰頃者高麗恃非天贊從寇玄菟郡耳頓首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計以不臣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蕃服高祖乃止九年新羅百濟遣使各進表云開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

相侵掠詔員外散騎侍郎冬子奉往和解之建武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貞觀二年詔冊建武為上柱國封遼東郡王高麗王乃遣其太子入侍表謝恩仍獻金銀綵帛等物太宗優勞甚至十六年西部大人蓋蘇文弒其君建武及大臣數百人而專國政蘇文姓錢氏髮鬚拳曲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恒令其屬官俯伏於地踐之上馬若欲下馬必先布席如之出必先布兵仗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太宗聞建武死哀悼為之廢朝遣使持節弔祭十七年封其嗣王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又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往說諭高麗令勿請新羅蘇文增兵侵奪四境以城中人物分賜戰士又造拳勤五百里之地城邑

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初侵新羅悉徵舊境五百里之地城邑村塢有之自非友地還城比有恐失能已玄奬曰既往之事庶可追論蘇文竟不從太宗頻詔作遣使者在心若路以日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城若下攻之其易也十九年冬利部尚書張亮為行軍大總管副將右衛將軍江夏王道宗為副領精兵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北渡十晝夜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副將右武衛將軍契苾何力等步騎六萬趨遼東而進會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發自洛陽四月辛酉朔次定州甲子次幽州乙丑次漁陽丙寅次北平丁卯次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通帝令剪草開道填以土車而過己巳次懷遠鎮庚午次柳谷辛未次玄菟城高麗舉國來拒我軍大陣鴨綠水上步騎四千餘人先與其決戰我軍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帝度遼水詔徹橋梁

以堅士氣帝自將來攻城下見士卒負者以土益之負者分其土而去須臾盡平城下時有自己矛以逆城上城上亦以矛逆之如是者數四帝親冒矢石以指麾將士又造衝車撞城所壞輒隨補之晝夜攻擊凡十餘日不克諸將咸以為言帝曰吾見隋室昔在遼東興師動衆以攻此城喪敗相繼今我往攻之正欲以其君臣之首謝天下耳豈惜士卒之命終不以此城為念也因命諸將分道攻之右衛大將軍牛進達先登陷其南門及新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先與其決戰進達三戰三北斬首千餘級帝度遼水詔徹橋梁

以堅士氣帝自將來攻城下見士卒負者以土益之負者分其土而去須臾盡平城下時有自己矛以逆城上城上亦以矛逆之如是者數四帝親冒矢石以指麾將士又造衝車撞城所壞輒隨補之晝夜攻擊凡十餘日不克諸將咸以為言帝曰吾見隋室昔在遼東興師動衆以攻此城喪敗相繼今我往攻之正欲以其君臣之首謝天下耳豈惜士卒之命終不以此城為念也因命諸將分道攻之右衛大將軍牛進達先登陷其南門及新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先與其決戰進達三戰三北斬首千餘級帝度遼水詔徹橋梁

爭先不顧矢石者賞虜獲耳今城垂拔李何史詩其降但乃喪將士
之心乎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賊救敗虜其鋒銳所不忍也將軍
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賊因將軍賞此一城遂受降復士女二
萬勝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薩川授孫伐奇為薩川刺史我軍之渡
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皆高
太宗旌麗之乘城破額以招高帝其城下以招之城中人堅守不動帝見
城中闕之人皆死戰乃令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
亦押城增雉以相抗李勣功其西面令抱石擲壞其陴城中隨
其崩壞即立木為柵道宗以樹條苞壞為土屯積道宗以兵
徇陷於山頂以防敵士山自高而陷非其城城崩會伏愛私雖所
部高麗百人自頹城而戰至擲有士山而墜所之積火榮排以自固
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拔太宗以遼東倉儲
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歷其城中皆扶老攜幼拜手奉
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綵百匹

於賊西嶺為陣兵後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蹈
雪北高峯之上令諸軍鼓角聲而齊進賊因令所司張安施幕於朝
堂之側日明日午時納降勳兵欲襲戰太宗遣程明日還高兄弟
勳石以犯其陣已亂乘勢以擊之而其陣堅不動太宗又自山而下引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
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蹈雪北高峯之上令諸軍鼓角聲而齊進賊因令所司張安施幕於朝
級匹高等單騎棄營餘保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勒兵引還之徹東川

軍契苾何力率兵應接之男生脫身來奔詔授特進遼東大都督
襲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十一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率禮部尚書郭待封等以征高麗二年二月勣度遼至
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數有降
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產等百領九十八人持
弔幡出降詣使入朝責以擅興兵侵擾狀又移營於平壤城南男建下捉兵總管
高侃等又率諸軍中分開城門爲內應縱五月戊寅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戊
午壞城獲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京師獻俘於含元殿詔以烏城政
不由己授司平大常伯男產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
以鄉導有功授右衛大將軍封卞國公竭忠盡節事我高祖分爲五
部治城自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

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
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乃遷左武衛將軍劉仁願以兵鎮之其後頗
有逃散徙隸中國高宗授高藏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居
安東領本蕃以爲高麗王冊拜之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召還配流
邛州仍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資財畜產在安東城傍焉
咸以水土和平賜得十年卒京師於朝利坊左武衛以蕃禮葬之
子德武高宗嘗謂侍臣曰王世充竇建德宋子孝祖相
繼僭號中國詔遣朝貢其後數相
攻伐皇帝元年左衛將軍劉德高等
討平之其後

令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自右傳第故立前百濟大子
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
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臨白江之役命水陸兩路以進使人右威衛將
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
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表以忠信守以神明
之後共保盛業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伐代無罪
襲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裡祀靡減罔有遺餘故作令誥
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爾百執事
脩之二十一年高祖幸鴈門大人領兵五萬人馳接大軍新羅之願仁執
獻地歃血誓於新羅之廟仁願仁執
等所還隆懼新羅乘釁襲己
能保都督府乃以王命歸本地
寵所據隆等不敢還本地
附卿其地自此爲新羅
新羅國本斤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

海西接百濟北靺鞨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土之所
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陳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
王金氏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
貢高祖親於門之宴賜有加仍以璽書慰諭之高麗百濟皆與新羅
構怨歲相侵擾每請救於國國主每遣使和解之三國一德昭我唐家光啓之
時上表請以其國屬於大唐每年貢方物太宗嘉其誠款詔冊其王
爲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爲主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新羅國本斤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
海西接百濟北靺鞨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土之所
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陳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
王金氏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
貢高祖親於門之宴賜有加仍以璽書慰諭之高麗百濟皆與新羅
構怨歲相侵擾每請救於國國主每遣使和解之三國一德昭我唐家光啓之
時上表請以其國屬於大唐每年貢方物太宗嘉其誠款詔冊其王
爲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爲主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新羅國本斤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
海西接百濟北靺鞨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土之所
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陳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
王金氏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
貢高祖親於門之宴賜有加仍以璽書慰諭之高麗百濟皆與新羅
構怨歲相侵擾每請救於國國主每遣使和解之三國一德昭我唐家光啓之
時上表請以其國屬於大唐每年貢方物太宗嘉其誠款詔冊其王
爲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爲主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新羅國本斤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
海西接百濟北靺鞨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土之所
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陳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
王金氏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
貢高祖親於門之宴賜有加仍以璽書慰諭之高麗百濟皆與新羅
構怨歲相侵擾每請救於國國主每遣使和解之三國一德昭我唐家光啓之
時上表請以其國屬於大唐每年貢方物太宗嘉其誠款詔冊其王
爲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爲主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新羅國本斤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
海西接百濟北靺鞨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土之所
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陳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
王金氏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
貢高祖親於門之宴賜有加仍以璽書慰諭之高麗百濟皆與新羅
構怨歲相侵擾每請救於國國主每遣使和解之三國一德昭我唐家光啓之
時上表請以其國屬於大唐每年貢方物太宗嘉其誠款詔冊其王
爲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爲主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貢德彝之使還如故因立其妹真德

金寶及珍等天寶二年承慶卒詔遣舍大夫貝磐之冊立其弟憲英爲新羅王并襲其兄官爵大曆五年憲英卒門人立其子乾運爲王仍遣其太子良相金隱居來朝貢方物加冊命三年上遣倉部郎中蕭復爲史中丞賜宋介魚袋册之以乾運爲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仍册乾運母爲太妃建中二年遣使來聘并獻金銀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遣使來聘并獻金銀等九年至十二年七月遣使來朝或一歲再至等四年四月門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王良相元年授良相以舒弗邯兼侍中制史憲每軍使新羅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塤册拜其子俊爲王俊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地世與中國通其國歷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竹竭爲其王姓阿毋氏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貢賦之等官有十二等其辭謂國王曰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其妻號鷄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曰雞彌太子名曰利歌彌多弗無城郭以竹爲籬以十二月爲一年以日出爲政以日入爲休其俗不知文字但刻木結縄敬佛法於百濟求得經論僧尼解呪禁巫覡頗有之以銅鏡爲神祭以金銀飾馬鞍以漆皮爲甲胄以骨爲箭雖有兵仗不以攻戰或時有事各隨其狀以相侵伐其人拳髮無冠但垂髮於後婦人衣純色裙長腰縫束髮於後俗皆跣足以幅布絞其脚後貴人戴錦

貞元年新羅遣兵部卿中元季良朝貢王元和元年十一月

北狄

鐵勒　契苾　沙陀　安菩　阿跌　白霫　拔野古　同羅　僕骨　多覽葛　思結　渾　斛薛　奚　契丹　室韋　靺鞨　渤海　黑水靺鞨

鐵勒本匈奴別種自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分散爰瀚海亦有薛延陀契苾迴紇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仆骨思結俟斤阿跌白霫等散在磧北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

已滅延陀鉄隆賀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輸繒綵掩塵長策風行已破金微之表揚威靈於絶漠等總百餘萬户散處北溟遠讐沙場之外鐵勒諸姓遐紀月窟俟其鈴海盡入王封解其辮髮並垂冠帶上嬪聖朝下掩蹄林祛入南山之固混元已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咸陽之斯實朕所未有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盡力上靈儲祉錫以太平所致苟契成茲克定即宜備禮告于清廟仍頒示普天其後延陀西遁之餘其杜我男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率部落七萬餘口西歸故地乃去阿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甕督軍山北詔兵部尚書侯君集加絳撫仰者部鐵勒素服辭延陀之役及咄摩支至也九姓來助不危懼恐為疏比之患復令英國公李勣往加討擊勒九姓鐵勒二萬餘户于天山北庭支見官軍奄至性駭不知所為且聞詔使尚留在別統中間即降納款與之俱至京師詔授右武衛將

軍賜以田宅咄摩支入國後鐵勒酋帥潛知其部落仍持兩端李勣門設伏徐整門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計二十二年契苾思結等十餘部落以薛延陀亡散始盡乃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上俾其部落酋渠為州府以河為名賜之姓李氏隸屬燕然都督府授野古部為瀚海都督府回羅部為龜林都督府思結部為雲山都督府渾部為皋蘭州都督府渾部為高闕州都督府結部為鹿山州都督府阿跌部為鵾田州都督府契苾部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寘顏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長為都督刺史給玄金以白青部為貴顏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長為都督刺史給玄金以符信又置燕然都護以統之是歲太宗以鐵勒諸部並以內屬詔賜京城百姓大酺三日來徼元年延陀首領先悉毗者局部與王妹婿夷男帥衆萬餘口詣天德軍降突厥殺掠殆盡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為所併延統契苾思結渾部徙于甘涼二州之地其骨利幹北距大海去京師最遠自貞觀中遣使來朝貢貂海豹將軍張玄遇左驍衛將軍高侃討平以為玄闕州俄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仍列其地為

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司農少卿麻仁節率兵討之與萬斬戰于內硤石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並爲賊所虜又令夏官尚書王孝傑左羽林將軍蘇宏暉領兵七萬以繼之與萬斬戰于東硤石谷孝傑左陣陷沒宏暉弃甲而遁率其衆入幽州殺略人吏指突厥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道神將計之不能尅又詔左金吾大將軍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率兵三十萬以討之俄而李盡誠死萬斬代領其衆萬斬又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蕩寇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官吏子女數千人俄而冥及突厥之衆掩擊其後掠其幼弱萬斬弃其輜重數千人東走前軍副總管張九節率數百騎設伏以邀之萬斬覘知有伏將其家奴輕騎前進至路河東解鞍憩伏發盡殺之萬斬乃將其餘衆降突厥開元初復歸國授左玉鈐衛大將軍封廣化郡王又封阜林郡王二年其弟領李失活以歎發政衰率種落內叛失活即盡忠之從父弟也於是復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爲松漠郡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

兼松漠都督其所統八部落各因舊帥拜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招慰之明年失活以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六年失活死上爲之舉哀贈特進失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衆遣使冊立仍令襲其兄官爵娑固大臣可突于號勇如得衆心娑固謀欲除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令薛泰帥驍勇五百人又徵奚王李大輔者及娑固令衆以討可突于官軍不利娑固大輔臨陣皆爲可突于所殺生拘薛泰營府震恐許欽澹移軍而入卻關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魏于爲主戒不遵使請罪上乃令冊立魏于令襲娑固官爵仍放可突于歸罪十年魏于入朝請婚上以從父妹燕郡公主妻之仍封魏于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都督賜姓名李獻忠同惡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于還蕃可突于來朝拜左羽林將軍從幸并州明年魏于病死弟吐于代統其衆襲兄官爵以燕郡公主爲妻吐于與可突于復相猜阻十二年構公主來奔便不敢還改封遼陽郡王因留宿衛可突于

竟勤沒于陣其下六千餘人盡爲幽州長史薛楚玉所殺詔以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以經略之可突干漸爲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紀王悔等就部落招諭之可突于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掌兵馬情不叶每潛誘之過折夜勒兵斬可突于及其支黨數十人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詔封過折爲北平郡王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賜錦衣一副銀器十事綵二千匹其年過折爲可突于餘黨泥禮所殺并其諸子唯六子剌乾逃投安東得免拜左驍衛將軍天寶十年安祿山誣其舊長欲叛請舉兵討之八月以幽州雲中平盧之衆數萬人就黃水南契丹衙帳之戰俘十餘萬人至十二年文降附近于貞元常來朝貢會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五屈戍可雲麾將軍守右武衛

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言屈成等云契丹僧用
迎紇干所奏不能制走投渝關東光公主奔歸平雷軍其秋幽州長史楊
志誠又不能制走投渝關東光公主奔歸平雷軍其秋幽州長史楊
奚國蓋匈奴之別種也所居亦鮮卑故地即東胡之界也在京師東
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比至室韋國自營州西
北饒樂水以至其國勝兵三萬餘人分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風
俗並於突厥每隨逐水草以畜牧為業選徒無常居有毳帳瓶用車
為營牙中常五百人持兵自衛此外部落皆散居山谷無賦稅其人
善射獵好與契丹戰爭武德中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二年酋長可度
者率其府部內屬乃置饒樂都督府以可度者為右賢王兼饒樂都
督封樓煩縣公賜姓李氏副隊仗又授右監門大將軍尚浣通天年
其冊拜復差殿中侍御史賀婁悅摩延和元年左羽林將
軍檢校幽州大都督孫佺率兵十二萬以擊其部落阿次突阿會等
左驍衛將軍李楷洛等與大輔合戰我師敗績俱不敢進敕遣使

招慰大輔云我本朝來此招討其逆黨將李詩洛等不受節度而輒興
兵擅討以金帛賂突厥默啜默啜有何國信物倫率軍中納與萬餘
段并抱帶以與之大輔曰若本朝招討

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亦多居數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旋毛河
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那禮部落又東北有
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室韋又北有婆萬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
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姤接西室
韋北又有納北之室韋此部落校小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一那河
之北有古烏九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九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來朝
貢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河源出突
欣東北界俱輸泊屈曲東流經大室韋界又東經
突元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
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馬九東南一百里又
有東室韋部落在俱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開元天寶間
北狄或間歲入貢大曆中亦頻遣使來貢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室韋
都督和解勃素等一十大來朝大和五年至八年凡三遣使來九年
十二月室韋大勝督阿成等三十人來朝開成會昌中亦遣使來朝
貢不絕

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東至於海
西接突厥南界高麗北鄰室韋其國凡有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
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而爲
部境之患俗皆編髮性多忍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並依山水
往往地窟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塚家相聚門皆東向則出
隨水草冬則入窟穴中之子相承世爲君長於俗無文字兵部有簡弓
及楛矢其箭鏑皆用毒藥傅人中之數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
以身隨土無棺槨之具殺所乘馬於屍前設祭有酋帥突地稽者隋
末率其部千餘家內屬處之於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
新羅相接北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時
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中宗即位遣侍
御史張行岌往招慰之作榮遣子入侍將加冊立會契丹與突厥電
歲度遣使合不達爰宁先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冊拜作榮爲左驍
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
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作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冊立其嫡

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撫之大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今與唐家相通請奏厥土毛即知同去今不計會即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門藝窮兇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徵門藝欲殺之門藝逃奔其衆問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又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達來投義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備其使馬文軼忽勿雅別遣使報之俄有洩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掩誅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却由是怨讎火卿李道邃張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扁洩左遷道邃爲普州刺史遣門藝襲殺之二十五年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韋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其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屬山阻寒雪深文休兵士死者過半竟無功而還武藝怅然不已客遣使至東部假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格之不死詔河南府捕獲其賊書殺之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內侍段守簡往冊欽茂爲渤海郡王仍副其父爲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茂承詔赦其境內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大曆二年至十年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或歲內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獻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復來建中三年五月與元七年正月皆遣使來朝授其使大常靖爲衛卿員同正令還蕃八月其王子大貞翰來朝請備宿衛十年正月以來朝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三十餘人拜官有差十一年二月遣內常侍殷志睦冊大嵩璘爲渤海郡王十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進封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襲父位爲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進封國王大曆中累加拜司空大尉及嵩璘襲位但授其郡王將軍而已嵩璘遣使牧理故再加冊命十一月以王姪大能信爲左驍衛中郎將慶州長都督茹富仇爲右武衛將軍放還二十一年遣使來朝順宗加嵩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遣使朝貢四年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遣使朝貢者二七年亦遣使來朝八年正月授元瑜弟措知國務言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遣內侍李重晏使焉十三年遣使來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遣使來朝貢四年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遣使朝貢者二七年亦遣使來朝八年正月授元玲弟措知國務言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遣內侍李重晏使焉十三年遣使來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遣使來朝貢四年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遣使朝貢者二六人來朝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絕

史臣曰北狄密邇中華隔礙瀚海作梗罕開之矣東夷隔礙瀚海作梗罕開之矣東夷天性太平之人仁空前之人武信其間
媯帝縱欲無厭興兵遼左急於天性太平之人仁空前之人武信其間
不戢自焚遂亡其國我太宗文皇帝親攻戎輅東征高麗雖有成功
所損亦甚及凱還之日顧謂左右曰使朕有魏徵在必無此行矣則
是悔然出師也可知矣何者夷狄之國狗石田也得之無益失之何
傷必務求虛名以勞有用但當修文德以來之彼聲教以服之擇信
臣以撫之謹邊備以防之使重譯來庭航海入貢茲庶得其道也
贊曰束夷之人北狄之俗愛考周官是稱繼服未得無傷已得何足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上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孫孝哲

安祿山子慶緒　高尚　史思明　嚴莊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祈
突厥巫師以卜為業突厥呼鬬戰為軋犖山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
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挑
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牧馬於緣邊諸互市及延偃相携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為兄弟貞姓為安及長解
六蕃語為互市牙郎二十年張守珪為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
珪將杖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為打殺祿山守珪
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剋獲校為
偏將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異鄉人多與之投營州都督平盧軍

十二十八年為平盧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與之投營州都督平盧軍
使張守珪往來者乞為好言玄宗益信鄉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
以祿山攝中丞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二載代裴寬為范陽節
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數載之後
黜陟使廣其俊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林甫頓首並言其
美數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堅不稱矣後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
太真玄宗怪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太悅遂
命機鋪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六載加大夫常令劉駱谷奏事與王
鉷俱為大夫李林甫為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深入謁不甚鞠
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慕祿山陳息馨前齒每與語皆揣知其情
而先言之祿山以為神明每見林甫肅容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溫言
中書驟引坐以巳被胸覆之祿山欣荷無所隱乎為十郎駱谷奏事
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
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教而說玄宗以為笑樂院平益肥壯腹垂

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擔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為置第宅窮極壯麗以金銀為蓋籍旅雜等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障十載入朝又求為河東節度因拜之男十一人長子慶宗大僕卿少子慶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為保守之計戰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兼三道節度逮奏無不允引張通儒李庭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嚴莊記劉駱谷留居西京為耳目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定玲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授於行間每月進奉生口駝馬應大不絕人無聊矣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獻誘契丹冀設酒中著莫弗子預相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千人十一載八月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余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蕃久雨弓箭皆濕將士困於

溪又夾攻之殺傷略盡祿山被射折其王旗以騾下冀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陘坑中其男慶緒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揭陽忠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謂於華清宮因宰臣言邊將浸橫上頗知之欲加誅討以張本會病目不宜見人故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親厚之遂以為左僕射知政事既而其月又詔兼閑廄群牧等使溫為武部侍郎兼中丞副之祿山密令閹人伺察動靜知捌監事既為閑廄群牧等使上簡胭馬皆令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牽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嗣范陽獻俘出塞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慈納送與之十四載玄宗又召之託疾不至賜其子婚令就親禮又辭十一月反于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飛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靚何千年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駭皆市井商販之人乃謂左擔挽出錦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清為大將以輕之祿山令嚴莊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月渡河至陳留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郡門祿山男慶緒泉誅慶宗傍立告祿山祿山在櫪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充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波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汴水龔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及鐵擊子祿山不敢過乃取谷南而過守瑜竭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使採訪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山怒其軍大至卦常清百苑西隋糧使伐討寒路而奔祿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奕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莅事初常清欲殺珣恐賊憕奔諫止之常清既敗唯與數騎走至陝郡高仙芝率兵守陝城皆弃甲西走潼關惧賊追躡相踐籍而死者寨路陝郡太守竇庭芝走投河東賊使崔乾祐守潼關祿山併率河東等十一載八月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余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蕃久雨弓箭皆濕將士困於

十餘能自理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千人十一載八月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余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蕃久雨弓箭皆濕將士困於溪又夾攻之殺傷略盡祿山被射折其王旗以騾下冀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陘坑中其男慶緒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揭陽忠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謂於華清宮因宰臣言邊將浸橫上頗知之欲加誅討以張本會病目不宜見人故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親厚之遂以為左僕射知政事既而其月又詔兼閑廄群牧等使溫為武部侍郎兼中丞副之祿山密令閹人伺察動靜知捌監事既為閑廄群牧等使上簡胭馬皆令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牽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嗣范陽獻俘出塞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慈納送與之十四載玄宗又召之託疾不至賜其子婚令就親禮又辭十一月反于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飛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靚何千年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駭皆市井商販之人乃謂左擔挽出錦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清為大將以輕之祿山令嚴莊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月渡河至陳留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郡門祿山男慶緒泉誅慶宗傍立告祿山祿山在櫪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充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波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汴水龔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及鐵擊子祿山不敢過乃取谷南而過守瑜竭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使採訪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山怒其軍大至卦常清百苑西隋糧使伐討寒路而奔祿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奕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莅事初常清欲殺珣恐賊憕奔諫止之常清既敗唯與數騎走至陝郡高仙芝率兵守陝城皆弃甲西走潼關惧賊追躡相踐籍而死者寨路陝郡太守竇庭芝走投河東賊使崔乾祐守潼關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余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蕃久雨弓箭皆濕將士困於

落十數城事保山甚嗜酒常出拒以灰火傳之盡日而蘇因爲屠人祖母著木屐三四人助之兩人捉起脏豬兒以頭戴之如取猪法及踰牆玄宗知保山與逆胡通密遣人收捕保山與其黨安孜忠等十餘人皆斬於都亭驛

慶緒保山第二子也母康氏保山擒祿山槽粹之妻慶緒嗜酒淫戲初名仁軌父子皆名仁軌父亦呼名慶緒爲保山

郭知運兵馬使嚴莊高尚之爲僞主莊忌衆不伏不令見人莊爲僞御史大夫馬翹爲僞中丞嚴莊高尚之爲僞主慶緒素闇弱事皆決於莊等莊等乘其昏惰擅作威福翹與莊等爭權不協莊等將害翹翹知之與其心腹二人潛宰鳳翔郡守以其月郭子儀按兵不進其月郭子儀按兵不進

乾元元年正月慶緒僭號改元大赦改元大赦

安西節度副大使封常清等自洛陽敗走常清至陝郡募得步騎五千人將東出潼關收兵再戰常清知賊鋒不可當乃引兵自苑中斜趣商山以避其銳

戊午安西北庭大使封常清至陝郡募得步騎五千人將東出潼關收兵再戰常清知賊鋒不可當乃引兵自苑中斜趣商山以避其銳

是日哥舒翰收潼關餘衆東保陝郡翰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出關至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遇翰兵大敗士卒死者數萬人翰乘馬將渡黃河至首陽山南爲追騎所及墜馬步走投山谷間得免其將王思禮收餘衆東保陝郡

己未以太子少保張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申以太子少保張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酉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戌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亥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子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丑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寅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卯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辰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午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辛未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酉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戌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亥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子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丑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寅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卯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辰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辛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午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未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酉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戌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亥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子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丑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寅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辛卯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辰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午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未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酉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戌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亥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子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辛丑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寅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卯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辰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午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未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酉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戌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辛亥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壬子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癸丑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甲寅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乙卯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丙辰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丁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戊午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己未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庚申以太子賓客崔渙爲京兆尹

山解宜都郡之十五戟正月六日思
日板之兎園施陽二十九日不能
破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
敗衆於堂邑賀蘭進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繼收常山頗郡河北
路絶者再阿南諸郡皆有防禦使唯開府舒翰之師得山大帆然尚
擁二十萬衆拒潼關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以精騎一萬
南下河朔郡縣望風瓦解所過莫敢誰何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范陽
爲靈武郡改年爲聖武以高尚嚴莊爲謀主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
歸仁武令珣等爲將帥以崔乾祐爲前鋒攻陷東京留守李憕虔
王遊等皆死之祿山僭位於東京大赦改元置百官以張通儒爲
中書令以下各有差授偽官以陳希烈爲相以達奚珣爲侍中
兼吏部尚書以安慶緒爲鴻臚卿慶緒性愚忍果於殺戮聞者畏之祿山
目不識丁性復嚴急每與將帥語常以溺器盛食置於前立
而啖之既而將帥稍有過輒加鞭扑或至殺人左右人人
自危嚴莊本閹豎出入臥內頗能探祿山意旨祿山每
有所言莊必先順其意而後白之祿山以此信愛莊
莊亦盡心竭力以固其寵祿山目疾既甚性尤躁暴
莊每奏事祿山或不稱意輒加捶撻或以刀劃其面
莊稍避之祿山怒曰汝不如嗅琢豬之速召尚等飲宴作樂祿山自
爲歌以送酒侍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及壞總至相州偽授行中
書令孫孝哲契丹人也毋爲祿山所愛因得狎近及祿山稱帝
益肆淫虐使封王孝哲尤用事亞於嚴莊裴馬華修頗事家資每食兒
備珍饌性殘忍果於殺戮聞者畏之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守西
京如王宗教皆能其酷與嚴莊爭權不協及祿山死孝哲使以鄧李
豬代之慶緒之奔北也祿山所閹田神功來會兵思明不名字但稱
豬

承庭安守忠微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邵平仁智忠謀之士謂思明曰大夫崇重久不敢言仁智請言之久事綠山叛由兵權若此誰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違於兇賊正固亦俱罪今聞孝感皇帝晏駕明男智有少摩同惡之略大夫終使猶誠必同誅兇納此謂禍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舉以五千騎至范陽思明思衆心曾以速之乘且救萬去之一里使謂之曰相公及王之室將士等不勝喜躍比聞邊兵快情願相公之來莫敢動也請施号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驗收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將給根盜賊之欲留者分與諸郡遣討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賈子明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歸於國朝思明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偽列卿將軍大夫七人為大官使內侍李思敬持節冊命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冊思明為

使猷何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史義為節度思明常事和義亦有間義之思以其光前累其無從到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殺淵其情夜收婦人衣飾諸將家以觀動之意諸將以思明思明思明

劉　昫　等修

門人塗校刻沈桐同校

泰宗權

朱泚　黃巢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貞天寶初為太僕卿泚太子太師父懷玉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寬俾前對夜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為管兵將寬由李懷仙得免祿山史思明叛累為管兵將寬由李懷仙得免祿山則史平盧重留後柳城軍使大曆六年卒累贈左僕射祖父之蔭皆以泚故也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膽勇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顧残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得賞物散分與麾下將上以是為衆所推故得濟其奸謀初懷仙為平盧兵馬使李寶臣代懷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割政苛酷人人思亂大曆七年秋希彩為其下所殺在城北第而主留兵亦得衆心為諸訂多出資使百餘人於衆中

大召泚節度使非城北朱重使奠可畏便為逆亂之地李懷仙朱留後事使者表京師十月拜泚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繼副盧龍節度等使泚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褒美九年就加檢校戶部尚書河陽行營節度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朝以泚為太子詹事留守東都泚與郭英乂為後殿自滑北入太行抱玉自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朝以泚為太子詹事留守東都泚與郭英乂為後殿自滑北入太行抱玉自之戰於城中數日死者數千人始斬之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州縣為墟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微召不至皆應元年十月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諸節度副元帥兵馬進收同華思

仕加大子大師鳳翔尹實封至三百戶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爲亂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之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謫涇原節度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及敗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內蠟丸中置髮髻間河東節度馬遂搜獲之以聞并送泚書及所遺使泚惶惧省乞時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鎰代泚爲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戶與一子正員官其幽州虞龍節度大尉中書令並如故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律廢居閑散忽思亂耳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因空宅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泚令另若五餘騎迎此於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馳赴者萬計入招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大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勒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遣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泚意皆遣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偽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爵積惧樂

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襃城而至賊泚日謂衆望所集僭稱李忠臣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白元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統帥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眾誅泚且虞叛卒之襲法駕乃將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絳縣而與叛同人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渭宜於勸中取七首爲其所覺遂不得前每實知不可以義動衆望所集僭稱源休象笏捉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衛官秀實格拉之惱恥然拳忠臣馳助泚泚孝多力統破其兩逆徒噪集秀實遂併見害明日聲言以親王權主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入導泚自華入宮政殿階即僞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心侍衛皆卒伍行列不過十人下偽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敢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偽署姚令言爲侍中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將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

鼓吹震風吹俱幡旗列史官梯與兒嬰同爲仗陣城中三門悉出兵王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泚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涇駭門而大赦改建國遣解禹聚庶以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言於城中造戰格搭樓每坊團結人心大異泚自奉天還乃悉令去之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欣忭即使人偽自城外來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欣忭路聞救昨有入賊者有吏人不過十數輩然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遣初有數十人陳狀句日亦皆屏退泚自覩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玩好瑰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比敗欲也無幾百姓刳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僞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既圍叛逆遣使與泚通和泚偽喜梁洋有此表寇之潛謀者出授偽官十七人焉懷光初與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尊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鄰國及懷光失計背叛還乘勝逼奉泚乃下偽詔書待懷光以臣禮

仍徵兵馬懷光既爲所賣懟怒憤駭遂領衆遁歸河中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累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朔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歸朝殺虜萬餘人於武亭川五月泚又使伪敬忠寇鹽田尚可孤擊之大敗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遂悉師齊進晟屯光泰門元光屯京師逆黨大震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寘或來降泚衆益孤路潰散乃奔涇川纔百餘騎田希鑒閉門登埤泚令謂曰我與爾節度何故背國希鑒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於外繫又使人不知兵僅活以幼王臨朝聚人之心莫甚於此今言張庭芝之泚遂過獻望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訛田希鑒曰公比日殺馬河南非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與共成大事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悅使庭芬却往涇州庭芬詭授已尚書平章事泚不從梁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復往涇州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復與泚心腹朱

忻李共射泚泚走隴故窖中泚左右韓旻薛倫高惠駱惠朱連孫董希芝共斬泚使宋朁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姚令言授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梁庭芬既求元斬之唯不獲宋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婿倫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之僭逆窟竪朱重睟頗親吏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臘月大雨僞署官謂泚曰當以宋中年三者穰其災變泚乃毒殺重睟而以王懷代之姚令言自有傳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衆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隨手輒盡及鄆州先有谷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及仙芝起時議長之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爲忝州節度使以忝宜升仁安仁之懼引衆壁陳叶襄鄧無少長皆坑之仁安房之衆號二十萬二年七月詔以神策統軍及十月又遣將討之若皆唱共州特仙芝表請將節不允以神策統軍

及宋威爲荊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宗詣仙芝乃令尚君長奏温球楚威相次招諭請罪且求慰命耶宋威復光之功並輸於泚泚春前斬之賊怒未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亳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勇敢以兵奉使昇詠率部衆入嵩岳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潁川泚衆至數萬陷汝州陽刺史王鐸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年十餘萬尚讓乃與秦宗權推巢爲王號衙天大將軍仍署官屬偽命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僅活以幼王臨朝聚人之心莫甚於此今言張庭芝出於臣下南衙北司共相矛楯以至九流羣盜時多朋黨小人讒說君長勇決志懷退之草寇阮一朝有驟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奇豪俊列皆拍肩朝政之路益士不足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爲形援及仙芝敗東攻宛州不下乃襲破汴州掠之仙芝餘黨悉附於巢時王鐸雖衛招討之權繫于攻取

時黃鎮雅南表請招討賊許之其加都統巢乃疫淮南降于驍騎遂拔文廣記越州觀察使崔璞奏天平軍節度副使不免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相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軍將盧攜駁其職司授事刑準如其不受請以高駢代之及巢兄弟大話朝政又二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巢以士卒色乃合欲據南海之利未爲安坐遂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勢甚比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應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進逼廣府駐軍番禺分司官吏之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奮於鈐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于賊朝廷以田令孜奉伸策博野軍士萬年商賈厥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以事權衆百少老長不知戰陣初開科集文士聚哭憚於出征各及病坊窮人以爲戰士操刀載戟

不知鏃鋭復任宰官爲將帥驅以守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
既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潼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爲谷
軍大潰博野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
出趨駱谷諸王宮竇相次奔命觀軍容使田令孜王若儔收合禁軍
扈從四日賊至昭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兩班迎賊灞上五
日賊陷京師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過窮民於路事行旅
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剽唳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
不惜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人十三日賊巢僭位國號大
齊年稱金統仍御懐宣赦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文
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五 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
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亨以金玉宜改年爲金統賊搜訪舊宰相不獲
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璵楊希古尚讓趙章爲四相孟楷盖洪爲左右
軍中尉帶傳古爲樞密使王爚爲京兆尹許建朱實劉瞻爲軍庫使

朱温張言彭攜李達爲諸衛大將軍四面遊奕使又選驍勇形貌甚
悟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羣爲軍使比之控鶴中和元年二月
尚讓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喻天下
潘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
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
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中武之師三千屯武功長
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十二月宰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
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勇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
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時京畿百姓皆於山谷累年凝
耕耘賊坐空城賊輸無入谷食賊騰踊米斗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百
姓嚮於賊爲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來同華或以貲餅爲業因奔
至河中宰相崔沆豆盧瑑扈從不及匿之別墅所由搜索嚴急乃微
服優臣節共本心相薦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
人永寧里張直方之家朝士多依之既而或告賊云
直方族誅沆瑑數百人皆遇害自此賊
史衙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驍雲都將